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ZHONGGUO GU DIAN WEN XUE MING ZHU BAIBU

白居易全集

◎ 唐 白居易



白居易全集

白居易全集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8 页	铸	第 13 页	绝
第 25 页	蕤	第 39 页	蕤
第 41 页	宸	第 45 页	铸
第 46 页	铸	第 47 页	焜
第 53 页	赳	第 57 页	蕤 崑 嶼 嶼 颶
第 63 页	蕤	第 78 页	蕤 筴
第 111 页	稟	第 112 页	稟
第 143 页	鵬	第 148 页	鵬
第 157 页	稟	第 158 页	繻
第 159 页	蕤	第 161 页	嫩 菱
第 163 页	鵬	第 164 页	蕤
第 173 页	稟	第 175 页	蕤
第 178 页	鹵	第 184 页	簾 簾
第 186 页	筴	第 192 页	蕤
第 215 页	迂	第 254 页	阒
第 256 页	乂 乂	第 269 页	鵬
第 283 页	乂	第 286 页	乂
第 290 页	戔 乂	第 293 页	乂
第 294 页	乂	第 300 页	戔
第 306 页	乂	第 313 页	哖
第 317 页	乂	第 325 页	乂
第 332 页	垠	第 338 页	垠
第 340 页	乂	第 341 页	戔
第 349 页	阒	第 353 页	乂
第 359 页	垠 垠 垠	第 361 页	阒
第 366 页	衍	第 372 页	乂
第 374 页	琇	第 378 页	颶
第 383 页	琇 琇	第 399 页	乂
第 403 页	乂	第 409 页	乂
第 429 页	乂	第 459 页	竒 案
第 460 页	阒	第 470 页	焜
第 471 页	筴	第 483 页	蕤
第 490 页	蕤	第 497 页	蕤
第 501 页	蕤 蕤	第 527 页	阒 鹵
第 528 页	鵬	第 530 页	敦
第 535 页	蕤 蕤	第 544 页	蕤

第 556 页	蕨	第 565 页	乂
第 578 页	堉	第 607 页	稟
第 624 页	罍	第 629 页	迂
第 650 页	蕨	第 670 页	蕨
第 682 页	蕨 蕨 蕨	第 683 页	乂
第 704 页	蕨	第 708 页	蕨
第 709 页	稟	第 714 页	暮

序

元稹

《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乐天。乐天始言，试指“之”、“无”二字，能不误。始既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诗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会宪宗皇帝册召天下士，乐天对诏称旨，又登甲科。未几，入翰林，掌制造，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贺雨》、《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泊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云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长庆四年，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诏还，予时刺会稽，因得尽征其文，手自排缙，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秋）当改元，长庆讫于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以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诏长于实，后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于乐天之官族景行，与予之交分浅深，非叙文之要也，故不书。长庆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卷一

讽谕一 古调诗五言 六十四首

贺 雨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燯燯。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元年诛刘辟，一举靖巴邛。二年戮李锜，不战安江东。顾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无乃儆予躬？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时邕。莫如率其身，慈和与俭恭。乃命罢进献，乃命赈饥穷。宥死降五刑，责己宽三农。宫女出宣徽，厩马减飞龙。庶政靡不举，皆出自宸衷。奔腾道路人，伛偻田野翁。欢呼相告报，感泣涕沾胸。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悠悠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蒙蒙。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皇天与后土，所感无不通。冠珮何锵锵，将相及王公。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读张籍古乐府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淳）〔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始从青衿岁，迨此白发新。日夜秉笔吟，心苦力亦勤。时无采诗官，委弃如泥尘。恐君百岁后，灭没人无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

孔 戡

洛阳谁不死？戡死闻长安。我是知戡者，闻之涕泫然。戡佐山东军，非义不可干。拂衣向西来，其道直如弦。从事得如此，人人以为难。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或望居谏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宪府，有邪戡必弹。惜哉两不谐，没齿为闲官！竟不得一日，謇謇立君前。形骸随众人，敛葬北邙山。平生刚肠内，直气归其间。贤者为生民，生死悬在

天。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为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

凶宅

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泉鸣松桂枝，狐藏兰菊丛。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前主为将相，得罪窜巴庸；后主为公卿，寝疾歿其中。连延四五主，殃祸继相钟。自从十年来，不利主人翁。风雨坏檐隙，蛇鼠穿墙墉。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灾将至，不思祸所从。我今题此诗，欲悟迷者胸。凡为大官人，年禄多高崇。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骄者物之盈，老者数之终。四者如寇盗，日夜来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谕邦。周秦宅嵒函，其宅非不同；一兴八百年，一死望夷宫。寄语家与国，人凶非宅凶。

梦仙

人有梦仙者，梦身升上清。坐乘一白鹤，前引双红旗。羽衣忽飘飘，玉鸾俄铮铮。半空直下视，人世尘冥冥。渐失乡国处，才分山水形：东海一片白，列岳五点青。须臾群仙来，相引朝玉京。安期羡门辈，列侍如公卿。仰谒玉皇帝，稽首前致诚。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轻；却后十五年，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既寤喜且惊。秘之不敢泄，誓志居岩扃。恩爱舍骨肉，饮食断膻腥。朝餐云母散，夜吸沆瀣精。空山三十载，日望輶辇迎。前期过已久，鸾鹤无来声。齿发日衰白，耳目减聪明。一朝同物化，身与粪壤并。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营。苟无金骨相，不列丹台名。徒传辟谷法，虚受烧丹经。只自取勤苦，百年终不成。悲哉梦仙人，一梦误一生！

观刈麦

时为盩厔县尉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箠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馀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题海图屏风

元和己丑年作

海水无风时，波涛安悠悠。鳞介无小大，遂性各沉浮。突兀海底鳌，首冠三神丘。钩网不能制，其来非一秋。或者不量力，谓兹鳌可求。夙黷牵不动，纶绝沉其钩。一鳌既顿颔，诸鳌齐掉头。白涛与黑浪，呼吸绕咽喉。喷风激飞廉，鼓波怒阳侯。鲸鲵得其便，张口欲吞舟。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遂使江汉水，朝宗意亦休。苍然屏风上，此画良有由。

羸 骏

骅骝失其主，羸饿无人牧。向风嘶一声，莽苍黄河曲。踏冰水畔立，卧雪冢间宿。岁暮田野空，寒草不满腹。岂无市骏者，尽是凡人目。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村中何扰扰？有吏征乌粟。输彼军厩中，化作驽骀肉！

废 琴

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玉徽光彩灭，朱弦尘土生。废弃来已久，遗音尚泠泠。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

李都尉古剑

古剑寒黯黯，铸来几千秋。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有客借一观，爱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劝君慎所用，无作神兵羞。

云居寺孤桐

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亭亭五丈馀，高意犹未已。山僧年九十，清净老不死。自云手种时，一颗青桐子。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京兆府新栽莲

时为鰲屋尉趋府作

污沟贮浊水，水上叶田田。我来一长叹，知是东溪莲。下有清泥污，馨香无复全。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昔在溪中日，花叶媚青涟。今来不得地，憔悴府门前！

月夜登阁避暑

旱久炎气甚，中人若燔烧。清风隐何处？草树不动摇。何以避暑气？无如出尘嚣。行行都门外，佛阁正岧峣。清凉近高生，烦热委静销。开襟当轩坐，意泰神飘飘。回看归路旁，禾黍尽枯焦。独善诚有计，将何救旱苗？

初授拾遗

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

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况予蹇薄者，宠至不自意。惊近白日光，惭非青云器。天子方从谏，朝庭无忌讳。岂不思匪躬？适遇时无事。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

赠元稹

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所得唯元君，乃知定交难。岂无山上苗？径寸无岁寒。岂无要津水？咫尺有波澜。之子异于是，久处誓不谖。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兰。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

哭刘敦质

小树两株柏，新土三尺坟。苍苍白露草，此地哭刘君。哭君岂无辞，辞云君子人。如何天不吊？穷悴至终身！愚者多贵寿，贤者独贱迟。龙亢彼无悔，螻屈此不伸。哭罢持此辞，吾将诘羲文。

答友问

大圭（广）[廉]不割，利剑用不缺。当其斩马时，良玉不如铁。置铁在洪炉，铁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烧不热。君疑才与德，咏此知优劣。

杂兴 三首

楚王多内宠，倾国选嫔妃。又爱从禽乐，驰骋每相随。锦臂花隼，罗袂控金羈。遂习宫中女，皆如马上儿。色禽合为荒，刑政两已衰。云梦春仍猎，章华夜不归。东风二月天，春雁正离离。美人挟银镞，一发叠双飞。飞鸿惊断行，敛翅避蛾眉。君王顾之笑，弓箭生光辉。回眸语君曰：昔闻庄王时。有一愚夫人，其名曰樊姬。不有此游乐，三载断鲜肥。

越国政初荒，越天旱不已。风日燥水田，水涸尘飞起。国中新下令。官渠禁流水。流水不入田，壅入王宫里。馀波养鱼鸟，倒影浮楼雉。澹滟九折池，萦回十馀里。四月芰荷发，越王日游嬉。左右好风来，香动芙蓉蕊。但爱芙蓉香，又种芙蓉子。不念阊门外，千里稻苗死。

吴王心日侈，服玩尽奇瑰。身卧翠羽帐，手持红玉杯。冠垂明月珠，带束通天犀。行动自矜顾，数步一徘徊。小人知所好，怀宝四方来。奸邪得藉手，从此幸门开。古称国之宝，谷米与贤才。今看君王眼，视之如尘灰。伍员谏已死，浮尸去不回。姑苏台下草，麋鹿暗生麋。

宿紫阁山北村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 ）[樽]。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餐。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庭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读《汉书》

禾黍与稂莠，雨来同日滋。桃李与荆棘，霜降同夜萎。草木既区别，荣枯那等夷？茫茫天地意，无乃太无私。小人与君子，用置各有宜。奈何西汉末，忠邪并信之？不然尽信忠，早绝邪臣窥。不然尽信邪，早使忠臣知。优游两不断，盛业日已衰。痛矣萧京辈，终令陷祸机。每读元成纪，愤愤令人悲。寄言为国者，不得学天时。寄言为臣者，可以鉴于斯。

赠樊著作

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轶，举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国钧。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刘辟肆乱心，杀人正纷纷。其嫂曰庾氏，弃绝不为亲。从（使）[史]萌逆节，隐心潜负恩。其佐曰孔戡，舍去不为宾。凡此士与女，其道天下闻。常恐国史上，但记凤与麟。贤者不为名，名彰教乃敦。每惜若人辈，身死名亦沦。君为著作郎，职废志空存。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

蜀路石妇

道旁一石妇，无记复无铭。传是此乡女，为妇孝且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一十载，妇独守孤茆。其夫有父母，老病不安宁。其妇执妇道，一一如《礼经》。晨昏问起居，恭顺发心诚。药饵自调节，膳羞必甘馨。夫行竟不归，妇德转光明。后人高其节，刻石像妇形。俨然整衣巾，若立在闺庭。似见舅姑礼，如闻环佩声。至今为妇者，见此孝心生。不比山头石，空有望夫名。

折剑头

拾得折剑头，不知折之由。一握青蛇尾，数寸碧峰头。疑是斩鲸鲵，不然刺蛟虬。缺落泥土中，委弃无人收。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

登乐游园望

独上乐游园，四望天日曛。东北何靄靄，宫阙入烟云。爱此高处立，忽如遗垢氛。耳目暂清旷，怀抱郁不伸。下视十二街，绿树间红尘。车马徒满眼，不见心所亲。孔生死洛阳，元九谪荆门。可怜南北路，高盖者何人？

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

顷有赠元九诗云：

“有节秋竹竿。”故元感之，因重见寄

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中心一以合，外事纷无极。共保秋竹心，风霜侵不得。始嫌梧桐树，秋至先改色。不爱杨柳枝，春来软无力。怜君别我后，见竹长相忆。常欲在眼前，故栽庭户侧。分首今何处？君南我在北。吟我赠君诗，对之心惻惻。

感 鹤

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饥不啄腐鼠，渴不饮盗泉。贞姿自耿介，杂鸟何翩翩。同游不同志，如此十馀年。一兴嗜欲念，遂为矰缴牵。委质小池内，争食群鸡前。不惟怀稻粱，兼亦竞腥膻。不唯恋主人，兼亦狎乌鸢。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时迁。一饱尚如此，况乘大夫轩！

春 雪

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连宵复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鹅毛，密如飘玉屑。寒销春茫苍，气变风凜冽。上林草尽没，曲江冰复结。红干杏花死，绿冻杨枝折。所怜物性伤，非惜年芳绝。上天有时令，四序平分别。寒燠苟反常，物生皆夭阏。我观圣人意，鲁史有其说：或记水不冰，或书霜不杀。上将儆政教，下以防灾孽。兹雪今如何，信美非时节！

高 仆 射

富贵人所爱，圣人去其泰。所以致仕年，著在《礼经》内。玄元亦有训，知止则不殆。二疏独能行，遗迹东门外。清风久销歇，迨此尚千载。斯人古亦稀，何况今之世！遑遑名利客，白首千百辈。唯有高仆射，七十悬车盖。我年虽未老，岁月亦云迈。预恐毫及时，贪荣不能退。中心私自傲，何以为我戒？故作仆射诗，书之于大带。

白牡丹 和钱学士作

城中看花客，旦暮走营营。素华人不顾，亦占牡丹名。闭在深寺中，车马无来声。唯有钱学士，终日绕丛行。怜此皓然质，无人自芳馨。众嫌我独赏，移植在中庭。留景夜不暝，迎光曙先明。对之心亦静，虚白相向生。唐昌玉蕊花，攀玩众所争。折来比颜色，一种如瑶琼。彼因稀见贵，此以多为轻。始知无正色，爱恶随人情。岂惟花独尔，理与人事并。君看入时者，紫艳与红英。

赠 内

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黔娄固穷士，妻贤忘其贫。冀缺一农夫，妻敬俨如宾。陶潜不营生，翟氏自爨薪。梁鸿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至此千载后，传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间，不能忘其身。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缁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贍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

寄 唐 生

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大尉击贼日，段太尉以笏击朱泚。尚书叱盗时，颜尚书叱李希烈。大夫死凶寇，陆大夫为乱兵所害，谏议谪蛮夷。阳谏议左迁道州。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往往闻其风，俗士犹或非。怜君头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药良气味苦，瑟淡音声稀。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人竟无奈何，呼作狂男儿。每逢群（盗）〔动〕息，或遇云雾披。但自高声歌，庶几天听卑。歌哭虽异名，所感则同归。寄君（三）〔五〕十章，与君为哭词。

伤 唐 衢 二首

一

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常排伤心事，不为长叹息。忽闻唐衢死，不觉动颜色。悲端从东来，触我心恻恻。伊昔未相知，偶游滑台侧。同宿李翱家，一言如旧识。酒酣出送我，风雪黄河北。日西并马头，语别至昏黑。君归向东郑，我来游上国。交心不交面，从此重相忆。怜君儒家子，不得诗书力。五十著青衫，试官无禄食。遗文仅千首，六义无差忒。散在京（华）〔索〕间，何人为收得？

二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誉。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唯有唐衢见，知我平生志。一读兴叹嗟，再吟垂涕泗。因和三十韵，手题远缄寄。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此人无复见，此诗尤可贵。今日开箴看，蠹鱼损文字。不知何处葬，欲问先歔歔。终去哭坟前，还君一掬泪。陈杜谓子昂与甫也。此诗尤可贵，谓唐衢诗也。

问 友

种兰不种艾，兰生艾亦生。根荪相交长，茎叶相附荣。香茎与臭叶，日夜俱长大。锄艾恐伤兰，溉兰恐滋艾。兰亦未能溉，艾亦未能除。沉吟意不决，问君合何如？

悲 哉 行

悲哉为儒者，力学不知疲。读书眼欲暗，秉笔手生胝。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迟。纵有宦达者，两鬓已成丝。可怜少壮日，适在穷贱时。丈夫老且病，焉用富贵为？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状貌如妇人，光明膏梁肌。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春来日日出，服御何轻肥！朝从〔薄〕〔博〕徒饮，暮有倡楼期。封钱还酒债，堆金选娥眉。声色狗马外，其馀一无知。山苗与涧松，地势随高卑。古来无奈何，非君独伤悲。

紫 藤

藤花紫蒙茸，藤叶青扶疏。谁谓好颜色，而有害有馀。下如蛇屈盘，上若绳萦纆。可怜中间树，束缚成枯株。柔蔓不自胜，袅袅挂空虚。岂知缠树木，千夫力不如。先柔后为害，有似谀佞徒。附著君权势，君迷不肯诛。又如妖妇人，绸缪蛊其夫。可怜坏人室，夫惑不能除。寄言邦与家，所慎在其初。毫末不早〔辩〕〔辨〕，滋蔓信难图。愿以藤为诫，铭之于座隅。

放 鹰

十月鹰出笼，草枯雉兔肥。下随指顾。百掷无一遗。鹰翅疾如风，鹰爪利如锥；本为鸟所设，今为人所资。孰能使之然？有术甚易知。取其向背性，制在饥饱时。不可使长饱，不可使长饥。饥则力不足，饱则背人飞。乘饥纵搏击，未饱须繁维。所以爪翅功，而人坐收之。圣明驭英雄，其术亦如斯。鄙语不可弃，吾闻诸猎师。

慈乌夜啼

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百鸟岂无母？尔独哀怨深。应是母慈重，使尔悲不任。昔有吴起者，母丧哀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慈乌复慈乌，乌中之曾参。

燕诗示刘叟

叟有爱子，背叟逃去，
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时亦尝如是，故作《燕诗》以谕之矣

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四儿日夜长，索食声孜孜。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期。觜爪虽欲弊，心力不知疲。须臾十来往，犹恐巢中饥。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喃喃教言语，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树枝。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雌雄空中鸣，声尽呼不归。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燕燕尔勿悲，尔当返自思：思尔为雏日，高飞背母时。当时父母念，今日尔应知。

采地黄者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糒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初入太行路

天冷日不光，太行峰苍莽。尝闻此中险，今我方独往。马蹄冻且滑，羊肠不可上。若比世路难，犹自平于掌。

邓鲂张彻落第

古琴无俗韵，奏罢无人听；寒松无妖花，枝下无人行。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众目悦芳艳，松独守其贞。众耳喜郑卫，琴亦不改声。怀哉二夫子，念此无自轻。

送王处士

王门岂无酒？侯门岂无肉？主人贵且骄，待客礼不足。望尘而拜者，朝夕走碌碌。王生独拂衣，遐举如云鹄。宁归白云外，饮水卧空谷；不能随众人，敛手低眉目。扣门与我别，沽酒留君宿。好去采薇人，终南山正绿。

村居苦寒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间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被，坐卧有馀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垆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纳粟

有吏夜扣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昔余谬从事，内愧才不足。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常闻古人语，损益周必复。今日谅甘心，还他太仓谷。

薛中丞

百人无一直，百直无一遇。借问遇者谁？正人行得路。中丞薛存诚，守直心甚固。皇明烛如日，再使秉王度。奸豪与佞巧，非不憎且惧；直道渐光明，邪谋难盖覆。每因匪躬节，知有匡时具。张为坠网纲，倚作颓檐柱。悠哉上天意，报施纷回互。自古已冥茫，从今尤不谕。岂与小人意，昏然同好恶？不然君子人，何反如朝露？裴相昨已失，薛君今又去。以我惜贤心，五年如旦暮。况闻善人命，长短系运数。今我一涕零，岂为中丞故！

秋池二首

前池秋始半，卉物多摧坏。欲暮槿先萎，未霜荷已败。默然有所感，可以从兹诫。本不种松筠，早凋何足怪！

凿池贮秋水，中有苹与芰。天旱水暗销，塌然萎空地。有似泛泛者，附丽权与贵。一旦恩势移，相随共憔悴。

夏旱

太阴不离毕，太岁仍在午。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亩。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惘然望岁者，出门何所睹？但见棘与茨，罗生遍场圃。恶苗承沴气，欣然得其所。感此因问天，可能长不雨？

谕友

昨夜霜一降，杀君庭中槐。干叶不待黄，索索飞下来。怜君感节物，晨起步前阶。临

风踏叶立，半日颜色衰。西望长安城，歌钟十二街。何人不欢乐，君独心悠哉！白日头上走，朱颜镜中颓。平生青云心，销化成死灰。我今赠一言，胜饮酒千杯。其言虽甚鄙，可破悒悒怀。朱门有勋贤，陋巷有颜回。穷通各问命，不系才不才。推此自豁豁，不必待安排。

丘中有一士 命首句为题 二首

丘中有一士，不知其姓名。面色不忧苦，血气常和平。每选隙地居，不踏要路行。举动无尤悔，物莫与之争。藜藿不充肠，布褐不蔽形。终岁守穷饿，而无嗟叹声。岂是爱贫贱，深知时俗情。勿矜罗弋巧，鸾鹤在冥冥。

丘中有一士，守道岁月深。行披带索衣，坐拍无弦琴。不饮浊泉水，不息曲木阴。所逢苟非义，粪土千黄金。乡人化其风，熏如兰在林。智愚与强弱，不忍相欺侵。我欲访其人，将行复沉吟。何必见其面，但在学其心。

新制布裘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馀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杏园中枣树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当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旆旆。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已。眼看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

虾 蟆 和张十六

嘉鱼荐宗庙，灵龟贡邦家。应龙能致雨，润我百谷牙。蠢蠢水族中，无用者虾蟆。形秽肌肉腥，出没于泥沙。六月七月交，时雨正滂沱。虾蟆得其志，快乐无以加。地既蕃其生，使之族类多；天又与其声，得以相喧哗。岂唯玉池上，污君清冷波？可独瑶瑟前，乱君《鹿鸣歌》？常恐飞上天，跳跃随姮娥。往往蚀明月，遣君无奈何！

寄 隐 者

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道逢驰驿者，色有非常惧。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住。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禄厚食万钱，恩深日三顾。昨日延英

对，今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

放 鱼 自此后诗到江州作

晓日提竹篮，家童买春蔬。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无声但呀呀，以气相煦濡。倾篮写地上，拔刺长尺馀。岂唯刀机忧，坐见蝼蚁图。脱泉虽已久，得水犹可苏。放之小池中，且用救干枯。水小池窄狭，动尾触四隅。一时幸苟活，久远将何如？怜其不得所，移放于南湖。南湖连西江，好去勿踟蹰。施恩即望报，吾非斯人徒。不须泥沙底，辛苦觅明珠。

文 柏 床

陵上有老柏，柯叶寒苍苍。朝为风烟树，暮为宴寝床。以其多奇文，宜升君子堂。刮削露节目，拂拭生辉光：玄班状狸首，素质如截肪。虽充悦目玩，终乏周身防。华彩诚可爱，生理苦已伤。方知自残者，为有好文章。

浔阳三题 并序

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花，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虽宫囿省寺中未必能尽有。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至有蒸爨其桂，剪弃其竹，白眼于莲花者。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赋三题以唁之。

庐 山 桂

偃蹇月中桂，结根依青天。天风绕月起，吹子下人间。飘零委何处？乃落匡庐山。生为石上桂，叶如翳碧鲜。枝干日长大，根（发）[菱]日牢坚。不归天上月，空老山中年。庐山去咸阳，道里三四千。无人为移植，得入上林园。不及红花树，长栽温室前。

湓 浦 竹

浔阳十月天，天气仍温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玄冥气力薄，草木冬犹绿。谁肯湓浦头，回眼看修竹？其有顾盼者，持刀斩且束。剖劈青琅玕，家家盖墙屋。吾闻汾晋间，竹少重如玉。胡为取轻贱，生此西江曲？

东林寺白莲

东林北塘水，湛湛见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茎。白日发光彩，清飏散芳馨。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我惭尘垢眼，见此琼瑶英。乃知红莲花，虚得清净名。夏萼敷未歇，秋房结才成。夜深众僧寝，独起绕池行。欲收一颗子，寄向长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间种不生。

大 水

浔阳郊郭间，大水岁一至。闾阎半漂荡，城堞多倾坠。苍茫生海色，渺漫连空翠。风卷白波翻，日煎红浪沸。工商彻屋去，牛马登山避。况当率税时，颇害农桑事。独有佣舟子，鼓枻生意气；不知万人灾，自觅锥刀利。吾无奈尔何，尔非久得志。九月霜降后，水涸为平地。

卷二

讽谕二

古调诗五言 五十八首

续古诗 十首

戚戚复戚戚，送君远行役。行役非中原，海外黄沙碛。伶俜独居妾，迢递长征客；君望功名归，妾忧生死隔。谁家无夫妇，何人不离拆？所恨薄命身，嫁迟别日迫。妾身有存殁，妾心无改易；生作闺中妇，死作山头石。

掩泪别乡里，飘摇将远行。茫茫绿野中，春尽孤客情。驱马上丘垅，高低路不平。风吹棠梨花，啼鸟时一声。古墓何代人，不知姓与名，化作路旁土，年年春草生。感彼忽自悟，今我何营营！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岁晏薇亦尽，饥来何所为？坐饮白石水，手把青松枝。击节独长歌，其声清且悲。枥马非不肥，所苦长絃维；豢豕非不饱，所忧竟为牺。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饥。

雨露长纤草，山苗高入云；风雪折劲木，涧松摧为薪。风摧此何意？雨长彼何因？百丈涧底死，寸茎山上春。可怜苦节士，感此涕盈巾。

窈窕双鬟女，容德俱如玉。昼居不逾闾，夜行常秉烛。气如含露兰，心如贯霜竹。宜当备嫔御，胡为守幽独？无媒不得选，年忽过三六。岁暮望汉宫，谁在黄金屋？邯郸进倡女，能唱《黄花曲》。一曲称君心，恩荣连九族。

栖栖远方士，读书三十年。业成无知己，徒步来入关。长安多王侯，英俊竞攀援。幸随众宾末，得厕门馆间。东阁有旨酒，中堂有管弦。何为向隅客，对此不开颜？富贵无是非，主人终日欢；贫贱多悔尤，客子中夜叹。归去复归去，故乡贫亦安。

凉风飘嘉树，日夜减芳华。下有感秋妇，攀条苦悲嗟。我本幽闲女，结发事豪家。豪家多婢仆，门内颇骄奢。良人近封侯，出入鸣玉珂。自从富贵来，恩薄谗言多。冢妇独守礼，群妾互奇邪。但信言有玷，不察心无瑕。容光未销歇，欢爱忽蹉跎。何意掌上玉，化为眼中砂。盈盈一尺水，浩浩千丈河。勿言小大异，随分有风波。闺房犹复尔，邦国当如

何？

心亦无所迫，身亦无所拘。何为肠中气，郁郁不得舒？不舒良有以，同心久离居。五年不见面，三年不得书。念此令人老，抱膝坐长吁。岂无盈樽酒？非君谁与娱！

揽衣出门行，游观绕林渠。澹澹春水暖，东风生绿蒲。上有和鸣雁，下有掉尾鱼：飞沉一何乐？鳞羽各有徒。而我方独处，不与之子俱。顾彼自伤己，禽鱼之不如。出游欲遣忧，孰知忧有馀。

春旦日初出，瞳瞳耀晨辉。草木照未远，浮云已蔽之。天地黯以晦，当午如昏时。虽有东南风，力微不能吹。中园何所有？满地青青葵。阳光委云上，倾心欲何依？

秦中吟 十首 并序

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

议 婚

天下无正声，悦耳即为娱；人间无正色，悦目即为姝。颜色非相远，贫富则有殊；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馀。荆钗不值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主人会良媒，置酒满玉壶。四座且勿饮，听我歌两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闻君欲娶妇，娶妇意何如？

重 赋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疋，缣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时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缗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羨馀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伤 宅

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栊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忤；高堂虚且迥，坐卧见南山。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

伤 友

陋巷孤寒士，出门苦栖栖。虽云志气在，岂免颜色低。平生同门友，通籍在金闺。曩者胶漆契，迩来云雨睽。正逢下朝归，轩骑五门西。是时天久阴，三日雨凄凄。蹇驴避路立，肥马当风嘶。回头忘相识，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阳社，贫贱相提携；今日长安道，对面隔云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独惨凄。死生不变者，唯闻任与黎。任公叔、黎逢。

不 致 任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绶，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请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立 碑

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傍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值万资。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我闻望江县，麴令抚茆嫠。麴令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歿欲归葬，百姓遮路歧；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轻 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鲙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五 弦

清歌且罢唱，红袂亦停舞。赵叟抱五弦，宛转当胸抚。大声粗若散，飒飒风和雨。小声细欲绝，切切鬼神语。又如鹊报喜，转作猿啼苦。十指无定音，颠倒宫徵羽。坐客闻此声，形神若无主。行客闻此声，驻足不能举。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绿窗琴，日日生尘土。

歌 舞

秦中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贵有风（云）〔雪〕兴，富无饥寒忧。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秋官为主人，（庭）〔廷〕尉居上头。日中一为乐，夜半不能休。岂知阍乡狱，中有冻死囚！

买 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傍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

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赠友诗 五首 并序

吾友有王佐之才者，以致君济人为己任。识者深许之，因赠是诗，以广其志云。

一年十二月，每月有常令。君出臣奉行，谓之握金镜。由兹六气顺，以遂万物性。时令一反常，生灵受其病。周汉德下衰，王风始不竞。又从斩晁错，诸侯益强盛。百里不同禁，四时自为政；盛夏兴土功，方春剿人命。谁能救其失？待君佐邦柄。峨峨象魏门，悬法彝伦正。

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苦辛。披砂复凿石，矻矻无冬春。手足尽皴胝，爱利不爱身。畚田既慵斫，稻田亦懒耘。相携作游手，皆道求金银。毕竟金与银，何殊泥与尘？且非衣食物，不济饥寒人。弃本以趋末，日富而岁贫。所以先圣王，弃藏不为珍。谁能反古风？待君秉国钧；捐金复抵璧，勿使劳生民。

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下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殫。贱粟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佣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佣法，令如贞观年。

京师四方则，王化之本根。长吏久于政，然后风教敦。如何尹京者，选次不逡巡？请君屈指数，十年十五人。科条日相矫，吏力亦以勤；宽猛政不一，民心安得淳？九州雍为首，群牧之所遵。天下率如此，何以安吾民？谁能变此法？待君赞弥纶。慎择循良吏，令其长子孙。

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归；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迟。儿女未成人，父母已衰羸。凡人贵达日，多在长大时。欲报亲不待，孝心无所施。哀哉三牲养，少得及庭闱！惜哉万钟粟，多用饱妻儿！谁能正婚礼？待君张国维。庶使孝子心，皆无风树悲。

寓意诗 五首

豫樟生深山，七年而后知；挺高二百尺，本末皆十围。天子建明堂，此材独中规。匠人执斤墨，采度将有望。孟冬草木枯，烈火燎山陂。疾风吹猛焰，从根烧到枝。养材三十年，方成栋梁姿。一朝为灰烬，柯叶无子遗。地虽生尔材，天不与尔时。不如粪上英，犹有人掇之。已矣勿重陈，重陈令人悲；不悲焚烧苦，但悲采用迟！

赫赫京内史，炎炎中书郎，昨传征拜日，恩赐颇殊常。貂冠水苍玉，紫绶黄金章。佩服身未暖，已闻窜遐荒。亲戚不得别，吞声泣路旁。宾客亦已散，门前雀罗张。富贵来不久，倏如瓦沟霜。权势去尤速，瞥若石火光。不如守贫贱，贫贱可久长。传语宦游子，且来归故乡。

促织不成章，提壶但闻声。嗟哉虫与鸟，无实有虚名。与君定交日，久要如弟兄。何以示诚信？白水指为盟。云雨一为别，飞沉两难并。君为得风鹏，我为失水鲸。音信日已疏，恩分日已轻。穷通尚如此，何况死与生。乃知择交难，须有知人明。莫将山下松，结托水上萍。

翩翩两玄鸟，本是同巢燕。分飞来几时？秋夏炎凉变。一宿蓬荜庐，一栖明光殿。偶因衔泥处，复得重相见。彼矜杏梁贵，此嗟茅栋贱。眼看秋社至，两处俱难恋。所托各暂时，胡为相叹羡？

婆娑园中树，根株大合围。蠢尔树间虫，形质一何微！谁谓虫至微？蛊蠹无已期。孰谓树至大？花叶有衰时。花衰夏未实，叶病秋先萎。树心半为土，观者安得知？借问虫何在？在身不在枝。借问虫何食？食心不食皮。岂无啄木鸟，嘴长将何为？

读史诗 五首

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谁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

祸患如棼丝，其来无端绪。马迁下蚕室，嵇康就囹圄。抱冤志气屈，忍耻形神沮。当彼戮辱时，奋飞无翅羽。商山有黄绮，颍川有巢许。何不从之游，超然离网罟？山林少羁鞅，世路多艰阻。寄谢伐檀人，慎勿嗟穷处。

汉日大将军，少为乞食子。秦时故列侯，老作锄瓜士。春华何炜晬，园中发桃李。秋风忽萧条，堂上生荆杞。深谷变为岸，桑田成海水。势去未须悲，时来何足喜？寄言荣枯者，反覆殊未已。

含沙射人影，虽病人不知。巧言构人罪，至死人不疑。撮蜂杀爱子，掩鼻戮宠姬。弘恭陷萧望，赵高谋李斯。阴德既必报，阴祸岂虚施？人事虽可罔，天道终难欺。明则有刑辟，幽则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诛之。

季子憔悴时，妇见不下机。买臣负薪日，妻亦弃如遗。一朝黄金多，佩印衣锦归。去妻不敢视，妇嫂强依依。富贵家人重，贫贱妻子欺。奈何贫富间，可移亲爱志。遂使中人心，汲汲求富贵。又令下人力，各竞锥刀利。随分归舍来，一取妻孥意。

和答诗 十首 并序

五年春，微之从东台来，不数日，又左转为江陵士曹掾。诏下日，会予下内直归，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遇于街衢中，自永寿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马上语别，语不过相勉保方寸、外形骸而已，因不暇及他。是夕，足下次于山北寺，仆职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诗一轴，致于执事，凡二十章，率有兴比，淫文艳韵，无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讽读，且以遣日时，销忧懣，又有以张直气而扶壮心也。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迨于宫律体裁，皆得作者风。发缄开卷，且喜且怪。仆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唯与杓直拒非及樊宗师辈三四人，时一吟读，心甚贵重。然窃思之：岂仆所奉者二十章，遽能开足下聪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将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时发愤而臻于此耶？若两不然者，何立意措辞与足下前时诗如此之相远也？仆既羨足下诗，又怜足下心，尽欲引狂简而和之；属直宿拘牵，居无暇日，故不即时如意。旬月来多乞病假，假中稍闲，且摘卷中尤者继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间所见，同者固不能自异，异者亦不能强同。同者谓之和，异者谓之答；并别录《和梦游春诗》一章，各附于本篇之末，余未和者，亦续致之。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余具书白。

和《思归乐》

山中独栖鸟，夜半声嚶嚶；似道思归乐，行人掩泣听。皆疑此山路，迁客多南征；忧愤气不散，结化为精灵。我谓此山鸟，本不因人生；人必自怀土，想作思归鸣。孟尝平居时，娱耳琴泠泠；雍门一言感，未奏泪沾缨。魏武铜雀妓，日与欢乐并；一旦西陵望，欲歌先涕零。峡猿亦无意，陇水复何情？为入愁人耳，皆为肠断声。请看元侍御，亦宿此邮亭。因听思归鸟，神气独安宁。问君何以然？道胜心自平；虽为南迁客，如在长安城。云得此道来，何虑复何营？穷达有前定，忧喜无交争。所以事君日，持宪立天庭；虽有回天力，挠之终不倾。况始三十馀，年少有直名。心中志气大，眼前爵禄轻。君恩若雨露，君威若雷霆。退不苟免难，进不曲求荣。在火辨玉性，经霜识松贞。展禽任三黜，灵均长独醒。获戾自东洛，贬官向南荆；再拜辞阙下，长揖别公卿。荆州又非远，驿路半月程。汉水照天碧，楚山插云青。江陵橘似珠，宜城酒如饴。谁谓谴谪去？未妨游赏行。人生百岁内，天地暂寓形。太仓一稊米，大海一浮萍。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尚达生死观，宁为宠辱惊？中怀苟有主，外物安能萦？任意思归乐，声声啼到明。

和《阳城驿》

商山阳城驿，中有叹者谁？云是元监察，江陵谪去时。忽见此驿名，良久涕欲垂。何故阳道州，名姓同于斯？怜君一寸心，宠辱誓不移。疾恶若《巷伯》，好贤如《缙衣》。沉吟不能去，意者欲改为。改为避贤驿，大署于门楣。荆人爱羊祜，户曹改为辞；一字不忍

道，况兼姓呼之？因题八百言，言直文甚奇。诗成寄与我，锵若金和丝。上言阳公行，友悌无等夷，骨肉同衾裯，至死不相离。次言阳公迹，夏邑始栖迟；乡人化其风，少长皆孝慈。次言阳公道，终日对酒卮；兄弟笑相顾，醉貌红怡怡。次言阳公节，謇謇居谏司；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终言阳公命，左迁天一涯；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归。一一皆实录，事事无遗。凡是为善者，闻之惻然悲。道州既已矣，往者不可追。何世无其人？来者亦可思。愿以君子文，告彼大乐师。附于雅歌末，奏之白玉墀。天子闻此章，教化如法施。直谏从如流，佞臣恶如疵。宰相闻此章，政柄端正持；进贤不知倦，去邪勿复疑。宪臣闻此章，不敢怀依违。谏官闻此章，不忍纵诡随。然后告史氏，旧史有前规。若作阳公传，欲令后世知。不劳叙世家，不用费文辞。但于国史上，全禄元稹诗。

答《桐花》

山木多蓊郁，兹桐独亭亭：叶重碧云片，花簇紫霞英。是时三月天，春暖山雨晴。夜色向月浅，暗香随风轻。行者多商贾，居者悉黎氓。无人解赏爱，有客独屏营。手攀花枝立，足踏花影行。生怜不得所，死欲扬其声。截为天子琴，刻作古人形。云待我成器，荐之于穆清。诚是君子心，恐非草木情。胡为爱其华，而反伤其生？老龟被刳肠，不如无神灵。雄鸡自断尾，不愿为牺牲。况此好颜色，花紫叶青青；宜遂天地性，忍加刀斧刑？我思五丁力，拔入九重城；当君正殿栽，花叶生光晶。上对月中桂，下覆阶前蓂；泛拂香炉烟，隐映斧藻屏。为君布绿阴，当暑荫轩楹；沉沉绿满地，桃李不敢争。为君发清韵，风来如叩琼；泠泠声满耳，郑卫不足听。受君封植力，不独吐芬馨；助君行春令，开花应清明。受君雨露恩，不独含芳荣；戒君无戏言，翦叶封弟兄。受君岁月功，不独资生成；为君长高枝，凤凰上头鸣。一鸣君万岁，寿如山不倾；再鸣万人泰，泰阶为之平。如何有此用，幽滞在岩坳？岁月不尔驻，孤芳坐凋零。请向桐枝上，为余题姓名。待余有势力，移尔献丹庭。

和《大觜乌》

乌者种有二，名同性不同：觜小者慈孝，觜大者贪庸。觜大命又长，生来十馀冬。物老颜色变，头毛白茸茸。飞来庭树上，初但惊儿童。老巫生奸计，与乌意潜通。云此非凡鸟，遥见起敬恭。千岁乃一出，喜贺主人翁。祥瑞来白日，神圣占知风。阴作北斗使，能为人吉凶。此乌所止家，家产日夜丰。上以致寿考，下可宜田农。主人富家子，身老心童蒙。随巫拜复祝，妇姑亦相从。杀鸡荐其肉，敬若禋六宗。乌喜张大觜，飞接在虚空。乌既饱膾腥，巫亦飧甘浓。乌巫互相利，不复两西东。日日营巢窟，稍稍近房栊。虽生八九子，谁辨其雌雄。群雏又成长，众觜骋残凶。探巢吞燕卵，入簇啄蚕虫。岂无乘秋隼？羁绊委高墉。但食乌残肉，无施搏击功。亦有能言鹦，翅碧觜距红。暂曾说乌罪，囚闭在深笼。青青窗前柳，郁郁井上桐。贪乌占栖息，慈乌独不容。慈乌尔奚为，来往何憧憧？晓去先晨鼓，暮归后昏钟。辛苦尘土间，飞啄禾黍丛。得食将哺母，饥肠不自充。主人憎慈乌，命子削弹弓。弦续会稽竹，丸铸荆山铜。慈乌求母食，飞下尔庭中，数粒未入口，一丸已中胸。仰天号一声，似欲诉苍穹；反哺日未足，非是惜微躬。谁能持此冤，一为问化工。胡然大觜乌，竟得天年终？

答《四皓庙》

天下有道见，无道卷怀之。此乃圣人语，吾闻诸仲尼。矫矫四先生，同禀希世资。随时有显晦，秉道无磷缁。秦皇肆暴虐，二世遭乱离。先生相随去，商岭采紫芝。君看秦狱中，戮辱者李斯。刘项争天下，谋臣竞悦随。先生如鸾鹤，去入冥冥飞。君看齐鼎中，焦烂者郈其。子房得沛公，自谓相遇迟。八难掉舌枢，三略役心机。辛苦十数年，昼夜形神疲。竟杂霸者道，徒称帝者师。子房尔则能，此非吾所宜。汉高之季年，嬖宠钟所私。冢嫡欲废夺，骨肉相忧疑。岂无子房口？口舌无所施；亦有陈平心，心计将何为？皤皤四先生，高冠危映眉。从容下南山，顾盼入东闱。前瞻惠太子，左右生羽仪；却顾戚夫人，楚舞无光辉。心不画一计，口不吐一词，暗定天下本，遂安刘氏危。子房吾则能，此非尔所知。先生道既光，太子礼甚卑，安车留不住，功成弃如遗。如彼旱天云，一雨百谷滋，泽则在天下，云复归希夷。勿高巢与由，勿尚吕与伊。巢由往不返，伊吕去不归。岂如四先生，出处两逶迤。何必长隐逸？何必长济时？由来圣人道，无朕不可窥。卷之不盈握，舒之亘八陲。先生道甚明，夫子犹或非。愿子辨其惑，为予吟此诗。

和《雉媒》

吟君《雉媒》什，一哂复一叹。和之一何晚，今日乃成篇。岂唯鸟有之，抑亦人复然。张陈刎颈交，竟以势不完；至今不平气，塞绝泝水源。赵襄骨肉亲，亦以利相残；至今不善名，高于磨笄山。况此笼中雉，志在饮啄间。稻粱暂入口，性已随人迁。身苦亦自忘，同族何足言？但恨为媒拙，不足以自全。劝君今日后，养鸟养青鸾。青鸾一失侣，至死守孤单。劝君今日后，结客结任安。主人宾客去，独住在门阑。

和《松树》

亭亭山上松，一一生朝阳，森耸上参天，柯条百尺长。漠漠尘中槐，两两夹康庄，婆娑低覆地，枝干亦寻常。八月白露降，槐叶次第黄；岁暮满山雪，松色郁青苍。彼如君子心，秉操贯冰霜；此如小人面，变态随炎凉。共知松胜槐，诚欲栽道傍。粪土种瑶草，瑶草终不芳。尚可以斧斤，伐之为栋梁。杀身获其所，为君构明堂。不然终天年，老死在南岗。不愿亚枝叶，低随槐树行。

答《箭鏃》

矢人职司忧，为箭恐不精。精在利其鏃，错磨锋鏑成。插以青竹箨，羽之赤雁翎。勿言分寸铁，为用乃长兵。闻有狗盗者，昼伏夜潜行。摩弓拭箭鏃，夜射不待明。一盗既流血，百犬同吠声。狺狺嗥不已，主人为之惊。盗心憎主人，主人不知情；反责鏃太利，矢人获罪名。寄言控弦者，愿君少留听：何不向西射？西天有狼星。何不向东射？东海有长鲸。不然学仁贵，三矢平虏庭。不然学仲连，一发下燕城。胡为射小盗？此用无乃轻。徒沾一点血，虚污箭头腥。

和《古社》

废村多年树，生在古社隈，为作妖狐窟，心空身未摧。妖狐变美女，社树成楼台。黄

昏行人过，见者心徘徊。饥雕竟不捉，老犬反为媒。岁媚少年客，十去九不回。昨夜云雨合，烈风驱迅雷。风拔树根出，雷霆社坛开。飞电化为火，妖狐烧作灰。天明至其所，清旷无氛埃。旧地葺村落，新田辟荒莱。始知天降火，不必常为灾。勿谓神默默，勿谓天恢恢。勿喜犬不捕，勿夸雕不猜。寄言狐媚者，天火有时来。

和《分水岭》

高岭峻棱棱，细泉流亹亹；势分合不得，东西随所委。悠悠草蔓底，溅溅石罅里。分流来几年，昼夜两如此。朝宗远不及，去海三千里。浸润小无功，山苗长旱死。萦纤用无所，奔迫流不已。唯作呜咽声，夜入行人耳。有源殊不竭，无坎终难至。同出而异流，君看何所似？有似骨肉亲，派别从兹始。又似势利交，波澜相背起。所以赠君诗，将君何所比？不比山上泉，比君井中水。

有木诗 八首 并序

余读《汉书》列传，见佞顺嬖媚，图身忘国，如张禹辈者；见惑上蛊下，交乱君亲，如江充辈者；见暴狼跋扈，壅君树党，如梁冀辈者；见色仁行违，先德后贼，如王莽辈者；又见外状恢弘，中无实用者；又见附离权势，随之覆亡者；其初皆有动人之才，足以惑众媚主，莫不合于始而败于终也。因引风人、骚人之兴，赋《有木》八章，不独讽前人，欲儆后代尔。

有木名弱柳，结根近清池。风烟借颜色，雨露助华滋。峨峨白雪花，袅袅青丝枝。渐密阴自庇，转高梢四垂。截枝扶为杖，软弱不自持。折条用樊圃，柔脆非其宜。为树信可玩，论材何所施？可惜金堤地，栽之徒尔为！

有木名樱桃，得地早滋茂。叶密独承日，花繁偏受露。迎风暗摇动，引鸟潜来去。鸟啄子难成，风来枝莫住。低软易攀玩，佳人屡回顾。色求桃李饶，心向松筠妒。好是映墙花，本非当轩树。所以姓萧人，曾为《伐樱赋》。

有木秋不凋，青青在江北。谓为洞庭橘，美人自移植。上受顾（盼）〔盼〕恩，下勤浇溉力。实成乃是枳，臭苦不堪食。物有似是者，真伪何由识？美人默无言，对之长叹息。中含害物意，外矫凌霜色。仍向枝叶间，潜生刺如棘。

有木名杜梨，阴森覆丘壑。心蠹已空朽，根深尚盘薄。狐媚言语巧，娇鸟声音恶。凭此为巢穴，往来互栖托。四傍五六本，叶枝相交错。借问因何生？秋风吹子落。为长社坛下，无人敢芟斫。几度野火来，风回烧不着。

有木香苒苒，山头生一。主人不知名，移种近轩闥。爱其有芳味，因以调曲蘖。前曾饮者，十人无一活。岂徒悔封植，兼亦误采掇。试问识药人，始知名野葛。年深已滋蔓，刀斧不可伐。何时猛风来？为我连根拔。

有木名水怪，远望青童童。根株非劲挺，柯叶多蒙笼。彩翠色如柏，鳞皴皮似松。为同松柏类，得列嘉树中。枝弱不胜雪，势高常惧风。雪压低还举，风吹西复东。柔芳甚杨柳，早落先梧桐。唯有一堪赏，中心无蠹虫。

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标。偶依一株树，遂抽百尺条。托根附树身，开花寄树梢。自谓得其势，无因有动摇。一旦树摧倒，独立暂飘摇。疾风从东起，吹折不终朝。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

有木名丹桂，四时香馥馥。花团夜雪明，叶剪春云绿。风影清似水，霜枝冷如玉。独占小山幽，不容凡鸟宿。匠人爱芳直，裁截为厦屋。干细力未成，用之君自速。重任虽大过，直心终不曲。纵非梁栋材，犹胜寻常木。

叹 鲁 二首

季桓心岂忠？其富过周公。阳货道岂正？其权执国命。由来富与权，不系才与贤。所托得其地，虽愚亦获安。彘肥因粪壤，鼠稳依社坛。虫兽尚如是，岂谓无因缘？

展禽胡为者？直道竟三黜。颜子何如人？屡空聊过日。皆怀王佐道，不践陪臣秩。自古无奈何，命为时所屈。有如草木分，天各与其一。荔枝非名花，牡丹无甘实。

反鲍明远《白头吟》

炎炎者烈火，营营者小蝇；火不热真玉，蝇不点清冰。此苟无所受，彼莫能相仍。乃知物性中，各有能不能。古称怨恨死，则人有所惩。惩淫或应可，在道未为弘。譬如蜩鸪徒，啾啾啁龙鹏。宜当委之去，寥廓高飞腾。岂能泥尘下，区区酬怨憎！胡为坐自苦，吞悲仍抚膺？

青 冢

上有饥雁号，下有枯蓬走。茫茫边雪里，一掬沙培塿。传是昭君墓，埋闭蛾眉久。凝脂化为泥，铅黛复何有？唯有阴怨气，时生坟左右。郁郁如苦雾，不随骨销朽。妇人无他才，荣枯系妍否。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 。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嫫母。同侪倾宠幸，异类为配偶。祸福安可知，美颜不如丑。何言一时事，可戒千年后。特报后来姝，不须倚眉首。无辞插荆钗，嫁作贫家妇。不见青冢上，行人为洒酒。

杂 感

君子防悔尤，贤人戒行藏。嫌疑远瓜李，言动慎毫芒。立教固如此，抚事有非常。为君持所感，仰面问苍苍。犬啮桃树根，李树反见伤。老龟烹不烂，延祸及枯桑。城门自焚

蕪，池魚罹其殃。阳货肆凶暴，仲尼畏于匡。鲁酒薄如水，邯鄲开战场。伯禽鞭见血，过失由成王。都尉身降虏，宫刑加子长。吕安兄不道，都市杀稽康。斯人死已久，其事甚昭彰：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使我千载后，涕泗满衣裳！

卷三

讽谕三 二十首

新乐府 并序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

七德舞 美拨乱陈王业也 武德中，天子始作

《秦王破阵乐》以歌太宗之功业。贞观初，太宗重制《破阵乐舞图》，诏魏征、虞世南等为之歌词，因名《七德舞》。自龙朔已后，诏郊庙享宴，皆先奏之

《七德舞》，《七德歌》，传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乐终稽首陈其事。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遗骸散帛收，贞观初，诏天下阵死骸骨，致祭瘞埋之，寻又散帛以求之也。饥人卖子分金赎。贞观二年大饥，人有鬻男女者。诏出御府金帛尽赎之，还其父母。魏征梦见天子泣，魏征疾亟，太宗梦与征别，既寤流涕，是夕征卒，故御亲制碑云：昔殷宗得良弼于梦中，今朕失贤臣于觉后。张谨哀闻辰日哭。张公谨卒，太宗为之举哀。有司奏：日在辰，阴阳所忌，不可哭。上曰：君臣义重，父子之情也。情发于中，安知辰日？遂哭之。怨女三千放出宫，太宗常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今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令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于掖庭宫西门拣出数千人，尽放归。死囚四百来归狱。贞观六年，亲录囚徒死罪者三百九十，放出归家，令明年秋来就刑，应期毕至，诏悉原之。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李勣常疾，医云：得龙须灰，方可疗之，太宗自剪须烧灰赐之，服讫而愈。勣叩头泣涕而谢。含血吮疮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李思摩尝中弩，太宗亲为吮血。则知不独善战善乘时，以心感人人心归。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岂徒耀神武，岂徒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

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

法曲法曲歌《大定》，积德重熙有余庆，永徽之人舞而咏。永徽之思，有贞观之遗风，故高宗制《一戎大定》乐曲也。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霓裳羽衣曲》起于开元，盛于天宝也。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庆垂无疆。中宗肃宗复鸿业，唐祚中兴万万叶。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真善审音律，能知兴衰，云：近者乐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祚再兴之兆。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法曲虽似失雅音，盖诸夏之声也，故历朝行焉。玄宗虽雅好度曲，然未尝使蕃汉杂奏。天宝十三载，始诏诸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深异之。明年冬而安禄山反也。乃知法曲本华风，苟能审音与政通。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与哀乐。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

二王后 明祖宗之意也

二王后，彼何人？介公酈公为国宾，周武隋文之子孙。古人有言天下者，非是一人之天下。周亡天下传于隋，隋人失之唐得之。唐兴十叶岁二百，介公酈公世为客。明堂太庙朝享时，引居宾位备威仪。备威仪，助郊祭，高祖太宗之遗制。不独兴灭国，不独继绝世；欲今嗣位守文君，亡国子孙取为戒。

海漫漫 戒求仙也

海漫漫，直下无底旁无边。云涛烟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药，服之羽化为天仙。秦皇汉武信此语，方士年年采药去。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岛。不见蓬莱不敢归，童男丑女舟中老。徐福文成多诳诞，上元太一虚祈祷。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悲风吹蔓草。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

立部伎 刺雅乐之替也

太常选坐部伎，

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又选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则雅声可知矣

立部伎，鼓笛喧。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太常部伎有等级，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笙歌一声众侧耳，鼓笛万曲无人听。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雅音替坏一至此，长令尔辈调宫徵。圆丘后土郊祀时，言将此乐感神只。欲望凤来百兽舞，何异北辕将适楚？工师愚贱安足云？太常三卿尔何人？

华原磬 刺乐工非其人也 天宝中，

始废泗滨磬，用华原石代之。询诸磬人，则曰：故老云：

泗滨磬下调之不能和，得华原石考之乃和。由是不改

华原磬，华原磬，古人不听今人听。泗滨石，泗滨石，今人不击古人击。今人古人何不同？用之舍之由乐工。乐工虽在耳如壁，不分清浊即为聋。梨园弟子调律吕，知有新声不如古。古称浮磬出泗滨，立辨致死声感人。宫悬一听华原石，君心遂忘封疆臣。果然胡寇从燕起，武臣少肯封疆死。始知乐与时政通，岂听铿锵而已矣？磬襄入海去不归，长安市人为乐师。华原磬与泗滨石，清浊两声谁得知？

上阳白发人 愍怨旷也 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

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是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天宝末，有密采艳色者，当时号花鸟使。吕向献《美人赋》以讽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胡旋女 戒近习也 天宝末，康居国献之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新丰折臂翁 戒边功也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沪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

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锤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臂折来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云南有万人冢，即鲜于仲通、李宓曾覆军之所也。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黠武。开元初，突厥数寇边，时天武军牙将郝云岑出使，因引特勒、回鹘部落，斩突厥默啜，献首于阙下，自谓有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年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党。逾年，始授郎将。云岑遂恸哭呕血而死也。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天宝末，杨国忠为相，重结合罗凤之役，募人讨之，前后发二十余万众，去无返者。又捉人连枷赴役，天下怨哭，人不聊生，故禄山得乘人心而盗天下。元和初而折臂翁犹存，因备歌之。

太行路 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

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人心好恶苦不常，好生毛羽恶生疮。与君结发未五载，忽从牛女为参商。古称色衰相弃背，当时美人犹怨悔。何况如今鸾镜中，妾颜未改君心改。为君薰衣裳，君闻兰麝不馨香。为君盛容饰，君看金翠无颜色。行路难，难重陈。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行路难，难于山，险于水。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

司天台 引古以儆今也

司天台，仰观俯察天人际。羲和死来职事废，官不求贤空取艺。昔闻西汉元成间，上陵下替谪见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动角射三台，上台半灭中台坼。是时非无太史官，眼见心知不敢言。明朝趋入明光殿，唯奏庆云寿星见。天文时变两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台高百尺为？

捕蝗 刺长吏也

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久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竞天灾。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兆民赖，是岁虽蝗不为害。贞观二年太宗吞蝗虫事，见《贞观实录》。

昆明春水满思王泽之广被也 贞元中始涨之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影浸南山青滟滟，波沉西日红氍毹。往年因旱灵

池竭，龟尾曳涂鱼煦沫。诏开八水注恩波，千介万鳞同日活。今来净渌水照天，游鱼鲙鲙莲田田。洲香杜若抽心短，沙暖鸳鸯铺翅眠。动植飞沉皆遂性，皇泽如春无不被。渔者仍丰网罟资，贫人又获菰蒲利。诏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菰蒲无租鱼无税，近水之人感君惠。感君惠，独何人？吾闻率土皆王民，远民何疏近何亲？愿推此惠及天下，无远无近同欣欣。吴兴山中罢榷茗，鄱阳坑里休封银。天涯地角无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

城盐州 美圣谟而诮边将也 贞元壬申岁，特诏城之

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蕃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金乌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君臣赭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自筑盐州十余载，左衽毡裘不犯塞。昼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诸边急警劳戍人，唯此一道无烟尘。灵夏潜安谁复辨？秦原暗通何处见？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耆贱。城盐州，盐州未城天子忧。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吾闻高宗中宗世，北虏猖狂最难制。韩公创筑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汉兵。东西亘绝数千里，耳冷不闻胡马声。如今边将非无策，心笑韩公筑城壁；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愿分今日边将恩，褒赠韩公封子孙。谁能将此盐州曲，翻作歌词闻至尊？

道州民 美臣遇明主也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不进矮奴频诏问。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吾君感悟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从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驯犀 感为政之难终也 贞元丙子岁， 南海进驯犀，诏纳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驯犀死矣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上嘉人兽俱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秣以瑶刍锁以金，故乡迢递君门深。海鸟不知钟鼓乐，池鱼空结江湖心。驯犀生处南方热，秋无白露冬无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苦寒月。饮冰卧霰苦蜚跼，角骨冻伤鳞甲缩。驯犀死，蛮儿啼，向阙再三颜色低；奏乞生归本国去，恐身冻死似驯犀。君不见：建中初，驯象生还放林邑！建中元年，诏尽出苑中驯象，放归南方也。君不见：贞元末，驯犀冻死蛮儿泣！所嗟建中异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五弦弹 恶郑之夺雅也

五弦弹，五弦弹，听者倾耳心寥寥。赵璧知君入骨爱，五弦一为君调。第一第二弦索

索，秋风拂松疏韵落。第三第四弦（冷冷）〔冷冷〕，夜鹤忆子笼中鸣。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铁击珊瑚一两曲，冰写玉盘千万声。〔铁声杀，冰声寒。〕杀声入耳肤血（寒）〔惨〕，（惨）〔寒〕气中人肌骨酸。曲终声尽欲半日，四座相对愁无言。座中有一远方士，唧唧咨咨声不已；自叹今朝初得闻，始知孤负平生耳。唯忧赵璧白发生，老死人间无此声。远方士，尔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更从赵璧艺成来，二十五弦不如五。

蛮子朝 刺将骄而相备位也

蛮子朝，泛皮船兮渡绳桥。来自嵩州道路遥。入界先经蜀川过，蜀将收功先表贺。臣闻云南六诏蛮，东连牂牁西连蕃。六诏星居初琐碎，合为一诏渐强大。开元皇帝虽圣神，唯蛮倔强不来宾。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天宝十三载，鲜于仲通统兵六万，讨云南王合罗凤于西洱河，全军覆没也。谁知今日慕华风，不劳一人蛮自通。诚由陛下休明德，亦赖微臣诱谕功。德宗省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蛮子。蛮子导从者谁何？摩挲俗羽双隈伽。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将军系金呿嗟。异牟寻男寻阁劝，特敕召对延英殿。上心贵在怀远蛮，引临玉座近天颜。冕旒不垂亲劳来，赐衣赐食移时对。移时对，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羞色。可怜宰相拖紫佩金章，朝日唯闻对一刻！

骠国乐 欲王化之先迹后远也 贞元十七年来献之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来献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毵纒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薊龙蛇动。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左右欢呼何翕习，（皆）〔至〕尊德广之所及。须臾百辟诣阁门，俯伏拜表贺至尊；伏见骠人献新乐，请书国史传子孙。时有击壤老农父，暗测君心闲独语。闻君政化甚圣明，欲感人心致太平。感人在近不在远，太平由实非由声。观身理国国可济，君如心兮民如体。民生疾苦心惨凄，民得和平君恺悌。贞元之民若未安，骠乐虽闻君不欢。贞元之民苟无病，骠乐不来君亦圣。骠乐骠乐徒喧喧，不如闻此刍蕘言！

缚戎人 达穷民之情也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黄衣小使录姓名，领出长安乘递行。身被金疮面多瘡，扶病徒行日一驿；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忽逢江水忆交河，垂手齐声呜咽歌。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问，欲说喉中气愤愤。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有李如暹者，蓬子将军之子也。尝没蕃中，自云：蕃法，唯正岁一日，许唐人之没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胜，遂密定归计也。暗思幸有残筋力，更恐年衰归不得。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

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惊藏青冢寒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忽闻汉军鼙鼓声，路傍走出再拜迎；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江南卑湿地，略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卷四

讽谕四

新乐府 三十首

骊宫高 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也

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迟迟兮春日，玉螭暖兮温泉溢。袅袅兮秋风，山蝉鸣兮宫树红。翠华不来岁月久，墙有衣兮瓦有松。吾君在位已五载，何不一幸乎其中？西去都门几多地？吾君不游有深意。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宫从兮百司备，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吾君修己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嬉。吾君爱人人不识，不伤财兮不伤力。骊宫高兮高入云，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

百炼镜 辨皇王鉴也

百炼镜，熔范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祗。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史手自封。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

青石 激忠烈也

青石出自蓝田山，兼车运载来长安。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愿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坟土未干名已灭。不愿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愿为颜氏段氏碑，雕镂太尉与太师。刻此两片坚贞质，状彼二人忠烈姿。义心若石屹不转，死节名流确不移。如观奋击朱泚日，似见叱呵希烈时。各于其上题名谥，一置高山一沉水。陵谷虽迁碑独存，骨化为尘名不死。长使不忠不烈臣，观碑改节慕为人。慕为人，劝事君。

两朱阁 刺佛寺浸多也

两朱阁，南北相对起。借问何人家？贞元双帝子。帝子吹箫双得仙，五云飘摇飞上天。第宅亭台不将去，化为佛寺在人间。妆阁妓楼何寂静，柳似舞腰池似镜。花落黄昏悄悄时，不闻歌吹闻钟磬。寺门敕榜金字书，尼院佛庭宽有余。青苔明月多闲地，比屋疲人无处居。忆昨平阳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间尽为寺。

西凉伎 刺封疆之臣也

《西凉伎》，假面胡人假师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泣向师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师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座笑看看不足。享宾犒士宴三军，师子胡儿长在目。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泣罢敛手白将军，主忧臣辱昔所闻。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为万里行，其实就盈数也。今蕃汉使往来，悉在陇州交易也。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天子每思常痛惜，将军欲说合惭羞。奈何仍看《西凉伎》，取笑资欢无所愧？纵无智力未能收，忍取《西凉》弄为戏？

八骏图 戒奇物惩佚游也

穆王八骏天马驹，后人爱之写为图：背如龙兮颈如象，骨竦筋高脂肉壮。日行万里速如飞，穆王独乘何所之？四荒八极踏欲遍，三十二蹄无歇时。属车轴折趁不及，黄屋草生弃若遗。瑶池西赴王母宴，七庙经年不亲荐。璧台南与盛姬游，明堂不复朝诸侯。《白云》《黄竹》歌声动，一人荒乐万人愁。周从后稷至文武，积德累功世勤苦；岂知才及四代孙，心轻王业如灰土！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则为害。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马去汉道兴。穆王得之不为戒，八骏驹来周室坏。至今此物世称珍，不知房星之精下为怪。八骏图，君莫爱！

涧底松 念寒俊也

有松百尺大十围，生在涧底寒且卑。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工度之。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谁谕苍苍造物意，但与之材不与地。金张世禄原宪贫，牛衣寒贱貂蝉贵。〔貂蝉与〕牛衣，高下虽有殊；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

牡丹芳 美天子忧农也

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艳灯煌煌。照地初开锦绣段，当风不结兰麝囊。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轻盈泛紫艳，朝阳照耀生红光。红紫二色间深浅，向背万态随低昂。映叶多情隐羞面，卧丛无力含醉妆。低娇笑面容（疑）〔凝〕掩口，（疑）〔凝〕思怨人如断肠。秾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庖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戏蝶双舞看人久，残莺一声春日长。共

愁日照芳难（住）〔驻〕，仍张帐幕垂阴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三代（已）〔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今年瑞麦分两岐，君心独喜无人知。无人知，可叹息。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少回卿土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穡。

红线毯 忧蚕桑之费也

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苴）〔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城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贞元中，宣州进开样加丝毯。

杜陵叟 伤农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缭绫 念女工之劳也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无惜心。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缁与帛。丝细縠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卖炭翁 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疋红（绡）〔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母别子 刺新闻旧也

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关西骠骑大将军，去年破虏新策勋；敕赐金钱二百万，洛阳迎得如花人。新人迎来旧人弃，掌上莲花眼中刺。迎新弃旧未足悲，悲在君家留两儿：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牵人衣。以汝夫妇新燕婉，使我母子生别离。不如林中乌与鹊，母不失雏雄伴雌，应似园中桃李树，花落随风子在枝。新人新人听我语：洛阳无限红楼女；但愿将军重立功，更有新人胜于汝。

阴山道 疾贪虏也

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至（戌）[戎]人送马时，道傍千里无纤草。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疋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土）[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合罗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彩。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

时世妆 儆戒也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李夫人 鉴嬖惑也

汉武帝，初丧李夫人；夫人病时不肯别，死后留得生前恩。君恩不尽念未已，甘泉殿里令写真。丹青画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杀人。又令方士合灵药，玉釜煎炼金炉焚。九华帐中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许？香烟引到焚香处。既来何苦不须臾？缥缈悠扬还灭去。去何速兮来何迟？是耶非耶两不知？翠蛾仿佛平生貌，不似昭阳寝疾时。魂之不来君心苦，魂来之来兮君亦悲。背灯隔帐不得语，安用暂来还见违？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路上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陵园妾 怜幽闭也

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年月多，春愁秋思知何限？青丝发落丛鬓疏，红玉肤销系裙缣。忆昔宫中被妒猜，因谗得罪配陵来。老母啼呼

趁车别，中官监送锁门回。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松门到晓月徘徊，柏城尽日风萧瑟。松门柏城幽闭深，闻蝉听燕感光阴。眼看菊蕊重阳泪，手把梨花寒食心。把花掩泪无人见，绿芜墙绕青苔院。四季徒支妆粉钱，三朝不识君王面。遥想六宫奉至尊，宣徽雪夜浴堂春。雨露之恩不及者，犹闻不啻三千人。三千人，我（同）〔尔〕君恩何厚薄？愿令轮转直陵园，三岁一来均苦乐。

盐商妇 恶幸人也

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何况江头鱼米贱，红鲙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棹楼，两朵红腮花欲绽。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杏为梁 刺居处奢也

杏为梁，桂为柱，何人堂室李开府。碧砌红轩色未干，去年身歿今移主。高其墙，大其门，谁家第宅卢将军。素泥朱板光未灭，今岁官收别赐人。开府之堂将军宅，造未成时头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后，心虽甚长计非久，穷奢极丽越规模，付子传孙令保守。莫教门外过客闻，抚掌回头笑杀君。君不见：马家宅，尚犹存，宅门题作奉诚园。君不见：魏家宅，属他人，诏赎赐还五代孙。元和四年，诏特以官钱赎魏征胜业坊中旧宅，以还其后孙，用奖忠俭。俭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墙围大屋！

井底引银瓶 止淫奔也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婬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 鬻。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情亲满故乡。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官牛 讽执政也

官牛官牛驾官车，沪水岸边般载沙。一石沙，几斤重？朝载暮载将何用？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阴下铺沙堤。昨来新拜右丞相，恐怕泥途污马蹄。右丞相，马蹄踏沙虽净洁，牛领牵车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济人治国调阴阳，官牛领穿亦无妨！

紫毫笔 讥失职也

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毫虽轻，功甚重；管勒工名充岁贡，君兮臣兮勿轻用。勿轻用，将何如？愿赐东西府御史，愿颁左右台起居。搦管趋入黄金阙，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动言直笔书。起居郎，侍御史，尔知紫毫不易致。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慎勿空将弹失仪，慎勿空将录制词！

隋堤柳 悯亡国也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蛾）〔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酈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草茫茫 惩厚葬也

草茫茫，土苍苍。苍苍茫茫在何处？骊山脚下秦皇墓。墓中下涸二重泉，当时自以为深固。下流水银象江海，上缀珠光作乌兔。别为天地于其间，拟将富贵随身去。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可怜宝玉归人间，暂借泉中买身祸。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灞陵原。

古冢狐 戒艳色也

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裳。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时人静处。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举花颜低。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姒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君看为害浅深间，岂将假色同真色？

黑潭龙 疾贪吏也

黑潭水深色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潭上架屋官立（祀）〔祠〕，龙不能神人神之。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盘冷。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

飧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喂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

天可度 恶诈人也

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劝君掩鼻君莫掩，使君夫妇为参商。劝君掇蜂君莫掇，使君父子（为）〔成〕豺狼。海底鱼兮天上鸟，高可射兮深可钓；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瞋！

秦吉了 哀冤民也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昨日长爪鸢，今（日）〔朝〕大嘴乌。鸢捎乳燕一窠覆，乌啄母鸡双眼枯。鸡号堕地燕惊去，然后拾卵攫其雏。岂无雕与鹗？噉中（食）〔肉〕饱不肯搏。亦有鸾鹤群，闲立扬高如不闻。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

鸦九剑 思决壅也

欧冶子死千年后，精灵暗授张鸦九。鸦九铸剑吴山中，天与日时神借功。金铁腾精火翻焰，踊跃求为镆铍剑。剑成未试十余年，有客持金买一观。谁知闭匣长思用，三尺青蛇不肯蟠。客有心，剑无（目）〔口〕，客代剑言告鸦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夸我钟可剞；不如持我决浮云，无令漫漫蔽白日。为君使无私之光及万物，蛰虫昭苏萌草出。

采诗官 鉴前王乱亡之由也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谏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 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闷；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卷五

闲适一 古调诗 五十三首

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一起、吕二灵、吕四颖、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方。时为校书郎

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工拙性不同，进退亦遂殊。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馀。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勿言无已知，躁静各有徒。兰台七八人，出处与之俱。旬时阻谈笑，旦夕望轩车。谁能黜校间，解带卧吾庐。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

答元八宗简同游曲江后明日见赠

长安千万人，出门各有营。唯我与夫子，信马悠悠行。行到曲江头，反照草树明。南山好颜色，病客有心情。水禽翻白羽，风荷袅翠茎。何必沧浪去，即此可濯缨。时景不重来，赏心难再并。坐愁红尘里，夕鼓冬冬声。归来经一宿，世虑稍复生。赖闻瑶华唱，再得尘襟清。

感 时

朝见日上天，暮见日入地。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冉冉行将至。白发虽未生，朱颜已先悴。人生讵几何？在世犹如寄；虽有七十期，十人无一二。今我犹未悟，往往不惬意。胡为方寸间，不贮浩然气？贫贱非不恶，道在何足避；富贵非不爱，时来当自致。所以达人心，外物不能累。唯当饮美酒，终日陶陶醉。斯言胜金玉，佩服无失坠。

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玩月

我与二三子，策名在京师。官小无职事，闲于为客时。沉沉道观中，心赏期在兹。到门车马回，入院巾杖随。清和四月初，树木正华滋。风清新叶影，鸟恋残花枝。向夕天又

晴，东南馀霞披。置酒西廊下，待月杯行迟。须臾金魄生，若与吾徒期。光华一照耀，楼阁相参差。终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长安名利地，此兴几人知？

永崇里观居

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萧飒风雨天，蝉声暮啾啾。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年光忽冉冉，世事本悠悠，何必待衰老，然后悟浮休？真隐岂长远？至道在冥搜。身虽世界住，心与虚无游。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餒，此外复何求？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

早送举人入试

夙驾送主人，东方犹未明。自谓出太早，已有车马行。骑火高低影，街鼓参差声。可怜早朝者，相看意气生。日出尘埃飞，群动互营营。营营各何求？无非利与名。而我常晏起，虚住长安城。春深官又满，日有归山情。

招王质夫

自此后诗，为盩厔时作

濯足云水客，折腰簪笏身；喧闲迹相背，十里别经旬。忽因乘逸兴，莫惜访嚣尘。窗前故栽竹，与君为主人。

祇役骆口，因与王质夫同游秋山，偶题三韵

石拥百泉合，云破千峰开。平生烟霞侣，此地重徘徊。今日勤王意，一半为山来。

见萧侍御忆旧山草堂诗，因以继和

琢玉以为架，缀珠以为笼；玉架绊野鹤，珠笼锁冥鸿。鸿思云外天，鹤忆松上风；珠玉信为美，鸟不恋其中。台中萧侍御，心与鸿鹤同。晚起慵冠豸，闲行厌避骢。昨见《忆山》诗，诗思浩无穷。归梦杳何处？旧居洛水东。秋闲杉桂林，春老芝术丛。自云别山后，离抱常忡忡。衣绣非不荣，持宪非不雄；所乐不在此，怅望草堂空！

病假中南亭闲望

欹枕不视事，两日门掩关；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闲。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西檐竹梢上，坐见太白山。遥愧峰上云，对此尘中颜。

仙游寺独宿

沙鹤上阶立，潭月当户开。此中留我宿，两夜不能回。幸与静境遇，喜无归侣催。从今独游后，不拟共人来。

前庭凉夜

露簟色似玉，风幌影如波。坐愁树叶落，中庭明月多。

官舍小亭闲望

风竹散清韵，烟槐凝绿姿。日高人吏去，闲坐在茅茨。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回谢争名客，甘从君所嗤。

早秋独夜

井桐凉叶动，邻杵秋声发。独向檐下眠，觉来半床月。

听弹古《渌水》琴曲名

闻君古《渌水》，使我心和平。欲识慢流意，为听疏泛声。西窗竹阴下，竟日有馀清。

松斋自题时为翰林学士

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馀。非贱亦非贵，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宽体长舒。充肠皆美食，容膝即安居。况此松斋下，一琴数帙书。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持此将过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复默默，非智亦非愚。

冬夜与钱员外同直禁中

夜深草诏罢，霜月凄凛凛。欲卧暖残杯，灯前相对饮。连铺青缣被，对置通中枕。仿佛百馀宵，与君同此寝。

和钱员外禁中夙兴见示

窗白星汉曙，窗暖灯火馀。坐卷朱里幕，看封紫泥书。窸窣钟漏尽，曈曈霞景初。楼

台红照曜，松竹青扶疏。君爱此时好，回头时谓余：不知上清界，晓景复何如？

夏日独直，寄萧侍御

宪台文法地，翰林清切司。鹰猜课野鹤，骥德责山麋。课责虽不同，同归非所宜。是以方寸内，忽忽暗相思。夏日独上直，日长何所为？澹然无他念，虚静是吾师。形委有事牵，心与无事期。中臆一以旷，外累都若遗。地贵身不觉，意闲境来随；但对松与竹，如在山中时。情性聊自适，吟咏偶成诗。此意非夫子，余人多不知。

松 声 修行里张家宅南亭作

月好好独坐，双松在前轩。西南微风来，潜入枝叶间。萧寥发为声，半夜明月前。寒山飒飒雨，秋琴泠泠弦。一闻涤炎暑，再听破昏烦。竟夕遂不寐，心体俱翛然。南陌车马动，西邻歌吹繁。谁知兹檐下，满耳不为喧？

禁 中

门严九重静，窗幽一室闲。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

赠 吴 丹

巧者力苦劳，智者心苦忧。爱君无巧智，终岁闲悠悠。尝登御史府，亦佐东诸侯。手操纠谬简，心运决胜筹。宦途似风水，君心如虚舟；（况）〔泛〕然而不有，进退得自由。今来脱豸冠，时往侍龙楼；官曹称心静，居处随迹幽。冬负南荣日，支体甚温柔。夏卧北窗风，枕席如凉秋。南山入舍下，酒盏在床头。人间有闲地，何必隐林丘？顾我愚且昧，劳生殊未休。一入金门直，星霜三四周。主恩信难报，近地徒久留。终当乞闲官，退与夫子游。

初除户曹，喜而言志

诏授户曹掾，捧认感君恩。感恩非为己，禄养及吾亲。弟兄俱簪笏，新妇俨衣巾；罗列高堂下，拜庆正纷纷。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廩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喧喧车马来，驾客满我门。不以我为贫，知我家内贫。置酒延宾客，客容亦欢欣。笑云今日后，不复忧空（ ）〔樽〕。答云如君言，愿君少逡巡。我有平生志，醉后为君陈。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许？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馀物尽浮云。

秋居书怀

门前少宾客，阶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墙，凉风入东屋。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尽日方寸中，澹然无所欲。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食）〔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

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

迟迟禁漏尽，悄悄暝鸦喧。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曙灯残未灭，风帘闲自翻。每一得静境，思与故人言。

养拙

铁柔不为剑，木曲不为辕。今我亦如此，愚蒙不及门。甘心谢名利，灭迹归丘园。坐卧茅茨中，但对琴与（ ）〔樽〕。身去鞿锁累，耳辞朝市喧。（迢）〔道〕遥无所为，时窥《五千言》。无忧乐性场，寡欲清心源。始知不才者，可以（深）〔探〕道根。

寄李十一建

外事牵我形，外物诱我情。李君别来久，徧吝从中生。忆昨访君时，立马扣柴荆。有时君未起，稚子喜先迎。连步笑出门，衣翻冠或倾。扫阶苔文绿，拂榻藤阴清。家酝及春熟，园葵乘露烹。看山东亭坐，待月南原行。门静唯鸟语，坊远少鼓声。相对尽日言，不及利与名。分手来几时？明月三四盈。别时残花落，及此新蝉鸣。芳岁忽已晚，离抱怅未平。岂不思命驾？吏职坐相萦。前时君有期，访我来山城。心赏久云阻，言约无自轻。相去幸非远，走马一日程。

旅次华州，赠袁右丞

渭水绿溶溶，华山青崇崇。山水一何丽，君子在其中。才与世会合，物随诚感通。德星降人福，时雨助岁功。化行人无讼，囹圄千日空。政顺气亦和，黍稷三年丰。客自帝城来，驱马出关东。爱此一郡人，如见太古风。方今天子心，忧人正忡忡。安得天下守，尽得如袁公？

酬杨九弘贞长安病中见寄

伏枕君寂寂，折腰我营营。所嗟经时别，相去一宿程。携手昨何时？昆明春水平。离郡来几日？太白夏云生。之子未得意，贫病客帝城。贫坚志士节，病长高人情。隐机自恬

淡，闭门无送迎。龙卧心有待，鹤瘦貌弥清。清机发为文，投我如振琼。何以慰饥渴？捧之吟一声。

禁中寓直，梦游仙游寺

西轩草诏暇，松竹深寂寂。月出清风来，忽似山中夕。因成西南梦，梦作游仙客。觉闻宫漏声，犹谓山泉滴。

赠王山人

闻君减寝食，日听神仙说。暗待非常人，潜求长生诀。言长本对短，未离生死辙。假使得长生，才能胜天折。松树千年朽，槿花一日歇，毕竟共虚空，何须夸岁月？彭生徒自异，生死终无别。不如学无生，无生即无灭。

秋 山

久病旷心赏，今朝一登山。山秋云物冷，称我清羸颜。白石卧可枕，青萝行可攀。意中如有得，尽日不欲还。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心有千载忧，身无一日闲。何时解尘网？此地来掩关。

赠能七伦

涧松高百寻，四时寒森森。临风有清韵，向日无曲阴。如何时俗人，但赏桃李林？岂不知坚贞？芳馨诱其心。能生学为文，气高功亦深。手中一百篇，句句披沙金。苦节二十年，无人振陆沉。今我尚贫贱，徒为尔知音！

题杨颖士西亭

静得亭上境，远谐尘外踪。凭轩东望好，鸟灭山重重。竹露冷烦襟，杉风清病容。旷然（冥）〔宜〕真趣，道与心相逢。即此可遗世，何必蓬壶峰？

题赠郑秘书征君石沟溪隐居

郑生尝隐天台，
征起而仕。今复谢病，隐于此溪中

郑君得自然，虚白生心胸。吸彼沆瀣精，凝为冰雪容。大君贞元初，求贤致时邕。蒲轮入翠微，迎下天台峰。赤城别松乔，黄阁交夔龙。俯仰受三命，从容辞九重。出笼鹤翩翩，归林凤嚶嚶。在火辨良玉，经霜识贞松。新居寄楚山，山碧溪溶溶。丹灶烧烟，黄精花丰茸。蕙帐夜瑟淡，桂樽春酒浓。时人不到处，苔石无尘踪。我今何为者？趋世身龙钟。不向林壑访，无由朝市逢。终当解缨网，卜（策）〔筑〕来相从。

及第后归覲，留别诸同年

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

清夜琴兴

月出鸟栖尽，寂然坐空林。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清（冷）〔冷〕由木性，恬淡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响馀群动息，曲罢秋夜深。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

效陶潜体诗 十六首 并序

余退居渭上，杜门不出，时属多雨，无以自娱。会家酝新熟，雨中独饮，往往酣醉，终日不醒。懒放之心，弥觉自得，故得于此而有以忘于彼者。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醉中狂言，醒辄自哂；然知我者，亦无隐焉。

不动者厚地，不息者高天；无穷者日月，长在者山川。松柏与龟鹤，其寿皆千年。嗟嗟群物中，而人独不然。早出向朝市，暮已归下泉。形质及寿命，危脆若浮烟。尧舜与周孔，古来称圣贤，借问今何在？一去亦不还！我无不死药，万万随化迁。所未定知者，修短迟速间。幸及身健日，当歌一樽前。何必待人劝，念此自为欢。

翳翳逾月阴，沉沉连日雨。开帘望天色，黄云暗如土。行潦毁我墉，疾风坏我宇；蓬蒿生庭院，泥涂失场圃。村深绝宾客，窗晦无俦侣。尽日不下床，跳蛙时入户。出门无所往，入室还独处。不以酒自娱，块然与谁语？

朝饮一杯酒，冥心合元化。兀然无所思，日高尚闲卧。暮读一卷书，会意如嘉话。欣然有所遇，夜深犹独坐。又得琴上趣，按弦有馀暇。复多诗中狂，下笔不能罢。唯兹三四事，持用度昼夜。所以阴雨中，经旬不出舍。始悟独住人，心安时亦过。

东家采桑妇，雨来苦愁悲：簇蚕北堂前，雨冷不成丝。西家荷锄叟，雨来亦怨咨：种豆南山下，雨多落为（箕）〔箕〕。而我独何幸？酝酒本无期。及此多雨日，正遇新熟时。开瓶泻樽中，玉液黄金卮。持玩已可悦，欢尝有馀滋。一酌发好容，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忽然遗物我，谁复分是非？是时连夕雨，酩酊无所知。人心苦颠倒，反为忧者嗤。

朝亦独醉歌，暮亦独醉睡；未尽一壶酒，已成三独醉。勿嫌饮太少，且喜欢易致。一杯复两杯，多不过三四。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更复强一杯，陶然遗万累。一饮一石者，徒以多为贵。及其酩酊时，与我亦无异。笑谢多饮者，酒钱徒自费！

天秋无片云，地静无纤尘。团团新晴月，林外生白轮。忆昨阴霖天，连连三四旬。赖逢家酝熟，不觉过朝昏。私言雨霁后，可以罢馀樽。及对新月色，不醉亦愁人。床头残酒榼，欲尽味弥淳。携置南檐下，举酌自殷勤。清光入杯杓，白露生衣巾。乃知阴与晴，安可无此君？我有乐府诗，成来人未闻，今宵醉有兴，狂咏惊四邻。独赏犹复尔，何况有交亲！

中秋三五夜，明月在前轩。临觞忽不饮，忆我平生欢。我有同心人，邈邈崔与钱；我有忘形友，迢迢李与元。或飞青云上，或落江湖间。与我不相见，于今四五年。我无缩地术，君非驭风仙。安得明月下，四人来晤言？良夜信难得，佳期杳无缘。明月又不驻，渐下西南天。岂无他时会？惜此清景前。

家酝饮已尽，村中无酒赊。坐愁今夜醒，其奈秋怀何？有客忽叩门，言语一何佳！云是南村叟，挈榼来相过。且喜樽不燥，安问少与多？重阳虽已过，篱菊有残花。欢来苦昼短，不觉夕阳斜。老人勿遽起，且待新月华。客去有馀趣，竟夕独酣歌。

原生衣百结，颜子食一簞。欢然乐其志，有以忘饥寒。今我何人哉？德不及先贤；衣食幸相属，胡为不自安？况兹清渭曲，居处安且闲。榆柳百馀树，茅茨十数间。寒负檐下日，热濯涧底泉。日出犹未起，日入已复眠。西风满村巷，清凉八月天。但有鸡犬声，不闻车马喧。时倾一樽酒，坐望东南山。稚侄初学步，牵衣戏我前。即此自可乐，庶几颜与原！

湛湛樽中酒，有功不自伐。不伐人不知，我今代其说。良将临大敌，前驱千万卒；一簞投河饮，赴死心如一。壮士磨匕首，勇愤气咆喏；一酣忘报仇，四体如无骨。东海杀孝妇，天旱逾年月；一酌酬其魂，通宵雨不歇。咸阳秦狱气，冤痛结为物；千岁不肯散，一沃亦销失。况兹儿女恨，及彼幽忧疾；快饮无不消，如霜得春力。方知曲蘖灵，万物无与足。

烟云隔玄圃，风波限瀛洲。我岂不欲往？大海路阻修。神仙但闻说，灵药不可求。长生无得者，举世如蜉蝣。逝者不重回，存者难久留。踟蹰未死间，何苦怀百忧？念此忽内热，（生）〔坐〕看成白头。举杯还独饮，顾影自献酬。心与口相约，未醉勿言休。今朝不尽醉，知有明朝不？不见郭门外，累累坟与丘！月明愁杀人，黄蒿风飕飕。死者若有知，悔不秉烛游！

吾闻浔阳郡，昔有陶征君。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尝为彭泽令，在官才八旬。愀然忽不乐，挂印著公门。口吟《归去来》，头戴漉酒巾。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云。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人间荣与利，摆落如泥尘。先生去已久，纸墨有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

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意何成？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

有一燕赵士，言貌甚奇瑰。日日酒家去，脱衣典数杯。问君何落拓？云仆生草莱。地寒命且薄，徒抱王佐才。岂无济时（荣）〔策〕？君门乏良媒。三献寝不报，迟迟空手回。亦有同门生，先升青云梯。贵贱交道绝，朱门叩不开。及归种禾黍，三岁旱为灾。入山烧黄白，一旦化为灰。蹉跎五十馀，生世苦不谐。处处去不得，却归酒中来！

南巷有贵人，高盖驷马车。我（门）〔问〕何所苦，四十垂白须？答云君不知，位重多忧虞。北里有寒士，瓮牖绳为枢。出扶桑藜杖，入卧蜗牛庐。散贱无忧患，心安体亦舒。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西舍有贫者，疋妇配疋夫。布裙行赁舂，短褐坐佣书，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馀。贵贱与贫富，高下虽有殊；忧乐与利害，彼此不相逾。是以达人观，万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胜负两何如？迟疑未知间，且以酒为娱。

济水澄而洁，河水浑而黄。交流列四渎，清浊不相伤。太公战牧野，伯夷饿首阳。同时号贤圣，进退不相妨。谓天不爱民，胡为生稻粱？谓天果爱民，胡为生豺狼？谓神福善人，孔圣竟栖遑。谓神祸淫人，暴秦终霸王。颜回与黄宪，何辜早夭亡？蝮蛇与鸩鸟，何得寿延长？物理不可测，神道亦难量。举头仰问天，天色但苍苍。唯当多种黍，日醉手中觞。

卷六

闲适二

古调诗五言 自两韵至一百三十韵 四十八首

自题写真 时为翰林学士

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蒲柳质易朽，麋鹿心难驯。何事赤墀上，五年为侍臣？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

遣 怀 自此后诗，在渭村作

寓心身体中，寓性方寸内。此身是外物，何足苦忧爱？况有假饰者，华簪及高盖。此又疏于身，复在外物外。操之多惴栗，失之又悲悔。乃知名与器，得丧俱为害。颓然环堵客，萝薤为巾带。自得此道来，身穷心甚泰。

渭上偶钓

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偶持一竿竹，悬钓至其傍。微风吹钓丝，袅袅十尺长。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亡。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

隐 几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四十心不动，吾今其庶几？

春 眠

新浴肢体畅，独寝神魄安。况因夜深坐，遂成日高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闲。却忘人间事，似得枕上仙。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全胜彭泽醉，欲敌曹溪禅。何物呼我觉？伯劳声关关。起来妻子笑，生计春茫然。

闲 居

空腹一盏粥，饥食有馀味。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绵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

夏 日

东窗晚无热，北户凉有风。尽日坐复卧，不离一室中。中心本无系，亦与出门同。

适 意 二首

十年为旅客，常有饥寒愁。三年作谏官，复多尸素羞。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终日一蔬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

早岁从旅游，颇谙时俗意。中年忝班列，备见朝廷事。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况予方且介，举动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自从返田亩，顿觉无忧愧。蟠木用难施，浮云心易遂。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

首夏病间

我生来几时？万有四千日。自省于其间，非忧即有疾。老去虑渐息，年来病初愈。忽喜身与心，泰然两无苦。况兹孟夏月，清和好时节。微风吹夹衣，不寒复不热。移榻树阴下，竟日何所为？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

晚春沽酒

百花落如雪，两鬓垂作丝。春去有来日，我老无少时。人生待富贵，为乐常苦迟；不如贫贱日，随分开愁眉。卖我所乘马，典我旧朝衣。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名姓日隐晦，形骸日变衰。醉卧黄公肆，人知我是谁？

兰若寓居

名宦老慵求，退身安草野。家园病懒归，寄居在兰若。薜衣换簪组，藜杖代车马。行止辄自由，甚觉身萧洒。晨游南坞上，夜息东庵下。人间千万事，无有关心者。

生访宿

西斋寂已暮，叩门声槁槁。知是君宿来，自拂尘埃席。村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贫静似僧居，竹林依四壁。厨灯斜影出，檐雨馀声滴。不是爱闲人，肯来同此夕？

闻庾七左降因咏所怀

我病卧渭北，君老谪巴东。相悲一长叹，薄命与君同。既叹还自哂，哂叹两未终。后心诮前意，所见何迷蒙？人生大块间，如鸿毛在风；或飘青云上，或落泥涂中。袞服相天下，傥来非我通。布衣委草莽，偶去非无穷。外物不可必，中怀须自空。无令怏怏气，留滞在心胸。

答卜者

病眼昏似夜，衰鬓飒如秋。除却须衣食，平生百事休。知君善《易》者，问我决疑不？不卜非他故，人间无所求。

归田三首

人生何所欲？所欲唯两端：中人爱富贵，高士慕神仙。神仙须有籍，富贵亦在天。莫恋长安道，莫寻方丈山。西京尘浩浩，东海浪漫漫。金门不可入，琪树何由攀？不如归山下，如法种春田。

种田计已决，决意复何如？卖马买犊使，徒步归田庐。迎春治耒耜，候雨辟菑畲。策杖田头立，躬亲课仆夫。吾闻老农言：为稼慎在初。所施不卤莽，其报必有馀。上求奉王税，下望备家储。安得放慵（堕）〔惰〕，拱手而曳耜？学农未为鄙，亲友勿笑余。更待明年后，自拟执犁锄。

三十为近臣，腰间鸣佩玉。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何言十年内，变化如此速？此理固是常，穷通相倚伏。为鱼有深水，为鸟有高木。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牵束？化吾足为马，吾因以行陆；化吾手为弹，吾因以求肉。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幸得且归农，安知不为福？况吾行欲老，譬若风前烛；孰能俄顷间，将心系荣辱？

秋游原上

七月行已半，早凉天气清。清晨起巾栉，徐步出柴荆。露杖筇竹冷，风襟越蕉轻。闲携弟侄辈，同上秋原行。新枣未全赤，晚瓜有馀馨。依依田家叟，设此相逢迎。自我到此村，往来白发生。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留连向暮归，树树风蝉声。是时新雨足，禾

黍夹道青。见此令人饱，何必待西成？

九日登西原宴望

同诸兄弟作

病爱枕席凉，日高眠未辍。弟兄呼我起，今日重阳节。起登西原望，怀抱同一豁。移座就菊丛，糕酒前罗列。虽无丝与管，歌笑随情发。白日未及倾，颜酡耳已热。酒酣四向望，六合何空阔！天地自久长，斯人几时活？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指此各相勉，良辰且欢悦。

寄同病者

三十生二毛，早衰为沉疴。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他。年颜日枯槁，时命日蹉跎。岂独我如此，圣贤无奈何。回观亲旧中，举目尤可嗟。或有终老者，沉贱如泥沙。或有始壮者，飘忽如风花。穷饿与天促，不如我者多。以此反自慰，常得心平和。寄言同病者，回叹且为歌。

游蓝田山卜居

脱置腰下组，摆落心中尘。行歌望山去，意似归乡人。朝蹋玉峰下，暮寻蓝水滨。拟求幽僻地，安置疏慵身。本性便山寺，应须旁悟真。

村雪夜坐

南窗背灯坐，风霰暗纷纷。寂寞深村夜，残雁雪中间。

东园玩菊

少年昨已去，芳岁今又阑。如何寂寞意？复此荒凉园？园中独立久，日淡风露寒。秋蔬尽芜没，好树亦凋残。唯有数丛菊，新开篱落间。携觞聊就酌，为尔一留连。忆我少小日，易为兴所牵。见酒无时节，未饮已欣然。近从年长来，渐觉取乐难。常恐更衰老，强饮亦无欢。顾谓尔菊花，后时何独鲜，诚知不为我，借尔暂开颜。

观稼

世役不我牵，身心常自若。晚出看田亩，闲行旁村落。累累绕场稼，啧啧群飞雀。年丰岂独人，禽鸟声亦乐。田翁逢我喜，默起具樽杓。敛手笑相延，社酒有残酌。愧兹勤且敬，藜杖为淹泊。言动任天真，未觉农人恶。停杯问生事，夫种妻儿获。筋力苦疲劳，衣食长单薄。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

闻哭者

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今朝北里哭，哭声又何切！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四邻尚如此，天下多夭折。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发。余今过四十，念彼聊自悦。从此明镜中，不嫌头似雪。

新构亭台，示诸弟侄

平台高数尺，台上结茅茨。东西疏二牖，南北开两扉。芦帘前后卷，竹簟当中施。清冷白石枕，疏凉黄褐衣。开衿向风坐，夏日如秋时。啸傲颇有趣，窥临不知疲。东窗对华山，三峰碧参差；南檐当渭水，卧见云帆飞。仰摘枝上果，俯折畦中葵。足以充饥渴，何必慕甘肥？况有好群从，旦夕相追随。

自吟拙什，因有所怀

懒病每多暇，暇来何所为？未能抛笔砚，时作一篇诗。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思：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此外复谁爱？唯有元微之。趁向江陵府，三年作判司。相去二千里，诗成远不知。

东陂秋意寄元八

寥落野陂畔，独行思有馀。秋荷病叶上，白露大如珠。忽忆同赏地，曲江东北隅。秋池少游客，唯我与君俱。啼蛩隐红蓼，瘦马蹋青芜。当时与今日，俱是暮秋初。节物苦相似，时景亦无馀；唯有人分散，经年不得书。

闲居

深闭竹间扉，静扫松下地。独啸晚风前，何人知此意？看山尽日坐，枕帙移时睡。谁能从我游，使君心无事？

咏拙

所禀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赋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拙且蠢，我命薄且屯。问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亦曾举两足，学人踏红尘。从兹知性拙，不解转如轮。亦曾奋六翮，高飞到青云。从兹知命薄，摧落不逡巡。慕贵而厌贱，乐富而恶贫；同出天地间，我岂异于人？性命苟如此，反则成苦辛。以此自安分，虽穷每欣欣。葺茅为我庐，编蓬为我门。缝布作袍被，种谷充盘飧。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优哉复游哉，聊以终吾身。

咏 慵

有官慵不选，有田慵不农。屋穿慵不葺，衣裂慵不缝。有酒慵不酌，无异樽长空；有琴慵不弹，亦与无弦同。家人告饭尽，欲炊慵不舂；亲朋寄书至，欲读慵开封。常闻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弹琴复锻铁，比我未为慵。

冬 夜

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眼前无一人，独掩村斋卧。冷落灯火暗，离披帘幕破。策策窗户前，又闻新雪下。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寞安可过？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如此来四年，一千三百夜。

村中留李三宿

平生早游宦，不道无亲故。如我与君心，相知应有数。春明门前别，金氏陵中遇。村酒两三杯，相留寒日暮。勿嫌村酒薄，聊酌论心素。请君少踟蹰，系马门前树。明年身若健，便拟江湖去。他日纵相思，知君无觅处。后会既茫茫，今宵君且住。

友人夜访

檐前清风簟，松下明月杯。幽意正如此，况乃故人来。

游悟真寺诗 一百三十韵

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游悟真寺，寺在王顺山。去山四五里，先闻水潺湲。自兹舍车马，始涉蓝溪湾。手拄青竹杖，足踏白石滩。渐怪耳目旷，不闻人世喧。山下望山上，初疑不可攀。谁知中有路，盘折通岩颠。一息幡竿下，再休石龕边。龕间长丈馀，门户无扃关。俯窥不见人，石发垂若鬟。惊出白蝙蝠，双飞如雪翻。回首寺门望，青崖夹朱轩。如擘山腹开，置寺于其间。入门无平地，地窄虚空宽。房廊与台殿，高下随峰峦。岩崿无撮土，树木多瘦坚。根株抱石长，屈曲虫蛇蟠。松桂乱无行，四时郁芊芊。枝梢袅清吹，韵若风中弦。日月光不透，绿阴相交延。幽鸟时一声，闻之似寒蝉。首憩宾位亭，就坐未及安。须臾开北户，万里明豁然。拂檐虹霏微，绕栋云回旋。赤日间白雨，阴晴同一川。野绿簇草树，眼界吞秦原。渭水细不见，汉陵小于拳。却顾来时路，萦纡映朱栏；历历上山人，一一遥可观。前对多宝塔，风铎鸣四端。栾栌与户牖，恰恰金碧繁。云昔迦叶佛，此地坐涅槃；至今铁钵在，当底手迹穿。西开玉像殿，白佛森比肩；抖擞尘埃衣，礼拜冰雪颜。叠霜为袈裟，贯雹为华鬘。逼观疑鬼功，其迹非雕镌。次登观音堂，未到闻栴檀。上阶脱双履，敛足升净筵。六楹（挑）〔排〕玉镜，四座敷金钿。黑夜自光明，不待灯烛燃。众宝互低昂，碧佩珊瑚幡。风来似天乐，相触声珊珊。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点

缀佛髻上，合为七宝冠。双瓶白琉璃，色若秋水寒。隔瓶见舍利，圆转如金丹。玉笛何代物？天人施祗〔祗〕园。吹如秋鹤声，可以降灵仙。是时秋方中，三五月正圆。宝堂豁三门，金魄当其前。月与宝相射，晶光争鲜妍。照人心骨冷，竟夕不欲眠。晓寻南塔路，乱竹低婵娟。林幽不逢人，寒蝶飞翩翩。山果不识名，离离夹道蕃。足以疗饥乏，摘尝味甘酸。道南蓝谷神，紫伞白纸钱，若岁有水旱，诏使修 纂。以地清净故，献〔典〕〔奠〕无荤膻。危石叠四五， 嵬欹且刳，造物者何意，堆在岩东偏。冷滑无人迹，苔点如花笺。我来登上头，下临不测渊。目眩手足掉，不敢低头看。风从石下生，薄人而上抟。衣服似羽翮，开张欲飞翥。 三面峰，峰尖刀剑攒。往往白云过，决开露青天。西北日落时，夕晖红团团。千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东南月上时，夜气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写出黄金盘。蓝水色似蓝，日夜长潺潺。周回绕山转，下视如青环。或铺为慢流，或激为奔湍。泓澄最深处，浮出蛟龙涎。侧身入其中，悬磴尤险难。扪萝踏樛木，下逐饮涧猿。雪迸起白鹭，锦跳惊红鱣。歇定方盥漱，濯去支体烦。浅深皆洞澈，可照脑与肝。但爱清见底，欲寻不知源。东崖饶怪石，积甃苍琅玕。温润发于外，其间韞玕璣。卞和死已久，良玉多弃捐。或时泄光彩，夜与星月连。中顶最高峰，拄天青玉竿。 谿上不得，岂我能攀援？上有白莲池，素葩覆清澜。闻名不可到，处所非人寰。又有一片石，大如方尺砖。插在半壁上，其下万仞悬。云有过去师，坐得无生禅。号为定心石，长老世相传。却上谒仙祠，蔓草生绵绵。昔闻王氏子，羽化升上玄。其西晒药台，犹对芝术田。时复明月夜，上闻黄鹤言。回寻画龙堂，二叟鬓发班。想见听法时，欢喜礼印坛。复归泉窟下，化作龙蜿蜒。阶前石孔在，欲雨生白烟。往有写经僧，身静心精专。感彼云外鸽，群飞千翩翩。来添砚中水，去吸岩底泉。一日三往复，时节长不愆。经成号圣僧，弟子名扬难。诵此莲花偈，数满百亿千。身坏口不坏，舌根如红莲。颅骨今不见，石函尚存焉。粉壁有吴画，笔彩依旧鲜。素屏有褚书，墨色如新乾。灵境与异迹，周览无不殚。一游五昼夜，欲返仍盘桓。我本山中人，误为时网牵。牵率使读书，推挽令效官。既登文字科，又忝谏诤员；拙直不合时，无益同素餐。以此自惭惕，戚戚常寡欢。无成心力尽，未老形骸残。今来脱簪组，始觉离忧患，及为山水游，弥得纵疏顽。野麋断羁绊，行走无拘挛；池鱼放入海，一往何时还！身著居士衣，手把《南华篇》。终来此山住，永谢区中缘。我今四十馀，从此终身闲。若以七十期，犹得三十年。

酬张十八访宿见赠

自此后诗，为赞善大夫时所作

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我受狷介性，立为顽拙身。平生虽寡合，合即无缁磷。况君秉高义，富贵视如云。五侯三相家，眼冷不见君。问其所与游，独言韩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伦。胡为谬相爱，岁晚逾勤勤？落然颓檐下，一话夜达晨。床单食味薄，亦不嫌我贫。日高上马去，相顾犹逡巡。长安久无雨，日赤风昏昏。怜君将病眼，为我犯埃尘；远从延康里，来访曲江滨。所重君子道，不独愧相亲。

朝归书寄元八

进入阁前拜，退就廊下餐。归来昭国里，人卧马歇鞍。却睡至日午，起坐心浩然。况

当好时节，雨后清和天。柿树绿阴合，王家庭院宽。瓶中鄂县酒，墙上终南山。独眠仍独坐，开衿当风前。禅僧与诗客，次第来相看。要语连夜语，须眠终日眠；除非奉朝谒，此外无别牵。年长身且健，官贫心甚安。幸无急病痛，不至苦饥寒。自此聊以适，外缘不能干。唯应静者信，难为动者言。台中元侍御，早晚作郎官。未作郎官际，无人相伴闲。

酬吴七见寄

曲江有病客，寻常多掩关；又闻马死来，不出身更闲。闻有送书者，自起出门看。素绫署丹字，中有琼瑶篇。口吟耳自听，当暑忽翛然。似漱寒玉水，如闻商风弦。首章叹时节，末句思笑言。懒慢不相访，隔街如隔山。常闻陶潜语，心远地自偏。君住安邑里，左右车徒喧。竹药闭深院，琴樽开小轩。谁知市南地，转作壶中天。君本上清人，名在石堂间；不知有何过？谪作人间仙。常恐岁月满，飘然归紫烟。莫忘蜉蝣内，进士有同年。

昭国闲居

贫闲日高起，门巷昼寂寂。时暑放朝参，天阴少人客。槐花满田地，仅绝人行迹。独在一床眠，清凉风雨夕。勿嫌坊曲远，近即多牵役；勿嫌禄俸薄，厚即多忧责。平生尚恬旷，老大宜安适。何以养吾真？官闲居处僻。

喜陈兄至

黄鸟啼欲歇，青梅结半成。坐怜春物尽，起入东园行。携觞懒独酌，忽闻叩门声。闲人犹喜至，何况是陈兄。从容尽日语，稠叠长年情。勿轻一盏酒，可以话平生。

赠杓直

世路重禄位，栖栖者孔宣。人情爱年寿，天死者颜渊。二人如何人？不奈命与天？我今信多幸，抚己愧前贤。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况兹知足外，别有所安焉。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无不安。体非道引适，意无江湖闲。有兴或饮酒，无事多掩关。寂静夜深坐，安稳日高眠。秋不苦长夜，春不惜流年。委形老小外，忘怀生死间。昨日共君语，与余心膺然。此道不可道，因君聊强言。

寄张十八

饥止一簞食，渴止一壶浆；出入止一马，寝兴止一床。此外无长物，于我有若亡。胡然不知足，名利心遑遑？念兹弥懒放，积习遂为常。经旬不出门，竟日不下堂。同病者张生，贫僻住延康。慵中每相忆，此意未能忘。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秋来未相见，应有新诗章。早晚来同宿，天气转清凉。

题玉泉寺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净两无尘。手把青筇杖，头戴白纶巾。兴尽下山去，知我是谁人？

朝回游城南

朝退马未困，秋初日犹长。回辔城南去，郊野正清凉。水竹夹小径，萦回绕川岗。仰看晚山色，俯弄秋泉光。青松系我马，白石为我床。常时簪组累，此日和身忘。且随鸛鹭末，暮游鸥鹤傍。机心一以尽，两处不乱行。谁辨心与迹？非行亦非藏。

舟行

江州路上作

帆影日渐高，闲眠犹未起。起问鼓枻人，已行三十里。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饱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平生沧浪意，一旦来游此。何况不失家，舟中载妻子。

湓浦早冬

浔阳孟冬月，草木未全衰。只抵长安陌，凉风八月时。日西湓水曲，独行吟旧诗。蓼花始零落，蒲叶稍离披。但作城中想，何异曲江池？

江州雪

新雪满前山，初晴好天气。日西骑马出，忽有京都意。城柳方缀花，檐冰才结穗。须臾风日暖，处处皆飘坠。行吟赏未足，坐叹销何易？犹胜岭南看，雰雰不到地。

卷七

闲适三 古调五言 五十八首

题浔阳楼 自此后诗，江州司马时作

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炉峰烟。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我无二人才，孰为来其间？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

访陶公旧宅 并序

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川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

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膺。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馀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北 亭

庐山山下州，湓浦沙边宅。宅北倚高岗，迢迢数千尺。上有青青竹，竹间多白石。茅亭居上头，豁达门四辟。前楹卷帘箔，北牖施床席。江风万里来，吹我凉淅淅。日高公府归，巾笏随手掷。脱衣恣搔首，坐卧任所适。时倾一杯酒，旷望湖天夕。口咏独酌谣，目送归飞翮。惭无出尘操，未免折腰役。偶获此闲居，谬似高人迹。

游 湓 水

四月未全热，麦凉江气秋。湖山处处好，最爱湓水头。湓水从东来，一派入江流。可怜似綦带，中有随风舟。命酒一临泛，舍鞍扬棹讴。放回岸傍马，去逐波间鸥。烟浪始渺渺，风襟亦悠悠。初疑上河汉，中若寻瀛洲。汀树绿拂地，沙草芳未休。青萝与紫葛，枝

蔓垂相繆。系缆步平岸，回头望江州。城雉映水见，隐隐如蜃楼。日入意未尽，将归复少留。到官行半岁，今日方一游。此地来何暮？可以写吾忧。

答 故 人

故人对酒叹，叹我在天涯。见我昔荣遇，念我今蹉跎。问我为司马，官意复如何？答云且勿叹，听我为君歌。我本蓬蒿人，鄙贱剧泥沙。读书未百卷，信口嘲风花。自从筮仕来，六命三登科。顾惭虚劣姿，所得亦已多。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省分辄自愧，岂为不遇耶？烦君对杯酒，为我一咨嗟！

官舍内新凿小池

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积；中底铺白沙，四隅甃青石。勿言不深广，但取幽人适。泛滟微雨朝，泓澄明月夕。岂无大江水，波浪连天白？未如床席前，方丈深盈尺。清浅可狎弄，昏烦聊漱涤。最爱晓暝时，一片秋天碧。

宿简寂观

岩白云尚屯，林红叶初陨。秋光引闲步，不知身远近。夕投灵洞宿，卧觉尘机泯。名利心既忘，市朝梦亦尽。暂来尚如此，况乃终身隐。何以疗夜饥？一匙云母粉。

读谢灵运诗

吾闻达士道，穷通顺冥数；通乃朝廷来，穷即江湖去。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唯玩景物，亦欲摅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

北亭独宿

悄悄壁下床，纱笼耿残烛。夜半独眠觉，疑在僧房宿。

约 心

黑鬓丝雪侵，青袍尘土浣。兀兀复腾腾，江城一为佐。朝就高斋上，薰然负暄卧。晚下小池前，澹然临水坐。已约终身心，长如今日过。

晚 望

江城寒角动，沙洲夕鸟还。独在高亭上，西南望远山。

早春

雪消冰又释，景和风复暄。满庭田地湿，荠叶生墙根。官舍悄无事，日西斜掩门；不开庄老卷，欲与何人言？

春寝

何处春暄来？微和生血气。气薰肌骨畅，东窗一昏睡。是时正月晦，假日无公事。烂漫不能休，自午将及未。缅思少健日，甘寝常自恣。一从衰疾来，枕上无此味。

睡起晏坐

后亭昼眠足，起坐春景暮。新觉眼犹昏，无思心正住。淡寂归一性，虚闲遗万虑。了然此时心，无物可譬喻。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

咏怀

尽日松下坐，有时池畔行。行立与坐卧，中怀澹无营。不觉流年过，亦任白发生。不为世所薄，安得遂闲情？

春游西林寺

下马西林寺，僛然进轻策。朝为公府吏，暮是灵山客。二月匡庐北，冰雪始消释。阳丛抽茗牙，阴窦泄泉脉。熙熙风土暖，蔼蔼云岚积。散作万壑春，凝为一气碧。身闲易澹泊，官散无牵迫。缅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适。是年淮寇起，处处兴兵革。智士劳思谋，戎臣苦征役。独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

出山吟

朝咏《游仙诗》，暮歌《采薇曲》；卧云坐白石，山中十五宿。行随出涧水，回别缘岩竹。早晚重来游，心期瑶草绿。

岁暮

已任时命去，亦从岁月除。中心一调伏，外累尽空虚。名宦意已矣，林泉计何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

闻早莺

日出眠未起，屋头闻早莺。忽如上林晓，万年枝上鸣。忆为近臣时，秉笔直承明。春深视草暇，旦暮闻此声。今闻在何处？寂寞浔阳城！鸟声信如一，分别在人情；不作天涯意，岂殊禁中听？

栽杉

劲叶森利剑，孤茎挺端标。才高四五尺，势若干青霄。移栽东窗前，爱尔寒不凋。病夫卧相对，日夕闲萧萧。昨为山中树，今为檐下条。虽然遇赏玩，无乃近尘嚣？犹胜涧谷底，埋没随众樵。不见郁郁松，委质山上苗？

过李生

小蒲叶短，南湖春水生。子近湖边住，静境称高情。我为郡司马，散拙无所营。使君知性野，衙退任闲行。行携小榼出，逢花辄独倾。半酣到子舍，下马扣柴荆。何以引我步？绕篱竹万茎。何以醒我酒？吴音吟一声。须臾进野饭，饭稻茹芹英。白瓯青竹箸，俭洁无膻腥。欲去复徘徊，夕鸦已飞鸣。何当重游此？待君湖水平。

咏意

常闻《南华经》，巧劳智忧愁。不如无能者，饱食但遨游。平生爱慕道，今日近此流。自来浔阳郡，四序忽已周。不分物黑白，但与时沉浮。朝餐夕安寝，用是为身谋。此外即闲放，时寻山水幽。春游慧远寺，秋上庾公楼。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

食笋

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盈抱，抱来早市鬻。物以多为贱，双钱易一束。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紫箨坼故锦，素肌擘新玉。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久为京洛客，此味常不足。且食勿踟蹰，南风吹作竹。

游石门涧

石门无旧径，披榛访遗迹。时逢山水秋，清辉如古昔。常闻慧远辈，题诗此岩壁。云覆莓苔封，苍然无处觅。萧疏野生竹，崩剥多年石。自从东晋后，无复人游历。独有秋涧声，潺湲空旦夕。

招东邻

小榼二升酒，新簟六尺床。能来夜话否？池畔欲秋凉。

题元十八溪亭

亭在庐山东南五老峰下

怪君不喜仕，又不游州里。今日到幽居，了然知所以。宿君石溪亭，潺湲声满耳。饮君螺杯酒，醉卧不能起。见君五老峰，益悔居城市。爱君三男儿，始叹身无子。余方炉峰下，结室为居士。山北与山东，往来从此始。

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

香炉峰北面，遗爱寺西偏。白石何凿凿，清流亦潺潺。有松数十株，有竹千馀竿。松张翠伞盖，竹倚青琅玕。其下无人居，惜哉多岁年！有时聚猿鸟，终日空风烟。时有沉冥子，姓白字乐天。平生无所好，见此心依然。如获终老地，忽乎不知还。架岩结茅宇，斫壑开茶园。何以洗我耳？屋头落飞泉。何以净我眼？砌下生白莲。左手携一壶，右手拊五弦。傲然意自足，箕踞于其间。兴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倦鸟得茂树，涸鱼反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

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

淙淙三峡水，浩浩万顷陂；未如新塘上，微风动涟漪。小萍加泛泛，初蒲正离离。红鲤二三寸，白莲八九枝。绕水欲成径，护堤方插篱。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

白云期

黄石岩下作

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六十身太老，四体不支持。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识命分，心慵少营为。见酒兴犹在，登山力未衰。吾年幸当此，且与白云期。

登香炉峰顶

迢迢香炉峰，心存耳目想。终年牵物役，今日方一往。攀萝蹋危石，手足劳俯仰。同游三四人，两人不敢上。上到峰之顶，目眩神恍恍。高低有万寻，阔狭无数丈。不穷视听界，焉识宇宙广？江水细如绳，湓城小于掌。纷吾何屑屑？未能脱尘鞅。归去思自嗟，低头入蚁壤！

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

旦暮两蔬食，日中一闲眠；便是了一日，如此已三年。心不择时适，足不拣地安。穷通与远近，一贯无两端。常见今之人，其心或不然；在劳则念息，处静已思喧。如是用身心，无乃自伤残？坐输烦恼便，（况）〔安〕得形神全？吾有二道友，蔼蔼崔与钱；同飞青云路，独堕黄泥泉。岁暮物万变，故情何不迁？应为平生心，与我同一源。帝乡远于日，美人高在天；谁谓万里别？常若在目前。泥泉乐者鱼，云路游者鸾，勿言云泥异，同在逍遥间。因君问心地，书后偶成篇。慎勿说向人，人多笑此言。

烹 葵

昨卧不夕食，今起乃朝饥。贫厨何所有？炊稻烹秋葵。红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饥来止于饱，饱后复何思？思忆荣遇日，迨今穷退时。今亦不冻馁，昔亦无馀资。口既不减食，身又不减衣。抚心私自问：何者是荣衰？勿学常人意，其间分是非。

小 池 二首

昼倦前斋热，晚爱小池清。映林馀景没，近水微凉生。坐把蒲葵扇，闲吟三两声。

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馀。荷侧泻清露，萍开见游鱼。每一临此坐，忆归青溪居。

闭 关

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遂成一无事，因得常掩关。掩关来几时？仿佛二三年。著书已盈帙，生子欲能言。始悟身向老，复悲世多艰。回顾趋时者，役役尘壤间。岁暮竟何得？不如且安闲！

弄 龟 罗

有侄始六岁，字之为阿龟。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罗儿。一始学笑语，一能诵歌诗。朝戏抱我足，夜眠枕我衣。汝生何其晚？我年行已衰。物情少可念，人意老多慈。酒美竟须坏，月圆终有亏。亦如恩爱缘，乃是烦恼资。举世同此累，吾安能去之！

截 树

种树当前轩，树高柯叶繁。惜哉远山色，隐此蒙笼间。一朝持斧斤，手自截其端。万叶落头上，千峰来面前。忽似决云雾，豁达睹青天。又如所念人，久别一款颜。始有清风至，稍见飞鸟还。开怀东南望，目远心辽然。人各有偏好，物莫能两全。岂不爱柔条？不

如见青山！

望江楼上作

江畔百尺楼，楼前千里道。凭高望平远，亦足舒怀抱。驿路使憧憧，关防兵草草。及兹多事日，尤觉闲人好。我年过不惑，休退诚非早。从此拂尘衣，归山未为老。

题座隅

手不任执殳，肩不能荷锄。量力揆所用，曾不敌一夫。幸因笔砚功，得升仕进途。历官凡五六，禄俸及妻奴。左右有兼仆，出入有单车。自奉虽不厚，亦不至饥劬。若有人及此，傍观为何如？虽贤亦为幸，况我鄙且愚。伯夷古贤人，鲁山亦其徒；时哉无奈何，俱化为饿殍！念彼益自愧，不敢忘斯须。平生荣利心，破灭无遗馀。犹恐尘妄起，题此于座隅。

昔与微之在朝日，同蓄休退之心。 迨今十年，沦落老大，追寻前约，且结后期

往子为御史，伊余忝拾遗。皆逢盛明代，俱登清近司。予系玉为珮，子曳绣为衣。从容香烟下，同侍白玉墀。朝见宠者辱，暮见安者危。纷纷无退者，相顾令人悲。宦情君早厌，世事我深知。常于荣显日，已约林泉期。况今各流落，身病齿发衰。不作卧云计，携手欲何之？待君女嫁后，及我官满时。稍无骨肉累，粗有渔樵资。岁晚青山路，白首期同归。

垂 钓

临水一长啸，忽思十年初：三登甲乙第，一入承明庐。浮生多变化，外事有盈虚。今来伴江叟，沙头坐钓鱼。

晚 燕

百鸟乳雏毕，秋燕独蹉跎。去社日已近，衔泥意如何？不悟时节晚，徒施功用多。人事间事亦尔，不独燕营窠。

赎 鸡

清晨临江望，水禽正喧繁。凫雁与鸥鹭，游扬戏朝墩。适有鬻鸡者，挈之来远村。飞鸣彼何乐？窘束此何冤？喔喔十四雏，罩缚同一樊。足伤金距缩，头抢花冠翻。经宿废饮啄，日高诣屠门。迟回未死间，饥渴欲相吞。常慕古人道，仁信及鱼豚。见兹生恻隐，赎

放双林园。开笼解索时，鸡鸡听我言：购尔镒三百，小惠何足论？莫学衔环雀，崎岖谩报恩。

秋日怀杓直

时杓直出牧澧州

晚来天色好，独出江边步。忆与李舍人，曲江相近住。常云遇清景，必约同幽趣。若不访我来，还须觅君去。开眉笑相见，把手期何处？西寺老胡僧，南园乱松树。携持小酒榼，吟咏新诗句。同出复同归，从朝直至暮。风雨忽消散，江山眇回互。浔阳与潯阳，相望空云雾。心期自乖旷，时景还如故。今日郡斋中，秋光谁共度？

食后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

齐物二首

青松高百丈，绿蕙低数寸。同生大块间，长短各有分。长者不可退，短者不可进。若用此理推，穷通两无闷。

椿寿八千春，槿花不经宿。中间复何有？冉冉孤生竹。竹身三年老，竹色四时绿。虽谢椿有馀，犹胜槿不足。

山下宿

独到山下宿，静向月中行。何处水边碓？夜舂云母声。

题旧写真图

我昔三十六，写貌在丹青。我今四十六，衰悴卧江城。岂止十年老，曾与众苦并。一照旧图画，无复昔仪形。形影默相顾，如弟对老兄。况使他人见，能不昧平生？羲和鞭日走，不为我少停。形骸属日月，老去何足惊。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

闲居

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馀。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

对酒示行简

今旦一樽酒，欢畅何怡怡！此乐从中来，他人安得知？兄弟唯二人，远别恒苦悲。今春自巴峡，万里平安归。复有双幼妹，笄年未结缡。昨日嫁娶毕，良人皆可依。忧念两消释，如刀断羈縻。身轻心无系，忽欲凌空飞。人生苟有累，食肉常如饥；我心既无苦，饮水亦可肥。行简劝尔酒，停杯听我辞：不叹乡国远，不嫌官禄微；但愿我与尔，终老不相离！

咏怀

冉求与颜渊，卞和与马迁；或罹天六极，或被人刑残。顾我信为幸，百骸且完全。五十不为夭，吾今欠数年。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昔有荣先生，从事于其间。今我不量力，举心欲攀援。穷通不由己，欢戚不由天。命即无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务由己者，省躬谅非难，勿问由天者，天高难与言。

夜琴

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

山中独吟

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销，此病独未去。每逢美风景，或对好亲故，高声咏一篇，恍若与神遇。自为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时新诗成，独上东岩路。身依白石崖，手攀青桂树。狂吟惊林壑，猿鸟皆窥觑。恐为世所嗤，故就无人处。

达理二首

何物壮不老？何时穷不通？如彼音与律，宛转旋为宫。我命独何薄，多悴而少丰；当壮已先衰，暂泰还长穷。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瞢然与化俱，混然与俗同。谁能坐自苦，齟齬于其中！

舒姑化为泉，牛哀病作虎。或柳生时间，或男变为女。鸟兽及水木，本不与民伍；胡然生变迁，不待死归土。百骸是己物，尚不能为主；况彼时命间，倚伏何足数？时来不可遏，命去焉能取？唯当养浩然，吾闻达人语。

湖亭晚望残水

湖上秋沆寥，湖边晚萧瑟。登亭望湖水，水缩湖底出。清淳得早霜，明灭浮残日。流注随地势，洼坳无定质。泓澄白龙卧，宛转青蛇屈。破镜折剑头，光芒又非一。久为山水客，见尽幽奇物。及来湖亭望，此状难谈悉。乃知天地间，胜事殊未毕。

郭虚舟相访

朝暖就南轩，暮寒归后屋。晚酌一两杯，夜棋三四局。寒灰埋暗火，晓焰凝残烛。不嫌贫冷人，时来同一宿。

卷八

闲适四

古调诗 五言 五十七首

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

太原一男子，自顾庸且鄙。老逢不次恩，洗拔出泥滓。既居可言地，愿助朝庭理。伏阁三上章，戇愚不称旨。圣人存大体，优贷容不死。凤诏停舍人，鱼书除刺史。宽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余杭乃名郡，郡郭临江汜。已想海门山，潮声来入耳。昔予贞元末，羁旅曾游此。甚觉太守尊，亦谕鱼酒美。因生江海兴，每羡沧浪水。尚拟拂衣行，况今兼禄仕。青山峰峦接，白日烟尘起。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自秦穷楚越，浩荡五千里。闻有贤主人，而多好山水。是行颇为惬，所历良可纪。策马度蓝溪，胜游从此始。

初出城留别

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过骆山人野居小池

骆生弃官居此二十余年

茅覆环堵亭，泉添方丈沼。红芳照水荷，白颈观鱼鸟。拳石苔苍翠，尺波烟杳渺。但问有意无，勿论池大小。门前车马路，奔走无昏晓；名利驱人心，贤愚同扰扰。善哉骆处士，安置身心了。何乃独多君？丘园居者少！

宿清源寺

往谪浔阳去，夜憩辋溪曲。今为钱塘行，重经兹寺宿。尔来几何岁？溪草八九绿。不见旧房僧，苍然新树木。虚空走日月，世界迁陵谷。我生寄其间，孰能逃倚伏？随缘又南去，好住东廊竹。

宿蓝桥对月

昨夜凤池头，今夜蓝溪口。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清影不宜昏，聊将茶代酒。

自望秦赴五松驿马上偶睡，睡觉成吟

长途发已久，前馆行未至。体倦目已昏，瞋然遂成睡。右袂尚垂鞭，左手暂委辔。忽觉问仆夫，才行百步地。形神分处所，迟速相乖异。马上几多时，梦中无限事。诚哉达人语：百龄同一寐！

邓州路中作

萧萧谁家林？秋梨叶半坼。漠漠谁家园？秋韭花初白。路逢故里物，使我嗟行役。不归渭北村，又作江南客。去乡徒自苦，济世终无益。自问波上萍，何如涧中石？

朱藤杖紫骝〔马〕吟

拄上山之上，骑下山之下：江州去日朱藤杖，忠州归时紫骝马。天生二物济我穷，我生合是栖栖者。

桐树馆重题

阶前下马时，梁上题诗处。惨澹病使君，萧疏老松树。自嗟还自哂，又向杭州去。

过紫霞兰若

我爱此山头，及此三登历。紫霞旧精舍，寥落空泉石。朝市日喧隘，云林长悄寂。犹存住寺僧，肯有归山客？

感旧纱帽 帽即故李侍郎所赠

昔君乌纱帽，赠我白头翁。帽今在顶上，君已归泉中。物故犹堪用，人亡不可逢。岐（上）〔山〕今夜月，坟树正秋风。

思竹窗

不忆西省松，不忆南宫菊。西省大院有松，南宫本厅有菊。唯忆新昌堂，萧萧北窗竹。窗

间枕簟在，来后何人宿？

马上作

处世非不遇，荣身颇有馀。勋为上柱国，爵乃朝大夫。自问有何才？两入承明庐。又问有何政？再驾朱轮车。矧予东山人，自惟朴且疏。弹琴复有酒，但慕嵇阮徒。暗被乡里荐，误上贤能书。一列朝士籍，遂为世网拘。高有晋缴忧，下有陷阱虞。每觉宇宙窄，未尝心体舒。蹉跎二十年，颌下生白须。何言左迁去，尚获专城居。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渊鱼。虽未脱簪组，且来泛江湖。吴中多诗人，亦不少酒酤。高声咏篇什，大笑飞杯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用兹送日月，君以为何如？秋风起江上，白日落路隅；回首语五马，去矣勿踟蹰。

秋 蝶

秋花紫蒙蒙，秋蝶黄茸茸。花低蝶新小，飞戏丛西东。日暮凉风来，纷纷花落丛；夜深白露冷，蝶已死丛中。朝生夕俱死，气类各相从。不见千年鹤，多栖百丈松！

登商山最高顶

高高此山顶，四望唯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

枯 桑

道傍老枯树，枯来非一朝。皮黄外尚活，心黑中先焦。有似多忧者，非因外火烧。

山路偶兴

筋力未全衰，仆马不至弱。又多山水趣，心赏非寂寞。扪萝上烟岭，蹋石穿云壑。谷鸟晚仍啼，洞花秋不落。提笼复携榼，遇胜时停泊。泉憩茶数瓯，岚行酒一酌。独吟还独啸，此兴殊未恶。假使在城时，终年有何乐？

山 雉

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饮水。适性遂其生，时哉山梁雉。梁上无罾缴，梁下无鹰鹯。雌雄与群雏，皆得终天年。嗟嗟笼下鸡，及彼池中雁；既有稻梁恩，必有牺牲患！

初下汉江，舟中作，寄两省给舍

秋水（浙）〔浙〕红粒，朝烟烹白鳞。一食饱至夜，一卧安达晨。晨无朝谒劳，夜无直宿勤。不知两掖客，何似扁舟人？尚想到郡日，且称守土臣。犹须副忧寄，恤隐安疲民。期年庶报政，三年当退身。终使沧浪水，濯吾纓上尘。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江从西南来，浩浩无旦夕。长波逐若泻，连山凿如劈。千年不壅溃，万姓无垫溺。不尔民为鱼，大哉禹之绩。导岷既艰远，距海无咫尺。胡为不诤功，馀水斯委积？洞庭与青草，大小两相敌；混合万丈深，淼茫千里白。每岁秋夏时，浩大吞七泽。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我今尚嗟叹，禹岂不爱惜？邈未究其由，想古观遗迹。疑此苗人顽，恃险不终役。帝亦无奈何，留患与今昔。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画。疏流似剪纸，决壅同裂帛。渗作膏腴田，踏平鱼鳖宅。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

初领郡政，衙退，登东楼作

自此后诗，到杭州后作

螺蚌心所念，简牍手自操。何言符竹贵，未免州县劳。赖是馀杭郡，台榭绕官曹。凌晨亲政事，向晚恣游遨。山冷微有雪，波平未生涛。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直下江最阔，近东楼更高。烦襟与滞念，一望皆遁逃。

清调吟

索索风戒寒，沉沉日藏耀。劝君饮浊醪，听我吟《清调》。芳节变穷阴，朝光成夕照。与君生此世，不合长年少。今晨从此过，明日安能料？若不结跏禅，即须开口笑。

狂歌词

明月照君席，白露沾我衣。劝君酒杯满，听我狂歌词。五十已后衰，二十已前痴；昼夜又分半，其间几何时？生前不欢乐，死后有馀资。焉用黄墟下，珠衾玉匣为？

郡 亭

平旦起视事，亭午卧掩关。除亲簿领外，多在琴书前。况有虚白亭，坐见海门山。潮来一凭槛，宾至一开筵。终朝对云水，有时听管弦。持此聊过日，非忙亦非闲。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唯兹郡阁内，器静得中间。

咏 怀

昔为凤阁郎，今为二千石；自觉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今虽在疏远，竟岁无牵役。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事有得而失，物有损而益。所以见道人，观心不观迹。

立春后五日

立春后五日，春态纷婀娜。白日斜渐长，碧云低欲堕。残冰坼玉片，新萼排红颗。遇物尽欣欣，爱春非独我。迎芳后园立，就暖前檐坐。还有惆怅心，欲别红炉火。

郡中即事

漫漫潮初平，熙熙春日至。空阔远江山，晴明好天气。外有适意物，中无系心事。数篇对竹吟，一杯望云醉。行携杖扶力，卧读书取睡。久养病形骸，深谙闲气味。遥思九成陌，扰扰趋名利。今朝是（直）〔只〕日，朝谒多轩骑。宠者防悔尤，权者怀忧畏。为报高车盖，恐非真富贵。

郡斋暇日，辱常州陈郎中使君

《早春晚坐水西馆书事诗十六韵》见寄，亦以十六韵酬之

新年多暇日，晏起褰帘坐。睡足心更慵，日高头未裹。徐倾下药酒，稍爇煎茶火。谁伴寂寥身？无弦琴在左。遥思毗陵馆，春深物袅娜。波拂黄柳梢，风摇白梅朵。衙门排晓戟，铃阁开朝锁。太守水西来，朱衣垂素舸。良晨不易得，佳会无由果。五马正相望，双鱼忽前堕。鱼中获瑰宝，持玩何磊砢！一百六十言，字字灵珠颗。上申心款曲，下叙时轲轲。才富不如君，道孤还似我。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勿复问荣枯，冥心无不可。

官 舍

高树换新叶，阴阴覆地隅。何言太守宅，有似幽人居。太守卧其下，闲慵两有馀。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是日晚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

吾 雏

吾雏字阿罗，阿罗才七龄。嗟吾不才子，怜汝无弟兄！抚养虽骄呆，性职颇聪明，学母画眉样，效吾咏诗声。我齿今欲堕，汝齿昨始生；我头发尽落，汝顶髻初成。老幼不相

待，父衰汝孩婴。缅想古人心，兹爱亦不轻。蔡邕念文姬，于公叹缁紫。敢求得汝力，但未忘父情。

题小桥前新竹招客

雁齿小虹桥，垂檐低白屋。桥前何所有？苒苒新生竹。皮开拆褐锦，节露抽青玉。筠翠如可餐，粉霜不忍触。闲吟声未已，幽玩心难足。管领好风烟，轻欺凡草木。谁能有月夜，伴我林中宿？为君倾一杯，狂歌《竹枝曲》。

病中逢秋，招客夜酌

不见诗酒客，卧来半月馀。合和新药草，寻检旧方书。晚霁烟景度，早凉窗户虚。雪（坐）〔生〕衰鬓久，秋入病心初。卧簟蕲竹冷，风襟邛葛疏。夜来身校健，小饮复何如？

食 饱

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

严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东南楼，因名清辉，未立标榜，征归郎署。予既到郡，性爱楼居，宴游其间，颇有幽致。聊成十韵，兼戏寄严

严郎制兹楼，立名曰清辉。未及署花榜，遽征还粉闱。去来三四年，尘土登者稀。今春新太守，扫酒施帘帏。院柳烟婀娜，檐花雪霏微。看山倚前户，待月阐东扉。碧窗戛瑶瑟，朱栏飘舞衣。烧香卷幕坐，风燕双双飞。君作不得住，我来幸因依。始知天地间，灵境有所归。

南亭对酒送春

（碧）〔含〕桃实已落，蔷薇花尚薰。冉冉三月尽。晚莺城上闻。独持一杯酒，南亭送残春。半酣忽长歌，歌中何所云？云我五十馀，未是苦老人。刺史二千石，亦不为贱贫。天下三品官，多老于我身。同年登第者，零落无一分。亲故半为鬼，僮仆多见孙。念此聊自解，逢酒且欢欣。

玩新庭树，因咏所怀

霭霭四月初，新树叶成阴。动摇风景丽，盖覆庭院深。下有无事人，竟日此幽寻。岂唯玩时物，亦可开烦襟。时与道人语，或听诗客吟。度春足芳色，入夜多鸣禽。偶得幽闲

境，遂忘尘俗心。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

仲夏斋戒月

仲夏斋戒月，三旬断腥膻。自觉心骨爽，行起身翩翩。始知绝粒人，四体更轻便。初能脱病患，久必成神仙。御寇驭冷风，赤松游紫烟。常疑此说谬，今乃知其然。我年过半百，气衰神不全。已垂两鬓丝，难补三丹田。但减荤血味，稍结清净缘。脱巾且修养，聊以终天年。

除官去未间

除官去未间，半月恣游讨。朝寻霞外寺，暮宿波上岛。新树少于松，平湖半连草。跻攀有次第，赏玩无昏早。有时骑马醉，兀兀冥天造。穷通与生死，其奈吾怀抱。江山信为美，齿发行将老。在郡诚未厌，归乡去亦好。

三年为刺史 二首

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唯向郡城中，题诗十馀首。惭非《甘棠》咏，岂有思人不？

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菹；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别 萱 桂

使君竟不住，萱桂徒栽种；桂有留人名，萱无忘忧用。不如江畔月，步步来相送。

自余杭归，宿淮口作

为郡已多暇，犹少（勒）〔勤〕吏职。罢郡更安闲，无所劳心力。舟行明月下，夜泊清淮北。岂止吾一身，举家同燕息。三年请禄俸，颇有馀衣食。乃至僮仆间，皆无冻馁色。行行弄云水，步步近乡国。妻子在我前，琴书在我侧。此外吾不知，于焉心自得。

舟中李山人访宿

日暮舟悄悄，烟生水沉沉。何以延宿客？夜酒与秋琴。来客道门侣，来自嵩高岑。轩轩举云貌，豁豁开清襟。得意言语断，入玄滋味深。默然相顾哂，心适而忘心。

洛下卜居

三年典郡归，所得非金帛。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饮啄供稻粱，包裹用茵席。诚

知是劳费，其奈心爱惜。远从馀杭郭，同到洛阳陌。下檐拂云根，开笼展霜翮。贞姿不可杂，高性宜其适。遂就无尘坊，仍求有水宅。东南得幽境，树老寒泉碧。池畔多竹阴，门前少人迹。未请中庶禄，且脱双骖易。买履道宅，价不足，因以两马偿之。岂独为身谋？安吾鹤与石。

洛中偶作

自此后在东都作

五年职翰林，四年莅浔阳。一年巴郡守，半年南宫郎。二年直纶阁，三年刺史堂。凡此十五载，有诗千馀章。境兴周万象，土风备四方。独无洛中作，能不心悵悵！今为春（官）〔宫〕长，始来游此乡。徘徊伊涧上，睥睨嵩山傍。遇物辄一咏，一咏倾一觞。笔下成释憾，卷中同补亡。往往顾自哂，眼昏须鬓苍。不知老将至，独自放诗狂。

赠苏少府

籍甚二十年，今日方款颜。相送嵩洛下，论心杯酒间。河亚懒出入，府寮多闭关。苍发彼此老，白日寻常闲。朝欲携手出，暮思联骑还。何当挈一榼？同宿龙门山。

移家入新宅

移家入新宅，罢郡有馀资。既可避燥湿，复免忧寒饥。疾平未还假，官闲得分司。幸有禄俸在，而无职役羁。清旦盥漱毕，开轩卷帘帟。家人及鸡犬，随我亦熙熙。取兴或寄酒，放情不过诗。何必苦修道，此即是为无。外累信已遣，中怀时有思；有思一何远，默坐低双眉。十载囚窜客，万里征戍儿。春朝锁笼鸟，冬夜支床龟。驿马走四蹄，痛酸无歇期。碓牛封两目，阖闭何人知？谁能脱放去？四散任所之。各得适其性，如吾今日时！

琴

置琴曲机上，慵坐但含情。何烦故挥弄，风弦自有声。

鹤

人各有所好，物固无常宜。谁谓尔能舞，不如闲立时。

自咏

夜镜隐白发，朝酒发红颜。可怜假年少，自笑须臾间。朱砂贱如土，不解烧为丹。玄鬓化为雪，未闻休得官。咄哉个丈夫，心性何堕顽？但遇诗与酒，便忘寝与餐。高声发一吟，似得诗中仙。引满饮一盞，尽忘身外缘。昔有醉先生，席地而幕天。于今居处在，许我当中眠。眠罢又一酌，酌罢又一篇。回面顾妻子，生计方落然。诚知此事非，又过知非

年；岂不欲自改，改即心不安。且向安处去，其馀皆老闲。

林下闲步，寄皇甫庶子

扶杖起病初，策马立未任。既懒出门去，亦无客来寻。以此遂成闲，闲步绕园林。天晓烟景淡，树寒鸟雀深。一酌池上酒，数声竹间吟。寄言东曹长，当知幽独心。

晏 起

鸟鸣庭树上，日照屋檐时。老去慵转极，寒来起尤迟。厚薄被适性，高低枕得宜。神安体稳暖，此味何人知？睡足仰头坐，兀然无所思。如未凿七窍，若都遗四肢。缅想长安客，早朝霜满衣。彼此各自适，不知谁是非？

池 畔 二首

结构池西廊，疏理池东树。此意人不知，欲为待月处。

持刀间密竹，竹少风来多。此意人不会，欲令池有波。

春葺新居

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彼皆非吾土，栽种尚忘疲；况兹是我宅，葺艺固其宜。平旦领仆使，乘春亲指挥：移花夹暖室，洗竹覆寒池。池水变绿色，池芳动清辉。寻芳弄水坐，尽日心熙熙。一物苟可适，万缘都若遗。设如宅门外，有事吾不知。

赠 言

捧簏献千金，彼金何足道；临觞赠一言，此言真可宝。流光我已晚，适意君不早。况君春风面，柔促如芳草。二十方长成，三十向衰老。镜中桃李色，不得十年好。胡为坐脉脉，不肯倾怀抱？

泛 春 池

白 湘渚曲，绿 剡溪口；各在天一涯，信美非吾有。何如此庭内，水竹交左右。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亩。泓澄动阶砌，淡泞映户牖。蛇皮细有（文）[纹]，镜面清无垢。主人过桥来，双童扶一叟。恐污清（冷）[冷]波，尘缨先抖擞。波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或绕蒲浦前，或泊桃岛后。未拨落杯花，低冲拂面柳。半酣迷所在，倚榜兀回首。不知此何处，复是人寰否？谁知始疏凿，几主相传受？杨家去云远，田氏将非久。天与爱水人，终焉落吾手。

卷九

感伤一 古调诗五言 五十五首

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

前年题名处，今日看花来。一作芸香吏，三见牡丹开。岂独花堪惜，方知老暗催。何况寻花伴，东都去未回。诟知红芳侧，春尽思悠哉！

伤杨弘贞

颜子昔知命，仲尼惜其贤。杨生亦好学，不幸今复然。谁识天地意，独与龟鹤年？

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

夏闰秋候早，七月风骚骚。渭川烟景晚，骊山宫殿高。丹殿子司谏，赤县我徒劳。相去半日程，不得同游遨。到官来十日，览镜生二毛。可怜趋走吏，尘土满青袍。邮亭拥两驿，簿书堆六曹。为问纲纪掾，何必使铅刀？

新栽竹

佐邑意不适，闭门秋草生。何以娱野性？种竹百馀茎。见此阶上色，忆得山中情。有时公事暇，尽日绕栏行。勿言根未固，勿言阴未成。已觉庭宇内，稍稍有馀清。最爱近窗卧，秋风枝有声。

秋霖中（遇）〔过〕尹纵之仙游山居

惨惨八月暮，连连三日霖。邑居尚愁寂，况乃在山林。林下有志士，苦学惜光阴。岁晚千万虑，并入方寸心。岩鸟共旅宿，草虫伴愁吟。秋天床席冷，雨夜灯火深。怜君寂寞意，携酒一相寻。

寄江南兄弟

分散骨肉恋，趋驰名利牵。一奔尘埃马，一泛风波船。忽忆分首时，惘默秋风前。别来朝复夕，积日成七年。花落城中地，春深江上天。登楼东南望，鸟灭烟苍然。相去复几许？道里近三千。平地犹难见，况乃隔山川！

曲江早秋 二年作

秋波红蓼水，夕照青芜岸。独信马蹄行，曲江池四畔。早凉晴后至，残暑冥来散。方喜炎燠销，复嗟时节换。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人寿七十稀，七十新过半。且当对酒笑，勿起临风叹。

寄题盩厔屋前双松 两松自仙游山移植县厅

忆昨为吏日，折腰多苦辛。归家不自适，无计慰心神。手栽两树松，聊以当嘉宾。乘春日一往，生意渐欣欣。清韵度秋在，绿茸随日新。始怜涧底色，不忆城中春。有时昼掩关，双影对一身。尽日不寂寞，意中如三人。忽奉宣室诏，征为文苑臣。闲来一惆怅，长似别交亲。早知烟翠前，攀玩不逡巡。悔从白云里，移尔落嚣尘！

翰林院中感秋怀王质夫 王居仙游山

何处感时节？新蝉禁中闻。宫槐有秋意，风夕花纷纷。寄迹鸳鹭行，归心鸥鹤群。唯有王居士，知予忆白云。何日仙游寺，潭前秋见君？

禁中月

海上明月出，禁中清夜长。东南楼殿白，稍稍上官墙。净落金塘水，明浮玉砌霜。不比人间见，尘土污清光。

赠卖松者

一束苍苍色，知从涧底来。斫掘经几日？枝叶满尘埃。不买非他意，城中无地栽。

初见白发

白发生一茎，朝来明镜里。勿言一茎少，满头从此始。青山方远别，黄绶初从仕。未料容鬓间，蹉跎忽如此！

别元九后咏所怀

零落桐叶雨，萧条槿花风。悠悠早秋意，生此幽闲中。况与故人别，中怀正无惊。勿云不相送，心到青门东。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

禁中秋宿

风翻朱里幕，雨冷通中枕。耿耿背斜灯，秋床一人寝。

早秋曲江感怀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子。朱颜自销歇，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青芜与红蓼，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寄元九

身为近密拘，心为名检缚。月夜与花时，少逢杯酒乐。唯有元夫子，闲来同一酌。把手或酣歌，展眉时笑谑。今春除御史，前月之东洛。别来未开颜，尘埃满樽杓。蕙风晚香尽，槐雨馀花落。秋意一萧条，离容两寂寞。况随白日老，共负青山约。谁识相念心？鞦鹰与笼鹤。

春暮寄元九

梨花结成实，燕卵化为雏。时物又若此，道情复何如？但觉日月促，不嗟年岁徂。浮生都是梦，老少亦何殊？唯与故人别，江陵初谪居。时时一相见，此意未全除。

早梳头

夜沐早梳头，窗明秋镜晓。飒然握中发，一沐知一少。年事渐蹉跎，世缘方缴绕。不学空门法，老病何由了。未得无生心，白头亦为夭。

出关路

山川函谷路，尘土游子颜。萧条去国意，秋风生故关。

别舍弟后月夜

悄悄初别夜，去住两盘桓。行子孤灯店，居人明月轩。平生共贫苦，未必日成欢。及

此暂为别，怀抱已忧烦。况是庭叶尽，复思山路寒。如何为不念？马瘦衣裳单！

新丰路逢故人

尘土长路晚，风烟废宫秋。相逢立马语，尽日此桥头。知君不得意，郁郁来西游。惆怅新丰店，何人识马周？

金銮子晬日

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生来始周岁，学坐未能言。惭非达者怀，未免俗情怜。从此累身外，徒云慰目前。若无天折患，则有婚嫁牵。使我归山计，应迟十五年。

青龙寺早夏

尘埃经小雨，地高倚长坡。日西寺门外，景气含清和。闲有老僧立，静无凡客过。残莺意思尽，新叶阴凉多。春去未几日，夏云忽嵯峨。朝朝感时节，年鬓暗蹉跎。胡为恋朝市，不去归烟萝？青山寸步地，自问心如何？

秋题牡丹丛

晚丛白露夕，衰叶凉风朝。红艳久已歇，碧芳今亦销。幽人坐相对，心事共萧条。

劝酒寄元九

薤叶有朝露，槿枝无宿花。君今亦如此，促促生有涯。既不逐禅僧，林下学楞伽；又不随道士，山中炼丹砂。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何不饮美酒？胡然自悲嗟！俗号销忧药，神速无以加。一杯驱世虑，两杯反天和。三杯即酩酊，或笑任狂歌。陶陶复兀兀，吾孰知其他？况在名利途，平生有风波。深心藏陷阱，巧言织网罗。举目非不见，不醉欲如何？

曲江感秋 五年作

沙草新雨地，岸柳凉风枝。三年感秋意，并在曲江池。早蝉已嘹唳，晚荷复难披。前秋去秋思，一一生此时。昔人三十二，秋兴已云悲；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岁月不虚设，此身随日衰。暗老不自觉，直到鬓成丝。

酬张太祝晚秋卧病见寄

高才淹礼寺，短羽翔禁林。西街居处远，北阙官曹深。君病不来访，我忙难往寻。差

池终日别，寥落经年心。露湿绿芜地，月寒红树阴。况兹独愁夕，闻彼相思吟。上叹言笑阻，下嗟时岁侵。容衰晓窗镜，思苦秋弦琴。一章锦绣段，八韵琼瑶音。何以报珍重？惭无双南金！

立秋日曲江忆元九

下马柳阴下，独上堤上行。故人千万里，新蝉三两声。城中曲江水，江上江陵城。两地新秋思，应同此日情。

早朝贺雪，寄陈山人

长安盈尺雪，早朝贺君喜。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待漏五门外，候对三殿里。须鬓冻生冰，衣裳冷如水。忽思仙游谷，暗谢陈居士。暖覆褐裘眠，日高应未起。

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至，兼寄《桐花诗》。怅然感怀，因以此寄

元九初谪江陵

永寿寺中语，新昌坊北分。归来数行泪，悲事不悲君。悠悠蓝田路，自〔云〕〔去〕无消息。计君食宿程，已过商山北。昨夜云四散，千里同月色。晓来梦见君，应是君相忆。梦中握君手，问君意何如？君言苦相忆，无人可寄书。觉来未及说，叩门声冬冬。言是商州使，送君书一封。枕上忽惊起，颠倒著衣裳。开缄见手扎，一纸十三行。上论迁谪心，下说离别肠。心肠都未尽，不暇叙炎凉。云作此书夜，夜宿商州东。独对孤灯坐，阳城山馆中。夜深作书毕，山月向西斜。月前何所有？一树紫桐花。桐花半落时，复道正相思。殷勤书背后，兼寄《桐花诗》。《桐花诗》八韵，思绪一何深！以我今朝意，忆君此夜心。一章三遍读，一句十回吟。珍重八十字，字字化为金。

和元九悼往

感旧蚊帟作

美人别君去，自去无处寻。旧物零落尽，此情安可任？唯有缣纱幌，尘埃日夜侵。馨香与颜色，不似旧时深。透影灯耿耿，笼光月沉沉。中有孤眠客，秋凉生夜衾。旧宅牡丹院，新坟松柏林。梦中咸阳泪，觉后江陵心。含此隔年恨，发为中夜吟。无论君自感，闻者欲沾襟。

重到渭上旧居

旧居清渭曲，开门当蔡渡。十年方一还，几欲迷归路。追思昔日行，感伤故游处。插柳作高林，种桃成老树。因惊成人者，尽是旧童孺。试问旧老人，半为绕村墓！浮生同过客，前后递来去。白日如弄珠，出没光不住。人物日改变，举目悲所遇。回念念我身，安

得不衰暮？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唯有山门外，三峰色如故。

白 发

白发知时节，暗与我有期。今朝日阳里，梳落数茎丝。家人不惯见，悯默为我悲。我云何足怪，此意尔不知。凡人年三十，外壮中已衰。但思寝食味，已减二十时。况我今四十，本来形貌羸。书魔昏两眼，酒病（况）〔沉〕四肢。亲爱日零落，在者仍别离。身心久如此，白发生已迟。由来生老死，三病长相随；除却念无生，人间无药治。

秋 日

池残寥落水，窗下悠扬日。袅袅秋风多，槐花半成实。下有独立人，年来四十一。

将之饶州，江浦夜泊

明月满深浦，愁人卧孤舟。烦冤寝不得，夏夜长于秋。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光阴坐迟暮，乡国行阻修。身病向鄱阳，家贫寄徐州。前事与后事，岂堪心并忧？忧来起长望，但见江水流。云树蔼苍苍，烟波淡悠悠。故园迷处所，一念堪白头。

思 归 时初为校书郎

养无晨昏膳，隐无伏腊资。遂求及亲禄，偃俛来京师。薄俸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积温席恋，春违采兰期。夏至一阴生，稍稍夕漏迟。块然抱愁者，夜长独先知。悠悠乡关路，梦去身不随。坐惜时节变，蝉鸣槐花枝。

冀城北原作

野色何莽苍去声？秋声亦萧疏。风吹黄埃起，落日驱征车。何代此开国？封疆百里馀。古今不相待，朝市无常居。昔人城邑中，今变为丘墟；昔人墓田中，今化为里闾。废兴相催迫，日月互居诸。世变无遗风，焉能知其初？行人千载后，怀古空踟躇！

客路感秋，寄明准上人

日暮天地冷，雨霁山河清。长风从西来，草木凝秋声。已感岁倏忽，复伤物凋零。孰能不惨凄？天时牵人情。借问空门子，何法易修行？使我忘得心，不教烦恼生。

游襄阳怀孟浩然

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清

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馀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

秋暮西归途中书情

耿耿旅灯下，愁多常少眠。思乡贵早发，发在鸡鸣前。九月草木落，平芜连远山。秋阴和曙色，万木苍苍然。去秋偶东游，今秋始西旋。马瘦衣裳破，别家来二年。忆归复愁归，归无一囊钱。心虽非兰膏，安得不自然！

秋 怀

月出照北堂，光华满阶墀。凉风从西至，草木日夜衰。桐柳减绿阴，蕙兰销碧滋。感物私自念，我心亦如之。安得长少壮，盛衰迫天时。人生如石火，为乐常苦迟。

别杨颖士、卢克柔、殷尧藩

倦鸟暮归林，浮云晴归山；独有行路子，悠悠不知还。人生苦营营，终日群动间；所务虽不同，同归于不闲。扁舟来楚乡，匹马往秦关。离忧绕心曲，宛转如循环。且持一杯酒，聊以开愁颜。

题赠定光上人

二十身出家，四十心离尘。得径入大道，乘此不退轮。一坐十五年，林下秋复春。春花与秋气，不感无情人。我来如有悟，潜以心照身。误落闻见中，忧喜伤形神。安得遗耳目？冥然反天真。

祗役骆口驿，喜萧侍御书至， 兼睹新诗，吟讽通宵，因寄八韵

时为盩厔尉

日暮心无悛，吏役正营营。忽惊芳信至，复与新诗并。是时天无云，山馆有月明。月下读数遍，风前吟一声。一吟三四叹，声尽有馀清。雅哉君子文，咏性不咏情。使我灵府中，鄙吝不得生。始知听《韶》《濩》，可使心和平。

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

低腰复敛手，心体不遑安。一落风尘下，方知为吏难。公事与日长，宦情随岁阑。惆怅青袍袖，芸香无半残。赖有李夫子，此怀聊自宽。两心如止水，彼此无波澜。往往簿书暇，相劝强为欢。白马晓蹋雪，淥觴春暖寒。恋月夜同宿，爱山晴共看。野性自相近，不是为同官。

留 别

秋凉卷朝簟，春暖撤夜衾。虽是无情物，欲别尚沉吟。况与有情别，别随情浅深。二年欢笑意，一旦东西心。独留诚可念，同行力不任。前事讵能料，后期谅难寻。唯有潺湲泪，不惜共沾衿！

晓 别

晓鼓声已半，离筵坐难久。请君断肠歌，送我和泪酒。月落欲明前，马嘶初别后。浩浩暗尘中，何由见回首？

北 园

北园东风起，杂花次第开，心知须臾落，一日三四来。花下岂无酒，欲酌复迟回。所思眇千里，谁劝我一杯？

惜栒李花 花细而繁，色艳而黯，亦花中之有思者。速衰易落，故惜之耳

树小花鲜妍，香繁条软弱。高低二三尺，重叠千万萼。朝艳蔼霏霏，夕凋纷漠漠。辞枝朱粉细，覆地红绡薄。由来好颜色，尝苦易销烁。不见葭荡花，狂风吹不落。

照 镜

皎皎青铜镜，斑斑白丝鬓。岂复更藏年，实年君不信。

新 秋

西风飘一叶，庭前飒已凉。风池明月水，衰莲白露房。其奈江南夜，绵绵自此长。

夜 雨

早蛩啼复歇，残灯灭又明。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

秋江送客

秋鸿次第过，哀猿朝夕闻。是日孤舟客，此地亦离群。蒙蒙润衣雨，漠漠冒帆云。不醉浔阳酒，烟波愁杀人。

感逝寄远

寄通州元侍御、果州崔员外、澧州李舍人、凤州李郎中

昨日闻甲死，今朝闻乙死。知识三分中，二分化为鬼。逝者不复见，悲哉长已矣！存者今如何？去我皆万里。平生知心者，屈指能有几？通果澧凤州，眇然四君子。相思俱老大，浮世如流水。应叹旧交游，凋零（一）〔日〕如此。何当一杯酒？开眼笑相视！

秋 月

夜初色苍然，夜深光浩然，稍转西廊下，渐满南窗前。况是绿芜地，复兹清露天。落叶声策策，惊鸟影翩翩。栖禽尚不稳，愁人安可眠？

卷十

感伤二 古调五言 七十八首

朱陈村

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馀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纷纷。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我生礼义乡，少小〔苦〕〔孤〕且贫；徒学辨是非，只自取辛勤。世法贵名教，士人重官婚。以此自桎梏，信为大谬人。十岁解读书，十五能属文。二十举秀才，三十为谏臣。下有妻子累，上有君亲恩。承家与事国，望此不肖身。忆昨旅游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亲。平生终日别，逝者隔年闻。朝忧卧至暮，夕哭坐达晨。悲火烧心曲，愁霜侵鬓根。一生苦如此，长羡陈村民！

读邓鲂诗

尘架多文集，偶取一卷披。未及看姓名，疑是陶潜诗。看名知是君，恻恻令我悲。诗人多蹇厄，近日诚有之。京兆杜子美，犹得一拾遗。襄阳孟浩然，亦闻鬓成丝。嗟君两不如，三十在布衣。擢第禄不及，新婚妻未归。少年无疾患，溘死于路歧。天不与爵寿，唯与好文词。此理勿复道，巧历不能推。

寄元九 自此后在渭村作

晨鸡才发声，夕雀俄敛翼。昼夜往复来，疾如出入息。非徒改年貌，渐觉无心力。自念因念君，俱为老所逼。君年虽校少，憔悴谪南国。三年不放归，炎瘴销颜色。山无杀草雪，水有含沙蜮。健否远不知，书多隔年得。愿君少愁苦，我亦加餐食。各保金石躯，以慰长相忆。

秋 夕

叶声落如雨，月色白似霜。夜深方独卧，谁为拂尘床？

夜 雨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

秋 霁

金火不相待，炎凉雨中变。林晴有残蝉，巢冷无留燕。沉吟卷长簟，恻怆收团扇。向夕稍无泥，闲步青苔院。月出砧杵动，家家捣秋练。独对多病妻，不能理针线。冬衣殊未制，夏服行将绽。何以迎早秋？一杯聊自劝。

叹 老 三首

晨兴照清镜，形影两寂寞。少年辞我去，白发随梳落。万化成于渐，渐衰看不觉。但恐镜中颜，今朝老于昨。人年少满百，不得长欢乐。谁会天地心，千龄与龟鹤。吾闻善医者，今古称扁鹊。万病皆可治，唯无治老药。

我有一握发，梳理何稠直！昔似玄云光，如今素丝色。匣中有旧镜，欲照先叹息。自从头白来，不欲明磨拭。鸦头与鹤颈，至老长如墨；独有人鬓毛，不得终身黑。

前年种桃核，今岁成花树。去岁新婴儿，今年已学步。但惊物成长，不觉身衰暮。去矣欲何如？少年留不住！因书今日意，遍寄诸亲故：壮岁不欢娱，长年当悔悟。

送兄弟回雪夜

日晦云气黄，东北风切切。时从村南还，新与兄弟别。离襟泪犹湿，回马嘶未歇。欲归一室坐，天阴多无月。夜长火消尽，岁暮雨凝结。寂寞满炉灰，飘冷上阶雪。对雪画寒灰，残灯明复灭。灰死如我心，雪白如我发。所遇皆如此，顷刻堪愁绝。回念入坐忘，转忧作禅悦。平生洗心法，正为今宵设。

溪中早春

南山雪未尽，阴岭留残白。西涧冰已销，春溜含新碧。东风来几日，蛰动萌草拆。潜

知阳和功，一日不虚掷。爱此天气暖，来拂溪边石。一坐欲忘归，暮禽声啧啧。蓬蒿隔桑枣，隐映烟火夕。归来问夜餐，家人烹荠麦。

同友人寻涧花

闻有涧底花，赏得村中酒。与君来校迟，已逢摇落后。临觞有遗恨，怅望空溪口。记取花发时，期君重携手。我生日日老，春色年年有。且作来岁期，不知身健否？

登村东古冢

高低古时冢，上有牛羊道。独立最高头，悠哉此怀抱！回头向村望，但见荒田草。村人不爱花，多种粟与枣。自来此村住，不觉风光好。花少莺亦稀，年年春暗老。

梦裴相公

五年生死隔，一夕梦魂通。梦中如往日，同直金銮宫。仿佛金紫色，分明冰玉容。勤勤相眷意，亦与平生同。既寤知是梦，惘然情未终。追想当时事，何殊昨夜中？自我学心法，万缘成一空。今朝为君子，流涕一沾胸。

昼 寝

坐整白单衣，起穿黄草屣。朝餐盥漱毕，徐下阶前步。暑风微变候，昼刻渐加数。院静地阴阴，鸟鸣新叶树。独行还独卧，夏景殊未暮。不作午时眠，日长安可度？

别行简

时行简辟卢坦剑南东川府

漠漠病眼花，星星愁鬓雪。筋骸已衰惫，形影仍分诀。梓州二千里，剑门五六月。岂是远行时？火云烧栈热。何言巾上泪，乃是肠中血。念此早归来，莫作经年别！

观 儿 戏

韶龀七八岁，绮纨三四儿；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堂上长年客，鬓间新有丝；一看竹马戏，每忆童呆时。童呆饶戏乐，老大多忧悲。静念彼与此，不知谁是痴？

叹 常 生

西村常氏子，卧疾不须臾；前旬犹访我，今日忽云殂。时我病多暇，与之同野居。园林青蔼蔼，相去数里馀。村邻无好客，所遇唯农夫。之子何如者，往还犹胜无。于今亦已矣，可为一长吁！

寄元九

一病经四年，亲朋书信断。穷通合易交，自笑知何晚！元君在荆楚，去日唯云远。彼独是何人？心如石不转。忧我贫病身，书来唯劝勉：上言少愁苦，下道加餐饭。怜君为谪吏，穷薄家贫徧；三寄衣食资，数盈二十万。岂是贪衣食？感君心缱绻！念我口中食，分君身上暖。不因身病久，不因命多蹇；平生亲友心，岂得知深浅？

以镜赠别

人言似明月，我道胜明月。明月非不明，一年十二缺。岂如玉匣里，如水长澄澈。月破天暗时，圆明独不歇。我惭貌丑老，绕鬓斑斑雪；不如赠少年，回照青丝发。因君千里去，持此将为别。

城上对月，期友人不至

古人惜昼短，劝令秉烛游。况此迢迢夜，明月满西楼。复有盈樽酒，置在城上头。期君君不至，人月两悠悠。照水烟波白，照人肌发秋。清光正如此，不醉即须愁。

念金銮子 二首

衰病四十身，娇痴三岁女；非男犹胜无，慰情时一抚。一朝舍我去，魂影无处所！况念天化时，呕哑初学语。始知骨肉爱，乃是忧悲聚。唯思未有前，以理遣伤苦。忘怀日已久，三度移寒暑。今日一伤心，因逢旧乳母。

又

与尔为父子，八十有六旬；忽然又不见，迹来三四春。形质本非实，气聚偶成身。恩爱元是妄，缘合暂为亲。念兹庶有悟，聊用遣悲辛。惭将理自夺，不是忘情人。

对酒

人生一百岁，通计三万日。何况百岁人，人间百无一。贤愚共零落，贵贱同埋没。东岱前后魂，北邙新旧骨。复闻药误者，为爱延年术；又有忧死者，为贪政事笔。药误不得老，忧死非因疾。谁言人最灵？知得不知失。何如会亲友，饮此杯中物？能沃烦虑销，能陶真性出。所以刘阮辈，终年醉兀兀。

渭村雨归

渭水寒渐落，离离蒲稗苗。闲旁沙边立，看人刈芨苢。近水风景冷，晴明犹寂寥。复

兹夕阴起，野思重萧条。萧条独归路，暮雨湿村桥。

谕 怀

黑头日已白，白面日已黑。人生未死间，变化何终极？常言在己者，莫若形与色。一朝改变来，止遏不能得。况彼身外事，悠悠通与塞！

喜友至留宿

村中少宾客，柴门多不开。忽闻车马至，云是故人来。况值风雨夕，愁心正悠哉。愿君且同宿，尽此手中杯。人生开口笑，百年都几回？

西原晚望

花菊引闲行，行上西原路。原上晚无人，因高聊四顾。南阡有烟火，北陌连墟墓。村邻何萧疏，近者犹百步。吾庐在其下，寂寞风日暮。门外转枯蓬，篱根伏寒兔。故园汴水上，离乱不堪去。近岁始移家，飘然此村住。新屋五六间，古槐八九树：便是衰病身，此生终老处。

感 镜

美人与我别，留镜在匣中。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经年不开匣，红埃覆青铜。今朝一拂拭，自照憔悴容。照罢重惆怅，背有双盘龙。

村居卧病 三首

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夏木才结阴，秋兰已含露。前日巢中卵，化作雏飞去；昨日穴中虫，蜕为蝉上树。四时未常歇，一物不暂住。唯有病客心，沉然独如故。

又

新秋久病客，起步村南道。尽日不逢人，虫声遍荒草。西风吹白露，野绿秋仍早。草木犹未伤，先伤我怀抱。朱颜与玄鬓，强健几时好？况为忧病侵，不得依年老。

又

种黍三十亩，雨来苗渐大。种韭二十畦，秋来欲堪刈。望黍作冬酒，留韭为春菜；荒村百物无，待此养衰瘵。葺庐备阴雨，补褐防寒岁。病身知几时，且作明年计。

沐浴

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今朝一澡濯，衰瘦颇有馀。老色头鬓白，病形支体虚。衣宽有剩带，发少不胜梳。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四十已如此，七十复何如？

栽松 二首

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移。苍然涧底色，云湿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长成君性迟。如何过四十，种此数寸枝？得见成阴否？人生七十稀！

爱君抱晚节，怜君含直文。欲得朝朝见，阶前故种君。知君死则已，不死会凌云。

病中友人相访

卧久不记日，南窗昏复昏。萧条草檐下，寒雀朝夕闻。强扶床前杖，起向庭中行。偶逢故人至，便当一逢迎。移榻就斜日，披裘倚前楹。闲谈胜服药，稍觉有心情。

自 觉 二首

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前岁二毛生，今年一齿落。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夜寝与朝餐，其间味亦薄。同岁崔舍人，容光方灼灼。始知年与貌，衰盛随忧乐。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

又

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安用身独存？几许平生欢，无限骨肉恩；结为肠间痛，聚作鼻头辛。悲来四支缓，泣尽双眸昏。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斗薨垢秽衣，度脱生死轮。胡为恋此苦，不去犹逡巡？回念发弘愿，愿此见在身。但受过去报，不结将来因。誓以智（惠）〔慧〕水，永洗烦恼尘。不将恩爱子，更种忧悲根。

雨夜有念

以道治心气，终岁得晏然。何乃戚戚意，忽来风雨天？既非慕荣显，又不恤饥寒。胡为悄不乐，抱膝残灯前？形影暗相问，心默对以言。骨肉能几人？各在天一端。吾兄寄宿州，吾弟客东川。南北五千里，我身在中间。欲去病未能，欲住心不安。有如波上舟，此缚而彼牵。自我向道来，于今六七年。炼成不二性，销尽千万缘。唯有恩爱火，往往犹熬煎。岂是药无效？病多难尽蠲！

寄杨六

杨摄万年县尉，予为赞善大夫

青宫官冷静，赤县事繁剧；一闲复一忙，动作经时隔。清觞久废酌，白日顿虚掷。念此忽踟蹰，悄然心不适。岂无旧交结？久别成迁易；亦有新往还，相见多形迹。唯君与我分，坚久如金石。何况老大来，人情重姻戚。会稀岁月急，此事真可惜！几回开口笑，便到髭须白。公门苦鞅掌，昼日无闲隙。犹冀乘暇来，静言同一夕。

送春

三月三十日，春归日复暮。惆怅问春风，明朝应不住。送春曲江上，眷眷东西顾，但见扑水花，纷纷不知数。人生似行客，两足无停步；日日进前程，前程几多路？兵刀与水火，尽可违之去；唯有老到来，人间无避处！感时良为已，独倚池南树。今日送春心，心如别亲故。

哭李三

去年渭水曲，秋时访我来。今年常乐里，春日哭君回。哭君仰问天，天意安在哉？若必夺其寿，何如不与才？落然身后事，妻病女婴孩。

别李十一后重寄

自此后江州路上作

秋日正萧条，驱车出蓬荜。回望青门道，目极心郁郁。岂独恋乡土，非关慕簪绂，所愧别李君，平生同道术。俱承金马诏，联秉谏臣笔。共上青云梯，中途一相失。江湖我方往，朝庭君不出。蕙带与华簪，相逢是何日？

初出蓝田路作

停骖问前路，路在秋云里。苍苍县南道，去途从此始。绝顶忽盘上。众山皆下视。下视千万峰，峰头如浪起。朝经韩公坂，夕次蓝桥水。浥阳仅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烦马蹄跂，劳苦已如此！

仙娥峰下作

我为东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无数峰，最爱仙娥好。参差树若插，匳匳云如抱。渴望寒玉泉，香闻紫芝草。青崖屏削碧，白石床铺缟。向无如此物，安足留四皓？感彼私自问，归山何不早？可能尘土中，还随众人老！

微雨夜行

漠漠秋云起，稍稍夜寒生。但觉衣裳湿，无点亦无声。

再到襄阳访问旧居

昔到襄阳日，髭髯初有髭。今过襄阳日，髭鬓半成丝。旧游都似梦，乍到忽如归。东郭蓬蒿宅，荒凉今属谁？故知多零落，閤井亦迁移。独有秋江水，烟波似旧时。

寄微之 三首

江州望通州，天涯与地末。有山万丈高，有江千里阔。间之以云雾，飞鸟不可越。谁知千古险，为我二人设。通州君初到，郁郁愁如结。江州我方去，迢迢行未歇。道路日乖隔，音信日断绝。因风欲寄语，地远声不彻。生当复相逢，死当从此别！

又

君游襄阳日，我在长安住。今君在通州，我过襄阳去。襄阳九里郭，楼雉连云树。顾此稍依依，是君旧游处。苍茫蒹葭水，中有浔阳路。此去更相思，江西少亲故。

又

去国日已远，喜逢物似人。如何含此意，江上坐思君。有如河岳气，相合方氛氲。狂风吹中绝，两处成孤云。风回终有时，云合岂无因？努力各自爱，穷通我尔身。

舟中雨夜

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船中有病客，左降向江州！

夜闻歌者 宿鄂州

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

江楼闻砧 江州作

江人授衣晚，十月始闻砧。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

宿东林寺

经窗灯焰短，僧炉火气深。索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

忆洛下故园

时淮、汝寇戎未灭

浔阳迁谪地，洛阳离乱年。烟尘三川上，炎瘴九江边。乡心坐如此，秋风仍飒然。

赠别崔五

朝送南去客，暮迎北来宾。孰云当大路？少遇心所亲。劳者念息肩，热者思濯身。何如愁独日，忽见平生人。平生已不浅，是日重殷勤。问君何处来？及此江亭春。江天春多阴，夜月隔重云。移樽树间饮，灯照花纷纷。一会不易得，馀事何足云。明朝又分手，今夕且欢忻。

春晚寄微之

三月江水阔，悠悠桃花波。年芳与心事，此地共蹉跎。南国方谴谪，中原正兵戈。眼前故人少，头上白发多。通州更迢递，春尽复如何？

渐老

今朝复明日，不觉年齿暮。白发逐梳落，朱颜辞镜去。当春颇愁寂，对酒寡欢趣。遇境多怆辛，逢人少旧故。形质属天地，推迁从不住。所怪少年心，销磨落何处？

送幼史

淮右寇未散，江西岁再徂。故里干戈地，行人风雪途。此时与尔别，江畔立踟蹰。

夜雪

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寄行简

郁郁眉多敛，默默口寡言。岂是愿如此，举目谁与欢！去春尔西征，从事巴蜀间。今春我南谪，抱疾江海壖。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

首 夏

孟夏百物滋，动植一时好。麋鹿乐深林，虫蛇喜丰草。翔禽爱密叶，游鳞悦新藻。天和遗漏处，而我独枯槁。一身在天末，骨肉皆远道。旧国无来人，寇戎尘浩浩。沉忧竟何益？只自劳怀抱。不如放身心，冥然任天造。浔阳多美酒，可使杯不燥。湓鱼贱如泥，烹炙无昏早。朝饭山下寺，暮醉湖中岛。何必归故乡？兹焉可终老！

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

啧啧雀引雏，（稍稍）〔稍稍〕笋成竹。时物感人情，忆我故乡曲。故园渭水上，十载事樵牧。手种榆柳成，阴阴覆墙屋。免隐豆苗大，鸟鸣桑椹熟。前年当此时，与尔同游瞩。诗书课弟侄，农圃资僮仆。日暮麦登场，天晴蚕拆簇。弄泉南涧坐，待月东亭宿。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一朝忽分散，万里仍羁束。井耐思返泉，笼莺悔出谷。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泥秧水畦稻，灰种畚田粟。已讶殊岁时，仍嗟异风俗。闲登郡楼望，日落江山绿。归雁拂乡心，平湖断人目。殊方我漂泊，旧里君幽独。何时同一瓢？饮水心亦足。

早 蝉

六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石楠深叶里，薄暮两三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情。西风殊未起，秋思先秋生。忆昔在东掖，宫槐花下听。今朝无限思，云树绕湓城。

感 情

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因思赠时语，特用结终始。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自吾谪江郡，漂荡三千里。为感长情人，提携同到此。今朝一惆怅，反覆看未已。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可嗟复可惜，锦表绣为里。况经梅雨来，色黯花草死。

南湖晚秋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手攀青枫树，足踏黄芦草。惨淡老容颜，冷落秋怀抱。有兄在淮楚，有弟在蜀道。万里何时来？烟波白浩浩。

郡厅有树，晚荣早凋，人不识名，因题其上

浔阳郡厅后，有树不知名。秋先梧桐落，春后桃李荣。五月始萌动，八月已凋零。左右皆松桂，四时郁青青。岂量雨露恩，沾濡不均平。荣枯各有分，天地本无情。顾我本相

类，早衰向晚成。形骸少多病，三十不丰盈。毛鬓早改变，四十白髭生。谁教两萧索？相对此江城！

感秋怀微之

叶下湖又波，秋风此时至。谁知濩落心，先纳萧条气。推迁感流岁，漂泊思同志。昔为烟霄侣，今作泥涂吏。白鸥毛羽弱，青凤文章异；各闭一笼中，岁晚同憔悴。

困沐感发，寄朗上人 二首

年长身转慵，百年无所欲，乃至头上发，经年方一沐。沐稀发苦落，一沐仍半秃。短鬓经霜蓬，老面辞春木。强年过犹近，衰相来何速！应是烦恼多，心焦血不足。

又

渐少不满把，渐短不盈尺。况兹短少中，日夜落复白。既无神仙术，何除老死籍？只有解脱门，能度衰苦厄。掩镜望东寺，降心谢禅客。衰白何足言？剃落犹不惜！

早 蝉

月出先照山，风生先动水；亦如早蝉声，先入闲人耳。一闻愁意结，再听乡心起。滑上村蝉声，先听浑相似。衡门有谁听？日暮槐花里。

苦热喜凉

经时苦炎暑，心体但烦倦。白日一何长，清秋不可见。岁功成者去，天数极则变。潜如寒燠间，迁次如乘传。火云忽朝敛，金风俄夕扇。枕簟遂清凉，筋骸稍轻健。因思望月侣，好卜迎秋宴。经夜无客来，引怀还自劝。

早秋晚望，兼呈韦侍〔御〕

九派绕孤城，城高生远思。人烟半在船，野水多于地。穿霞日脚直，驱雁风头利。去国来几时？江上秋三至。夫君亦沦落，此地同飘寄。悯默向隅心，摧颓触笼翅。且谋眼前计，莫问胸中事。浔阳酒甚浓，相劝时时醉。

司 马 宅

雨径绿芜合，霜园红叶多。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唯对大江水，秋风朝夕波。

司马厅独宿

荒凉满庭草，偃亚侵檐竹。府吏下厅帘，家僮开被幙。数声城上漏，一点窗间烛。官曹冷似冰，谁肯来同宿？

梦与李七、庾三十（三）〔二〕同访元九

夜梦归长安，见我故亲友：损之在我左，顺之在我右。云是二月天，春风出携手。同过靖安里，下马寻元九。元九正独坐，见我笑开口。还指西院花，仍开北亭酒。如言各有故，似惜欢难久。神合俄顷间，神离欠伸后。觉来疑在侧，求索无所有。残灯影闪墙，斜月光穿牖。天明西北望，万里君知否？老去无见期，踟蹰搔白首。

秋 槿

风露飒已冷，天色亦黄昏。中庭有槿花，荣落同一晨。秋开已寂寞，夕殒何纷纷。正怜少颜色，复叹不逡巡。感此因念彼，怀哉聊一陈。男儿老富贵，女子晚婚姻；头白始得志，色衰方事人。后时不获已，安得如青春？

答元郎中、杨员外喜乌见寄 四十四字成

南宫鸳鸯地，何忽乌来止？故人锦帐郎，闻乌笑相视。疑乌报消息，望我归乡里。我归应待乌头白，惭愧元郎误欢喜！

卷十一

感伤三 古体五言 五十三首

初入峡有感

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萑苇竹箴簟，欹危楫师趾。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常闻仗忠信，蛮貊可行矣。自古漂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

过昭君村 村在归州东北四十里。

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至丽物难掩，遽选入君门。独美众所嫉，终弃于塞垣。唯此希代色，岂无一顾恩？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惨澹晚云水，依稀旧乡园。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怡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

自江州至忠州

前在浔阳日，已叹宾朋寡。忽忽抱忧怀，出门无处写。今来转深僻，穷峡巖山下。五月断行舟，滟堆正如马。巴人类猿狖，矍烁满山野。敢望见交亲，喜逢似人者。

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

山东邑居窄，峡中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畚烟。赖此东楼夕，风月时翛然。凭轩望所思，目断心涓涓。背春有去雁，上水无来船。我怀巴东守，本是关西贤。平生已不浅，流落重相怜。水梗漂万里，笼禽囚五年。新恩同雨露，远郡邻山川。书信虽往复，封疆徒接连。其如美人面，欲见杳无缘。

郡 中

乡路音信断，山城日月迟。欲知州远近，阶前摘荔枝。

西 楼 夜

悄悄复悄悄，城隅隐林杪。山郭灯火稀，峡天星汉少。年光东流水，生计南枝鸟。月没江沉沉，西楼殊未晓。

东 楼 晓

脉脉复脉脉，东楼无宿客。城暗云雾多，峡深田地窄。宵灯尚留焰，晨禽初展翮。欲知山高低，不见东方白。

寄王质夫

忆始识君时，爱君世缘薄。我亦吏王畿，不为名利著。春寻仙游洞，秋上云居阁。楼观水潺潺，龙潭花漠漠。吟诗石上坐，引酒泉边酌。因话出处心，心期老岩壑。忽从风雨别，遂被簪纆缚。君作出山云，我为入笼鹤。笼深鹤残悴，山远云飘泊。去处虽不同，同负平生约。今来各何在？老去随所托：我守巴南城，君佐征西幕。年颜渐衰飒，生计仍萧索。方含去国愁，且羨从军乐。旧游疑是梦，往事思如昨。相忆春又深，故山花正落。

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

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穷独人，强名为刺史。时时窃自哂，刺史岂如是？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畚田粟给禄食，以黄绢支俸。莓苔翳冠带，雾雨霾楼雉。衙鼓暮复朝，郡斋卧还起。回头望南浦，亦在烟波里。而我复何嗟？夫君犹滞此！

招萧处士

峡内岂无人？所逢非所思；门前亦有客，相对不相知。仰望但云树，俯顾惟妻儿。寝食起居外，端然无所为。东郊萧处士，聊可与开眉。能饮满杯酒，善吟长句诗。庭前吏散后，江畔路干时。请君携竹杖，一赴郡斋期。

庭 槐

南方饶竹树，唯有青槐稀。十种七八死，纵活亦支离。何此郡庭下，一树独华滋？蒙

蒙碧烟叶，袅袅黄花枝。我家渭水上，此树荫前墀。忽向天涯见，忆在故园时。人生有情感，遇物牵所思。树木犹复尔，况见旧亲知！

送客回，晚兴

城上云雾开，沙头风浪定。参差乱山出，澹泞平江净。行客舟已远，居人酒初醒。袅袅秋竹梢，巴蝉声似磬。

东楼竹

萧洒城东楼，绕楼多修竹。森然一万竿，白粉封青玉。卷帘睡初觉，欹枕看未足。影转色入楼，床席生浮绿。空城绝宾客，向夕弥幽独。楼上夜不归，此君留我宿。

九日登巴台

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开。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去年重阳日，漂泊湓城隈。今岁重阳日，萧条巴子台。旅鬓寻已白，乡书久不来。临觞一搔首，座客亦徘徊。

东城寻春

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知昔，后当不如今。今犹未甚衰，每事力可任。花时仍爱出，酒后尚能吟。但恐如此兴，亦随日消沉。东城春欲老，勉强一来寻。

江上送客

江花已萎绝，江草已销歇。远客何处归？孤舟今日发。杜鹃声似哭，湘竹斑如血。共是多感人，仍为此中别！

桐花

春令有常候，清明桐始发。何此巴峡中，桐花开十月？岂伊物理变？信是土宜别。地气反寒暄，天时倒生杀。草木坚强物，所禀固难夺。风候一参差，荣枯遂乖劣。况吾北人（情）〔性〕，不耐南方热。强羸寿夭间，安得依时节？

早祭风伯，因怀李十一舍人

远郡虽褊陋，时祀奉朝经。夙兴祭风伯，天气晓冥冥。导骑与从吏，引我出东垌。水雾重如雨，山火高于星。忽忆早朝日，与君趋紫庭。步登龙尾道，却望终南青，一别身向老，所思心未宁。至今想在耳，玉音尚玲玲。

花下对酒 二首

蔼蔼江气春，南宾闰正月。梅樱与桃杏，次第城上发。红芳烂簇火，素艳纷围雪。香惜委风飘，愁牵压枝折。楼中老太守，头上新白发。冷澹（痛）[病] 心情，喧和好时节。故园音信断，远郡亲宾绝。欲问花前樽，依然为谁没？

又

引手攀红樱，红樱落似霰。仰首看白日，白日走如箭。年芳与时景，顷刻犹衰变。况是血肉身，安能长强健？人心苦迷执，慕贵忧贫贱。愁色常在眉，欢容不上面。况吾头半白，把镜非不见。何必花下杯，更待他人劝！

不二门

两眼日将暗，四支渐衰瘦。束带剩昔围，穿衣妨宽袖。流年似江水，奔注无昏昼。志气与形骸，安能长依旧？亦曾登玉陛，举措多纰缪。至今金阙籍，名姓独遗漏。亦曾烧大药，消息乖火候。至今残丹砂，烧干不成就。行藏事两失，忧恼心交斗。化作憔悴翁，抛身在荒陋。坐看老病逼，须得医王救。唯有不二门，其间无天寿。

我身

我身何所似？似彼孤生蓬。秋霜翦根断，浩浩随长风。昔游秦雍间，今落巴蛮中；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寥翁。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穷心不穷。

哭王质夫

仙游寺前别，别来十年馀。生别犹怏怏，死别复何如？客从梓潼来，道君死不虚。惊疑心未信，欲哭复踟蹰。踟蹰寝门侧，声发涕亦俱。衣上今日泪，筐中前月书。怜君古人风，重有君子儒。篇咏陶谢辈，风襟嵇阮徒。出身既蹇迕，生世仍须臾。诚知天至高，安得不一呼？江南有毒蟒，江北有妖狐；皆享千年寿，多于王质夫。不知彼何德？不识此何辜？

东坡种花 二首

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天时有早晚，地方无高低。红者霞艳艳，白者雪皑皑。游蜂（遂）[逐] 不去，好鸟亦栖来。前有长流水，下有小平台。时拂台上石，一举风前杯。花枝荫我头，花蕊落我怀。独酌复独咏，不觉月平（阶）[西]。巴俗不爱花，竟春无人来。唯此醉太守，尽日不能回。

又

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漠漠花落尽，翳翳叶生初。每日领僮仆，荷锄仍决渠。铲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小树低数尺，大树长丈馀。封植来几时，高下齐扶疏。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氓俗苏。

登城东古台

迢迢东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台。巴歌久无声，巴宫没黄埃。靡靡春草合，牛羊缘四隈。我来一登眺，目极心悠哉！始见江山势，峰叠水环回。凭高视听旷，向远胸襟开。唯有故园念，时从东北来。

哭诸故人，因寄元八

昨日哭寝门，今日哭寝门。借问所哭谁？无非故交亲。伟卿既长往，质夫亦幽沦。屈指数年世，收涕自思身。彼皆少于我，先为泉下人。我今头半白，焉得身久存？好在元郎中，相识二十春。昔见君生子，今闻君抱孙。存者尽老大，逝者已成尘。早晚升平宅，开眉一见君。

郡中春宴，因赠诸客

仆本儒家子，待诏金马门。尘忝亲近地，孤负圣明恩。一旦奉优诏，万里牧远人。可怜岛夷帅，自称为使君。身骑牂牁马，口食涂江鳞。暗淡绯衫故，斓斑白发新。是时岁二月，玉历布春分。颁条示皇泽，命宴及良辰。冉冉趋府吏，蚩蚩聚州民。有如蛰虫鸟，亦应天地春。薰草席铺座，藤枝酒注樽。中庭无平地，高下随所陈。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使君居上头，掩口语众宾。勿笑风俗陋，勿欺官府贫。蜂巢与蚁穴，随分有君臣。

开元寺东池早春

池水暖温暾，水清波澹滟。簇簇青泥中，新蒲叶如剑。梅房小白裹，柳彩轻黄染。顺气草薰薰，适情鸥泛泛。旧游成梦寐，往事随阳焱。芳物感幽怀，一动平生念。

东涧种柳

野性爱栽植，植柳水中坻。乘春持斧斫，裁截而树之。长短既不一，高下随所宜。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松柏不可待，楸楠固难移。不如种此树，此树易荣滋。无根亦可活。成阴况非迟。三年未离郡，可以见依依。种罢水边憩，仰头闲自思。富贵本非望，功名须待时。不种东溪柳，端坐欲何为？

卧小斋

朝起视事毕，晏坐饱食终。散步长廊下，退卧小斋中。拙政自多暇，幽情谁与同？孰云二千石？心如田野翁。

步东坡

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种植当岁初，滋荣及春暮。信意取次栽，无行亦无数。绿阴斜景转，芳气微风度。新叶鸟下来，萎花蝶飞去。闲携斑竹杖，徐曳黄麻屦。欲识往来频，青芜成白路。

征秋税毕，题郡南亭

高城直下视，蠢蠢见巴蛮。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且喜赋敛毕，幸闻闾井安。岂伊循良化？赖此丰登年。（按）〔案〕牍既简少，池馆亦清闲。秋雨檐果落，夕钟林鸟还。南亭日萧洒，偃卧恣疏顽。

蚊 蟆

巴徼炎毒早，三月蚊蟆生。啮肤拂不去，绕耳薨薨声。斯物颇微细，中人初甚轻。如有肤受谮，久则疮痍成。痍成无奈何，所要防其萌。么虫何足道？潜喻傲人情！

登龙昌上寺望江南山，怀钱舍人

骑马出西郭，悠悠欲何之？独上高寺去，一与白云期。虚槛晚萧洒，前山碧参差。忽似青龙阁，同望玉峰时。因咏松雪句，永怀鸾鹤姿。六年不相见，况乃隔云衰！昔常与钱舍人登青龙寺上方，同望蓝田山，各有绝句。钱诗云：“偶来上寺因高望，松雪分明见旧山。”

郊 下

西日照高树，树头子规鸣。东风吹野水，水畔江蓠生。尽日看山立，有时寻涧行。兀兀长如此，何许似专城？

遣 怀

乐往必悲生，泰来犹否极。谁言此数然？吾道何终塞！尝求詹尹卜，拂龟竟默默；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近日转（闲安）〔安闲〕，乡（国）〔园〕亦休忆。回看世界苦，苦在求不得；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

岁 晚

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何此南迁客，五年独未还？命运分已定，日久心弥安。亦尝心与口，静念私自言：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

负 冬 日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

委 顺

山城虽荒芜，竹树有嘉色。郡俸诚不多，亦足充衣食。外累由心起，心宁累自息。尚欲忘家乡，谁能算官职？宜怀齐远近，委顺随南北。归去诚可怜，天涯住亦得。

宿溪翁

时初除郎官赴朝

众心爱金玉，众口贪酒肉。何此溪上翁，饮瓢亦自足？溪南刈薪草，溪北修墙屋。岁种一顷田，春驱两黄犊。于中甚安适，此外无营欲。溪畔偶相逢，庵中遂同宿。辞翁向朝市，问我何官禄？虚言笑杀翁，郎官应列宿。

重过寿泉，忆与杨九别时，因题店壁

商州南十里，有水名寿泉。涌出石崖下，流经山店前。忆昔相送日，我去君言还。寒波与老泪，此地共潺湲。一去历万里，再来经六年。形容已变改，处所犹依然。他日君过此，殷勤吟此篇。

西掖早秋直夜书意

自此后中书舍人时作

凉风起禁掖，新月生宫沼。夜半秋暗来，万年枝袅袅。炎凉递时节，钟鼓交昏晓。遇圣惜年衰，报恩愁力小。素餐无补益，朱绶虚缠绕。冠盖栖野云，稻粱养山鸟。量力私自省，所得已非少。五品不为贱，五十不为夭。若无知足心，贪求何日了？

庭 松

堂下何所有？十松当我阶。乱立无行次，高下亦不齐。高者三丈长，下者十尺低。有如野生物，不知何人栽？接以青瓦屋，承之白沙台。朝昏有风月，燥湿无尘泥。疏韵秋槭

槭，凉阴夏凄凄。春深微雨夕，满叶珠漙漙。岁暮大雪天，压枝玉皤皤。四时各有趣。万木非其侪。去年买此宅，多为人所诒。一家二十口，移转就松来。移来有何得？但得烦襟开。即此是益友，岂必交贤才？顾我唯俗士，冠带走尘埃。未称为松主，时时一愧怀！

竹 窗

尝爱辋川寺，竹窗东北廊。一别十馀载，见竹未曾忘。今春二月初，卜居在新昌。未暇作廨库，且先营一堂。开窗不糊纸，种竹不依行。意取北檐下，窗与竹相当。绕屋声淅淅，逼人色苍苍。烟通杳蔼气，月透玲珑光。是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独此竹窗下，朝回解衣裳。轻纱一幅巾，小簟六尺床。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乃知前古人，言事颇谙详。清风北窗卧，可以傲羲皇。

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吟诗小饮

野艇容三人，晚池流浼浼。悠然倚棹坐，水思如江海。宿雨洗沙尘，晴风荡烟霭。残阳上竹树，枝叶生光彩。我本偶然来，景物如相待。白鸥惊不起，绿芡行堪采。齿发虽已衰，性灵未云改。逢诗遇杯酒，尚有心情在。

晚归有感

朝吊李家孤，暮问崔家疾。回马独归来，低眉心郁郁。平生所善者，多不过六七；如何十年间，零落三无一！刘曾梦中见，元向花前失。刘三十二校书歿后，尝梦见之，元八少尹今春樱花时长逝。渐老与谁游？春城好风日。

曲江感秋 二首 并序

元和二年、三年、四年，予每岁有《曲江感秋》诗，凡三篇，编在第七集卷。是时予为左拾遗、翰林学士。无何，贬江州司马，忠州刺史。前年，迁主客郎中、知制诰。未周岁，授中书舍人。今游曲江，又值秋日，风物不改，人事屡变。况予中否后遇，昔壮今衰，慨然感怀，复有此作。噫！人生多故，不知明年秋又何许也？时二年七月十日云耳。

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中间十四年，六年居谴黜。穷通与荣悴，委运随外物。遂师庐山远，重吊湘江屈。夜听《竹枝》愁，秋看滄堆没。近辞巴郡印，又秉纶闱笔。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销沉昔意气，改换旧容质。独有曲江秋，风烟如往日！

又

疏芜南岸草，萧飒西风树。秋到来几时，蝉声又无数。莎平绿茸合，莲落青房露。今日临望时，往年感秋处。池中水依旧，城上山如故；独我鬓间毛，昔黑今垂素。荣名与壮

齿，相避如朝暮。时命始欲来，年颜已先去。当春不欢乐，临老徒惊误。故作咏怀诗，题于曲江路。

玩 松 竹 二首

龙蛇隐大泽，麋鹿游丰草；栖凤安于梧，潜鱼乐于藻。吾亦爱吾庐，庐中乐吾道。前松后修竹，偃卧可终老。各附其所安，不知他物好。

坐爱前檐前，卧爱北窗北。窗竹多好风，檐松有嘉色。幽怀一以合，俗念随缘息。在尔虽无情，于予即有得。乃知性相近，不必动与植。

衰病无趣，因吟所怀

朝餐多不饱，夜卧常少睡；自觉寝食间，都无少年味。平生好诗酒，今亦将舍弃。酒唯下药饮，无复曾欢醉；诗多听人吟，自不题一字。病姿引衰相，日夜相继至。况当尚少朝，弥惭居近侍。终当求一郡，聚少渔樵费。合口便归山，不问人间事。

逍 遥 咏

亦莫恋此身，亦莫厌此身。此身何足恋？万劫烦恼根；此身何足厌？一聚虚空尘。无恋亦无厌，始是逍遥人。

卷十二

感伤四

歌行曲引杂言 二十九首

短歌行

瞳瞳太阳如火色，上行千里下一刻。出为白昼入为夜，圆转如珠住不得。住不得，可奈何？为君举酒歌短歌。歌声苦，词亦苦，四座少年君听取。今夕未竟明夕催，秋风才往春风回。人无根蒂时不驻，朱颜白日相隳颓！劝君且强笑一面，劝君复强饮一杯。人生不得长欢乐，年少须臾老到来。

生离别

食蘗不易食梅难，蘗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别之为难，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鸡再鸣残月没，征马连嘶行人出。回看骨肉哭一声，梅酸蘗苦甘如蜜。〔黄〕河水白黄云秋，行人河边相对愁。天寒路旷何处宿？棠梨叶战风飕飕。生离别，生离别，忧从中来无断绝！忧极心劳血气衰，未年三十生白发。

浩歌行

天长地久无终毕，昨夜今朝又明日。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几年？把镜照面心茫然！既无长绳系白日，又无大药驻朱颜。朱颜日渐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处？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去复去兮如长河，东流赴海无回波。贤愚贵贱同归尽，北邙冢墓高嵯峨。古来如此非独我，未死有酒且酣歌。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如奈何！

王夫子

王夫子，送君为一尉，东南三千五百里。道途虽远位虽卑，月俸犹堪活妻子。男儿口读古人书，束带敛手来从事。近将徇禄给一家，远则行道佐时理。行道佐时须待命，委身下位无为耻。命苟未来且求食，官无高卑及远迩。男儿上既未能济天下，下又不至饥寒死。吾观九品至一品，其间气味都相似。紫绶朱绂青布衫，颜色不同而已矣。王夫子，别有一事欲劝君：遇酒逢春且欢喜。

江南遇天宝乐叟

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环珮合，万国会同车马奔。金钿照耀石瓮寺，兰麝薰煮温汤源。贵妃宛转侍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冬雪飘盘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幽土人迁避夷狄，鼎湖龙去哭轩辕。从此漂沦到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暗锁黄昏。红叶纷纷盖欹瓦，绿苔重重封坏垣。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

送张山人归嵩阳

黄昏惨惨天微雪，修行坊西鼓声绝。张生马瘦衣且单，夜扣柴门与我别。愧君冒寒来别我，为君沽酒张灯火。酒酣火暖与君言，何事入关又出关？答云前年偶下山，四十馀月客长安。长安古来名利地，空手无金行路难。朝游九城陌，肥马轻车欺杀客；暮宿五侯门，残茶冷酒愁杀人。春明门，门前便是嵩山路。幸有云泉容此身，明日辞君且归去。

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 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

刘兄文高行孤立，十五年前名翕习。是时相遇在符离，我年二十君三十。得意忘年心迹亲，寓居同县日知闻。衡门寂寞朝寻我，古寺萧条暮访君。朝来暮去多携手，穷巷贫居何所有？秋灯夜写联句诗，春雪朝倾暖寒酒。溧湖绿爱白鸥飞，濉水清怜红鲤肥。偶语闲攀芳树立，相扶醉踏落花归。张贾弟兄同里巷，乘闲数数来相访。雨天连宿草堂中，月夜徐行石桥上。我年渐长忽自惊，镜中冉冉髭须生。心畏后时同励志，身牵前事各求名。问我栖栖何所适？乡人荐为鹿鸣客。二千里别谢交游，三十韵诗慰行役。出门可怜唯一身，弊裘瘦马入咸秦。冬冬街鼓红尘暗，晚到长安无主人。二贾二张与余弟，驱车迺来相继。操词握赋为干戈，锋锐森然胜气多。齐入文场同苦战，五人十载九登科。二张得隽名居甲，美退争雄重告捷。棠棣辉荣并桂枝，芝兰芬馥和荆叶。唯有（沆）[沅]犀屈未伸，握中自谓骇鸡珍。三年不鸣鸣必大，岂独骇鸡当骇人。元和运启千年圣，同遇明时余最幸。始辞秘阁吏王畿，遽列谏垣升禁闥。蹇步何堪鸣珮玉？衰容不称著朝衣。阊阖晨开朝百辟，冕旒不动香烟碧。步登龙尾上虚空，立去天颜无咫尺。宫花似雪从乘舆，禁月如霜坐直庐。身贱每惊随内宴，才微常愧草天书。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日暮银台下直回，故人到门门暂开。回头下马一相顾，尘土满衣何处来？敛手炎凉叙未毕，先说旧山今悔出。岐阳旅宦少欢娱，江左羁游费时日。赠我一篇《行路吟》，吟之句句披沙金。岁月徒催白发貌，泥涂不屈青云心。谁会茫茫天地意，短才获用长才弃。我随鹓鹭入烟云，谬上丹墀为近臣；君同鸾凤栖荆棘，犹著青袍作选人。惆怅知贤不能荐，徒为出入蓬莱殿。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大底浮云何足道，几度相逢即身老。且倾斗酒慰羁愁，重话符离问旧游。

北巷邻居几家去？东林旧院何人住？武里村花落复开，流沟山色应如故。感此酬君千字诗，醉中分手又何之？须知通塞寻常事，莫叹浮沉先后时。慷慨临岐重相勉，殷勤别后加餐饭。君不见，买臣衣锦还故乡，五十身荣未为晚！

和钱员外答卢员外《早春独游曲江见寄长句》

春来有色暗融融，先到诗情酒思中。柳岸霏微 尘雨，杏园澹荡开花风。闻君独游心郁郁，薄晚新情骑马出。醉思诗侣有同年，春叹翰林无暇日。云夫首唱寒玉音，蔚章继和春搜吟。此时我亦闭门坐，一日风光三处心。云夫、蔚章同年及第，时予与蔚章同在翰林。

东墟晚歇 时退居渭村

凉风冷露萧索天，黄蒿紫菊荒凉田。绕冢秋花少颜色，细虫小蝶飞翩翩。中有腾腾独行者，手拄鱼竿不骑马。晚从南涧钓鱼回，歇此墟中白杨下。褐衣半故白发新，人逢知我是何人？谁言渭浦栖迟客，曾作甘泉侍从臣！

客中月

客从江南来，来时月上弦。悠悠行旅中，三见清光圆。晓随残月行，夕与新月宿。谁谓月无情？千里远相逐。朝发渭水桥，暮入长安陌。不知今夜月，又作谁家客？

挽歌词

丹旌何飞扬？素骖亦悲鸣。晨光照闾巷，轜车俨欲行。萧条九月天，哀挽出重城。借问送者谁？妻子与弟兄。苍苍上古原，峨峨开新茔。含酸一恸哭，异口同哀声。旧垅转芜绝，新坟日罗列。春风草绿北邙山，此地年年生死别！

长相思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二月东风来，草拆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夜肠九回。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

山鹧鸪

山鹧鸪，朝朝暮暮啼复啼，啼时露白风凄凄。黄茅岗头秋日晚，苦竹岭下寒月低。畚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栖？迢迢不缓复不急，楼上舟中（夜）〔声〕暗入。梦乡迁客展转卧，抱儿寡妇彷徨立。山鹧鸪，尔本此乡鸟。生不辞巢不别群，何苦声声啼到晓？啼

到晓，唯能愁北人，南人惯闻如不闻。

放旅雁 元和十年冬作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树枝（析）〔折〕。百鸟无食东西飞，中有旅雁声最饥。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腾空飞动迟。江童持网捕将去，手携入市生卖之。我本北人今谴谪，人鸟虽殊同是客。见此客鸟伤客人，赎汝放汝飞入云。雁雁汝飞向何处？第一莫飞西北去。淮西有贼讨未平，百万甲兵久屯聚。官军贼军相守老，食尽兵穷将及汝。健儿饥饿射汝吃，拔汝翅翎为箭羽。

送春归 元和十一年三月（一）〔三〕十日作

送春归，三月尽日日暮时。去年杏园花飞御沟绿，何处送春曲江曲；今年杜鹃花落子规啼，送春何处西江西。帝城送春犹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怅？莫惆怅，送春人。冗员无替五（十）年罢，应须准拟再送浔阳春。五年炎凉凡十变，又知此身健不健？好去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还相见。

山石榴，寄元九

山石榴，一名山踯躅，一名杜鹃花，杜鹃啼时花扑扑。九江三月杜鹃来，一声催得一枝开。江城上〔佐〕闲无事，山下〔厮〕得厅前栽。烂漫一栏十八树，根株有数花无数。千（芳）〔房〕万叶一时新，嫩紫殷红鲜曲尘。泪痕 损燕支脸，剪刀裁破红绡巾。谪仙初堕愁在世，姹女新嫁娇泥春。日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火焰欲烧人。闲折两枝持在手，细看并不似人间有。花中此物似西施，芙蓉芍药皆嫫母。奇芳绝艳别者谁？通州迁客元拾遗。拾遗初贬江陵去，去时正值青春暮。商山秦岭愁杀君，山石榴花红夹路。题诗报我何所云？苦云色似石榴裙。当时丛畔唯思我，今日栏前只忆君。忆君不见坐销落，日西风起红纷纷。

画竹歌 并引

协律郎萧悦善画竹，举时无伦。萧亦甚自秘重，有终岁求其一竿一枝而不得者。知予天与好事，忽写一十五竿，惠然见投。予厚其意，高其艺，无以答贶，作歌以报之，凡一百八十六字云。

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人画竹身肥拥肿，萧画竹茎瘦节竦。人画竹梢死羸垂，萧画竹枝活叶动。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野塘水边碣岸侧，森森两丛十五茎。婣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西丛七茎劲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见。东丛八茎疏且寒，忆曾湘妃庙里雨中看。幽姿远思少人别，与君相顾空长叹。萧郎萧郎老可惜，手战眼昏头雪色。自言便是绝笔时，从今此竹尤难得！

真娘墓 墓在虎丘寺

真娘墓，虎丘道。不识真娘镜中面，唯见真娘墓头草。霜摧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黄手不牢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

长恨歌传 前进士陈鸿撰

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

先是，元献皇后、武淑妃皆有宠，相次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数，无可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内外命妇，熠熠景从，浴日馀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澹荡其间。上心油然，若有顾遇，左右前后，粉色如土。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鬢发膩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赐〔藻〕〔澡〕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导之。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摇，垂金珰。明年，册为贵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词，婉变万态，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时省风九州，泥金五岳，骊山雪夜，上阳春朝，〔举〕〔与〕上行同〔辇〕，〔居同〕室，宴专席，寝专房；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暨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自是六宫无复进幸者。非徒殊艳尤态致是，盖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室，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侔，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谣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儿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其人心羡慕如此。

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辞。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亭，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错以谢天下。国忠奉髻纓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苍黄展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肃宗受禅灵武。明年，大凶归元，大驾还都，尊玄宗为太上皇，就养南宫，迁于西内。

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琤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歔歔。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不能得。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皇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方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大海，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阁，西厢下有洞户，东向阖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双童女出应门。方士造次未及言，而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诘其所从。方士因称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晚，琼户重阖，悄然无声。方士屏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迎入，且曰：“玉妃出。”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珮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

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年已还事。言讫，悯默。指碧衣取金钗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曰：“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

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征其意。复前跪致词：“请当时一事，不为他人闻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负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之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惟自安，无自苦耳。”

使者还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宫晏驾。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蓝屋。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日转回龙驭，至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宫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中）[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迤开。云鬓半垂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飏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

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

妇 人 苦

蝉鬓加意梳，蛾眉用心扫。几度晓妆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同穴，君意轻偕老。惆怅去年来，心知未能道。今朝一开口，语少意何深？愿引他时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妇亲，义合如一身；及至死生际，何曾苦乐均？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长 安 道

花枝缺处青楼开，艳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劝我急行乐，自古朱颜不再来。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

潜 别 离

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

隔 浦 莲

隔浦爱红莲，昨日看犹在。夜来风吹落，只得一回采。花开虽有明年期，复愁明年还暂时。

寒食野望吟

丘墟郭门外，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琵琶引 并序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默。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

以赠之，凡六百一十（二）〔六〕言，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索索。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绿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滩。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小处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简 简 吟

苏家小女名简简，芙蓉花腮柳叶眼。十一把镜学点妆，十二抽针能绣裳。十三行坐事调品，不肯迷头白地藏。玲珑云髻生菜样，飘盘风袖蔷薇香。殊姿异态不可状，忽忽转动如有光。二月繁霜杀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丈人阿母勿悲啼，此女不是凡夫妻；恐是天仙谪人世，只合人间十三岁。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花 非 花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

馀杭邑客多羸贫，其间甚者萧与殷：天寒身上犹衣葛，日高甌中未拂尘。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风吹砂雪纷纷。宾客不见绨袍惠，黎庶未沾襦袴恩。此时太守自惭愧，重衣复衾有馀温。因命染人与针女，先制两裘赠二君。吴绵细软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云。劳将诗书投赠我，如此小惠何足论？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缁亦非纁，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

醉歌 示妓人商玲珑

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卷十三

律诗 五言 七言 自两韵至一百韵 九十九首

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

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贞元中与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始相识也。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分定金兰契，言通药石规。交贤方汲汲，友直每依依。有月多同赏，无杯不共持。秋风拂琴匣，夜雪卷书帷。高上慈恩塔，幽寻皇子陂。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唐昌观玉蕊，崇敬寺牡丹，花时多与微之有期。笑劝（迂）[迂]辛酒，闲吟短李诗。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绅形短能诗，故当时有迂辛、短李之号。儒风爱敦质，佛理尚玄师。刘三十二敦质雅有儒风，庾七禅师谈佛理有可赏者。度日曾无闷，通宵靡不为。双声联律句，八面对宫棋。双声联句，八面宫棋，皆当时事。往往游三省，腾腾出九逵。寒销直城路，春到曲江池。树暖枝条弱，山晴彩翠奇。峰攒石绿点，柳宛曲尘丝。岸草烟铺地，园花雪压枝。早光红照耀，新溜碧逶迤。幄幕侵堤布，盘筵占地施。征伶皆绝艺，选妓悉名姬。铅黛凝春态，金钿耀水嬉。风流夸坠髻，时世斗啼眉。贞元末，城中复为坠马髻、啼眉妆也。密坐随欢促，华樽逐胜移。香飘歌袂动，翠落舞钗遗。筹插红螺碗，觥飞白玉卮。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抛打曲有《调笑》，饮酒有《卷白波》。残席喧哗散，归鞍酩酊骑。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紫陌传钟鼓，红尘塞路歧。几时会暂别？何处不相随？荏苒星霜换，回环节候推。两衙多请假，三考欲成资。运偶千年圣，天成万物宜。皆当少壮日，同惜盛明时。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攻文朝矻矻，讲学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时与微之结集策略之目，其数至百十。毫锋锐若锥。时与微之各有纤锋细管笔，携以就试，相顾辄笑，目为毫锥。繁张获鸟网，坚守钓鱼坻。谓自冬至夏，频改试期，竟与微之坚持制试也。并受夔龙荐，齐陈晁董词。万言经济略，三道太平基。中第争无敌，专场战不疲。辅车排胜阵，犄角塞降旗。谓同铺席、共笔砚。双阙纷容卫，千僚俨等（夷）[衰]。谓制举人欲唱第之时也。恩随紫泥降，名向白麻披。既在高科选，还从好爵縻。东垣君谏诤，西邑我驱驰。元和元年同登制科，微之拜拾遗，予授盩厔尉。再喜登乌府，多惭侍赤墀。四年，微之复拜监察，予为拾遗、学士也。官班分内外，游处遂参差。每列鹓鸾序，偏瞻獬豸姿。简威霜凜冽，衣彩绣葳蕤。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咻。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下

惊燕雀，当道慑狐狸。南国人无怨，东台吏不欺。微之使东川，奏冤八十馀家，诏从而平之，因分司东都。理冤多定国，切谏甚辛毗。造次行于是，平生志在兹。道将心共直，言与行兼危。水暗波翻覆，山藏路险巇。未为明主识，已被幸臣疑。木秀遭风折，兰芳遇露萎。千钧势易压，一柱力难支。腾口因成瘡，吹毛遂得疵。忧来吟贝锦，谪去咏江蓠。邂逅尘中遇，殷

勤马上辞。贾生离魏阙，王粲向荆夷。水过清源寺，山经绮季祠。心摇汉皋珮，泪堕岷亭碑。并途中所经历者也。驿路缘云际，城楼枕水湄。思乡多绕泽，望阙独登陴。林晚青萧索，江平绿渺弥。野秋鸣蟋蟀，沙冷聚鸀鶒。官舍黄茅屋，人家苦竹篱。白醪充夜酌，红粟备晨炊。寡鹤摧风翮，鰈鱼失水髻；暗雏啼（且渴）[渴旦]，凉叶坠相思。此四句兼含微之鰈居之思。一点寒灯灭，三声晓角吹。蓝衫经雨故，骢马卧霜羸。念涸谁濡（沐）[沫]？嫌醒自啜醺。耳垂无伯乐，舌在有张仪。负气冲星剑，倾心向日葵。金言自销铄，玉性肯磷缁？伸屈须看蠖，穷通莫问龟。定知身是患，当用道为医。想子今如彼，嗟予独在斯。无聊当岁杪，有梦到天涯。坐阻连襟带，行乖接履綦。润销衣上雾，香散室中芝。念远缘迁贬，惊时为别离。素书三往复，明月七盈亏。自与微之别经七月，三度得书。旧里非难到，餘欢不可追。树依兴善老，草傍静安衰。微之宅在靖安坊，西近兴善寺。前事思如昨，中怀写向谁？北村寻古柏，南宅访辛夷。开水观西北院，即隋时龙村，佛堂有古柏一株，至今存焉。微之宅中有辛夷两树，常此与微之游息其下。此日空搔首，何人共解颐？病多知夜永，年长觉秋悲。不饮长如醉，加餐亦似饥。狂吟一千字，因使寄微之。

和郑（元）[方] 及第后秋归洛下闲居 同高侍郎下隔年及第

勤苦成名后，优游得意间。玉怜同匠琢，桂恨隔年攀。山静豹难隐，谷幽莺暂还。微吟诗引步，浅酌酒开颜。门迴暮临水，窗深朝对山。云衢日相待，莫误许身闲。

与诸同年贺座主侍郎新拜太常，

同宴（肃）[萧] 尚书亭子 座主于萧尚书下及第，得群字韵

宠新卿典礼，会盛客征文。不失迁莺侣，因成贺燕群。池台晴间雪，冠盖暮和云。共仰曾攀处，年深桂尚薰。

东都冬日，会诸同年宴郑家林亭 得先字

盛时陪上第，假日会群贤。桂折应同树，莺迁各异年。宾阶纷组佩，妓席俨花钿。促膝齐贫贱，差肩次后先。助歌林下水，销酒雪中天。他日升沉者，无忘共此筵。

叙德书情四十韵上宣歙崔中丞 宣州荐送及第后，重投此诗

元圣生乘运，忠贤出应期。还将稽古力，助立太平基。土控吴兼越，州连歙与池。山河地襟带，军镇国藩维。廉察安江甸，澄清肃海夷。股肱分外守，耳目付中司。楚老歌来暮，秦人咏去思。望如时雨至，福似岁星移。政静民无讼，刑行吏不欺。抚谦惊主宠，阴德畏人知。白玉惭温色，朱绳让直辞。行为时领袖，言作世蓍龟。盛幕招贤士，连营训锐师。光华下鹓鹭，气色动熊羆。出入麾幢引，登临剑戟随。好风迎解榻，美景待褰帷。晴野霞飞绮，春郊柳宛丝。城乌惊画角，江雁避红旗。藉草朱轮驻，攀花紫绶垂。山宜谢公屐，洲称柳家诗。酒气和芳杜，弦声乱子规。分球齐马首，列舞匝蛾眉。醉惜年光晚，欢

怜日影迟。回塘排玉棹，归路拥金羁。自顾龙钟者，尝蒙噢咻之。仰山尘不让，涉海水难为。身忝乡人荐，名因国士推。提携增善价，拂拭长妍姿。射策端心术，迁乔整羽仪。幸穿杨远叶，谬折桂高枝。佩德潜书带，铭仁暗勒肌。飭躬趋馆舍，拜手挹阶墀。霄汉程虽在，风尘迹尚卑。弊衣羞布素，败屋厌茅茨。养乏晨昏膳，居无伏腊资。盛时贫可耻，壮岁病堪嗤。擢第名方立，耽书力未疲。磨铅重剗割，策蹇再奔驰。相马须怜瘦，呼鹰正及饥。扶摇重即事，会有答恩时。

和渭北刘大夫借便秋遮虏，寄朝中亲友

巨镇为邦屏，全材作国桢。韬铃汉上将，文墨鲁诸生。豹虎关西卒，金汤渭北城。宠深初受檄，威重正扬兵。阵占山河布，军谙水草行。夏苗侵虎落，宵遁失蕃营。云队攒戈戟，风行卷旆旌。候空烽火灭，气胜鼓鼙鸣。胡马辞南牧，周师罢北征。回头问天下，何处有搀枪？

题故曹王宅

宅在檀溪

甲第何年置？朱门此地开。山当宾阁出，溪绕妓堂回。覆井桐新长，荫窗竹旧栽。池荒红菡萏，砌老绿莓苔。捐馆梁王去，思人楚客来。西园飞盖处，依旧月徘徊。

自江陵之徐州路上寄兄弟

歧路南将北，离忧弟与兄。关河千里别，风雪一身行。夕宿劳乡梦，晨装惨旅情。家贫忧后事，日短念前程。烟雁翻寒渚，霜乌聚古城。谁怜陟冈者？西楚望南荆。

酬哥舒大见赠

去年与哥舒等八人同登科第，今叙会散之愁意

去岁欢游何处去？曲江西岸杏园东。花下忘归因美景，樽前劝酒是春风。各从微宦风尘里，共度流年离别中。今日相逢愁又喜，八人分散两人同。

和谈校书秋夜感怀呈朝中亲友

遥夜凉风楚客悲，清砧繁漏月高时。秋霜似鬓年空长，春草如袍位尚卑。词赋擅名来已久，烟霄得路去何迟！汉庭卿相皆知己，不荐杨雄欲荐谁？

感秋寄远

惆怅时节晚，两情千里同。离忧不散处，庭树正秋风。燕影动归翼，蕙香销故丛。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

春题华阳观

观即华阳公主故宅，有旧内人存焉

帝子吹箫逐凤凰，空留仙洞号华阳。落花何处堪惆怅？头白宫人扫影堂。

秋雨中赠元九

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

城东闲游

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

答韦八

丽句劳相赠，佳期恨有违。早知留酒待，悔不趁花归。春尽绿醅老，雨多红萼稀。今朝如一醉，犹得及芳菲。

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饮

华阳观里仙桃发，把酒看花心自知。争忍开时不同醉？明朝后日即空枝。

和友人洛中春感

莫悲金谷园中月，莫叹天津桥上春；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人？

送张南简入蜀

昨日诏书下，求贤访陆沈。无论能与否，皆起徇名心。君独南游去，云山蜀路深。

寄陆补阙

前年同登科

忽忆前年科第后，此时鸡鹤暂同群。秋风惆怅须吹散，鸡在中庭鹤在云。

华阳观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玩月

人道秋中明月好，欲邀同赏意如何？华阳洞里秋坛上，今夜清光此处多。

曲江忆元九

春来无伴闲游少，行乐三分减二分。何况今朝杏园里，闲人逢尽不逢君。

过刘三十二故宅

不见刘君来近远，门前两度满枝花。朝来惆怅宣平过，柳巷当头第一家。

下邳庄南桃花

村南无限桃花发，唯我多情独自来。日暮风吹红满地，无人解惜为谁开。

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

慈恩春色今朝尽，尽日徘徊倚寺门。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

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

香胜烧兰红胜霞，城中最数令公家。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

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

性情懒慢好相亲，门巷萧条称作邻。背烛共怜深夜月，踏花同惜少年春。杏坛住僻虽宜病，芸阁官微不救贫。文行如君尚憔悴，不知霄汉待何人？

自城东至，以诗代书，戏招李六拾遗〔崔二十六先辈〕

青门走马趁心期，惆怅归来已校迟。应过唐昌玉蕊后，犹当崇敬牡丹时。暂游还忆崔先辈，欲醉先邀李拾遗。尚残半月芸香俸，不作归粮作酒资。

盩厔县北楼望山

自此后诗，为畿尉时作

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辜负平生眼，今朝始见山。

县西郊秋寄赠马造

紫阁峰西清渭东，野烟深处夕阳中。风荷老叶萧条绿，水蓼残花寂寞红。我厌宦游君失意，可怜秋思两心同！

别韦苏

百年愁里过，万感醉中来。惆怅城西别，愁眉两不开。

戏题新栽蔷薇

时尉整屋

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种春。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

酬王十八、李大见招游山

自怜幽会心期阻，复愧嘉招书信频。王事牵身去不得，满山松雪属他人。

县南花下醉中留刘五

百岁几回同酩酊？一年今日最芳菲。愿将花赠天台女，留取刘郎到夜归。

宿杨家

杨氏弟兄俱醉卧，披衣独起下高斋。夜深不语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阶。

醉中留别杨六兄弟

三月二十日别

春初携手春深散，无日花间不醉狂。别后何人堪共醉？犹残十日好风光。

醉中归整屋

金光门外昆明路，半醉腾腾信马回。数日非关王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

游云居寺，赠穆三十六地主

乱峰深处云居路，共踏花行独惜春。胜地本来无定主，大都山属爱山人。

和王十八蔷薇涧花时有怀萧侍御兼见赠

霄汉风尘俱是系，蔷薇花委故山深。怜君独向涧中立，一把红芳三处心。

再因公事到骆口驿

今年到时夏云白，去年来时秋树红。两度见山心有愧，皆因王事到山中。

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质夫不至，独宿仙游寺

文略也从牵吏役，质夫何故恋嚣尘？始和解爱山中宿，千万人中无一人。

酬赵秀才赠新登科诸先辈

莫羨蓬萊鸞鶴侶，道成羽翼自生身。君看名在丹台者，盡是人間修道人。

过天门街

雪尽终南又欲春，遥怜翠色对红尘。千车万马九衢上，回首看山无一人。

惜玉蕊花，有怀集贤王校书起

芳意将阑风又吹，白云离叶雪辞枝。集贤讎校无闲日，落尽瑶花君不知。

春送卢秀才下第游太原谒严尚书

未将时会合，且与俗浮沉。鸿养青冥翮，蛟潜云雨心。烟郊春别远，风磧暮程深。墨客投何处？并州旧翰林。

长安送柳大东归

白杜羈游伴，青門遠別離。浮名相引住，歸路不同歸。

送文畅上人东游

得道即无著，随缘西复东。貌依年腊老，心到夜禅空。山宿驯溪虎，江行滤水虫。悠悠尘客思，春满碧云中。

社日关路作

晚景函关路，凉风社日天。青岩新有燕，红树欲无蝉。愁立驿楼上，厌行官堠前。萧条秋兴苦，渐近二毛年。

重到毓（村）〔材〕宅有感

欲入中门泪满巾，庭花无主两回春。轩窗帘幕皆依旧，只是堂前欠一人！

乱后过流沟寺

九月徐州新战后，悲风杀气满山河。唯有流沟山下寺，门前依旧白云多。

叹发落

多病多愁心自知，行年未老发先衰。随梳落去何须惜？不落终须变作丝。

留别吴七正字

成名共记甲科上，署吏同登芸阁间。唯是尘心殊道性，秋蓬常转水长闲。

除夜宿洺州

家寄关西住，身为河北游。萧条岁除夜，旅泊在洺州。

邯郸（至除）〔冬至〕夜思家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对）〔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著远行人。

冬至夜怀湘灵

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

感故张仆射诸妓

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游仙游山

暗将心地出人间，五六年来人怪闲。自嫌恋著未全尽，犹爱云泉多在山。

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

袖里新诗十首馀，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

长安闲居

风竹松烟昼掩关，意中长似在深山。无人不怪长安住，何独朝朝暮暮闲？

早春独游曲江

时为校书郎

散职无羁束，羸骖少送迎。朝从直城出，春傍曲江行。风起池东暖，云开山北晴。冰销泉脉动，雪尽草芽生。露杏红初坼，烟杨绿未成。影迟新度雁，声涩欲啼莺。闲地心俱静，韶光眼共明。酒狂怜性逸，药效喜身轻。慵慢疏人事，幽栖遂野情。回看芸阁笑，不似有浮名。

秘书省中忆旧山

厌从薄宦校青简，悔别故山思白云。犹喜兰台非傲吏，归时应免动《移文》。

凉夜有怀

自此后诗，并未应举时作

清风吹枕席，白露湿衣裳。好是相亲夜，漏迟天气凉。

送武士曹归蜀

士曹即武中丞兄

花落鸟嚶嚶，南归称野情。月宜秦岭宿，春好蜀江行。乡路通云栈，郊扉近锦城。乌台陟冈送，人羨别时荣。

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

时年十五

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馀。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夜哭李夷道

逝者绝影响，空庭朝复昏。家人哀临毕，夜锁寿堂门。无妻无子何人葬？空见铭旌向月翻！

病中作

时年十八

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

秋江晚泊

扁舟泊云岛，倚棹念乡国。四望不见人，烟江澹秋色。客心贫易动，日入愁未息。

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

不与人境接，寺门开向山。暮钟鸣鸟聚，秋雨病僧闲。月隐云树外，萤飞廊宇间。幸投花界宿，暂得静心颜。

长安正月十五日

喧喧车骑帝王州，羈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

过高将军墓

原上新坟委一身，城中旧宅有何人？妓堂宾阁无归日，野草山花又欲春。门客空将感恩泪，白杨风里一沾巾！

寒食卧病

病逢佳节长叹息，春雨蒙蒙榆柳色。羸坐全非旧日容，扶行半是他人力。喧喧里巷踏青归，笑闭柴门度寒食。

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

江海漂漂共旅游，一樽相劝散穷愁。夜深醒后愁还在，雨滴梧桐山馆秋。

江楼望归

时避难在越中

满眼云水色，月明楼上人。旅愁春入越，乡梦夜归秦。道路通荒服，田园隔虏尘。悠悠沧海畔，十载避黄巾。

除夜寄弟妹

感时思弟妹，不寐百忧生。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病容非旧日，归思逼新正。早晚重欢会，羁离各长成。

寒食月夜

风香露重梨花湿，草舍无灯愁未入。南邻北里歌吹时，独倚柴门月中立。

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

今日阶前红芍药，几花欲老几花新。开时不解比色相，落后始知如幻身。空门此去几多地？欲把残花问上人。

晚秋闲居

地僻门深少送迎，披衣闲坐养幽情。秋庭不扫携藤杖，闲踏梧桐黄叶行。

秋暮郊居书怀

郊居人事少，昼卧对林峦。穷巷厌多雨，贫家愁早寒。葛衣秋未换，书卷病仍看。若问生涯计，前溪一钓竿。

为薛台悼亡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伤神。手携（雉）〔稚〕子夜归院，月冷房空不见人！

途中寒食

路旁寒食行人绝，独占春愁在路旁。马上垂鞭愁不语，风吹百草野田香。

题流沟寺古松

烟叶葱笼苍麈尾，霜皮驳落紫龙鳞。欲知松老看尘壁，死却题诗几许人！

感月悲逝者

存亡感月一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处曾经同望月？樱桃树下后堂前。

代邻叟言怀

人生何事心无定？宿昔如今意不同。宿昔愁身不得老，如今恨作白头翁。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
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
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邳弟妹

时难年饥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长安早春旅怀

轩车歌吹喧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夜深明月卷帘愁，日暮青山望乡泣。风吹新绿草芽拆，雨洒轻黄柳条湿。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

寒 闺 夜

夜半衾裯冷，孤眠懒未能。笼香销尽火，巾泪滴成冰。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

寄 湘 灵

泪眼（零）〔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干独自愁。

冬至宿杨梅馆

十一月中长至夜，三千里外远行人。若为独宿杨梅馆，冷枕单床一病身！

临江送夏瞻

瞻年七十馀

悲君老别我沾巾，七十无家万里身。愁见舟行风又起，白头浪里白头人。

冬夜示敏巢

时在东都宅

炉火欲销灯欲尽，夜长相对百忧生。他时诸处重相见，莫忘今宵灯下情。

客中守岁

在柳家庄

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畏老偏惊节，防愁预恶春。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

问淮水

自嗟名利客，扰扰在人间。何事长淮水？东流亦不闲？

宿樟亭驿

夜半樟亭驿，愁人起望乡。月明何所见？潮水白茫茫。

及第后忆旧山

偶献《子虚》登上第，却吟《招隐》忆中林。春萝秋桂莫惆怅，纵有浮名不系心。

题李次云窗竹

不用裁为鸣凤管，不须截作钓鱼竿；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纷纷雪里看。

花下自劝酒

酒盏酌来须满满，花枝看即落纷纷。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

题李十一东亭

相思夕上松台立，蛩思蝉声满耳秋。惆怅东亭风月好，主人今夜在鄜州。

春 村

二月村园暖，桑间戴胜飞。农夫春旧谷，蚕妾裊新衣。牛马因风远，鸡豚过社稀。黄昏林下路，鼓笛赛神归。

题施山人野居

得道应无著，谋生亦不妨。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水巷风尘少，松斋日月长。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

卷十四

律诗 五言 七言 自两韵至一百韵 一百首

翰林中送独孤二十七起居罢职出院

碧落留云住，青冥放鹤还。银台向南路，从此到人间。

重寻杏园

忽忆芳时频酩酊，却寻醉处重徘徊。杏花结子春深后，谁解多情又独来。

曲江独行 自此后在翰林时作

独来独去何人识？厩马朝衣野客心。闲爱无风水边坐，杨花不动树阴阴。

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凉）〔梁〕州。

同钱员外题绝粮僧巨川

三十年来坐对山，唯将无事化人间。斋时往往闻钟笑，一食何如不食闲？

绝句代书赠钱员外

欲寻秋景闲行去，君病多慵我兴孤。可惜今朝山最好，强能骑马出来无？

晚秋有怀郑中旧隐

天高风袅袅，乡思绕关河。寥落归山梦，殷勤采蕨歌。病添心寂寞，愁入鬓蹉跎。晚树蝉鸣少，秋阶日上多。长闲羡云鹤，久别愧烟萝。其奈丹墀上，君恩未报何？

禁中九日对菊花酒忆元九 元九云：

“不是花中唯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赐酒盈杯谁共持？宫花满把独相思。相思只傍花边立，尽日吟君《咏菊》诗。

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

曾于太白峰前往，数到仙游寺里来。黑水澄时潭底出，白云破处洞门开。林间暖酒（绕）〔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惆怅旧游无复到，菊花时节羨君回。

答张籍，因以代书

怜君马瘦衣裘薄，许到江东访鄙夫。今日正闲天又暖，可能扶病暂来无？

曲江早春

曲江柳条渐无力，杏园伯劳初有声。可怜春浅游人少，好傍池边下马行。

见元九悼亡诗，因以此寄

夜泪暗销明月幌，春肠遥断牡丹庭。人间此病治无药，唯有《楞伽》四卷经。

寒食夜

无月无灯寒食夜，夜深犹立暗花前。忽因时节惊年几？四十如今欠一年。

杏园花落时，招钱员外同醉

花园欲去去应迟，正是风吹狼藉时。近西数树犹堪醉，半落春风半在枝。

重题西明寺牡丹 时元九在江陵

往年君向东都去，曾叹花时君未回。今年况作江陵别，惆怅花前又独来。只愁离别长如此，不道明年花不开。

同钱员外禁中夜直

宫漏三声知半夜，好风凉月满松筠。此时闲坐寂无语，药树影中唯两人。

禁中夜作书与元九

心绪万端书两纸，欲封重读意迟迟。五声宫漏初明后，一点窗灯欲灭时。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

银台金阙夕沉沉，独宿相思在翰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渚宫东面烟波冷，浴殿西头钟漏深。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

寄陈式五兄

年来白发两三茎，忆别君时髭未生。惆怅料君应满鬓，当初是我十年兄。

庾顺之以紫霞绮远赠，以诗答之

千里故人心郑重，一端香绮紫氛氲。开缄日映晚霞色，满幅风生秋水文。为褥欲裁怜叶破，制裘将翦惜花分；不如缝作合欢被，寤寐相思如对君。

送元八归凤翔

莫道岐州三日程，其如风雪一身行。与君况是经年别，暂到城来又出城。

雨雪放朝，因怀微之

归骑纷纷满九衢，放朝三日为泥涂。不知雨雪江陵府，今日排衙得免无？

咏怀

岁去年来尘土中，眼看变作白头翁。如何（辨）[办]得归山计？两顷村田一亩宫。

闻微之江陵卧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寄之，因题四韵

已题一帖红消散，又封一合碧云英。凭人寄向江陵去，道路迢迢一月程。未必能治江上瘴，且图遥慰病中情。到时想得君拈得，枕上开看眼暂明。

酬钱员外雪中见寄

松雪无尘小院寒，闭门不似住长安。烦君想我看心坐，报道心空无可看。

重酬钱员外

雪中重寄雪山偈，问答殷勤四句中。本立空名缘破妄，若能无妄亦无空。

独酌忆微之 时对所赠盏

独酌花前醉忆君，与君春别又逢春。惆怅银杯来处重，不曾盛酒劝闲人。

微之宅残牡丹

残红零落无人赏，雨打风摧花不全。诸处见时犹怅望，况当元九小亭前。

新磨镜

衰容常晚栉，秋镜偶新磨。一与清光对，方知白发多。鬓毛从幻化，心地付《头陀》。任意浑成雪，其如似梦何？

感发落

昔日愁头白，谁知未白衰。眼看应落尽，无可变成丝。

八月十五日夜，闻崔大员外翰林

独直，对酒玩月。因怀禁中清景，偶题是诗

秋月高悬空碧外，仙郎静玩禁闱间。岁中唯有今宵好，海内无如此地闲。皓色分明双阙榜。清光深到九门关。遥闻独醉还惆怅，不见金波照玉山。

酬王十八见寄

秋思太白峰头雪，晴忆仙游洞口云。未报皇恩归未得，惭君为寄《北山文》。

立春日，酬钱员外曲江同行见赠

下直遇春日，垂鞭出禁闱。两人携手语，十里看山归。柳色早黄浅，水文新绿微。风光向晚好，车马近南稀。机尽笑相顾，不惊鸥鹭飞。

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

旧峰松雪旧溪云，怅望今朝遥属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动《北山文》。

宴周皓大夫光福宅

座上作

何处风光最可怜？妓堂阶下砌台前。轩车拥路光照地，丝管入门声沸天。绿蕙不香烧桂酒，红樱无色让花钿。野人不敢求他事，唯借泉声伴醉眠。

晚秋夜

碧空溶溶月华静，月里愁人吊孤影。花开残菊傍疏篱，叶下衰桐落寒井。塞鸿飞急觉秋尽，邻鸡鸣迟知夜永。凝情不语空所思，风吹白露衣裳冷。

惜牡丹花

二首 一首翰林院北厅花下作，一首新昌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作

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

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

答元奉礼同宿见赠

相逢俱叹不闲身，直日常多斋日频。晓鼓一声分散去，明朝风景属何人？

答马侍御见赠

谬入金门侍玉除，烦君问我意何如？蟠木讵堪明主用，笼禽徒与故人疏。苑花似雪同随辇，宫月如眉伴直庐。浅薄求贤思自代，嵇康莫寄《绝交书》。

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

赐欢仍许醉，此会兴如何？翰苑主恩重，曲江春意多。花低羞艳妓，莺散让清歌。共道升平乐，元和胜永和。

夜惜禁中桃花，因怀钱员外

前日归时花正红，今夜宿时枝半空。坐惜残芳君不见，风吹狼藉月明中。

和钱员外早冬玩禁中新菊

禁署寒气迟，孟冬菊初拆。新黄间繁绿，烂若金照碧。仙郎小隐日，心似陶彭泽。秋怜潭上看，日惯篱边摘。今来此地赏，野意潜自适。金马门内花，玉山峰下客。寒芳引清句，吟玩烟景夕。赐酒色偏宜，握兰香不敌。凄凄百卉死，岁晚冰霜积。唯有此花开，殷勤助君惜。钱尝居蓝田山下，故云。

答刘戒之早秋别墅见寄

凉风木槿篱，暮雨槐花枝。并起新秋思，为得故人诗。避地鸟择木，升朝鱼在池。城中与山下，喧静暗相思。

凉夜有怀

念别感时节，早蛩闻一声。风帘夜凉入，露簟秋意生。灯尽梦初罢，月斜天未明。暗凝无限思，起傍药栏行。

秋思

病眠夜少梦，闲立秋多思。寂寞馀雨晴，萧条早寒至。鸟栖红叶树，月照青苔地。何况镜中年，又过三十二！

禁中闻蛩

悄悄禁门闭，夜深无月明。西窗独暗坐，满耳新蛩声。

秋虫

切切暗窗下，嚶嚶深草里。秋天思妇心，雨夜愁人耳。

赠别宣上人

上人处世界，清净何所似？似彼白莲花，在水不著水。性真悟泡幻，行洁离尘滓。修道来几时？身心俱到此。嗟予牵世网，不得长依止。离念与碧云，秋来朝夕起。

春夜喜雪有怀王二十二

夜雪有佳趣，幽人出书帷。微寒生枕席，轻素封阶墀。坐罢楚弦曲，起吟班扇诗。明

宜灭烛后，净爱褰帘时。窗引曙色早，庭销春气迟。山阴应有兴，不卧待〔微〕〔微〕之。

酬和元九东川路诗 十二首 十二篇皆因新境， 追忆旧事，不能一一曲叙，但随而和之，唯予与元知之耳。

骆口驿旧题诗

拙诗在壁无人爱，乌污苔侵文字残。唯有多情元侍御，绣衣不惜拂尘看。

南 秦 雪

往岁曾为西邑吏，惯从骆口到南秦。三时云冷多飞雪，二月山寒少有春。我思旧事犹惆怅，君作初行定苦辛。仍赖愁猿寒不叫，若闻猿叫更愁人。

山枇杷花 二首

万重青嶂蜀门口，一树红花山顶头。春尽忆家归未得，低红如解替君愁。

叶如裙色碧绡浅，花似芙蓉红粉轻。若使此花兼解语，推囚御史定违程。

江 楼 月

嘉陵江曲曲江迟，明月虽同人别离。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今朝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

亚 枝 花

山邮花木似平阳，愁杀多情骢马郎。还似升平池畔坐，低头向水自看妆。

江 上 笛

江上何人夜吹笛？声声似忆故园春。此时闻者堪头白，况是多愁少睡人。

嘉陵夜有怀 二首

露湿墙花春意深，西廊月上半床阴。怜君独卧无言语，惟我知君此夜心。

不明不暗胧胧月，非暖非寒慢慢风。独卧空床好天气，平明闲事到心中。

夜 深 行

百牢关外夜行客，三殿角头宵直人。莫道近臣胜远使，其如同是不闲身。

望 驿 台 三月三十日。

靖安宅里当窗柳，望驿台前扑地花。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

江岸梨

梨花有思缘和叶，一树江头恼杀君。最似孀闺少年妇，白妆素袖碧纱裙。

答“谢家最小偏怜女”

感元九悼亡诗，因为代答三首

嫁得梁鸿六七年，耽书爱酒日高眠。雨荒春圃唯生草，雪压朝厨未有烟。身病忧来缘女少，家贫忘却为夫贤。谁知厚俸今无分，枉向秋风吹纸钱！

答“骑马入空台”

君入空台去，朝往暮还来；我入泉台去，泉门无复开。鰥夫仍系职，稚女未胜哀。寂寞咸阳道，家人覆墓回。

答山驿梦

人君旅梦来千里，闭我幽魂欲二年。莫忘平生行坐处，后堂阶下竹丛前。

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

见君新赠吕君诗，忆得同年行乐时：争入杏园齐马首，潜过柳曲斗蛾眉。八人云散俱游宦，七度花开尽别离。闻道秋娘犹且在，至今时复问微之。

忆元九

眇眇江陵道，相思远不知。近来文卷里，半是忆君诗。

萧员外寄新蜀茶

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

寄上大兄

以后诗在〔下〕邽〔林〕〔村〕居作

秋鸿过尽无书信，病戴纱巾强出门。独上荒台东北望，日西愁立到黄昏。

病中哭金銮子

小女子名

岂料吾方病，翻悲汝不全。卧惊从枕上，扶哭就灯前。有女诚为累，无儿岂免怜？病来才十日，养得已三年。慈泪随声迸，悲肠遇物牵。故衣犹架上，残药尚头边。送出深村

巷，看封小墓田。莫言三里地，此别是终天！

寄 内

桑条初绿即为别，柿叶半红犹未归。不如村妇知时节，解为田夫秋捣衣。

病 气

自知气发每因情，情在何由气得平？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

叹 元 九

不入城门来五载，同时班列尽官高。何人牢落犹依旧？唯有江陵元士曹！

眼 暗

早年勤倦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眼损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夜昏乍似灯将灭，朝暗长疑镜未磨。千药万方治不得，唯应闭目学《头陀》。

得袁相书

谷苗深处一农夫，面黑头斑手把锄。何意使人犹识我，就田来送相公书。

病 中 作

病来城里诸亲故，厚薄亲疏心总知。唯有蔚章于我分，深于同在翰林时。

感化寺见元九、刘三十二题名处

微之谪去千余里，（大）[太]白无来十一年。今日见名如见面，尘埃壁上破窗前。

游悟真寺回，山下别张殷衡

世缘未了住不得，孤负青山心共知。愁君又入都门去，即是红尘满眼时。

村居寄张殷衡

金氏村中一病夫，生涯濩落性灵迂。唯看《老子》五千字，不踏长安十二衢。药铫夜倾残酒暖，竹床寒取旧毡铺。闻君欲发江东去，能到茅庵访别无？

病中得樊大书

荒村破屋经年卧，寂绝无人问病身。唯有东都樊著作，至今书信尚殷勤。

开元九诗书卷

红笺白纸两三束，半是君诗半是书。经年不展缘身病，今日开看生蠹鱼。

昼 卧

抱枕无言语，空房独悄然。谁知尽日卧，非病亦非眠。

夜 坐

庭前尽日立到夜，灯下有时坐彻明。此情不语何人会？时复长吁一两声。

暮 立

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大抵四时心总苦，就中肠断是秋天。

有 感

绝弦与断丝，犹有却续时；唯有衷肠断，无应续得期！

答 友 问

似玉童颜尽，如霜病鬓新。莫惊身顿老，心更老于身！

村 夜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

闻 虫

暗虫唧唧夜绵绵，况是秋阴欲雨天。犹恐愁人暂得睡，声声移近卧床前。

寒食夜有怀

寒食非长非短夜，春风不热不寒天。可怜时节堪相忆，何况无灯各早眠。

赠 内

漠漠暗苔新雨地，微微凉露欲秋天。莫对月明思往事，损君颜色减君年。

得钱舍人书问眼疾

春来眼暗少心情，点尽黄连尚未平。唯得君书胜得药，开缄未读眼先明。

还李十一马

传语李君劳寄马，病来唯著杖扶身。纵拟强骑无出处，却将牵与趁朝人。

九日寄行简

摘得菊花携得酒，绕村骑马思悠悠。下邳田地平如掌，何处登高望梓州？

夜 坐

斜月入前楹，迢迢夜坐情。梧桐上阶影，蟋蟀近床声。曙傍窗间至，秋从簟上生。感时因（亿）〔忆〕事，不寝到鸡鸣。

村 居 二首

田园莽苍经春早，篱落萧条尽日风。若问经过谈笑者，不过田舍白头翁。

门闭仍逢雪，厨寒未起烟。贫家重寥落，半为日高眠。

早 春

雪散因和气，冰开得暖光。春销不得处，唯有鬓边霜。

和梦游春诗一百韵 并序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梦游春》诗七十韵寄予，且题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

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乐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复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将来也。然予以为苟不悔不寤则已，若悔于此，则宜悟于彼也；反于彼而悟于妄，则宜归于真也。况与足下外服儒风，内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后，非觉路之返也，非空门之归也，将安反乎？将安归乎？今所和者，其章指卒归于此。夫感不甚则悔不熟，感不至则悟不深；故广足下七十韵为一百韵，重为足下陈梦游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际所以至感者：欲使曲尽其妄，周知其非，然后返乎真，归乎实。亦犹《法华经》序火宅、偈化城，《维摩经》入淫舍、过酒肆之义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云尔。

昔君梦游春，梦游仙山曲。恍若有所遇，似惬平生欲。因寻菖蒲水，渐入桃花谷，到一红楼家，爱之看不足。池流渡清泚，草嫩蹋绿蓐。门柳暗全低，檐樱红半熟。转行深深院，过尽重重屋。乌龙卧不惊，青鸟飞相逐。渐闻玉珮响，始辨珠履躅。遥见窗下人，娉婷十五六。霞光抱明月，莲艳开初旭。缥缈云雨仙，氛氲兰麝馥。风流薄梳洗，时世宽装束。袖软异文绦，裾轻单丝縠。裙腰银线压，梳掌金筐蹙。带纈紫（箆）[葡]萄，袴夸花红石竹。凝情都未语，付意微相瞩。眉敛远山青，鬟低片云绿。帐牵翡翠带，被解鸳鸯襦。秀色似堪餐，秾华如可掬。半卷锦头席，斜铺绣腰褥。朱唇素指匀，粉汗红绵扑。心惊睡易觉，梦断魂难续。笼委独栖禽，剑分连理木。存诚期有感，誓志贞无黷。京洛八九春，未曾花里宿。壮年徒自弃，佳会应无复。鸾歌不重闻，凤兆从兹卜。韦门女清贵，裴氏甥贤淑。罗扇夹花灯，金鞍辔绣毂。既倾南国貌，遂坦东床腹。刘阮心渐忘，潘杨意方睦。新修履信第，初食尚书禄。九酝备圣贤，八珍穷水陆。秦家重箫史，彦辅怜卫叔。朝饌馈独盘，夜醪倾百斛。亲宾盛辉赫，妓乐纷晬煜。宿醉才解醒，朝欢俄枕曲。饮过君子争，令甚将军酷。酩酊歌《鸛鸣》，颠狂舞《鸛鹄》。月流春夜短，日下秋天速。谢傅隙奔光，萧娘风过烛。全凋蕤花折，半死梧桐秃。暗镜对孤鸾，哀弦留寡鹄。凄凄隔幽显，冉冉移寒燠。万事此时休，万身何处赎？提携小儿女，将领旧姻族。再入朱门行，一傍青楼哭。枵空无厩马，水涸失池鹭。摇落废井梧，荒凉故篱菊。莓苔上几阁，尘土生琴筑。舞榭缀螭蛸，歌梁聚蝙蝠。嫁分红粉妾，卖散苍头仆。门客思彷徨，家人泣咿噢。心期正萧索，宦序仍踟蹰。怀策入崑函，驱车辞郾鄩。逢时念《既济》，聚学思《大畜》。端（评）[详]筮仕著，磨拭穿杨鏃。始从黜校职，首中贤良目。一拔侍瑶墀，再升（著）[纁]绣服。誓酬君主宠，愿使朝廷肃。密勿奏封章，清明操宪牍。鹰中病下，豸角当邪触。纠谬静东周，申冤动南蜀。危言诋阉寺，直气忤钧轴。不忍曲作钩，乍能折为玉。扞心无愧畏，腾口有谤讟。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车摧太行路，剑落酆城狱。襄汉问修途，荆蛮指殊俗。谪为江府掾，遣事荆州牧。趋走谒麾幢，喧烦视鞭朴。簿书常自领，缙囚每亲鞠。竟日坐官曹，经旬旷休沐。宅荒渚宫草，马瘦畬田粟。薄俸等涓毫，微官同桎梏。月中照形影，天际辞骨肉。鹤病翅羽垂，兽穷爪牙缩。行看鬓间白，谁劝杯中绿？时伤大野麟，命问长沙。夏梅山雨渍，秋瘴江云毒。巴水白茫茫，楚山青簇簇。吟君七十韵，是我心所蓄。既去诚莫追，将来幸当勖。欲除烦恼病，当取禅经读。须悟事皆空，无令念将属。请思游春梦，此梦何闪倏！艳色即空花，浮生乃焦谷。良姻在嘉偶，顷刻为单独。入仕欲荣身，须臾成黜辱。合者离之始，乐兮忧所伏。愁恨僧只长，欢荣刹那促。觉悟因傍喻，迷执由当局。膏明诱暗蛾，阳焱奔痴鹿。贪为苦聚落，爱是悲林麓。水荡无明波，轮回死生辐。尘应甘露洒，垢待醍醐浴。障要智灯烧，魔须慧刀戮。外熏性易染，内战心难衄。《法句》与

《心王》，期君日三复！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头陀经》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

王昭君 二首 时年十七

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卷十五

律诗 五言 七言 自两韵至一百韵 一百首

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

圣代元和岁，闲居渭水阳。不才甘命舛，多幸遇时康。朝野分伦序，贤愚定否臧。重文疏卜式，尚少弃冯唐。由是推天运，从兹乐性场。笼禽放高翥，雾豹得深藏。世虑休相扰，身谋且自强。犹须务衣食，未免事农桑。薤草通三径，开田占一坊。昼扉扃白版，夜碓捣黄粱。隙地治场圃，闲时粪土疆。枳篱编刺夹，薤垄擘科秧。穡力嫌身病，农心愿岁穰。朝衣典杯酒，佩剑博牛羊。困倚栽松锸，饥提采蕨筐。引泉来后涧，移竹下前冈。生计虽勤苦，家资甚渺茫。尘埃常满甌，钱帛少盈囊。弟病仍扶杖，妻愁不出房。传衣念褴缕，举案笑糟糠。犬吠村胥闹，蝉鸣织妇忙。纳租看县帖，输粟问军仓。夕歇攀村树，秋行绕野塘。云容阴惨澹，月色冷悠扬。荞麦铺花白，棠梨间叶黄。早寒风撼撼，新霁月苍苍。园菜迎霜死，庭芜过雨荒。檐空愁宿燕，壁暗思啼螳。眼为看书损，肱因运甕伤。病骸浑似木，老鬓欲成霜。少睡知年长，端忧觉夜长。旧游多废（妄）〔忘〕，往事偶思量。忽忆烟霄路，常陪剑履行。登朝思检束，入阁学趋跄。命偶风云会，恩覃雨露滂。沾枯发枝叶，磨钝起锋铓。崔阁连镳鹜，钱兄接翼翔。齐竽混韶夏，燕石厕琳琅。同日升金马，分宵直未央。共词加宠命，合表谢恩光。厩马骄初跨，天厨味始尝。朝晡颁饼餌，寒暑赐衣裳。对秉鹅毛笔，俱含鸡舌香。青缣衾薄絮，朱里幕高张。昼食恒连案，宵眠每并床。差肩承诏旨，连署进封章。起草偏同视，疑文最共详。灭私容点窜，穷理〔辩〕〔析〕毫芒。便共输肝胆，何曾异肺肠？慎微参石奋，决密与张汤。禁闼青交琐，宫垣紫界墙。井栏排菡萏，檐瓦斗鸳鸯。楼额题鸿鹄，池心浴凤凰。风枝万年动，温树四时芳。宿露凝金掌，晨晖上壁珰。砌筠涂绿粉，庭果滴红浆。晓从朝兴庆，春陪宴柏梁。传呼鞭索索，拜舞珮锵锵。仙仗环双阙，神兵辟两厢。火翻红尾旆，冰卓白竿枪。滉漾经鱼藻，深沉近浴堂。分庭皆命妇，对院即储皇。贵主冠浮动，亲王辔闹装。金钿相照耀，朱紫间荧煌。球簇桃花骑，歌巡竹叶觞。褰银中贵带，昂黛内人妆。赐褰东城下，颁酺曲水傍。樽罍分圣酒，妓乐借仙倡。浅酌看红药，徐吟把绿杨。宴回过御陌，行歇入僧房。白鹿原东脚，青龙寺北廊。望春花景暖，避暑竹风凉。下直闲如社，寻芳醉似狂。有时还后到，无处不相将。鸡鹤初虽杂，萧兰久乃彰。来燕隗貴重，去鲁孔栖惶。聚散期难定，飞沉势不常。五年同昼夜，一别似参商。屈折孤生竹，销摧百炼钢。途穷任憔悴，道在肯惶惶？尚念遗簪折，仍怜病雀疮。恤寒分赐帛，救馁减余粮。药物来盈裹，书题寄满箱。殷勤翰林主，珍重礼闱郎。煦沫诚多谢，抁扶岂所望？提携劳气力，吹簸不飞扬。拙劣才何用？龙钟分自当。妆嫫徒费

黛，磨甌讵成璋？习隐将时背，干名与道妨。外身宗老氏，齐物学蒙庄。疏放遗千虑，愚蒙守一方。乐天无怨叹，倚命不劬勤。愤懣胸须豁，交加臂莫攘。珠沉犹是宝，金跃未为祥。泥尾休摇掉，灰心罢激昂。渐闲亲道友，因病事医王。息乱归禅定，存神入坐亡。断痴求慧剑，济苦得慈航。不动为吾志，无何是我乡。可怜身与世，从此两相忘！

酬卢秘书二十韵

时初奉诏除赞善大夫

谬历文场选，惭非翰苑才。云霄高暂致，毛羽弱先摧。识分忘轩冕，知归返草莱。杜陵书积蠹，丰狱剑生苔。晦厌鸣鸡雨，春惊震蛰雷。旧恩收坠履，新律动寒灰。凤诏容徐起，鹄行许重陪。衰颜虽拂拭，蹇步尚低徊。睡少钟偏警，行迟漏苦催。风霜趁朝去，泥雪拜陵回。上感君犹念，傍惭友或推。石顽镌费力，女丑嫁劳媒。倏忽青春度，奔波白日颓。性将时共背，病与老俱来。闻有蓬壶客，知怀杞梓材。世家标甲地，官职滞麟台。笔尽铅黄点，诗成锦绣堆。尝思豁云雾，忽喜访尘埃。心为论文合，眉因劝善开。不胜珍重意，满袖写琼瑰。

题卢秘书夏日新栽竹二十韵

湘竹初封植，卢生此考槃。久持霜节苦，新托露根难。等度须当砌，疏稠要满栏。买怜分薄俸，栽称作闲官。叶翦蓝罗碎，茎抽玉琯端。几声清淅沥，一簇绿檀栾。未夜青岚入，先秋白露团。拂肩摇翡翠，熨手弄琅玕。韵透窗风起，阴铺砌月残。炎天闻觉冷，窄地见疑宽。梢动胜摇扇，枝低好挂冠。碧笼烟雨暮，珠洒雨珊珊。晚箨晴云展，阴芽蛰虺蟠。爱从抽马策，惜未截鱼竿。松韵徒烦听，桃夭不足观。梁惭当室杏，台陋本司兰。古诗云：“卢家兰室杏为梁。”又秘书府即兰台也。撑拨诗人兴，勾牵酒客欢。静连芦簟滑，凉拂葛衣单。岂止消时暑，应能保岁寒。莫同凡草木，一种夏中看。

渭村酬李二十见寄

百里音书何太迟？暮秋把得暮春诗。柳条绿日君相忆，梨叶红时我始知。莫叹学官贫冷落，犹胜村客病支离。形容意绪遥看取，不似华阳观里时。

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

病身初谒青宫日，衰貌新垂白发年。寂寞曹司非熟地，萧条风雪是寒天。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日高眠。

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

平生心迹最相亲，欲隐墙东不为身。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每因暂出犹思伴，岂得安居不择邻？可独终身数相见，子孙长作隔墙人。

游城南，留元九、李二十晚归

老游春饮莫相违，不独花稀人亦稀。更劝残杯看日影，犹应趁得鼓声归。

广宣上人以应制诗见示，因以赠之。 诏许上人居安国寺红楼院，诗供奉

道林谈论惠休诗，一到人天便作师。香积筵承紫泥诏，昭阳歌唱《碧云词》。红楼许住请银钥，翠辇陪行蹋玉墀。惆怅甘泉曾侍从，与君前后不同时。

重过秘书旧房，因题长句

时为赞善大夫

阁前下马思徘徊，第二房门手自开。昔为白面书郎去，今作苍须赞善来。吏人不识多新补，松竹相亲是旧栽。应有题墙名姓在，试将衫袖拂尘埃。

重到城七绝句

见元九

容貌一日减一日，心情十分无九分。每逢陌路犹嗟叹，何况今朝是见君！

高相宅

青苔故里怀恩地，白发新生抱病身。涕泪虽多无哭处，永宁门馆属他人！

张十八

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

刘家花

刘家墙上花还发，李（士）〔十〕门前草又春。处处伤心心始悟，多情不及少情人。

裴五

莫怪相逢无笑语，感今思旧戟门前。张家伯仲偏相似，每见清（杨）〔扬〕一惘然！

仇家酒

年年老去欢情少，处处春来感事深。时到仇家非爱酒，醉时心胜醒时心。

恒寂师

旧游分散人零落，如此伤心事几条。会逐禅师坐禅去，一心灭尽定中消。

靖安北街，赠李二十

榆荚抛钱柳展眉，两人并马语行迟。还似往年安福寺，共君私试却回时。

重伤小女子

学人言语凭床行，嫩似花房脆似琼。才知恩爱迎三岁，未辨东西过一生。汝异下殇应杀礼，吾非上圣讵忘情？伤心自叹鸠巢拙，长堕春雏养不成！

过颜处士墓

向坟道径没荒榛，满室诗书积暗尘。厚夜肯教黄壤晓？悲风不许白杨春。箪瓢颜子生仍促，布被黔娄死更贫。未会悠悠上天意，惜将富寿与何人？

题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韵

东道常为主，南亭别待宾。规模何日创？景致一时新。广砌罗红药，疏窗荫绿筠。锁开宾阁晓，梯上妓楼春。置醴宁三爵，加笏过八珍。茶香飘紫笋，脍缕落红鳞。辉赫车舆闹，珍奇鸟兽驯。猕猴看枥马，鹦鹉唤家人。锦额帘高卷，银花盏慢巡。劝尝光禄酒，许看洛川神。敛翠凝歌黛，流香动舞巾。裙翻绣鹢，梳陷钿麒麟。笛怨音含楚，筝娇语带秦。侍儿催画烛，醉客吐文茵。投辖多连夜，鸣珂便达晨。入朝纡紫绶，待漏拥朱轮。贵介交三事，光荣照四邻。甘浓将奉客，稳暖不缘身。十载歌钟地，三朝节钺臣。爱才心倜傥，敦旧礼殷勤。门以招贤盛，家因好事贫。始知豪杰意，富贵为交亲。

赋得听边鸿

惊风吹起塞鸿群，半拂平沙半入云。为问昭君月下听，何如苏武雪中闻？

见杨弘贞诗赋，因题绝句以自谕

赋句诗章妙入神，未年三十即无身。常嗟薄命形憔悴，若比弘贞是幸人。

病中早春

今朝枕上觉头轻，强起阶前试脚行。膈膩断来无气力，风痰恼得少心情。暖销霜瓦津初合，寒减冰渠冻不成。唯有愁人鬓间雪，不随春尽逐春生。

送人贬信州判官

地僻山深古上饶，土风贫薄道程遥。不唯迁客须桄屑，见说居人也寂寥。溪畔毒砂藏水弩，城头枯树下山魈。若于此郡为卑吏，刺史厅前又折腰。

曲江醉后赠诸亲故

郭东丘墓何年客？江畔风光几日春？只合殷勤逐杯酒，不须疏索向交亲。中天或有长生药，下界应无不死人。除却醉来开口笑，世间何事更关身？

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绝句

时方与元八卜邻

看花屋

忽惊映树新开屋，却似当檐故种花。可惜年年红似火，今春始得属元家。

累土山

堆土渐高山意出，终南移入户庭间。玉峰蓝水应惆怅，恐见新山忘旧山。

高亭

亭脊太高君莫拆，东家留取当西山。好看落日斜衔处，一片春岚映半环。

松树

白金换得青松树，君既先栽我不栽。幸有西风易凭仗，夜深偷送好声来。

醉后却寄元九

蒲池村里匆匆别，沔水桥边兀兀回。行到城门残酒醒，万重离恨一时来。

重寄

萧散弓惊雁，分飞剑化龙。悠悠天地内，不死会相逢。

李十一舍人松园饮小酌酒，得元八侍御诗，序云：在台中推院，有鞠狱之苦。即事书怀，因酬四韵

爱酒舍人开小酌，能文御史寄新诗。乱松园里醉相忆，古柏厅前忙不知。早夏我当逃暑日，晚衙君是虑囚时。唯应清夜无公事，新草亭中好一期。元于升平宅新立草亭。

重到华阳观旧居

忆昔初年三十二，当时秋思已难堪。若为重入华阳院，病鬓愁心四十三！

答 劝 酒

莫怪近来都不饮，几回因醉却沾巾。谁料平生狂酒客，如今变作酒悲人。

题王侍御池亭

朱门深锁春池满，岸落蔷薇水浸莎。毕竟林塘谁是主？主人来少客来多。

听水部吴员外新诗，因赠绝句

朱绂仙郎白雪歌，和人虽少爱人多。明朝与向诗家道，水部如今不姓何。

雨夜忆元九

天阴一日便堪愁，何况连宵雨不休。一种雨中君最苦，偏梁阁道向通州。

雨中，携元九诗，访元八侍御

微之诗卷忆同开，假日多应不入台。好句无人堪共咏，冲泥蹋水就君来。

赠杨秘书巨源

杨尝有赠卢洛州

诗云：“三刀梦益州，一箭取辽城。”由是知名。

早闻一箭取辽城，相识虽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谁是敌？白须四海半为兄。贫家薤草时时入，瘦马寻花处处行。不用更教诗过好，折君官职是声名。

和武相公感韦令公旧池孔雀

同用深字

索寞少颜色，池边无主禽。难收带泥翅，易结著人心。顶毳落残碧，尾花销暗金。放归飞不得，云海故巢深。

寄生衣与微之，因题封上

浅色縠衫轻似雾，纺花纱裤薄于云。莫嫌轻薄但知著，犹恐通州热杀君。

白牡丹

白花冷澹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

梦 旧

别来老大苦修道，炼得离心成死灰。平生忆念消磨尽，昨夜因何入梦来？

戏题卢秘书新移蔷薇

风动翠条腰袅娜，露垂红萼泪阑干。移他到此须为主，不别花人莫使看。

曲江夜归，闻元八见访

自入台来见面稀，班中遥得揖容辉。早知相忆来相访，悔待江头明月归。

苦热，题恒寂师禅室

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

微之到通州日，授馆未安，见尘壁间有数行字，读之，即仆旧诗。其落句云：“渌水红莲一朵开，千花百草无颜色。”然不知题者何人也。微之吟叹不足，因缀一章，兼录仆诗本同寄。〔省〕其诗，乃是十五年前初及第时，赠长安妓人阿软绝句。缅思往事，杳若梦中。怀旧感今，因酬长句

十五年前似梦游，曾将诗句结风流。偶助笑歌嘲阿软，可知传诵到通州。昔教红袖佳人唱，今遣青衫司马愁。惆怅又闻题处所，雨淋江馆破墙头。

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

来书子细说通州，州在山根峡岸头。四面千重火云合，中心一道瘴江流。虫蛇白昼拦官道，蚊蟆黄昏扑郡楼。何罪遣君居此地？天高无处问来由！

匡匡巖山万仞余，人家应似甌中居。寅年篱下多逢虎，亥日沙头始卖鱼。衣斑梅雨长须熨，米涩畲田不解锄。努力安心过三考，已曾愁杀李尚书。李实尚书先贬此州，身歿于彼处。

人稀地僻医巫少，夏旱秋霖瘴疰多。老去一身须爱惜，别来四体得如何？侏儒饱笑东方朔，薏苡谗忧马伏波。莫遣沉愁结成病，时时一唱《濯缨歌》。

通州海内恓惶地，司马人间冗长官。伤鸟有弦惊不定，卧龙无水动应难。剑埋狱底谁深掘？松偃霜中尽冷看。举目争能不惆怅？高车大马满长安。

病中答招饮者

顾我镜中悲白发，尽君花下醉青春。不缘眼痛兼身病，可是樽前第二人？

燕子楼 三首 并序

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予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欢而去，迹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绩之访予，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绩之从事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馀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予爱绩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

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著即潸然。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

初贬官，过望秦岭 自此后诗，江州路上作

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

蓝桥驿见元九诗 诗中云：“江陵归时逢春雪。”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韩公堆寄元九

韩公堆北涧西头，冷雨凉风拂面秋。努力南行少惆怅，江州犹似胜通州。

发商州

商州馆里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若比李三犹自胜，儿啼妇哭不闻声。时李固言新歿。

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

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

红鹦鹉 商山路逢

安南远进红鹦鹉，色似桃花语似人。文章辩慧皆如此，笼槛何年出得身？

题四皓庙

卧逃秦乱起安刘，舒卷如云得自由。若有精灵应笑我，不成一事谪江州。

罢药

自学坐禅休服药，从他时复病沉沉。此身不要全强健，强健多生人我心。

白鹭

人生四十未全衰，我为愁多白发垂。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上亦垂丝？

襄阳舟夜

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秋风截江起，寒浪连天白。本是多愁人，复此风波夕！

江夜舟行

烟澹月蒙蒙，舟行夜色中。江铺满槽水，帆展半槽风。叫曙嗷嗷雁，啼秋唧唧虫。只应催北客，早作白须翁。

红藤杖

交亲过浐别，车马到江回；唯有红藤杖，相随万里来。

江上吟元八绝句

大江深处月明时，一夜吟君小律诗。应有水仙潜出听，翻将唱作《步虚词》。

途中感秋

节物行摇落，年颜坐变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乡国程程远，亲朋处处辞。唯残病与老，一步不相离。

登郢州白雪楼

白雪楼中一望乡，青山簇簇水茫茫。朝来渡口逢京使，说道烟尘近洛阳。时淮西寇未平。

舟夜赠内

三声猿后垂乡泪，一叶舟中载病身。莫凭水窗南北望，月明月暗总愁人！

逢 旧

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蛾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

白口阻风十日

洪涛白浪塞江津，处处遭回事事迟。世上方为失途客，江头又作阻风人。鱼虾遇雨腥盈鼻，蚊蚋和烟痒满身。老大光阴能几日？等闲白口坐经旬。

浦中夜泊

暗上江堤还独立，水风霜气夜棱棱。回看深浦停舟处，芦荻花中一点灯。

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致宴，宴罢同望

江边黄鹤古时楼，劳致华筵待我游。楚思淼茫云水冷，商声清脆管弦秋。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总是平生未行处，醉来堪赏醒堪愁。

舟中读元九诗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人

扁舟厌泊烟波上，轻策闲寻浦屿间。虎踞青泥稠似印，风吹白浪大于山。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今日料君朝退后，迎寒新酎暖开颜。李十一好小酎酒，故云。

雨中题衰柳

湿屈青条折，寒飘黄叶多。不知秋雨意，更遣欲如何？

题王处士郊居

半依云渚半依山，爱此令人不欲还。负郭田园八九顷，向阳茅屋两三间。寒松纵老风标在，野鹤虽饥饮啄闲。一卧江村来早晚，著书盈帙鬓毛斑。

岁晚旅望

朝来暮去星霜换，阴惨阳舒气序牵。万物秋霜能坏色，四时冬日最凋年。烟波半露新沙地，鸟雀群飞欲雪天。向晚苍苍南北望，穷阴旅思两无边。

晏坐闲吟

昔为京洛声华客，今作江湖潦倒翁。意气销磨群动里，形骸变化百年中。霜侵残鬓无多黑，酒伴衰颜只暂红。赖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

题李山人

厨无烟火室无妻，篱落萧条屋舍低。每日将何疗饥渴？井华云粉一刀圭。

读《庄子》

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

江楼偶宴，赠同座

南浦闲行罢，西楼小宴时，望湖凭槛久，待月放杯迟。江果尝卢橘，山歌听《竹枝》。相逢且同乐，何必旧新知？

放言 五首 并序

元九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健）[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唯李颀有云：“济水至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斯句近之矣。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祸福回还车转毂，荣枯反覆手藏钩。龟灵未免割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不信君看奕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真玉烧三日不热。辨材须待七年期。豫章木生七年而后知。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谁家第宅成还破？何处亲宾哭复歌？昨日屋头堪炙手，今朝门外好张罗。北邙未省留闲地，东海何曾有定波？莫笑贱贫夸富贵，共成枯骨两如何！

泰山不要欺毫末，颜子无心羨老彭。松树千年终是朽，槿花一日自为荣。何须恋世常忧死，亦莫嫌身漫厌生。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系何情！

岁暮道情 二首

壮日苦曾惊岁月，长年都不惜光阴。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死生心。

半故青衫半白头，雪风吹面上江楼。禅功自见无人觉，合是愁时亦不愁。

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贺监知章目李白为谪仙人。

强 酒

若不坐禅销妄想，即须行醉放狂歌；不然秋月春风夜，争那闲思往事何？

独树浦雨夜，寄李六郎中

忽忆两家同里巷，何曾一处不追随？闲游预算分朝日，静话多同待漏时，花下放狂冲黑饮，灯前起坐彻明棋。可知风雨孤舟夜，芦苇丛中作此诗？

听崔七妓人箏

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凭君向道休弹去，白尽江州司马头！

望 江 州

江回望见双华表，知是浔阳西郭门。犹去孤舟三四里，水烟沙雨欲黄昏。

初到江州

浔阳欲到思无穷，庾亮楼南湓口东。树木凋疏山雨后，人家低湿水烟中。菰蒋喂马行无力，芦荻编房卧有风。遥见朱轮来出郭，相迎劳动使君公。

醉后题李、马二妓

行摇云髻花钿节，应似《霓裳》趁管弦。艳动舞裙浑是火，愁凝歌黛欲生烟。有风纵道能回雪，无水何由忽吐莲？疑是两般心未决，雨中神女月中仙。

卢侍御小妓乞诗，座上留赠

郁金香汗 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好似文君还对酒，胜于神女不归云。梦中那及觉时见？宋玉荆王应羡君。

卷十六

律诗 五言 七言 自两韵至一百韵 一百首

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

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
庾三十二补缺、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

南去经三楚，东来过五湖。山头看候馆，水面问征途。地远穷江界，天低极海隅。飘零同落叶，浩荡似乘桴。渐觉乡原异，深知土产殊。夷音语嘲嚅，蛮态笑睢盱。水市通闾阖，烟村混舳舻。吏征鱼户税，人纳火田租。亥日饶虾蟹，寅年足虎踞。成人男作卯，事鬼女为巫。楼暗攒娼妇，堤喧簇贩夫。夜船论铺赁，春酒断瓶沽。见果多卢橘，闻禽悉鹧鸪。山歌猿独叫，野哭鸟相呼。岭徼云成栈，江郊水当郛。月（桥）〔移〕翘柱鹤，风（帆）〔泛〕碾樯乌。鳌碍潮无信，蛟惊浪不虞。鼉鸣泉窟室，蜃结气浮图。树裂山魃穴，沙含水弩枢。喘牛犁紫芋，羸马放青菰。绣面谁家婢？鸦头几岁奴？泥中采菱芡，烧后拾樵苏。鼎臠愁烹鳖，盘腥厌脍鲈。钟仪徒恋楚，张翰浪思吴。气序凉还热，光阴旦复晡。身方逐萍梗，年欲近桑榆。渭北田园废，江西岁月徂。忆归恒惨澹，怀旧忽踟蹰。自念咸秦客，尝为邹鲁儒。蕴藏经国术，轻弃度关。赋力凌《鹦鹉》，词锋敌辘轳。战文重掉鞅，射策一弯弧。崔杜鞭齐下，元韦辔并驱。名声逼杨马，交分过萧朱。世务经磨揣，周行窃凯觎。风云皆会合，雨露各沾濡。共偶升平代，偏惭固陋躯。承明连夜直，建礼拂晨趋。美服颁王府，珍羞降御厨。议高通白虎，谏切伏青蒲。柏殿行陪宴，花楼走看酺。神旗张鸟兽，天籟动笙竽。丸剑星芒耀，鱼龙电策驱。定场排汉旅，促座进吴歔。缥缈疑仙乐，婵娟胜画图。歌鬟低翠羽，舞汗堕红珠。别选闲游伴，潜招小饮徒。一杯愁已破，三盏气弥粗。软美仇家酒，幽闲葛氏姝。十千方得斗，二八正当垆。论笑杓胡碇，谈怜巩啜嚅。李酣尤短寝，庾醉更蔫迂。《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筹并频逃席，觥严别置孟。满卮哪可灌，颓玉不胜扶。入视中枢草，归乘内廐驹。醉曾冲宰相，骄不揖金吾。日近恩虽重，云高势却孤。翻身落霄汉，失脚到泥涂。博望移门籍，浔阳佐郡符。予自太子赞善大夫出为江州司马。时情变寒暑，世利算锱铢。即日辞双阙，明朝别九衢。播迁分郡国，次第出京都。十年春，微之移佐通州。其年秋，予出佐浔阳。明年冬，杓直出牧澧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韦大牧开州。秦岭驰三驿，商山上二邛。商山险道中，有东西二邛。岷阳亭寂寞，夏口路崎岖。大道全生棘，中丁尽执殳。江关未撤警，淮寇尚稽诛。时淮西未平，路经襄、鄂二州界，所见如此。林对东西寺，山分大小姑。东林、西林寺在庐山北，大姑、小姑在庐山南彭蠡湖中。庐峰莲刻削，湓浦带萦纡。莲花峰在庐山北，

湓水在江城南。何逊诗云：“湓城对湓水，湓水萦如带。”九派吞青草，浔阳江九派，南通青草、洞庭湖。孤城覆绿芜。南方城壁多以草覆。黄昏钟寂寂，清晓角呜呜。春色辞门柳，秋声到井梧。残芳悲是鵙，音啼决，见《楚词》。暮节感茱萸。蕊坼金英菊，花飘雪片芦。波红日斜没，沙白月平铺。几见林抽笋，频惊燕引雏。岁华何倏忽？年少不须臾。眇默思千古，苍茫想八区。孔穷缘底事？颜夭有何辜？龙智犹经醢，龟灵未免刳。穷通应已定，圣哲不能逾。况我身谋拙，逢他厄运拘。漂流随大海，锤锻任洪炉。险阻尝之矣，栖迟命也夫！沈冥消意气，穷饿耗肌肤。防瘴和残药，迎寒补旧襦。书床鸣蟋蟀，琴匣网蜘蛛。贫室如悬磬，端忧剧守株。时遭人指点，数被鬼揶揄。兀兀都疑梦，昏昏半似愚。女惊朝不起，妻怪夜长吁。万里抛朋侣，三年隔友于。自然悲聚散，不是恨荣枯。去夏微之疟，今春席八殂。天涯书达否？泉下哭知无？去年闻元九瘴疟，书去竟未报。今春闻席八歿，久与还往，能无恸矣！谩写诗盈卷，空盛酒满壶，只添新怅望，岂复旧欢娱？壮志因愁减，衰容与病俱。相逢应不识，满颌白髭须！

谪居

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逢时弃置从不才，未老衰羸为何事？火烧寒涧松为烬，霜降春林花委地。遭时荣悴一时间，岂是昭昭上天意？

初到江州，寄翰林张、李、杜三学士

早攀霄汉上天衢，晚落风波委世途。雨露施恩无厚薄，蓬蒿随分有荣枯。伤禽侧翅惊弓箭，老妇低颜事舅姑。碧落三仙曾识面，年深记得姓名无？

庾楼晓望

独凭朱槛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新。竹雾晓笼衔岭月，风暖送过江春。子城阴处犹残雪，衙鼓声前未有尘。三百年来庾楼上，曾经多少望乡人！

宿西林寺

木落天晴山翠开，爱山骑马入山来。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柴桑令，刘遗民是也。

江楼宴别

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缥缈楚风罗绮薄，铮铮越调管弦高。寒流带月澄如镜，夕吹和霜利似刀。樽酒未空欢未尽，舞腰歌袖莫辞劳。

题山石榴花

一丛千朵压栏干，翦碎红绡却作团。风袅舞腰香不尽，露销妆脸泪新干。蔷薇带刺攀应懒，萼萼生泥玩亦难。争及此花檐户下？任人采弄尽人看。

代春赠

山吐晴岚水放光，辛夷花白柳梢黄。但知莫作江西意，风景何曾异帝乡？

答春

草烟低重水花明，从道风光似帝京。其奈山猿江上叫，故乡无此断肠声。

樱花下叹白发

逐处花皆好，随年貌自衰。红樱满眼日，白发半头时。倚树无言久，攀条欲放迟。临风两堪叹，如雪复如丝！

惜落花，赠崔二十四

漠漠纷纷不奈何，狂风急雨两相和。晚来怅望君知否？枝上稀疏地上多。

移山樱桃

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斫山樱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

官舍闲题

职散优闲地，身慵老大时。送春唯有酒，销日不过棋。禄米獐牙稻，园蔬鸭脚葵。饱餐仍晏起，馀暇弄龟儿。龟儿，即小侄名。

晚春登大云寺南楼，赠常禅师

花尽头新白，登楼意若何？岁时春日少，世界苦人多。愁醉非因酒，悲吟不是歌。求师治此病，唯劝读《楞伽》。

北楼送客归上都

凭高送远一凄凄，却下朱栏即解携。京路人归天直北，江楼客散日平西。长津欲度回船尾，残酒重倾簇马蹄。不独别君须强饮，穷愁自要醉如泥。

北亭招客

疏散郡丞同野客，幽闲官舍抵山家。春风北户千茎竹，晚日东园一树花。小盏吹醅尝冷酒，深炉敲火炙新茶。能来尽日观棋否？太守知慵放晚衙。

宿西林寺，早赴东林满上人之会，因寄崔二十二员外

谪辞魏阙鹧鸪隔，老入庐山麋鹿随。薄暮萧条投寺宿，凌晨清净与僧期。双林我起闻钟后，只日君趋入阁时。鹏鹗高低分皆定，莫劳心力远相思。

游宝称寺

竹寺初晴日，花塘欲晓春。野猿疑弄客，山鸟似呼人。酒（懒）[]倾金液，茶新碾玉尘。可怜幽静地，堪寄老慵身！

早春闻提壶鸟，因题邻家

厌听秋猿催下泪，喜闻春鸟劝提壶。谁家红树先花发？何处青楼有酒沽？进士粗豪寻静尽，拾遗风采近都无。欲期明日东邻醉，变作腾腾一俗夫。

见紫薇花，忆微之

一丛暗淡将何比？浅碧笼裙衬紫巾。除却微之见应爱，人间少有别花人。

蔷薇花一丛独死，不知其故，因有是篇

柯条未尝损，根 不曾移；同类今齐茂，孤芳忽独萎。仍怜委地日，正是带花时！碎碧初凋叶，焦红尚恋枝。乾坤无厚薄，草木自荣衰。欲问因何事？春风亦不知。

湖亭望水

久雨南湖涨，新晴北客过。日沉红有影，风定绿无波。岸没闾阎少，滩平船舫多。可怜心赏处，其奈独游何！

闲游

外事因慵废，中怀与静期。寻泉上山远，看笋出林迟。白石磨樵斧，青竿理钓丝。澄清深浅好，最爱夕阳时。

忆微之，伤仲远 李三仲远去年春丧

幽独辞群久，漂流去国赊。只将琴作伴，唯以酒为家。感逝因看水，伤离为见花。李三埋地底，元九谪天涯。举眼青云远，回头白日斜。可能胜贾谊？犹自滞长沙！

过郑处士

闻道移居村坞间，竹林多处独开关。故来不是求他事，暂借南亭一望山。

霖雨苦多，江湖暴涨，块然独望，因题北亭

自作浔阳客，无如苦雨何！阴昏晴日少，闲闷睡时多。湖阔将天合，云低与水和。篙根舟子语，巷口钓人歌。雾鸟沉黄气，风帆蹴白波。门前车马道，一宿变江河。

春末夏初，闲游江郭 二首

闲出乘轻屐，徐行踏软沙。观鱼傍湓浦，看竹入杨家。湓浦多鱼，浦西有杨侍郎宅，多好竹。林迸穿篱笋，藤飘落水花。雨埋钓舟小，风扬酒旗斜。嫩剥青菱角，浓煎白茗芽。淹留不知夕，城树欲栖鸦。

柳影繁初合，莺声涩渐稀。早梅迎夏结，残絮送春飞。西日韶光尽，南风暑气微。展张新小簟，熨帖旧生衣。绿蚁杯香嫩，红丝鲙缕肥。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

红藤杖 杖出南蛮

南诏红藤杖，西江白首人。时时携步月，处处把寻春。劲健孤茎直，疏圆六节匀。火山生处远，泸水洗来新。粗细才盈手，高低仅过身。天边望乡客，何日挂归秦？

风雨中寻李十一，因题船上

匹马来郊外，扁舟在水滨。可怜冲雨客，来访阻风人。小榼沾清醕，行厨煮白鳞。停杯看柳色，各忆故园春。

题庐山山下汤泉

一眼汤泉流向东，浸泥浇草暖无功。骊山温水因何事，流入金铺玉甃中？

寄蕲州簟与元九，因题六韵

时元九鰼居

笛竹出蕲春，霜刀劈翠筠。织成双入簟，寄与独眠人。卷作筒中信，舒为席上珍。滑如铺薤叶，冷似卧龙鳞。清润宜乘露，鲜华不受尘。通州炎瘴地，此物最关身。

秋 热

西江风候接南威，暑气常多秋气微。犹道江州最凉冷，至今九月著生衣。

题元〔十〕八溪居

溪岚漠漠树重重，水槛山窗次第逢。晚叶尚开红踯躅，秋房初结白芙蓉。声来枕上千年鹤，影落杯中五老峰。更愧殷勤留客意，鱼鲜饭细酒香浓。

晚出西郊

散吏闲如客，贫州冷似村。早凉湖北岸，残照郭西门。懒镊从须白，休治任眼昏。老来何所用？少兴不多言。

阶 下 莲

叶展影翻当砌月，花开香散入帘风；不如种在天池上，犹胜生于野水中。

端居咏怀

贾生俟罪心相似，张翰思归事不如；斜日早知惊 鸟，秋风悔不忆鲈鱼。胸襟曾贮匡时策，怀袖犹残谏猎书。从此万缘都摆落，欲携妻子买山居。

夜宿江浦，闻元八改官，因寄此什

君游丹陛已三迁，我泛沧浪欲二年。剑珮晓趋双凤阙，烟波夜宿一渔船。交亲尽在青云上，乡国遥抛白日边。若报生涯应笑杀，结茅栽芋种畬田。

百 花 亭

朱檻在空虛，涼風八月初。山形如峴首，江色似桐廬。佛寺乘船入，人家枕水居。高亭仍有月，今夜宿何如？

江楼早秋

南国虽多热，秋来亦不迟。湖光朝霁后，竹气晚凉时。楼阁宜佳客，江山入好诗。清风水 叶，白露木兰枝。欲作云泉计，须营伏腊资。匡庐一步地，官满更何之？

送客之湖南

年年渐见南方物，事事堪伤北客情。山鬼睺眇唯一足，峡猿哀怨过三声。帆开青草湖中去，衣湿黄梅雨里行。别后双鱼难定寄，近来潮不到湓城。

百花亭晚望夜归

百花亭上晚徘徊，云影阴晴掩复开。日色悠扬映山尽，雨声萧飒渡江来。鬓毛遇病双如雪，心绪逢秋一似灰。向夜欲归愁未了，满湖明月小船回。

西 楼

小郡大江边，危楼夕照前。青芜卑湿地，白露沆寥天。乡国此时阻，家书何处传？仍闻陈蔡戍，转战已三年。

寻李道士山居，兼呈元明府

尽日行还歇，迟迟独上山。攀藤老筋力，照水病容颜。陶巷招居住，茅家许往还。饱谙荣辱事，无意恋人间。

四 十 五

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

寄李相公、崔侍郎、钱舍人

曾陪鹤驭两三仙，亲侍龙輿四五年。天上欢华春有限，世间漂泊海无边。荣枯事过都

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官满更归何处去？香炉峰在宅门前。

厅前桂

天台岭上凌霜树，司马厅前委地丛。一种不生明月里，山中犹校胜尘中。

寻王道士药堂，因有题赠

行行（见）〔觅〕路缘松峤，步步寻花到杏坛。白石先生小有洞，黄牙姹女大还丹。常悲东郭千家冢，欲乞西山五色丸。但恐长生须有籍，仙台试为捡名看。

秋 晚

篱菊花稀砌桐落，树阴离离日色薄。单幕疏帘贫寂寞，凉风冷露秋萧索。光阴流转忽已晚，颜色凋残不如昨。莱妻卧病月明时，不捣寒衣空捣药。

南浦岁暮，对酒，送王十五归京

腊后冰生覆湓水，夜来云暗失庐山。风飘细雪落如米，索索萧萧芦苇间。此地二年留我住，今朝一酌送君还。相看渐老无过醉，聚散穷通总是闲。

除 夜

薄晚支颐坐，中宵枕臂眠。一从身去国，再见日周天。老度江南岁，春抛渭北田。浔阳来早晚？明日是三年。

闻李十一出牧澧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因寄绝句

平生相见即眉开，静念无如李与崔。各是天涯为刺史，缘何不觅九江来？

元和十（三）〔二〕年，淮寇未平， 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

闻停岁仗軫皇情，应为淮西寇未平。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中生。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

庾楼新岁

岁时销旅貌，风景触乡愁。牢落江湖意，新年上庾楼。

上香炉峰

倚石攀萝歇病身，青筇竹杖白纱巾。他时画出庐山郭，便是香炉峰上人。

忆微之

与君何日出屯蒙？鱼恋江湖鸟厌笼。分手各抛沧海畔，折腰俱老绿衫中。三年隔阔音尘断，两地飘零气味同。又被新年劝相忆，柳条黄软欲春风。

雨夜赠元十八

卑湿沙头宅，连阴雨夜天。共听檐溜滴，心事两悠然。把酒循环饮，移床曲尺眠。莫言非故旧，相识已三年。

寒食江畔

草香沙暖水云晴，风景令人忆帝京。还似往年春气味，不宜今日病心情。闻莺树下沉吟立，信马江头取次行。忽见紫桐花怅望，下邳明日是清明。

三月三日登庾楼，寄庾三十二

三日欢游辞曲水，二年愁卧在长沙。每登高处长相忆，何况兹楼属庾家？

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司马，以诗贺之

谁能淮上静风波，闻道河东应此科。不独文词供奏记，定将谈笑解兵戈。泥埋剑戟终难久，水借蛟龙可在多。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

石楠树

可怜颜色好阴凉，叶翦红笺花扑霜。伞盖低垂金翡翠，熏笼乱搭绣衣裳。春芽细炷千灯焰，夏蕊浓焚百和香。见说上林无此树，只教桃柳占年芳。

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咏 怀

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妻儿不问唯耽酒，冠带皆慵只抱琴。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

早发楚城驿

过雨尘埃灭，沿江道径平。月乘残夜出，人趁早凉行。寂历闲吟动，冥蒙暗思生。荷塘翻露气，稻垄泻泉声。宿犬闻铃起，栖禽见火惊。珑珑烟树色，十里始天明。

箬岷东池

箬岷亭东有小池，早荷新葑绿参差。中宵把火行人发，惊起双栖白鹭鹭。

建 昌 江

建昌江水县门前，立马教人唤渡船。忽似往年归蔡渡，草风沙雨渭河边。

哭 从 弟

伤心一尉便终身，叔母年高新妇贫。一片绿衫消不得，腰金拖紫是何人？

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 五首

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编墙。南檐纳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月凉。洒砌飞泉才有点，拂窗斜竹不成行。来春更葺东厢屋，纸阁芦帘著孟光。

重 题

喜入山林初息影，厌趋朝市久劳生。早年薄有烟霞志，岁晚深谙世俗情。已许虎溪云里卧，不爭龙尾道前行。从兹耳界应清净，免见啾啾毁誉声。

长松树下小溪头，斑鹿胎巾白布裘。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麋林鹤是交游。云生涧户衣裳润，岚隐山厨火烛幽。最爱一泉新引得，清冷屈曲绕阶流。

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匡庐便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胸中壮气犹

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山中问月

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昔随飞盖处，今照入山时。借助秋怀旷，留连夜卧迟。如归旧乡国，似对好亲知。松下行为伴，溪头坐有期。千岩将万壑，无处不相随。

正月十五（且）〔日〕夜，东林寺学禅， 偶怀蓝田杨主簿，因呈智禅师

新年三五东林夕，星汉迢迢钟梵迟。花县当君行乐夜，松房是我坐禅时。忽看月满还相忆，始叹春来自不知。不觉定中微念起，明朝更问雁门师。

临水坐

昔为东掖垣中客，今作西方社内人。手把杨枝临水坐，闲思往事似前身。

山居

山斋方独往，尘事莫相仍。蓝舆辞鞍马，缁徒换友朋。朝餐唯药菜，夜伴只纱灯。除却青衫在，其馀便是僧。

遗爱寺

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

山中与元九书，因题书后

忆昔封书与君夜，金銮殿后欲明天；今夜封书在何处？庐山庵里晓灯前。笼鸟槛猿俱未死，人间相见是何年？

黄石岩下作

久别鹧鸪侣，深随鸟兽群。教他远亲故，何处觅知闻？昔日青云意，今移向白云。

戏赠李十三判官

垂鞭相送醉醺醺，遥见庐山指似君。想君初觉从军乐，未爱香炉峰上人。

醉中戏赠郑使君

时使君先归，留妓乐重饮

密座移红毯，酡颜照绿杯。双娥留且住，五马任先回。醉耳歌催醒，愁眉笑引开。平生少年兴，临老暂重来。

江亭夕望

凭高望远思悠哉，晚上江亭夜未回。日欲没时红浪沸，月初生处白烟开。辞枝雪蕊将春去，满镊霜毛送老来。争敢三年作归计，心知不及贾生才。

酬元员外三月三十日慈恩寺相忆见寄

怅望慈恩三月尽，紫桐花落鸟关关。诚知曲水春相忆，其奈长沙老未还。赤岭猿声催白首，黄茅瘴色换朱颜。谁言南国无霜雪？尽在愁人鬓发间。

偶然 二首

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犹差忒。月离于毕合滂沱，有时不雨谁能测？

火发城头鱼水里，救火竭池鱼失水。乖龙藏在牛领中，雷击龙来牛枉死。人道蓍神龟骨圣，试卜鱼牛那至此？六十四卦七十钻，毕竟不能知所以。

中秋月

万里清光不可思，添愁益恨绕天涯。谁人陇外久征戍？何处庭前新别离？失宠故姬归院夜，没蕃老将上楼时。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知。

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

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

携诸山客同上香炉峰，遇雨而还。 沾濡狼藉，互相笑谑，题此解嘲

萧洒登山去，龙钟遇雨回。磴危攀薜荔，石滑践莓苔。袜污君相谑，鞋穿我自咳。莫欺泥土脚，曾踏玉阶来。

彭蠡湖晚归

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气春。鸟飞千白点，日没半红轮。何必为迁客？无劳是病身。但来临此望，少有不愁人。

酬赠李炼师见招

几年司谏直承明，今日求真礼上清。曾犯龙鳞容不死，欲骑鹤背觅长生。刘纲有妇仙同得，伯道无儿累更轻。若许移家相近住，便驱鸡犬上层城。

西河雨夜送客

云黑雨翛翛，江昏水暗流。有风催解缆，无月伴登楼。酒罢无多兴，帆开不少留。唯看一点火，遥认是行舟。

登西楼忆行简

每因楼上西南望，始觉人间道路长。碍日暮山青簇簇，浸天秋水白茫茫。风波不见三年面，书信难传万里肠。早晚东归来下峡，稳乘船舫过瞿唐。

罗子

有女名罗子，生来才两春。我今年已长，日夜二毛新。顾念娇啼面，思量老病身。直应头似雪，始得见成人。

读灵彻诗

东林寺里西廊下，石片镌题数首诗。言句怪来还校别，看名知是老汤师。

听李士良琵琶

人各赋二十八字

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闲人暂听犹眉敛，可使和蕃公主闻？

昭君怨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哪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闲吟

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

戏问山石榴

小树山榴近砌栽，半含红萼带花来。争知司马夫人妒，移到庭前便不开。

編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苦教短李伏歌行。李二十常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湖上闲望

藤花浪沸紫茸条，菰叶风翻绿剪刀。闲弄水芳生楚思，时时合眼咏《离骚》。

卷十七

律诗 五言 七言 自两韵至五十韵 一百首

江南谪居十韵

自哂沉冥客，曾为献纳臣。壮心徒许国，薄命不如人。才展凌云翅，俄成失水鳞。葵枯犹向日，蓬断即辞春。泽畔长愁地，天边欲老身。萧条残活计，冷落旧交亲。草合门无径，烟消甑有尘。忧方知酒圣，贫始觉钱神。虎尾难容足，羊肠易覆轮。行藏与通塞，一切任陶钧。

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

昨夜江楼上，吟君数十篇。词飘朱槛底，韵堕绿江前。清楚音谐律，精微思入玄。收将白雪丽，夺尽碧云妍。寸截金为句，双雕玉作联。八风凄间发，五彩烂相宣。冰扣声声冷，珠排字字圆。文头交比绣，筋骨软于绵。癘涌同波浪，铮摐过管弦。醴泉流出地，钧乐下从天。神鬼闻如泣，鱼龙听似禅。星回疑聚集，月落为留连。雁感无鸣者，猿愁亦悄然。交流迁客泪，停住贾人船。暗被歌姬乞，潜闻思妇传。斜行题粉壁，短卷写红笺。肉味经时忘，头风当日痊。老张知定伏，短李爱应颠。张十八籍、李二十绅皆攻律诗，故云。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天教声烜赫，理合命迍邐。顾我文章劣，知他气力全；功夫虽共到，巧拙尚相悬。各有诗千首，俱抛海一边。白头吟处变，青眼望中穿。酬答朝妨食，披寻夜废眠。老偿文债负，宿结字因缘。每叹陈夫子，陈子昂著《感遇诗》称于世。常嗟李谪仙，贺知章谓李白为“谪仙人”。名高折人爵，思苦减天年。李竟无官，陈亦早夭。不得当时遇，空令后代怜。相悲今若此，湓浦与通川。

浔阳岁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三）〔二〕 员外

阅水年将暮，烧金道未成。丹砂不肯死，白发事须生。病肺惭杯满，衰颜忌镜明。春深旧乡梦，岁晚故交情。一别浮云散，双瞻列宿荣。螭头阶下立，龙尾道前行。封事频闻奏，除书数见名。虚怀事僚友，平步取公卿。漏尽鸡人报，朝回幼女迎。可怜白司马，老大在湓城。

元九以绿丝布、白轻裾见寄，制成衣服，以诗报知

绿丝文布素轻裾，珍重京华手自封。贫友远劳君寄附，病妻亲为我裁缝。裤花白似秋云薄，衫色青于春草浓。欲著却休知不称，折腰无复旧形容。

清明日，送韦侍御贬虔州

寂寞清明日，萧条司马家。留觞和冷粥，出火煮新茶。欲别能无酒？相留亦有花。南迁更何处？此地已天涯。

九江春望

淼茫积水非吾土，飘泊浮萍是我身。身外信缘为活计，眼前随事觅交亲。炉烟岂异终南色？湓草宁殊渭北春？此地何妨便终老，匹如元是九江人。香炉峰上多烟，湓水岸足草，因而记之。

晚题东林寺双池

向晚双池好，初晴百物新。袅枝翻翠羽，溅水跃红鳞。萍泛同游子，莲开当丽人。临流一惆怅，还忆曲江春。

赠内子

白发方兴叹，青娥亦伴愁。寒衣补灯下，小女戏床头。暗澹屏帷故，凄凉枕席秋。贫中有等级，犹胜嫁黔娄。

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

因叙岭南方物以谕之，并拟微之送崔二十二之作。

已讶游何远？仍嗟别太频。离容君蹙促，赠语我殷勤。迢递天南面，苍茫海北漘。河陵国分界，交趾郡为邻。荔郁三光晦，温暾四气匀。阴晴变寒暑，昏晓错星辰。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土民稀白首，洞主尽黄巾。战舰犹惊浪，戎车未息尘。时黄家贼方动。红旗围卉服，紫绶（畏）〔裹〕文身。面苦桃榔，浆酸橄榄新。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不冻贪泉暖，无霜毒草春。云烟蟒蛇气，刀剑鳄鱼鳞。路足羈栖客，官多谪逐臣。天黄生飓母，飓母如断虹，欲大风即见。雨黑长枫人。枫人因夜雷雨时，辄暗长数丈。回使先传语，征轩早返轮。须防杯里蛊，南方蛊毒，多置酒中。莫爱橐中珍。北与南殊俗，身将货孰亲？尝闻君子诫：忧道不忧贫。

自 题

功名宿昔人多许，宠辱斯须自不知。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随例未量移。马头觅角生何日？石火敲光住几时？前事是身俱若此，空门不去欲何之？

自 悲

火宅煎熬地，霜松摧折身。因知群动内，易死不过人。

寻郭道士不遇

郡中乞假来相访，洞里朝元去不逢。看院只留双白鹤，入门唯见一青松。药炉有火丹应伏，云碓无人水自舂。庐山中云母多，故以水碓捣炼，俗呼为云碓。欲问《参同契》中事，更期何日得从容？

浔 阳 春 三首 元和十二年作

春 生

春生何处暗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先遣和风报消息，续教啼鸟说来由。展张草色长河畔，点缀花房小树头。若到故园应觅我，为传沦落在江州。

春 来

春来触动故乡情，忽见风光忆两京。金谷蹋花香骑入，曲江碾草钿车行。谁家绿酒欢连夜？何处红楼睡失明？独有不眠不醉客，经春冷坐古湓城。

春 去

一从泽畔为迁客，两度江头送暮春。白发更添今日鬓，青衫不改去年身。百川未有回流水，一老终无却少人。四十六时三月尽，送春争得不殷勤！

梦 微 之 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夜

晨起临风一惆悵，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

赠韦炼师

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上界女仙无嗜欲，何因相顾两徘徊？共疑过去人间世，曾作谁家夫妇来！

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得行简书，闻欲下峡，先以此寄

朝来又得东川信，欲取春初发梓州。书报九江闻暂喜，路经三峡想还愁。潇湘瘴雾加餐饭，滟滪惊波稳泊舟。欲寄两行迎尔泪，长江不肯向西流！

南湖早春

风回云断雨初晴，反照湖边暖复明。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 生。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

元十八从事南海，欲出庐山，临别旧居， 有恋泉声之什，因以投和，兼伸别情

贤侯辟士礼从容，莫恋泉声问所从？雨露初承黄纸诏，烟霞欲别紫霄峰。伤弓未息新惊鸟，得水难留久卧龙。我正退藏君变化，一杯可易得相逢？

题韦家泉池

泉落青山出白云，萦村绕郭几家分。自从引作池中水，深浅方圆一任君。

醉中对红叶

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人。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

遣 怀

羲和走驭趁年光，不许人间日月长；遂使四时都似电，争教两鬓不成霜。荣销枯去无非命，壮尽衰来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约定，穷通生死不惊忙。

点 额 鱼

龙门点额意如何？红尾青髻却返初。见说在天行雨苦，为龙未必胜为鱼。

闻龟儿咏诗

怜渠已解咏诗章，摇膝支颐学二郎。莫学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

对 酒

《未济》卦中休卜命，《参同契》里莫劳心。无如饮此销愁物，一饷愁消直万金。

东墙夜合树去秋为风雨所摧，今年花时，怅然有感

碧萼红绡今何在？风雨飘将去不回。惆怅去年墙下地，今春唯有荠花开。

病 起

病不出门无限时，今朝强出与谁期？经年不上江楼醉，劳动春风扬酒旗。

梦亡友刘太白同游（彰）〔章〕敬寺

三千里外卧江州，十五年前哭老刘。昨夜梦中（彰）〔章〕寺里，死生魂魄暂同游。

（与）〔兴〕果上人歿时，题此诀别，兼简二林僧社

本结菩提香火社，为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惆怅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

赠写真者

子骋丹青日，予当丑老时。无劳役神思，更画病容仪。迢递麒麟阁，图功未有期。区区尺素上，焉用写真为？

刘十九同宿 时淮寇初破

红旗破贼非吾事，黄纸除书无我名。唯共嵩阳刘处士，围棋赌酒到天明。

十二年冬，江西温暖，喜元八寄金石凌到，因题此诗

今冬腊候不严凝，暖雾温风气上腾。山脚崦中才有雪，江流慢处亦无冰。欲将何药防春瘴？只有元家金石凌。

闲 意

不争荣耀任沉沦，日与时疏共道亲。北省朋僚音信断，东林长老往还频。病停夜食闲如社，慵拥朝裘暖似春。渐老渐谙闲气味，终身不拟作忙人。

送友人上峡赴东川辟命

见说瞿唐峡，斜衔滟滪根。难于寻鸟路，险过上龙门。羊角风头急，桃花水色浑。山回若鳌转，舟入似鲸吞。岸合愁天断，波跳恐地翻。怜君经此去，为感主人恩。

夜送孟司功

浔阳白司马，夜送孟功曹。江暗管弦急，楼明灯火高。湖波翻似箭，霜草杀如刀。且莫开征棹，阴风正怒号。

衰 病

老辞游冶寻花伴，病别荒狂旧酒徒。更恐五年三岁后，些些谈笑亦应无。

题诗屏风绝句 并序

十二年冬，微之犹滞通州，予亦未离湓上，相去万里，不见三年，郁郁相念，多以吟咏自解。前后辱微之寄示之什，殆数百篇，虽藏于篋中，永以为好；不若置之座右，如见所思。由是掇律句中短小丽绝者，凡一百首，题录合为一屏风，举目会心，参若其人在于前矣。前辈作事，多出偶然。则安知此屏，不为好事者所传，异日作九江一故事尔？因题绝句，聊以奖之。

相忆采君诗作郭，自书自勘不辞劳。郭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

答微之 微之于阆州西寺，

手题予诗。予又以微之百篇题此屏上，各以绝句相报答之

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

偶宴有怀

遇兴寻文客，因欢命酒徒。春游忆亲故，夜会似京都。诗思闲仍在，乡愁醉暂无。狂来欲起舞，惭见白髭须。

山中酬江州崔使君见寄

眷眄情无限，优容礼有馀。三年为郡吏，一半许山居。酒熟心相待，诗来手自书。庾楼春好醉，明日且回车。

山 枇 杷

深山老去惜年华，况对东溪野枇杷？火树风来翻绛艳，琼枝日出晒红纱。回看桃李都无色，映得芙蓉不是花。争奈结根深石底，无因移得到人家。

闻李尚书拜相，因以长句寄贺微之

怜君不久在通川，知己新提造化权。夔 定求才济世，张雷应辩气冲天。哪知沦落天涯日，正是陶钧海内年。肯向泥中抛折剑，不收重铸作龙泉？

岁 暮

穷阴急景坐相催，壮齿韶颜去不回。旧病重因年老发，新愁多是夜长来。膏明自熬缘多事，雁默先烹为不才。祸福细寻无会处，不如且进手中杯。

雨中赴刘十九二林之期，及到寺，刘已先去，因以四韵寄之

云中台殿泥中路，既阻同游懒却还。将谓独愁犹对雨，不知多兴已寻山。才应行到千峰里，只校来迟半日间。最惜杜鹃花烂熳，春风吹尽不同攀。

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饮

瓮头竹叶经春熟，阶底蔷薇入夏开。似火浅深红压架，如飏气味绿粘台。试将诗句相招去，傥有风情或可来。明日早花应更好，心期同醉卯时杯。

李 白 墓

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对 酒

漫把《参同契》，难烧伏火砂。有时成白首，无处问黄牙。幻世如泡影，浮生抵眼花。唯将绿醕酒，且替紫河车。

戏答诸少年

顾我长年头似雪，饶君壮岁气如云。朱颜今日虽欺我，白发他时不放君。

风雨晚泊

苦竹林边芦苇丛，停舟一望思无穷。青苔扑地连春雨，白浪掀天尽日风。忽忽百年（皆）〔行〕欲半，茫茫万事坐成空。此生飘荡何时定？一缕鸿毛天地中。

题崔使君新楼

忧人何处可销忧？碧磬红栏沔水头。从此浔阳风月夜，崔公楼替庾公楼。

山中戏问韦侍御

我抱栖云志，君怀（齐）〔济〕世才。常吟《反招隐》，那得入山来？

赠昙禅师

梦中作

五年不入慈恩寺，今日寻师始一来。欲知火宅焚烧苦，方寸如今化作灰。

寄 微 之

帝城行乐日纷纷，天畔穷愁我与君。秦女笑歌春不见，巴猿啼哭夜常闻。何处琵琶弦似语？谁家风堕髻如云？人生多少欢娱事，那独千分无一分。

醉 吟 二首

空王百法学未得，姹女丹砂烧即飞。事事无成身老也，醉乡不去欲何归？

两鬓千茎新似雪，十分一盖欲如泥。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

晓 寝

转枕重安寝，回头一欠伸。纸窗明觉晓，布被暖知春。莫强疏慵性，须安老大身。鸡鸣一觉睡，不博早朝人。

答元八郎中、杨十二博士

身觉浮云无所着，心同止水有何情？但知萧洒疏朝市，不要崎岖隐（性）〔姓〕名。尽日观鱼临涧坐，有时随鹿上山行。谁能抛得人间事？来共腾腾过此生。

湖亭与行简宿

浔阳少有风情客，招宿湖亭尽却回。水槛虚凉风月好，夜深唯共阿怜来。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临风一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赠 江 客

江柳影寒新雨地，塞鸿声急欲霜天。愁君独向沙头宿，水绕芦花月满船。

残暑招客

云截山腰断，风驱雨脚回。早阴江上散，残热日中来。却取生衣着，重拈小簪开。谁能淘晚热？闲饮两三杯。

浔阳秋怀，赠许明府

霜红二林叶，风白九江波。暝色投烟鸟，秋声带雨荷。马闲无处出，门冷少人过。卤莽还乡梦，依稀望阙歌。共思除醉外，无计奈愁何！试问陶家酒，新乌得几多？

九日醉吟

有恨头还白，无情菊自黄。一为州司马，三见岁重阳。剑匣尘埃满，笼禽日月长。身从渔父笑，门任雀罗张。问疾因留客，听吟偶置觞。叹时论倚伏，怀旧数存亡。奈老应无计，治愁或有方。无过学王绩，唯以醉为乡。

问韦山人 山甫

身名身事两蹉跎，试就先生问若何？从此神仙学得否？白须虽有未为多。

送萧炼师步虚诗十首，卷后以二绝继之

欲上瀛洲临别时，赠君十首《步虚词》。天仙若爱应相问，向道江州司马诗。
花纸瑶缄松墨字，把将天上共谁开？试呈王母如堪唱，发遣双成更取来。

赠李兵马使

身得贰师馀气概，家藏都尉旧诗章。江南别有楼船将，燕颌虬须不姓杨。

题遗爱寺前溪松

偃亚长松树，侵临小石溪。静将流水对，高共远峰齐。翠盖烟笼密，花幢雪压低。与僧清影坐，借鹤稳枝栖。笔写形难似，琴偷韵易迷。暑天风槭槭，晴夜露凄凄。独憩依为舍，闲行绕作蹊。栋梁君莫采，留着伴幽栖。

庐山草堂夜雨独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员外

丹霄携手三君子，白发垂头一病翁。兰省花时锦帐下，庐山雨夜草庵中。终身胶漆心应在，半路云泥迹不同。唯有无生三昧观，荣枯一照两成空。

闻杨十二新拜省郎，遥以诗贺

文昌新入有光辉，紫界宫墙白粉闱。晓日鸡人传漏箭，春风侍女获朝衣。雪飘歌（响）〔句〕高难和，鹤拂烟霄老惯飞。官职声名俱入手，近来诗客似君稀。顷曾有赠杨诗，落句云：“不用更教诗过好，折君官职是声名。”今故云“俱入手”。

三月三日怀微之

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忽忆同为校书日，每年同醉是今朝。

赠韦八

辞君岁久见君初，白发惊嗟两有馀。容鬓别来今至此，心情料取合何如？曾同曲水花亭醉，亦共华阳竹院居。岂料天南相见夜，哀猿瘴雾宿匡庐！

春江闲步，赠张（仙）〔山〕人

江景又妍和，牵愁发浩歌。晴砂金屑色，春水曲尘波。红簇交枝杏，青含卷叶荷。借莎怜软暖，憩树爱婆娑。书信朝贤断，知音野老多。相逢不闲语，争奈日长何？

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

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真珠细撼铃。指底商风悲飒飒，舌头胡语苦醒醒。如言都尉思京国，似诉明妃厌虏庭。迁客共（居）〔君〕相劝谏，春肠易断不须听。

吴宫词

一入吴王殿，无人睹翠蛾。楼高时见舞，宫静夜闻歌。半露胸如雪，斜回脸似波。妍蚩各有分，谁敢妒恩多？

送〔韦〕侍御量移金州司马 时予官独未出

春欢雨露同沾泽，冬叹风霜独满衣。留滞多时如我少，迁移好处似君稀。卧龙云到须先起，蛰燕雷惊尚未飞。莫恨东西沟水别，沧溟长短拟同归。

自到浔阳，生三女子，因诮真理，用遣妄怀

宦途本自安身拙，世累由来向老多。远谪四年徒已矣，晚生三女拟如何？预愁嫁娶真成患，细念因缘尽是魔。赖学空王治苦法，须抛烦恼入头陀。

江西裴常侍以优礼见待，又蒙赠诗，辄叙鄙诚，用伸感谢

一从簪笏事金貂，每借温颜拔折腰。长觉身轻离泥滓，忽惊手重捧琼瑶。马因回顾虽增价，桐遇知音已半焦。他日秉钧如见念，壮心直气未全销。

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

炎瘴抛身远，泥涂索脚难。网初鳞拨刺，笼久翅摧残。雷电颁时令，阳和变岁寒。遗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

除忠州，寄谢崔相公

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嘘生翅见情深。剑锋缺折难冲斗，桐尾烧焦岂望琴？感旧两行年

老泪，酬恩一寸岁寒心。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

初除官，蒙裴常侍赠鹖衔瑞草绯袍鱼袋，因谢惠贶，兼抒离情

新授铜符未著绯，因君装束始光辉。惠深范叔〔绵〕〔绋〕袍赠，荣过苏秦佩印归。鱼缀白金随步跃，鹖衔红绶绕身飞。明朝恋别朱门泪，不敢多垂恐污衣。

洪州逢熊孺登

靖安院里新萸下，醉笑狂吟气最粗。莫问别来多少苦，低头看取白髭须。

初着刺史绯，答友人见赠

故人安慰善为辞，五十专城道未迟。徒使花袍红似火，其如蓬鬓白成丝。且贪薄俸君应惜，不称衰容我自知。银印可怜将底用？只堪归舍吓妻儿。

又答贺客

银章暂假为专城，贺客来多懒起迎。似挂绯衫衣架上，朽株枯竹有何荣？

别草堂三绝句

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为感君恩须暂起，炉峰不拟住多年。

久眠褐被为居士，忽挂绯袍作使君。身出草堂心不出，庐山未要动《移文》。

三间茅舍向山开，一带山泉绕舍回。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却归来。

钟陵饯送

翠幕红筵高在云，歌钟一曲万家闻。路人指点滕王阁，看送忠州白使君。

浔阳宴别

此后忠州路上作

鞍马军城外，笙歌祖帐间。乘潮发湓口，带雪别庐山。暮景牵行色，春寒散醉颜。共嗟炎瘴地，尽室得生还。

戏赠户部李巡官

好去民曹李判官，少贪公事且谋欢。男儿未死争能料，莫作忠州刺史看。

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

连山断处大江流，红旆逶迤镇上游。幕下翱翔秦御史，军前奔走汉诸侯。曾陪剑履升鸾殿，欲谒旌幢入鹤楼。假着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

重赠李大夫

早接清〔班〕〔班〕登玉陛，同承别诏直金銮。凤巢阁上容身稳，鹤锁笼中展翅难。流落多年应是命，量移远郡未成官。惭君独不欺憔悴，犹作银台旧眼看。

对镜吟

闲看明镜坐清晨，多病姿容半老身。谁论情性乖时事，自想形骸非贵人。三殿失恩宜放弃，九宫推命合漂沦。如今所得须甘分，腰佩银龟朱两轮。

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

昔作咸秦客，常思江海行。今来仍尽室，此去又专城。典午犹为幸，分忧固是荣。
州乘送，艤牒驿船迎。共载皆妻子，同游即弟兄。宁辞浪迹远，且贵赏心并。云展帆高挂，飙驰棹迅征。溯流从汉浦，循路转荆衡。山逐时移色，江随地改名。风光近东早，水木向南清。夏口烟孤起，湘川雨半晴。日煎红浪沸，月射白砂明。北渚寒留雁，南枝暖待莺。骈朱桃露萼，点翠柳含萌。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壶浆椒叶气，歌曲《竹枝》声。系缆怜沙静，垂纶爱岸平。水餐红粒稻，野茹紫花菁。瓠泛茶如乳，台粘酒似饧。脰长抽锦缕，藕脆削琼英。容易来千里，斯须进一程。未曾劳气力，渐觉有心情。卧稳添春睡，行迟带酒醒。忽愁牵世网，便欲濯尘缨。早接文场战，曾争翰苑盟。掉头称俊造，翘足取公卿。且昧随时义，徒输报国诚。众排恩易失，偏压势先倾。虎尾忧危切，鸿毛性命轻。烛蛾谁救护？蚕茧自缠萦。敛手辞双阙，回眸望两京。长沙抛贾谊，漳浦卧刘桢。鹤唳鸣还歇，蟾蜍破又盈。年光同激箭，乡思极摇旌。潦倒亲知笑，衰羸旧识惊。乌头因感白，鱼尾为劳桢。剑学将何用？丹烧竟不成。孤舟萍一叶，双鬓雪千茎。老见人情尽，闲思物理精。如汤探冷热，似博斗轮赢。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玉向泥中洁，松经雪后贞。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氓。鸟以能言，龟缘入梦烹。知之一何晚？犹足保馀生。

题岳阳楼

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栏。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此地唯堪画图障，华堂张与贵人看。

入峡，次巴东

不知远郡何时到？犹喜全家此去同。万里王程三峡外，百年生计一舟中。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两片红旗数声鼓，使君艤艫上巴东。

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澧）〔沔〕上。

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寄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

（澧）〔沔〕水店头春尽日，送君上马谪通川；夷陵峡口明月夜，此处逢君是偶然。一别五年方见面，相携三宿未回船。坐从日暮唯长叹，语到天明竟未眠。齿发蹉跎将五十，关河迢递过三千。生涯共寄沧江上，乡国俱抛白日边。往事渺茫都似梦，旧游零落半归泉。醉悲洒泪春杯里，吟苦支颐晓烛前。莫问龙钟恶官职，且听清脆好文篇。微之别来有诗数百篇，丽绝可爱。别来只是成诗癖，老去何曾更酒颠。各限王程须去住，重开离宴贵留连。黄牛渡北移征棹，白狗崖东卷别筵。黄牛、白狗，皆峡中地名，即与微之遇别之所也。神女台云闲缭绕，使君滩水急潺湲。风凄暝色愁杨柳，月吊宵声哭杜鹃。万丈赤幢潭底日，一条白练峡中天。君还秦地辞炎徼，我向忠州入瘴烟。未死会应相见在，又知何地复何年？

题峡中石上

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

卷十八

律诗 五言 七言 自两韵至三十韵 一百首

夜入瞿唐峡

瞿唐天下险，夜上信难哉！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逆风惊浪起，（技）〔拔〕 暗船来。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

初到忠州，赠李六

好在天涯李使君，江头相见日黄昏。吏人生梗都如（鸟）〔鹿〕，市井疏芜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磴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

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已来出处之意

谏诤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龙象投新社，鹪鹩失故行。沉吟辞北阙，诱引向西方。便住双林寺，仍开一草堂。平治行道路，安置坐禅床。手板支为枕，头巾阁在墙。先生乌几舄，居士白衣裳。竟岁何（会）〔曾〕闷？终身不拟忙。灭除残梦想，换尽旧心肠。世界多烦恼，形神久损伤。正从风鼓浪，转作日销霜。佛经云：此生死无休已，如风鼓海浪。又云：烦恼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吾道寻知止，君恩偶未忘。忽蒙颁凤诏，兼谢剖鱼章。莲静方依水，葵枯重仰阳。三车犹夕会，五马已晨装。去似寻前世，来如别故乡。眉低出鹫岭，脚重下蛇（冈）〔岗〕。庐山岗名。渐望庐山远，弥愁峡路长。香炉峰隐隐，巴字水茫茫。瓢挂留庭树，经收在屋梁。春抛红药圃，夏忆白莲塘。唯拟捐尘事，将何答宠光？有期追永远，晋时永、远二法师曾居此寺。无政继龚黄。南国秋犹热，西斋夜暂凉。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身老同丘井，心空是道场。觅僧为去伴，留俸作归粮。为报山中侣，凭看竹下房。会应归去在，松菊莫教荒。

赠康叟

八十秦翁老不归，南宾太守乞寒衣。再三怜汝非他意，天宝遗民见渐稀。

鸚 鵒

竟日语还默，中宵栖复惊。身囚缘彩翠，心苦为分明。暮起归巢思，春多忆侣声。谁能拆笼破？从放快飞鸣！

京使回，累得南省诸公书，因以
长句诗寄谢萧五、刘二、元八、吴十一、韦大、
陆郎中、崔二十二、牛二、李七、庾三十三〔二〕、
李六、李十、杨三、樊大、杨十二员外

雪压泥埋未死身，每劳存问愧交亲。浮萍漂泊三千里，列宿参差十五人。禁月落时君待漏，畚烟深处我行春。瘴乡得老犹为幸，岂敢伤嗟白发新！

东城春意

风软云不动，郡城东北隅。晚来春澹澹，天气似京都。弦管随宜有，杯觞不道无。其如亲故远，无可共欢娱。

木莲树生巴峡山谷间，巴民亦呼为黄心树。
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杨，有白文。叶
如桂，厚大无（春）〔脊〕。花如莲，香色艳膩
皆同。独房蕊有异。四月初始开，自开迨谢，仅
二十日。忠州西北十里，有鸣玉溪，生者秾茂尤异。元和
十四年夏，命道士母丘元志写。惜其遐僻，因题三绝句云

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抛芍药挂高枝。云埋水隔无人识，唯有南宾太守知。

红似燕支膩如粉，伤心好物不须臾，山中风起无时节，明日重来得在无？

已愁花落荒岩底，复恨根生乱石间。几度欲移移不得，天教抛掷在深山。

种桃杏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

新 秋

二毛生镜日，一叶落庭时。老去争由我？愁来欲泥谁？空销闲岁月，不见旧亲知。唯弄扶床女，时时强展眉。

龙昌寺荷池

冷碧新秋水，残红半破莲。从来寥落意，不似此池边。

听《竹枝》赠李侍御

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暂听遣君犹怅望，长闻教我复如何！

寄胡饼与杨万州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感樱桃花，因招饮客

樱桃昨夜开如雪，鬓发今年白似霜。渐觉花前成老丑，何曾酒后更颠狂。谁能闻此来相劝？共泥春风醉一场。

东亭闲望

东亭尽日坐，谁伴寂寥身？绿桂为宾客，红蕉当美人。笑言虽不接，情状似相亲。不作悠悠想，如何度晚春？

画木莲花图寄元郎中

花房腻似红莲朵，艳色鲜如紫牡丹。唯有诗人应解爱，丹青写出与君看。

和李澧州题韦开州经藏诗

既悟莲花藏，须遗贝叶书。菩提无处所，文字本空虚。观指非知月，忘筌是得鱼。闻君登彼岸，舍筏复何如？

九日题涂溪

蕃草席铺枫叶岸，《竹枝歌》送菊花杯。明年尚作南宾守，或可重阳更一来。

即事寄微之

畲田涩米不耕锄，旱地荒园少菜蔬。想此土风今若此，料看生计合何如？衣缝纍纍黄丝绢，饭下腥咸白小鱼。饱暖饥寒何足道，此身长短是空虚。

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

奇果标南土，芳林对北堂。素华春漠漠，丹实夏煌煌。叶捧低垂户，枝擎重压墙。始因风弄色，渐与日争光。夕讶条悬火，朝惊树点妆。深于红踯躅，六校白槟榔。星缀连心朵，珠排耀眼房。紫罗〔栽〕〔裁〕〔保〕〔衬〕壳，白玉裹填瓢。早岁曾闻说，今朝始摘尝。嚼疑天上味，嗅异世间香。润胜莲生水，鲜逾橘得霜。〔烟〕〔燕〕脂掌中颗，甘露舌头浆。物少尤珍重，天高苦渺茫。已教生暑月，又使阻遐方。粹液灵难驻，妍姿嫩易伤。近南光景热，向北道途长。不得充王赋，无由寄帝乡。唯君堪掷赠，面白似潘郎。

留北客

峡外相逢远，樽前一会难。即须分手别，且强展眉欢。楚袖萧条舞，巴弦趣数弹。笙歌随分有，莫作帝乡看。

重寄荔枝与杨使君，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戏之

摘来正带凌晨露，寄去须凭下水船。映我绯衫浑不见，对公银印最相鲜。香连翠叶真堪画，红透青笼实可怜。闻道万州方欲种，愁君得吃是何年？

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

竞渡

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

江边草

闻君泽畔伤春草，忆在天门街里时。漠漠凄凄愁满眼，就中惆怅是江蓠。

（喜）〔嘉〕 庆李

东都绿李万州栽，君手封题我手开。把得欲尝先怅望，与渠同别故乡来。

白 槿 花

秋薜晚英无艳色，何因栽种在人家？使君只别罗敷面，争解回头爱白花？

望郡南山 行简

临江一嶂白云间，红绿层层锦绣斑。不作巴南天外意，何殊昭应望骊山？

和行简《望郡南山》

反照前山云树明，从君苦道似华清。试听肠断巴猿叫，早晚骊山有此声？

种 荔 枝

红颗真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

阴 雨

岚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滩声秋更急，峡气晓多阴。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将何慰幽独？赖此北窗琴。

送客归京

水陆四千里，何时归到秦？舟辞三峡雨，马入九衢尘。有酒留行客，无书寄贵人。唯凭远传语，好在曲江春。

送萧处士游黔南

能文好饮老萧郎，身似浮云鬓似霜。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江从巴峡初成字，猿过巫阳始断肠。不醉黔中争去得？磨围山月正苍苍。

东 楼 醉

天涯深峡无人地，岁暮穷阴欲夜天。不向东楼时一醉，如何拟过二三年？

寄微之

高天默默物茫茫，各有来由致损伤。鸚为能言长翦翅，龟缘难死久揜床。莫嫌冷落抛闲地，犹胜炎蒸卧瘴乡。外物竟关身底事？谩排门戟系腰章。

东楼招客夜饮

莫辞数数醉东楼，除醉无因破得愁。唯有绿樽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

醉后戏题

自知清冷似冬凌，每被人呼作律僧。今夜酒醺罗绮暖，被君融尽玉壶冰。

冬至夜

老去襟怀常濩落，病来须鬓转苍浪。心灰不及炉中火，鬓雪多于砌下霜。三峡南宾（身）〔城〕最远，一年冬至夜偏长。今宵始觉房栊冷，坐索寒衣（诋）〔泥〕孟光。

竹枝词 四首

瞿唐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暗鸟一时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

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生雨脚齐。水蓼冷花红簇簇，江（篱）〔蓠〕湿叶碧凄凄。

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酬严中丞晚眺黔江见寄

江水三回曲，愁人两地情。磨围山下色，明月峡中声。晚后连天碧，秋来彻底清。临流有新恨，照见白须生。

寄题杨万州四望楼

江上新楼名四望，东西南北水茫茫。无由得与君携手，同凭栏干一望乡。

答杨使君登楼见忆

忠万楼中南北望，南州烟水北州云。两州何事偏相忆？各是笼禽作使君。

除 夜

岁暮纷多思，天涯渺未归。老添新甲子，病减旧容辉。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

闻 雷

瘴地风霜早，温天气候催。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震蛰虫蛇出，惊枯草木开。空馀客方寸，依旧似寒灰。

春 至

若为南国春还至，争向东楼日又长。白片落梅浮涧水，黄梢新柳出城墙。闲拈蕉叶题诗咏，闷取藤枝引酒尝。乐事渐无身渐老，从今始拟负风光。

感 春

巫峡中心郡，巴城四面春。草青临水地，头白见花人。忧喜皆心火，荣枯是眼尘。除非一杯酒，何物更关身？

春 江

炎凉昏晓苦推迁，不觉忠州已二年。闭阁只听朝暮鼓，上楼空望往来船。莺声诱引来花下，草色勾留坐水边。唯有春江看未厌，絮砂绕石绿潺湲。

题东楼前李使君所种樱桃花

身入青云无见日，手栽红树又逢春。唯留花向楼前着，故故抛愁与后人。

巴 水

城下巴江水，春来似曲尘。软砂如渭曲，斜岸忆天津。影蘸新黄柳，香浮小白 。临流搔首坐，惆怅为何人？

野 行

草润衫襟重，沙乾屐齿轻。仰头听鸟立，信脚望花行。暇日无公事，衰年有道情。浮生短于梦，梦里莫营营。

送高侍御使回，因寄杨八

明月峡边逢制使，黄茅岸上是忠州。到城莫说忠州恶，无益虚教杨八愁。

奉酬李相公见示绝句

时初闻国哀

碧油幢下捧新诗，荣贱虽殊共一悲。涕泪满襟君莫怪，甘泉侍从最多时！

喜山石榴花开

去年自庐山移来

忠州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年树。已怜根损斩新栽，还喜花开依旧数。赤玉何人小
琴轸？红缣谁家合罗裤？但知烂熳恣情开，莫怕南宾桃李妒。

戏赠萧处士、清禅师

三杯怀嵬峨忘机客，百纳头陀任运僧。又有放慵巴郡守，不营一事共腾腾。

钱（号）〔號〕州以三堂绝句见寄，因以本韵和之

同事空王岁月深，相思远寄定中吟。遥知清净中和化，只用《金刚三昧》心。予早岁与
钱君同习读《金刚三昧经》，故云。

三月三日

暮春风景初三日，流世光阴半百年。欲作闲游无好伴，半江惆怅却回船。

寒 食 夜

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抱膝思量何事在？痴男呆女唤秋千。

代州民问

龙昌寺底开山路，（已）〔巴〕子台前种柳林。官职家乡都忘却，谁人会得使君心？

答州民

宦情抖擞随尘去，乡思销磨逐日无。唯拟腾腾作闲事，遮渠不道使君愚。

荔枝楼对酒

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欲摘一枝倾一盞，西楼无客共谁尝？

房家夜宴喜雪，戏赠主人

风头向夜利如刀，赖此温炉软锦袍。桑落气熏珠翠暖，《柘枝》声引管弦高。酒钩送盞推莲子，烛泪粘盘垒葡萄。不醉遣侬争散得？门前雪片似鹅毛。

醉后赠人

香球趁拍回环匝，花盞抛巡取次飞。自入春来未同醉，哪能夜去独先归？

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

亲宾相贺问何如？服色恩光尽反初。头白喜抛黄草峡，眼明惊坼紫泥书。便留朱绂还铃阁，却着青袍侍玉除。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

留题开元寺上方

东寺台阁好，上方风景清。数来犹未厌，长别岂无情？恋水多临坐，辞花剩绕行。最怜新岸柳，手种未全成。

别（楼）〔种〕东坡花树两绝

二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

花林好住莫憔悴，春至但知依旧春。楼上明年新太守，不妨还是爱花人。

别桥上竹

穿桥进竹不依行，恐碍行人被损伤。我去自惭遗爱少，不教君得似甘棠。

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

白狗次黄牛，滩如竹节稠。路穿天地险，人续古今愁。忽见千花塔，因停一叶舟。畏途常迫促，静境暂淹留。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半收。北归虽引领，南望亦回头。昔去悲殊俗，今来念旧游。别僧山北寺，抛竹水西楼。郡树花如雪，军厨酒似油。时时大开口，自笑忆忠州。

棣华驿见杨八题梦兄弟诗

遥闻旅宿梦兄弟，应为邮亭名棣华。名作棣华来早晚，自题诗后属杨家。

商山路有感

万里路长在，六年身始归。所经多旧馆，太半主人非。

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

与君前后多迁谪，五度经过此路隅。笑问中庭老桐树，这回归去免来无？

惻惻吟

惻惻复惻惻，逐臣返乡国。前事难重论，少年不再得！泥涂绛老头斑白，炎瘴灵均面黎黑。六年不死却归来，道着姓名人不识！

德宗皇帝挽歌词 四首

执象宗玄祖，贻谋启孝孙。文高柏梁殿，礼薄灞陵原。宫仗辞天阙，朝仪出国门。生成不可报，二十七年恩。

又

虞帝南巡后，殷宗谅暗中。初辞铸鼎地，已闭望仙宫。晓落当陵月，秋生满旆风。前星承帝座，不使北辰空。

又

业大承宗祖，功成付子孙。睿文诗（乐播）〔播乐〕，遗训史标言。节表中和德，方垂广利恩。悬知千载后，理代数贞元。

又

梦减三龄寿，哀延七月期。寝园愁望远，宫仗哭行迟。云日添寒惨，笳箫向晚悲。因山有遗诏，如葬汉文时。

昭德王皇后挽歌词

仙去逍遥境，诗留窈窕章。春归金屋少，夜入寿宫长。凤引曾辞辇，蚕休昔采桑。阴灵何处感？沙麓月无光。

太平乐词 二首 已下七首，在翰林时奉敕撰进

岁丰仍节俭，时泰更销兵。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

又

湛露浮尧洒，薰风起舜歌。原同尧舜意，所乐在人和。

小曲新词 二首

霁色鲜宫殿，秋声脆管弦。圣明千岁乐，岁岁似今年。

又

红裾明月夜，碧簟早秋时。好向昭阳宿，天凉玉漏迟。

闺怨词 三首

朝憎莺百啭，夜妒燕双栖。不惯经春别，唯知到晓啼。

又

珠箔笼寒月，纱窗背晓灯。夜来巾上泪，一半是春冰。

又

关山征戍远，闺阁别离难。苦战应憔悴，寒衣不要宽。

残春曲 禁中口号

禁苑残莺三四声，景迟风慢暮春情。日西无事墙阴下，闲踏宫花独自行。

长安春

青门柳枝软无力，东风吹作黄金色。街东酒薄醉易醒，满眼春愁销不得。

长乐坡送人赋得愁字

行人南北分征路，流水东西接御沟。终日坡前恨离别，谩名长乐是长愁。

独眠吟 二首

夜长无睡起阶前，寥落星河欲曙天。十五年来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

独眠客夜夜，可怜长寂寂。就中今（也）〔夜〕最愁人，凉月清风满床席。

期不至

红烛清樽久延伫，出门入门天欲曙。星稀月落竟不来，烟柳毵毵鹊飞去。

长洲苑

春入长洲草又生，鸂鶒飞起少人行。年深不辩娃宫处，夜夜苏台空月明。

忆江柳

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

南浦别

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

三年别

悠悠一别已三年，相望相思明月天。肠断青天望明月，别来三十六回圆。

伤春词

深浅檐花千万枝，碧纱窗外啭黄鹂。残妆含泪下帘坐，尽日伤春春不知。

后 宫 词

泪尽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

卷十九

律诗 五言 七言 自二（篇）〔韵〕至四十韵 一百首

吟元郎中白须诗，兼饮雪水茶，因题壁上

冷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城中展眉处，只是有元家。

吴七郎中山人待制（斑）〔班〕中，偶赠绝句

金马东门只日开，汉庭待诏重仙才。第三松树非华表，那得辽东鹤下来？

和张十八秘书谢裴相公寄马

齿齐膘足毛头膩，秘阁张郎叱拨驹。洗了颔花翻假锦，走时蹄汗踏真珠。青衫乍见曾惊否？红粟难赍得饱无？丞相寄来应有意：遣君骑去上云衢。

答山侣

颌下髭须半是丝，光阴向后几多时？非无解挂簪缨意，未有支持伏腊资。冒热冲寒徒自取，随行逐队欲何为？更惭山侣频传语，五十归来道未迟。

早朝思退居

霜严月苦欲明天，忽忆闲居思浩然。自问寒灯夜半起，何如暖被日高眠？唯惭老病披朝服，莫虑饥寒计俸钱。随有随无且归去，拟求丰足是何年？

曲江亭晚望

曲江岸北凭栏干，水面阴生日脚残。尘路行多绿袍故，风亭立久白须寒。诗成暗著闲心记，山好遥偷病眼看。不被马前提省印，何人信道是郎官？

初除主客郎中知制造，与王十一、 李七、元九三舍人中书同宿，话旧感怀

闲宵静话喜还悲，聚散穷通不自知。已分云泥行异路，忽惊鸡鹤宿同枝。紫垣曹署荣华地，白鬓郎官老丑时。莫怪不如君气味，此中来校十年迟。

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

每看阙下丹青树，不忘天边锦绣林；西掖垣中今日眼，南宾楼上去年心。花含春意无分别，物感人情有浅深。最忆东坡红烂熳，野桃山杏水林檎。

寄题忠州小楼桃花

再游巫峡知何日？总是秦人说向谁？长忆小楼风月夜，红栏干上两三枝。

中书连直，寒食不归，因怀元九

去岁清明日，南巴古郡楼。今年寒食夜，西省凤池头。并上新人直，难随旧伴游。诚知视草贵，未免对花愁。鬓发茎茎白，光阴寸寸流。经春不同宿，何异在忠州？

春忆二林寺旧游，因寄朗、满、晦三上人

一别东林三度春，每春常似忆情亲。头陀会里为逋客，供奉〔斑〕〔班〕中作老臣。清净久辞香火伴，尘劳难索幻泡身。最惭僧社题桥处，十八人名空去一人。

和元少尹新授官

官稳身应泰，春风信马行。纵忙无苦事，虽病有心情。厚禄儿孙饱，前驱道路〔蔡〕〔荣〕。花时八〔十〕〔入〕直，无暇贺元兄。

朝回，和元少尹绝句

朝客朝回回望好，尽纡朱紫佩金银。此时独与君为伴，马上青袍唯两人。

重和元少尹

凤阁舍人京亚尹，白头俱未着绯衫。南宫起请无消息，朝散何时得入街？

中书夜直，梦忠州

阁下灯前梦，巴南城底游。觅花来渡口，寻寺到山头。江色分明绿，猿声依旧愁。禁钟惊睡觉，唯不上东楼。

醉 后

酒后高歌且放狂，门前闲事莫思量。犹嫌小户长先醒，不得多时住醉乡。

待漏入阁书事，奉赠元九学士阁老

衙排宣政仗，门启紫宸关。彩笔停书命，花砖趁立班。稀星点银砾，残月堕金环。暗漏犹传水，明河渐下山。从东分地色，向北仰天颜。碧（缕）〔缕〕炉烟直，红垂珮尾闲。纶闼惭并入，翰苑忝先攀。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殷。诗仙归洞里，酒病滞人间。好去鸛鸾侣，冲天便不还。

晚春重到集贤院

官曹清切非人境，风日鲜明似洞天。满砌荆花铺紫毯，隔墙榆荚撒青钱。前时谪去三千里，此地辞来十四年。虚薄至今惭旧职，殿名抬举号为贤。

紫 薇 花

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后 宫 词

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燕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

卜 居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题新居，寄元八

青龙冈北近西边，移入新居便泰然。冷巷闭门无客到，暖檐移榻向阳眠。阶庭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及肩。莫羡升平元八宅，自思买用几多钱。

登龙尾道南望，忆庐山旧隐

龙尾道边来一望，香炉峰下去无因。青山举眼三千里，白发平头五十人。自笑形骸纡组绶，将何言语掌丝纶？君恩壮健犹难报，况被年年老逼身！

冯谖老处，见与严郎中酬和诗，因戏赠绝句

乍来天上宜清净，不用回头望故山。纵有旧游君莫忆，尘心起即堕人间。

见于给事暇日上直，寄南省诸郎官诗，因以戏赠

倚作天仙弄地仙，夸张一日抵千年。黄麻敕胜长生箓，《白诃词》嫌《内景篇》。云彩误居青琐地，风流合在紫微天。东曹渐去西垣近，鹤驾无妨更着鞭。

题新昌所居

宅小人烦闷，泥深马钝顽。街东闲处住，日午热时还。院窄难栽竹，墙高不见山。唯应方寸内，此地觅宽闲。

西省北院新构小亭，种竹开窗， 东通骑省，与李常侍隔窗小饮，各题四韵

结托白须伴，因依青竹丛。题诗新壁上，过酒小窗中。深院晚无日，虚檐凉有风。金貂醉看好，回面紫垣东。

酬元郎中同制加朝散大夫书怀见赠

命服虽同黄纸上，官班不共紫垣前。青衫脱早差三日，白发生迟校九年。曩者定交非势利，老来同病是诗篇。终身拟作卧云伴，逐月须收烧药钱。五品足为婚嫁上，绯袍着了好归田。

初着绯，戏赠元九

晚遇缘才拙，先衰被病牵。哪知垂白日，始是着绯年。身外名徒尔，人间事偶然。我朱君紫绶，犹未得差肩。

和韩侍郎苦雨

润气凝柱础，繁声注瓦沟，暗留窗不晓，凉引簟先秋。叶湿蚕应病，泥稀燕亦愁。仍闻放朝夜，误出到街头。

连 雨

风雨暗萧萧，（雉）〔鸡〕鸣暮复朝。碎声笼苦竹，冷翠落芭蕉。水鸟投檐宿，泥蛙入户跳。仍闻蕃客见，明日欲追朝。

初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

紫微今日烟霄地，赤岭前年泥土身。得水鱼还动鳞鬣，乘轩鹤亦长精神。且惭身忝官阶贵，未敢家嫌活计贫。柱国勋成私自问：有何功德及生人？

行简初授拾遗，同早朝入阁，因示十二韵

夜色尚苍苍，槐阴夹路长。听钟出长乐，传鼓到新昌。宿雨沙堤润，秋风桦烛香。马骄欺地软，人健得天凉。待漏排阊阖，停珂拥建章。尔随黄阁老，吾次紫微郎。并入连称籍，齐趋对折方。斗班花接萼，绰立雁分行。近职诚为美，微才岂合当？纶言难下笔，谏纸易盈箱。老去何侥幸？时来不料量。唯求杀身地，相誓答恩光。

立秋日，登乐游园

独行独语曲江头，回马迟迟上乐游。萧飒凉风与衰鬓，谁教计会一时秋？

新秋早起，有怀元少尹

秋来转觉此身衰，晨起临阶盥漱时。漆匣镜明头尽白，铜瓶水冷齿先知。光阴纵惜留难住，官职虽荣得已迟。老去相逢无别计，强开笑口展愁眉。

夜 筝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

妻初授邑号告身

弘农旧县受新封，钿轴金泥诰一通。我转官阶常自愧，君加邑号有何功？花笺印了排

窠湿，锦幖装来耀手红。倚得身名便慵惰，日高犹睡绿窗中。

送客南迁

我说南中事，君应不愿听。曾经身困苦，不觉语丁宁。烧去处愁云梦，波时忆洞庭。春
畚烟勃勃，秋瘴露冥冥。蚊蚋经冬活，鱼龙欲雨腥。水虫能射影，山鬼解藏形。穴掉巴蛇
尾，林飘鸬鸟翎。（颺）〔颺〕风千里黑，（熬）〔蓐〕草四时青。客似惊弦雁，舟如委浪萍。
谁人劝言笑？何计慰飘零？慎勿琴离膝，长须酒满瓶。大都从此去，宜醉不宜醒。

暮 归

不觉百年半，何曾一日闲？朝随烛影出，暮趁鼓声还。瓮里非无酒，墙头亦有山。归
来长困卧，早晚得开颜。

寄 远

欲忘忘未得，欲去去无由。两腋不生翅，二毛空满头。坐看新落叶，行上最高楼。暝
色无边际，茫茫尽眼愁。

旧 房

远壁秋声虫络丝，入檐新影月低眉。床帷半故帘旌断，仍是初寒欲夜时。

钱侍郎使君以题庐山草堂诗见寄，因酬之

殷勤江郡守，怅望掖垣郎。惭见新琼什，思归旧草堂。事随心未得，名与道相妨。若
不休官去，人间到老忙。

寄 山 僧 时年五十

眼看过半百，早晚扫岩扉。白首谁留住？青山自不归。百千万劫障，四十九年非。会
拟抽身去，当风抖擻衣。

慈恩寺有感 时杓直初逝，居敬方病

自问有何惆怅事？寺门临入却迟回。李家哭泣元家病，柿叶红时独自来！

酬严十八郎中见示

口厌含香握厌兰，紫微青琐举头看。忽惊鬓后苍浪发，未得心中本分官。夜酌满容花色暖，秋吟切骨玉声寒。承明长短君应入，莫（惜）〔忆〕家江七里滩。

寄王秘书

霜菊花萎日，风梧叶碎时。怪来秋思苦，缘咏秘书诗。

中书寓直

缭绕宫墙围禁林，半开阊阖晓沉沉。天晴更觉南山近，月出方知西掖深。病对词头惭彩笔，老看镜面愧华簪。自嫌野物将何用？土木形骸麋鹿心！

自 问

黑花满眼丝满头，早衰因病病因愁。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

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

冒宠已三迁，归朝始二年。囊中贮馀俸，〔围〕〔园〕外买闲田。狐兔同三迳，蒿莱共一畝。新园聊铲秽，旧屋且扶颠。檐漏移倾瓦，梁欹换蠹椽。平治绕台路，整顿近阶砖。巷狭开容驾，墙低垒过肩。门闲堪驻盖，堂室可铺筵。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市街尘不到，宫树影相连。省吏嫌坊远，豪家笑地偏。敢劳宾客访，或望子孙传。不觅他人爱，唯将自性便。等闲栽树木，随分占风烟。逸致因心得，幽期遇境牵。松声疑涧底，草色胜河边。虚润冰销地，晴和日出天。苔行滑如簟，莎坐软于绵。帘每当山卷，帷多待月褰。篱东花掩映，窗北竹婵娟。迹慕青门隐，名惭紫禁仙。假归思晚沐，朝去恋春眠。拙薄才无取，疏慵职不专。题墙书命笔，沽酒率分钱。柏杵舂灵药，铜瓶漱暖泉。炉香穿盖散，笼烛隔纱然。陈室何曾归？陶琴不要弦。屏除俗事尽，养活道情全。尚有妻孥累，犹为组绶缠。终须抛爵禄，渐拟断腥膻。大底宗庄叟，私心事竺乾。浮荣水划字，真谛火生莲。梵部经十二，玄书字五千。是非都付梦，语默不妨禅。博士官犹冷，郎中病已痊。多同僻处住，久结静中缘。缓步携筇杖，徐吟展蜀笺。老宜闲语话，闷忆好诗篇。蜜榼来方泻，蒙茶到始煎。无辞数相见，鬓发各苍然！

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

自知群从为儒少，岂料词场中第频！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人。始予进士及第，行简次之，敏中又次之。转于文墨须留意，贵向烟霄早致身。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

始得掌丝纶。

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

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静吟乖月夜，闲醉旷花时。还有愁同处，春风满鬓丝。

寄白头陀

近见头陀伴，云师老更慵。性灵闲似鹤，颜状古于松。山里犹难觅，人间岂易逢？仍闻移住处，太白最高峰。

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

渠水暗流春冻解，风吹日炙不成凝。凤池冷暖君谕在，二月因何更有冰？

勤政楼西老柳

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

偶题阁下厅

静爱青苔院，深宜白鬓翁。貌将松共瘦，心与竹俱空。暖有低檐日，春多扬幕风。平生闲境思，尽在五言中。

予与故刑部李侍郎早结道友，
以药术为事。与故京兆元尹晚为诗侣，
有林泉之期。周岁之间，二君长逝。

李住曲江北，元居升平西，追感旧游，因贻同志

从哭李来伤道气，自亡元后减诗情。金丹同学都无益，水竹邻居竟不成。月夜若为游曲水，花时哪忍到升平。如年七十身犹在，但恐伤心无处行。

送冯舍人阁老往襄阳

紫微阁底送君回，第二厅檐下不开。莫恋汉南风景好，岷山花尽早归来。

莫走柳条词送别

南陌伤心别，东风满把春。莫欺杨柳弱，劝酒胜于人。

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元家花

今日元家宅，樱桃发几枝？稀稠与颜色，一似去年时。失却东园主，春风可得知？

代人赠王员外

好在王员外，平生记得不？共赍黄叟酒，同上莫愁楼。静接殷勤语，狂随烂熳游。那知今日眼？相见冷于秋！

惜小园花

晓来红萼凋零尽，但见空枝四五株。前日狂风昨夜雨，残芳更合得存无？

萧相公宅遇自远禅师，有感而赠

宦途堪笑不胜悲，昨日荣华今日衰。转似秋蓬无定处，长于春梦几多时？半头白发惭萧相，满面红尘问远师。应是世间缘未尽，欲抛官去尚迟疑。

草词毕，遇芍药初开，因咏小谢

“红药当阶翻”诗，以为一句未尽其状，偶成十六韵

罢草紫泥诏，起吟红药诗。词头封送后，花口坼开时。坐对钩帘久，行观步履迟。两三丛烂熳，十二叶参差。背日房微敛，当阶朵旋欹。钗萼抽碧股，粉蕊扑黄丝。动荡情无限，低斜力不支。周回看未足，（化）〔比〕谕语难为。勾漏丹砂裹，焦饶火焰旗。彤云攒根蒂，绛帟欠纓綈。况有晴风度，仍兼宿露垂。疑香熏黼画，似泪着燕脂。有意留连我，无言怨思谁？应愁明日落，如恨隔年期。菡萏泥连萼，玫瑰刺绕枝。等量无胜者，唯眼与心知。

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

老何殁后吟声绝，虽有郎官不爱诗。无复篇章传道路，空留风月在曹司。长嗟博士官犹屈，亦恐骚人道渐衰。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

与沈、杨二舍人阁老同食敕赐樱桃，玩物感恩，因成十四韵

清晓趋丹禁，红樱降紫宸。驱禽养得熟。和叶摘来新。圆转盘倾玉，鲜明笼透银。内园题两字，西掖赐三臣。荧惑晶华赤，醍醐气味真。如珠未穿孔，似火不烧人。杏俗难为对，桃顽讵可伦？肉嫌卢橘厚，皮笑荔枝皴。琼液酸甜足，金丸大小匀。偷须防曼倩，惜莫掷安仁。手擘才离核，匙抄半是津。甘为舌上露，暖作腹中春。已惧长尸禄，仍惊数食珍。最惭恩未报，饱喂不才身。

送严大夫赴桂州

地压坤方重，官兼宪府雄。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山水衙门外，旌旗艤牖中。大夫应绝席，诗酒与谁同？

春夜宿直

三月十四夜，西垣东北廊。碧梧叶重叠，红药树低昂。月砌漏幽影，风帘飘暗香。禁中无宿客，谁伴紫微郎？

夏夜宿直

人少庭宇旷，夜凉风露清。槐花满院气，松子落阶声。寂默挑灯坐，沉吟踏月行。年衰自无趣，不是厌承明。

七言十二句，赠驾部吴郎中七兄

时早夏朝归，闭斋独处，偶题此什

四月天气和且清，绿槐阴合沙堤平。独骑善马衔镫稳，初着单衣支体轻。退朝下直少徒侣，归舍闭门无送迎。风生竹夜窗间卧，月照松时台上行。春酒冷尝三数盏，晓琴闲弄十馀声。幽怀静境何人别？唯有南宫老驾兄。

玉真张观主下小女冠阿容

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晚院花留立，春窗月伴眠。回

眸虽欲语，阿母在旁边。

龙花寺主家小尼

郭代公爱姬薛氏，幼尝为尼，小名仙人子

头青眉眼细，十四女沙弥。夜静双林怕，春深一食饥。步慵行道困，起晚诵经迟。应似仙人子，花宫未嫁时。

访陈二

晓垂朱绶带，晚着白纶巾。出去为朝客，归来是野人。两餐聊过日，一榻足容身。此外皆闲事，时时访老陈。

晚庭逐凉

送客出门后，移床下砌初。趁凉行绕竹，引睡卧看书。老更为官拙，慵多向事疏。松窗倚藤杖，人道似僧居。

曲江忆李十一

李君殁后共谁游？柳岸荷亭两度秋。独绕曲江行一匝，依前还立水边愁。

江亭玩春

江亭乘晓阅众芳，春妍景丽草树光。日消石桂绿岚气，风坠木兰红露浆。水蒲渐展书带叶，山榴半含琴轸房。何物春风吹不变？愁人依旧鬓苍苍！

闻夜砧

谁家思妇秋捣帛？月苦风凄砧杵悲。八月九月正长夜，千声万声无了时。应到天明头尽白，一声添得一茎丝。

板桥路

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曾共玉颜桥上别，不知消息（别）〔到〕今朝。

青门柳

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

梨园弟子

白头垂泪话梨园，五十年前雨露恩。莫问华清今日事，满山红叶锁宫门。

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思妇眉

春风摇荡自东来，折尽樱桃绽尽梅。唯馀思妇愁眉结，无限春风吹不开。

怨词

夺宠心那惯？寻思倚殿门。不知移旧爱，何处作新恩？

寒闺怨

寒月沉沉洞房静，真珠帘外梧桐影。秋霜欲下手先知，灯底裁缝剪刀冷。

秋房夜

云露青天月漏光，中庭立久却归房。水窗席冷未能卧，挑尽残灯秋夜长。

采莲曲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邻女

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恒娥旱地莲。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

闺妇

斜凭绣床愁不动，红销带缓绿鬟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

移牡丹栽

金钱买得牡丹栽，何处辞丛别主来？红芳堪惜还堪恨，百处移将百处开。

听夜筝有感

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

代谢好答崔员外

青娥小谢娘，白发老崔郎。谩爱胸前雪，其如头上霜？别后曹家碑背上，思量好字断君肠。

琵琶

弦清拨利语铮铮，背却残灯就月明。赖是心无惆怅事，不然争奈子弦声。

和殷协律琴思

秋水莲冠春草裙，依稀风调似文君。烦君玉指分明语，知是琴心佯不闻。

寄李苏州，兼示杨琼

真娘墓头春草碧，心奴鬓上秋霜白。为问苏台酒席中，使君歌笑与谁同？就中犹有杨琼在。堪上东山伴谢公。

听弹《湘妃怨》

玉轸朱弦瑟瑟徽，吴娃〔徽〕〔徽〕调奏《湘妃》。分明曲里愁云雨，似道萧萧郎不归。江南新词有云：“暮雨萧萧郎不归。”

闲坐

暖拥红炉火，闲搔白发头。百年慵里过，万事醉中休。有室同摩诘，无儿比邓攸。莫论身在日，身后亦无忧。

不 睡

焰短寒缸尽，声长晓漏迟。年衰自无睡，不是守三尸。

卷二十

律诗 五言 七言 九十七首

初罢中书舍人

自惭拙宦叨清（贵）〔贯〕，还有痴心怕素餐。或望君臣相献替，可图妻子免饥寒。性疏岂合承恩久？命薄元知济事难。分寸宠光酬未得，不休更拟觅何官？

宿阳城驿对月 自此后诗，赴杭州路中作

亲故寻回驾，妻孥未出关。凤皇池上月，送我过商山。

商山路有感 并序

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书归阙。时刑部李十一侍郎、户部崔二十员外，亦自澧、果二郡守征还，相次入关，皆同此路。今年，予自中书舍人授杭州刺史，又由此途出。二君已逝，予独南行。追叹兴怀。慨然成咏。后来有与予、杓直、虞平游者，见此短什，能无惻惻乎？傥未忘情，请为继和。长庆二年七月三十日，题于内乡县南亭云尔。忆昨征还日，三人归路同。此生都是梦，前事旋成空。杓直泉埋玉，虞平烛过风。唯残乐天在，头白向江东。

重 感

停骖歇路隅，重感一长吁：扰扰生还死，纷纷荣又枯。困支青竹杖，闲捋白髭须。莫叹身衰老，交游半已无。

逢张十八员外籍

旅思正茫茫，相逢此道傍。晚岚林叶暗，秋露草花香。白发江城守，青衫水部郎。客亭同宿处，忽似夜归乡。

赴杭州，重宿棣华驿，见杨八旧诗，感题一绝

往恨今愁应不殊，题诗梁下又踟蹰。羨君犹梦见兄弟，我到天明睡亦无。

寓言题僧

劫风火起烧荒宅，苦海波生荡破船。力小无因救焚溺，清凉山下且安禅。

内乡村路作

日下风高野露凉，缓驱疲马暗思乡。渭村秋物应如此，枣赤梨红稻穗黄。

路上寄银匙与阿龟

谪宦心都惯，辞乡去不难。缘留龟子住，涕泪一阑干。小子须娇养，邹婆为好看。银匙封寄汝，忆我即加餐。

山泉煎茶有怀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郢州赠别王八使君

昔是诗狂客，今为酒病夫。强吟翻怅望，纵醉不欢娱。鬓发三分白，交亲一半无。郢城君莫厌，犹校近京都。

吉祥寺见钱侍郎题名

云雨三年别，风波万里行。秋心正萧索，况见故人名！

重到江州，感旧游，题郡楼十一韵

掌纶知是忝，剖竹信为荣。才薄官仍重，恩深责尚轻。昔征从典午，今出自承明。凤诏休挥翰，渔歌欲濯缨。还乘小艤牒，却到古湓城。醉客临江待，禅僧出郭迎。青山满眼在，白发半头生。又校三年老，何曾一事成。重过萧寺宿，再上庾楼行。云水新秋思，闾阎旧日情。郡民犹认得，司马咏诗声。

赠江州李十使君员外十（四）〔二〕韵

我本江湖上，悠悠任运身。朝随卖药客，暮伴钓鱼人。迹为烧丹隐，家缘嗜酒贫。经过剡溪雪，寻觅武陵春。岂有疏狂性，堪为侍从臣？仰头惊凤阙，下口触龙鳞。剑佩辞天上，风波向海滨。非贤虚偶圣，无屈敢求伸。昔去曾同日，今来即后尘。元和末，余与李员外同日黜官，今又相次出为刺史。中年俱白鬓，左宦各朱轮。长短才虽异，荣枯事略均。殷勤李员外，不合不相亲。

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

李十亦尝隐庐山白鹿洞

曾住炉峰下，书堂对药台。斩新萝径合，依旧竹窗开。砌水亲开决，池荷手自栽。五年方暂至，一宿又须回。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到来。君家白鹿洞，闻道亦生苔。

重 题

泉石尚依依，林疏僧亦稀。何年辞水阁？今夜宿云扉。谩献《长杨赋》，虚抛薜荔衣。不能成一事，赢得白头归。

夜泊旅望

少睡多愁客，中宵起望乡。沙明连浦月，帆白满船霜。近海江弥阔，迎秋夜更长。烟波三十宿，犹未到钱塘。

九江北岸遇风雨

黄梅县边黄梅雨，白头浪里白头翁。九江阔处不见岸，五月尽时多恶风。人间稳路应无限，何事抛身在此中？

舟中晚起

日高犹掩水窗眠，枕簟清凉八月天。泊处或依沽酒店，宿时多伴钓鱼船。退身江海应无用，忧国朝（ ）〔廷〕自有贤。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

秋 寒

雪鬓年颜老，霜庭景气秋。病看妻检药，寒遣婢梳头。身外名何有？人间事且休。澹然方寸内，唯拟学虚舟。

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

聊取二郡一哂，故有落句之戏

俱来沧海郡，半作白头翁。谩道风烟接，何曾笑语同？吏稀秋税毕，客散晚庭空。霁后当楼月，潮来满座风。雪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

对酒自勉

五十江城守，停杯一自思：头仍未尽白，官亦不全卑。荣宠寻过分，欢娱已校迟。肺伤虽怕酒，心健尚夸诗。夜舞吴娘袖，春歌《蚩子词》。犹堪三五岁，相伴醉花时。

郡楼夜宴留客

北客劳相访，东楼为一开。褰帘待月出，把火看潮来。艳听《竹枝曲》，香传莲子杯。寒天殊未晓，归骑且迟回。

醉题候仙亭

蹇步垂朱绶，华缨映白须。何因驻衰老？只有且欢娱。酒兴还应在，诗情可便无？登山与临水，犹未要人扶。

东 院

松下轩廊竹下房，暖檐晴日满绳床。净名居士经三卷，荣启先生琴一张。老去齿衰嫌橘醋，病来肺渴觉茶香。有时闲酌无人伴，独自腾腾人醉乡。

虚 白 堂

虚白堂前衙退后，更无一事到中心。移床就日檐间卧，卧咏闲诗侧枕琴。

闲夜咏怀，因招周协律，刘、薛二秀才

世名检束为朝士，〔志〕〔心〕性疏慵是野夫。高置寒灯如客店，深藏夜火似僧炉。香浓酒熟能尝否？冷澹诗成肯和无？若厌雅吟须〔彻〕〔俗〕饮，妓筵勉力为君铺。

晚 兴

极浦收残雨，高城驻落晖。山明虹半出，松暗鹤双归。将吏随衙散，文书入务稀。闲

吟倚新竹，筠粉污朱衣。

衰 病

老与病相仍，华簪发不胜。行多朝散药，睡少夜停灯。禄食分供鹤，朝衣减施僧。性多移不得，郡政谩如绳。

病中对病鹤

同病病夫怜病鹤，精神不损翅翎伤。未堪再举摩霄汉，只合相随觅稻粱。但作悲吟和嘹唳，难将俗貌对昂藏。唯应一事宜为伴，我发君毛俱似霜。

夜 归

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镫辔珑璁。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楼角渐移当路影，潮头欲过满江风。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开蜡烛红。

腊后岁前，遇景咏意

海梅半白柳微黄，冻水初融日欲长。度腊都无苦霜霰，迎春先有好风光。郡中起晚听衙鼓，城上行慵倚女墙。公事渐闲身且健，使君殊未厌馀杭。

白 发

云发随梳落，霜毛绕鬓垂。加添老气味，改变旧容仪。不肯长如漆，无过总作丝。最憎明镜里，黑白半头时。

钱湖州以箬下酒，李苏州以五酘酒， 相次寄到。无因同饮，聊咏所怀

劳将箬下忘忧物，寄与江城爱酒翁。铛脚三州何处会？瓮头一盏几时同？倾如竹叶盈樽绿，饮作桃花上面红。莫怪殷勤醉相忆，曾陪西省与南宫。

花楼望雪，命宴赋诗

连天际海白皑皑，好上高楼望一回。何处更能分道路？此时兼不认池台。万重云树山头翠，百尺花楼江畔开。素壁联题分韵句，红炉巡饮暖寒杯。冰铺湖水银为面，风卷汀沙玉作堆。绁惹舞人春艳曳，勾留醉客夜徘徊。偷将虚白堂前鹤，失却樟亭驿后梅。别有故情偏忆得，曾经穷苦照书来。

晚 岁

壮岁忽已去，浮荣何足论！身为百口长，官是一州尊。不觉白双鬓，徒言朱两轡。病难施郡政，老未答君恩。岁暮别兄弟，年衰无子孙。惹愁谙世网，治苦赖空门。揽带知腰瘦，看灯觉眼昏。不缘衣食系，寻合返丘园。

宿 竹 阁

晚坐松檐下，宵眠竹阁间。清虚当服药，幽独抵归山。巧未能胜拙，忙应不及闲。无劳别修道，即此是玄关。

〔岁〕暮，枉衢州张使君书并诗，因以长句报之

两州彼此意如何？官职蹉跎岁欲除。浮石潭边停五马，望涛楼上得双鱼。万言旧手才难敌，五字新题思有馀。贫薄诗家无好物，反投桃李报琼琚。张曾应万言登科。

和薛秀才寻梅花同饮见赠

忽惊林下发寒梅，便试花前饮冷杯。白马走迎诗客去，红筵铺待舞人来。歌声怨处微微落，酒气熏时旋旋开。若到岁寒无雨雪，犹应醉得两三回。

与诸客空腹饮

隔宿书招客，平明饮暖寒。曲神寅日合，酒圣卯时欢。促膝才飞白，酡颜已渥丹。碧筹攒〔采〕〔米〕碗，红袖拂骰盘。醉后歌尤异，狂来舞可难。抛杯语同坐，莫作老人看。

小岁日，对酒吟钱湖州所寄诗

独酌无多兴，闲吟有所思。一杯新岁酒，两句故人诗。杨柳初黄日，髭须半白时。蹉跎春气味，彼此老心知。

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古〕〔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题灵隐寺红辛夷花，戏酬光上人

紫粉笔含尖火焰，红（烟）〔燕〕脂染小莲花。芳情香思知多少？恼得山僧悔出家。

重 向 火

火销灰复死，疏弃已经旬。岂是人情薄？其如天气春。风寒忽再起，手冷重相亲。却就红炉坐，心如逢故人。

候仙亭同诸客醉作

谢安山下空携妓，柳恹洲边只赋诗。争及湖亭今日会？嘲花咏水赠蛾眉。

城 上

城上冬冬鼓，朝衙复晚衙。为君慵不出，落尽绕城花。

早行林下

披衣未冠栉，晨起入前林。宿露残花气，朝光新叶阴。傍松人迹少，隔竹鸟声深。闲倚小桥立，倾头时一吟。

送李校书趁寒食归义兴山居

大见腾腾诗酒客，不忧生计似君稀。到舍将何作寒食？满船唯载树栽归。

题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诸僧众

山榴花似结红巾，容艳新妍占断春。色相故关行道地，香尘拟触坐禅人。瞿昙弟子君知否？恐是天魔女化身。

独 行

暗诵《黄庭经》在口，闲携青竹杖随身。晚花新笋堪为伴，独入林行不要人。

二月五日花下作

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头似霜。闻有酒时须笑乐，不关身事莫思量。羲和趁日沉

西海，鬼伯驱人葬北邙。只有且来花下醉，从人笑道老颠狂。

戏题木兰花

紫房日照（烟）〔燕〕脂坼，素艳风吹腻粉开。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

清明日观妓舞，听客诗

看舞颜如玉，听诗韵似金。绮罗从许笑，弦管不妨吟。可惜春风老，无嫌酒盏深。辞花送寒食，并在此时心。

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

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卢橘子低山雨重，桧桐叶战水风凉。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

湖中自照

重重照影看容鬓，不见朱颜见白丝。失却少年无觅处，泥他湖水欲何为？

赠苏炼师

两鬓苍然心浩然，松窗深处药炉前。携将道士通宵语，忘却花时尽日眠。明镜懒开长在匣，素琴欲弄半无弦。犹嫌《庄子》多词句，只读《逍遥》六七篇。

杭州春望

望海楼明照曙霞，城东楼名望海楼。护江堤白蹋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绡夸柿蒂，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也。青旗沽酒趁梨花。其俗，酿酒趁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绿时，望如裙腰。

饮散夜归，赠诸客

鞍马夜纷纷，香街起暗尘。回鞭招饮妓，分火送归人。风月应堪惜，怀觞莫厌频。明朝三月尽，不忍送残春？

湖亭晚归

尽日湖亭卧，心闲事亦稀。起因残醉醒，坐待晚凉归。松雨飘藤帽，江风透葛衣。柳

堤行不厌，沙软絮霏霏。

东楼南望八韵

不厌东南望，江楼对海门，风涛生有信，天水合无痕。鹢带云帆动，鸥和雪浪翻。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日脚金波碎，峰头钿点繁。送秋千里雁，报暝一声猿。已豁烦襟闷，仍开病眼昏。郡中登眺处，无胜此东轩。

醉中酬殷协律

泗水城边一分散，浙江楼上重游陪。挥鞭二十年前别，命驾三千里外来。醉袖放狂相向舞，愁眉和笑一时开。留君夜住非无分，且尽青娥红烛台。

孤山寺遇雨

拂波云色重，洒叶雨声繁。水鹭双飞起，风荷一向翻。空蒙连北岸，萧飒入东轩。或拟湖中宿，留船在寺门。

樟亭双樱树

南馆西轩两树樱，春条长足夏阴成。素华朱实今虽尽，碧叶风来别有情。

湖上夜饮

郭外迎人月，湖边醒酒风。谁留使君饮？红烛在舟中。

赠 沙 鸥

老逼教垂白，官科遣着绯。形骸虽有累，方寸却无机。遇酒多先醉，逢山爱晚归。沙鸥不知我，犹避隼旟飞。

余杭形胜

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梦儿亭古传名谢，教妓楼新道姓苏。州西灵隐山上有梦谢亭，即是杜明浦梦谢灵运之所，因名客儿也。苏小小本钱塘妓人也。独有使君年太老，风光不称白髭须！

江楼夕望招客

海天东望夕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楼销暑否？比君茅舍校（青）〔清〕凉。

新秋病起

一叶落梧桐，年光半又空。秋多上阶日，凉足入怀风。病瘦形如鹤，愁焦鬓似蓬。损心诗思里，伐性酒狂中。华盖何曾惜？金丹不致功。犹须自惭愧，得作白头翁。

木芙蓉花下招客饮

晚凉思饮两三杯，召得江头酒客来。莫怕秋无伴醉物，水莲花尽木莲开。

悲歌

白头新洗镜新磨，老逼身来不奈何。耳里频闻故人死，眼前唯觉少年多。塞鸿遇暖犹回翅，江水因潮亦反波；独有衰颜留不得，醉来无计但悲歌。

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

澹烟疏雨间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蜃散云收破楼阁，虹残水照断桥梁。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好着丹青图写取，题诗寄与水曹郎。

夜招周协律，兼答所赠

满眼虽多客，开眉复向谁？少年非我伴，秋夜与君期。落（拓）〔魄〕俱耽酒，殷勤共爱诗。相怜别有意，彼此老无儿。

重酬周判官

秋爱冷吟春爱醉，诗家眷属酒家仙。若教早被浮名系，可得闲游三十年？

饮后夜醒

黄昏饮散归来卧，夜半人扶强起行。枕上酒容和睡醒，楼前海月伴潮生。将归梁燕还重宿，欲灭窗灯复却明。直至晓来犹妄想，耳中如有管弦声。

代卖薪女赠诸妓

乱蓬为鬓布为巾，晓踏寒山自负薪。一种钱塘江畔女，着红骑马是何人？

奉和李大夫题新诗二首， 各六韵因（岩）〔严〕亭 一作固岩

箕颖人穷独，蓬壶路艰难；何如兼吏隐？复得事跻攀。岩树罗阶下，江云贮栋间。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清景徒堪赏，皇恩肯放闲？遥知兴未足，即被诏征还。

忘筌亭

翠幄公门对，朱轩野径连。只开新户牖，不改旧风烟。空室闲生白，高情澹入玄。酒容同座劝，诗借属城传。自笑沧江畔，遥思绛帐（台）〔前〕。庭（前）〔台〕随事有，争敢比忘筌？

予以长庆二年冬十月到杭州。明年秋九月，始与范阳卢贾、汝南周元范、兰陵萧悦、清河崔求、东莱刘方舆同游恩德寺之泉洞竹石，籍甚久矣，及兹目击，果惬心期。因自嗟云：到郡周岁方来，入寺半日复去，俯视朱绶，仰睇白云，有愧于心，遂留绝句

云水埋藏恩德洞，簪裾束缚使君身。暂来不宿归州去，应被山呼作俗人！

早 冬

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霜轻未杀萋萋草，日暖初干漠漠沙。老柘叶黄如嫩树，寒樱枝白是狂花。此时却羡闲人醉，五马无由入酒家。

岁假内命酒，赠周判官、萧协律

共知欲老流年急，且喜新正假日频。闻健此时相劝醉，偷闲何处共寻春？脚随周叟行犹疾，头比萧翁白未匀。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

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

马上同携今日杯，湖边共觅去春梅。年年只是人空老，处处何曾花不开。诗思又牵吟

咏发，酒酣闲唤管弦来。樽前百事皆依旧，点检唯无薛秀才。去年与薛景文同赏，今年长逝。

醉送李协律赴湖南辟命，因寄沈八中丞

富阳山底樟亭畔，立马停舟飞酒盃。曾共中丞情缱绻，暂留协律语踟蹰。紫微星北承恩去，青草湖南称意无？不羨君官羨君幕，幕中收得阮元瑜。

内道场永欢上人就郡见访， 善说《维摩经》，临别请诗，因以此赠

五夏登坛内殿师，水为心地玉为仪。正传金粟如来偈，何用钱塘太守诗？苦海出来应有路，灵山别后可无期。他生莫忘今朝会，虚白亭中法乐时。

见李苏州示男阿武诗，自感成咏

遥羡青云里，祥鸾正引雏。自怜沧海畔，老蚌不生珠。

正月十五日夜月

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州。

题（川）〔州〕北路傍老柳树

皮枯缘受风霜久，条短为经攀折频。但见半衰当此路，不知初种是何人？雪花零碎逐年减，烟叶稀疏随分新。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犹胜不逢春。

题清头陀

头陀独宿寺西峰，百尺禅庵半夜钟。烟月苍苍风瑟瑟，更无杂树对山松。

自 叹 二首

形羸自觉朝餐减，睡少偏知夜漏长。实事渐消虚事在，银鱼金带绕腰光。

二毛晓落梳头懒，两眼春昏点药频。唯有闲行犹得在，心情未到不如人。

湖上醉中代诸妓寄严郎中

笙歌怀酒正欢娱，忽忆仙郎望帝都。借问连宵直南省，何如尽日醉西湖？蛾眉别久心知否？鸡舌含多口厌无？还有些些惆怅事，春来山路见蘼芜。

自咏

闷发每吟诗引兴，兴来兼着酒开颜。欲逢假日先招客，正对衙时亦望山。勾检簿书多鹵莽，提防官吏少机关。谁能头白劳心力？人道无才也是闲。

晚兴

草浅马翩翩，新晴薄暮天。柳条春拂面，衫袖醉垂鞭。立语花堤上，行吟水寺前。等闲消一日，不觉过三年。

早兴

晨光出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语报天晴。半销宿酒头仍重，新脱冬衣体乍轻。睡觉心空思想尽，近来乡梦不多成。

竹楼宿

小书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

湖上招客送春泛舟

欲送残春招酒伴，客中谁最有风情？两瓶簪下新求得，一曲《霓裳》初教成。时崔湖州寄新簪下酒来，乐妓按《霓裳羽衣曲》初毕。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点红旗。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

戏醉客

莫言鲁国书生懦，莫把杭州刺史欺。醉客请君开眼望，绿杨风下有红旗。

紫阳花

招贤寺有山花一树，
无人知名。色紫气香，芳丽可爱，颇类仙物，因以紫阳花名之

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梵家。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

李德裕相公贬崖州 三首

乐天尝任苏州日，要勒须教用礼仪。从此结成千万恨，今朝果中白家诗。

昨夜新生黄雀儿，飞来直上紫藤枝。摇头撼脑花园里，将为春光总属伊。

闲园不解栽桃李，满地唯闻种蒺藜。万里崖州君自去，临行惆怅欲怨谁？

卷二十一

诗赋 十五首

动静交相养赋 并序

居易常见今之立身从事者，有失于动，有失于静，由斯动静俱不得其时与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导，命曰《动静交相养赋》云。

天地有常道，万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终（动）[静]，济之以（静）[动]；性不可以终动，济之以静。养之则两全而交利，不养之则两伤而交病。故圣人取诸《震》以发身，受诸《复》而知命。所以《庄子》曰：“智养恬。”《易》曰：“蒙养正。”吾观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则月晦，日晦则月明，明晦交养，昼夜乃成。吾观岁功，其中有信。阳进则阴退，阳退则阴进，进退交养，寒暑乃顺。

且躁者，本于静也。斯则躁为民，静为君。以民养君，教化之根，则动养静之道斯存。且有者，生于无也。斯则无为母，有为子。以母养子，生成之理，则静养动之理明矣。所以动之为用，在气为春，在鸟为飞，在舟为楫，在弩为机。不有动也，静将畴依？所以静之为用，在虫为蛰，在水为止，在门为键，在（输）[轮]为柅。不有静也，动奚资始？则知动兮静所伏，静兮动所倚。吾何以知交养之然哉！以此有以见人之生于世，出处相济，必有时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长系。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时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长伸。

嗟夫！今之人知动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时，动必为凶。知静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静亦为贼。大矣哉！动静之际，圣人其难之。先之则过时，后之则不及时，交养之间，不容毫厘。故老氏观妙，颜氏知几。噫！非二君子，吾谁与归？

泛渭赋 并序

右丞相高公之掌贡举也，予以乡贡进士举及第。左丞相郑公之领选部也，予以书判拔萃选登科。十九年，天子并命二公对掌钧轴，朝野无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为校书郎，始徙家秦中，卜居于渭上。上乐时和岁稔，万物得其宜；下乐名遂官闲，一身得其所。既美二公佐清朝之理，又荷二公垂特达之恩。发于嗟叹，流于咏歌。于时，泛舟于渭，因为《泛渭赋》以导其意。词曰：

亭亭华山下有人，跂兮望兮，爱彼三峰之白云。泛泛渭水上有舟，沿兮溯兮，爱彼百里之清流。以我为太平之人兮，得于斯而优游。又感阳春之气熙熙兮，乐天和不无忧。

曰予生之年兮，时哉时哉！当皇唐受命之九叶兮，华与夷而无氛埃。及帝纘位之二纪

兮，命高与郑为盐梅。二贤兮爰立，四门兮大开。凡读儒书与履儒行者，率充赋而〔四〕〔西〕来。虽片艺而必收兮，故不弃予之小才。感再遇于知己，心惭作以徘徊。登予名于太常，署予职于兰台。台有兰兮阁有芸，芳菲菲其可袭。备一官而无一事，又不维而不繫。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华，澹悠悠其可赏。目白云兮漱清流，其或偃而或仰。门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夜分兮叩舷，天无云兮水无烟。迟迟兮明月，波澹〔艳〕〔滟〕兮棹寅缘。日暮兮舟泊，草萋萋兮沙漠漠。习习兮春风，岸柳动兮渚花落。发浩歌以长引，举浊醪而缓酌。春冉冉其将尽，予何为乎不乐。鸟乐兮云际，鸣嚶嚶兮飞裔裔。鱼乐兮泉底，髻拨拨兮尾濺濺。我乐兮圣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万物各乐其乐者，由圣贤之相契。贤致圣于无为，圣致贤于既济。凝为和兮聚五福，发为春兮消六沴。不我后兮不我先，适当我兮生之代。彼鳞虫兮与羽族，咸知乐而不知惠。我为人兮最灵，所以愧贤相而荷圣帝。乐乎乐乎！泛于渭兮咏而归，聊逍遥以卒岁！

伤远行赋

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阳而归洛阳。朝济乎大江，暮登乎高〔冈〕〔岗〕。山险巖，路屈曲。甚孟门与太行。枫林郁其百寻，涵瘴烟之苍苍。其中確其无人，唯鸬鸕之飞翔。水有含沙之毒虫，山有当路之虎狼。况乎云雷作而风雨晦，忽瞿瞿兮不见阳。涉泥泞兮仆夫重趄，陟崔嵬兮征马玄黄。步一步兮不可进，独中路兮徬徨！

噫！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来兮，秋风其凉。独行踽踽兮惜昼短，孤宿茕茕兮愁夜长。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凉夙夜而忧伤。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测而可量。虽割慈而不言，终蕴结乎中肠。曰予弟兮侍左右，固就养而无方。虽温清之靡阙，讵当我之在傍？无羽翼以轻举，羡归云之飞扬。惟昼夜与寝食之心，曷其弭忘？投山馆以寓宿，夜绵绵而未央。独展转而不寐，候东方之晨光。虽则驱征车而遵归路，犹自流乡泪之浪浪！

宣州试射中正鹄赋

圣人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唯弧矢之用也，中正鹄而已矣。是谓武之经，礼之纪。故王者务以选诸侯，诸侯用而贡多士。将俾乎礼无秕稗，位有隆杀。广场辟而堵墙开，射夫同而钟鼓戒。有以致国用，终岁贡，使技痒者出于群，艺成者推于众，在乎矢不虚发，弓不再控。

射，绎志也，信念兹而在兹；鹄、小鸟焉，取难中而能中。乃设五正，张三侯，叶吉日于清昼，顺杀气于素秋。礼事展，乐容修。既五善而斯备，将百中而是求。于是诚心内蕴，庄容外奋。升降揖让，合君子之令仪；进退周旋，伸先王之彝训。故礼举而义立，且无声而有〔问〕〔闻〕。及夫观者坌入，射者挺立。矢既挟，弓既执；抗大侯，次决拾。指正则掌内必取，料鹄乃彀中所及。雕弧乍满，当昼而明月弯弯；银镞急飞，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发也，嗒若彻札；其再中也，撣如贯筈。玉霜降而弓力调，金风劲而弦声急。愜群心而踊跃，骇众目而翕习。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弯而雁惊，虚引而猿泣者也？

矧乃正其色，温如〔酒〕〔栗〕如；游于艺，匪疾匪徐。妙能曲尽，勇可贾余。岂不以

志正形直，心庄体舒。不出正兮，信得礼之大者；无失鹄也，岂反身而求诸？斯盖弓矢合规，容止有仪。必气盈而神王，宁心誓而力疲。则知善射者，在乎合礼合乐，不必乎饮羽；在乎和容和志，不必乎主皮。夫如是，则射之礼，射之义，虽百世而可知。

窗中列远岫诗 题中以平声为韵

天静秋山好，窗开晓翠通。遥怜峰窈窕，不隔竹朦胧。万点当虚室，千重叠远空。列檐攒秀气，缘隙助清风。碧爱新晴后，明宜反照中。宣城郡斋在，望与古时同。

省试性习相远近赋 以“君子之所慎焉”

为韵，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中书侍郎高郢下试

噫！下自人，上达君，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习则生常，将俾夫善恶区别；慎之在始，必辩乎是非纠纷。原夫性相近者，岂不以有教无类，其归于一揆？习相远者，岂不以殊途异致，乃差于千里。昏明波注，导为愚智之源；邪正岐分，开成理乱之轨。安得不稽其本。谋其始，观所恒，察所以？考成败而取舍，审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反迷涂于骚人，积习者遵要道于君子。

且夫德莫德于老氏，乃曰道是从矣；圣莫圣于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则知德在修身，将见素而抱朴；圣由志学，必切问而近思。在乎积艺业于黍累，慎言行于毫厘。故得其门，志弥笃兮，性弥近矣；由其径，习愈精兮，道愈远而。其旨可显，其义可举。勿谓习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谓性之远，反真而相去几许。亦犹一派别，随混澄而或浊或清；一气脉分，任吹煦而为寒为暑。是以君子稽古于时习之初，辩惑于成性之所。然则性者中之和，习者外之徇。中和思于驯致，外徇戒于妄进。非所习而习则性伤，得所习而习则性顺。故圣与狂，由乎念与罔念；福与祸，在乎慎与不慎。慎之义，莫匪乎率道为本，见善而迁。观炯诫于既往，审进退于未然。故得之则至性大同，若水济水也；失之则众心不等，犹面如面焉。诚哉！性习之说，吾将以为教先。

玉水记方流诗 以流字为韵，六十字成

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尹孚光滟滟，方折浪悠悠。凌乱波纹异，萦回水性柔。似风摇浅濑，疑月落清流。潜颖应傍达，藏真岂上浮。玉人如不记，沦弃即千秋。

求玄珠赋 以“玄非智求珠以真得”[为韵]

至乎哉！玄珠之为物也，渊渊绵绵，不知其然。存乎视听之表，生乎天地之先。其中有象，与道相全。求之者剖其心，俾损之又损；得之者反其性，乃玄之又玄。玄无音，听之则希；珠无体，挹之则微。故以音而求之者妄，以体而得之者非。倏尔去焉，将窅冥而齐往；忽乎来矣，与罔象而同归。

是以圣人之求玄珠也，损明圣，薄仁义，索之惟艰，失之孔易。莫不以心忘心，以智

去智。其难得也，剧乎剖巨蚌之胎；其难求也，甚乎待骊龙之睡。夫惟不皦不昧，至明至幽；必致之于驯致，岂求之于躁求？性失则遗，若合浦之徙去；心虚潜至，同夜光之暗投。斯乃动为道枢，静为心符，至光不耀，至真不渝。察之无形，谓其有而非有；应之有信，为其无而非无。故立喻比夫至宝，强名为之玄珠。名不徒尔，喻必有以。以不凝滞为圆，以无瑕疵为美。盖外明者不若内明之理，纯白者不若虚白之旨。藏于身不藏于川。在乎心不在乎水。然则颐其神，保其真，虽无胥求之必臻；役其识，徇其惑，虽没齿求之不得。则知珠者，无形之形；玄者，无色之色。亦何必游赤水之上，造崑丘之侧？苟悟漆园之言，可臻玄珠之极。

汉高皇帝亲斩白蛇赋 以题为韵，依次用

高皇帝将欲戡时难，拨祸乱，乃耀圣武，奋英断，提神剑于手中，斩灵蛇于泽畔。何精诚之潜发，信天地之幽赞。卒能灭强楚，降暴秦，创王业于炎汉。于时瓜割区宇，蜂起英豪，以坚甲利兵相视，以壮图锐气相高。皆欲定四海之汹汹，救万姓之嗷嗷。

帝既心〔辟〕〔窥〕咸阳，气王芒砀。率卒晨往，纵徒夜亡。有大蛇兮，出山穴，亘路傍。凝白虹之精彩，被〔白〕〔素〕龙之文章。鳞甲晶以雪色，睛眸艳其电光。耸其身，形蜿蜒而莫犯；举其首，势矫矫而靡亢。勇夫闻之而挫锐，壮士睹之而摧刚。于是行者告于高皇。

皇帝乃奋布衣，挺干将。攘臂直进，瞋目高骧，一呼而猛气咆嘞，再叱而雄姿抑扬。观其将斩未斩之际，蛇方欲纵毒螫，肆猛噬。我则审其计，度其势。口噪雷霆，手操锋锐。凜龙颜而色作，振虎威而声厉。荷天之灵，后神之契，举刃一挥，溘然而毙。不知我者谓我斩白蛇，知我者谓我斩白帝。于是洒雨血，摧霜鳞，涂野草，溅路尘！嗟乎！神化将穷，不能保其命；首尾虽在，不能卫其身。盛矣哉！圣人之草昧经纶，应乎天，顺乎人。制勅敌，必示以乃武乃文；静灾祸，不可以弗躬弗亲。

若夫龙泉黯黯，秋水湛湛，苟非斯剑，蛇不可斩。天威煌煌，神武洸洸，苟非我王，蛇不可当。是知人在威，不在众，我王也万夫之防；器在利，不在大，斯剑也三尺之长。于以誓万物，于以威八方。历数既终，闻素灵之夜哭；嗜欲将至，知赤帝之道昌。由是气吞豪杰，威振幽遐。素车降而三秦归德，朱旗建而六合为家。彼戮鲸鲵与截犀兕，未若我提青蛇而斩白蛇。

大巧若拙赋 以“随物成器巧言乎中”为韵，依次用

巧之小者有为，可得而窥；巧之大者无迹，不可得而知。盖取之于《巽》，授之以《随》，动而有度，举必合规。故曰“大巧若拙”，其义在斯。

尔乃抡材于山木，审器于轨物。将务乎心匠之忖度，不在乎手泽之翦拂。故为栋者，资其自天之端；为轮者，取其因地之屈。其公也，于物无情；其正也，依法有程。既游艺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击，材无所弃；取舍资乎指顾，物莫能争。然后任道弘用，随形制器。信无为而为，因所利而利。不凝滞于物，必简易干事。亦犹善从政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适其位。嘉其尺度有则，绳墨无挠。工非剗剗，自得不矜之能；器

靡雕镂，谁识无心之巧？众谓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为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也，郢人之术攸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

噫！舟车器异，杞梓材殊，罔枉柄以凿，罔破圆为觚。必将考广狭以分寸，审矧方以规模。则物不能以长短隐，材不能以曲直诬。是谓心之术也，岂虑手之伤乎？且夫大盈若冲，大明若蒙，是以大巧弃其（木）〔末〕工。则知巧在乎不违天真，非劳形于木人之内；巧在乎无枉物情，非役神于棘刺之中。岂徒与班尔之辈，骋技而校功哉？

鸡距笔赋 以“中山兔毫作之尤妙”为韵，任不依次用

足之健兮有鸡足，毛之劲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奋发者利距；在毛之内，秀出者长毫。合为手笔，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尽其妙。圆而直，始造意于蒙恬；利而铓，终骋能于逸少。斯则创因智士，传在良工。拔毫为锋，截竹为筒。视其端，若武安君之头锐；窥其管，如玄元氏之心空。岂不以中山之明，视劲而迅；汝阴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采众毫于三穴之内；四者可弃，取锐武于五德之中。双美是合，两揆而同。故不得兔毫，无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鸡距，无以表入木之功。及夫亲手泽，随指顾，秉以律，动有度。染松烟之墨，洒鹅毛之素。莫不画为屈铁，点成垂露。若用之交战，则摧敌而先鸣；若用之草圣，则擅场而独步。察所以，稽其故。虽云任物以用长，亦在假名而善喻。

向使但随物弃，不与人遇，则距畜缩于晨鸡，毫摧残于寒兔。又安得取名于彼，移用在兹？映赤筦，状绀趾乍举；对红笺，疑锦臆初披。辍翰停毫，既象乎翘足就栖之夕；挥芒拂锐，又似乎奋拳引斗之时。苟名实之相副者，信动静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无俦。因草为号者质陋，折蒲而书者体柔。彼皆琐细，此实殊尤。是以搦之而变成金距，书之而化作银钩。夫然，则董狐操，可以勃为良史；宣尼握，可以删定《春秋》。其不象鸡之羽者，鄙其轻薄；不取鸡之冠者，恶其软弱。斯距也，如剑如戟，可击可搏。将壮我之毫芒，必假尔之锋锷。遂使见之者书狂发，秉之者笔力作。挫万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鸟迹落。缥囊盛处，类藏锥之沈潜；团扇或书，同舞镜之挥霍。儒有学书临水，负笈辞山。含毫既至，握管回还。过兔园而易感，望鸡树以难攀。愿争雄于爪趾之下，冀得携于笔砚之间。

黑龙饮渭赋 以“出为汉祥下饮渭水”为韵

龙为四灵之长，渭居八水之一。饮亶亶之清流，浴彬彬之玄质。忽兮下降，赅然跃出。首蜿蜒以涌烟，鳞错落而点漆。动而无悔，爰作瑞于秦川；应必有征，乃效灵于汉日。观其攸止，察其所为；行藏不忒，动静有仪。晴眸炫耀，文彩陆离。跃于泉，于焉表异；守其黑，所以标奇。或隐或见，时行时止。顺冬夏而无乖，应昏明而有以。

于是稽大《易》，按前史。符圣人之昌运，飞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征，下而饮水。尔乃降长川，俯高岸。气默默以黯黯，光璨璨而烂烂。闻之者心骇而屏息，睹之者目眙而改观。一呼一吸，而声起风雷；或跃或腾，而势超云汉。观夫莫智匪常，莫黑至祥。契昌期于南面，合正色于北方。拖尾回翔，擘波腾骧。饮清澜之浩浩，动素浪之汤汤。顿颌而碎珠迸落，奋髯而细雨飞扬。警水府兮，鲙脍奔走，骇泉室兮，蛟鼉伏藏。玄云从而浅深一色，白日照而左右交光。且彼候时出处，凭虚上下。度弱水而斯驭，去鼎湖而是驾。闻茂先之剑

飞，见长房之杖化。岂若此炎精冥契，水德潜稟。玄甲黯以凝黛，文章斐兮摘锦。逼而察也，类天马出水而游；远而望之，疑晴虹截涧而饮。已而负苍天，去清渭。排冥冥之寥廓，反浩浩之元气，则知水物之灵，鳞虫之贵。盛矣哉！抑斯龙之所谓。

敢谏鼓赋 以“圣人来谏诤之道”为韵

鼓者工所制，谏者君所命。鼓因谏设，发为治世之音；谏以鼓来，悬作经邦之柄。纳其臣于忠直，致其君于明圣。将使内外必闻，上下交正，于是乎唐尧得以为盛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灭私，臣有犯而无欺。讽谏者于焉尽节，献纳者由是正辞。言之者无罪，击之者有时。故誓誓匪躬，道之行也；鼙鼙不已，声以发之。始也土鼓增华，蕤桴改造。外扬音以应物，中含虚而体道。不窕不撝，由巧者之作为；大鸣小鸣，随直臣之击考。有若坎其缶于宛丘之下，又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隈。音锵锵以铿锵，响容与以徘徊。傲于帝心，四聪之耳必达；纳诸人听，七诤之臣乃来。故用于朝，朝无面从之患；行于国，国无居下之讪。洋洋盈耳，幽赞（遂）〔逆〕耳之言；坎坎动心，明启沃心之谏。

且夫鼓之为用也，或备于乐悬，或施于戎政。以谐八音节奏，以明三军号令。未若备察朝阙，发挥庭诤。声闻于外，以彰我主圣臣良；道在其中，以表我上忠下敬。然则义之与比，德必有邻。将善旌而并建，与谤木而俱陈。是必闻其音，则知有献替之士；聆其响，不独思将帅之臣。嗟乎！舍之则声寝，用之则气振。虽声气之在鼓，终用舍之由人。

君子不器赋 以“用之则行无施不可”为韵

君子哉！道本生知，德唯天纵。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黄中；有用者，致远而任重。盖由识包权变，理蕴通明。业非学致，器异琢成。审其时，有道舒而无道卷；慎其德，舍之藏而用之行。语其小，能立诚以修辞；论其大，能救物而济时。以之理心，则一身独善；以之从政，则庶绩咸熙。既居家而必达，亦在邦而允厘。彼子贡虽贤，唯称瑚璉之器；彦辅信美，空标水镜之姿。是谓非求备者，又何足以多之。岂如我顺乎通塞，含乎语默，何用不臧，何响不克？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虽应物而不滞，终饰躬而有则。若止水之在器，任器方圆；如良工之用材，随材曲直。原夫根淳精于妙有，宅元和于虚受。内弘道而惟新，外济用而可久。鄙斗筭之奚算，哂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不。

岂不以神为玄枢，智为心符。全其神，则为而勿有；虚其心，则用当其无。故动与时合，静与道俱。时或用之，必开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则守甯子之愚。至乎或！冥心无我，无可而无可；应用不疲，无为而无不为。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惠而小知。故庶类曲从，则轮辕适用；若一隅偏执，则凿枘难施。是以《易》尚随时，《礼》贵从宜。盛矣哉！君子斯焉取斯。

赋 赋 以“赋者古诗之流”为韵

赋者，古诗之流也。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冰生乎水，初变本于《典》、

《坟》；青出于蓝，复增华于《风》、《雅》。而后谐四声，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国家恐文道浸衰，颂声凌迟，乃举多士，命有司，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出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是谓艺文之傲策，述作之元龟。观夫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雅音浏亮，必先体物以成章；逸思飘盘，不独登高而能赋。其工者，究笔精，穷指趣，何惭《两京》于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骋妍词，岂谢《（二）〔三〕都》于左思？掩黄绢之丽藻，吐白凤之奇姿。振金声于寰海，增纸价于京师。则《长杨》、《羽猎》之徒，胡为比也；《景福》、《灵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谓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炳如绩素，铿若钟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濩》。信可以凌砾《风》《骚》，超轶今古者也。今吾君网罗六艺，淘（沐）〔汰〕九流，微才无忽，片善是求。况赋者，《雅》之列，《颂》之俦。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客有自谓握灵蛇之珠者，岂可弃之而不收？

卷二十二

铭赞箴谣偈 二十一首

续座右铭 并序

崔子玉《座右铭》，余窃慕之。虽未能尽行，常书屋壁。然其间似有未尽者，因续为《座右铭》云。

勿慕贵与富，勿忧贱与贫；自问道何如？贵贱安足云。闻毁勿戚戚，闻誉勿欣欣，自顾行何如？毁誉安足论。无以意傲物，以远辱于人；无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与邪分歧，居与正为邻。于中有取舍，此外无疏亲。修外以及内，静养和与真。养内不遗外，动率义与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吾道亦如此。行之贵日新。不敢规他人，聊自书诸绅。终身且自勖，身歿貽后昆。后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孙！

驹虞画赞 并序

驹虞，仁瑞之兽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状质文，孙氏《瑞〔应〕图》具载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驹虞图》赠予者。予爱其外猛而威，内仁而信。又嗟旷代不覿，引笔赞之词云尔。

〔孟〕〔孟〕山有兽，仁心毛质。不践生刍，不食生物。有道则见，非时不出。三季已还，退藏于密。我闻其名，征之于书；不识其形，得之于图。白质黑文，猊首虎躯。是耶非耶，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见往者，后不见来者。于嗟乎驹虞！

獬 屏 赞 并序

獬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寝其皮，辟温；图其形，辟邪。予旧病头风，每寢息，常以小屏卫其首。适遇画工，偶令写之。按《山海经》，此兽食铁与铜，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为赞曰：

邈哉奇兽，生于南国。其名曰獬，非铁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质。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剑戟省用，铜铁羨溢。獬当是时，饱食终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铄铁为兵，范铜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铲？何谷不隳？铄铜寸铁，罔有子遗。悲哉彼獬，无乃馁而？呜呼！匪獬之悲，惟时之悲！

画雕赞 并序

寿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传写之要，毛群羽族，尤是所长。长庆元年，以画雕贶予。予爱之，因题赞云：

鸢禽之英，黑雕丁丁。钩缀八爪，剑插六翎。想入心匠，写从笔精。不卵不雏，一日而成。轩然将飞，戛然欲鸣。毛动骨活，神来著形。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获天机，则与化争。韩〔盱〕〔干〕之马，籍籍知名；薛稷之鹤，翩翩有声，研工核能，较真〔阙〕〔斗〕灵。岂无他人？不如我兄。

续虞人箴 元和十五年

唐受天命，十有二圣。业业惕惕，咸勤于政。鸟生深林，兽在丰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鸟兽虫鱼，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宁。在昔玄祖，祖训孔彰：驰骋畋猎，俾心发狂。何以验之？曰羿与康；曾不是〔诚〕〔诫〕，终然覆亡。故我列圣，鉴彼前王；虽有畋游，乐不至荒。高祖方猎，苏长进言：不满十旬，未足为欢。上心忽悟，为之辍畋。故武德业，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及璟趋出，〔临死之中〕〔鹞死握中〕。故开元事，播于无穷。噫！逐兽于野，走马于路。岂不快哉？衔橛可惧。噫！夜归禁苑，朝出皇都。岂不乐哉？寇戎可虞。臣非兽臣，不当献箴。辄思出位，敢谏从禽。蝼蚁命小，安危计深。苟裨万一，臣死甘心。

三 谣 并序

予庐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木机一，素屏风二。时多杖藤而行，隐机而坐，掩屏而卧。宴息之暇，笔砚在前。偶为《三谣》，各导其意，亦犹《座右》、《陋室铭》之类尔。

蟠木谣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无用于人。下拥肿而上鳞菌，桷不桷兮轮不轮。天子建明堂兮，既非梁栋；诸侯斫大辂兮，材又不中。唯我病夫，或有所用。用尔为几，承吾臂、支吾颐而已矣。不伤尔朴，不枉尔理。尔怏怏为几之外，无所用尔。尔既不材，吾亦不材，胡为乎人间徘徊！蟠木蟠木，吾与汝归草堂去来！

素屏谣

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当世岂无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点一画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吾于香炉峰下置草堂，二屏倚在东西墙。夜如明月入我室，晓如白云围我床。我心久养浩然气，亦欲与尔表里相辉光。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怙〕〔帖〕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贵豪待此方悦目，然肯寝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尔今

木为骨兮纸为面，舍吾草堂欲何之？

朱 藤 谣

朱藤朱藤，温如红玉，直如朱绳。自我得尔以为杖，大有裨于股肱。前年左迁，东南万里。交游别我于国门，亲友送我于浐水。登高山兮车倒轮摧，渡汉水兮马踟蹰开。中途不进，部曲多回。唯此朱藤，实随我来。瘴疠之乡，无人之地，扶卫衰病，驱呵魑魅。吾独一身，赖尔为二。或水或陆，自（此）〔北〕徂南。泥黏雪滑，足力不堪。吾本两足，得尔为三。紫霄峰头，黄石岩下，松门石磴，不通舆马。吾与尔披云拨水，环山绕野。二年踏遍匡庐间，未尝一步而相舍。虽有隶子弟，良友朋，扶危助蹇，不如朱藤。嗟乎！穷既若是，通复何如？吾不以常杖待尔，尔勿以常人望吾。朱藤朱藤，吾虽青云之上，黄泥之下，誓不弃尔于斯须！

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朱颜颓，少日往而老日催。生者不住兮，死者不回。况乎宠辱丰悴之外物，又何常不十去而一来。去不可挽兮，来不可推。无可奈何兮，已焉哉！惟天长而地久，前无始兮后无终。〔嗟〕吾生之几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仓之稊米，委一粒于万钟。何不与道逍遥，委化从容？纵心放志，泄泄融融。胡为乎分爱恶于生死，系忧喜于穷通？倔强其骨髓，龃齟其心胸。合冰炭以交战，只自若兮厥躬。彼造物者，于何不为？此与化者，云何不随？或煦或吹，或盛或衰。虽千变与万化，委一顺之贯之。为彼何非？为此何是？谁冥此心？梦蝶之子。何祸非福？何吉非凶？谁达此观？丧马之翁。俾吾为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见其小；俾吾为泰山之阿，吾亦无余，不见其多，是以达人，静则暗然与阴合迹，动则浩然与阳同波。委顺而已，孰知其他。时耶命耶？吾其无奈彼何。委耶顺耶？彼亦无奈吾何。夫两无奈何，然后能冥至顺而合大和。故吾所以饮大和，扣至顺，而为《无可奈何》之歌。

自 诲

乐天乐天，来与汝言。汝宜拳拳，终身行焉。物有万类，锢人如锁；事有万感，热人如火。万类递来，锁汝形骸。使汝未老，形枯如柴。万感递至，火汝心怀，使汝未死，心化为灰。乐天乐天，可不大哀！汝胡不惩往而念来？人生百岁七十稀，设使与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却后二十六年能几时？汝不思二十五六年来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日来日皆瞥然，胡为自苦于其间？乐天乐天，可不大哀！而今而后，汝宜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乡。汝何舍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往哉？乐天乐天归去来！

八 渐 偈 并序

唐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师曰凝公，迁化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越明年二

月，有东来客白居易作《八渐偈》。偈六句四言以赞之。初，居易常求心要于师，师赐我八言焉：曰观，曰觉，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济，曰舍。由是入于耳，贯于心，达于性，于兹三四年矣。呜呼！今师之报身则化，师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实无生忍观之渐门也。故自观至舍，次而赞之：广一言为一偈，谓之《八渐偈》。盖欲以发挥师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坠也。既而升于堂，礼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观 偈

以心中眼，观心外相。从何而有？从何而丧？观之又观，则辩真妄。

觉 偈

惟真常在，为妄所蒙。真妄苟辩，觉在其中。不离妄有，而得真空。

定 偈

真若不灭，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为禅定，乃脱生死。

慧 偈

慧之以定，定犹有系。济之以慧，慧则无滞。如珠在盘，盘定珠慧。

明 偈

定慧相合，合而后明。照彼万物，物无遁形。如大圆镜，有应无情。

通 偈

慧至乃明，明则不昧。明至乃通，通则无碍。无碍者何？变化自在。

济 偈

通力不常，应念而变。变相非有，随求而见。是大慈悲，以一济万。

舍 偈

众若既济，大悲亦舍。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众生，实无度者。

绣阿弥陀佛赞 并序

绣西方阿弥陀佛一躯，女弟子京兆杜氏奉为妣范阳县太君卢夫人八月十一日忌辰所造也。五彩庄严，一心恭敬。愿追冥福，誓报（恩慈）〔慈恩〕。赞曰：

善（念）〔始〕一念，千念相属。绣始一缕，万缕相续。功绩成就，相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报罔极恩，荐无量福。

绣观音菩萨像赞 并序

故尚书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讳行简妻京兆杜氏奉为府君祥斋，敬绣救苦观音菩

萨一躯，长五尺二寸，阔一尺八寸。纫针缕彩，络金缀珠，众色彰施，诸相具足，发弘愿于哀恳，荐景福于幽灵。稽首焚香，跪而赞曰：
集万缕兮积千针，勤十指兮虔一心。呜呼！鉴悲诚而介冥福，实有望于观音！

画水月菩萨赞

净渌水上，虚白光中。一睹其相，万缘皆空。弟子居易，誓心归依。生生劫劫，长为我师。

卷二十三

哀祭文 十四首

哀二良文 并序

丞相陇西公出镇于汴州，军司马、御史大夫陆长源实左右之，二年而军用宁。司空南阳公作藩于徐州，军副使、祠部员外郎郑通诚实先后之，三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陇西薨，浹辰而师乱，大夫以直道及祸。十六年夏，南阳薨，翌日而难作，员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员外，国之良也。咸克洁于身，俭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学、智谋、政事。故其历要官，参剧务，如刀剑发铓，割而无滞；如钟磬在悬，动而有声。识者以为异时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经德秉哲，绍复陇西、南阳之事业，以藩辅王家。呜呼！善人宜将钟奕叶之庆，而不免及身之祸。天乎！报施之朕，何其昧欤？昔诗人有《黄鸟》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名其篇云。

伊大化之无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祸身兮，若机之张。梁之乱兮，陆受其毒；徐之难兮，郑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纪纲。邦之瘁兮，（而）〔正〕人先亡。谓天之恶下民兮，胡为生此忠良？谓天之爱下民兮，胡为生此豺狼？我欲阶冥冥，问苍苍。苍苍之不可问兮，俾我心之蠹伤！悲夫！而今而后，吾知夫天难忱而命靡常！

祭城北门文 为濠州刺史作

具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币于外城北门：某闻北鄴四门之神，有水旱之灾，于是乎之。今年春，天作淫雨，将害于农，垫于民。惟城积阴之气，惟北太阴之位，是用昭告于城之北门，惟门有神裁之。某以天子休命，殿于是邦，大惧天厉之不时，俾黎民阻饥，敢以正辞告神，神若之何不听？敢以至诚感神，神若之何不吊？尚克阴沴不作，时阳咸若，百谷用成，庶民用宁，实惟鄴之神、门之灵。於戏！北鄴、北门之神，明听斯言：罔俾雨水昏垫，以作某之忧，神之羞。

祭符离六兄文

维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从祖弟居易等，谨祭于符离主簿六兄之灵：呜呼！圣忘情，愚不及情。情所钟者，唯居易与兄。岂不以亲莫爱于弟兄，别莫痛于

死生？斯亲也而有斯别也，孰能不哀从中来而失声？去年春，居易南游，兄亦东适，黔歎之间，欣然一觐。相顾笑语，相勉行役；中路遽别，情甚感激。孰知此别，为生死隔！矧兄遇疾于路，路无药石；归全于家，家无金帛。环堵之室，不容吊客；稚齿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怀之痛，亦莫我之与剧。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敬。又曰：恶有馀殃，善有馀庆。惟兄道源乎大和，德根乎至性。以孝友肥其身，以仁性膺其行。而位不登于再命，年不及于知命。何报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

呜呼！已焉哉！既卜远日，既宅新阡。（奉养）〔春草〕之中，画为墓田。濉水南岸，符离东偏。其地则迹，其别终天！惟弟与家人，俨拜哭于车前。魂兮有知，鉴斯文，歆斯筵，知居易之心茕茕然！

祭杨夫人文

维元和（二）〔三〕年，岁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日己巳，将仕郎、守左拾遗、翰林学士太原白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陈氏杨夫人之灵：

惟夫人柔明治性，温惠保身，静修言容，动中规度。洎承训师氏，作嫔良人，茂四德而兰幽有香，洁百行而玉立无玷。发为淑（闻）〔问〕，著为芳猷。姻族有辉，闺闈是式。噫！福仁何昧？积庆无征，宜享永年，遽归长夜。浮生若此，永痛如何！

呜呼！（人）〔生〕必有涯，人谁不没？所甚感者，其唯情乎？故事剧者情易钟，感深者理难遣。夫人虽宜其室，竟未辞家。蓄和顺之诚，不得施于娣姒；蕴孝敬之德，不得展于舅姑。有志莫伸，何恨过此！况一婴沉痾，自夏徂秋。伏枕七旬，姊妹视疾；归棹千里，弟兄主丧。凋桃李之花，夫远不见；失乳哺之爱，女（少）〔小〕未知。乃使哀情，倍钟血属。洛川迢递，秦野苍茫。日惨不光，云愁无色。姊妹且病，亲老尤慈。哭别一声，闻者肠断。居易早聆懿范，近接嘉姻。维私之眷每深，有恻之情何已。敬陈薄奠，庶鉴悲诚。尚飨！

祭小弟文

维元和八年，岁次癸巳。二月，某朔，二十五日，仲兄居易，季兄行简，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弟金刚奴。

呜呼！川水一逝，不复再还；手足一断，无因重连。惟吾与尔，其苦亦然。黄墟白日，相见无缘，每一念至，肠热骨酸，如以刀火，刺灼心肝。况尔之生，生也不夭，茁而不秀，九岁夭焉。昔权殡尔，濉南古原。今改葬尔，渭北新阡。柩先茔之北次，就卑位于东偏，冀神魂之不孤，庶窀穸之永安。

呜呼？自尔舍我，归于下泉。日来月往，二十二年。吾等罪逆不孝，殃罚所延。一别尔后，再罹凶艰，灰心垢面，泣血涟涟。松楸之下，其生尚残。昔尔孤于地下，今我孤于人间。与其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团圆。欲自决以毁灭，又伤孝于归全。进退不可，中心烦冤。仰天一号，痛苦万端。呜呼！尔魂在几，尔骨在棺。吾亲奠酌，于尔床前。苟神理之有知，岂不闻吾此言？尚飨。

祭乌江十五兄文

时在宣城

维贞元十七年，七月七日，从祖弟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乌江主簿十五兄之灵：

《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书》曰：“非天夭人，人中绝命。”则冉（求）〔牛〕斯疾，颜回不幸。何繆舛之若斯？谅圣贤之同病。惟兄之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丧所亲。旁无弟兄，藐然一身。自强自立，以至成人。盖以孤子靡托，孝友弥敦。自居易与兄，及高九、（时门）〔行简〕，虽从祖之昆弟，甚同气之天伦。故虽百里信宿之别，曷常不惻然而悲辛！矧终天之永诀，知后期而无因。徒抚膺而陨涕，谅沉痛之难伸。追思乎早岁离阻，各悲零俦；中年集会，共喜长成。同参选于东都，俱署吏于西京。居则共被而寝，出则连骑而行，友（子）〔于〕四人，同年成名。优游笑傲，怡怡弟兄。虽不侔八龙三虎，亦自谓当家一时之荣。及兄辞满淮南，薄游江东；居易亦以行迈，忽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 从容。何朝不游？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于心，孝悌积于躬。谓至行之有答，必景福以来从。

呜呼！位始及一命，禄未遇数钟。年及不得四十，而殁于道途之中。郁壮〔志〕而不展，结幽愤于无穷。况旧业东洛，先茔北〔邙〕。三千里外，身歿陵阳。有妹出嫁，无男主丧。悠悠孤旆，未办还乡。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殡于此，行路悲凉。秋风萧萧，白日无光。聚今晨之弟侄，对前日之杯觞。稽首再拜，魂兮来享！进三奠而退一恸，孰不神酸而骨伤。哀哉！伏惟尚飨。

祭浮梁大兄文

时在九江

维元和十（三）〔二〕年，岁次丁酉，闰五月己亥，居易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

伏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谦恭，发自修身，施于为政。行成门内，信及朋僚。廉干露于官方，温重形于酒德。冀资福履，保受康宁。不谓才及中年，始登下位。辞家未逾数月，寝疾未及两旬，皇天无知，降此凶酷。交游行路，尚为兴叹；骨肉亲爱，岂可胜哀！举声一号，心骨俱碎。今属日时叶吉，窀穸有期，下邳南原，永附松楸。居易负忧系职，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阙在左右；执紼之际，又不获躬亲。痛恨所钟，倍百常理。

呜呼！追思曩昔，同气四人；泉壤九重，刚奴早逝；巴蜀万里，行简未归；茕然一身，漂弃在此。自哥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岂料避弓之日，毛羽摧颓；垂白之年，手足断落。谁无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今日。宅相痴小，居易无男，抚视之间，过于犹子。其馀情礼，非此能伸。伏冀慈灵，俯鉴悲恳。哀缠痛结，言不成文。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祭匡山文

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谨

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匡山神之灵：

恭惟神正直聪明，扶〔匡〕〔持〕匡庐，福利动植。居易赋命蹇连，与时参差，愿于灵山，栖此陋质。遗爱寺侧，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参禅养素。而开构池宇，在神域中，往来道途，由神门外。辄用酒脯，告虔于神。神其听之，歆此薄奠。非敢徼福，所期荐诚。尚飨。

祭庐山文

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告于庐山遗爱寺四旁上下大小诸神：

居易夙闻匡庐天下神秀，幸因佐宦，得造兹山，又闻永、远、宗、雷，同居于是。道俗并处，古之遗风，而遗爱西偏，郑氏旧隐，三寺长老，招予此居。创新堂宇，疏旧泉沼，或来或往，栖迟其间。不唯耽玩水石，以乐野性；亦欲摆去烦恼，渐归空门。傥秩满以来，得以自遂；余生终老，愿托于斯。今葺构既成，游息方始，爰以洁敬，荐兹馨香。不敢媚神，不敢禳福，但使 厉不作，魑魅不逢，猛兽毒虫，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静〔必〕〔谧〕，则神道之光明。斋心露诚，庶几有答。尚飨。

祭李侍郎文

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五月丙申朔，十日乙巳，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元稹，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刑部侍郎、赠工部尚书陇西李公杓直之灵：

於戏！代重名义，公能佩服。德润行臙，温温郁郁。凡向善者，如蚁慕肉。时重爵位，公负桢干。春秋天官，是摄是礪。尚书六职，公理其半。朝重文翰，公掌诏令。西阁丝言，内庭密命。公实出入，迭操二柄。家重隆盛，公既陈许。两掖中台，差肩接武。青幢赤旆，叔出季处。门重婚嗣，公娶令族。锵锵振振，和鸣似续。男女七人，五珠二玉。年重寿考，公亦云老。心虽壮健，发已华皓。五十加八，亦不为夭。人重康宁，公体丰盈。迨乎奄忽，不失和平。启手足夜，无呻吟声。古称五福，公有七福。凡人得一，死犹瞑目。矧公兼之，岂有不足？所不足者，不在其身。怏怏惻惻，其在他人。为门户惜主，为骨肉惜亲，为吾侪惜良友，为朝廷惜贤臣。

况稹也不才，居易无似。辱与公游，十九年矣。昔贞元岁，俱初筮仕。并命同官，兰台令史。以公明达，以我玩鄙。度长絜能，信非伦拟。一言吻合，不知所以。莫逆之交，贵从兹始。清问登近，递罹谗毁。江、澧、通州，左迁万里。或合或散，一伏一倚。浩浩世途，是非同轨。齿牙相〔乾〕〔轧〕，波澜四起。公独何人？心如止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因纷阻，孰辨君子？以胶投漆，如弧有矢。所以绸缪，见于生死。前年去年，次第征还。或先或后，俱到长安。水流火就，松茂柏欢，置酒欲饮，握手何言。初论瘳病，次叙艰难。三心六眼，同一潸然。稹与居易，旋登禁掖。公领铨衡，职勤务剧。私室多故，公门少隙。欢会实稀，光阴虚掷。不相劝勉，急务欢适。且曰朱颜已去，白日可惜。花寺春朝，松园月夕。大开口笑，满酌酒吃。言约则然。心期未获。

呜呼杓直！而忍遗我？弃我何处？舍我何之？岂反真归〔冥〕，（莫）〔漠〕然而无所为？将精多魂强，的然而有所知。恍如闻兮倏如睹，未甘心于永辞。彼有灵兮此有梦，胡不一来兮质我疑？逝川渺其不回，日月忽乎有时。指岐下以归柩，备大葬之威仪。礼有进而无退，祖于庭而送之畿。旌竿举兮轺轮动，遂不得少留乎京师。呜呼杓直！其鉴于兹！爵盈不饮，豆干不食，如之何勿思？公儿号我，公马嘶我，如之何勿悲！呜呼杓直！已而已而。哀哉！尚飨！

祷仇王神文

维长庆（二）〔三〕年，岁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日己亥，朝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国白居易，谨遣朝议郎、行馀杭县令常师儒，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仇王神：

尝闻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驱〕禽兽，福生人也。馀杭县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者非一，神其知之乎？人死者非一，神其（知念）〔念之〕乎？居易与师儒，猥居牧宰，惭无政化，不能使渡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惟神庙居血食，非人不立。则人，神之主也；兽，神之属也。今纵其属，残其主，于神何利焉？于人何辜焉？若一（昔）〔告〕之后，神其有知，即能辉灵申威，服猛禁暴，是人之福幸，亦神之昭明。若人告不闻，兽害不去，是无神也，人何望哉？呜呼！正直聪明，盍鉴于此。尚飨！

祈皋亭神文

维长庆（二）〔三〕年，岁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国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皋亭庙神：去秋愆阳，今夏少雨，实忧灾沴，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诏条，愧无政术。既逢愆序，不敢宁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灵虽应期，雨未沾足。是用撰日祗事。改请于神。恭闻明神：稟灵于阴祇，资善于释氏。聪明正直，洁靖慈仁。无幽不通，有感必应。今请斋心虔告，神其鉴之。若四封之间，五日之内，雨泽霑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设，重荐馨香，歌舞鼓钟，备物以报。如此，则不独人之福，亦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蚤）〔肸飏〕无应，长吏虔诚而不答，下民颺望而不知，坐观田农，使至枯悴。如此，则不独人之困，亦唯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尚飨！

祭龙文

维长庆三年，岁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国白居易，率寮吏，荐香火，拜告于北方黑龙：惟龙其色玄。其位坎，其神壬癸，与水通灵。昨者历禱四方，寂然无应。今故虔诚洁意，改命于黑龙。龙无水，欲何依？神无灵，将恐歇。泽能救物，我实有望于龙；物不自神，龙岂无求于我？若三日之内，一雨滂沱，是龙之灵，亦人之幸。礼无不报。神其听之。急急如律令！

祭浙江文

维长庆四年，岁次甲辰，（三）〔五〕月乙酉朔，四日壬子，朝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国白居易，谨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浙江神：滔滔大江，南国之纪。安波则为利，（干）〔泽〕流则为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属潮涛失常，奔激西北。〔水〕无知也，如有凭焉。侵淫郊廛，坏败庐舍，人坠垫溺，吁天无辜。居易祇奉玺书，兴利除害，守土守水，职与神同。是用备物致诚，躬自虔祷。庶俾水反归壑，谷迁为陵，土不騫崩，人无荡析。敢以醴币羊豕，沉奠于江。惟神裁之，无忝祀典。尚飨！

卷二十四

碑碣 六首

有唐善人墓碑

唐有善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杓直，陇西人。魏将军申公发，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国阳平公远，六代祖也。绥州刺史明，高祖也。太子中允进德，曾祖也。绵州昌明令珍玉，大父也。雅州别驾、赠礼部尚书震，考也。赠博陵郡太君崔氏，妣也。陈许节度、礼部尚书逊，兄也。渭源县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讨使济，外舅也。长庆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夜，无疾即世于长安修行里第。是岁五月二十五日，归祔于凤翔某县某乡某原之先茔。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讷、朴、恪、恣、硕。

公官历校书郎，左拾遗，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员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礼部、刑部侍郎，工部尚书。职历容州招讨判官，翰林学士，鄜州防御副使，转运判官，知制诰，吏部选事。阶，中大夫。勋，上柱国。爵，陇西县开国男。有史官起居郎、渤海高钺作行状，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河南元稹作墓志，有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太原白居易作墓碑。大署其碑曰善人墓。

善人者何？公幼孤，孝养太君。太君老疾，常曰：痿子劝吾食，吾辄饱；劝吾药，吾意其疾瘳。痿子，公小字也。及长，居荆州石首县。其居数百家，凡争斗，稍稍就公决，公随而评之，浸及乡人，不诣府县，皆相率曰：请问李君。

公养有馀力，读书属文。业成，与兄逊起应进士，俱中第。为校书时，以文行闻。故德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时，以视草不谄随，退官詹府。詹府时，以贞（吝）[恬]自处，不出户辄逾月。鄜（师）[帅]（懾恐）[路怒]高之，拜请为副。在鄜时，有非类者至，以病去。为御史时，上任有遏其行事者，作《谬官诗》以讽。为吏部郎（中）[时]，调文学科暨利课高者，得无停年。又省成劳急成状限，由是吏史辈无缘为奸，迄今选部用其法。知制诰时，笔削间有以自是不屈者，因请告，改少尹。少尹时，与大[尹]议，岁减府税钱十三万。在澧时，不鞭人，不名吏，居岁馀，人人自化。在礼部时，由文取（生）[士]，不听誉，不信毁。

公为人，质良宽大，体与用绰然有馀裕。为政，（广乎）[廉平]易简，不求赫赫名。与人交，外淡中坚。接士多可而有别，称贤荐能未尝倦。好议论而无口过。远邪谀而不忤物。其居家，菲衣食，厚宾客，敬兄嫂，礼妻子，爱甥侄。初，先太君好善，（善）[喜]佛书，不食肉。公不忍违其志，亦终身蔬食。

自八九岁时，始讽[《诗》、《书》，日三百言]，讽毕，尽得其义。善理《王氏易》、

《左氏春秋》。前后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谐理撮要，词无枝叶。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比部员外郎厅记》、《请双日坐疏》、《与梁（萧）[肃]书》、《上宰相论选事状》，秉笔者许之。薨之日，不识者惜，识者叹，交游出涕，执友恸。夫如是，其善人乎？《传》曰：善人，国之纪也。《语》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噫！善人之称难乎哉！独加于公无愧焉。铭曰：

古者墓有表，表有云；显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尼表其墓曰“君子”，今吾丧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呜呼李君！有知乎？无知乎？君之名，与此石俱。

唐故通议大夫、和州刺史吴郡张公神道碑铭 并序

张之为著姓尚矣：自汉太傅良、侍中肱、晋司空华、丞相嘉以降，勋贤轩冕，历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吴，故其子孙称吴郡人。嘉以孝悌闻于郡，故其所居号孝张里。嘉之曾孙裕，在宋为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孙倬，在隋为吴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临海令讳鵬，即公王父也。袁州司马讳孝绩，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閭閻称，迄今为江南右族。

[公]讳（无）择，字无择，未冠，丁袁州府君忧，庐于墓，昼号而夜泣者三年矣，有灵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学能属文，从乡赋，登[明]经第；应制举，中精通经史科。补弘文馆校书郎，调左金吾录事，换抗州录事参军。在杭州，前后诘伪制补吏者三十八人，驳假年侍老者二十人，举而正之，人伏其明。会刘幽求来为刺史，举课闻，诏受绛州录事参军。绛之郡有主婿者，怙宠侮法，豪夺人利。公数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书褒美。寻改太原府功曹参军。给事中张昶为江淮安抚使，表公正直，奏置部从事。吏部尚书陆象先为河东按察使，状公清白，奏授怀州获嘉[令]。[在获嘉]以不茹柔得人心，以不吐刚得罪，由是左迁鄂州司马，移深州司马，转虢州长史。

时上方思理，诏求二千石之良者，时宰以公塞诏，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奉诏条、恤人隐而已，不知其他。无何，水潦害农，公请蠲谷籍之损者什七八。时李知柔为本道采访使，素不快公之（闻）[刚]直，密疏诬奏，以附下为名，遂贬苏州别驾，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数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别驾，岁馀谢病归，老于家。天宝十三载正月二十一日，终于东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阙县中李原，享年八十三。

噫！公生天地间八十有三年，可谓寿矣。其间当明皇帝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谓时矣。有其才，得其寿，逢其时；然职不过陪臣，秩仅至郡守。凡所贮蓄，郁而不舒。呜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学，常为贺知章、贾彦璿许之。公之谅直，常为李邕、张庭珪称之。公之政事，又为刘、姚、张、陆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馀，厄穷不振，以至没齿。呜呼！其命也夫！

古人云：道不虚行。又云：其后必有达者。故公之子大理评事诚，以节行闻于时。公之孙户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于国。报施之道，信（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则在子孙，相去几何哉？长庆二年某（年）月某日，平叔奉祖德碣之，居易据家状序而铭之。其词曰：

有木有木，硕大而长。破为桷杙，不作栋梁。有骥有骥，规行矩步。辱在短辕，不（可）[驾]大辂。呜呼噫嘻！公亦如之。将时不遇我，而我不遇时？勿谓已矣，天锡多祉！既贤其子，以济其美。又才其孙，以大其门。苟无先德，孰后后昆？

唐赠尚书工部侍郎吴郡张公神道碑铭 并序

有唐岭南观察推官、试大理评事吴郡张公，大历三年十一月八日，终于伊川别墅。五年八月七日，葬于伊阙县中李原。春秋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诏赠主客员外郎；明年，赠太常少卿；又明年，赠尚书工部侍郎。夫人吴郡陆氏，贞元二年某月某日终于某所。春秋六十六。追封嘉兴县太君，又封吴郡太夫人。嗣子通议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平叔，以长庆二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云：

公讳诚，字老莱，吴郡人。父讳无择。和州刺史。祖讳孝绩，袁州司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禄，载在和州府君碑内，此不书。公年十八，以通经中第。及调判，入高等，授苏州长洲尉。秩满，丁先府君忧；既禫，又丁先太夫人忧。泣血六年，衰毁过制，以方寸再乱，殆无宦情。既除丧，退居不调者累年。而亲友以大义敦责，不得已而复起，选授左武卫骑曹参军，分司东都。属安禄山陷覆洛京，以伪职淫刑，胁劫士庶。公与同官范阳卢巽，潜遁于陆浑山，食木实，饮泉水者二年，讫不为逆命所污。及肃宗嗣位，诏河南尹薛伯连搜访不仕贼庭、隐藏山谷者。伯连得六人以应诏，而公与巽在焉。由是名节闻于朝野，君子以为知道，优诏褒美，（时）〔特〕授密县主簿。未周岁，迁宋州砀山县令。时睢阳当大兵后，野无草，里无人。公抚之，一年襁负至，二年污莱辟，三年衣食足。及解印去，县民相率泣而饯之，君子以为知政。岭南节度观察使李勉，伟人也，既高公陆浑之节，又美公砀山之政，欲以名职礼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试大理评事、充观察推官。及除书简牒到门，即公捐馆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呜呼哀哉！公常自负其才不后于人，自疑其命不偶于世，及将去砀山而反伊川也，顿驾搥管，沉叹久之。因赋《咏怀》诗云：“论成方辩命，赋罢即归田。”竟如是言，终于衡茅之下，君子以为知命。

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陆氏，即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善经之女，贤明有法度。初，公既歿，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亲执诗书，讽而导之，咸为令子。又常以公遗志，择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振才业，致名位，追爵命，揭碑表，继父志，扬祖德；此诚孝子顺孙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诱之德浸（浸）〔渍〕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与户部游，而知其家事治。见托撰述，庶传信焉。铭曰：

猗嗟砀山，以文行保家声，以义节振时名，以惠政抚县民。而职不登诸侯卿，秩不及廷尉评。悲哉！猗嗟砀山，前有和州，名德如彼；后有户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子；贤者兼之，可谓具美。休哉！

传法堂碑

王城离域有佛寺，号兴善。寺之次也，有僧舍名传法堂。先是，大彻禅师宴居于是寺，说法于是堂，因名（曰）焉。有问师之名迹。曰：号惟宽，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岁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腊三十九，报年六十三，终兴善寺，葬灞陵西原，诏谥曰大彻禅师元和正直之塔云。

有问师之传授。曰：释迦如来欲涅槃时，以正法密印付摩诃迦叶，传至马鸣；又十二

叶，传至师子比丘。及二十四叶，传至佛驮先那。先那传圆觉达摩，达摩传大弘可，可传镜智璨，璨传大医信，信传圆满忍，忍传（天）〔大〕鉴能，是为六祖。能传南岳让，让传洪州道一，一谥曰大寂，寂即师之师。贯而次之，其传授可知矣。有问师之道属。曰：自四祖以降，虽嗣正法，有（家）〔冢〕嫡而支派者，犹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师与西堂藏，甘泉贤、勒潭海、百（严）〔岩〕晖，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父）〔从〕父兄弟，（遥）〔径〕山钦若从祖兄弟，（鹤）〔鹤〕林素、华严寂若伯叔然，当山忠、东京会若伯叔祖，嵩山秀、牛头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属可知矣。有问师之化缘。曰：师为童男时，见杀生者，蠹然不忍食，退而发出家心。遂求落发于僧昙，受尸罗于僧崇，学毗尼于僧如，证大乘法于天台止观，成最上乘道于大寂道一。贞元六年，始行于闽越间，岁馀，而回心改服者百数。七年，驯猛虎于会稽，作滕家道场。八（日）〔年〕，与山神受八戒于鄱阳，作回（郁）〔响〕道场。十三年，（盛）〔感〕非人于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为功德于卫国寺。明年，施无为功德于天宫寺。元和四年，宪宗章武皇帝召见于安国寺。五年，问法于麟德殿。其年，复灵泉于不空三藏也。十二年二月晦，大说法于是堂，说讫（说）〔就〕化，其化缘云尔。有问师之心要。曰：师行禅演法垂三十年，度白黑众殆百千万亿。应病授药，安可以一说尽其心要乎？

然居易为赞善大夫时，常四诣师，四问道。第一问云：既曰禅师，何故说法？师曰：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有三，其实一也。如江湖河汉，在〔处〕立名；名虽不一，水性无二。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云何于中妄起分别？第二问云：既无分别，何以修心？师曰：〔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一切勿起念。第三问云：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师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亦为病。第四问云：无修无念，亦何异于凡夫耶？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执著；离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妄〕，勤即近执著，妄即落无明。其心要云尔。

师之徒殆千馀，达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者，有义崇，有圆镜，以先师常辱与予言，知予尝醞醑、嗅薝卜者有日矣。师既歿后，予出守南宾郡，远托撰述，迨今而成。呜呼！斯文岂直起师教，慰门弟子心哉？抑且志（音）〔吾〕受然灯记，记灵山会于将来世，故其文不避繁。铭曰：

佛以一印付迦叶，至师五十有九叶，故名师堂为传法。

唐抚州景云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 并序

元和十一年春，庐（由）〔山〕东林寺僧道深、怀纵、如建、冲契、宗一、至柔、（以言语）〔诤诸〕、智则、智明、云皋、大易等凡二十辈，与白黑众千余人俱，实持故景云大德弘公行状一通，（执）〔贽〕钱十万，来诣浔阳府，请司马白居易作先师碑。会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坟成，复来请。会有病，不果。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来请，始从之。既而僧反山，众反聚落，钱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词云尔：

我闻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万四千法门。是三者迭为用。若次第言，则定为惠因，戒为定根，定根植则苗茂，因树〔成〕则果满。无因求满，犹梦果也；无根求茂，犹握苗也。虽佛以一切种智摄三界，必先用戒；菩

萨以六波罗蜜化四生，不能舍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来十弟子中，称优波离善持律。波离灭，有南山大师得之。南山灭，有景云大师得之。

师讳上弘，姓饶氏。曾祖君雅，祖公悦，父知恭，临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岁，发出家心，始从舅氏剃落。壮而有立，故生（十五）〔二十二〕岁，立菩提愿，从南岳大圆大师具戒。乐其所由〔生〕，故大历中，不去父母之邦，请隶于本州景云寺。修道应无所住，故贞元初，离我所，（从君）〔徙居〕洪州龙兴寺说法。亲近善知识，故与匡山法真、天台灵裕、荆门法裔，暨兴果神凑、建昌惠进五长老交游。佛法属王臣，故为姜相国公辅、太师颜真卿，暨本道廉使杨君凭、韦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讲《四分律》，而从善远罪者无央数。随顺化缘，故坐甘露坛而誓众（生）〔主〕盟者二十年。荷担大事，故前后登方等施尸罗者十有八会。救拔群生，故娑婆男女（日）〔由〕我得度者，万五千七十二人。示生无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迁化于东林精舍。示灭有所，故是月丙寅，归〔全〕于南冈石坟。住世七十七岁，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灭，随迹示教，行止语嘿，无非佛事。夫施于人也博，则反诸己也厚。故门人乡人，报如不及。由是艺松成林，琢石为塔。塔有碑，碑有铭。〔铭〕曰：

佛灭度后，薝卜香衰，醍醐味醑。谁反是香？谁复是味？景云大师。景云之生，一匡蒞乌，中兴毗尼。景云之灭，众将安仰？法将畴依？昔景云来，（道行）〔行道〕者随，践迹者归。今景云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炉峰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记事者，以实真辞，书于塔碑。

唐江州兴果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铭 并序

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见性者曰兴果律师。师姓成，号神凑，京兆蓝田人。既出家，具戒于南岳希操大师，参禅于钟陵大寂大师。志在《首楞严经》，行在《四分毗尼藏》；其他典论，以有馀力通。大历八年，制悬经、论、律三科，策试天下僧。师中等得度，诏配江州兴果寺。后从僧望，移隶东林寺，即雁门远大师旧道场，有甘露坛、白莲池在焉。师既居是寺，兴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日遘疾，二十六日（及其）〔反真〕，十月十九日迁全身于寺道北，附雁门坟左。春秋七十四，夏腊五十一。（日）至于哉！师本行也，以精进心，脂不退轮；以勇健力，挝无畏鼓。故登坛进律，郁为法将者垂三十年。领羯磨会十三，化大众万数。仪范所摄，惠用所诱，贵高憎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自兴果讫东林，一孟斋，一榻居，衣麻寝菅，如坐七宝。由是名闻檀施，来无虚月，尽归寺藏，与大众共之。迨后手足日，前无长物，其简俭如是。师心行禅，身持律，起居动息，皆有常节。虽冱寒隆暑，风雨黑夜，捧一炉，秉一烛，行道礼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时，未尝阙一。其精勤如是。师既疾亟，四大将坏，无恋著念，无厌离想。郡太守门弟子进医馈药者数（回）〔四〕，师颌之云：报身非病，焉用是为？言讫趺坐，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门人道建、利辩、元审、元总等，封坟建塔，思有以识之。以先师常辱与予游，托为铭碣。初，予与师相遇，如他生旧识，一见欣合，不知其然。及迁化时，予又题一四句诗为别，盖欲会前心，集后缘也。不能改作，因取为铭曰：

本结菩提香火社，共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恋恋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

卷二十五

墓志铭 七首

大唐故贤妃京兆韦氏墓志铭 并序

德宗圣文神武皇帝元妃韦氏，讳某，字某，京兆人也。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永穆公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其年四月某日，诏葬于万年县上好里洪平原。上悼焉，哀荣之礼，有以加焉。呜呼！惟韦氏代德官业，族系婚戚，有国史家牒存焉。今奉诏，但书地及时与妃之所以（由）〔曰〕贤之义而已。贞元中，沙鹿上仙，长秋虚位，凡六十九御之政，多（明）〔听〕于妃。妃先以《采蘋》之诚奉于上，故能〔致〕霜露之感，荐于九庙。次以《樛木》之德逮于下，故能分云雨之泽，洽于六宫。其馀坐论妇道，行赞内理。服用必中度，〔故〕组紃有常训；言动必中节，故环珮有常声。二十七年，礼无违者，册命曰贤，不亦宜哉！贞元中，号奉宫车，誓留园寝，麻衣告朔，蓬首致哀。执匪懈之心，视奠于灵坐；修无上之道，荐福于崇陵。殆兹殁身，不衰其志。故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无愧之词，志于墓而铭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岁己丑兮，日丁酉兮。惟土田兮与时日，龟兮蓍兮偕言吉。峨峨新坟兮葬者谁？德宗皇帝韦贤妃。

唐故会王墓志铭 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会王寝疾，薨于内邸。大小敛之日，上皆不举乐，不坐朝，恩也。越十二月十八日，诏京兆尹播监视葬事，窆于万年县崇道乡西赵原，礼也。是日，又诏翰林学士白居易为之铭志，故事也。王讳纁，字某，德宗之孙，顺宗之子，陛下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宠章，未冠而王，受封曰会。夫以祖功宗德之庆，父天兄日之贵，胙土列藩之宠，好德乐善之贤，宜乎寿考福延，为王室辅。呜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终。哀哉！皇帝厚悖睦之恩，深友悌之爱。故王之薨也，軫悼之念，有加于常情；王之葬也，遣奠之仪，有加于常数。哀荣兼备，斯其谓乎！铭曰：

岁在寅，月穷纪。万年县，崇道里。会王薨，葬于此。

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茌阳郑公墓志铭 并序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郑，厥后因封命氏，为茌阳人。郑自桓公而下，平简公而上，世

家婚嗣，咸详于史谍，故不书。

公讳某，字某。五代祖讳某，北齐尚书令，是为平简公。曾祖讳某，下〔邾〕〔邳〕郡太守。王父讳某，卫州刺史。皇考讳某，秘书郎，赠郑州刺史。公即秘书第三子，好学，攻词赋，进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鄆城尉。无何，本郡守移他乡，州民有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诃不去，公忿其犯上，立毙六七人。采访使奇之，奏署支使。改浚仪主簿，转大理评事，兼佐漕务。彭果领五府，奏公为节度判官。会果坐赃，连累僚佐，贬光化尉。移向城尉，历北海。时禄山始乱，传檄郡邑，邑民孙俊、邓犀伽驱市人，劫廩藏以应。公时已去秩，因奋呼率寮吏子弟急击之，杀俊、伽罗，尽歼其党，由是一邑用宁。朝廷美之，擢授登州司马，寻转长史，累加朝散大夫。入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尚书屯田员外郎、太子中允，出摄淄州刺史，俄换莱州，连有善最。诏授检校司勋郎中、兼侍御史，充青莱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尉李公光弼镇徐州，〔奏公为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招讨使，加正仪大夫，赐紫金鱼袋。公威惠旧著，比至部，而苍山贼帅李浩与其徒五千来降，由是三郡底定。复入为卫尉少卿。相国王公缙（绕）〔统〕河南，奏公为副元帅判官。未几，降秘书少监，兼滁州刺史、本州团练使。居八载，政绩大成。大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扬州，权窆于某所，享年七十有八。

公凡七佐军，四领郡，禄俸不积滞，衣食无常主。常叹曰：以饱暖活孀幼，以清白贻子孙，是吾心也。逮后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常寝疾，公衣不解、发不栉者弥年，侍疾执丧，忧毁过礼。公尤善五言诗，与王昌龄、王之涣、崔国辅辈联唱迭和，名动一时。逮今著乐词，播人口〔者〕非一。晚赋《思旧游》诗百篇，亦传于代。

前夫人清河崔氏，赠清河郡太君。后夫人博陵崔氏，赠博陵郡君。生子七人，女七人。长子云逵，有才名，官至刑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赠至散骑常侍、刑部尚书。次子微，终润州司马。次子公逵，有至行。初，公年高，就养不仕。及居忧庐墓，泣血三年。淮南节度使、本道黜陟使（泉）〔洎〕朝贤袁高、高参等，累以孝悌称荐，（响）〔向〕名教者慕之。今为侍御史、上柱国、沧景节度参谋。次子方逵，衡州司士参军。次子震，当阳丞。次子文弼，幽州参军。次子安逵，率府仓曹参军。公自捐馆舍，殆逾三纪，家国多故，未克反葬。至元和〔二〕年月日，始迁兆于郑州新郑县某原，祔先秘书茔，二夫人从焉。时京兆已即世，诸弟在下位，独侍御史衔恤襄事，孝备始终。见托追撰，铭于墓石。铭曰：

世禄德门，斯之谓可久。懿文茂绩，斯之谓不朽。二千石之禄，七十八之年，斯之谓贵寿。内史之显扬，柱史之孝行，斯之谓有后。呜呼郑公！荣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 并序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河南元府君讳宽夫人荥阳县太君郑氏，年六十，寝疾，歿于万年县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权柩于咸阳县奉贤乡洪渎原，从先姑之茔也。夫人曾祖讳远思，官至郑州刺史，赠太常卿。王父讳〔某〕，朝散大夫，易州司马。父讳济，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阳卢氏，外祖讳平子，京兆府泾阳县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长曰（沂）〔沂〕，蔡州汝阳尉；次曰（拒）〔拒〕，京兆府万年县尉；次曰积，同州（韦）〔韩〕城尉；次曰稹，河南县尉。长女

适吴郡陆翰，翰为监察御史；次为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为比部也，夫人始封荥阳县君，从夫贵也。穉之为拾遗也，夫人进封荥阳县太君，从子贵也。天下有五甲姓，荥阳郑氏居其一。郑之勋德官爵，有国史在；郑之源流婚媾，有家牒在；比部府君世禄、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郑云逵之志在。今所叙者，但书夫人之事而已。

初，夫人为女时，事父母以孝闻，友兄姊、睦弟妹以悌闻。发自〔生〕知，不自〔师〕训；其淑姓有如此者。夫人为妇时，元氏世食贫，然以丰洁家祀，传为〔治〕燕之训。夫人每及时祭，则终夜不寝，煎和涤濯，必躬亲之。虽隆暑沍寒之时，而服勤亲馈，面无怠色；其诚敬有如此者。元、郑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礼有疑议者，皆质于夫人，夫人从而酌之，靡不中礼；其明达有如此者。夫人为母时，府君既没，积与穉方齟齬，家贫，无师以授业。夫人亲执书，诲而不倦。四五年间，二子皆以通经入仕。穉既第，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属今天子始践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贤俊，中等者凡十八人，穉冠其首焉。由校书郎拜左拾遗，不数月，谗言直声动于朝廷，以是出为河南尉。长女既适陆氏，陆氏有舅姑，多姻族；于是以顺奉上，以惠逮下，二纪而歿，妇道不衰，内外六姻，仰为仪范。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诱所至，则曷能使子达于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诲有如此者。既而诸子虽迭仕，禄〔稍〕〔赐〕甚薄，每至月给食，时给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疏贱者。由是衣无常主，厨无异膳，亲者悦，疏者来。故佣保乳母之类，有冻馁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门者，而况臧获辈乎？其仁爱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专用训诫，除去鞭扑。常以正颜色训诸女妇，诸女妇其心战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辞气诫诸子孙，〔诸子孙〕其心愧耻，若撻于市。（诸子孙）由是纳下于少过，致家于大和。婢仆终岁不闻忿争，童孺成人不识横楚。闺门之内，熙熙然如太古时人也；其慈训有如此者。

噫！昔漆室、缇萦之徒，烈女也；及为妇，则无闻。伯宗、梁鸿之妻，哲妇也；及为母，则无闻。文伯、孟氏之亲，贤母也；为女为妇时，亦无闻。今夫人，女美如此，妇德又如此，母仪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谓冠古今矣。呜呼！惟夫人道移于他，则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国焉。则《关雎》、《鹊巢》之化，斯不远矣。若推而广之，可以肥天下焉。则姜嫄、文母之风，斯不远矣。岂止于训四子以圣善，化一家于〔仁〕厚者哉？

居易不佞，辱与夫人幼子穉为执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穉泣血孺慕，哀动他人，托为撰述，书于墓石，斯古孝子显父母之志也。呜呼！斯文之作，岂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闻夫人之风，过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嚚母慈，不逊之女顺云尔。铭曰：

元和岁，丁亥春。咸阳道，渭水滨。云谁之墓郑夫人。

唐扬州仓曹参军王府君〔墓〕志铭 并序

公讳某，字士宽，其先出自周灵王太子晋。凡二十一代而生翦，翦为〔秦〕将军。（夫二）〔又三〕世而生珣，珣居太原，故今为太原人。又十九代而生琼，琼为后魏仆射，谥孝简公。又二代而生曾祖讳满，官为河南府王屋县令。王父讳大璲，为嘉州司马。〔父〕讳升。为京兆府咸阳县令、河南府伊阙令。有文行学术，应制举，对沉谋秘略策登科，诗入《正声集》。

公即伊阙第三子。好学善属文。天宝中，应明经举及第，选授婺州义乌尉，以清干称。

刺史韦之晋知之，署本州防御判官。无何，租庸转运使元载又知之，假本州司仓，专掌运务。岁终，课绩居多，遂奏闻真授。永泰中，敕迁越府户曹。属邑有不理者，公假领之，所至必理。大历中，本道观察使薛兼训以公清白尤异，表奏之。有诏权知馀姚县令。时海寇初殄，邑焚田荒。公乃营邑室，创器用，复流庸，辟菑畲；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其制邑、辟田、增户之绩，则会稽之牒、地官之籍载焉。建中初，选授扬州仓曹参军。至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阳县）〔杨州江都县〕之私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凤阁舍人融之侄孙，郑州司法昂之女。妇顺母训，中外师之。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终于三原县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曰炎、曰起，咸以进士举及第。播应制举，对直言极谏策，授集贤殿校书郎，累迁监察、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起应博学宏词科，选授集贤殿校书郎。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科，时论者荣之。一女，适范阳卢仲通。播等号护灵輿，以永贞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迁柩于京兆府富平县淳化乡之某原，从吉兆也。

呜呼！夫懋言行，蓄事业，俾道积于躬者，在人也。践大官，赞元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无其命，虽圣与贤，无可奈何。维公受天地之和，积为行，发为文，宣为用；故在家以孝友闻，行己以清廉闻，莅事以干蛊闻；如金玉在佩，动而有声。其大者，又常以经德秉哲，致君济人为己任，有识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膂耳目之官，以经纬其邦家。而才为时生，道为命屈，名虽闻于天子，位不过于陪臣。郁郁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馀庆。今其将在后嗣乎？不然者，何乃德行、政事、文学之具美，丛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殆将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门，以甚明报施之道者也。某不佞，顷对策于王庭也，与炎同升诸科焉。祗命于宪府也，与播联执其简焉。及为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选中焉。辱与公之二三子游，而聆公之遗风甚熟。故作斯文，无隐情，无愧辞焉。铭曰：

淮山道光，淮水灵长。绳绳子孙，代有贤良。将军辅秦，武功抑扬。孝简翊魏，文德暗彰。降及于公，实生于唐。大智全才，应用无方。作掾于郡，三语有章。承乏于邑，一同载康。展（矣）〔如〕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绍前芳。呜呼！百炼之金，不铸干将。十围之材，不作栋梁。公亦如之，与世不当。道不虚行，后嗣其昌。

唐故坊州鄜城县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铭 并序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韩氏，其适颍川陈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讳士通之曾孙，尚农奉御讳志善之玄孙，都官郎中讳温之孙，延安令讳镳之第某女，韩城令讳钦之外孙；故鄜城尉讳润之夫人，故（颖）〔颖〕川县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别驾白讳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白居易，前秘书省校书郎行简之外祖母也。

惟夫人在家以和顺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视之如子。既笄，以柔正从人；鄜城府君敬之如宾。洎延安终，夫人哀毁过礼，为孝女。洎鄜城歿，夫人抚训幼女，为节妇。及居易、行简生，夫人鞠养成人，为慈祖母。迨乎洁蒸尝，敬宾客，睦娣姒，工刀尺，善琴书，皆出于余力焉。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于徐州古丰县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权窆于符离县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华州下邽县义津乡北原，即颍川县君新茔之西次，从存歿之志。居易等号慕慈德，敬撰铭志，泣血秉笔，言不成文。铭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纯，妇节而温，母慈而勤。呜呼！谨扬三德，铭于墓门。恭惟夫人，实生我亲，实抚我身；欲养不待，仰号苍旻。呜呼！岂寸鱼之心，能报东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殇〔墓〕志铭 并序

白氏下殇曰幼美，小字金刚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讳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讳温，都官郎中。王父讳镠，河南府巩县令。先府君讳季（庾）〔庚〕，大理少卿、山东别驾。先太夫人颍川陈氏，封颍川县君。幼美即第四子也。既生而惠，既孩而敏，七岁能诵诗赋，八岁能读书鼓琴，九岁不幸遇疾，夭徐州符离县私第。贞元八年九月，权窆于县南原。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华州下邽县义津乡北冈，祔于先府君宅兆之东三十步。其兄居易、行简，藐然已孤，扶哀临穴，断手足之痛，其心如初。且号其铭，志于墓曰：

呜呼刚奴！痛矣哉！念尔九岁逝不回。埋魂 骨长夜台，二十年后复一开，昔葬符离今下邽。魂兮魂兮随骨来！

卷二十六

记序 十二首

江州司马厅记

自武德已来，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摄小，重侵轻；郡守之职，总于诸侯帅；郡佐之职，移于部从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第居之；凡执伎事上，与给事于省、寺、军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资高，耄昏软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实莅之。莅之者，进不课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贮用，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

江州，左匡庐，左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廩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穴〕〔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隐〕〔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又安知后之司马，不有与吾同志者乎？因书所得，以告来者。时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记。

草堂记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圻而已，不加白。碱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阶帟，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

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问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人围，高不知几百尺。修

柯夏云，低枝拂潭，如幢竖，如盖张，如龙蛇走。松下多灌丛，萝茑叶蔓，骈织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下铺白石，为出入道。堂北五步，据层崖积石，嵌空垤圯，杂木异草，盖覆其上。绿阴蒙蒙，朱实离离，不识其名，四时一色。又有飞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见，可以永日。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泻阶隅，落石渠，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珮琴筑声。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线悬，自檐注砌，累累如贯珠，霏微如雨露，滴沥飘洒，随风远去。其四傍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纪，伋缕而言，故云甲庐山者。噫！凡人丰一屋，华一簟，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稳之态。今我为是物主，物至（知）[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昔永、远、宗、雷辈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载，我知其心以是哉！

矧予自思：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来佐江郡。郡守以优容而抚我，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员所羁，馀累未尽，或往或来，未遑宁处。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实闻此言。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長老湊、朗、满、晦、坚等凡二十有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

许昌县令新厅壁记

民非政不，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为用。故古君子有虽一日必葺其墙屋者，以是哉！

许昌县居梁、郑、陈、蔡间，要路由于斯。当建中、贞元之际，大军聚于斯，兵残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为煨烬。乘其弊而为政，作事者其难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选署厥邑令。于是约己以清白，纳人以简直，立事以强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简直，故狱讼不得留于庭；以强毅，故军镇不能干于县。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储蓄，邦之本，命先营囷仓。又曰：公署，吏所宁，命次图厅事。取材于土物，取工于子来，取时于农隙；然后丰约量其力，广狭称其位。俭不至陋，壮不至骄，庇身无燥湿之忧，视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举，民由是而。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韪之哉？

呜呼！吾家世以清简垂为貽燕之训，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坠；小子举而书之，亦无愧辞。若其官邑之省置，风物之有亡，田赋之上下，盖存乎图谍，此略而不书。今但记斯厅之时制，与叔父作为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无纪，前贤姓字，湮泯无闻。而今而后，请居厥位者编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时贞元十九年冬十一月一日记。

养竹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

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

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明日，履及于亭之东南隅，见丛竹于斯，枝叶殄瘁，无声无色。询于关氏之老，则曰：此相国之手植者。自相国捐馆，他人假居，由是筐篚者斩焉，彗帚者刈焉。刑馀之材，长无寻焉，数无百焉。又有凡草木杂生其中，萋茸荟郁，有无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尝经长者之手，而见贱俗人之目，翦弃若是，本性犹存，乃芟翳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不终日而毕。于是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

嗟乎！竹，植物也，于人何有哉？以其有似于贤，而人爱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贤者乎？然则竹之于草木，犹贤之于众庶。呜呼！竹不能自异，惟人异之；贤不能自异，惟用贤者异之。故作《养竹记》书于亭之壁，以贻其后之居斯者，亦欲以闻于今之用贤者云。

记 画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和役灵于其间者。时予在长安中，居甚闲，闻甚熟，乃请观于张。张为予尽出之。厥有山水、松石、云霓、鸟兽，暨四夷、六畜、妓乐、华虫咸在焉。凡十馀轴。无动植，无小大，皆曲尽其能；莫不向背无遗势，洪纤元遁形。迫而视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张但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笔精之英华，指趣之律度，予非画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觉其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张始年二十馀，致功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艺与年而长，则画必为希代宝，人必为后学师。恐将来者失其传，故以年月名氏纪于图轴之末云。时贞元十九年，清河张敦简画。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记。

记 异

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馀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兰若，而无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从祖兄曰皞，自华州来访予，途出于兰若前。及门，见妇女十许人，服黄绿衣，少长杂坐，会语于佛屋，声闻于门。兄热行方渴，将就憩，且求饮。望其从者萧士清未至，因下马，自絜纆于门柱。举首忽不见，意其退藏于窗闼之间，从之，不见；又意其退藏于屋壁之后，从之，又不见；周视其四旁，则堵墙环然，无隙缺。覆视其族谈之所，则尘壤（四幕）[幕]然无足迹。由是知其非人，悸然大异之，不敢留，上马疾驱，来告（子）[予]。（子）[予]亦异之，因讯其所闻。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殚记，大抵多云王胤老如此。观其辞意，若相与数其过者。厥所（居）[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访焉。果有王胤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于兰若东百馀步，葺墙屋，筑场艺树仅毕，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胤死，不越（明）[月]而妻死，不逾时而胤之二子与二妇一孙死。馀一子曰明进，大恐惧，不知所为；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树，夜徙去，遂获全焉。嘻！推而征之，则众君子

谋于社以亡曹，妇人来焚糜竺之室，信不虚矣。

明年秋，予与兄出游，因复至是。视胤之居，则井湮灶夷，确然唯环墙在，里人无敢居者。异乎哉！若然者，命数耶？偶然耶？将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隐慝，鬼得谋而诛之耶？茫乎不识其由。且志于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乐天云。

东林寺经藏西廊记

元和初，江西观察使韦君丹于庐山东林寺神运殿左、甘露坛右，建修多罗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饰以多宝。相好严丽，邻诸鬼功，虽两都四方，或未前见。一切经典，尽在于内，盖释宫之天禄、石渠也。初，藏既成，南东北廊亦具；独西未作，而韦君薨。迨今十馀年，风日所飘燥，雪雨所沾湿，西南一隅，坏有日矣。僧坊众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图，财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云律师塔碑》成，景云弟子馈绢百匹。予以法施净财，义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请寺长老演公、满公、琳公等经之，寺纲维令、杲、灵、达等成之；盖欲护前功，偿始愿，非住于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经名数，与创藏由缘，详于李肇碑文；此但书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 [白居易记]。

三游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久）[冬]，予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马授虢州长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与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参会于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将别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闻石间泉声。因舍棹进，策步入缺岸。

初见石，如叠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如）幢。次见泉，如泻如洒。其奇者，如悬练，如不绝线。遂相与维舟岩下，率仆夫芟芜刈翳，梯危缒滑，休而复上者凡四 [五] 焉。仰睇俯察，绝无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凿凿，跳珠溅玉，惊动耳目。自未讫（戍）[戍]，爱不能去。俄而峡山昏黑，云破月出，光气含吐，互相明灭，晶荧玲珑，象生其中，虽有敏口，不能名状。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将去，怜奇惜别，且叹且言。知退曰：斯境胜绝，天地间其有几乎？如之何俯通津，绵岁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为长太息，岂独是哉？微之曰：诚哉是言。矧吾人难相逢，斯境不易得；今两偶于是，得无述乎？请各赋古调诗二十韵，书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纪之。又以吾三人始游，故目为三游洞。洞在涪州上二十里北峰下，两岸相廛间。欲将来好事者知，故备书其事。

游大林寺序

余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广平宋郁、安定梁必复、范阳张特、东林寺沙门法演、智满、士坚、利辩、[道深]、道建、神照、云皋、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顶，登香炉峰，宿大林寺。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东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口号绝句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

转入此中来。”既而周览屋壁，见萧郎中存、魏郎中弘简、李补阙渤三人姓名、文句。因与集虚辈叹且曰：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由驿路至山门，曾无半日程；自萧、魏、李游，迄今垂二十年，寂寥无继来者。嗟乎！名利之诱人也如此。时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乐天序。

代 书

庐山自陶、谢泊十八贤已还，儒风绵绵。相续不绝。贞元初，有符载、杨衡辈隐焉，亦出为文人。今其读书属文、结草庐于岩谷间者，犹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刘轲。轲开卷慕孟轲为人，秉笔慕杨雄、司马迁为文，故著《翼孟》三卷、《蒙龙子》十卷、杂文百余篇。而圣人之旨，作者之风，虽未臻极，往往而得。

予佐浔阳三年，轲每著文，辄来示予。予知轲志不息，异日必能跨符、杨而攀陶、谢。轲一旦尽赍所著书及所为文访予，告行，欲举进士。予方沦落江海，不足以发轲事业；又羸病无心力，不能遍致书于台省故人。因援纸引笔，写胸中事授轲，且曰：子到长安，持此札，为予谒集贤庾三十二补阙、翰林杜十四拾遗、金部元八员外、监察牛二侍御，秘省萧正字、蓝田杨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则子之道庶几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体已悴，志气已惫，独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书。三月十三日，乐天白。

送侯权秀才序

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既入仕，凡历四朝，才朽命剥，蹇蹶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迁尚书郎，掌诰西掖；然青衫未解，白发已多矣。时子尚为京师旅人，见除书，走来贺予。因从容问其官名，则曰：无得矣。问其生业，则曰：无加矣。问其仆乘囊橐，则曰：日消月朘矣。问别来几何时？则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当宣城别时，才文志气，我尔不相下。今予犹小得遇，子卒无成。由（予）〔子〕而言，（子）〔予〕不为不遇耳。嗟乎侯生！命实为之，谓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谒东诸侯，恐不我知者多，请一言以宠别。予方直阁，慨然窃书命笔以序之尔。

冷泉亭记

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遁形。春之日，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夏之夜，吾爱其泉淙淙，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醒，起人心情。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钓于枕上。矧又潺湲洁沏，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尘，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潜利阴益，可胜言哉？斯所以最余杭而甲灵隐也。

杭自郡城抵四封，丛山复湖，易为形胜。先是，领郡者有相里君造〔作〕虚白亭，有韩仆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观风亭，有卢给事元〔补〕〔辅〕作见山亭，及右司郎

中河南元 最后作此亭。于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殫矣，能事毕矣。后来者虽有敏心巧目，无所加焉。故吾继之，述而不作。长庆三年八月十三日记。

卷二十七

书 三首

与杨虞卿书

师皋足下：自仆再来京师，足下守官郢县，吏职拘绊，相见甚稀，凡半年馀，与足下开口而笑者，不过三四。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西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走马至浐水，才及一执手，惘然而诀，言不及他。迺来虽手札一二往来，亦不过问道途、报健否而已。郁结之志，旷然未舒，思欲一陈左右者久矣。

去年六月，盗杀右丞相于通衢中，迸骨髓，磔发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栗，不知所云。仆以为书籍以来，未有此事。国辱臣死，此其时耶！苟有所见，虽吠亩皂隶之臣，不当默默；况在班列，而能胜其痛愤耶？故武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两日之内，满城知之。其不与者，或诬以伪言，或构以非语。且浩浩者，不酌时事大小与仆言当否，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获辜，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此足下与崔、李、元、庾辈十余人为我悒悒郁郁长太息者也。

然仆始得罪于人也，窃自知矣。当其在近职时，自惟贱陋，非次宠擢，夙夜腴愧，思有以称之。性又愚昧，不识时之忌讳，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诚也。不我同者，得以为计，媒蘖之辞一发，又安可君臣之道间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餘附离之者，恶仆独异，又信谗谮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于近而不信于远，亦何恨哉？近者少，远者多；多者胜，少者不胜，又其宜矣。师皋！仆之是言不发于他人，独发于师皋，师皋知我者，岂有愧于其间哉？苟有愧于师皋，固是言不发矣。且与师皋，始于宣城相识，迨于今十七八年，可谓故矣。又仆之妻，即足下从父妹，可谓亲矣。亲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仆与足下相知，则不在此。何者？

夫士大夫家，闺门之内，朋友不能知也；闺门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后周知之。足下视仆莅官事、择交友、接宾客何如哉？又视仆抚骨肉、待妻子、驭童仆，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不敢不尽其心，况大者远者也？所谓斯言无愧而后发矣，亦犹仆之知师皋也。师皋孝敬友爱之外，可略而言：足下未应举时，尝充贤良直言之赋。其所对问，志磊磊而词谔谔，虽不得第，仆始爱之。及与独孤补阙书，让不论事；与卢侍郎书，请不

就职；与高相书，讽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远，而仆爱重之心，由是加焉。近者足下与李弘庆友善，弘庆客长安中，贫甚而病亟，足下为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损衣食，以续其医药甘旨之费，有年岁矣。又足下与崔行俭游，行俭非罪下狱，足下意其不幸，及于流窜赦下之日，躬俟于御史府门，而行李之具，养活之物，崔生顾其旁，一无阙者。其餘奉寡姊，亲护其夫丧；抚孤甥，誓毕其婚嫁；取贵人子为妇，而礼法行于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声闻于邑。凡此者皆可以激杨颓俗，表正士林，斯仆所以响慕勤勤，岂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旧为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仆侧闻蚩蚩之徒不悦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长而毁日至，位益显而谤益多，此伯寮所以诉仲由，季孙所以毁夫子者也。

昔卫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之加，可以理遣。故至终身无喜愠色。仆虽不敏，常佩此言。师皋！人生未死间，千变万化，若不情恕于外，理遣于中，欲何为哉？欲何为哉？仆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数，亦其宜然。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琐劣之艺，与敏手利足者齐驱，岂合有所获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禄而得禄，人皆以为能，仆独以为命。命通则事偶，事偶则幸来。幸之来，尚归之于命；不幸之来也，舍命复何归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实如此也。又常照镜，或观写真，自相形骨，非贵富者必矣。以此自决，益不复疑。故宠辱之来，不至惊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辈无复见仆之光尘于人寰间也。多谢故人，勉树令德。粗写鄙志，兼以为别。居易顿首。

与陈给事书

正月日，乡贡进士白居易，谨遣家童奉书献于给事阁下。伏以给事门屏间，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多则多矣。然听其辞，一辞也；观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过有望于吹嘘翦拂耳。居易则不然。今所以不请谒而奉书者，但欲贡所诚、质所疑而已，非如众士有求于吹嘘翦拂也。给事得不独为之少留意乎？大凡自号为进士者，无贤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独慕耳。既慕之，所以窃不自察，尝勤苦学文，迨今十年，始获一贡。每见进士之中，有一举而中第者，则欲勉狂简而进焉。又见有十举而不第者，则欲引弩钝而退焉。进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于趣舍，何哉？夫蕴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胜；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琐细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动；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岂非知人易而自知难耶？

伏以给事天下文宗，当代精鉴，故不揆浅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无朝庭附离之援，次无乡曲吹煦之誉；然则孰为而来哉？盖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礼部高侍郎为主司，则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进也，可退也，切不自知之，欲以进退之疑取决于给事，给事其能舍之乎？居易闻神蓍灵龟者无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诚则已，若以诚叩之，必以信告之，无贵贱、无大小而不之应也。今给事鉴如水镜，言为蓍龟，邦家大事，咸取决于给事；岂独遗其微小乎？谨献杂文二十首，诗一百首；伏愿俯察悃诚，不遗贱小，退公之暇，赐精鉴之一加焉。可与进也，乞诸一言；小子则磨铅策蹇，骋力于进取矣。不可进也，亦乞诸一言，小子则息机敛迹，甘心于退藏矣。进退之心，交争于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间，敢伫报命。尘秽听览，若夺气褫魄之为首。不宣。居

易谨再拜。

为人上宰相书一首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谨拜手奉书献于相公执事：书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难也。某以为未甚难也。以卑干尊，以贱合贵，斯为难矣。何者？夫尊贵人之心，坚也，强也，不转也，甚于石焉。卑贱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于水焉。则其合之难也，岂不甚于水投石哉？然则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盖以心遇心，以道济道故也。苟心相见，道相通，则水反为石，石反为水，则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犹触之有声，受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则贵者不知其贵也，贱者不知其贱也。当其冥同契合之际，但吻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岂不甚于石投水哉？噫！厥道废坠，不行于代久矣。故贵者自贵耳，贱者自贱耳，维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与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与相公之道，小大不伦也。矧又尊卑贵贱之势相悬，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强至难为至易，乃不可乎？然则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抑有由也。

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当具瞻之初，窃希变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贵贱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岂不自知其狂进妄动哉？伏望少留听而毕辞焉。幸甚幸甚！

某伏观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虽古君臣道合者，无以加也；然竟不与大位，不授大权，不尽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识者以为先皇父子孝慈之间，亦古未有也。盖先皇所以辍己知人之明，用贤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赐今上也。亦犹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宠用之也。〔故〕今上在谅阴而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见识者之言信矣。斯则先皇知遇之恩，贻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赖之诚；相公宠擢之荣，托奇之重；自国朝已来，三者兼之甚鲜矣。

故某窃惟相公自拜命以来八九日，得食不暇饱，寝不暇安，行则矍然，居则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用，允天下之望哉。某窃以为必然矣。况今主上肇抚苍生，初嗣洪业，虽物不改旧，而令宣布新。是以百辟倾心，惶惶然以待主上之政也；万姓注目，专专然以望主上之令也；四夷侧耳，颙颙然以听主上之风也。岂直若此而已哉？盖待其政者，勤堕邪正系其中焉；望其令者，忧喜亲疏生其中焉；听其风者，畏侮动静出其中焉。而将来理乱之根，安危之源，尽在于三者之中矣。如此，则相公得不匡辅其政，缉熙其令，宣和其风乎？然则匡辅缉熙宣和之道，某虽不敏，尝闻于师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后聪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后明也；天子之心识，待宰相之心识而后圣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后聪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后明也；宰相之心识，待天下之心识而后〔能〕后发圣神也。然则下取天下耳目心识，上以为天子聪明神圣者，此宰相之本职也，而为匡辅缉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两耳听之，两目视之，一心思之，则朝廷〔之〕得失，岂尽知见乎？必不尽也。而况于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聪明乎？必未也，而况于上以为天子聪明圣神乎？

然则天下聪明心识，取之岂无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与不知，行与不行耳。噫！自开元已来，斯道浸衰，鲜能行者，自贞元已来，斯道浸微，鲜能知者。岂唯不知乎？不行乎？又将背古道而驰者也。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颠为心，今则敏行逊言、全

身远害而已矣。古者宰相取天下耳目心识为用，今则专任其两耳两目一心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为务，今则不接宾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开阁为名，今则锁其第门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聪明，尽委弃于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识，尽沉没于泥土间焉。则天下聪明心识万分之中，宰相何尝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宠益崇而谤益厚，岁弥久而愧弥深。至乃上负主恩，下敛人怨，行止寝食，自有惭色者，夫岂非不得天下聪明心识之所致耶？然则为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辙乎？

是以聪明损于上，则正直销于下；畏忌慎默之道长，公议忠谏之路塞，朝无敢言之士，庭无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以成弊。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先达者用以养身，后进者资而取仕。日引月长，炽然成风。识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竞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如此则上之得失，下之利病，虽欲匡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来，斯道之弊，恐未甚于今日也。然则为宰相者，得不思变其风乎？

是以慎忌积于中，则政事废于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强毅久大之性亏。反谓率职而举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者，不通于事变。故殿最之书，虽申而不实；黜陟之法，虽备而不行。欲望恶者惩，善者劝，或恐难矣。古之善为宰相者，岂尽得〔贤〕而用之乎？岂尽知不肖而去之乎？盖在于秉钧轴之枢，握刀尺之要，铲邪为正，削觚为圆。能使善之必迁，不谓善之尽有；能使恶之必改，不谓恶之尽无。成此功者无他，惩劝之所致耳。然则为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纲使群目自皆张乎？

是以惩劝息于此，则贤能乏于彼。故岳镇阙而不知所取，台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则尚书六司之官，暨于百执事者，大凡要剧者多虚其位，闲散者咸备其官。或曰：所以难其人，重其禄也。嗟乎！徒知难其人而阙之，不知邦政日归于下吏也；徒知重其禄而爱之，不知稍食日费于冗员也。损益利害，岂不明哉？古之善为宰相者，虚其怀，直其气，苟有举一贤者，必从而索之；苟有荐一善者，必随而用之。然后明察否臧，精考真伪，得人者行进贤之赏，谬举者坐不当之辜。自然审轮辕以相求，谨关梁以相保。故才无乏用，国无废官。岂可疑所举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之不苟，而反废其官？与其废官，宁其虚授；与其失善，宁其谬升。但在乎明核是非，必行赏罚，则谬升虚授，当自辨焉。然则为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领。使众毛皆举乎？

是以庶政阙于内，则庶事矯于外。至使天下之户口日耗，天下之士马日滋。游手于道途市井者不知归，托足于军籍释流者不知反。计数之吏日进，〔取〕〔聚〕敛之法日兴。田畴不辟，而麦禾之赋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价日贱。吏部则士人多而官员少，奸滥日生；诸使则课利少而羡馀多，侵削日甚。举一知十，可胜言哉！况今方域未甚安，边陲未甚静，水旱之灾不戒，兵戎之动无期。然则为宰相者，得不图将来之安，补既往之败乎？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观而救之，夫岂无最远之见乎？用天下之心，图而济之，夫岂无最长之策乎？策之最长者，见之最远者，在相公鉴而取之，诚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时乎？

为时之用大矣哉！古者圣贤，有其才，无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无其时，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时，然后能行其道焉。某窃见相公曩时制策对中，论风化浇淳之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陈兵灾救疗之术，可谓有其才矣。又伏见今月十一日制词云：“其代予言，允属良弼，必能形四方之风，成天下之务。”可谓有其

时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时，则行道由己，而由道乎哉？某又闻：一往而不可追者，时也。故圣贤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以观主上之作为也；侧天下之耳，以听相公之举措也。如此，则相公出一言，不终日而必闻于朝野；主上发一令，不浹辰而必达于华夷。盖主上辑百辟，和万姓，服四夷之时，在于此时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报国之恩，正在于今日矣。

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渐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渐行，不可以速行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渐行，不可以速行也；贤人之事业至大也，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寻也。某以为殆不然矣。夫时之变，事之宜，其间不容息也。先之太过，后之则不及。故时未至，圣贤不进而求；时既来，圣贤不退而让。盖得之，则不啻乎事半功倍也；失之，则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渐合其道，而不知启沃之时，失于渐中矣；徒知渐行其化，而不知燮理之时，失于渐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寻，而不知易失于时，则难生于渐中，虽枉寻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业不光明，率由乎有志于渐矣。请以前事明之。

某尝闻太宗顾谓群臣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能胜残去杀，当今大乱之后，将求致理，宁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贞曰：不然。夫乱后易理，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人应如响，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深纳其言。时封德彝辈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后，人渐浇讹，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魏征书生，不识时务，信其虚说，必乱国家。于是太宗卒从文贞之言，力行不倦，三数年间，天下大安，戎狄内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见之。斯则得其时，行其道，不取于渐之明效也。况今日之天下，岂弊于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业，岂后于文贞之事业乎？在于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践祚未及十日，而宠命加于相公者，惜国家之时也。相公受命未及十日，而某献于执事者，惜相公之时也。夫欲行大道，树大功，贵其速也。盖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此言时之难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时之易也，而不失焉；虑其渐之难也，而不取焉。

抑又闻：济时者道也，行道者权也，扶权者宠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无其权；得其权，不可一日无其宠。然则取权，有术也；求宠，有方也。盖竭其力以举职，而权必自归；忘其身以徇公，而宠必自至。权归宠至，然后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详之而不忽也。

抑又闻：不弃死马之骨者，然后良骥可得也；不弃狂夫之言者，然后嘉谏可闻也。苟某管见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刍言之中有可采者，俯而采之：则知之者必（日至）[曰]：如某之见犹且不弃，况愈于某之徒欤？则天下精通达识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闻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犹且不弃，况愈于某之徒欤？则天下謇谔敢言之士，得不继踵而来乎？伏惟相公试垂意焉，则天下之士幸甚！

某游长安，仅十年矣，足不践相公之门，目不识相公之面，名不闻相公之耳，相公视某何为者哉？岂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数千言尘黷执事者，又何为哉？实不自揆，欲以区区之闻见，裨相公聪明万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济天下憔悴之人死命万分之一分也。相公以为如何？

卷二十八

书序 五首

与元九书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回）〔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馀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愤排之气，思有所泄，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刳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可）〔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矣）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馀霞散成绮，

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至于贯穿今古，颀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开）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关）》、《[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呼！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瞢瞢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訐，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蹶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中）时，[中]朝无缙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确的；其馀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怆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

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已）〔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逆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逆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以来，检讨囊裘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首）〔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餘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馀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人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千百年后，安知复有无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最要，率以诗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馀。樊、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当此之时，足下兴有馀力，且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叹息矣！又仆尝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已）〔己〕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在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

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乐天再拜。

答户部崔侍郎书

侍郎院长阁下：户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书，具承康宁，喜与抃会。并别睹手翰，访叙绸缪。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问以鄙况。不足云，盖默默兀兀，委顺任化而已。次垂问以体气。除旧目疾外，虽不甚健，亦幸无急病矣。次垂问以月俸。月俸虽不多，然量入以为用，亦不至冻馁矣。又垂问以舍弟。渠从事东川，近得书，且知无恙矣。终垂问以心地。此最要者，辄梗概言之。顷与阁下在禁中日，每视草之暇，匡床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诱导。别来闲独，随分增修，比于曩时，亦似有得。得中无得，无可寄言。来书云：粗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书同在南宫，钱、萧二舍人移官闲秩。退朝之暇，数获晤言，每话旧游，辄蒙见念。此盖君子久要之心，不为荣悴合散增减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浔阳，忽已周岁。外物尽遣，中心甚虚。虽赋命之间则有厚薄，而忘怀之后，亦无穷通。用此道推，颓然自足。又或杜门隐几，块然自居，木形灰心，动逾旬月。当此之际，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虽鸟集于前，枯柳生于肘，不能动其心也；而况进退荣辱之累耶？又思顷者接确论时，走尝有言荐于执事，云：心与迹多相戾，道与名不两立。苟有志于道者，若不幸于外，是幸于内。猥蒙叹赏，犹忆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语，抚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

前月中，长兄从宿州来，又孤幼弟侄六七人，皆自远至。日有粝食，岁有粗衣，饥寒获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顺之外，益自安也。况庐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门是沧浪水，举头见香炉峰。东西二林，时时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院长公望日重，启沃非遥。仰惟勉树勋名，勿以鄙劣为念。

与济法师书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济上人侍左：昨者顶谒时，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许重讨论。今经典间未谕者，其义有二，欲面问答，恐彼此卒卒，语言不尽，故粗形于文字，愿详览之。敬伫报章，以开未悟，所望所望。

佛以无上大慧观一切众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说方便法；故为阐提说十善法，为小乘说四谛法，为中乘说十二因缘法，为大乘说六波罗蜜法；皆对病根，救以良药，此盖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为小乘人说大乘法，心则狂乱，狐疑不信，所谓无以大海内于牛迹也。若为大乘人说小乘法，是以秽食置于宝器，所谓彼自无创勿伤之也。故《维摩经》总其义云：为大医王应病与药。又《首楞严三昧经》云：不先思量而说何法，随其所应而为说法。正是此义耳。犹恐说法者不随人之根性也，故又《法华经》戒云：若但赞佛乘，众生没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独虑说者不能救病，亦惧闻者不信，没入罪苦也。则佛之付嘱，岂不丁宁也？何则？《法华经》云：若定根基，为小乘人说小乘法，为阐提人说阐提法，是断佛性，是（减）[灭]佛身，是说法人当历百千

万劫，堕诸地狱，纵佛出世，犹未得出。若生人中缺唇无舌，获如是报。何以故？众生之性，即是法性，从本已来，无有增减。云何于中分别病药？又云：于诸法中若说高下，即名邪说；其口当破，其舌当裂。何以故？一切众生，心垢同一垢，心净同一净。众生若病，应同一病；众生须药，应同一药。若说多法，即名颠倒。何以故？为妄分别拆善恶法，破一切法，故随基说法断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坏之义也。

又《金刚经》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金刚三昧经》云：皆以一味道终，不以小乘无有诸杂味，犹如一雨润。据此后三经，则与前三经义，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维摩诘谓富楼那云：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又云：不观人根，不应说法。夫以富楼那之通慧，又亲奉如来为大弟子，尚未能观知人心；况后五百岁末法中弟子，岂尽能观知人心，而后说法乎？设使观知人心，若彼发小乘心而为说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观彼心而率己意说，又可乎？既未能观，与默然不说，又可乎？若云依义又依语，则上六经之义互相违反，其将孰依乎？若云依了义经，则三世诸佛，一切善法，皆从此六经出；孰名为不了义经乎？况诸经中，与《维摩》、《法华》、《首楞严》之说同者非一也。与《法华》、《金刚》、《金刚三昧》之说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举，故于二义中各举三经。此六经，皆上人常所讲读者，今故引以为问，必有甚深之旨焉。

今且有人忽问法于上人，上人或能观知其心，或未能观知其心；将应病与药而为说耶？将同一病一药而为说耶？若应病与药，是有高下，是有杂味；即反《法华》等三经之义。岂徒反其义，又获如上所说之罪报矣。若同一病一药为说，必当说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赞佛乘，且不随应心，且不救病；即反《维摩》（第）[等]三经之义。岂徒反其义，又使众生没在罪苦矣。六者皆如来说。如来是真语，实语，不诳语，不异语者。今随此则反彼，顺彼则逆此。设有问者，上人其将何法以对焉？此其未谕者一也。又五阴者，色、受、想、行、识是也。十二因缘者，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名缘]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病苦忧悲苦恼是也。夫五阴、十二因缘，盖一法也，盖一义也。略言之则为五，详言之则为十二。虽名数多少或殊，其于伦次转迁，合同条贯。今五阴中则色、受、想、行、识相次，而十二缘中，则行、识、色、入、触、受相缘，一则色在行前，一则色次行后。正序之既不类，逆伦之又不同。若谓佛次第而言，则不应有此杂乱；若谓佛偶然而说，则不当名为因缘。前后不伦，其义安在？此其未谕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后学宗师，就出家中，又以说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义，合而通之，仍望指陈，著于翰墨。盖欲藏于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馀疑义，亦续咨问。居易稽首。

与微之书

四月十日夜，乐天白。微之！微之！不见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书欲二年矣。人生几何？离阔如此。况以胶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进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牵挛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实为之，谓之奈何！仆初到浔阳时，有熊（万）[孺]登来，得足下前年病甚时一札，上报疾状，次叙病心，终论平生交分。且云：危惓之际，不暇及他，唯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便请以代书。悲哉！微之于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闻仆左降诗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

中惊起坐，暗风吹（面）〔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怀。

仆自到九江，已涉三载。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无恙。长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来。顷所牵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暖饥饱。此一泰也。江州风候稍凉，地少瘴疠。乃至蛇虺蚊蚋，虽有甚稀。湔鱼颇肥，江酒极美，其餘事物，多类北地。仆门内之口虽不少，司马之俸虽不多，量入俭用，亦可自给。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仆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馀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记。每一独往，动弥旬日。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唯忘归，可以终老。此三泰也。计足下久不得仆书，必加忧望。今故录三泰，以先奉报。其餘事况，条写如后云云。

微之微之，作此书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笔，随意乱书，封题之时，不觉欲曙。举头但见山僧一两人，或坐或睡；又闻山猿谷鸟，哀鸣啾啾。平生故人，去我万里。瞥然尘念，此际暂生。馀习所牵，便成三韵云：“忆昔封书与君夜，金銮殿后欲明天。今夜封书在何处？庐山庵里晓灯前。笼鸟槛猿俱未死，人间相见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乐天顿首。

荔枝图序

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宾守乐天命工吏图而书之，盖为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和答元九诗序 新乐府诗序 效陶公体诗序 琵琶引序和梦游春诗序 燕子楼诗序
放言诗序 题诗屏序 木莲花诗序 策林序

已上十序，各列在本诗篇首，此卷内原不载。

卷二十九

书颂议论状 七首

补逸书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葛伯荒怠，败礼废祀。汤专征诸侯，肇徂征之。汤若曰：格尔三事之人，逮于有众，后乃心，正乃容，明听予言。咨先格王有彝训，曰：禄无常荷，荷于仁；福无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庙，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牺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盗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饷。今尔众曰：葛罪其如。

予闻曰：为邦者，祇奉明神，抚绥蒸民，二者克备，尚克保厥家邦。吁！废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离心。顷绳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民叛而不颠济者，匪我攸闻。小子履，以凉德钦奉天威，肇征有葛。咨尔有众，克济厥功。其有傲师徒，戒车乘，敬君事者，有明赏。其有罔率职，罔戮力，不龚命者，有常刑。明赏不僭，常刑无赦。呜呼！朕告汝众，君子监于兹。钦哉！懋哉！罚及乃躬，不可悔。

箴言 并序

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书舍人渤海公领礼部贡举事。越明年春，居易以进士举一上登第。洎翌日至于旬时，伏念固陋，惧不克副公之选，充王之宾，乃自陈戒于德，作《箴言》。

曰：我闻古君子人，疾没世名不称，耻邦有道贫且贱。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闻于君；乃干禄，禄将及于亲。升闻逮养，繄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报之。报之义靡他，惟励乃志，远乃猷，俾德日修，道日就，是报于公。匪报于公，是光于躬。匪光于躬，是华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规，文中伦；学惟时习，罔怠弃；位惟驯致，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内；惟四科六艺，斧藻于外。若御輿，既勒衔策，乃克骏奔。若冶金，既砥淬砺，乃克利用。无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广自满。尚念山九仞，亏于一簣。无曰登一第，位其达而自欺自卑。尚念行千里，始于足下。呜呼！我无监于止水，当监于斯文。庶克钦厥止，慎厥终。自顾于《箴言》，无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节颂

并序 此已下文，并是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时行，坤宁而万物生。圣人则之，无为而无不为。神唐御宇之九叶，皇帝握符之十载，夷夏咸宁，君臣交欣，有诏始以二月上巳日为中和节。自上而下，雷解风动。翌日而颁乎四岳，浹辰而达乎八荒。於戏！中和之时义远矣哉！惟唐之兴，我神尧子兆人而基皇德。太宗家六合而开帝功。玄宗执象而熏仁寿之风，代宗垂拱而阜富庶之俗。曷奕乎，赫赫煌煌，八圣重光，以至于我皇。我皇运玄枢，陶淳精，治定而化成。嗣皇极于穆清，纳黔首于升平。于时，数惟上元，岁惟仲春。皇帝穆然居青阳太庙，命有司考时令，以为安萌芽，养幼少，缓刑狱，布庆赐。盖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启迪天地之化，发挥祖宗之德。乃命初吉，肇为中和。中者揆三阳之中，和者酌〔仁〕〔二〕气之和。其为称也大矣！非至圣畴能建之？于是谋始要终，循义讨源。于以九八节，七六气，排重阳而拉上巳。煦元气于厚壤，则幽蛰苏而勾萌达。噫和风于穷荒，则桀骜化而犷俗淳。垂万祀以摅无穷，被四表以示大同。于时两仪三辰，贞明綎綎，千品万汇，熙熙忻忻。由是文武百辟，金拜手稽首而扬言曰：大哉睿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尧，敬授人时，垂于典谟。降及周文，在镐饮酒，列于《雅》《颂》。斯盖钦若四序，凯乐一方而已。未若肇建令节，混同天下，泽铺动植，庆浹华夷，若斯之盛欤！盖圣人之作事，必导达交泰，幽赞亭育，与元〔和〕〔化〕合其运，与真宰同其功。丕休哉！其至矣夫！贱臣居易，忝濡文明之化，就宾贡之列，辄敢美盛德，颂成功，献《中和颂》一章，附于唐雅之末。颂曰：

权舆胚浑，玄黄既分。煦妪綎綎，肇生蒸民。天命圣神，是为大人。大人淳淳，为天下君。巍巍我唐，穆穆我皇。纂承九叶，照临八方。四维载张，两曜重光。龢龢唐虞，

羲皇。乘时有作，焕乎文章。乃建贞元，以正乾坤。乃纪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号为中和。和维大和，中维大中。以畅中气，以播和风。萌芽昆虫，昭苏有融。如〔干〕〔幹〕玄化，如运神功。於戏！德治道丰，万邦来同。微臣作颂，垂裕无穷。

晋谥恭世子议

晋侯以骊姬之惑，杀太子申生。或谓申生得杀身成仁之道，是以晋人谥为恭世子，载在方册，古今以为然。居易独以为不然也。

大凡恭之义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弃嗣以非礼，不可谓道；受命于非义，不可谓正；杀身以非罪，不可谓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谥曰恭，不知其可。若垂末代以为训戒，居易惧后之臣子，有失大义守小节者，将奔走之。将欲商榷，敢征义类。

在昔虞舜，父顽母瞽。舜既克谐，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恶，诚宜率子道以几谏；感君心以至诚。虽申生之孝，不侔于舜；而献公之顽，亦不逮于瞽。盖以蒸蒸之，俾不格于奸乎？故咎之始形，则斋栗祗载，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祸之将兆，则让位去国，为吴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难之既作，则全身远害，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无一得，于是乎致身于不义不祗，陷父于不德不慈，负罪被名，以至于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欤？夫以尧之圣，《书》美曰允恭。舜之孝，《书》美曰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谓曰恭，庸可

称乎？

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蛮，光启土宇，赫赫楚国，由之而兴。谥之为恭，犹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顾其义，轻其身不图其君，俾死之后弑三君，奚齐、卓子、怀公。杀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郑、祁举、共华、贾华、叔坚、锥歆、累虎、特宫、山祁、庆郑、狐突、瑕生、郤芮。实启祸先，大乱晋国。则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异德同谥，无乃不可乎？

左氏修鲁史，受经于仲尼。盖仲尼之志，丘明从而明之，无善恶，无小大，莫不微婉而发挥焉。至于申生之死也，之谥也，略而无讥，何其谬哉！何以核诸？且仲尼修《春秋》，明则有凡例，幽则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书名以贬之。故书曰：“晋侯杀其太子申生。”不言晋人，而书晋侯且名太子者，盖明晋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于不义也。以微旨考之，则仲尼明贬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则左氏之阙文可知矣。呜呼！先王之制谥，岂容易哉？盖善恶始终，必褒贬于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劝沮来者。故君子于其谥，无所苟而已矣。由是而言，则恭世子之谥，不亦诬乎！不亦诬乎！

汉将李陵论

论曰：忠、孝、智、勇四者，为臣为子之大宝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览《史记》、《汉书》，皆无明讥，窃甚惑之。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班孟坚亦从而无讥，又可乎？

按《礼》云：“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故败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臯者，为能获其死所。而陵获所不死，得无讥焉？观其始以步卒深入虏庭，而能以寡击众，以劳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尽力殚，摧锋败绩，不能死战，卒就生降。噫！坠君命，挫国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于前，坠家声于后，不可以言智；罪逋于躬，祸移于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为比，又何谬欤！且会稽之耻，蠡非其罪；鲁国之羞，沫必能报；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躯，受制于强虏，虽有区区之意，亦奚为哉？

夫吴、齐者，越、鲁之敌国；匈奴者，汉之外臣。俾大汉之将，为单于之擒，是长寇讎、辱国家甚矣。况二子虽不死，无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无陵及亲之祸。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窃慕之，是大失臣子之义也。观陵答子卿之书，意者但患汉之不知（己）〔己〕，而不自内省其始终焉。何者？与其欲刺心自明，刎颈见志；曷若效节致命，取信于君？与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国；曷若忘身守死，而纾祸于亲焉？

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苟听流言，遽加厚诛，岂非负德？答曰：设使陵不苟其生，能继以死，则必赏延于世，刑不加亲。战功足以冠当时，壮节足以垂后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呜呼！予闻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生或轻于鸿毛。若死重于义，则视之如泰山也；若义重于死，则视之如鸿毛也。故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状 二道

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

白氏半姓，楚公旋也。楚熊〔君〕〔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太原人。

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曾祖讳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讳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讳温，朝请大夫、检校都官郎中。公讳隄，字〔确〕钟，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学，善属文，尤工五言诗，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经及第，解褐授鹿邑县尉、洛阳县主簿、酸枣县令。理酸枣，有善政。本道节度使〔合〕〔令〕狐〔章〕〔彰〕知而重之，秩满，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充滑〔毫〕〔台〕节度参谋。军府之要，多咨度焉。居岁馀，公尝规〔章〕〔彰〕之失，〔章〕〔彰〕不听，公因留一书移〔章〕〔彰〕，不辞而去。明年，选授河南府巩县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巩县，皆以清直静理闻于一时。

公为人沉厚和易，寡言多可，至于涉是非，〔闲〕〔关〕邪正者，辨而守之，则确乎其不可拔也。大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长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权厝于〔下〕邽县下邑里。夫人河东薛氏。夫人之父讳倣，河南县尉。大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于新郑县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权窆厝于新郑县临洧里。公有子五人：长子讳季〔庾〕〔庚〕，襄州别驾，事具后状。次讳季〔殷〕〔般〕，徐州沛县令。次讳季軫，许州许昌县令。次讳季宁，河南府参军。次讳季平，乡贡进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孙居易等始发护灵柩，迁葬于下邽县北义津乡北原而合祔焉。谨状。

襄州别驾府君事状

公讳季〔庾〕〔庚〕，字〔子申〕，巩县府君之长子。天宝末明经出身，解褐授萧山县尉，历左武卫兵曹参军、宋州司户参军。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时徐州为东平所管，属本道节度使反。反之状，先以胜兵屯甬口，绝汴河运路；然后谋东窥江淮。朝廷忧虞，计未有出。公与本州刺史李储，潜谋以徐州及甬口城归国，反拒东平。东平遣骁将信都崇敬、石隐金等，率劲卒二万攻徐州。徐州无兵，公收合吏民，得千余人，与李洧坚守城池，亲当矢石，昼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诸道救兵方至。既而贼徒溃，运路通，首挫逆谋，不敢东顾。由是徐州一郡七邑及甬口等三城，到于今讫不隶东平者，实李洧与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别驾，赐绯鱼袋，仍充徐泗观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将忠谋，翻然效顺，叶其诚美，共赞良图。我悬爵赏，俟兹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宠殊阶之序。”

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检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别驾、当道团练判官，仍知州事。故其制云：“尝宰彭城，挈而归国。旧勋若此，新宠蔑如。或不延厚于忠臣，将何劝于义士？宜崇亚列，再贰徐方。”秩满，又除检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别驾。秩满，本道观察使皇甫政

以公政绩闻荐，又除检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别驾。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终于襄阳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权窆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迁护于下邳县义津乡北原，从巩县府君宅兆而合祔焉。

夫人颍川陈氏，陈朝宜都之后。祖讳璋，利州刺史。考讳润，坊州郿城县令。妣太原白氏。夫人无兄弟姊妹。八岁丁郿城君府之忧，居丧致哀，〔王〕〔主〕祭尽敬，其情礼有过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称异之。十五岁事舅姑，服勤妇道，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尝，睦娣姒，待宾客，抚家人，又〔二〕〔三〕十三年，礼无违者。故中外凡为冢妇者，皆景慕而仪刑焉。〔又〕〔及〕别驾府君即世，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十馀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夫人为女孝如是，为妇顺如是，为母慈如是：举三者〔与〕〔而〕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颖〕〔颍〕川县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长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从先府君祔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长曰幼文，前饶州浮梁县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次曰行简，前秘书省校书郎；幼子金刚奴，无禄早世。初，高祖赠司空，有功于北齐，诏赐庄宅各一区，在同州〔同〕〔韩〕城县，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于韩城县。今以卜归不便，遂改卜巩县府君及襄州别驾府君两茔于下邳县义津乡北原。其两茔同兆域而异封树，盖从时宜，且叶吉也。谨状。

卷三十

试策问制诰 十六首

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 一道 元和元年四月，登科第四等

问：皇帝若曰：朕观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业业，承天顺地，靡不思贤能以济其理，求说直以闻其过。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汉征极谏而文学稍进，匡时济俗，罔不率由。厥后相循，有名无实。而又设以科条，增求茂异，舍斥己之至言，进无用之虚文，指切著明，罕称于代。兹朕所以叹息郁悼，思索其真；是用发恳恻之诚，咨体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君臣之间，确然相与。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国家光宅四海，年将二百，十圣弘化，万邦怀仁；三王之礼靡不讲，六代之乐罔不举，浸泽于下，升中于天，周汉以还，莫斯为盛。自祸阶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念慈疲氓，远乖富庶。督耕植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摧）〔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昔主父愆患于晁错，而用推恩；夷吾致霸于齐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后迪来哲之怀。眷兹洽闻，固所详究。又，执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于下，则人用其私；专之于上，则下无其效。汉元优游于儒学，盛业竟衰；光武责课于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获所从。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属之于篇；兴自朕躬，无悼后害。

对：臣闻汉文帝时，贾谊上疏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是时，汉兴四十载，万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贾谊非不见之，所以过言者，以为词不切，志不激，则不能回君听，感君心，而发愤于至理也。是以虽盛时也，贾谊过言而无愧；虽过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圣，书之史策，以为美谈。然臣观自兹已来，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于汉文帝时者；激切之言，又未有仿佛于贾谊疏者。岂非君之明圣，不侔于文帝乎？臣之忠说，不逮于贾谊乎？不然，何衰乱之时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汉之极谏而征之，废虚文之无用者，奖至言之斥己者，询臣以可行之策，谕臣以不倦之意；恳恻郁悼，发于至诚，此真圣王思至理、求过言之明旨也。斯则陛下之道，已弘于前代；臣之才识，劣于古人，辄欲过言，以裨陛下明德万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谓言之必可行也，体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后代知陛下践祚之后，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无俾文帝、贾谊、专美于汉代。然后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诚所甘心也。谨以过言，昧死上对。

伏蒙陛下赐臣之策，有思兴礼乐之道，念救疲氓之方，辩惩往戒来之宜，审推恩寓令

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实万叶之福也！岂唯一代之人，受其赐而已哉？臣闻：疲病之作，有因缘焉，救疗之方，有次第焉；臣请为陛下究因缘，陈次第而言之。

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贞观之功既成，而大乐作焉；虽六代之尽美，无不举也。开元之理既定，而盛礼兴焉；虽三王之明备，无不讲也。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动植之类，咸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洎天宝以降，政教〔寝〕〔浸〕微，寇戎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月朘，以至于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谓疲病之因缘者也，岂不然乎？由是观之：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则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销；未销寇戎，而望兵革之息，虽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玄宗不能也。何则？事有以必然，虽常人足以致；势有所不可，虽圣哲不能为。伏惟陛下：将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将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将欲息兵革，先念销寇戎；将欲销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则下无诈伪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销矣。寇戎销，则〔境〕无兴发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则国无馈饷飞挽之费，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则人无流亡转徙之忧，而黎庶所由安矣。

臣窃观：今天下之寇虽已尽销，伏愿陛下不以易销而自怠。今天下之兵虽未尽散，伏愿陛下不以难散而自疑。无自怠之心，则政教日肃；无自疑之意，则诚信日明。故政教肃，则暴乱革心；诚信明，则犷犷归命。革心，则天下将萌之寇，不遏而自销；归命，则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后重斂可日减，疲氓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补。日安，则和悦之气积；日富，则廉让之风形。因其廉让而示之以礼，则礼易行矣。乘其和悦而鼓之以乐，则乐易达矣。举斯方而可以复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济其难。惩既往之失，莫先于诚不明而政不修；戒将来之虞，莫先于寇不销而兵不息。此臣所谓救疗之次第者也，岂不然乎？若齐行寓令之法，以霸诸侯；汉用推恩之谋，以惩〔亡〕〔七〕国。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万方一统，四海一家，无邻国可倾，非夷吾用权之秋也；虽欲寓令，〔令〕将何所寓耶？今除国建郡，置守罢侯，无爵士可疏，非主父矫弊之日也；虽欲推恩，恩将何所推耶？但陛下嗣贞观之功，弘开元之理，必将光二宗而福万叶矣；何区区齐、汉之法，而足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实在于此矣。

又蒙陛下赐臣之问，有执契垂衣之道，委下专上之宜，敦儒学而业衰，责课实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今古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见天下之理兴矣。夫执契之道，垂衣不言者：盖言已成之化，非谋始之课也。委之于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务而已；非谓政无小大，悉委之于下也。专之于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枢，执其要而已；非谓事无巨细，悉专之于上也。汉元优游于儒学，而盛业竟衰者，非儒学之过也，学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责课于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课之累也，责之不得其要也。臣请重为陛下别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岂不谓无为之道乎（也）？臣闻无为而理者，其舜也欤？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则懋于修己，劳于求贤，明察其刑，明慎其赏，外序百揆，内勤万枢，晷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岂非大有为者乎？终则安于恭己，逸于得贤，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端拱凝旒，立于无过之地。夫

如是，岂非真有为者乎？故臣以为无为者，非无所为也，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也。《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盖是谓矣。

夫委下而用私，专上而无效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专而专之也。臣请以君臣之道明之。臣闻：上下异位，君臣殊道。盖大者简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职小而众，万事细而繁，诚非人君一聪所能遍察，一明所能周览也。故人君之道，但择其人而任之，举其要而执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尧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乱各效其能，而周武总其理以王天下；三杰各宣其力，而汉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子者，不能为一焉；但执要任人而已。亦犹心之于四肢、九窍、百骸也，不能为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语视听，皆以心为主也。故臣以为：君得君之道，虽专之于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虽委于下，而人亦无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责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于小大繁简之际也。汉元优游而业以浸衰者，非他，昧无为之道于始终劳逸之间也。二途得失，较然可知。陛下但举中而行，则无所惑矣。

臣伏以圣策首（章）〔言〕曰：思贤能以济其理，求谏直以闻其过。又曰：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其末章则又曰：兴自朕躬，无悼后害。此诚陛下思酌下言，乐闻上失，勤勤恳恳，虑臣辈有所隐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万一焉。臣闻：古先圣王之理也，制欲于未萌，除害于未兆；故静无败事，动有成功。自非圣王，则异于是：莫不欲逞于始，悔追于终，政失于前，功补于后。利害之效，可略而言。且如军暴而后戢之，兵乱而后遏之，善则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渐，使不至于暴乱也。官邪而后责之，吏奸而后诛之，惩则惩矣；不若审其才，得其人，使不至于奸邪也。人馁而后食之，人冻而后衣之，惠则惠矣；不若轻其徭，薄其税，使不至于冻馁也。举一知十，不其然乎？

今陛下初嗣祖宗，新临蒸庶，承多虞之运，常鼎盛之年。此诚制欲于未萌，除害于未兆之时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时，重慎于事，既往者且追救于弊后，将来者宜早防于事先。夫然，则保邦恒在于未危，恭己常居于无过。三、五之道，夫岂远哉？臣生也得为唐人，当陛下临御之时，睹陛下升平之始，斯则臣朝闻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识之贡，承体用之问者乎？今所以极千虑，昧万死，当盛时，献过言者，此诚微臣喜朝闻、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轻肆狂瞽，不避斧钺，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览之，则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谨对。

礼部试策

五道 贞元十六年二月，高侍郎试及第

第一道

问：《周礼》：“庶人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练。”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务衣食之源也。然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由是农商工贾，咸遂生业。若驱彼齐人，强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己出，无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圜神废礼，谁曰非阙？且使日中为市，懋迁有无者，更何事焉？

对：利用厚生，教之本也；从宜随俗，政之要也。《周礼》云：不畜无牲，不田无盛，不蚕不帛，不绩不练。盖劝厚生之道也。《论语》云：因人所利而利之。盖明从宜之义也。

夫田畜蚕绩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务者众，故《周礼》举而为条目，且使居之者无游惰、无堕业焉。其余非四者虽不具举，则随土物生业而劝导之可知矣。非谓使物易业，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简能易从，然后立为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谓其驱天下之人，责其所无，强其所不能，则何异乎求萍于中逵，植橘于江北，反地利，违物性孰甚焉？岂直易俗失宜，匿神废礼而已？且圣人辨九土之宜，别四人之业，使各利其利焉，各适其适焉。犹惧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货食，迁有无，而后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则《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劝人之典，《论语》利人之道，三科具举，有条而不紊矣。谨对。

第二道

问：《书》曰：“眚灾肆赦。”又曰：“宥过无大。”而《礼》云：“执禁以齐众，不赦过。”若然，岂为政以德，不足耻格，峻文必罚，斯为礼乎？《诗》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语》云：“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若然，则明哲者不成仁欤？杀身非崇德欤？

对：圣王以刑礼为大忧，理乱系焉；君子以仁德为大宝，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礼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远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归之义，可得而知焉。在乎圣王乘时，君子行道也。何者？当其王道融，人心质，善者众而不善者鲜，一人不善，众人恶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恶杀，且臻乎仁寿之域矣。而肆赦（有）〔宥〕过之典，由兹作焉。及夫大道隐，至德衰，善者鲜而不善者众，一人不善，众人效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惩恶劝善，且革浇醜之俗矣。而执禁不赦之文，由兹兴焉。此圣王所以随时以立制，顺变而致理，非谓德政之不若刑罚也。然则君子之为君子者，为能先其道，后其身。守其常，则以道善乎身；罹其变，则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许得之；求仁杀身，亦道也，夷、齐得之。虽殊时异致，同归于一揆矣。何以核诸？观乎古圣贤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齐生于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欤？巢、许生于殷、周之际，安知不求仁杀身欤？盖否与泰，各系于时也；生与死，同归于道也。由斯而观，则非谓崇德者不为成仁，杀身者不为明哲矣。呜呼！圣王立教，同出而异名；君子行道，百虑而一致；亦犹水火之相戾，同根于冥数，共济于人用也。亦犹寒暑之相反，同本于元气，共济于岁功也。则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杀身之义，昭昭然可知欤。谨对。

第三道

问：圣哲垂训，言微旨远。至于礼乐之同天地，易简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征于何象？绝学无忧，原伯鲁岂其将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阳之桐，聿来凤羽；泮林之椹，克变鸛音。胜乃俟乎木鸡，巧必资于瓦注。咸所未悟，庶闻其说。

对：古先哲王之立彝训也，虽言微旨远，而学者苟能研精钩深，优柔而求之，则壶奥指趣，将焉廋哉？然则礼乐之同天地者，其文可得而考也。岂不以乐作于郊，而天神和焉；礼定于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礼乐之驯致也。易简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征也。岂不以《乾》以柔克而运四时，不言而善应；《坤》以阴鹭而生万物，不争而善胜。柔克不言之谓易，阴鹭不争之谓简。简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绝学无忧，傲其

溺于时俗之习也。原伯〔置〕〔鲁〕不学将落，戒其废圣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说，虑蕴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丰财也。凤鸣朝阳，非梧桐而不栖，择木而集也。鸛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变也。事有躁而失、静而得者，故木鸡胜焉。有贵而失，贱而得者，故瓦注巧焉。虽去圣逾远，而大义斯存。是故远旨微言，可明征矣。谨对。

第四道

问：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至乃邹衍吹律而寒谷暖，鲁阳挥戈而暮景回，吕梁有出入之游，周原变堇〔茶〕〔荼〕之味：不测此何故也？将以传信乎？抑亦传疑乎？

对：原夫元气运而至精分，三才立而万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数情性，各有其常。其随事应物而迁变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盖天地无常心，以人心为心。苟能以最灵之心，感善应之天地；至诚之诚，感无私之日月，则必如影随形，响随声矣。而况于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于寒谷，和气生焉；挥戈于曜灵，暮晷回焉；神合于水游，吕梁而出入不溺；化被于草木，周原而堇〔茶〕〔荼〕变味。盖品汇之生，则守其常性也。精诚之至，则感而常通也。静守常性，动随常通，是道可于物而非常于〔一〕道也。夫如是，则两仪之道，七曜之度，万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谨对。

第五道

问：纺绩之弊，出于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贱，蚕织者劳焉。公议者知之，欲乎价平，其术安在？又仓廩之实，生于农田。人有馀则轻之，不足则重之。故岁一不登，则种食多竭。往年时雨愆候，宸慈轸怀，遣使振廩，分官贱粢；故得馁殍载活，麦禾载登，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窃闻寿昌常平，今古称便。国朝典制，亦有斯仓。开元之二十四年，又于京城大置。贱则加价收籴，贵则终年出粢。所以时无艰食，亦无伤农。今者若官司上闻，追葺旧制，以时敛散，以均贵贱，其于美利，不亦多乎？

对：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圣人在上而下不冻馁者，非家衣而户食之，盖能为之开衣食之源，均财用之节也。方今仓廩虚而农夫困，布帛贱而女工劳，以愚所窥，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数无常，故岁一丰必一俭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则有缩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俭嗇以足衣，务储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野无青草，人无菜色者，无他欤？盖勤俭储积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元龟也。当今将欲开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返贞观之升平，复开元之富寿，莫匪乎实仓廩，均丰凶，则耿寿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闻，率修旧制，上自京邑，下及郡县，谨豆区以出纳，督官吏以监临：岁丰则贵籴以利农，岁歉则贱粢以恤下。若水旱作沴，则资为九年之畜；若兵革或动，则馈为三军之粮。可以均天时之丰俭，权生物之盈缩：修而行之，实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灾救弊，利物宁邦，莫斯甚焉。然则布帛之贱者，由锥刀之壅也。苟粟麦足用，泉货通流，则布帛之价，轻重平矣。抑居易闻：短绊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语道。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惭下问。谨对。

进士策问 五道 元和（三）〔二〕年为府试官

第一道

问：《礼记》曰：“事君有犯无隐。”又曰：“为人臣者不显谏。”然则不显谏者，有隐也，无乃失事君之道乎？无隐者，显谏也，无乃失为臣之节乎？《语》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又《语》曰：“君子忧道不忧贫。”斯又忧道者，非知命乎？乐天不忧者，非君子乎？夫圣人立言，皆有伦理，虽前后上下，若贯珠然。今离之则可以旁行，合之则不能同贯。岂精义有二耶？抑学者未达其微旨耶？

第二道

问：大时不齐，大信不约，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先圣之格言，后学之彝训。有国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践之以修己也。然则雷一发而蛰虫苏，勾萌达；霜一降而天地肃，草木衰。其为时也大矣，斯岂不齐者乎？日月代明而昼夜分，刻漏者准之，无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谢而寒暑节，律吕者候之，无黍累之差焉。其为信也大矣。斯岂不约者乎？尧让天下而许由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饿。其为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桀不道，龙逢谏而死；纣不道，比干谏而死，其为直也大矣。斯岂不屈己者乎？由是而观：有国者、立身者惑之久矣，众君子试为辨之。

第三道

问：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故闻《蓼萧》之咏，则知德泽被物也；闻《北风》之刺，则知威虐及人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古之君人者采之，以补察其政，经纬其人焉。夫然则人情通而王泽流矣。今有司欲请于上，遣观风之使，复采诗之官，俾无远迹，无美刺，日采于下，岁闻于上，以副我一人忧万人之旨。识者以为何如？

第四道

问：百官职田，盖古之稍食也。国朝之制，悬在有司。兵兴已还，吏鲜克举。今稽其地籍，则田亦具存；计以户租，则数多散失。至使内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悬，不啻乎十倍。斯者积弊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请陈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问：谷帛者，生于下也，泉货者，操于上也。必由均节，以致厚生。今田畴不加辟，而菽粟之价日贱；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轻。懋力者轻用而愈贫，射利者贱收而愈富。至使农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岂谷帛敛散之节，失其宜乎？将泉货轻重之权，不得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贤良政术之士，亲访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问于王庭，其将何辞以对？

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等 五首 元和二年

十一月四日，自集贤院召赴银台候进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试制诏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谦奉宣：宜授翰林学士。数月，除左拾遗

奉敕试边镇节度使加仆射制

门下：镇宁三边，左右百揆，兼兹重任，必授全材。某镇节度使某乙，天与忠贞，日彰名节，德温以肃，气直而和。明略足以佐时，英姿足以遏寇，累经事任，历著勋庸。中权之令风行，外镇之威山立。戎夷慑服，汉兵无西击之劳；疆（场）〔場〕底宁，胡马绝南牧之患。禁暴而三军辑睦，除害而百姓阜安。千里长城，一方内地。实嘉乃绩，爰简朕心。夫竭力输诚，为臣之大节；念功懋赏，有国之恒规。顾兹忠勤，宜进爵秩。尔有统戎之略，已授旌旄；尔有宣赞之猷，特加端揆。往践厥职，其惟有终。可尚书左仆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与金陵立功将士等敕书

敕浙西立功将士等：朕自临寰宇，已再逾年。以忠恕牧万人，以恩信驭百辟。动（心）〔必〕思于恤隐，静无忘于泣辜。庶乎驯致小康，浸兴大道也。李锜因缘属籍，践历官常。苞藏祸心，素怀巢镜之性；彰露凶德，忽发豺狼之声。朕念以宗枝，务于容贷；谕以迷复，卒无悛心。而乃保界重江，窃弄凶器。抵捍朝命，驱胁师人。背德欺天，乱常干纪。蜂蛰之毒，流于郡县；犬彘之行，肆于闺门。恶稔祸盈，亲离众叛。人神共弃，天地不容。卿等忠愤暗彰，义勇潜发。变疾风雨，谋先鬼神。中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膂力，死命于军前；擒其凶魁，生致于阙下。廓千里之沴气，济一方之生人。诚感君亲，义激臣子。临危见不夺之节，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诚，一念三叹！至于图劳懋赏，询事策勋，各有等差，续当处分。故先宣慰，宜并悉之。冬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与崇文诏

敕：崇文：卿忠廉立身，简直成性。董戎长武，边候安；授律西川，凶徒荡灭。是以宠崇外阍，秩进上公。而能省事安人，多方抚俗。谕朕念功之旨，勉其师徒；宣朕恤隐之心，慰彼黎庶。威立无暴，功成不居，累陈表章，恳请朝覲。虽殿邦之寄重，诚欲藉才；而望阙之恋深，固难夺志。且嘉且叹，弥感于怀。属时候严凝，山川修阻；永言跋涉，当甚勤劳。伫卿来思，副朕诚望，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批河中进嘉禾图表

上天降休，下土效祉，将表丰年之兆，故生同颖之祥。顾惭寡德，受此嘉瑞。披图省表，阅视久之。卿发诚自中，归美于上。亦宜勤勉匡赞，驯致邕熙。庶洽升平之风，以叶和同之庆。所贺知。

太社观献捷诗

淮海妖氛灭，乾坤嘉气通。班师郊社内，操袂凯歌中。庙算无遗策，天兵不战功。小臣同鸟兽，率舞向皇风。

卷三十一

中书制造一 旧体 二十七首

张彻、宋申锡可并监察御史制

敕：旧制，副丞相缺，中执宪得出入。御史缺，则于内外史中考核其实，封奏其名以补之。今御史中丞僧孺奏：某官张彻、某官宋申锡，皆方直强白，可中御史。章下丞相府，丞相亦曰可。朕其从之。并可监察御史。

杨子留后殷彪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 河阴令韦同宪授南郑令，韦弁授絳州长史，三人同制

敕：（其）〔某〕官殷彪等：今之郡守，古侯伯也。今之邑令，古子男也。于吏有君臣之道焉，于人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间，承上率下者，州长史也。凡此之官，与吾共理。使吾人安而无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秦之郡也；奏告专达，得行异政。以彪清平信惠，临事能守，小大之职，率著名绩，故仍宪简，俾往牧之。南郑，梁之邑也，上有贤帅，无忧掣肘。以同宪河阴有政，可以移用，故换铜印，俾往宰之。而絳为名藩，弁实良士，命之赞貳，亦叶其宜。宜各悉心，修举三职。可依前件。

冯宿除兵部郎中知制造制

敕：吾闻武德暨开元中，有颜师古、陈叔达、苏 称大手笔，掌书王命；故一朝言语，焕成文章。朕承祖宗，思济其美，凡选一才，补一职，皆不敢轻易，其庶几前事乎？刑部郎中冯宿，为文甚正，立意甚明，笔力雄健，不浮不鄙。况立身守事，端方精敏。而我诰命，忽思润色之。听诸人言，曰宿也可。宿立朝，历御史、博士、郡守、尚书郎，在仕进途，不为不遇。然不登兹选，未足其心。故吾于今归汝职业，仍迁秩为五兵郎中。勉继颜、陈，无辱吾举。可尚书兵部郎中知制造。

郑覃可给事中制

敕：给事中之职，凡制敕有不利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号为称

职；固不专于掌侍奉，赞诏令而已。中大夫、行谏议大夫、云骑尉、荥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郑覃，清节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风，蔼然犹在。自居首谏，益励謇谤。擢领是职，必有可观。亦欲天下闻之，知吾奖骨鲠之臣，来谏诤之道也。可给事中。散官、勋如故。

韦审规可西川节度副使、御史中丞。 李虞仲、崔戎、姚向、（云）〔温〕会等， 并西川判官，皆赐绯，各检校省官兼御史制

敕：西川曰益部，地有险，府有兵，碍戎屏华，号为难理。故吾命文昌为帅长，俾镇抚焉。次命审规为上介，俾左右焉。又命虞仲、戎、向、会等为庶寮，俾咨度焉。进言者，谓文昌贤而审规辈才，以才佐贤，蜀必理矣。辍三署吏，赞丞相府，假宪官职，加台郎暨一命再命之服以遣之。其于张大光荣，与四方征镇之宾寮不侔矣。尔等苟佐吾丞相以善政闻，使吾无一方之忧，吾宁久遗汝于诸侯乎？尔其勉之！可依前件。

魏博军将吕晃等从弘正到镇州，各加御史大夫、宾客等制

敕：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将军旗鼓，移镇于成德军。而晃已下四十有一人，实从魏来。或驱或殿，被坚执锐，可谓有劳。宜以官坊之寮，宪府之职，随其名秩，序而宠之。可依前件。

张平叔可户部侍郎判度支制

敕：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劳而后受赏，或先加宠而后（贵）〔责〕功；盖宜便有后先，（明）〔时〕事有缓急故耳，朝议大夫、守鸿胪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平叔，国之材臣也。计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会逾月，纲条甚张。况师旅未息，调食方急，倚成取济，非尔而谁？故自大鸿胪换居人部。造膝而授，不时而迁，其要无他，是欲急吾事而望倚尔功也。公卿以降，群有司盈庭。然问曰：与吾坐而决事，丞相已下，不过四五，而主计之臣在焉。非智能则事不可成，非谅直则吾难近。噫！职局之外，得不思称官望而厌我心乎？可守尚书户部侍郎、判度支，散官、勋、赐如故。

李虞仲可兵部员外郎，崔戎可户部员外郎制

敕：剑南西川节度判官、朝散大夫、检校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兼侍御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虞仲，西川观察判官、朝议郎、检校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云骑尉、赐绯鱼袋崔戎等：去年春，朕忧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钺镇抚之。次选郎吏有才实如虞仲辈者，往赞理之。故其制云：“苟佐吾丞相以善政闻，宁久遗汝于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人矣，是汝辈职修事举，而奉吾诏书甚谨也。前言在耳，安可弭忘？并命为郎，主吾信赏。虞仲可行尚书兵部员外郎，戎可尚书户部员外郎，散官、勋如故。

朱僧孺可户部侍郎制

敕：户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田户之图，生齿之众，赋役货币之政令；以待国用，以质岁成。元和以还，日益宠重。善其职者，多登大任；中兹选者，莫匪正人。谁其称之？我有邦彦。朝议郎、守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朱僧孺：自举贤良，践台阁，秉润色笔，提纠缪纲；而书命无繁词，决事无留狱，受宠有忧色，纳忠多苦言。朕心知之，何用不可？夫以人曹之重如彼，僧孺之贤若此：俾居是职，不亦宜乎？可守尚书户部侍郎，散官、勋如故。

庾承宣可尚书右丞制

敕：朝议大夫、守尚书刑部侍郎、骁骑尉庾承宣：昔我太宗文皇帝尝谓，尚书丞百职纲维，事一失中，则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胄、魏征及杜正伦、刘洎辈，继领是职，分居左右，官修事理，人到于今称之。故吾前命崔从持左纲，今命承宣操右辖：众口籍籍，颇为得人。况承宣端谅勤敏，周知典故，必能为我纽有条之纲，柅妄动之轮。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弹御史，会政决要，扶树理本；无俾戴、魏、刘、杜专美于贞观中。可守尚书右丞，散官、勋如故。

张聿可衢州刺史制

敕：中散大夫、行尚书工部员外郎、上柱国、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聿：内外庶官，同归共理。牧守之任，最亲吾人。盖驰张举措由其心，赏罚威福悬其手。若一日失其职，一郡非其人，而未达于朝听之〔闻〕〔间〕，为害已甚矣。选授之际，得不慎也！以尔聿，前领建溪有理行；次临潞郡著能名，用尔所长，副吾所急。宜辍郎署，往颁诏条。来暮之声，伫入吾耳。可使持节衢州刺史，散官、勋如故。

辛丘度可工部员外郎，李石 可左补阙，李仍叔可右补阙，三人同制

敕：朝散大夫、右补阙、内供奉、飞骑尉辛丘度等：朕诏丞相求方略忠说之士，置于左右。而播等以石暨仍叔应诏。言其为人厚实誓直，尝以文行谋画，从容于幕府之间。临事敢言，当官能守，可使束带，同升诸朝。又言：丘度介洁静专，不交势利，宜加推奖，以劝其徒。况久次者转迁，后来者登进，皆适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魏博军将薛之纵等十四人各授官爵制

敕：薛之纵等：去年冬授愬钺，俾自徐镇潞，而愬与其麾下同德，食不求饱，席不暇暖，节镇殿定，一如所委。此诚愬之忠略，然所赖之纵等焦心戮力，同济厥功。而颁赏已

逾时，秩宜加等。我有爵禄，分而命之，知吾不遗细大之功。可依前件。

裴度、李夷简、王播、郑綰、 杨于陵等各赐爵，并回授爵制

敕：《礼》云：“臣下竭力尽忠以立功于国者，必报之以爵禄。”此言上之不虚取于下也。而司空度等，咸以忠力作股肱心膂之臣，大节大劳，书在甲令。然则功如是，忠如是，高爵重秩，予何爱焉？故能统御之初，先行信赏，诏主爵者合为奏书，或加宠进封，或延恩任子，次勤第品，咸按旧章，行乎敬之，无忝予一人之嘉命。可依前件。

郑馀庆、杨同悬等十人亡母追赠郡国夫人制

敕：郑馀庆亡母某氏等：夫德不旌，则劝善之典缺矣；亲不显，则扬名之道废矣。凡今公卿大夫，至于元士，济济然抱忠履信立吾朝者，皆圣善之教、燕翼之方所致也。自家刑国，有所从来。不大封崇，是忘报施。朕去年仲月统御之初，发号推恩，先降是命，岂直光前慰后而已哉？亦欲使天下为母者闻，庶几乎善统其家，慈训其子，厚人伦而美教化也。可不务乎？

李寘授咸阳令制

敕：某官李寘：近者西夷犯塞，诏诸将出师。司计臣俊言寘有应辩才，可司馈饷。故自京府掾假台郎宪职以命之。属寇遁师旋，未展其用，况在公族，推有器干。今授铜印，俾宰咸阳。夫庶官之任为急。西郊咫尺，伫尔能声。可京兆府咸阳县令。

刘纵授秘书郎制

敕：某官刘纵：徒步诣阙，上献封章。又自叙其先臣陈、许间事，皆历历可听。公侯子弟，多溺于骄邪，尔能读书学文，自可嘉奖。图籍之府，命尔为郎。岂唯振滞求能，且不欲使勋劳之后，栖栖于尘土中。可秘书省秘书郎。

程群授坊州司马制

敕：程群尝从事于镇、冀之间，病免所职，垂老之岁，弃为穷人，依依无归，有足伤者。夫一夫不获，若纳诸隍，此圣王用心，推己及物。今宜与群禄食，使饱暖其身，亦犹晋君不能忘情于绛老也。往佐中部，尔其念哉！可坊州司马。

海州刺史王元辅加中丞制

敕：海州刺史王元辅：汉制二千石有政绩者，就中加命秩，不即改移，盖欲使更久于

官，而人安于化也。今元辅为郡，颇有理名；廉使上闻，奏课居最。宜加中宪，旌而宠焉。庶使与吾共理者，闻而知劝。可兼御史中丞。

杨潜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史，史备可濠州刺史制

敕：朝散大夫、守尚书金部郎中、上柱国杨潜，温厚静专，有端士之操。朝议大夫、前使持节吉州诸军事、吉州刺史、上柱国李繁，精强博敏，有才子之称。将仕郎、前使持节光州诸军事、守光州刺史、云骑尉史备，变通健决，有良吏之用。而能本于文学，辅以政事。为郎见其行，为郡闻其声。夫洋束梁之险，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要：三者皆名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俭教导，劳来安辑，膏雨吾土，襦袴吾人者乎？潜可使持节洋州诸军事、守洋州刺史，散官、勋如故。繁可使持节都督遂州诸军事、守遂州刺史。备可使持节濠州诸军事、守濠州刺史、充团练涡口、西城等〔事〕〔使〕。官、勋如故。

张洪、相里友略并山南东道判官，同制

敕：朝议郎、〔守〕〔行〕太常博士、上柱国张洪，前瀛〔漠〕〔莫〕等州都团练判官、朝议郎、侍御史内供奉、上柱国、赐绯鱼袋相里友略等：元翼以大节大忠，绰闻朝野，授钺开府，殿我汉南。而又求贤乞能，以自参贰。则其宾寮，宜有以称之。故求吾俊造之英，勋列之胄，达朝仪而练戎事者与焉。今以洪之知国礼，奉家声；以友略之富艺文，饱军旅，两中是选，合而命之。优秩宠章，无所爱惜。时无今古，代有忠贤，苟致吾元翼于羊、杜间，别有陟明之典在。洪可检校尚书职方员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东道节度判官，仍赐绯鱼袋，散官、勋如故。友略可检校尚书屯田员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东道观察判官，散官、勋如故。

姚成节右神策将军知军事制

敕：朝议郎、前使持节成州诸军事、守成州刺史、充本州守捉使、赐紫金鱼袋姚成节：尝为天平军裨将。当刘悟之立忠勋也，谋成事集，尔有助焉。虽授一城，未足酬奖。况闻信厚勤恪，宜于爪牙肘腋间居之。昔汉文帝以宋昌忠劳，擢拜将军，掌宿卫；今吾用汝，犹前志也。环拱之职，得不勉欤？可致果校尉、守右神策将军知军事，赐如故。

高〔钱〕〔钺〕等一十人亡母郑氏等赠太君制

敕：起居郎高钱亡母荥阳郡太君郑氏等：予有侍臣，咸士之秀者，或左右以书吾言动，前后以补吾阙遗。森然在庭，各举其职。爰思乃教，知所从来。岂非善禀于亲，行成于内，徙邻断织，训使然耶？不追封邑之荣，曷显统家之庆？可依前件。

柳公绰可吏部侍郎制

敕：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绰：长吏数易，为害甚多。邇来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软弱而奸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绰乎？细大必躬亲，刚柔不吐茹。甚称厥职，惜而不迁。然智者常忧，忠者常劳，亦非吾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书六职，天官首之，辩论官材，澄汰流品。比诸内史，选妙秩清。询众用能，无易公绰。尔宜饰躬承命，以裴、王、崔、毛为心。苟副吾言，用称乃职，而今而后，亦何往而不适哉？可尚书吏部侍郎。

孔 可右散骑常侍制

敕：昔齐桓公心体懈怠，则隰朋侍；汉武帝亲重儒术，则刘向从。今之常侍，是其选矣。称其任者，唯正人乎？吏部侍郎孔戣，言行谨直，风操端庄，肃然礼容，清庙之器。始自筮仕，迄于天官。虚舟为心，利刃在手。全才具美，时论多之。可使珥貂，立吾左右。从容侍从，以备顾问。隰朋、刘向岂远乎哉？可右散骑常侍。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敕：尚书司门郎中王公亮：茂于学，精于文。文学之外，有析毫剡钟之用。自佐戎律，领郡符，持宪为郎，皆称厥职。吾前命刘遵古、张平叔为商州刺史，继有善政，人用安。今尔代之，守而勿失。况商土瘠，商人贫，可以静理而阜安，不宜改张而趋数。以尔精敏，当自得中。可商州刺史。

韦觐可给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诰，同制

敕：职之要，莫先乎驳正；文之选，莫难于司言。将使朝纲有条，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节苏州诸军事、守苏州刺史、上骑都尉韦觐，精微专直，通乎事典，可使平奏议而坐左曹。朝散大夫、尚书礼部郎中、上柱国庾敬休，温裕端明，饰以辞藻，可使书诰命而专右席。而轮辕凿枘，各适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官应列宿，选任倚注，非不荣重。然吾左右前后，方求正人。如觐、敬休，不宜疏远，亦犹有声之玉，无颡之珠，不置于佩服掌握之间，皆非其所也。宜自敬谨，无忝吾言。觐可行给事中，散官、勋如故。敬休可尚书兵部郎中、知制诰，散官、勋如故。

卷三十二

中书制诰二 旧体 三十道

李愬赠太尉制

敕：故特进、行太子少保、上柱国、凉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伍伯户李愬：在建中岁，泚贼叛换，惟太师晟，实仗大顺，翦而瀦之。在元和朝，蔡寇充斥，惟尔愬，实奋奇策，虜而戮之。父子之功，书于甲令，俱为第一，焯焯当时。矧尔一登将坛，六换铁钺；坐论岩廊之道，卧理保傅之事：方深倚望，奄忽沦谢。是用当食累叹，视朝三辍。岂不以爪牙之威缺于外，股肱之痛轸于中者乎？而吊奠之命，赠赙之数，虽加常等，未表殊恩。宜以太尉之秩赠，上公之褒敛，俾尔被哀荣，服忠孝，从先太师于九原也。不其盛欤！呜呼！美终必复，礼无不答。昔尔之勤劳如彼，今吾之宠饰如此，君臣报施，可谓两臻其极焉！尔灵有知，钦我追命！可赠太尉；仍令所司，备礼册命。赐绢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委度支送。

田布赠右仆射制

敕：朕闻古之臣子，有忍死效节为忠者，有不伤发肤、全归为孝者，有不顾性命、引决为忠者；但问所操所蹈何如耳，岂系去就生死之间耶？噫！今有重义如泰山，轻生如鸿毛，死而不朽者；安得不褒扬宠饰，使天下闻之，所以劝孝心，激忠肠，然后薄者敦，懦者立，幸生者耻格也。故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起复宁远将军、守右金吾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田布：其父太尉，甚贤此子，镇阳之乱，弘正殁焉。而布枕戈尝胆，誓报冤耻。故吾以大将军之旗鼓铁钺，先臣之土壤士卒，尽用委付，亲加勉谕；人鬼之愤，期一泄而甘心焉。既而激发魏师，出疆临敌，事有不得已者，布亦未如之何。卒至于剖心自明，遗疏自列，谢君于天上，报父于地下：可谓田氏有孝子，国家有烈臣。则吾之知臣，弘正之知子，明矣！耸动人听，蠹伤我怀。故废临朝，（可）〔所〕以示哀也；加礼命，所以示荣也；哀荣恩礼，至则至矣！呜呼！曾未足以显尔之节，不厌吾之心乎！可赠尚书右仆射，赠布帛三百段。米粟二千石，委度支逐便支遣。

韦贯之可工部尚书制

敕：河南尹韦贯之：善驭者齐六辔，善理者正六官，六官成则百事举。故吾选贤任旧，以次第补之。而六卿材吾已得五，阙一不可，待汝而成。贯之以正行明诚，为先朝辅。始以直进，终以直退；道有消长，德无缁磷。及帅湘潭，尹河洛，而廉平清壹之政，继闻于京师。名简吾心，善入吾耳；宜置朝右，以之厚时风。况今之尚书，汉公卿也，言动可否，属人耳目焉；固不专率四属，程百工，备位于冬官而已。可工部尚书。

太子詹事刘元鼎可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充西蕃盟会 使，右司郎中刘师老可守本官、充盟会副使，通事舍人、 太仆丞李武可守本官兼监察御史、充盟会判官，三人同制

敕：太子詹事刘元鼎等：夫选可任而任之，则用无不适；择可劳而劳之，则事无不成。盖君使臣、臣事君之大端也。属西夷乞盟，求可以莅之者；历选多士，吾得三人。今以元鼎之博通，师老之诚谅，武之恭敏；合而为用，不亦可乎？尔宜临之以庄，示之以信；仪形辞气，皆有可观。必能率服彼戎，不独益敬吾使。法卿、宪秩，宠之以遣。可依前件。

许季同可秘书监制

敕：大理卿许季同：国朝已来，有刘德威、张文瓘、唐临为大理卿，有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则设官之重，得贤之盛，人到于今称之。今季同以明慎钦恤理刑狱，以文学博雅长图籍；由廷尉而长秘府，论者荣之。宜自重其官，自远其道；又思与刘、张、唐、魏、虞、颜为比，不亦自多乎？可秘书监。

张元夫可礼部员外郎制

敕：殿中侍御史张元夫：官有秩清而选妙者，其仪曹员外郎之谓乎？凡殿内御史，虽文才秀出，功课高等者，满岁而授，犹曰美迁。有如元夫，连膺二选，历彼践此，（迁）〔金〕以为宜。况怒飞青冥，翔集禁陛，由兹去者，十八九焉。汝知之乎？思有以称。可尚书礼部员外郎。

杨嗣复可库部郎中知制造制

敕：权知兵部郎中杨嗣复：朕闻前代制造，中书令、侍郎、舍人通掌之。国朝已来，或以他官兼领，惟其人是用，不限于资秩职署焉。予以为然，多由是选。前所命者，时称得人。研实核名，次第及汝。汝嗣复根于义训，播为令器。文焕发而才秀出，不当汨没于郎吏间。况贞元中汝父为中书舍人，甚称厥职；今使汝继书吾命，成一家言。堂构国华，在

于此举。尔宜兢兢祗励，无限其名。可库部郎中知制诰。

张平叔可京兆少尹知府事制

敕：商州刺史张平叔：为人廉直，为政简惠，前后历〔府〕掾、邑宰、郡守，而去思来暮之谣，继闻于人听焉。及副盐铁官，刺商洛部，会课报政，亦甲于他官。自贞元已来，用三科取士，奉“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诏，而得其名有其实者，几何人哉？平叔居其一也。能效若是，何用不臧？故事：内史缺未补间，亚尹得行大京兆事，试可而即真者，往往有之。故其选任，日益难重。尔宜称所举，慎厥职，无堕大以勤小，无急弱以缓强。夕念朝行，遵吾约束。可京兆少尹知府事。

康日华赠坊州刺史制

敕：汉令：军中士有不幸死者，得以官敛传送；若是而已，犹四方归心焉。矧吾褒赠以荣之，惻隐以将之，显其忠，抚其后；亦所以激生者节，岂独慰逝者魂乎？左神策军赴行营正将、试太常卿康日华：领王师，死王事。军书置奏，朕甚悼焉。可赠坊州刺史。

张籍可水部员外郎制

敕：登仕郎守国子博士张籍：文教兴则儒行显，王泽流则歌诗作。若上以张教流泽为意，则服儒业诗者，宜稍进之。顷籍自校秘文而训国胄，今又覆名揣称，以水曹郎处焉。前年已来，凡历文雅之选三矣，然人皆以尔为宜。岂非笃于学，敏于行，而贞退之道胜也？与之宠名者，可以奖夫不汲汲于时者。可守尚书水部员外郎，散官、勋如故。

何士癯可河南县令制

敕：汉朝郎官出宰百里，故今京邑令缺，多命尚书郎补焉。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郎何士癯：慎检和易，介然有常，守而勿失，可使从政。然能佩弦以自导，带星以自勤；则缓急劳逸之间，必使适宜而会理矣。以尔舒退，故吾进之。可守河南县令，散官如故。

崔植一子官回授侄某制

敕：丞相植：典职枢务，亦既逾岁；而能明我目，达我聪，左右我躬，以底于道。况属郊祀，摄赞大仪，宠锡之间，植宜加等。而念其犹子，乞用推恩；既叶旧章，允膺新命。其侄某可某官。

王起赐勋制

敕：中书舍人王起等：朕临驭之始，庆赏遂行。卿士大夫，递加勋秩。自武骑尉以上，

十有二转，自起已下，十有四人：咸赐以勋，举书于籍。可依前件。

萧俛除吏部尚书制

敕：古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季代已还，鲜由兹道。先皇帝创于是，故在位十五载，凡解相印者殆二十人，多宠为大僚，或付以兵柄。矧予小子，宜有加焉。而辅弼之臣，尝经一日造吾膝，沃吾心，则思与之始终，厚伸恩礼；不唯劝感来者，且不敢失坠先志也。尚书右仆射萧俛：忠肃孝敬，佐吾为理，以勤事国，以疾退身，本末初终，不失其道。既免枢务，倚为右揆，加恩超等，复吾前言。而俛继上让章，至于三四。敦谕烦切，陈乞弥坚。是用正命为选部尚书，而冠六卿，统百职。尚可以表吾宠重，亦所以成尔谦光。尔宜钦厥止，慎厥终，无忝我褒扬之命。可吏部尚书。

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

敕：温尧卿等：今之俊，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庭；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荆门、景域，南北大府。而尧卿等或已参军要，或方受兵书，各命以官，分试其事。名秩章绶，分而宠之。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苟自强不息，亦何远而不届哉？可依前件。

神策军及诸道将士某等一千九百人各赐上柱国勋制

敕：古之善为国者，劳不忘而赏不滥。有赏一人而为僭者，有千百人而不为费者；其要在当否而已，不系于众寡也。朕自统御以来，忽忽有念，念天下材力之将，勇敢之士，进有征讨之苦，退有守捍之勤。藏之中心，何尝暂忘？而亟因大庆，思洽普恩。某等若干人咸进勋级，并可上柱国。

李彤授检校工部郎中，充郑滑节度副使；王源中授 检校刑部员外郎，充观察判官，各兼侍御史、赐绯、紫制

敕：万年令李彤、侍御史王源中等：舜以五长绥四国，若今之节制也。周（二）〔以〕十联率诸侯，若今之廉察也。国家合为一柄，付有功诸侯，故其陪臣选任益重。或辍朝籍、授简书者，往往而有。况承元有大忠于国，受重任于外。使其承上莅下，敬始善终，实在庶僚，叶力以济。今以彤宰京邑有理剧之用，如水在器，挠之不浊。以源中立宪府，有纠正之能，如刃发硎，割之无滞。一可以倅戎事，一可以佐轺车。二职交修，在此一举。台郎宪吏，金印银章，加乎尔身，无忝我命！可依前件。

柳公绰父子温赠尚书右仆射，窦侔父叔向赠工部尚书，薛伯高父恽赠尚书司封郎中，元宗简父锯赠尚书刑部侍郎，皇甫镈父愉赠尚书右仆射，韦文恪父渐赠太子少保，王正雅父翊赠太子太师，范季睦父彦赠礼部郎中，八人亡父同制

敕：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向无显扬褒赠之事，则何以旌先臣德，慰后嗣心乎？故朕每施大恩，行大庆，而哀荣之命，未尝阙焉。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护军、河东县开国子柳公绰父温等，咸有令子，集于中朝。资父事君，移忠自孝。本于严训，酬以宠名；赐命追荣，各高其等。呜呼！存者不匮，往者有知，斯可以载扬兰陔之光，辍风树之叹耳！可依前件。

李宗何可渭南令，李瘳可京兆府户曹制

敕：李宗何等：夫纲一提则群目举，源一澄则众流清。故朝廷命官师，选僚属，亦得其人矣。按内史公绰奏：宗何学古修己，练达理道，乃乞为旬县令。玕励节徇公，通详典故，乞为天府掾。况渭阴封圻之守邑，〔祠〕〔户〕曹赋籍之要司；位虽未高，职亦不细。宜乎以三语自试，以一同自效。无俾尔长貽失举之责焉。可依前件。

兵部郎中知制诰冯宿，侍御史裴注， 义武军行军司马、御史中丞萧藉，饶州刺史 齐照，邓州刺史浑瑊，并可朝散大夫，同制

敕：某官冯宿等：凡品〔法〕〔秩〕之制有九，自五而上，谓之贵阶。而宿司吾言，注持吾宪，籍、照以降，皆著勤由朝议郎一进而及此。此之所以为贵者，荫及子，命及妻；岂唯腰白金，服赤芾，从大夫之后而已？宠数既重，思有以称之。并可朝散大夫。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盐铁推官、监察御史里行高谐， 河东节度参谋兼监察御史崔植，并可监察御史，三人同制

敕：某官王申伯：学优行茂，饰以词藻，执礼定义，多得其中。某官高谐，温庄洁白，不交势利。某官崔植，外和内直，通知政典。在伦辈内，而人皆谓之滞淹。唯是二三子之才，吾得于御史中丞僧儒。御史，吾耳目官也，非清明劲正不泥不挠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纪律，广吾之聪明焉？并命同升，无忝是举。可依前件。

温造可起居舍人，充镇州四面宣慰使制

敕：殿中侍御史温造：尝纠天府，不旷官；驰轺车，不辱命。况为人外和内决，以兼济为心，拔居殿中，以备时使。会吾忧两河间事，求可谕朝旨，慰人心者使焉。揆效酌能，汝中吾选。故不待满岁，擢为右史。出则衔吾命，入则记吾言。奖任不轻，思有所立。可依前件。

高芳颖等四人各赠刺史制

敕：故某官高芳颖等：昔文王葬枯骨之无知也，但恻隐之心，不忍弃也，故天下皆归仁焉。况捐躯之魂，死节之骨，见危并命，朕甚〔闷〕〔悯〕之！深州故十将高某等四人，皆从战阵，连歿王事，褒赠之数，宜其有加。并命追荣，以光地下。可依前件。

崔咸可洛阳县令制

敕：度支员外郎崔咸：汉以四科辟士，求多略不惑、强明决断者，任三辅令。故今四京令缺，亦择尚书郎有才理者补之。而咸在郎署中，推为利用；加以词学，缘饰吏能，操割洛阳，必有馀刃。然宰大邑，如烹小鲜。人扰则疲，鱼扰则馁。宽猛吐茹，其鉴于兹。可洛阳令。

周愿可衡州刺史，尉迟锐可汉州刺史， 薛鯤可河中少尹；三人同制

敕：前复州刺史周愿等：夫劳者之思休息，病者之思救疗，人之本情也。今兵戈甫定，物力未丰，如闻湘、衡、〔也〕〔巴〕、汉之间，人〔有〕〔犹〕疲困，宜择良二千石，俾休息而救疗之。而愿、锐、鯤等，前以符竹，分领三郡，皆有善政，达于朝廷，举课考能，无愧是选。息劳救病，其有望于汝乎？河中吾之股肱郡也，贰尹职而佐府事者，亦在得人，命鯤处之，无荒厥职。可依前件。

杨景复可检校膳部员外郎、郢州观察判官， 李缓可监察御史、天平军判官，卢载可协律郎、天平军 巡官，独孤泾可监察御史、寿州团练副使，马植可试校 书郎、泾原掌书记，程昔范可试正字、泾原判官，六人同制

敕：某官杨景复等：士子不患无位，患己不立。苟有所立，人必知之。惟尔等六人，蕴才业文，咸士之秀者。果为贤侯交辟，俾朕得闻其姓名。是用各进其秩，分授以职。若修饰不已、筹谋有闻，则鸿渐之资、当从此始。而景复稟训祗命，颇著令称。故因满岁，特

假台郎。古者公臣之良，入补王职，朝奖非远，尔其勉之！可依前件。

前庐州刺史殷祐可郑州刺史制

敕：某官殷祐：夫吏宽信则人人不偷，吏廉明则人人尽力。吾观祐之为政，其近之乎？前守庐江，能率是道，岁会课第，甲于他州；俾精前功，且伫来效，宜换符竹，移牧郑人。在春秋时，郑为侯国，武公善于其职，子产遗爱于人。人无古今，更有能否，听吾用汝，汝其嗣之。可郑州刺史。

李德（循）〔修〕除膳部员外郎制

敕：尚书左士郎自奏议弥纶外，凡邦之牲豆之品，醴膳之数，实纠理之。命文昌长佐春官卿，以朝散大夫、守秘书丞、上柱国李德（循）〔修〕，籍训于台庭，业官于书府，揆才考第，得补为郎。司膳缺员，尔宜专掌。可尚书膳部员外郎，餘如故。

张正甫可同州刺史制

敕：冯翊，吾左辅也，分理浩（壤）〔穰〕，率先风化。故其选任，次内史一等，而冠四方岳牧之首焉。宜求吏课高、位望重者，分部共理，以夹辅京师。尚书右丞、赐紫金鱼袋张正甫：自登台阁，为人说直，物论时望，敬而重之。及领藩部，为政宽简，将吏黎庶，信而爱之。所谓朝庭正臣，郡国良吏，常有惠政，加于是邦，迨兹五年，去思犹在。故辍台辖，再委郡符。宜敬服新命，增修旧政，俾吏畏如夏日，人归如流水，慎于终始，典于厥官。可持节同州诸军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散官、勋如故。

崔瑄可职方郎中、侍御史知杂制

敕：近岁已来，副相多缺，朝纲国纪，专委中宪。而侍御史一人，得总台事，以左右之。今御史中丞德裕，以中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上柱国崔瑄守文无害，莅事惟精，在郎署中，推有才理。奏补是职，请观其能。因而可之，仍加宠秩。操执举措，尔无自轻。可行尚书职方郎中兼侍御史知杂，散官、勋如故。

卷三十三

中书制诰三 旧体 二十八道

册新回鹘可汗文

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四月（景寅）〔丁卯〕朔，二十一日（景戌）〔丁亥〕，皇帝若曰：唐有天下，垂二百载，列圣垂拱，八荒即叙。舟车之所及，日月之所照，威绥仁董，罔不响化。惟北之气，积厚而灵；灵发象生，生为豪杰，义信武烈，代为名王。南西东方，亦有君长，较雄斗智，莫之与京。国朝已来，浸渍风泽，或效功伐，或申婚媾，同和协比，以托于今。今朕不德，祇嗣大统，推义布信，以初为常。矧乎柔远申恩，睦邻展礼，兹惟旧典，垂自祖宗。虔奉恭行，安敢失坠？

咨尔九姓回鹘君登里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地生奇特，天赐勇智，英姿所莅，雄略所加，诸戎杂虏，爱畏柔服。风靡山立，清宁一方。宜人有土，受天百禄，时推代嗣，实来告予。曰予一人，实邻册命。是用遣使朝议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少府监、御史大夫、云骑尉、赐紫金鱼袋裴通，副使朝议大夫、守少府少监、兼御史中丞、袭魏国公、食邑三千户、赐紫金鱼袋贾磷等，持节备物，册为登里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於戏！善必有邻，德无不答。此崇恩礼，则彼竭信诚，克保大义，永藩中夏。昭昭天地，实闻斯言。

册回鹘可汗加号文

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之强，代有君长，作殿玄朔，宾于皇唐。粤我祖宗，锡乃婚媾，五圣六纪，二邦一家。此无北伐之师，彼无南牧之马。兵匣锋刃，使长子孙，叶德保和，以至今日。咨尔回鹘君登里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义智忠肃，武决勇健，天之所授，时而后生。故东渐海夷，西亘山狄，惠宁威制，鳞帖草偃。声有闻于天下，气无敌于荒外。而能事大图远，纳忠贡诚。请仍旧姻，誓嗣前好。朕惟睦邻是务，柔远为心。既降和亲之命，遂申饰配之礼。礼物大备，宠章有加。喜动阴山，光增昴宿。夫以回鹘雄杰如彼，庆荣若此，虽自贵曰天骄子，未称其盛；虽自尊曰天可汗，未称其美，宜赐嘉号，以大夸将来。今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等，持节加册为信义勇智雄重贵寿天亲可汗。於戏！厘降展亲，大德也。进册加号，大名也。宜乎思大德，称大名，懋哉始终，钦若唐之休命！

韦绶从右丞授礼部尚书，薛放从工部侍郎授刑部侍郎，丁公著从给事中授工部侍郎，三人同制

敕：尚书右丞韦绶等：朕在东宫时，先皇帝垂慈圣之德，念予冲蒙，选端士通儒，使讲贯今古。自礼乐刑政，暨君臣父子之道，博我约我，日就月将。俾予今不至墙面，克荷丕训，大扬耿光，实绶、放、公著之力也。故朕嗣位未逾时月，或自郡邸，或自省署，征擢宠用为丞郎给事。官虽超拜，职亦俱举。师道光而心愈让，人爵贵而心益恭。宜更褒升，重酬辅导。以绶精粹辨博，有先儒之风，可作秩宗。以放端明慎重，行君子之道，可居宪部。以公著检敬规度，得有司之体，可〔二〕〔貳〕冬官。於戏！贞百工，平五刑，典三礼，皆重任清秩，予无爱焉。盖欲表二三子道不虚行，而明予一人德无不报也。绶可礼部尚书，放可刑部侍郎，公著可工部侍郎，馀并如故。

李谅除泗州刺史兼团练使、当道兵马留后兼侍御史、赐紫金鱼袋，张愉可岳州刺史，同制

敕：扼淮压湘之列城，曰泗与岳。舟车会焉，军戎屯焉。是二郡守，〔则〕〔不〕易为政。先是分领者多会有〔政〕〔故〕，岁时罢去，长吏数易，人必重困，宜择良二千石救而养之。以谅自澄城长谄尚书郎，中间又再为州牧，三宰剧县，皆苦心恤隐，煦妪及物，操刃决滞，晬〔曙〕〔曙〕有声。而愉亦学古入仕，甚自修饰，河西有政，次于谅焉。故命愉守岳；命谅守泗，仍以戎职，留事、宪简、章绶，一加之于谅，谅其听之哉！异日吾将以重官剧职处尔，尔安得不副吾所急，用尔所长，更宜以难理之郡自试尔！各依前件。

裴廙授殿中侍御史制

敕：某官裴廙：贞观初，张行成为殿中侍御史，纠劾巡察，时以为能。朕思弘贞观之风，故选御史府官，亦先其精敏〔则〕〔刚〕正者，以尔廙，动循道理，语必信直，励其志节，有类行成；因授厥官，无忝吾举。可殿中侍御史。

裴通除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充回鹘吊祭册立使制

敕：《语》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况驰癸轩，奉玺书，称天子之使以耀焜绝域者，岂容易其选哉？少府监裴通，温敬忠实，加之谨敏，有言语可任以专对，有辩识可委以便宜。属北方君长来告代嗣，求可以将命展礼，申吾哀荣之恩者，其任不细，颇难其人。择臣者君，而通可使。命为副丞相而加金貂之贵，授册与节，临轩遣之。庶乎远而有光华，且欲使绝俗殊邻，益敬吾使也。可依前件。

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

敕：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吾精求雄文达识之士，掌密命，立内庭；甚难其人，尔中吾选。尚书祠部郎中、知制诰、赐绯鱼袋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员外，试知制诰；而能芟繁词，铲弊句，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引之而成纶綍，垂之而为典训。凡秉笔者，莫敢与汝争能。是用命尔为中书舍人，以司诏令。尝因暇日，前席与语，语及时政，甚开朕心。是用命尔为翰林学士，以备访问。仍以章绶，宠荣其身。一日之中，三加新命。尔宜率素履，思永图，敬终如初，足以报我。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

孔 授尚书左丞制

敕：汉诏丞相岁举质直忠厚逊让者。盖所以急贤俊，扶政教，厚风俗也。然则退藏疏贱之士，苟有一善，尚搜而扬之。况任久位崇，才全望重，而不致于急官要职者，安可以纪纲庶政，而羽仪朝〔庭〕〔廷〕焉？正议大夫，守右散骑常侍、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孔戣：自十年来，历中台、左曹、国庠、卿寺，洎藩守、近侍之职，各于其任，皆有可称。矧又贞白端庄，淡然自立，进无矜满之色，居无惶替之容。求之周行，不可多得。若戣者，宜尚扶政教、厚风俗之选也。尚书丞掌决百事，枢辖六曹。晋魏已还，右卑于左。惟有立者可以纠吏，惟无〔暇〕〔瑕〕者可以律人，无以易戣，往恭乃位。可尚书左丞，散官、勋、赐如故。

授柳杰等四人官，充郑滑节度推、巡制

敕：试太子司议郎柳杰等：古者公府得自选吏属，今仍古制，亦命领征镇者必先礼聘，而后升闻。矧郑滑帅丞元，输忠仗顺，炳焉有大节于国。奉上莅下，实藉僚以察左右之。而杰等或缘饰词华，或贮蓄才行，揣摩思诚，以待己知。宜展筹谋，用光慰荐。杰可〔谋〕〔某〕官、充郑滑节度推官、〔巡官等〕。

韩愈等二十九人亡母追赠国、郡太夫人制

敕：王者有褒赠之典，所以旌往而劝来也。其有淑顺之德，标表母仪者；圣善之训，照烛子道者。又有名高秩尊，禄养之不逮者；霜降露濡，孝思之罔极者。非是典也，则何以显其教而慰其心焉？国子祭酒韩愈母某氏等，蕴德累行，积中发外，归于华族，生此哲人。为我荅臣，率由兹训。教有所自，恩不可忘。是用启郡、国之封，极哀荣之饰。呜呼！歿而无知则已；苟有知者，则显扬之孝，追宠之荣，可以达昊天而贯幽寥矣。往者来者，监予心焉。可依前件。

授骆峻太子司议郎、梧州刺史、赐绯鱼袋，兼改名玄休制

敕：某官骆峻：桂林守土臣式方言：梧为要郡，兵后人因，乞廉贞吏以抚之。又言：峻守道抱器，可以起用。朕方思良吏，以活元元，适副所求，即可其奏。（官）〔官〕僚郡印，命服嘉名，四者与之，足为优异。峻宜副所举，慎所为；无以滋章为聪明，无以鹵莽为高简。勉率中道，往安梧人。可梧州刺史。

刘总弟约等五人并除刺史、赐紫，男及侄六人除赞善、洗马、卫佐、赐绯，同制

敕：某官刘约等：惟尔先父太师济，经武秉哲，为国元臣，镇阳之役，实殁王事。茂勋大节，书于旗常。惟尔兄司空总，象贤纂戎，以续名业，纳忠于王室，振耀其家声。而尔约等亦能禀守其风，忠恭孝友。念其义方〔之〕训而不堕，居贵介之地而不骄。况兼器能，皆可任用。授郡符而加命服者五，升朝序而佐环卫者六。朱轡紫绶，焕赫相望。勋德之家，于斯为盛。呜呼！昔武子有遗爱，晋人怜其子；赵季有笃行，汉朝宠其弟。今以济之仗顺积善，宜钟庆于子孙；以总之输忠立爱，可延赏于弟侄。多与爵禄，予无惜焉。欲使天下知尔父兄忠顺之若彼，而国家报施之如此。可依前件。

王元辅可左羽林卫将军、知军事制

敕：国家设十二卫，犹汉之有南北军。而左右羽林，尤称亲重。自诸卫而移镇者，谓之美迁。左神武将军王元辅，生勋伐之家，通〔吏〕理之事。佐戎临郡，率著能名。以掌勾陈而护建章，备巡警而严羽卫，大将军事，假而行之。宜励初终，副兹宠任。可依前件。

尚书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丁公著可检校左散骑常侍、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制

敕：古者通守守土，刺使按部，从宜务简，今则合之。故任日崇而选日重；非廉平简直，兼恺悌之德者，曾不足中吾选焉。某官丁公著，尝以学行礼法，诲予一人。报德图劳，连加宠擢。起曹书殿，兼而委之；二职增修，三命益敬。朕以浙河之左，抵于海隅，全越奥区，延袤千里，宜得良帅，俾之澄清。往分吾忧，无出尔石。假左貂而帖中宪，操郡印而握兵符。勉哉是行！伫闻报政。可依前件。

郑綰可吏部尚书制

敕：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诸卿首。非位望崇盛者，不可以处之。而朕即位已来，凡命故相领者三矣。迨此而四，可不重乎！东都留守、防御使、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荥阳县开国公郑綰：有郅吉之宽裕，子产之恭惠，合而为用，藩辅四朝。故

事遗爱，留于官次。国之都府，半在东周。委以保厘，人安吏肃。重烦耆德，人领冢卿。昔魏用崔琰、毛玠典吏曹，一时之士，以廉节自励。国朝以宋景、李 掌选部，亦能遏绝讹伪，振张纪纲。官无古今，得人则理。吾言及此，欲尔继之。可吏部尚书。

重授李晟通事舍人制

敕：李晟：昔管仲云：“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今之通事舍人，近此选也。而晟常中此选，善于其职。故相导通奏之节，宣扬拜起之仪，引而赞之，不闻失礼。既终丧纪，宜服官常。可使束带曳裾，为吾谒者。可通事舍人。

徐登授醴泉令制

敕：徐登：京兆尹言登前为泾阳令，清廉简直，奉法爱人，请补醴泉，再考其绩。昔子路理蒲，仲尼诲曰：“爱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断，可以抑奸。”今醴泉人与蒲相类，宜用此道往训养之。岁时之间，期于报政。可醴泉县令。

王汶加朝散大夫、授左赞善大夫致仕制

敕：王汶，善修其身，为时良士；善训其子，为国宪臣。况以时制之年，知终请老，不加优秩，何厚吾风？礼：大夫七十而致仕。故吾以朝散、赞善二大夫之爵加乎尔身。惟秩与年，两皆得礼。以兹退去，亦足为荣。可依前件。

元公度授华阴令制

敕：元公度：吾欲理化万方，故自近始。前授大宗正卹印绶，使牧华人。卹能副吾此心，选吏责课，言公度廉明有守，乞宰华阴。当道东西往来，先是为邑者，多饰厨传舍，奉宾客以沽名誉，而不亲吾人。尔能革之，足为良宰。敬长畏法，无慢乃官。可华阴县令。

唐州刺史韦彪授王府长史，杨归厚授唐州刺史，刘旻授雅州刺史制

敕：韦彪等：善官人者，先考其能，然〔后〕授以事。使轮辕凿〔柄〕〔柄〕，各适其用，则群职庶政，得以交修。今以彪宦久年高，勤于为政。俾从优逸，入补王宫。以归厚文行器能，辱在巴峡，励精为理，绩茂课高。区区万州，岂尽所用？且移大郡，稍展奇才。以旻早著戎功，通详吏事；西南物土，罔不周知。习俗从宜，宜守严道。分命以职，各用所长。庶乎咸修乃官，同底于理。可依前件。

郑綰、乌重胤、马总、刘悟、李佑、 田布、薛平等亡母追封国、郡太夫人制

敕：《经》曰：“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綰等学文武之道，以饰厥躬，可谓善立身矣。居将相之位，以光大其门，可谓能扬名矣。夫自家所以刑国，本立而后道生。必待我哀荣之恩，方成尔始终之孝。是用后封追号，各显乃亲。慰后光前，孝道备矣。可依前件。

奉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飞骑尉、 赐绯鱼袋卢商可剑南西川云南安抚判官、朝散大夫、 行开州开江县令，杨汝士可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充剑 南西川节度参谋，（四）〔二〕人同制

敕：剑南西川云南安抚判官、奉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飞骑尉、赐绯鱼袋卢商等：士之束发立身，为知己用也。无远迹，无逸劳，但问所务者何，从者谁耳。今蜀之帅，潞之长，皆勤于述职，妙于拣贤，多得其俊材，乐告以善道，故以参其选焉。或从事有劳，或即戎奔命；辍玄黄之著述，振铜墨之滞淹。以良士而赞贤侯，宜乎多成功而鲜败事矣。勉思所立，各服乃官。

李演赠太子少保制

敕：夫生立勋勤，下以忠事上也；殁加褒饰，上以义答下也。忠义臻其分，哀荣极其恩，而君臣之道全矣。故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卫上将军、御史大夫李演，忠信以为干，义勇以为器，郁成将材。故出长诸侯，入统七〔叶〕〔萃〕。拊循警卫，朕甚赖之。方深倚仗，遽此沦谢。兹予所以当宁兴念，废朝轸怀，闻鞞鼓而长太息者也。追崇之命，宜有加焉。可赠太子少保。

李谅授寿州刺史，薛公干授泗州刺史制

敕：泗州刺史李谅等：《诗》云：“恺悌君子，人之父母。”朕三复斯言，往往兴叹：安得循吏，俾父母吾人乎？吾前命谅为泗守，未即路，会寿守植卒，因改谅守寿，命公干守泗。谅之理课，前诏详矣。公干自尚书郎连领二郡，政平法一，甚便于人；加以有理戎之材，可付留事，故辍军保，仍宪秩而兼宠之。夫寿与泗，皆郡之大者也；谅与公干，皆二千石之良者也。以大郡委良吏，不亦宜乎？噫！谅无忘澄城之理；公干无替亳城之政，则恺悌之化，吾有望于二郡焉。谅可寿州刺史，公干可泗州刺史。

柳公绰罢盐铁守本官兵部侍郎制

敕：某官柳某：昔先皇帝知尔有材，元和已来，应用不暇。及领榷管漕运之务，属陵寝郊丘之礼，财给事集，时乃之功。宜有转移，以均劳逸。况闻牢笼无遗利，课督有常规。今诏刑部尚书播代之，亦令守而勿失。朕将兴理化，先务根本。凡百职事，悉归有司。惟兹夏官，实掌戎政。简稽调补，今方其时。司马贰卿，佐乎邦国，是尔本职，无忘增修。可守兵部侍郎。

崔元备、张惟素、郑覃、陆渥、韦弘景赐爵制

敕：崔元备等：礼尊重于复土，事莫大于慎终。使朕以孝敬之诚，获贡于先帝，实赖左右侍从之臣，服勤祗事，展四体而〔竭〕一心诚，俾予无悔。赏不敢忘，爵不敢爱。尔宜疏封服命而扬之。可依前件。

刘约授棣州刺史制

敕：前齐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刘约，故太保济之子，太尉总之弟也。吾常思济之功，总之忠，而嘉约之谨厚，累迁至齐州刺史。在官无败事，罢秩有去思。念旧录能，宜当宠用。况公侯之后，约有通才；封域之间，棣为要郡。委之共理，谁曰不然？可使持节棣州诸军事、棣州刺史，依前御史中丞，散官、勋如故。

李肇可中散大夫，郢州刺史王鎰、 朗州刺史温造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

敕：朝请大夫、使持节澧州诸军事、澧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肇等：乃者，李景俭使酒获戾，而肇等与之会合饮，失于检慎，宜有所惩。由是左迁，分为郡守。今首坐者既复班列，缘累者亦当征还。但以长吏数易，其弊颇甚。况闻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迁换。故吾以采章、阶级，并命而就加之。盖汉制进爵秩，降玺书，慰劳良二千石之旨也。尔当是命，得不勉哉！

卷三十四

中书制诰四

新体 祭文册文附 五十道

赠刘总太尉册文

维长庆元年，四月某日，皇帝若曰：朕闻古有履忠仗顺，生而大有为者；又有功成身退，歿而永不朽者。非正气令德，间生挺出，则高名大节，孰能兼之哉？故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兼侍中、楚国公刘总，降自天和，立为人杰，得君于先帝，叶运于昌时。纂戎弓裘，守土燕蓟；迨此一纪，北方晏然。有开必先，纳款于我。沈断大事，奋扬奇谋。捧幽都四封之图，挈卢龙三军之籍，尽献厥下，高谢人间。感动君臣，警激忠义。顾妻子若脱屣，视富贵如浮云。惟道是从，奉身以退。仲连事成而蹈沧海，子房名遂而追赤松。贤明所归，今古一致。朕方改授兵柄，移镇郢郊，命作司徒，倚为左相。期奋乃志，将沃朕心。而天不慙遗，邦失柱石。夫臣戴君如元首，则君视臣如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是！兹朕所以废朝轸念，备礼加恩，庸建尔于上公、盖褒赠之崇重者也。呜呼！尔总尚知之乎？今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持节册赠尔为太尉。

傅良弼可郑州刺史制

敕：金紫光禄大夫、使持节沂州诸军事、行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骑都尉傅良弼：燕、冀之间，纷扰之际，多垒失守，孤城保全。介于险中，率乃麾下，转战郊野，来覲阙庭。徇义灭亲，忘家丧子，忠勤勇烈，人所难能。若不褒升，何劝来者？海、沂剖竹，未足报功；溱、洧颁条，可兼观政。敬承后命，无替前劳。可使持节郑州诸军事、行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散官、勋如故。

河北榷盐使、检校刑部郎中裴弘泰可权知贝州刺史，依前榷盐使制

敕：某官裴弘泰：以干蛊之材，领盐鹵之务，管榷条制，动皆得宜。观其所能，若有馀地。可假兼职，俾之牧人。而河北列城，久乏良吏。俗多思理，政不难施。亦犹冻馁之人，易为衣食。今予命尔煦而饫之，襦袴之谣，伫入吾耳。可兼知贝州刺史。

崔陵可河南尹制

敕：河洛千里，都畿在焉，俾之安，属在尹正。凤翔陇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凤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国、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崔陵：有精敏之用，洁直之操，施于有政，由是知名。始资州县之劳，卒致公卿之位。况刺部有礼行，主计无碍违；尹右辅而镇西郊，盖奖能报勤之旨也。昔吴公为河南守，谨身廉平，人服教化。袁安为河南尹，政令清肃，号为严明。谁其嗣之？无易陵者。往为表则，勿替能名。可检校礼部尚书兼河南尹，散官、勋、封、赐如故。

侯丕可霍丘县尉制

敕：赐太常寺奉礼郎、翰林待诏、上护军侯丕：夫执艺以事上，奉诏而处中，其于出入谨身，夙夜祗命，比他局署，实倍恭勤。既宠之以职名，又优之以禄俸，盖先劳后食之义也。汝其承之。可守寿州霍丘县尉，依前翰林待诏，勋如故。

崔楚臣可兼殿中侍御史制

敕：成德军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崔楚臣：材膺〔瓜〕〔爪〕士，职在牙旗。每祗命以奉辞，必竭诚而得礼。既嘉详敏，亦念恭勤。式示宠名，宜迁宪秩。可殿中侍御史，余如故。

王庭凑曾祖〔五哥之〕

可赠越州都督，祖〔末〕〔末〕恒活

可赠左散骑常侍，父升朝可赠礼部尚书制

敕：成德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庭凑曾祖，故忠武将、守左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试太常卿五哥之等：鬼神有知，履孝敬者福禄〔至〕；王侯无种，仗忠信者富贵来。我有列臣，本于良胤。奋发而励节许国，感激而扬名显亲。夫教必有初，德无不报。安有收其材而遗其本，爱其后而忘其先乎？是用褒崇，以弘宠泽。庶使闻者，起孝作忠。可依前件。

崔群可秘书监、分司东都制

敕：前武宁军节度、徐泗濠等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兵部尚书、使持节徐州诸军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群：〔受天〕〔天授〕至宝，为国重器，始自修己，移于事君。辅弼藩宣，不失其道。及离征镇，召赴阙庭，方登道途，遂遭疾恙。正在颐养之际，岂任朝谒之劳？诚宜许以便安，不可阙其禄食。而移秩外史，分曹

东周；加宠优贤，无易于此。且有后命，俟其有瘳。可守秘书监分司东都。散官、勋、赐如故。

董昌龄可许州长史制

敕：将仕郎、权知泗州长史兼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董昌龄：顷为宰邑，今赞郡符，皆闻约己之名，每展在公之节。稽其器局，允谓廉能；议以稍迁，用彰勤效。可许州长史兼侍御史。散官、勋如故。

柳经、李褒并泗州判官制

敕：征事郎、前河南府河南县尉柳经，儒林郎、试太子通事舍人李褒等：濒淮列城，泗州为要。控转输之路，屯式遏之师。故府有寮，军有倅，选择补署，得闻于朝庭。而经等皆有所长，宜当是选。守臣置奏，因而可之。仍加秩命，用示优宠。经可监察御史、充泗州团练副使，散官如故。褒可试太常寺协律郎、充武宁军节度泗州兵马留后判官，仍〔故〕〔改〕名言。散官、勋如故。

张讽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监察御史，同制

敕：义成军节度马步都知兵马使、光禄大夫、检校太子詹事、兼侍御史、上柱国张讽等：御史府自中执宪暨察视之官，皆显秩也。唯怀材而展效者，可以授焉。尔等昨领偏师，出疆赴难，指踪而去，摩垒而还。忠勇勤劳，宜有加奖。故以宪职，第而宠之。可依前件。

啖异可滁州长史，许志雍可永州司户，崔行俭可隋州司户、并准赦量移制

敕：守袁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啖异等：有司奉新制，明旧章，凡负疵瑕，必沾庆泽。况尔等各有才用，多淹岁时。谴累重轻，递从恩贷；班资远迹，率以例迁。如闻进修，岂忘牵复？可依前件。

程执抚亡父怀信赠太保，李佑亡父景略赠太子少傅，柏耆亡父良器赠太子少保，白馀盛亡父孝德赠太保，同制

敕：中散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右神武军大将军知军事、御史大夫、上柱国、河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程执抚父赠太子太保怀信等：咸有忠勋，播为先德；悉承义训，垂在后昆。故吾令臣，皆乃爱子。袭弓裘而稟诗礼，犹水木之有本源。将使天下之为人子者感恩，天下之为人父者知劝。宜加宠赠，以表显扬。可依前件。

严谟可桂管观察使制

敕：汉置部刺史，掌奉诏条，纠吏理，盖今观察使职耳。桂林，秦郡也。东控海岭，右扼蛮荒，自隋迄今，不〔故〕〔改〕戎府。地远则权重，俗殊则理难。驯而化之，非才不可。朝议大夫、前守秘书监、骁骑尉、赐紫金鱼袋严谟：尝守商洛，刺黔、巫，州部县道，謐然安理。是能用宽猛相济之政，抚夷夏杂居之人故也。迹其往效，式是南邦。况尔操行端和，文学精茂，宾寺书府，善于其官。勉副前言，伫申后命。可使持节都督桂州诸军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桂州本管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散官、勋如故。

杜式方可赠礼部尚书制

敕：生有宠禄，殁有褒崇，此王者所以明终始之恩，厚君臣之道也。故桂州本管都防御观察等使、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桂州诸军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南阳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杜式方：庆袭台庭，任当垣翰。服名教乃保家之子，树风声为守土之臣。尽礼事君，劳心奉职。奄忽沦逝，念之惻然！况近属连姻，远藩捐馆。闻讣之命，实悼中心。赠饰之恩，宜加常等。俾趋荣于八座，用贲宠于九原。可赠礼部尚书，仍赙布帛二百段，米粟二百硕，委度支逐便支遣。

武昭除石州刺史制

敕：某官武昭：王师伐蔡，尔在行间，致命奋身，挑战当寇。忠愤所感，卒获生全。求之军中，不可多得。司马以尔信直谨厚，可领边城。尔宜酬乃已知。副我朝奖。抚獫狁杂居之俗，安离石重困之人。勉而莅之，其任不细。可石州刺史。

梁希逸除蔚州刺史制

敕：某官梁希逸：顷为蔡将，陷在贼庭，知有君臣，不顾妻子，率其所属，当战阵前，反旆倒戈，翻然归我。忘家之士，希逸有之！间从司空，再平淮右，指踪衔命，皆称所使。可以移用，俾之守疆。北边列城，蔚为冲要；雄右军号，务兼钱刀。酬勤选能，俾乃兼领。宜思来效，以续前劳。可蔚州刺史、兼横野军使，并知本州铸钱事。

卢元勋除隰州刺史制

敕：卢元勋：乃者，镇帅身丧，正承元纳款之际，柏耆将命之初，军情汹然，未知向化。而元勋挺身奋臂，出于众中，指明安危，分别逆顺，颜色不挠，声气甚厉。言行事立，朕甚多之。虽有优升，未酬义烈。宜以一郡，宠而旌之。用劝四方闻其风者。可隰州刺史。

杨孝直除滑州长史制

敕：杨孝直：早以材力，从戎冀方，专习武经，通知吏事。承元移镇，孝直实来。询谋驱驰，有所裨助。军郡之佐，宠秩非轻。用答忠劳，以明劝奖。可滑州长史。

张嘉泰延州长史制

敕：前丹州司马张嘉泰：一从戎旅，多历岁时，奉职有劳，率身无过。军部长佐，资秩不卑。自丹转延，颇为优稳。题舆便道，往守乃官。可延州长史。

魏玄通除深王府司马制

敕：魏玄通有御侮之才，扞城之略。服勤戎职，善守边州，训旅牧人，有可称者。夫文武迭用，出入序迁，所以关才能而均劳逸也。尔宜解绶郡邸，曳裾王门，饰躬慎仪，以奉朝谒。可依前件。

杨造等亡母追赠太君制

敕：通事舍人杨造、翰林待诏某亡母等：生播徽华，歿留仪范。训保家之子，为有国之臣。或相礼彤庭，或待诏金马，咸居禁近，率有忠勤。风树之心，必忧深而思远；《蓼莪》之泽，宜自叶而流根。并启邑封，各从子贵。扬名之孝，与汝成之。可依前件。

张植、李翱等二十人亡母追赠郡、县夫人制

敕：寿州刺史张植亡母某氏等：夫忠于上者，教有所自；仁于下者，恩有所延。孝理之风，实由此作。当今良二千石皆与朕共理，虽禄不逮养，而名可显亲。将慰匪莪之心，宜流自叶之泽。俾从子贵，咸赠邑封。

陈中师除太常少卿制

敕：尚书吏部郎中、兼侍御史陈中师：早以体物之文，待问之学，中乡里选，第甲乙科。及筮仕立身，皆有本末。不背俗以矫逸，不趋时以沽名；从容中道，自致〔问〕〔闻〕望。累践郎署，再参宪司。官无卑崇，事无简剧，如玉在佩，动必有声。为时所称，何用不可？朕以立国之本，礼乐为先。今之太常，兼掌其事。贰兹职者，不亦重乎？历代迄今，谓之清选。往复是命，伫观有成。予方急才，尔宁久次？可太常少卿。

衢州刺史郑群可库部郎中， 齐州刺史张士阶可祠部郎中，同制

敕：某官郑群等：今之正郎，班望颇重，中外要职，多由是迁，故其所选，不得不慎。必循名实，而后命之。群与事阶，久曲名郡，谨身化下，有循吏之风。会课陟明，宜当是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掌祠曹，一司武库，各领其要，尔宜敬之。群可库部郎中，士阶可祠部郎中。

元稹可太子左谕德，依前入蕃使制

敕：通事舍人元稹：东宫之有谕德，犹上台之有骑省也。清班优秩，所选非轻。朕前遣使臣，往修戎好，以稹言信行敬，命为介焉。扬旌出疆，反驾奔命，有所启奏，多叶便宜。乃知得人，可以卒事。故加是命，以宠劝之。可太子左谕德，依前入蕃使。

卢昂量移虢州司户，长孙铉量移遂州司户，同制

敕：万州司户参军卢昂等：顷负疵瑕，各从谴谪。或远窜荒裔，或未复班资。既逢荡涤之恩，俾及转迁之命。况闻修省以克己，固将校试而用能。吾无弃人，汝宜自效。可依前件。

李石、杨癩、张殷衡等并授官，充泾原判官，同制

敕：李石等：用武之地，曰泾与原；合为一镇，控扼夷虜。朕授布铖，责其成功。布乃祇惕受命，思有以自辅者。因上言石、穀、殷衡等，学业才画，堪置幄中。分务列官，咸可其请。而布忧边甚切，选士必精，尔宜各竭所能，为知己用。可依前件。

李演除左卫上将军制

敕：王者法勾陈，设环列，非勋勤之将，信近之臣，则何以久张爪牙，转置肘腋者也？某官李演，尝从德宗皇帝南搜于梁，籍名功臣，谓之定难。洎出分戎律，入拱宸居，内外周旋，不懈于位。交戟之下，周庐肃然。今之转迁，示益亲信。移领左广，仍参夏卿。夫八屯之警巡，七萃之勤惰，尔为其正，尽得察之。宜惜前劳，无隳乃力。可依前件。

康升让可试太子司议郎、知钦州事兼充本州镇遏使，
陈倓可试太子舍人、知峦州事兼充本州镇遏使，李颙
可试太子通事舍人、知宾州事兼宾澄峦横贵等五州都游
奕使，冯绪可试太子通事舍人、知田州事、充右江都知
兵马使，滕殷晋可试右卫率府长史、知瀼州事兼
充左江都知兵马使，五人同制

敕：容州本贯经略招讨左押衙兼右厢兵马使康升让等：有奉职徇公之勤，有理戎殄寇之效。其帅公素上章以闻。吾方念劳，尔宜受赏。况容之诸郡有大小，郡之兼职有重轻，量能第功，分命而往。噫！方藩虽远，朝听甚卑。有善必闻，无功不录。吾言及此，欲尔知之。可依前件。

西川大将贺若岑等一十二人授御史 中丞、殿中、监察及诸州司马，同制

敕：丞相镇蜀，志在忧边，俾静蕃蛮，实资将校。故加宠任，以责成功。某官某等若干人，类例勋劳，进登班秩，宪官名重，郡佐禄优，参以命之，足为荣奖。尔宜恭承主帅，慎守封疆，戮力一心，无落戎事。可依前件。

前右羽林将军李彦佐服阕，重除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军事制

敕：军有羽林，用法星象；统之爪士，以拱宸居。某官某，前以忠劳，选登戎卫，而能训勇力之士，以备时使；申谁何之令，以奉徼巡。夙夜祗严，不懈于位。既终丧纪，宜复官常。假中执宪之名，行上将军之事。勉修旧职，用副新恩。可依前件。

奉天县令崔鄴可仓部员外郎，判度支案制

敕：奉天县令崔鄴：大凡南宫郎，无非慎选者也。况〔地〕官之属，有堆案盈机之文，有月计岁会之课；故员郎不可逾时缺，不待满岁迁。事剧才难，断可知矣。而鄴自操白简，宰赤县，绳举违谬，惠养鰥寡。皆有善声，〔耆〕〔著〕于官次。岂能于彼而不能于此乎？尔宜率禀人，佐计务，决繁析滞，期有可观。可依前件。

翰林待诏李景亮授左司御率府长史，依前待诏制

敕：某官李景亮：夫执艺事上者，必揆日时，计劳绩，而后进爵秩，以旌服勤。况待诏宫闱，饰躬晨夜，比于他职，宜有加恩。官坊卫官，以示优奖。可依前件。

故盐州防秋兵马使康太崇赠邓州刺史制

敕：故某官康太崇：尝习韬铃，夙称拳勇。使之训旅，能叶武经；使之守疆，能著戎绩。永言殂谢，宜及褒荣。俾追宠于朱博，庶知恩于黄壤。可赠邓州刺史。

刘总外祖、故瀛州刺史、卢龙军兵马使张懿赠工部尚书制

敕：故某官张懿：德善者将启后人，忠孝者克扬前烈。有美必复，宜其然乎？而懿仗忠履义，体仁养勇。学究韬略，艺穷骑射。负幽燕之劲气，虽振其名；有将相之长才，不得其位。命屈当代，庆流后昆。有外孝孙，为吾贤帅。以忠许国，以顺克家，扬名显亲，自义率祖，推恩外族，归美前修。俾追八座之荣，以辍九原之叹。可依前件。

刘总外祖母李氏赠赵国夫人制

敕：李氏族茂本枝，行光内则，柔明缙性，和淑保身。辅佐良人，克谐家道；训成贤女，作相令门。善积于中，福延于后。段公威德，当流庆于外孙；令伯孝心，愿推恩于祖母。式遵赠典，用赞德芬；宜崇大国之封，追正小君之命。可赠赵国夫人。

萧俛一子回授三从弟伸制

敕：吏部尚书萧俛：顷在台庭，时逢郊礼，大行庆泽，先及辅臣。当延赏于胤嗣，愿推恩于友爱。厥有典例，因而从之。〔咨〕尔弟伸，可〔恭成〕命。可河中府参军。

贾麟入回鹘副使，授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制

敕：少府少监贾麟：行人之官，官必有介，所以敬王事而重国命也。以尔麟，稟训台鼎，饰躬搢绅，自登班行，多历年祀，恪勤官次，保守令名。斯可以卒贰使臣，谕申朝旨。宜假宪秩，仍加命服。以示兼宠，俾之出疆。况继好二邦，奉辞万里；副车之任，选亦不轻。兹吾使能，期尔复命。可依前件。

张杞授庐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制

敕：卢龙军节度判官、检校刑部郎中张杞：司徒总言尔从事于幽蓟之间，有年岁矣。尝委事任，备观器用。务丛而益辨，职久而弥勤。颇出辈流，宜加奖擢。况公侯之嗣，幕府之英，余庆所钟，有才如是。今以名郡宠而任之。旌善劝能，仍兼中宪。可庐州刺史。

韩公武授左骁卫上将军制

敕：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金吾卫将军、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韩公武，我元老之令子也。孝于家，忠于国，故出则秉旄钺，入为执金吾。宠任益崇，谦敬弥著。而勤于夙夜，疾病所侵，上陈表章，乞就颐养。夫环卫之列，心膂之臣，虽亲信之寄则同，而劳逸之（问）〔间〕或异。宜辍繁重，俾从便安。可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左骁卫上将军、御史大夫，散官、勋如故。

姚元康等授官，充推官、掌书记制

敕：朝散郎、行秘书省秘书郎姚元康，儒林郎、试太常寺协律郎郑懿等：益部、浮阳，皆大征镇也。文昌、全略，皆贤将相也。而能以礼聘士，以职任才。多闻得人，咸乐为用。况尔等筹谋文藻，各负所长，苟能赞察廉，掌奏记，孜孜不怠，翩翩有声，慰荐褒升，其则不远。元康可试左武卫仓曹参军、充剑南西川观察推官，散官如故。懿可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充横海军节度掌书记，散官如故。

杨玄谅等三十人加官制

敕：右神策军忻州行营兵马使、试太常卿杨玄谅等：夫材不录则劝善之道废，勤不赏则念功之典缺。而玄谅辈凡三十人，咸列禁戎，远从征讨。临难有身先之勇，奔命无道弊之劳。宜以禄秩，酬其忠效。所谓材不失选，赏不逾时。亦欲使为善者不疑，有功者速劝也。可依前件。

李益、王起、杜元颖等赐爵制

敕：李益等：去年春，朕以陵寝事大，哀惶疚心。而益等斋栗奔走，各率其职，俾予孝道刑于四海，何尝一日而忘之耶？因命有司举常典。凡爵之高下，视执事之重轻。有司亦能遵我成命，第而次之，进给益封，无有不当。由益而下，尔宜钦承。可依前件。

王计除莱州刺史，吴 除蓬州刺史制

敕：王计等咸以材略，载笔从军，艺学智谋，霈然足用。多历年纪，备尝艰危，进退周旋，不闻失道。司徒弘正详奏以闻。因以竹符，分命试吏。而莱、蓬二郡，各介一方。牧人者但不扰其心，不夺其力，则虽华夷南北，土物不同，皆可以自足自遂矣。宜用此道，往安养之。可依前件。

义武军奏事官、虞候卫绍则可检校秘书监，职如故制

敕：某官卫绍则：服勤藩镇，敷奏阙庭，奉主帅之表章，达军府之情状。嘉其忠效，宜可褒升。俾洽新恩，用充旧职。可依前件。

深州奏事官卫推、试原王友韩季重可兼监察御史充职制

敕：某官韩季重：上将临戎，陪臣将命。详其奏报，颇尽事情。特加宠章，用奖劳效。王官宪职，以示兼荣。可依前件。

袁干可封州刺史兼侍御史制

敕：安南兵马使、封州刺史、兼监察御史袁干：委质藩方，悉知戎旅；尝驱寇盗，累著功劳。故命迁领郡符，超升宪简。足以安荒俗，耀远人。敬而承之，无替前效。（加）〔可〕封州刺史。

华州及陕府将士吉少华二千三百三十五人各赐勋五转制

敕：某官吉少华等：距河重镇，分陕近藩。俾遏寇虞，实资士旅。劳既同力，赏宜遍行。次第其名，书于勋籍。可各赐勋五转。

祭回鹘可汗文

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月日，皇帝遣使朝议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少府监、御史大夫、云骑尉、赐紫金鱼袋裴通，致祭于故爱登罗汨没蜜施毗伽保义可汗之灵：（奥）〔粤〕以英武之姿，雄奇之策，抚有九姓，制临一方。气吞诸戎，名播上国。况能向风纳款，继好息人，代为亲邻，岁入职责。方赖威略，共清寰瀛；倚为长城，永固中夏。而天歼骄子，国丧名王。夺气色于阴山，陨精光于昴宿。凶讎云至，悲怀用深。故遣使臣，往将国命。展吊奠之礼，申哀荣之恩。犹有明灵，当鉴诚意。尚飨。

卷三十五

中书制诰五 新体 五十道

京兆尹卢士玫除检校左散骑常侍兼 〔御史〕中丞、瀛〔漠〕〔莫〕二州观察等使制

敕：夫疆理天下，壤制四方，乘时省置，何常之有？故方隅未宁，务先经略，则专委方伯以总统之。及兵革甫定，思弘风化，则并命连帅以分理之。朕常以幽、蓟一方，环封千里，延袤广莫，专制实难。属元〔戎〕改辕，新帅进律，因而制置，以叶便宜。盖王者驰张变通之要也。京兆尹卢士玫，为人端和，为政宽简，自尹京辇，人甚便安。今司徒总籍甚尔名，叶从人望，河间列郡，乞委士玫。因而可之，必易为理。况新造之府，经始之政，劳徕安辑，是尔所能。俾珥左貂，兼执中宪。宠任不细，勉哉是行！可依前件。

武宁军军将郭晕等五十八人加大夫、 宾客、詹事、太常卿、殿中监制

敕：某官某：顷以齐寇发狂，王师致讨。武宁裨将五十八人，虽有元戎，指踪制胜；实由众校，同心许国，合力成功。宜以宪秩、储寮、寺卿、府监，举申赏典，用益勋庸。可依前件。

赠仆射苏兆男三人、妻兄一人 并被蔡州诛戮，各赠太子赞善大夫等制

敕：故某官男某等：淮寇之起，尔陷其中；能守父训，不失臣节。竟遇蜂虿，并为鲸鲵。葵将死而心倾，剑虽埋而气在。毒延御侮，祸及维私。将贲幽魂，宜追宠命。俾赠青宫之秩，用申赤族之冤。可依前件。

王士则除右羽林大将军制

敕：羽林所设，上法星文；军卫之中，号为雄重。称兹选任，不易其人。左骁卫将军王士则，勋戚之家，义方之子，发身学剑，余力知书；早践班荣，累参环列。职近而身弥检慎，任久而心益恭勤；卑以自居，劳而不伐。况一备禁卫，四为偏将；滞于久次，宜有

超升，俾领上军，仍迁右广。统良家之骑士，训期门之材官。宠任不轻，无堕于事！可右羽林军大将军。

前谷熟县令李季立授奉天 丞兼监察御史，充回鹘使判官制

敕：某官李季立：蕃国通聘，使臣告行，上请属寮，同役王命。以尔常为令长，颇有干能；加之恪恭，可备选择。假威宪职，兼命邑丞；足示优荣，勉勤任使！可依前件。

李怀金等各授官制

敕：博野镇都虞侯、殿中监李怀金等：戮力戎行，叶谋王事，既展扞城之效，弥彰奉国之心。不加宠荣，何劝忠勇？敬授爵命，勉思令图！可依前件。

王日简可朝散大夫、德州刺史制

敕：前代州刺史、代北军使王日简：吾闻任有才则事集，奖有劳则功劝。以日简尝为代守，军睦人安。旌效所能，可居要地。是用超登阶级，迁领郡符。励精壹意，其听吾言！夫主忧则臣劳，时危则节见。今寇戎暴起，封域未宁，是忠臣奋奇谋，烈士展殊效之日也。朝立功而夕受赏，汝其念之哉！可德州刺史。

薛元赏可华原县令制

敕：前大理丞薛元赏：甸服之制也，树以尹正，承以令长，上下有统，而理化行焉。以元赏前为廷尉丞，察狱评刑，颇闻敬慎。寺卿奏课，邑宰缺员，故移钦恤之心，使布惠和之化。上承尔长，下字吾人。无或越思，而〔垂〕〔乖〕统理！可华原县令。

王承林可安州刺史制

敕：安陆，古郢国矣。介荆汉之间，承军旅之后；宜得谨良长吏，以养理之也。前相州刺史王承林：比刺安阳，勤修其职；录劳奖善，故申命焉。况尔生勋伐之家，早阶宠禄，宜自修立，以光大其门。尔当思勤俭以检身，务廉平以临下，率吏用礼，劝人归农；勿〔慎〕〔慎〕勿佻，一遵吾之约束！可安州刺史。

严绶可太子少傅制

敕：东朝保傅，历代尊崇。汉择名儒，任先疏广；晋求耆德，选在山涛。实资六傅之贤，用弘三善之道。检校司徒兼太子少保严绶：文雅成器，恭谦致用。出领重镇，以帅诸侯；入为具寮，以长卿士。历践中外，备尝艰虞，殆三十年，勤亦至矣！况理心以体道，知

命而安时；是谓教诲之人，可领调护之任。由保迁傅，尔其敬之！可太子少傅。

源寂可安王府长史制

敕：义成军节度判官、检校兵部员外源寂：早膺慰荐，累展才能。谋画有终，恭勤无怠。守臣推善，列状升闻。可使束带立朝（庭）〔廷〕，曳裾游藩邸。俾从宾佐，入补王宫。

郑枋可河中府河西主簿制

敕：郑滑观察推官、试太子通事舍人郑枋：名列士林，职参军府。修身无阙，从事有劳。既展效于即戎，宜试能而补吏。俾之纠邑，庶有可观。可依前件。

乔弁可巴州刺史制

敕：权知巴州刺史乔弁：前假竹符，俾临巴郡，一意为理，三年有成。州人借留，廉使置奏。既因会课，宜及陟明。九仞之功，无亏一篑。无忸真授，而怠初心！可巴州刺史。

薛戎赠左散骑常侍制

敕：夫有名于时，有劳于国，尽忠以事上，遗爱而及下；则必生享宠禄，歿加褒崇，所以旌善人而劝来者。故浙东观察使、越州都督兼御史中丞薛戎：挺英于冠族，擢秀于士林，凡践官荣，皆著声绩。及授符节，委之察廉，自江而东，政成人。老而将智，病且知终；方觐阙庭，而捐馆舍。是用废朝轸念，加赙申恩。俾增九原之光，追备八貂之列。可依前件。

辛弁文可淄州长山县令制

敕：赵州临城县令辛弁文：既有英材，又知臣节，遁逃寇难，奔走道途。言念忠劳，宜加恩奖。俾换铜墨，移宰长山。可依前件。

知汴州院官、侍御史卢蒙可检校仓部员外郎，
陕府院官卢台可兼侍御史，郑滑院官李克恭可试
大理评事，独孤操可卫佐，并依前知院事，同制

敕：盐铁官，漕运职，小大远迹，罗布于四方。自丞相播兼领以来，而撮大纲，覆群吏，职以能进，秩由课迁，法无僭差，人有惩劝。今台、蒙、克恭、操等，咸当是举，分命以官；勉副已知，无忝成命！可依前件。

王智兴可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 充武宁军节度副使，领本道兵马赴行营制

敕：沂州刺史、御史大夫王智兴：李愿、李愬之镇武宁（地）〔也〕，汝为裨将，励节忘身，济成大功，汝实有力。奖其诚效，擢授郡符，海沂之间，又著声绩。宜加新命，以宠旧劳。仍提锐师，往副戎律。夫将之抚众如子弟，则众之视将如父兄；苟推赤心而无疑，必蹈白刃而不悔。勉亲士卒，伫翦寇戎。可依前件。

田群可起复守左金吾卫将军、员外置兼澶州刺史制

敕：前左武卫将军田群：忠谨立身，韬铃嗣业；自参戎卫，尤见恭勤。而燕蓟之间，澶为要郡；公侯之后，群有令名。俾分符竹之荣。伫济弓裘之美，宜夺情礼，起而用之。

杨于陵（母）亡祖母崔氏等赠郡夫人制

敕：大孝存乎始终，殊恩被于幽显。追荣之命，安可废耶？户部尚书杨于陵亡祖母崔氏等：风范有初，光尘未昧，发挥妇道，标表母仪，施及孝孙，陟于高位。夫蕴德者，垂裕于后；扬名者，光昭其先。俾彰积庆于中，故许推恩而上。各从宠赠，用显贻谋。可依前件。

邵同贬连州司马制

敕：朝议大夫、守卫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邵同：宠在专城，职当守土，不承制命，擅赴阙庭。违越诏条，叛离官次。将惩慢易，宜举宪章。可连州司马，仍驰驿发遣。

郑公逵可陕府司马制

敕：朝议郎、守原王府长史、上柱国、赐绯鱼袋郑公逵：众推士行，时许吏才，自列班荣，尤彰恭恪。夙夜匪懈，春秋已高。宜罢曳裾之勤，往赞坐棠之理。是为优秩，用答令名。可守陕州大都督府右司马，散官、勋、赐如故。

刘泰伦可起复谒者监制

敕：朝议郎、前行内侍省内谒者监、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刘泰伦：古者有中涓、谒者，皆侍奉亲近之臣也。今之宠秩，亦由旧焉。况泰伦有行艺可以饰身，才干可以掌务。监临内署，朝请中闱，谨密端和，甚宜厥职。久于其事，无之实难。宜加进秩之恩，仍举夺情之典。勉承奖任，勿替初终。可起复朝议大夫、行内侍省内谒者监。

王师闵可检校水部员外郎、徐泗濠等州观察判官制

敕：前徐泗濠等州观察支使、朝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上骑都尉、赐绯鱼袋王师闵：朕以师律授智兴，智兴以军书辟师闵。才既为知己用，官不俟满岁迁，所以使能而责理也。然则赞廉察，安戎旅，既命之后，吾有望于尔焉。勉副所从，伫展来效。可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徐泗濠等州观察判官，勋、赐如故。

薛从可右清道率府仓曹制

敕：三品子薛从：惟汝父平守吾藩镇，能以忠力殄寇安人。畴庸既以后封，延赏亦宜及嗣。勉承义训，无忝宠章。可朝散郎、行右清道率府仓曹参军。

义武军行营兵马使高从政等五人、 河东节度行营兵马使傅义等二十四人 并破贼，可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制

敕：古者赏不逾时，所以劝勋庸也；爵有加等，所以激忠勇也。而某官高从政等，以义武之师，统晋阳之甲，前蹈白刃，中推赤心，大摧贼徒，连告戎捷。超荣速赏，尔实当之。故视军功，递迁宪秩。破竹之势，其思有终。可依前件。

故奉天定难功臣、试殿中监陈日荣等 一十二人可赠商、邓、唐、隋等州刺史制

敕：《春秋》崇褒善之义，国家厚追荣之宠。其身歿而名不殒，时去而恩未及者，大司马得稽勋籍，举而行之。故某官某等凡十二人，按状征书，宜加宠命。饰终之典，其可废乎？可依前件。

段斌、宗惟明等除检校大理、太仆卿制

敕：义武军节度都押衙、兼侍御史段斌，衙前虞侯、检校太子宾客宗惟明等：寇虞未平，将校方用。宜以爵赏，劝其忠劳。而斌奔命献俘，惟明奉章告捷，各勤乃事，咸造于庭。并加宠荣，以示优奖。斌可试太仆卿，依前兼侍御史。惟明可检校大理卿，余各如故。

户部尚书杨于陵祖、故奉先县主簿 杨冠俗可赠吏部郎中，于陵奏请回赠制

敕：故某官杨冠俗：貽厥孙谋，垂裕后世。扬其祖美，不忘先也。以冠俗之栖迟下位，道屈于时；以于陵之光大其门，庆钟于后。生不逮事，歿有追荣。宜加义率之心，用举饰

终之典。可赠吏部郎中。

故光禄卿致仕李恕赠右散骑常侍制

敕：故某官某：国老之子，藩臣之兄，尝列棘以承家，竟悬车而捐馆。生加爵宠，歿及褒荣。兹惟旧章，用慰幽窆。

刘悟妻冯氏可封长乐郡夫人制

敕：古者有策名命妇，赐号夫人。盖积善于闺门，而受封于国邑也。泽潞节度使刘悟妻冯氏：传芳茂族，作合良臣，成此忠贞之功，因于辅佐之力。礼从夫贵，庆叶家肥。俾开大郡之封，以正小君之命。可封长乐郡夫人。

夏州军将二人授侍御史制

敕：某官某等：早称武艺，久隶军麾，禀命元戎，服勤王事。或千里移镇，从为纪纲；或十乘启行，倚为肘腋。绵历年月，积成勤劳。不加宠荣，何劝忠效？并命宪职，宜敬承之。并可兼侍御史，余如故。

日试诗百首田夷吾、曹璠等授魏州、兖州县尉制

敕：乃者魏、兖二帅，以田夷吾、曹璠善属文，贡置阙下。有司奏报，明试以诗，五言百篇，终日而毕。藻思甚敏，文理多通。贤侯荐延，宜有升奖。因其所贡郡县，各命以官。而倚马（员外）〔爰来〕，衣锦归去，以文得禄，亦足为荣。可依前件。

卫佐崔蕃授楼烦监牧使判官， 校书郎李景让授东畿防御巡官制

敕：某官崔蕃等：咸因文行，自致班序。或佐卫兰锜，或典校蓬山，各从所知，将展其用。夫司牧垌野，备御都畿，所以班马政而遏寇虞也。兹皆重务，尔勉赞之！可依前件。

李愬、李愿、薛平、王潜、马总、孔戢、 崔能、李翱、李文悦咸赐爵一级，并回授男，同制

敕：封爵之设，在乎赏劝，有以褒德，有以序勤。耸善兴功，实由兹道。而某官李愬等：或望崇台鼎，或委重旌旄，爰及藩条，共分忧寄。有劳于事，无怠于心。宜疏爵以后封，许推恩而及嗣。祇受厥命，永孚于休。可依前件。

故工部尚书致仕杜羔赠右仆射制

敕：故某官杜羔：生于士族，发为公器。敦厚孝友，本乎天性。文学政事，出于余力。自立朝右，蔼然素风。司谏平刑，驳议廉问，凡所践历，不懈于位。以年致政，以疾就第，出处进退，皆叶时中，遽此沦谢，惻惻兴念。夫生有荣禄，殁有宠赠，所以极君道，厚时风，亦望人有始卒之义也。宜追端揆，以申褒饰。犹有精爽，知吾不忘。可赠尚书右仆射。

幽州兵马使刘慄除左骁卫将军制

敕：某官刘慄：夙负气概，早习骑射。才推燕赵之士，学究孙吴之书。加以忠厚，可当任用。况有令弟，为吾信臣。节著艰贞，情钟友爱。夫宠寄于外，莫重于藩垣；委任于中，莫亲于禁卫。加此一职，宠示二人。岂不为荣？季出叔处。可左骁卫将军。

前幽州押衙、瀛州刺史刘令璆除工部尚书致仕制

敕：某官刘令璆：勋伐之家，弓裘之嗣。尝修戎职，亦领郡符。迨此迟暮，知有止足。夫壮而奋发，以忠事国；老而知退，以道安身。人所难能，理宜嘉尚。俾超崇秩，以宠高年。可工部尚书致仕。

卢众等除御史评事制

敕：幽州节度判官卢众等：幽蓟重镇，卢龙旧军，是吾北门，委在上将。实资寮佐，以济谋猷。尔等或参务戎旆，或专司奏记。俱因事任，各展才能。而御史府官、（庭）〔廷〕尉寺吏，用申褒奖，以劝忠勤。勉奉元戎，伫成嘉绩。

张伟等一百九十人除常侍、中丞、宾客、詹事等制

敕：卢龙军押衙兵马使什将随军某等：夫爵赏行于上，则忠劳劝于下。有国之典，其可废乎？吾思蓟师，自将及吏，合聚众力，镇宁一方，绵以岁年，积成勤效。今以朝右贵秩，宫坊清班，举为宠章，用申酬奖。

梁璲等六人除范阳管内州判司、县尉制

敕：卢龙军节度要籍梁璲等：咸以干能，早膺任使，各参军要，同济戎功。言念恭勤，宜加优奖。郡掾邑佐，分而命之。仍兼旧职，勉申来效。可依前件。

渤海王子加官制

敕：渤海王子：举国内属，遣子来朝，祇命奉章，礼无违者。夫入修职责，出锡爵秩，兹惟旧典、举而行之。

石士俭授龙州刺史制

敕：石士俭：东川帅涯上言：士俭久习武艺，兼通吏事，可使为郡，责成其功。吾闻江油，巴夷杂处，勿以遐陋，而忘缉绥。奉法爱人，无负知己。可龙州刺史。

韩莅授尚辇奉御制

敕：韩莅：局分六尚，职奉七辇。兹惟忧秩，列在通班。以尔立身颇恭，守事甚谨，宜有所奖，可升于朝，可尚辇奉御。

孟存授成都府少尹制

敕：孟存：尝参剧务，亦牧疲人，咸有能名，得于主〔师〕〔帅〕。三蜀征镇，屯于成都，虽有忠贤，委为尹正。至于赞修庶务，通统诸曹，承而贰之，实资亚理。勉勤厥职，无累所知。可成都府少尹。

杜元颖等赐勋制

敕：中书舍人杜元颖等：有位于朝，有劳于事，不加庆赐，何劝恪勤？宜各策名，列于勋籍。可依前件。

商州寿州将士等赐勋制

敕：某官某等：〔大〕〔夫〕勋者所以驭贵叙劳，亢身庇族，非因大庆，不降殊恩。尔皆委质从军，服勤事国，宜按勋籍，分而赐之。可依前件。

内侍杨志和等授朝散大夫制

敕：杨志和等：咸分要职，列在内司，慎静检身，恭勤守事，宜以章缓，命为大夫。佩服宠光，尔无失坠！可依前件。

内（侍常）〔常侍〕赵弘亮加勋制

敕：内（侍常）〔常侍〕赵弘亮等：列名禁籍，祇命宫闱，多历岁时，积成劳效，宜加勋赏，以治恩荣。可依前件。

乌行初授卫佐制

敕：乌行初：重胤之子，早稟义方，《诗》、《礼》弓裘，式闻不坠。赏延之典，本劝忠勋；环卫之官，兼资慎择。非唯父任，亦以才升。可左卫胄参军。

乌重胤妻张氏封邓国夫人制

敕：古者夫为大夫，则妻为命妇。况在小君之位，未加大国之封，岂唯有废徽章，抑亦无劝忠力也。某官某妻某氏，以鸛鳩之德，作合邦君，辅成勋猷，驯致使位。虽从夫贵，未授国封。今以南阳本邦善地，锡为汤沐，加号夫人。兹乃殊荣，足光闺闼。可封邓国夫人。

卷三十六

中书制诰六 新体 四十八首

镇州军将王怡、判官李序先被贼 中诛囚并死，各赠官及优恤子孙制

敕：朕常思镇冀之间，吊伐之际，有仗顺死义，不吾闻者，因命弘正列状以闻。而某官王怡等：顷陷艰虞，思伸忠效。或名节将立，并命于幽忧；或义烈临奋，失身于戮辱。履危如虎尾，视死如鸿毛。若无褒扬，何劝天下？既降饰终之命，仍〔知〕〔加〕身后之礼。追荣延宠，有越常伦。冀使死节之魂，忠愤之骨，知我怜悯，歿无恨焉。怡可赠左仆射，序可赠给事中。

武宁军阵亡大将军李自明赠濠州刺史制

敕：王师之讨蔡平郢也，自明为武宁裨将，隶于元戎。凡所指踪，必先致命。三军之士，于今称之。有劳未图，无禄早代。生不及赏，歿而加恩。庶使猛将义夫，闻而相劝曰：死犹不忘，况生者乎！可赠濠州刺史。

裴弘泰可太府少卿、知左藏库出纳制

敕：前度支河北榷盐使、朝议郎、检校尚书刑部郎中、使持节贝州诸军事、兼权知贝州刺史、侍御史、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弘泰：九土之贡，百品之货，辨其名物，谨其出纳。常在外府，统以上卿。宜求干敏之才，以为之贰。而弘泰顷分榷务，兼抚郡民。当军兴之时，法行政立。则受藏之府，事繁物殷。量其器能，可以专委。勉膺是任，无替前劳。可守太府少卿、知左藏库出纳；散官、勋、赐如故。

李昌元可兼御史大夫制

敕：通议大夫、使持节仪州诸军事、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李昌元：弓裘令子，疆场劳臣，能读父书，甚识戎事。每在战阵，未尝无功；及委蕃条，亦闻有政。而知臣者君也，赏劳者爵也，亚相之秩，威重宠崇，加乎尔身，以劝能者。可兼御史大夫，餘如故。

田（癯）〔颖〕可亳州刺史制

敕：正议大夫、前检校右散骑常侍、使持节洺州诸军事、兼洺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田颖：自别屯将垒，专领郡城，而能勤恤师人，与之劳逸。故临戎则士乐为用，抚下而众知向方。忠勋既彰，能政亦著。牧守之选，吾所重之。谗赞之间，人亦劳止；授尔印绶，往劳来之。宜推前心。伫立后效。可检校左散骑常侍，使持节亳州诸军事、兼亳州刺史、御史大夫、本州团练使、镇遏使，散官、勋、赐如故。

薛伯高等亡母追赠郡夫人制

敕：某夫人某氏等：始播妇仪，终垂母道。教其令子，为我良臣。而皆茂著才名，荣居爵位。永言圣善，宜及显扬。俾追后邑之封，式表统家之训。可依前件。

李佑授晋州刺史制

敕：牧守之官，与吾共理。下之安否，系乎其人。必稽前功，方降是命。某官李佑，夙负材器，累经任用，当领军郡，颇著政声。而平阳旧都，近罢征镇，土疆事物，既广用殷，藉尔良能，为予抚字。夫均其征役，简其科禁，谨身省事，以临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往弘是道，以康晋人。可依前件。

武宁军将王昌涉等授官制

敕：王昌涉等：早以材力，召募从军。元和已来，南征北伐，咸有劳绩，著于一时。主帅上闻，乞加褒赏。故以寺卿、宪职，序而宠之。无弃前功，在申后效。可依前件。

马总亡祖母韦氏赠夫人制

敕：某官马总亡祖母韦氏：播兹懿范，貽厥嘉谋，施及孝孙，实居贵仕。将明馀庆，其在追荣。不唯垂裕后昆，抑亦光昭幽壤。宜降封丘之命，以慰令伯之心。可赠某夫人。

路贯等授桂州判官制

敕：藩隅之重，委以侯伯；军府之要，掌在宾寮。贯等以文行修身，以智谋从事。佐廉问澄清之务，抚华夷错杂之人。俾其安，实在参赞。宜及宠命，以光所从。可依前件。

驸马都尉郑何除右卫将军制

敕：周设七萃，汉列八屯；皆以拱卫王宫，肃严徼道。统兹骑吏，其属亲贤。某官郑

何：擢秀士林，挺质公器。以贞和陶其性，以礼乐文其身；善积德门，庆连戚里。况久践名职，累著声猷。念旧奖能，宜加荣宠。环列之尹，不易其人。俾宣力于爪牙，不失亲于肺腑。可右卫将军，餘如故。

封太和长公主制

敕：公主之封号也，或以善地，或以嘉名；立爱展亲，兹惟旧典。第四（女）〔妹〕端明成性，和顺禀教。静无违礼，故组紃有常训；动必中节，故环珮有常声。岁茂秣华，日新淑问。乃眷肃雍之德，俾开汤沐之封。可封某公主。

宋朝荣加常侍制

敕：河东节度都押衙、试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宋朝荣：尝因战功，擢领边郡，揆能适用，故有转迁。龙楼上寮，牙门右职，虽有兼命，未表殊恩。宜加骑省之荣，不改宪台之重。以兹宠任，足报忠勋。尔其敬承，无隳乃力。可检校左散骑常侍，餘如故。

赠阵亡军将等刺史制

敕：故某官某等：王师问罪，至于淄青。尔等同执干戈，亲当矢石，忠而尽瘁，勇以亡身。或退卒于师，或进歿于战，俱死王事，深恻朕心。念捐躯于军前，宜追命于泉下。郡守之贵，以示褒荣。可依前件。

诸道军将等授官制

敕：平齐之役也，诸军指期，众校合战。某官等：各输戮勇，同树勋勤。永思积日之劳，颇愧逾时之赏。故于奖授，有所超迁。朝右贵班，宫坊清秩，或参宪职，分以命之。庶知我心，不忘忠力，可依前件。

裴度、韩弘等各赐一子官，并授侄、女婿等制

敕：某官某等：谒庙郊天，改元肆眚，是为大庆，与众共之。矧股肱心膂之臣，与吾同体，延赏任子，其可废乎？尔等或以文华，或以吏职，有所修立，稟于义方。自当褒升，况沾庆泽。俾举展亲之典，用叶推恩之道。犹子爱婿，各命以官。尔其敬承，无忝朝奖。可依前件。

入回纥使下军将官吏夏侯仕戡等 四十人受卿、监、宾客、谏议、卫佐，同制

敕：某官夏侯仕戡等：前命郑權之入回纥也，尔等参护使车，用祇王命，悉心尽力，有

恪恭跋滯之勤焉。宜以省寺军卫之班，宫坊府邸之列，举为宾典，分以宠之。辨等旌劳，于是乎在。可依前件。

卢昂可监察御史里行、知转运永丰院制

敕：虢州司户参军卢昂：前负瑕疵，事多暧昧；今闻修省，善亦昭彰。况有大僚，同知情状，且明非罪，仍举有才。吾信人言，遂可其奏。尔思自效，无辱所知。可依前件。

张惟素亡祖瘡赠户部郎中制

敕：右散骑常侍张惟素亡祖某县令某：德合上玄，才终下位。命屈于当代，庆流于后昆。故其孝孙，实登贵仕。《经》曰：“无念尔祖。”《诗》曰：“貽厥孙谋。”此言孙之谋能显扬其先，祖之德，能垂裕于后也。不追荣于列宿，〔曷〕旌〔精〕德于太丘？可赠户部郎中。

兴州刺史郑公逵授王府长史，李循授兴州刺史，同制

敕：郑公逵等：或以行称，或以才举。进修所致，班秩不卑。改命序迁，各适其用。且乘朱轮于郡邸，曳长裾于王门，士子名宦，至斯亦不为不遇也。立朝案部，各敬尔官。可依前件。

权知陵州刺史李正卿正除刺史制

敕：审材之要，考察为先。吾之于人，试可乃用。李正卿颇窥吏道，因假郡符。畏法爱人，善于其职。夫速旌其能则吏劝，久于其政则化成。未可转迁，就加真秩。副吾知奖，无怠始终。可陵州刺史。

知渭桥院官苏洙授员外郎，依前职； 前进士王绩授校书郎、江西巡官制

敕：某官苏洙：尝以干良，分领剧务。受任称职，主者上闻。绩既有成，赏安可阙？前进士王绩亦以艺学，〔籍〕〔籍〕名太常，著其令闻，及此慰荐。一以课进，一以才升。咸加班荣，同以褒奖。台官校职，尔各钦承。可依前件。

湖南都押衙、监察御史王璀可郴州司马，依旧职制

敕：某官王璀：郡司马之官，秩禄颇厚，凡在戎行有军课者，多兼命以优宠焉。而璀以鞭弭橐鞬，从事征镇，前后主帅，咸称有功。宜加新命，仍率旧职，盖欲旌往劳而责来效也。尔其勉之！可兼郴州司马。

安南告捷军将黄士儻授银青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制

敕：某官黄士儻：戎首来降，陪臣告捷。服勤靡盬，将命无违。宜以恩荣，奖其劳效。贵阶崇秩，兼而宠之。可依前件。

王鎰可刑部员外郎制

敕：刑曹郎缺，朕诏执事，择可以善于其职者。而殿中侍御史王鎰：自居殿中、能察非法，连鞠庶狱，多叶平允；加以温敏静专，可当是选。一岁之狱，决在秋冬。今方其时，宜敬乃职。

京兆府司录参军孙简可检校礼部员外郎、 荆南节度判官，浙东判官、试大理评事韩伋可殿中侍 御史，巡官、试正字晁朴可试协律郎、充推官，同制

敕：某官孙简等：凡使府之制，量职之轻重以命官，揆时之远近以进秩。俾等衰有常序，迁次有常程，劳逸均而名分定矣。简自登宪司，佐相幕（府），暨纠天府，皆有可称。而伋等亦以文学发身，谋画效用。荆阳、浙右，实籍宾寮。况今之公卿大夫，皆由此涂出。慎尔职事，尔无自轻。可依前件。

冀州奏事官田练可冀州司马兼殿中侍御史制

敕：某官田练：干敏立身，公勤济事。奉州将之手疏，达军人之血诚。念其忠劳，宜有宠擢。假宪名于殿内，迁郡秩于治中。兹谓兼荣，尔其敬受！可依前件。

薛常翊可邢州刺史、本州团练使制

敕：新授深州刺史薛常翊：平蔡之役，常领偏师。实立勋劳，遂膺宠任。今属方隅多故，将守用能。（宜）〔且〕以翊之长材，居邢之要地。故命鱼符换郡，熊轼移轺。夫事至而功成，时来而节见。此忠良之事业也，尔其念之哉！可依前件。

牛元翼可检校左散骑常侍、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制

敕：某官兼御史中丞、权知深州事牛元翼：命官之要，凡试吏者必俟成效，然后即真。而元翼有理戎之才，扞城之略。权领军郡，能修武经，士乐人安，厥有成绩。是用假威台宪，真拜郡符。仍以金貂，示其兼宠。吾闻忠臣立节，烈士垂名，其要无他，得时而已。勉竭材力，副予斯言。可依前件。

王众仲可衡州刺史制

敕：前虔州刺史王众仲：聚学修身，由文饰吏，累经任使，颇著良能。前牧南康，亦闻有政。宜新印绶，载领藩条。而衡湘之间，蛮越杂处，无以俗陋不慎乃事，无以地远而怠厥心。副吾陟明，俟汝奏课。可依前件。

田盛可金吾将军、勾当左街事制

敕：右金吾卫将军田盛：夫仕官至执金吾，古今所荣重也。而盛生勋德门，有文武略。居贵介而无佚，领谁何而有劳。言念徼巡之功，宜及转迁之命。处左摄事，以表使能。可依前件。

陈楚男王府谘议参军君赏可定州长史兼御史，军中驱使制

敕：某官陈君赏：夙承义训，幼有令闻。专继弓裘之名，通知军旅之事。因仍宪职，兼佐郡符。敬服宠章，勉从任使！

崔承宠可集州刺史

敕：太子左谕德崔承宠：早登班级，亟换星霜。自陈力于贵朝，屡奉辞于外国。职因事博，绩以劳成。就列宫坊，既申赞谕之美；分符郡邸，伫闻刺举之能。宜励公心，祇承宠命。

前贝州刺史崔鸿可重授贝州刺史制

敕：前贝州刺史崔鸿：尝牧贝丘，能修其职。及辞印绶，颇有去思。相时之宜，从人之望；俾换新命，再临旧邦。况闻贮蓄时材，谙详物务；而方州思理，侯伯荐能。勉勤为政之心，勿忝知人之举。

前吉州刺史李繁可依前吉州刺史制

敕：前吉州刺史李繁：累奉藩条，皆奏课第。故移缙云之政，俾牧庐陵之人。虽降玺书，未临郡邸。属鱼章改造，熊轼追还。事既谋新，职宜仍旧。勉率分忧之任，庶成来暮之谣。

瀛（漠）〔莫〕州都虞侯万重皓可坊州司马制

敕：某官万重皓：尝资武力，早备戎行。颇历艰虞，亦闻勤效。而藩隅未靖，迁转从

宜。言念前劳，宜加优秩。可坊州司马。

崔墉可河南府法曹参军制

敕：郾曹观察判官、监察御史里行崔墉：文行饰躬，公清奉职。士林推美，藩府荐能。军旅之间，久资其用；忠勤之后，不殒其名。宜拔才于功臣，俾试吏于府掾。可依前件。

前河阳节度使魏义通授右龙武军统军，前泗州刺史李进贤授右骁卫将军，并检校常侍兼御史大夫制

敕：夫文武之才，内外迭用；军国之任，出入递迁，斯所以优勋贤而均劳逸也。某官魏义通以戎功积久，荣委旌旄；某官李进贤以军课居多，宠分符竹；各勤其职，咸用所长。是以河阳三城，镇静而不扰；泗滨一郡，缉理而有劳。我有禁军，尔宜分领。亲信则倚为心膂，动用则张为爪牙。苟非其人，不付此任。咸假貂蝉之贵，仍兼宪职之荣。勉哉二臣，无替一志。可依前件。

李玄成等授官制

敕：黔州观察使与度支使言玄成等：或蕴蓄能才，咨谋是藉；或分领剧务，课绩有成。并可奏书，各迁宪职。勉勤乃事，无忝所知。可依前件。

马总准制追赠亡父，请回赠亡祖制

敕：夫积善者庆钟于后，显扬者光昭于先。而总贵为邦君，贤为国士。荷贻谋之训，用率义之文。上献表章，有所陈乞。朕念其祖德，褒以台郎。所以复陈寔必兴之言，慰范乔泣涕之思。庶使幽显，两无恨焉。可赠某官。

权知朔州刺史乐璘正授，兼御史中丞制

敕：乐璘：专习武经，旁通吏道，试补郡守，以观其能。连帅上闻，果副所举。夫审官之要，在因其所长而任之，则政速成而化易就也。才既试可，官宜即真。何以宠之？就加宪职。可朔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神策军推官田畴加官制

敕：田畴：官列环卫，职参禁军。慎检有闻，恭勤无怠。顾是劳效，例当转迁。郡佐官寮，以示兼宠。

裴敞授昭义军判官，裴侔授义成军判官，各转官制

敕：裴敞等：昭义、义成，今之重镇。实籍宾介，以参谋猷。而二帅皆勤于奉公，精于辟（土）〔士〕，度才而授职，循序而请官。颇合所宜，咸可其奏。可依前件。

云州刺史高荣朝除太子宾客、河东都押衙制

敕：高荣朝：常领锐师，入攻坚寇。因累奖赏，位至专城。才有所长，宜迁戎职；功不可忘，兼进荣班。勉事元戎，无替劳效。

韦绶等赐爵制

敕：韦绶等：去年春夏，同奉寝园。事集礼成，副吾哀敬。宜加封爵，以报恪勤。可依前件。

乌重明等赠官制

敕：故某官乌重明等：夫生树功勤，殁加褒饰，有国之常典也。重明等在兴元初，常执勤于奉夫，策勋为定难；无禄即代，有劳未图。星岁屡迁，光尘不昧。闻鞞之念，予心曷忘？俾慰幽泉，各追显秩，可依前件。

羽林龙武等军将士各加改转制

敕：夫军卫警则内外严，爵赏明则忠勤劝。尔等咸以材力，列于禁营。属去年已来，屡陈仪仗。虽加赐与，未答勤劳。因诏有司，举行赏典。吾匪虚授，尔宜敬承。文武班资，各从序进。可依前件。

新罗贺正使金良忠等授官归国制

敕：新罗使仓部郎中金良忠等：朕以文明御时，以仁信柔远。声教所及，骏奔而来。况溟涨一隅，舟航万里。尔慕我化，我图尔劳。随其等伦，命以宠秩。无替前效，永为外臣。可依前件。

卷三十七

翰林制诏一 三十四道

除裴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

门下：朕闻后德惟臣，良臣惟圣。在太宗时，实有房、杜，赞贞观之业；在玄宗时，实有姚、宋，辅开元之化。咸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朕祇奉丕图，懋继前烈，思欲贞百度，和万邦，建中于人，垂拱而理。永惟房、宋之化，寤寐求思。至诚感通，上帝眷祐。果赖良弼，辅予一人。正议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迥：器得天爵，文为国华。行有根源，词无枝叶。忠敬恭顺，贯之以诚心；方洁贞廉，辅之以通识。玉立不倚，金扣有声。洎内掌纶言，密参枢务，严重有大臣之体，温雅秉君子之文。每献纳之时，动有直气；当顾访之际，言无隐情。远图是经，大事能断。匡予不逮，时乃之功。及领〔他〕〔地〕官，且司邦赋，会计务剧，出纳事殷。投利刃而皆虚，委棼丝而必理。历试已久，全才益彰。宜登中枢，以副金望。

夫宰辅者，下执邦柄，上代天工。为国蓄龟，注人耳目。尔尚降乃德，以亲百姓，广乃志，以序九流。匡朕心，以清化源，从人欲，以致和气。予欲宣力，汝为股肱。予欲询谋，汝为心膂。予违望于汝弼。勿谓不从汝言。逆于朕心，必求诸道。独立勿惧，直躬而行。明听斯言，敬践乃位。呜呼！罔俾房、宋专美于前。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勋、赐如故。主者施行。

除段祐检校兵部尚书、右神策军大将军制

门下：为君之心，惟功劳是念；有国之典，以赏劝为先。其有辑睦师徒，保绥黎庶，尽勤王之节，建护塞之勋，则宜进以官常，委之军要，兼文武之秩，参内外之荣，斯所以彰念功而明懋赏也。四镇北庭行军兼泾原等州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泾州诸军事、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雁门郡开国公段祐：早膺事任，累著公忠。名因义闻，位以勤致。自分戎阃，实控塞门。明举武经，大修边备。士卒有勇，保鄣无虞。虏不近边，农皆狎野。展执珪之勤礼，沥恋阙之深诚。方图尔劳，且遂其志。夫六官庀职，大司马列于前；二广分师，上将军处其右。长夏官以率属，领环卫而拱宸。苟非信臣，安可兼委？嘉乃实效，副予虚求。将慎重其腹心，宜进登于喉舌。敬服休命，勉扬令图。可检校兵部尚书、右神策军步军大将军知军事，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赵昌检校吏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制

门下：王者以尚齿尊贤为体，以念功任旧为心。况文武之才，有以兼备，则中外之职，所宜迭居。所以宠旧勋而优耆德者也。前荆南节度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赵昌：聚学饰身，修诚致用。久膺事任，累著勋猷。统护交州，威惠之声克振；镇临南海，抚循之政有经。自移部荆门，驰心魏阙，增修职责，益励忠勤。爰举宠章，用旌茂绩。夫望优四皓，然后能调护春闱；才冠六卿，然后能纪纲会府。惟尔年德足尚，可以周旋其间。宜增喉舌之荣，以崇羽翼之任。服我休命，其惟懋哉！可检校吏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郑絪太子宾客制

门下：王者重辅弼之任，明进退之宜，见可即升，知否则舍。兹朕所以推诚不惑，与物无私者也。银青光禄大夫、守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阳武县开国侯郑絪：早以令闻，入参禁署；永惟勤绩，出授台司。期尔有终，匡予不逮。岁月滋久，谋猷浸微。罔清静以慎身，每因循而保位。既乖素履，且郁皇猷。宜副群情，罢兹枢务。朕以其久居内职，累事先朝，思厚君臣，贵令终始。俾就优闲之秩，用申宽大之恩。可太子宾客，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加程执恭检校尚书右仆射制

门下：职参揆务，权总戎麾，必惟其人，乃授斯柄。自非望崇垣翰，功著旂常，则何以副仪形之求，称节制之任？我有休命，尔其敬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使持节沧州诸军事兼沧州刺史、御史大夫、横海军节度支度营田沧景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邢国公、食邑三千户程执恭：义勇立身，忠惠成性，聚为事业，发为勋猷。历事先朝，久专外阃。殿邦而山岳比镇，奉国而金石为心。动修武经，居有循化。洎执珪入觐，班瑞言旋。忠恳内激于心诚，恭顺外形于词气。爰举畴庸之典，稍增命秩之荣。方图前劳，且有后命。朕思安封域，望在勋贤。任既切于腹心，位犹轻于喉舌。以守土勤王之效，虽进官封；念来朝述职之忠，未加宠数。特升右揆，俾壮中权。勉终永图，无替成绩。可检校右仆射，余并如故。

除王伋检校户部尚书，充灵盐节度使制

门下：静边之要，选将为先。夫有统驭之才，然授以节制之任；有抚备之略，然后镇以夷夏之冲。期乎怀遏寇虞，慎固封域。今予命尔，时谓得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刑部尚书兼右卫上将军、宁塞郡王、食实封二百五十户王伋：忠厚立诚，果断效用；慎始终而行有枝叶，践夷险而道无磷缁。早练武经，累从军职。顷逢多垒，实佐元戎。节著临危，功参定难；位由劳致，名以忠闻。自列六卿，且司七萃。星霜屡变，金石弥坚。宜申命于北

轅，俾遏戎于南牧。进地官以崇新命，极勋秩以褒旧功。中简朕心，外谐金议。况五原重镇，诸夏长城。修戎政莫先于威声，牧边民莫尚于惠实。师杂昆夷之悍，训必在和；地为獯虏之邻，抚宜以信。勉率是道，往分朕忧。岁时之间，期于报政。委望斯在，尔其听之！可检校户部尚书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朔方灵盐定远城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仍赐上柱国，散官、封、实封并如故。主者施行。

除阎巨源充邠宁节度使制

门下：华夷要地，实（为）〔卫〕蕃汉；铁钺重柄，必授忠贤。况乎犄角诸军，金汤中夏。有坐甲护边之旅，任切于拊循；有引弓犯塞之虞，寄深于备御。内作心腹，外张爪牙。苟非信臣，不在兹选。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兼羽林军统军、御史大夫、上柱国、定襄郡王、食邑一千三百户阎巨源：备知虏态，明练兵符。永惟颇、牧之能，宜授邠、邠之寄。长南宫而迁左揆，壮西郊而委中权。既图前劳，且伫来效。於戏！十联之帅，可以观政；万夫之长，可以树勋。勉弘令猷，副我休命。可检校尚书左仆射、使持节邠州诸军事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邠宁庆等州节度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功臣、散官、勋、封并如故。主者施行。

授吴少阳淮西节度留后制

门下：议事以制，择善而行，是适变通，庶臻康济，此王者所以弘德而息人也。况闾外重寄，淮右成师，建有德以统藩方，擢有才以领留府。抑惟令典，今举行之。彰义军马军先锋兵马使、正议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使持节申州诸军事、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会稽郡王吴少阳：忠劳许国，贵介承家。蓄武略于韬铃，宣吏能于符竹。属元戎既殁，谋帅其难。朕将选众以升，试可而用。推掌戎务，已逾岁时。而能和辑师人，勤修土贡。布宽简有恒之政，动悦人情；守恭顺不逾之心，静俟君命。有嘉大节，可假中权。宜进列于貂蝉，俾增威于貔武。仍加勋秩，式茂宠章。呜呼！重观其能，我故委之留事；载伫其效，尔宜勉于后图。敬思是言，往率乃职。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依前兼御史大夫、使持节蔡州诸军事、权知蔡州刺史、充彰义军节度管内支度营田、申光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留后，仍赐上柱国，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程执恭检校右仆射制

门下：臣之节极乎忠功，君之柄先乎爵赏。欲忠者之克懋也，故爵有加等；欲功者之速劝也，故赏不逾时。古先哲王，实用兹道；今我命尔，因其旧章。横海军节度支度营田沧景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起复冠军大将军、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兵部尚书、使持节沧州诸军事兼沧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邢国公程执恭：业传将略，名在勋籍。蕴天爵以修己，忠孝两全；竭臣节而事君，夷险一致。纪纲我列郡，节制我成师。动扬休声，静著茂实。自合符征旅，奔命出疆，暴露历于三时，供亿出于二郡。整众而身作师律，伐谋而心为战锋。服金革而无辞，当矢石而有勇。雨晦识鸡鸣之信，风高见隼击之

威。远略既申，茂勋方集。朕以恒阳之众，蠢尔无知。驱彼生人，致之死地。每一念至，惻然久之！与其伤和而济功，曷若含垢而修德。既罢师旅，爰图勤劳。效且居多，赏宜从重。俾自夏官之长，特升右揆之崇。奖忠劝功，于是乎在。承我休命，尔其钦哉！可检校尚书右仆射，餘并如故。主者施行。

除郎官分牧诸州制

汉宣帝云：与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诚哉是言，朕每三复。安得循吏，副吾此心？今之台郎，一时妙选。尝经任历，率有才用。虽典曹庀事，其务非轻；而恤隐分忧，所寄尤重。是用并命，分牧吾人。岁时之间，期于报政。户部郎中某可某州刺史，兵部员外郎某可某州刺史。朕高悬爵赏，伫期酬效。咨尔夙夜，其念之哉！无俾龚、黄，专美前代。

除张弘靖门下侍郎平章事制

夫佐佑天子，燮理阴阳，平章法度，登进贤哲，外抚夷狄，内安元（和）〔元〕，使百官〔各〕修其职，一物不失其所：此宰相之任也。朕思得良弼，驯致此道。咨予命汝，其殆庶乎？某官张弘靖：惟乃祖乃父，代居相位，咸有成绩，书于旗常。尔有忠正恭肃，文以礼乐，日济其美，振扬家声。一时之人，谓之才子。亟登清贯，益著令闻。洎出刺陕部，移镇蒲坂，政不苟细，甚得人心。寮吏将卒，皆乐为用。清简之化，闻于京师。由是郑风《缁衣》之好，汉庭玄成之美，朝望时议，翕然与之。人谋既同，朕志亦定。乃用登尔于左辅，授尔以大政。尚克钦乃嘉命，业乃代官。竭其股肱，服我前训。呜呼！三代为相，邦家之光。尔其念哉，无替乃前人之徽烈！

授范希朝京西都统制

阊阖风至，太白星高，谋帅护边，国之大计。某官范希朝：忠贞勤俭以为质，惠和智勇以为用。一代名将，三朝信臣。朕以西边列镇三四，若有总统，则易成功。思得良帅有威名者，并护诸将，岁一巡边。乘秋顺令，扬其威武。则南牧之马，引弓之人，知我有备，不战而去。谁可任者？无如希朝。以尔有朔方之劳，有振武之效，功在疆场，名闻羌戎。惟实与声，皆副是选。今拜尔为大将，尊尔为司徒，节制进退，一令谕禀。倚望如右，可不慎欤！可充京西都统。

赠吉甫先父官，并与一子官制

敕：某官李吉甫：出入将相，迨今七载，而能修庶职，叙彝伦，毗予一人，以底于道。夙夜不怠，厥功茂焉。夫忠于君者，教本于亲；宠其身者，赏延于嗣。于是乎有饰终之命，有任子之恩，所以感人心而劝臣节也。惟兹旧典，可举而行。

除李绹平章事制

昔在尧舜，聪明文思，尚赖良臣，实相以济。况朕薄德，不逮先王。是用急疾于求贤，置之左右，俾承弼纳，以匡不逮。言虽逆耳，必求诸道，事苟利人，咸可其奏。兹足以宣股肱之力，成天下之务。历选多士，爰得良辅，乃降厥命，其听之哉！某官李绹：（齐）〔斋〕庄严重，内明外直，进退举措，有大臣体。自参内职，每备顾问。忠谏之操，终然不渝。及贰地官，专领财赋；未逾周月，亦有成绩。历试多可，人望攸归。俾登中枢，无易绹者。於戏！尔（有）以文学入仕，以正直奉上，才膺大用，职亦屡迁。十年之间，位至丞相。可以报国，在乎匪躬。钦哉懋哉！无忝朕命。

授韩弘许国公实封制

梁宋之交，水陆合会，人杂难理，军暴难戢。因变肆乱，往往有焉。唯此一方，朕常忧虑。今有良帅，镇而抚之，政立功成，宜举赏典。某官韩弘：以长材大略，作我藩臣。本于忠力，辅以政理。自分阃寄，在浚之郊。严贞师律，恭守朝宪，训兵积粟，明罚信赏，军和食足，礼节并行，河南晏如，于兹一纪。是则有大勋于国，有大惠于人，会课（义）〔议〕功，无出其右。夫有过人之效，则有加等之命，古之王者所以赏一人而天下劝者，用此道也，可不务乎？是用建于上公，授之真食，以示殊宠，以旌殊绩。钦我休命，子孙其保之！

除裴度中书舍人制

司勋郎中、知制诰裴度：以茂学懿文，润色训诰，体要典丽，甚得其宜。施之四方，朕命惟允。况中立不倚，道直气平，介然风规，有光近侍。台郎满岁，班列当迁。纶阁之职，所宜真授。

除萧俛起居舍人制

左补阙、翰林学士萧俛：顷居谏列，职（同）〔司〕其忧，夙夜孜孜，拾遗左右。朕嘉乃志，选在内庭。自参密近，益见忠谏。始终不替，尤足多之。记事之官，一时清选；俾膺是命，以弘劝奖。

除崔群中书舍人制

库部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崔群：端厚和敏，饰以文学，温温忠敬，得侍臣之风。自列内朝，兼司诰命。事烦而益密，职久而弥精。六年于兹，勤亦至矣。况小大之事，常所访问，尽规极虑，弘益居多。所宜宠以正名，式光禁职，敬乃嘉命，其惟有终！

独孤郁守本官知制造制

考功员外郎、史馆修撰独孤郁：为人沉实，敏行寡言，粲然文藻，秀出于众。累升諫列，再秉史笔。洎掌功论，率以直闻。求之周行，不可多得，而掖垣近职，纶阁重选，俯询时议，尔宜居之。

授沈传师左拾遗、史馆修撰制

京兆府鄠县尉沈（傳）〔传〕师：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历代以来，甚难其选。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今兹命尔，其有旨哉！昔谈之书，迁能修之；彪之史，固能终之。惟尔先父尝撰《建中实录》，文质详略，颇得其中。尔宜继前志，率前修，无忝尔父之官之职。可左拾遗、史馆修撰。

除许孟容河南尹兼常侍制

昔吴公、袁安为河南尹守，皆能以廉平清肃，驭吏教人。孰能继之？我有良吏。某官许孟客：才志甚大，言论甚高，在台阁间，蔼然公望。尝尹京邑，观其器用，临事能守，当官敢言。不吐刚以茹柔，不附上以急下。政无烦碎，甚合众心。及是转迁，颇有遗爱。河洛千里，都畿在焉。凡所选任，必归望实。考言询事，非尔而谁？不忘旧政，可立新绩。仍以骑省，申而宠之。

除李程郎中制

隋州刺史李程：顷以词学，入参训命。旋以才用，出领诏条。汉东大郡，委之共理，励精为政，三年有成。中外序迁，朝之彝典。尚书郎缺，尔宜补之。

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制

华阴令卒，非选补时。调租勉农，政不可缺。前镇国军判官、试大理评事裴克谅：久佐本府，颇有勤绩。属邑利病，尔必周知。宜假铜墨，试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议正名。

赠高郢官制

故尚书右仆射高郢：立身从事，皆有本末。在乱不污，可以言忠；守官不挠，可以言直；以道佐主，可以言正；以年致仕，可以言礼。有一于此，人鲜克举；况备四者，不亦君子乎？天不慙遗，深用軫悼！宜加褒赠，以旌其风，仍俾善人，闻而知劝。可赠某官。

贬于尹躬洋州刺史制

中书舍人于尹躬：其弟皋谟，赃污狼藉。虽无从坐之法，合当失教之责。然以典职诏命，恭勤五年；我即念劳，尔宜思过。俾居近郡，兹谓得中。

赠裴 官制

故太子宾客裴迥：忠正恭慎，佐予为理。事君尽礼，徇国忘身，积忧与劳，遽成疾恙，以至沦逝，念之惻然。顷属多故，未申礼典。永惟褒饰，宁忘于心？今则命数之间，宜从加等。庶使忠于君者，有以劝焉。可赠某官。

除军使邠宁节度使制

金方之气，凝为将星。王者法天，选命豪杰。授之以钺，拜为将军，以威西戎，以护中夏。而倚望若是，安可非其人哉？某官某，出忠入孝，仗信抱义，行有馀力，学剑读书。郁然将材，用兼文武。自领军卫，为我爪牙。夙夜警巡，不懈于位。材官知训，环列增勋。服勤五年，兹为成绩。可以移用，使之守疆。邠、邠大藩，控扼胡虏。若得良将，则无外虞。知臣者君，非尔不可。仍加副相，以重是行。勉树勤劳，式光宠擢！

除韦贯之平章事制

周宣、汉宣，继（之体）〔体之〕主，一得申甫，一得魏丙，咸克致理，号为中兴。朕嗣位以来，永鉴前烈，惟是贤俊，寤寐求思。历选周行，乃获时彦。宜以政柄，举而授之。某官韦贯之：温重明正，国之公器。当官必守，临事能断。简在朕志，迨今累年。乃者擢居谏司，以观其直；出领符竹，以观其理；烦之剧务，以观其用；访之大政，以观其体。历试必中，众望允属。倚之为相，金曰宜哉。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夫臣事君以忠，后从谏则圣。靡不有始，鲜克有终，理化不成，恒由于此。今我与尔，永终是图。虽休勿休，以臻其极。呜呼！二宣之业，吾有望焉！

除拾遗、监察等制

渭南尉庾敬休等：咸文行清茂，士之秀者。宜从吏列，擢在朝行；各随才用，分命以职。司谏执宪，伫有可称。

除范传正宣歙观察使制

古之诸侯，三载考绩，选其贤者，命为长率。所以劝功行而兴理化也。苏州刺史范传正：文学政事，二美具焉。选自郎署，出分符竹，江南列郡，连领者三。所至之部，悉心

为理。明谕朝旨，恭守诏条，谨身省事，以临其下。政简而肃，意诚而明，吏不能欺，人是以息。而去思之叹，来暮之谣，往复有政，闻于人听。虽古循吏，蔑以加之。朕以陵阳奥壤，土广人庶，其地有险，所寄非轻。迹其前效，可当此选。况黜、歆之遗爱尚在，吴兴之新政方播。升车便道，足慰人心。固当望风自安、计日而理。倚注于尔，往宜钦哉！

边镇节度使起复制

执亲之丧三年，礼也；圣人不得已而夺之。金革之事无避，权也；忠臣不得已而从之。某官某：握我兵要，守在塞门。忠勇威惠，合以为用。师人悦附，戎虏畏服。迨彼诸部，闻其姓名。况岁广屯田，日讨军实，载陈远略，方集大勋。自罹家艰，遽致公政，茹荼衔恤，已过旬时。而军旅不可以无帅，疆场不可以无主。且虑人慢，或生戎心。盖臣节大于孝思，王事急于情礼。舍轻从重，徇公灭私。变而通之，正在于此。俾加戎秩，用护边封。往服旧职，无违朕命。

除任迪简检校右仆射制

《书》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赏”。此先王所以匡饰天下也。其有忠劳输于国，惠泽及于人，高位厚赏，朕无所爱。某官任迪简：顷以本镇元戎来朝，俾佐师律，实掌留务。属偏裨不轨，诱动军部，乱行忤命，至于再三。而迪简冒白刃于戎首，置赤心于人腹。挺身誓众，罔不率（逆）〔从〕。群情既归，因命为帅。况闾阎荡析，仓禀匱竭，野有饿殍，军无见粮；又能推恩信以结众心，率勤俭以劝生业。士旅悦附，流庸思归，周月之间，泰然安堵。开置幕府，叶和亲邻。俾予无忧，时乃之力。夫为将守，立功如斯，不加爵赏，何劝来者？建官惟百，端揆长之。自非勋贤，不在此选。以是加等之命，宠乃殊常之绩。俾增威于阃外，仍就拜于军中。尔其钦哉！无替厥命。

除常侍制

某官某：往以强毅刚直，见称于时。擢在左曹，俾之驳议。旋以言动，小有过差，左迁远藩，亦闻有政。虽经三黜，仅历二纪；而坚直之气，终然不渝。人之所难，亦足嘉尚。宜可束带，立之于朝，正色说言，时有所取。俾登西掖，仍珥右貂。从容前后，以备顾问。

除裴武太府卿制

聚九州之赋，辨百货之名，按其度程，谨其出纳。孰为主者？外府上卿。务殷秩崇，不易其选。某官裴武：有通敏之识，有倚辨之才，以兹器用，早膺任使。小大之务，罔不励精，累有勤绩，存乎官次。而受藏之府，国用所资。若非使能，何以集事？俾升显列，仍委剧务。尔宜率其官属，钦乃职司。会（努）〔帑〕藏出入之要，修权量平校之法。以遵成式，无使改易，谨而守之，斯为称职。

卷三十八

翰林制诏二 四十三首

杜佑致仕制

敕：尽悴事君，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自非贤达，孰能兼之？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长才名略，为国元臣，历事四朝，殆逾三纪。出专征镇，为诸侯帅；入赞台衮，为王室辅。嘉猷茂绩，中外洽闻。宠任既崇，勤劳亦至。顷以年登致仕，退请悬车，方深倚注，久未得谢，勉就牵率，迨兹累年。今抗疏披诚，至于数四，敦谕颇切，陈乞弥坚，期于必遂，理不可夺。守冲知止，佑实有焉！贤哉大夫！今古同道；宜从优异之命，式表褒崇之礼。尚资耆望，俾傅东朝。可太子太师致仕。如天气晴和，亦任朝谒。昔祁奚、申叔，皆就请老；国有大事，入议否臧。忠臣爱君，岂必在位？永观前事，期副兹怀！

郑涵等太常博士制

某官郑涵等：并早以文行，久从吏职，辈流之间，颇为淹滞，况雅有学识，进修不已。礼官方缺，宜当此选。凡朝廷礼制，或损益有疑；中外谥议，或褒贬不决；尔为博士，皆得正之。所任非轻，各敬乃事！并可太常博士。

除韩皋东都留守制

国之都府，半在东周；未遑时巡，方委留镇。非位望崇盛，加之勤旧者，则不足以允金縢而副重寄也。刑部尚书韩皋，名德之后，郁然公才；正行通规，贯于终始。累迁台府，连镇藩维；入修职业，出树风声。故事遗爱，著闻中外。况一登朝序，殆三十年；旧德耆望，无居其右。俾东夏，金以为然。乃加〔家〕〔冢〕卿，以示崇宠。敬服嘉命，永孚于休！可检校吏部尚书、东都留守。

中书舍人韦贯之授礼部侍郎制

典郊祀之礼，献贤能之书，今小宗伯，实兼二事。非直清明正者，不足以处之。中书舍人韦贯之：沈实贤峻，文以礼乐；行成于内，移用于官。公直之声，满于台阁。顷以词藻，选登禁掖。秉笔书命，时称得人。久积勤劳，宜有迁转。可使典礼，以和神人；可使

考文，以第俊秀：仪曹之选，金议所归。往修乃官，无替厥问！可礼部侍郎，餘如故。

薛存诚除御史中丞制

庶官之政，得人则举，况中执宪，准绳之司：所以提振纪纲，端肃内外乎。盖一职修者，其斯任之谓欤？给事中薛存诚：选自郎署，列于左曹。居必静专，言皆说正。章疏驳议，多所忠益。可以执宪，立于朝端。况副相方缺，台纲是领，纠正百官，尔得专之。夫直而不绞，威而不猛；不附上以急下，不犯弱以违强：率是而行，号为称职。敬服斯命，往其懋哉！可御史中丞，餘如故。

前长安县令许季同除刑部郎中， 前万年县令杜羔除户部郎中制

前长安县令许季同、前万年县令杜羔等：顷自郎署，分宰京邑。而长吏待之，小乖常礼。虽同辞托故，动未得中；然远耻以退，道不失正。各从免职，亦既逾时。况文行政能，皆推于众；询诸时议，宜有迁授。尚书郎缺，方选才良；宪部人曹，俾膺并命。季同，可刑部郎中；羔，可户部郎中。

京兆少尹辛秘可汝州刺史制

京兆少尹辛秘：顷守吴兴，时逢扰乱；安人殄寇，节效可称。出倅戎车，入贰京辇；亦有政绩，著于官常。今以汝、汾军郡之大，方求良吏，委之分忧，询事考能，尔当其选。往即乃土，以舒吾人。可汝州刺史。

除李逊京兆尹制

近岁京兆，长吏数迁，诚不便时，抑有其故。或铃键不谨，吏掾为奸；或钩距太烦，人受其弊；既非中道，皆不得已而罢之。宜求恬智、宽猛相济者，亲谕斯旨；使久于其职，以息吾人。浙江东（都）〔道〕观察使、御史中丞李逊：十年以来，连守四郡。或纷扰之际，或荒饘之餘，威惠所加，罔不和辑。赏其殊绩，撰在大藩；自临会稽，一如旧政。况省科禁以便俗，通津梁以息征。动遵诏条，深副朝旨。江南列镇，良帅则多；集课程功，尔为称首。而内史之选，久难其人；今予所求，唯尔可使。虽表率州部，其委非轻；然尹正京师，所资尤急。宜辍材于浩（壤）〔穰〕，伫观政于鞶鞶。望尔有成，无替厥命！可权知京兆尹。

除孔 等官制

浑金璞玉，方圭圆珠，虽性异质殊，皆国宝也。是故能官人者，亦辩而用之。谏议大夫孔戣：静专贞白，不涉声利；执言守事，无所依违。驾部郎中薛存诚：廉洁直方，饰以

词藻；中立不倚，介然风规。吏部员外郎王涯：端明精实，加之以敏，懿文茂学，尤推于时。并历践朝行，恪勤官次；谏坦郎署，蔼其休声。宜加公奖，擢在近侍。左右禁闼，可以同升。必能评奏台议，发扬纶诰，临事有立，属词可观；各随所长，分命以职。祇奉乃事，无替厥猷！戮、存诚，并可给事中；涯，可兵部员外郎、知制诰。

除李建吏部员外郎制

六官之属，选部郎首之。历代以来，诸曹郎之中，择其践历久，考第高，加以有器局律度者迁焉。今之选任，亦由是矣。兵部员外郎李建：文行才理，公勤课绩，可谓具美，宜居厥官。岁调方殷，勉勤尔事！可吏部员外郎。

除刘伯刍虢州刺史制

给事中刘伯刍：以文雅才名，给事左闼，实掌驳议，再逾岁时，亦谓恪勤，宜从迁转。而虢略近郡，黎人未康，藉尔良能，为予抚字，悬赏伫效，勉哉是行！可授虢州刺史。

除周怀义丰州刺史、天德军使制

西受降城，尤居边要，西戎北虏，介乎其间。委之郡符，建以戎号。将守之选，宜乎得人。前汝州刺史周怀义：久列禁卫，尝从征伐；又领军郡，率著勤功。宜加奖用，可属忧寄。况兹要镇，实扼戎吭。掎角诸军，扞藩右地。牧人训旅，兼领非轻。无替前劳，在申后效。可丰州刺史、天德军使。

除某官王某魏博节度使制

师长之选，重难其人。况河上列城，邺中雄镇，初丧良帅，思安众心，若亲与仁，方膺是命。某官王某：出忠入孝，根乎至性，好学乐善，出于余力。发自修己，施于为政。可以守土，可以长人。今两河之间，三军乏帅，是用命尔，领兹大藩。澄清魏风，辑理相土，为我垣翰，永孚于休。往其钦哉！无替厥职。可魏、博等州节度观察使。

除某节度留后起复制

懋勋德者，庆钟于嗣；袭忠顺者，教本于亲。于是乎有代及之恩，有赏延之命，所以光子道而激臣节也。兹惟旧典，可举而行。某官某：惟乃祖父，勤劳王家，咸有忠功，书于甲令。降及于尔，亦克负荷。早承义训，久倅戎麾。自罹悯凶，能著诚敬，恭俟朝命，靖安人心。虽在幼冲，足可嘉奖。今属元戎初丧，众望颀然，宜选亲贤，以为统帅。留府之事，俾尔专之。加戎秩以夺哀，迁冬卿以示宠。奉扬新命，无忘前修。尔宜懋哉！悬赏伫效。可节度留后，检校工部尚书。

除薛平郑滑节度制

武牢以东，至于白马，形制之地，水陆之会。宜择文武兼备者，以为守臣。右卫将军薛平：自司禁旅，为我爪牙，训整警巡，能宣其力。尝使于绝国，可谓有劳；尝牧于大郡，亦闻有政。况忠厚为质，通明为用。秉吏道之刀尺，袭将门之弓裘。可以为三军之帅，可以理千乘之赋。俾辍才于北落，往节制于东方。尔宜式遏四封，辑宁百众。明简稽以实军旅，信赏罚以劝吏人。勉率乃职，无忝厥命。仍以冬卿副相，兼而宠之。可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郑滑颖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除卢士玫、刘从周等官制

君有举，左史得书之；政有阙，谏官得补之。二职者，历朝之清选也。前侍御〔史〕卢士玫：尝在西川时为从事，乱危潜伏，能洁其身。前监察御史刘从周：顷佐宣城，奉公守政，端士之操，终然不渝。时所称论，并宜甄奖。况学术词藻，见推于众。并命清贯，金以为宜。记事尽规，各伫能效。士玫可起居郎，从周可右补阙。

张正一致仕制

前谏议大夫张正一：学行器用，为时所称。擢居谏官，冀效忠说。虽年齿未暮，而衰疾有加。所宜颐养，不可牵率。俾移优秩，以从致政。可国子司业致仕。

张正甫苏州刺史制

浙右列城，吴郡为大，地广人庶，旧称难理。多选他部二千石之良者，转而迁焉。邓州刺史张正甫：自领南阳，仅经三载，廉平清简，以临其人。人安政和，理行第一。宜以大郡，推而广之。用旌前劳，且伫来效。可苏州刺史。

崔清晋州刺史制

左司郎中崔清：以才良行敏，补尚书郎。颇积公勤，宜加奖任。顷尝为郡，亦闻有政。平阳旧壤，时谓名藩。得才与能，方可共理。安人训俗，伫有成绩。可晋州刺史。

除柳公绰御史中丞制

中宪之设，纠谬惩违。一引其纲，百职具举。非清与直，不称厥官。谏议大夫柳公绰：忠实有常，文以词学，介然端直，有古之遗风。顷居台宪，累次郎位。持平守正，人颇称之。擢首谏司，器望益重。今副相缺位，中司专席，惟有守者，可以执宪；惟无私者，可以闲邪。询事审官，尔当是选。光昭新命，振起旧章。宜一乃心，以扬其职。可御史中丞。

除田兴工部尚书魏博节度制

驭下安人，其道不一：或序能以次用，或因效以拔才；所命虽殊，同归共理。某职某官田兴：时属本军初丧戎帅，乱政或后，群心不宁。而兴列在偏裨，奋其义勇，谋成必中，事至能断。智略所及，指麾所加，一军获安，百众悦附。连献章疏，恭俟制命。有节有礼，朕用嘉之。夫以将材如彼，军情若此。（元）〔允〕膺不次之举，可责非常之功。是用宠之冬卿，擢为大将。仍以印绶，就拜军中。行乎敬之哉！无堕乃力。可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魏博等州节度观察等使。

除郑馀庆太子少傅制

东朝三少，历代重选。不必备位，在乎得人。吏部尚书郑馀庆：贞明俭素，有古人风。发自修身，施于为政。出入中外，多历要重，咸有勤绩，存于官次。况动中礼法，学综儒玄。是谓羽仪之臣，可居师傅之任。辅我元子，尔其勉欤！可太子少傅。

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

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士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兹为重寄，宜付长才。同州刺史裴堪：素蓄器干，久经任遇。日者资其忠谅，入为谏议大夫。藉其良能，出为左冯翊。曾未周岁，政立绩成。区区一郡，未尽其用。钟陵要镇，可以委之。夫简其条章，平其赋役，徇公率正，以临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祇服厥命，往修乃官。仍兼中宪，以示优宠。可江西观察使、兼御史中丞。

赠杜佑太尉制

生有爵禄，殁有褒赠，此王者所以崇哀荣之礼，厚君臣之恩。况有辅臣，所宜加等。某官致仕佑：以通济之才，公忠之节，逢时入用，为国大臣。外领藩镇，内参台铉。积勤尽悴，迨过三纪，左右于位，亦既八年。天不慙遗，夺我元老。惘然兴叹，实轸于怀！永言褒荣，俾峻礼命。上公之秩，用贲幽灵。呜呼！录旧旌劳，知（于）〔予〕不忘。可赠太尉。

除孔戢万年县令制

京邑令缺，多择尚书郎有才理者补之。兵部员外郎孔戢：自御史府迁夏官之属，凡所莅职，一心奉公。在郎署间，称有名实。加以文学，缘饰吏能。俾宰京剧，仁有成效。

除裴向同州刺史制

冯翊之地，密迩郊畿。分内史之政，参京师之化。俾善所职，其在得人。京兆少尹裴

向：器蕴利用，学通政事。久试吏治，颇著良能。累守大郡，入亚天府。奉上抚下，皆有可称。左辅之重，尔膺其选。况征赋犹重，人庶未康，实望良才，与之共治。勉副所举，往修厥官。可同州刺史。

除武元衡门下侍郎平章事制

朕嗣守丕业，〔行〕将十年，实赖一二辅臣，与之共治。故外镇方域，则仗以为将，有绥侯厚重之质，有邴吉宽大之风。自登台司，克厌人望。顷属巴、蜀军后人残，权委节旄，俾往镇抚。信及夷貊，恩加疲瘵。每因利以施惠，不易俗而修教。政无苟得，人用便安。惠兹一方，时乃之绩。报政既久，属望益深。宜归左辅，以参大政。夫坦然公道，可以叙众才；旷然虚怀，可以应群务。弼违救失，不以尤悔为虑；进善惩恶，不以亲仇自嫌。用此辅君，足为名相。钦率是道，往复乃官。可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除李夷简西川节度使制

征镇之大，实惟蜀川。西距于戎，南渐于海。有重江复山之险，有长毂坚甲之旅。水陆交会，华夷杂居。畴能治之？我有良帅。山南东道节度使某官李夷简：以正事上，以简临下。仗兹器用，累当任遇。执宪之难也，尔为台丞，其职甚举；司计之重也，尔调邦赋，其效可称。爰资长才，出领重镇。自总符钺，于汉之南。专奉诏条，削去弊政。均谷籍不一之赋，罢舟车无名之征。近悦远来，归如流水，俗用丕变，人迄小康。三载考功，尔为称首。进其右秩，迁于大藩。以均惠乎四方，以旌劝乎群吏。昔文翁明于教化，种暡优于政能。巴蜀之间，遗美犹在。不替前效，可以嗣之。伫闻有成，用光厥命。可检校吏部尚书、剑南西川节度等使。

除袁滋襄阳节度制

汉以二千石之良者，入为公卿；周以六官之贤者，出兼侯伯。内外之任，所命则殊。至于治军国，宠忠贤，〔共〕〔其〕致一也。户部尚书袁滋：奉上甚勤，临下甚简，安人附众，尤是所长。顷资其能，移镇东郡。略其科禁，缓其征徭，政不滋彰，人用休息。在部七载，绩成课高。玺书征还，益闻遗爱，老幼遮道，事邻古人。朕方勤恤疲民，褒奖循吏，累月再命，其有旨哉！举郑、滑之政也，故旌武公之美，宠以司徒；忧襄、汉之人也，故仗叔子之才，委兹征镇。类能而使，其在此乎！勉扬厥声，无替前效。可某官〔充〕山南东道节度等使。

归登右常侍制

近侍之列，骑省为贵。历代迄今，选任颇重，必询望实，而后命之。工部侍郎归登：朴中沈厚，心无诡诈。介圭不饰，止水无波。澹然自居，以致名称。抱此素行，历践清贯。掌议左掖，贰职冬官。岁时滋深，体望益茂。可以备顾问应对之选，列言语侍从之臣。冠附

貂蝉，立之于右。访诸时论，金以为然。可右散骑常侍。

李程行军司马制

隋州刺史李程：顷自周行，出分忧寄。汉南大郡，守之五年。颇著良能，宜当选奖。况专习文学，通知兵事。西南重镇，初委元戎，慎选副车，尔当此举。三军之重，俾往贰之，仍加宪职，以示优宠。可御史中丞、剑南西川行军司马。

李翱虞部郎中制

金州刺史李翱：雅有文艺，饰以政事。早从吏职，久领郡符，谨慎廉平，颇副所任。虞曹郎缺，命以序迁。敬兹宠名，勉守厥位。可尚书虞部郎中。

牛僧孺监察御史制

河南县尉牛僧孺：志行修饰，词学优长。顷对策于庭，其言甚直。累从吏职，颇谓滞淹。访诸时论，宜当朝选。俾升宪府，以观其才。可监察御史。

裴克谅量留制

华州刺史奏，华阴令裴克谅：在官清白奉法，考秩向满，其政如初。借留三年，用观成绩。朕方旌求良吏、俾养黎元。适副所怀、宜可其奏。

张聿都水使者制

前湖州长史张聿：顷以艺文，擢升朝列。尝求禄养，出署外官。名不为身，志亦可尚。丧期既毕，班序当迁。俾领水衡，以从优秩。可都水使者。

薛仵鄜坊观察使制

鄜州延安，抵于中部，羌夷种落，散在其间。戎夏杂居，易扰难理。宜选宽明之使，通知边事者，委以符节而纠绥之。右金吾将军薛仵：服勤戎职，练达吏道，出入中外，绵历岁年。能一乃心。以宣其力。自加宠遇，再执金吾，徼巡有严，夙夜匪解。在公若是，何用不臧？况为人沉静，内肃外和，按俗守封，是其所善。宜辍务于谁何，俾宣风于廉察。庶乎劳徕诸部，纲纪列城。奉诏条以安人，参戎索以训旅。钦承厥命，往复乃官。仍践冬卿，式光重寄。可检校工部尚书、充鄜坊等州观察使。

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

太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仍迁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李晕安州刺史制

宿州刺史李晕：勋阀之门，嗣生才略。久参戎卫，颇著勤劳。试守列城，观其为政。属汴、泗之右，创画州居，府署城池，委之经始。一日必葺，三年有成。且闻公勤，宜有迁转。重分忧寄，再伫良能。往安吾人，无忝厥命。可安州刺史。

窦易直给事中制

前御史中丞窦易直：器质识智，厚重开敏。文合法要，学通政经。累践台郎，擢司邦宪。宽猛举措，甚得其中。官不易方，府无留事。前因病免，今以才迁。俾升琐闼，以备顾问。夫制令奏议，官狱典章，苟有依违，皆得驳正。所任不细，宜敬乃官。可给事中。

孟简赐紫金鱼袋制

汉制：二千石有政绩者，就加宠命，不即改移；盖欲使吏久于官，人安其化也。常州刺史孟简：简易勤俭，以养其人。政不至严，心未尝怠。曾未再稔，绩立风行。岁课郡政，毗陵为最。方求共理，实获我心。宜加命服，以示旌宠。庶俾群吏，闻而劝焉。宜赐紫金鱼袋。

卢元辅杭州刺史制

河南县令卢元辅：早以学艺，列在周行。尝守商都，颇闻有政；再领京县，益见其才。江南列郡，余杭为大。征赋犹重，疲人未康。籍尔登车，往分忧瞩。劳徕安辑，称朕意焉！悬赏旌能，以伫报政。可杭州刺史。

钱徽司封郎中、知制诰制

中台草奏，内庭掌文，西掖书命，皆难其人也。非慎行敏职，茂学懿文，四者兼之，则不在此选。祠部郎中、韩林学士钱徽：蔼然儒（气）〔风〕，粲然词藻。缜密若玉，端直如弦。自参禁司，益播其美。贞方敬慎，久而弥彰。应对必见于据经，奏议多闻于削稿。迨今六载，其道如初。嘉其忠勤，宜有迁擢。俾转郎吏，仍参纶阁。兹乃荣奖，尔其敬承。可依前件。

独孤郁司勋郎中、知制造制

考功员外郎、知制造独孤郁：学识文行，时论所推。选自外郎，擢居右闕。纶言枢命，既重且（推）〔难〕。委以发挥，甚闻称职。而端谅忠谨，介然自居。为臣若斯，足可嘉奖。官（满当）〔当满〕岁，职亦逾年。宜从美迁，以光近侍。可司勋郎中、知制造。

卷三十九

翰林制诏三

敕书批答祭 文赞文附 五十五道

与王承宗诏

敕：王承宗：朕临驭天下，及此五年，三叛诛夷，四方清泰，不以武功自负，常推恩信为先。尔父云亡，即欲命卿受诏；而远近方镇，内外人情，纷然奏陈，皆云不可。朕以卿累代积勋贤之业，一门有忠义之风，功著艰危，恩连姻戚。虽中心是念，而众请难违。可否之间，久不能决。然亦欲观卿进退之礼，察卿忠孝之心。

卿自罹悯凶，属经时月。待使臣而动皆得礼，奉章疏而言必由衷。请献官员，愿输贡赋。而又上陈密款，远达深诚。洁身而谋出三军，损己而让推二郡。斯有以得臣子之大节，知君亲之大恩。卿心既然，朕意亦定：特加新命，仍抚旧封。今授卿起复左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充成德军节度使、恒州刺史、恒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兼御史大夫，仍赐上柱国，并赐告身旌节等往。相卿忠孝，哀感兼深。其德、棣两州，以卿进让，元欲于卿亲属之内，选授一人。在法虽有推恩，相时亦恐非便。今所以除薛昌朝德、棣两州观察使。昌朝昔尝事卿先父，今又与卿亲邻。卿宜具以诚怀，令报昌朝知（委）〔悉〕。卿今授命之后，足得节制三军，使其不失事宜，方见卿之忠荃。昨者众情易惑，非卿不能效此诚；群议难排，非朕不能断此意。所宜保持大义，勉励远图。深念斯言，永副予望。其当军大将已下，各宜特与改转，卿即条录闻奏。其官健等，亦宜量加优赏。想宜知悉。

答李（逊）〔胤〕等《谢恩令附入属籍表》

卿先父顷逢多难，尝立大功。每想忠劳，岂忘存歿。念先臣之绩，虽书名于太常；推同姓之恩，更附籍于宗正。俾增荣于一族，兼延宠于九原。卿等或诗礼承家，或弓裘奉业；咸钟新命，庆属本枝。省所谢陈，深（喜）〔嘉〕诚恳。

祭卢虔文

维元和四年，岁次己丑，七月，日，皇帝遣某官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秘书监、赠兵部尚书卢虔之灵：惟尔质性端和，风猷茂远。名因文著，位以才升。秉大节而事君，始终一致；陈义方而训子，忠孝两全。甲族推华，士林增美。久在貂蝉之列，近迁图籍之司。方延宠光，遽幽窆。褒奖之命，虽已表于哀荣；遣奠之恩，宜再申于軫悼。魂兮不昧，鉴

此诚怀。尚飨！

批李夷简《贺御撰〈君臣事迹屏风〉表》

朕思求理化，亲阅典坟。至于去邪纳谏之规，勤政慎兵之诫，取而作鉴，书以为屏。与其散在图书，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绘素，目睹而躬行。庶将为后事之师，不独观古人之象。卿词彰恭顺，义见忠规。省览再三，深叶朕意。所贺知。

批百僚严绶等《贺御撰〈屏风〉表》

朕烈祖太宗，以古为镜，用辅明圣，实臻理平。垂作孙谋，每惧乎失坠；取为殷鉴，遂饰〔以〕丹青。至若明君直臣，前言往事，森然在目，如见其人。论列是非，既庶几为座隅之诫；发挥献纳，亦足以开臣下之心。况卿等职在仪刑，政当补察。各勤所任，共副兹怀。所贺知。

答杜兼《谢授河南尹表》

卿文通吏道，学达政源。凡历官常，辄闻绩效。观能以授，俾亚理于三川；见可而迁，宜专临其一府。尽委封〔几〕〔畿〕之政，仍兼运漕之权。岁时之间，伫有勤效。勉恭尔职，重副予怀。所谢知。

与茂昭诏

敕：茂昭：卢校等至，省所奏恒州事宜，并别论请陈献者，具悉。卿望重勋贤，寄崇藩镇，谋参庙算，宠接国姻。累上表章，继陈诚款。永言智略，已见匡济之才；载念公忠，益表感知之志。若非劳瘁忧国，义勇忘家，则丹赤之心，不能至此。想风兴叹，至于再三。所缘恒州事宜，朕亦思之甚熟。但以武俊率身仗顺，于国有功，忠勋所延，宜及后嗣。承宗又密陈深款，远献忠诚。既念旧劳，已降成命。计其奉诏，必合感恩；如或乖违，续有商议。卿宜以睦邻为事，体国为心。想卿诚怀，当悉朕意。

与师道诏

敕：师道：省表具悉。卿业重相门，位崇戎阃。忠输于国，行著于家。久而益彰，嘉叹无已。所奏亡兄师古请列于私庙昭穆者。此乃心推孝友，诚切恭敬，览表见情，深足嘉尚。但以祠庙所见，贵于礼成。师古虽则始营，至卿方行祔礼。即卿为庙主，固合其宜。况师古爵位尊崇，弘选自合祔庙，别立祠宇，使其主之，奉以蒸尝，亦非乏祀也。已令有司重议如此，颇谓得中，且叶礼经。卿宜知悉。

与於陵诏

敕：於陵：省所贺安南破坏王国贼帅李乐山等三万人者，具悉。（卿）蛮夷犯疆，方镇致讨，凶徒丧败，荒徼清平。卿素蕴忠诚，又连封壤。疾既同于山藪，势益壮于辅车。想闻捷书，当倍慰愜。载省所贺，深见乃怀。

答段祐等《贺册皇太子礼毕表》

朕祗膺统序，恭守典常。爰推至公，乃命长子。使主国鬯，用贞邦家。册毕礼成，良增感庆。卿等各司军卫，同奉表章，备见忠诚，益深嘉叹。所贺知。

答李词《贺处分王士则等德音表》

朕临驭天下，以惩劝为先。有恶必诛，无功不念。顾承宗之罪，诚合讨除；思武俊之勋，宜令嗣袭。况坟墓禁其剪伐，将校许以归降。庶明用师，盖非获已。卿职修卿寺，诚奉本枝。省兹贺章，备见忠（尽）〔恭〕。

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

敕：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论与勃藏至，省表及进奉，具悉。卿器识通明，藻行精洁。以为真实合性，忠信立诚，故能辅赞大蕃，叶和上国。弘清净之教，思安边陲；广慈悲之心，令息兵甲。既表卿之远略，亦得国之良图。况朕与彼蕃，代为舅甥，两推诚信，共保始终。览卿奏章，远叶朕意。披阅嘉叹，至于再三。所议割还安乐、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书，非不周细；及省来表，似未指明。将期事无后艰，必在言有先定。今信使往来无壅，疆（场）〔場〕彼此不侵；虽未申以会盟，亦足称为和好。必欲复修信誓，即须重画封疆。虽两国盟约之言，积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后，克日可期。朕之衷情，卿之志愿，俱在于此，岂不勉欤？

又缘自议三州已来，此亦未发专使。今者赞普来意，欲以再申此言，故遣信臣，往谕诚意。即不假别使，更到东军。此使已后，应缘盟约之事，如其间节目未尽，更要商量，卿但与凤翔节度使计会。此已处分，令其奏闻。则道路非遥，往来甚易，颇为便近，亦冀速成。更待要约之言，皆已指定，封疆之事，保无改移。即蕃汉俱遣重臣，然后各将成命。事关久远，理贵分明。想卿通才，当称朕意。

曩者郑叔矩、路泌因平凉盟会，没落蕃中。比知叔矩已亡，路泌见在，念兹存没，每用惻然！今既约以通和，路泌合令归国；叔矩骸骨，亦合送还。表明信诚，兼亦在此。其论与勃藏等寻到凤翔。旧例：未进表函，节度不敢闻奏。自取停滞，非此稽留。昨者方进表函，旋令召对。今便发遣，更不迟回。仍令与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徐复，乃中使刘文璨等同往。其餘事宜，已具与赞普书内。卿宜审于谋议，速副诚怀。兼有少信物赐卿，具如别录，至宜领也。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与希朝诏

敕：希朝：省所奏、请自部领当道兵马一万五千人，取蔚州路赴行营，并奏土门及承天军各添兵士备御者，具悉。卿武毅雄才，忠贞大节。出为良将，倚作信臣。约已徇公，忘身许国。忿违命不恭之寇，激勤王自效之心，亲统锐师，率先群帅。况又周知要害，备设防虞。计其威声，已振凶丑。有臣如此，朕复何忧？伫建殊功，以副深望。所有动静，宜数奏闻。想当知悉。

与师道诏

敕：师道：〔未〕〔朱〕何至，省所奏当道赴行营兵马，取正月过渡河，逐便攻讨；并奏兵马出界后，请自供一月粮料。又奏，待收下城邑，若有军粮，一月已后续更支计，并陈谢慰问者，具悉。卿文武间生，忠贞特立。动有所效，知无不为。昨献帛助军，极盈数于万疋；今又赍粮出境，减经费于三旬。此乃力之所任，无不罄竭；虑之所及，无不经营。因时见忧国之心，临事识忠臣之节。诏书慰谕，未尽朕怀；章疏谢陈，益嘉乃志。再三兴叹，寤寐难忘。其所奏闻，并依来表。想宜知悉。

与刘济诏

敕：刘济：李皋至，省表及露布，十二月十七日，刘缙部领当道行营兵马收下饶阳县城，破贼众三千人，并擒斩将校，收获马畜器械等，兼送贼将朝履清等四人，又进所收饶阳县等者，具悉。卿尽忠伐叛，发渔阳精锐之师；缙仗顺临戎，讨冀方昏狂之寇。诏下而父子戮力，鼓行而将卒齐心。先群帅以启行，首诸军而告捷。连擒逆将，并下贼城。归献罪之俘囚，进已收之县邑。可谓忘身徇国，尽礼事君。疾风知劲草之心，大雪见贞松之节。况表章之内，益叹恭勤；而眷想之间，如睹风采。计兹凶丑，当已震惊。破竹之势可乘，覆巢之期非远。伫清大憝，重副深怀。其饶阳县，卿宜且令镇守，稍加存抚，用劝将来。宋常春、卿所密奏，具委事情，且宜叶和，以体朕意。故令宣慰，想当知悉。

祭吴少诚文

维元和五年，岁次庚寅，二月辛未朔，二日壬申，皇帝遣内侍省内府局丞、赐绯鱼袋孙士政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彰义军节度使、赠司徒吴少诚之灵曰：惟尔武毅挺质，韬铃拔身。负勇果之雄材，蓄变通之明识。自察廉列郡，节制成师，贞且有威，勤而不扰。军戎辑睦，封域底宁。从义而致诚，仗顺而保福。既延宠渥，方茂辉荣。遽此幽沦、深用伤悼。逝波不舍，去日苦多。想松楸以軫怀，闻鼓鼙而兴叹。恩加遣奠，礼举褒崇。念尔有灵，知予此意。尚飨。

与季安诏

敕：季安：省所奏当道行营兵马今月十七日已收枣强县，其贼弃城夜走者，具悉。卿输忠报国，嫉恶忘家，遣无敌之师，伐不袭之寇。军声远届，先路以风行；逆党潜知，弃城而宵遁。已收县邑，益振兵威。此皆卿训练所加，指麾有素。永言明效，实属深怀。固可乘势应机，逐便进讨。以卿忠〔尽〕〔荅〕，当副朕心。

与希朝诏

敕：希朝：张嘉和至，省所奏前月二十六日破逆贼洄湟镇六千余人，具悉。卿亲领锐师，誓诛逆党，张军心以吞敌，奋士力而指踪。潜戒偏裨，先攻险阻。伐谋而事有成算，克日而动不愆期。果败凶徒，遂据要地。况杀伤既众，收获颇多。益壮军威，可夺虏气。伫闻扫荡，以慰衷怀！

与从史诏

敕：从史：曹公 至，省所奏今月三日柏乡县南破贼众约三万人，并擒斩首级、收获器械及马等；又奏当军所伤士马数，并量事优恤事宜，具悉。卿外扬武略，内竭忠谋。率有名之师，深入其阻；遇无状之寇，大挫其锋。兵刃屡加，捷书频至。杀伤数广，绩效居多。非卿悉力摧凶，誓心报国，则何能指麾之下，动必成功；表奏之间，事皆审实？既光重委，益副深怀。嘉叹再三，不忘寤寐。所奏承璀出军合阵，并续发露布事宜；具委所陈，想当知悉。

与季安诏

敕：委安：许峰至，省所奏，具悉。卿勋亲重德，台辅元臣。竭诚信以戴君，弘识度而体国。谋能极虑，言必尽忠。周览表章，益增寤叹。吴少阳自参军务，颇效恭勤，岂待奏陈，已有处分。想宜知悉。

与昭义军将士诏

敕：昭义军节度下将士等：卿等当军将士，与诸道不同。自经艰难，多易将帅，而忠顺之节，未尝有亏。朕每思之，无时暂忘。卢从史为卿主将，作朕藩臣，权位尊崇，恩宠优厚；而乃外示恭顺，内怀奸邪，刻削军中，暴殄境内。朕以君臣之道，未忍发明，为之含容，颇有年月。近又苟求起复，请讨恒州，与贼通谋，为国生患。自领〔士〕〔士〕马，久屯行营。收当军赏设之资，加本道刍粟之估，不为公用，尽入私家。此则主将之恩，于卿何有？臣子之分，负朕实深！卿等辩邪正之两端，识逆顺之大义。抱忠勇者耻居其下，守名节者愤发于中。失三军之心，已闻大去；犯众人之怒，果见不容。远察事宜，备知诚款。

兴言嘉叹，至于再三。其当军将士等赏设，已有处分。上自将校，下及士卒，各励尔志。再思朕言。卿等承前已来，常保忠贞之节；自今已后，永为心腹之军。宜念始终，副兹瞩望。故令宣慰，宜并悉之。夏热，卿等各得平安。

与承璀诏

敕：承璀：卿总领禁军，控临戎境，见敌每彰其勇敢，因事益表其忠勤。言念在怀，发于寤叹。昭义军将士等去邪远恶，仗义保忠，统其成师，宜得良帅。孟元阳夙怀武毅，累著功庸，威名甚彰，人望所属。以之为帅，必愜军情；以之讨贼，必有勋绩。今授元阳检校尚书右仆射、充昭义军节度等使。未到行营间，其昭义军卿宜切加宣抚，务使安宁。乌重胤职在偏裨，保于忠正，宜从奖擢，以表殊恩。今授乌重胤河阳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卿亦宜谕此恩意，令知朕心。兼恐河阳无人，速宜进发。想当知悉。

与元阳诏

敕：元阳：泽潞全军方讨恒、冀，卢从史亏失大节，苞藏二心，奸迹邪谋，日已自露。军情物议，俱所不容。寻追赴朝，今已在道。朕以昭义将士忠顺成风，况在行营，久勤戎事。今欲使其战者奋发，居者悦安，共成大功，必在良帅。以卿有澠水之勋效，有河阳之政令，思之甚熟，无以易卿。宜领重藩，仍迁崇秩。今授卿检校尚书右仆射、充泽潞节度等使，并赐旌节告身等往。卿宜速发，先到潞府上讫，便赴行营，慰安军心，宣谕朕意。乌重胤徇忠守节，宜加奖用。今便授重胤河阳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想宜知悉。

与昭义军将士敕书

敕：昭义军节度下将士等：卿等久在行营，乍无主将，而士旅辑睦，军垒安宁，足彰守正之心，尤见尽忠之节。以此叹瞩，劳于寝兴。孟元阳是朕信臣，为国良将。威略可以慑凶孽，慈和可以牧师人。累著忠勤，克谐朕命，为其主帅，必副群情。况卿等同嫉奸邪，久困贪暴，宜以仁贤之帅，抚卿忠义之军。靖思元阳，无出其右。今授元阳检校尚书右仆射、充卿等当道节度使，勉同王事，以慰朕怀。乌重胤特效忠诚，深宜奖擢。今便授河阳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故令宣慰，并宜知悉。

与师道诏

敕：师道：林英至，省所陈奏，并进王承宗与卿书者，具悉。王承宗童呆无知，凶器有素，虽〔籍〕〔藉〕祖父之宠，曾微分寸之劳。但以武俊勋在册书，姻连戚属。朕独排群议，特降殊私，未卒父丧，使承祖业，即加新命，仍抚旧封。则朕于承宗，恩亦至矣。而伪陈诚款，欺诳使臣，假托军情，拒违诏命。则承宗于朕，罪莫大焉！悖礼乱心，暴于天下。此乃承宗干国家之纪，非朕忘武俊之功。遂至用师，盖非获已。仍开生路，许以自新。而臬音不悛，鸱张益炽。人情共弃，国典不容。在于朕心，安敢轻舍？卿既膺注意，义感

酬恩，所献表章，具已详览。虑深远计，词切说言，在忠谋而则然，于事体而未可。诚嘉勤至，难允恳怀。今诸道将帅，亲领士马，深入寇境，频奏捷书，四面合围，一心旅进。穷迫已甚，覆灭非遥。况卿同遣师徒，已收县邑，冀清氛孽，伫见功名。勉于令图，副此瞩望！

与师道诏

敕：师道：任文质至，省表具悉。卢从史顷者请率全师，誓清妖孽。朕推诚待物，许之不疑。而背恩于上，结怨于下，邪谋贰志，日以彰闻。亏大节而自绝于君，积群怒而不容于众。因以邀命，幸而脱身；屈法申恩，已有处分。昨者诏旨已明示卿。卿体国为心，事君尽力，固宜有闻必荐，有见必陈，竭其忠谅之诚，济其献替之美。省阅章奏，嘉叹良多！

与茂昭书

敕：茂昭：王日兴至，省所奏今月十八日大破贼众一万七千人，并擒斩收获讫者，具悉。卿亲率劲兵，誓平妖寇。竭股肱之力，中有奇谋；励父子之军，前无强敌。故能深入贼境，大破凶徒，杀伤既多，俘获亦广。具详奏报，备见忠劳。眷矜之怀，发于寤叹。将士等各怀勇烈，同忿寇仇，激于众心，致此殊效。况荷戈于炎暑之际，奋身于锋刃之间。永念于兹，未尝暂忘。故令宣慰，宜并悉之。

与昭义节度亲事将士等书

敕：昭义军节度下亲事将士等：卢从史受恩至重，负国至多，众所不容，迫令赴阙。朕以误曾任使，贵全始终，今则止于贬官，此盖曲从宽典。卿等抱忠怀义，朕所素知。顷以〔旨〕〔诸〕营同事从史，三军一体，俱是王臣。既不相干，又能自效。朕方优赏，以酬功勋；何至不安，有此疑惧？必恐从史已追之后，元阳未到之间，卿等当营，乍无主将，或被外人扇诱，令众意忧疑。势使之然，事非获已。朕虽在此，远〔有〕〔见〕军情；料卿本心，必无此意。况元阳勤俭恤下，宽厚爱人，久在河阳，甚近泽潞。元阳臧否，卿等合谄。以卿忠义之军，故择仁贤为帅。已有诏示宣谕元阳，若到行营，一无所问。乃至将士家口，亦令优恤安存。卿复何忧？必得其所。况昭义将士艰难已来，保守忠贞，未尝亏失。天下称叹，卿亦自知。又卿父母妻儿、家田坟墓，一物已上，并在潞州。顷刻之间，岂忍便弃？朕之此语，卿宜细思。各相勉谕，同保忠顺。计元阳已合到彼，卿等便取元阳指麾。想卿等心，必副朕意。故令宣慰，宜并悉知。

与执恭诏

敕：执恭：王克谨至，省所奏今月八日进收平昌县，已令镇守；并奏刘济欲与卿约义事者，具悉。卿奉辞伐罪，仗节启行，指顾偏裨，收复城邑，已令镇备，兼务缉绥。威惠之方既明，吊伐之义斯在。永言倚任，弥注衷情。刘济将相大臣，与卿先父同列。欲求契

约，固合允从。岂唯继好私情，亦足叶心王事。载省来奏，深鉴乃诚；至于寝兴，不忘嘉瞩。

与恒州节度下将士书

敕：成德军节度下将士等：朕以王者之道，与物无私。若违命执迷，则罔有容舍；若知非改悔，则无不含弘。不穷无告之人，不塞自新之路。顷属奸臣从史，谋构异端，致使恒阳隔于恩外。六郡之地，皆废农桑；三军之人，并惧锋镝。每一念至，中心惘然！今卿等继献表章，远输诚款。省承宗之勤恳，难阻其情；思武俊之功劳，不能无念。况事因诬误，而理可哀矜。今已降制书，各从洗雪。承宗仍复旧官爵，充恒、冀、深、赵、德、棣六州观察使、成德军节度使。将士等官爵实封，并宜仍旧，待之如初。卿等各宜叶力同心，知恩感德，共保终始，称朕意焉。故令宣慰，宜并知悉。

与承宗诏

敕：承宗：顷者卢从史苞藏奸诈，矫示公忠，下诬物情，上惑朝听。使卿陷于违命，使朕至于用兵。交乱君臣，罪有所在。今从史已正刑典，远弃欢州。构乱者既就屏除，诱陷者自宜明白。况卿代连姻戚，朕岂不思？祖有功劳，朕岂不念？事不得已，势至如斯。弃绝已来，常怀惘惘。卿今既陈章疏，恳献衷诚，请进官员，愿修贡赋，誓心以纳款，归罪而责躬。情可哀怜，法存开释。朕托于人上，及兹六载，体天地含弘之德，厚君臣始终之恩，常以人安为心，岂欲物失其所？今所以开独见之路，降非常之恩。卿及将士等已具制书，并从洗涤。卿仍复旧官爵，便充恒、冀、深、赵、德、棣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并赐旌节告身等往。爵土仍旧，君臣如初。想卿中怀，当自知感。所宜追补前悔，勉勤后图。夙夜思之，永副朕意。想当知悉。

批宰相《贺赦王承宗表》

先臣武俊，功不可忘，后嗣承宗，过而能改。朕所以舍其罪悔，议以勋亲。垂宥过之恩，尚宜及尔十代；引泣辜之责，诚合在予一人。与其黷武而取威，不若匡瑕而务德。卿等重居台辅，密赞谋猷，发于衷诚，有此称贺。省阅章奏，嘉叹久之。

与刘济诏

敕：刘济：省所谢男绍及孙景震等授官，并谢赐器仗弓甲刀斧等者，具悉。卿文武全才，将相重任。本于忠谅，成此勋劳。尚德尊贤，位已极于台辅；念功懋赏，宠宜及于子孙。时论允归，朝章斯举。至于出兹戎器，赐我元臣，但可以申朕恩私，未足以表卿功绩。载览来表，备见乃诚。并此谢陈，益嘉勤尽。

代王佖《答吐蕃北道节度论赞勃藏书》

大唐朔方灵盐丰等州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宁塞郡王王佖致书大蕃河西北道节度使论公麾下：远辱来书，兼蒙厚贶，慰悚之至，难述所怀。国家与彼蕃代为舅甥，日洽恩信，虽云两国，实若一家。遂令疆〔场〕〔場〕之臣，得以书信相问。况麾下以公忠之节，雄勇之才，翊佐大邦，经略北道。佖近蒙制命，守在边陲，慰望之情，一二难尽。皇帝以赞普频遣和使，恳求通好。凡此边镇，皆奉朝章。但令慎守封陲，不许辄令侵轶。至于事理，彼此宜然。且如党项久居汉界，曾无征税，既感恩德，未尝动摇。然虽怀此抚循，亦闻窥彼财货。亡命而去，获利而归。但恐彼蕃不知，大为党项所卖。其中亦闻诱致，事甚分明，不能缕陈，计已深悉。今请去而勿诱，来而勿容。不失两境之欢，不伤二国之好。在此诚为小事，于彼即是远谋。幸履坦途，勿遵邪径。

今圣上德柔四海，威及万方。虽外国蛮夷，尚皆率伏；况中华臣妾，敢有不恭？岂假彼蕃，欲相借助。诚愧厚意，终讶过言。承去年出师讨逐回纥，其间胜负，此亦备知，不劳来书，远相示及。所蒙寄赠，并已检到。佖为边将，须守常规，马及胡瓶，依命已〔授〕〔受〕，其回纥生口，缘比无此例，未奉进止，不敢便留。今却分付来人，至彼望垂检领。有少答信，具如别数，幸恕寡薄也。初秋尚热，惟所履珍和。谨因译语官马屈、林恭回，不具。佖白。

与吉甫诏

敕：吉甫：韩用政至，省所奏陈谢，具悉。卿忠贞立身，文武为德，志惟经国，谋不忘君。才可以雄镇方隅，故委之外阃；智可以密参帷幄，故任以中枢。而能一其衷心，再有冲让。虽劳兼弥切，每陈丹府之诚；而忧寄方深，难辍紫垣之务。勉谕已伸于前诏，忠勤载露于来章。今征讨已停，方隅稍泰。克清之日，虽则不遥；难夺之心，亦宜且抑。重此宣谕，当体朕怀。是推至公，烦有陈谢。

与吐蕃宰相尚绮心儿等书

敕：吐蕃宰相尚绮心儿等：论思诺悉至，省表并进奉，具悉。卿等才器特茂，识略甚明，仗义立身，资忠事主。（一）上佐赞普，下康黎元。以寻盟纳款为谋，继好息人为请。是卿上策，吐朕中心。每览表章，辄用嘉叹。朕与彼蕃国，代为舅甥，日结恩信。自论盟会，颇历岁时。常欲速成，以为永好。虽诚明之内，彼此无疑；而言约之间，往复未尽。今故略收来意，重示所怀，想卿通明，当所鉴悉。

河、陇之地，国家旧封。论州郡则其数颇多，计年岁则没来甚近。既通和好，悉合归还。今者舍而不言，岂是无心爱惜？但务早成盟约，所以唯言三州。则没于彼者甚多，归于此者至少。犹合推于礼让，岂假形于言词？来表云：此三州非创侵袭，不可割属大唐来。且此〔州〕本不属蕃，岂非侵袭所得？今得却归旧管，何引割属为词？去年〔与论〕〔论与〕勃藏来，即云覆取进旨，赞普便请为定。今两般使至，又云此之小务，未合首而论之。

前后既有异同，信使徒烦来去。虽欲速为盟会，其如无所适从。静言二三，固不在此。若论和好，即今各无侵軼，已同一家；若议修盟，即须重定封疆，先还三郡。若三郡未复，两界未分，即是未定封疆，凭何以为要约？彼若吝惜小事，轻易远图，未能修盟，且务通好。至于信使，一往一来，但令疏数得中，足表情意不绝。彼有要事，即令使来；此有要事，亦令使往。若封境之上，小小事意，但令边头节度，两处计会商量，则劳费之间，彼此省便。前般蕃使论悉吉赞至，缘盟约事大，须审商量，未及发遣。后使虽是两般，所论只缘一事。故令相待，今遣同归。在于日时，亦未淹久。所送郑叔矩及路泌神枢及男女等，并已到此，良用惻然！厚赠远归，深嘉来意。其刘成师元非刘辟子侄，本是成都郡人，已令送还本贯。其余事目，并在赞普书中，卿等宜审参量，以副朕意。使回之日，可备奏闻。今遣兼御史中丞李钊及中使与回使同往，各有少信物，具如别数，至宜领之。秋凉，卿等各得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答王承宗《谢洗雪及复官爵表》

帝者之道，（藹）〔蕩〕然无私。唯推赤心，以牧黔首。故一夫不获，若纳之于隍；一物归诚，则容之如地。况卿家联懿戚，宠自先朝；祖立茂功，赏延后嗣。因人诬误，不（染）〔汝〕疵瑕。涤以恩波，煦之宠泽。抚旧封而察廉六郡，进新律而统制三军；荡秽加恩，何以过此？及睹来表，乃见深诚。言必由衷，事皆知感。承家袭庆，誓继力于前修；补过酬恩，愿指期于后效。永言尔志，甚叶朕怀。勉思始终，用副眷瞩。所谢知。

与郑絪诏

敕：郑絪：省所奏邕管黄少卿及子弟等事宜，具悉。卿望重中朝，寄深南服，誓敷惠政，伫化远人。言念忠勤，不忘监寐。山洞夷落，易扰难安。比来抚之，未及其道。览卿所奏，颇合其宜。岁时之间，当革前弊。勉于招谕，以副朕心。

答高郢《请致仕第二表》

卿有忠贞之节，立于险中；有清重之名，镇于朝右。而能始终有道，进退有常。援引年，遗荣致政。人鲜知止，卿独能行。不唯振起古风，亦足激扬时俗。于卿则确然难夺，在朕则情岂易忘？诚鉴乃怀，未允来表。

与刘总诏

敕：刘总：卿业继将门，才兼武略，累临军郡，悉著良能。袭以弓裘，宜（知旌）〔加旌〕钺。仍举夺情之典，以昭延赏之恩。（令）〔今〕授卿起复云麾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充范阳节度等使，并赐旌节官告往。想宜知悉。

答裴 《让中书侍郎平章事表》

卿自登台辅，每竭忠贞，一身秉彝，百度惟序。致君尽力，久积股肱之勤；忧国劳心，微生腠理之疾。暂从休告，遽献表章。所陈虽是卿心，所请殊非朕意。宜加调摄，速就平和。以副虚怀，无为固让。

答刘总 《谢检校工部尚书、范阳节度使表》

卿幼承义训，长有令闻。能遵忠孝之风，不坠弓裘之业。朕所以命加异等，宠冠常伦。特授双旌，超登八座。岂唯延赏，亦在任能。将懋前修，勉伸后效。载省章疏，深鉴诚怀。所谢知。

与茂昭诏

敕：茂昭：王日兴至，省表陈让检校太尉者，具悉。卿文武大僚，勋戚重望。累展朝宗之礼，足表恭敬之心。况多战伐立功，弥彰勤（尽）〔荅〕。言念及此，每用嘉焉。宜加宠荣，已降新命。何至谦让，仍辞旧官？眷倚之怀，并具前诏。想宜知悉。

答任迪简 《让易定节度使表》

卿修文立身，经武致用，每誓心于忠勇，常济事以智谋。自副戎车，已属时望；及分旌钺，果愜军情。况义武之师，输忠仗顺，所期慰抚，以就辑宁。何至挥谦，有兹陈让？所进官告，今却赐卿。宜体朕怀，即断来表。

答裴 《让宰相第三表》

卿疾病已来，表疏相继。虽辞乞之诚颇切，而注望之意方深。所以来章，久而未报。然念卿勤恳之请，至于再三。若心不甚安，即疾难速愈。是用辍枢剧之务，加崇重之官。稍遂优闲，伫期痊愈。勉从尔志，深抑予怀。

答裴 《谢银青光禄大夫、兵部尚书表》

卿自居钧轴，日献谋猷。戴君常竭其股肱，忧国每形于颜色。及婴疾病，益不遑安。未愈四旬，以至三让。挥谦秉易退之道，坚恳陈难夺之词。遂抑朕心，俯从卿请。而七命印绶，五兵尚书，官秩甚崇，事务稍简。就以优养，冀乎和平。载省表章，深见诚意。

与刘总诏

敕：刘总：康志安至，省所谢陈，具悉。卿之先父，为朕元臣，大节殊功，歿而不朽。宜加恩礼，俾洽哀荣。故命宰臣，为之撰录。卿义深报国，孝重承家。既感显亲之恩，愿竭戴君之节。远有奏谢，益用嘉之。想宜知悉。

与房式诏

敕：房式：卿以良才，尹兹东洛。公忠无怠，声绩有闻。嘉叹之深，宁忘寤寐？宣城重寄，深在得人。藉卿政能，往就绥抚。今授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并赐告身往。（宜卿）〔卿宜〕便起赴本道，勉修所任，以称朕怀。想当知悉。

与卢恒卿诏

敕：卢恒：卿累登朝序，皆著公方。自领藩条，益彰理行。恪恭而奉上，勤俭以牧人。不加宠荣，何劝来者？朕以擢管漕运，军国所资。其务甚殷，所寄尤重。以卿有忠劳之前效，干济之长才，常简朕心，宜授此职。今除卿尚书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并赐告身往。宜即赴阙庭。想当知悉。

与新罗王金重熙等书

敕：新罗王金重熙：金献章及僧冲虚等至，省表兼进献及进功德并陈谢者，具悉。卿一方贵族，累叶雄（林）〔材〕，仗忠孝以立身，资信义而为国。代承爵命，日慕华风。师旅叶和，边疆宁泰。况又时修职贡，岁奉表章。进献精珍，忠勤并至。功德成就，恭敬弥彰。载览谢陈，益用嘉叹。沧波万里，虽隔于海东；丹慊一心，每驰于阙下。以兹嘉尚，常属寝兴。勉弘始终，用副朕意。今遣金献章等归国，并有少信物，具如别录。卿母及妃并副王宰相已下，各有赐物，至宜领之。冬寒，卿比平安好，卿母比得和宜。官吏僧道将士百姓等，各加存问。遣书指不多及。

答文武百僚严绶等《贺御制 〈新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表》

朕勤求道本，广挹教源。以真如不二之宗，助清净得一之化。况斯经典，时为大乘。名理精微，翻译成就。虽契心则离于文字，而得意亦假于筌蹄。庶使发挥，因为述序。卿等精通外学，恳竭忠诚。引经赞扬，奉表称贺。再三省览，嘉叹久之！

答孟简、萧俛等《贺御制〈新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状》

大仙经典，最上法乘。来自西方，于中禁。将期利益，必在阐扬。遂命僧徒，译其句偈。兼诏卿等，润以文言。昨因披寻，深得真谛。悟本生不灭之义，证心地无相之宗。方勤护持，聊著序引。永言述作，犹愧圣明。卿等贺陈，良深嘉尚。

答元（应）〔膺〕《授岳鄂观察使谢上表》

夏口重镇，属在时贤。非明肃不能理其军，非简俭不能阜其俗。以卿有仁厚之质，謇直之风，累践班行，皆著名节。遂辍中宪，往临外藩。知已下车，深慰人望。伫兹报政，用副朕怀。所谢知。

答李鄘《授淮南节度使谢上表》

卿抱兼人之才，秉徇公之节。每登要职，悉著能名。若刃发硎，投而不滞；如玉在佩，动必有声。朕以距淮而南，人物繁会。非廉明何以贞师察俗？非简惠何以通商绥农？前劳既彰，后效何远？载省来表，知已下车。勉副虚怀，伫观新政。所谢知。

画大罗天尊赞 并序

岁正月十九日，顺宗仙驾上升之月日也。皇帝嗣位六载，每及兹晨，斋居孝思，明发不寐，以为玄祖之教本乎道，先帝之神在乎天。故画大罗天尊像者，欲以最上胜因而成本功德也。然则知之者不如念之者，念之者不如仰之者。是用谛念真力，虔仰尊仪。命设色之工，图其仪形；命掌文之臣，赞其功德。达孝诚于天上，致孝理于域中。斯盖弘愿发于我皇，景福荐于先后。稽首奉诏，跪称赞云：维大罗兮天上天，维天尊兮仙上仙。高真之鉴照下界，孝敬之心达上玄。〔每一念兮以一仰，感罔极兮福无殁。〕

卷四十

翰林制诏四

敕书批答祭文 赞词附 六十八首

答元义〔方〕等《请上尊号表》

朕自君临，运逢休泰。时岁丰稔，凶丑殄夷：此皆宗社降灵，忠贤宣力。顾惟寡德，敢受鸿名？卿中发恳诚，上尊美号。虽属人望，难贪天功。宜悉所怀，勿固为请。

答薛萃《贺生擒李锜表》

朕自嗣耿光，每多惕厉。念必先于除害，志无忘于安人。李锜大负国恩，自贻天罚。师徒未动于疆场〔場〕，父子俱肆于市朝。信上天之祸淫，与率土而同庆。省视来表，深鉴乃诚。所贺知。

与薛萃诏

敕：薛萃：杨君靖至，省所陈谢，具悉。卿勤王之节，徇公灭私；事主之诚，移忠资孝。苟非褒赠，何以显扬？且清白之风，既自家而刑国；则宠旌之泽，宜因叶以流根。式遵追远之经，用表敬忠之训，是为礼典，烦致谢章。

与严砺招

敕：严砺：薛光朝至，所陈谢具悉。卿徇公竭诚，臣节克著；扬名济美，子道有光。敬忠既本于义方，追远自崇于礼命。俾优褒赠，爰慰孝思。秩贵冬官，以表过庭之训；封荣石笋，用旌徙宅之贤。虽示新恩，允符旧典。远烦陈谢，深见恳诚。

与馀庆诏

敕：馀庆：省所谢陈，具悉。卿累居褒职，时谓尽忠；自尹洛师，日闻报政。臣节既彰于宣力，子道莫大于扬名。俾光孝思，爰举礼命。荣褒冢宰，宠贲幽灵。式是彝章，岂为私渥？有烦陈谢，深见诚怀。

答黄裳《请上尊号表》

朕以薄德，嗣守丕图，不敢荒宁，以弘理道。幸属岁时丰稔，凶寇泉夷。风雨不愆，礼圆丘而报本；雷霆未震，黜太社而服刑。斯皆十圣降灵，幽赞寡昧；百辟叶德，驯致和平。永惟弘名，实惧虚美。卿上稽祖训，下酌群情，陈献表章，请加徽号。洎于王公卿士，降及耆艾缙黄，咸一乃心，各三其请。朕尝以宰元化者，曲成于物；法天道者，从欲于人。虽恤隐泣辜，未臻三五之化；而乐推欣戴，难违亿兆之心。德非称焉，让不获已。勉从所请，深愧于怀。

与从史诏

敕：从史：杨干至，省所奏今月七日到潞城县，降雪尺馀。兼奏耆老等诣阙，请欲立碑。并手疏通和刘济本末事宜者。具悉。卿分朕之忧，求人之瘼，时降大雪，丰年表祥。岂惟泽及土田，将使物无疵厉。休庆斯在，慰望良深。耆老等远诣阙庭，请立碑纪。寻已允许，当体诚怀。以旌政能，无至陈让。知卿协比其邻，翼戴为意。陈此手疏，发于血诚。忠恳弥彰，嘉叹不已。永言臣节，何日忘之？想宜知悉。

与韩皋诏

敕：韩皋：省所陈贺，具悉。（卿）朕自守睿图，每思宽政。虑先禁暴，念在措刑。李锜负国反常，阻兵干纪。未劳师旅，已就诛夷。卿宣力纳忠，秉心嫉恶。远陈庆贺，深见恳诚。想宜知悉。

与元衡诏

敕：元衡：卿立身许国，竭力匡君。人之具瞻，予所嘉赖。凋残是恤，远籍宣风之能；利泽所资，暂辍为霖之用。慈和既敷于兵后，惠信当洽于言前。永念忠勤，岂忘寤想？计卿行迈，已到西川，涉远冒寒，固甚劳顿。勉加绥抚，以副朕怀。想宜知悉。

答李扞等《谢许上尊号表》

朕自临万邦，仅经三载。位虽托于人上，化未洽于域中。永念眇身，敢当大号？卿等义深宗室，忠尽君亲。一其情诚，三有陈献。迫以人望，厌于天心。遂抑所怀，勉从其请。固辞而事非获已，抚德而何以堪之！再省谢章，弥增惕厉。

答冯伉《请上尊号表》

朕统承大宝，时属小康。伐谋而吴蜀克清，示信而华夷有截。斯皆宗社垂祐，天地降

和；非予冲人，所能驯致。卿上稽十圣之训，下酌万人之心。以为不让强名，未伤于体道；屈己徇物，何爽于至公？遂抑素怀，俯从众望。虽鸿名未称，每劳蹭地之心；而人欲下从，即爽法天之德。勉依勤请，良用愧怀！

答长安、万年两县百姓耆寿等《谢许上尊号表》

朕每念雍熙，惭未及于亿兆；永言徽号，让已至于再三。而文武具寮，继黄庶老，恳陈诚款，明引训谟。开予以天地无私之心，起予以圣宗不易之训。以大道者无求于物，物尊而不辞；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立而不让。迫于固然之理，不得已而许之。卿等诚至感通，义深欣戴。再烦陈谢，益用愧怀。

答元素《谢上表》

卿用兼文武，识合变通。辍纲领于中朝，授麾幢于外阃。吏能足以惠物，将略足以董戎。人望所归，予心是赖。知卿已到本镇，当慰疲人。深藉抚绥之方，以安凋弊之俗。日期报政，岁望成功。勉勤所图，用副朕意。

答韩皋《请上尊号表》

销沴致和，幸逢昌运；加名建号，岂称眇身？而文武具寮，黎献庶老，引古今之明训，陈亿兆之恳诚。谓德有所归，讴歌不可以苟让；谓功有所献，徽号不可以固辞。遂抑中怀，俯从众望。庶增修乎茂实，冀克副于鸿名。卿发诚自中，归美于上。勉依所请，弥愧于心。

答冯伉《谢许上尊号表》

朕以眇身，嗣于丕业。心虽劳于惕厉，化未及于雍熙。永惟强名，实惧虚美。上自一二元老，下及亿兆黎人，大洽询谋，明征典训。增予以巍巍之号，感予以颙颙之诚。既迫所怀，俯从其请。卿义深奉上，志切戴君。再省谢陈，弥增愧惕。

与颜证诏

敕：颜证：戴岌至，省所贺及谢王国清充五岭监军，具悉。卿职在抚绥，任兼备御，公勤夙著，闻望日彰。言念于怀，岂忘寤寐？乾象昭感，寿星垂文，与时相膺，有道则见。顾惭菲德，何以当之？卿戎旅事殷，宜有监领。盖为常例，烦至谢陈。想宜知悉。

与从史诏

敕：从史：省所陈谢追赠亡母并举荐韦说，具悉。卿推诚奉国，积庆承家。既彰尽节之忠，宜洽流根之泽。虽禄难逮养，已 灵于九原；而孝在显亲，宜旌贤于三徙。俾崇封

赠，以极哀荣。韦悦既有才能，又所谄委，卿即发遣，令赴阙庭。卿之忠诚，朕所识察。岂待陈露，然后知之？载览来章，益嘉恳切。想宜知悉。

与季安诏

敕：季安：省所陈请，具悉。（卿）朕纂承鸿业，司牧苍生，仅致小康，未臻大化。实惭薄德，未称崇名。而华夷兆人，内外群后，屡有勤请，难于固违。卿远献表章，明征典训。纳忠于上，归美于君。勉从恳诚，良用愧惕。储贰者，上继宗祖，下贞邦家。心岂暂忘，事或未暇。尚阻来请，当体所怀。

与高固诏

敕：高固：卿奉国戴君，必竭忠节；统戎护塞，克著勋劳。自领藩垣，委之心膂。忠愍之志，久而益彰。钦叹在怀，何尝暂忘？以卿一从军旅，多在边陲。岁月积深，勤劳滋久。所宜出入中外，周旋宠光。今授卿检校尚书右仆射、御史大夫兼右羽林军统军。以端揆之崇，兼环卫之帅。遂卿望阙之恋，表朕念功之心。仍赐卿官告。卿宜即赴阙庭，想宜知悉。

祭故赠婕妤孟氏文

维元和二年，岁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婕妤之灵：自惟尔和顺积中，柔明奉上。动静合肃邕之体，进退得婉孌之仪。选自良家，备兹内职。修令颜以顾德，兰幽有香；守明节而保身，玉洁无玷。方资懿范，以茂嘉猷。彼美有闻，于何不淑？遽兹沦逝，深用恻伤。既卜日辰，爰申奠酌。以尔有班氏之明智，故赠以婕妤；以尔有宓妃之淑容，故葬于洛浦。魂兮不昧，歆此诚怀。尚飨！

季冬荐献太清宫词文

维元和二年，岁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己卯，嗣皇帝臣稽首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伏以今年司天台奏：正月三日，祀上帝于南郊，佳气充塞，四方温润，祥风微起。庐州申连理李树一株，彰义军节度使进白乌一，郑滑观察使奏瑞麦五科。司天台奏：六月五日夜镇星见。河阳节度使进白雀一，荆南节度使申连理树一本，山南西道观察使申嘉瓜一枚。司天台奏：六月十三日夜，老人星见。河南府申芝草两茎。司天台奏：冬至日佳气充塞，瑞雪祁寒者。臣嗣承丕图，肃恭寅畏。祖宗垂庆，嘉瑞荐臻。虔奉祯祥，伏深祗惕。今时惟玄律，节及季冬，仰荐明诚，敬率恒典。谨遣摄太尉、司徒、平章事杜佑，荐献以闻。谨词。

与茂昭诏

敕：茂昭：卢校至，省所奏请上尊号及建储闾，贺诛李锜，并进马者，具悉。（卿）朕以寡德，祇嗣丕图。虽致小康，岂称大号？迫于人望，遂抑予怀；永惟强名，实愧虚受。储贰者，上继宗祖，下贞邦家。心非暂忘，事或未暇。尚阻来请，宜体所怀。李锜苞藏乱心，奋发凶德。不劳征讨，自就诛夷。想卿忠诚，倍以为慰。所进马驯良可尚，服御且闲。取其恋主之心，足表为臣之节。再三省览，嘉叹久之！想当知悉。

答百寮《谢许追游集宴表》

在昔哲王，居于人上。推其忧乐，与众共之。顷属三凶荐兴，二载连获。凡百有位，咸一其心。诚念嘉谋，共致昭泰。今四表无事，三农有年。思与群情，同其具庆。是宜削苛察之前弊，煦宽裕之新恩。仁及下而启迪欢心，泽先春而导迎和气。昨逢多故，主忧且使臣劳；今致小康，上安则宜下乐。庶欲解人之愠，粗伸推己之恩。岂曰殊私？烦于陈谢。

答李扞《谢许游宴表》

朕自御万方，仅经三载，运逢休泰，俗渐和平。当朝野无虞之时，见君臣相遇之乐。是故去滋彰之化，弘优贷之恩。近自宗亲，下及士庶，赐其宴（行）〔 〕，遂以优游。盖以己之所安，思与人之共乐。虽夕惕而若厉，每戒志于无荒。赐春游以发生，宜助时而有庆。卿等荣崇宗寺，恩重本枝。省所谢陈，弥嘉诚恳。

答刘济诏

敕：刘济：省所奏茂昭送卿管内百姓殷进能等七人奏前后事由，具悉。卿为国大臣，与君同体。宽而得众，忠以忘身。每徇公而灭私，能虚怀以容物。与茂昭疆（场）〔 場 〕之事，小有违言，曲直是非，朕已明辩。卿外崇藩翰，内赞谋猷。念屈己以为心，或难容忍；思戴君而是力，宜务叶和。勉卿宽裕之怀，助朕含弘之化。想宜知悉。

与柳晟诏

敕：柳晟：卜英琦至，省所奏庆云并进图者，具悉。昌运将开，祥符先见。发自和气，聚为卿云。捧日而五色相宣，垂天而万物咸睹。斯为嘉瑞，宜契升平。朕方致小康，未臻大化。受兹玄呪，祇惕良深。卿以诚事君，推美奉上。献轮囷于图画，陈恳款于表章。披阅再三，弥增嘉叹。

答薛（萃）〔萃〕《谢授浙东观察使表》

卿久践吏途，累闻能政。及居藩镇，尤见忠勤。训导而群黎向方，廉察而列郡承式。实嘉乃绩，每简予心。宜迁雄剧之藩，以广循良之化。勉于为理，副朕所怀。所谢知。

上元日叹道文

道本无象，功成强名。生一气之先，为万物之母。吹煦寒暑，阴阳节而岁功成；辅相乾坤，上下交而生物遂。故能阜蕃动植，启迪雍熙。邦家保安，夷夏咸若。今以时殷献岁，节及上元，女道士某等，奉为皇帝焚香行道，敬修功德。伏愿声闻紫极，丕降玄休。大庇群生，永康四海。流光垂庆，亿万斯年。

画大罗天尊赞文

道用无穷，统之者大圣；神化不测，感之者至诚。非图像无以示仪形，非供养无以展严敬。故一念一礼，而福随之。画大罗天尊者，奉为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忌辰之所造也。皇帝祖玄元之风，嗣清净之理。志在善继，心惟孝思。申命工人，彰施绘事。粹容俨若，真相炳焉。凭志诚而上通，垂景福而下济。词臣奉昭，恭为赞云：

真通之象，孝感之心。率土瞻仰，在天照临。蓄为精诚，发为图画。如从大罗，应念而下。

答朱仕明《贺册尊号及恩赦表》

朕以寡德，嗣承睿图。俯从众诚，勉受鸿称。庆之大者，岂在予一人？推而广之，宜及尔万姓。爰因受册之礼，遂施作解之恩。俾与群生，同斯大庆。卿尽忠训旅，推美奉君。省兹贺陈，深见诚至。

祭咸安公主文

维元和三年，岁次戊子，三月癸未某日，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咸安大长公主睦浚毗伽可敦之灵曰：惟姑柔明立性，温惠保身。静修德容，动中规度。组紃之训，既习于公宫；汤沐之封，遂开于国邑。及礼从出降，义重和亲。承渥泽于三朝，播芳猷于九姓。远修好信，既申协比之姻；殊俗保和，实赖肃雍之德。方凭福履，以茂辉荣。宜降永年，遽归长夜。悲深讣告，宠极哀荣。爰命使臣，往申奠礼。故乡不返，乌孙之曲空传；归路虽遥，青冢之魂可复。远陈薄酌，庶鉴悲怀。呜呼，尚飨！

与仕明诏

卿久镇边防，初膺阃寄。式旌勤效，俾洽恩荣。褒德念功，故进封以示宠；忠诚亮节，宜因实而锡名。既表新恩，亦惟旧典。今改封卿丹阳郡王，仍改名忠亮。勉勤乃事，以副所怀。想宜知悉。

与崇文诏

敕：崇文：段良玘至，省所谢亡妻邑号，具悉。卿有济时之勋，宠居褒职。士政承积善之庆，列在王官。俾洽恩光，故加褒赠。念梧桐之早落，不及夫荣；追荃苴之遗芳，宜从子贵。式崇宠命，以贲幽灵。省兹谢章，良用嘉叹。

祭张敬则文

维元和三年，岁次戊子，七月辛巳朔，二十七日丁未，皇帝遣某官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凤翔节度使赠某官张敬则之灵：惟尔挺武毅之质，负将帅之才，名以忠闻，位由勤致。自膺阃职，益茂勋猷。惠葺疲氓，威吞黠虏。一方膏雨，千里长城。继博望之功劳，能恢代业；传子房之筹略，不坠家声。方誓山河，遽捐馆舍。逝川无舍，远日有时。徽绩空存，书旗常而播美；音容不见，听鼙鼓而增思。永念忠勤，弥深軫悼。往陈遣奠，庶鉴悲怀。呜呼！尚飨。

与希朝诏

敕：希朝：刘忠谨至，省所奏沙陀突厥共一千八百七十人并驼马器械归投事宜，具悉。卿以将帅之才，镇华夷之要。忧劳为国，忠勇忘家。声动寇戎，尘清封略。突厥等响风输款，率属来宾。虽慕我怀柔，远无不至；亦因卿威惠，导之使来。念其归投，宜有优赐。今赐衣服及匹段等，自首领已下，卿宜等第给付。其部落家口等，远经跋涉，宜稍安存，以劝归心，用副注意。

与元衡诏

敕：元衡：省所奏当管南界外生蛮东凌六部落大鬼主苴春等，以所管子弟百姓等二千餘户请内属黎州；并奏南路蕃界消息者，具悉。卿以文武之才，兼将相之任。仁和下布，黎庶获安；威惠旁流，蛮夷率附。勋勤斯著，倚赖弥深。钦瞩之怀，岂忘寤寐？生蛮部落苴春等，久阻声教，远此归投，愿属黎州，请通县道。勉于抚慰，以劝将来。所奏蕃界事宜，具已知委。戎虏虽闻丧败，封疆不可无虞。亦宜提防，用副忧囑。

与陆庶诏

敕：陆庶：省所奏当管新开福建陆路四百馀里者，具悉。卿望重周行，寄分越徼，嘉闻素著，茂政累彰。况勤可使人，智能创物。废惊波之路，开砥石之途。舍旧谋新，以夷易险。财力不费，商旅斯通。惠既及人，动非扰下。续用可尚，钦叹良深。

答卢虔《谢赐男从史德政碑文并移贯属京兆表》

卿男从史，为国重臣。自领大藩，厥有成绩。公忠茂著，政理殊尤。勒石所以表勋，赐文所以褒德。惟功是念，有善必旌。是国旧章，非予私渥。昨又请移乡贯，愿隶京邑。家声益振，臣节逾彰。虽清望标门，崇冠山东之族；而丹心恋阙，耻为关外之人。载省恳诚，弥深嘉叹。所谢知。

与宗儒诏

敕：宗儒：卿邦家桢干，班列羽仪。尝作股肱，弼谐无怠；及司管龠，镇静有方。钦重之怀，寝兴不舍。春官之长，非贤不居。既简朕心，亦符人望。今授卿礼部尚书，并赐官告往。〔除〕馀〔庆〕东都留守。卿宜便与交割，即赴上都。想宜知悉。

与希朝诏

敕：希朝：省所奏党项归投事，具悉。卿边隅寄重，阃外事繁。威行而军声外扬，信及而戎心内附。动皆展效，进必尽忠。劳绩弥彰，倚望尤切。党项拓拔忠敬等，顷虽为盗，今已经恩。惧而归投，情可容恕。许其后效，以补前非。卿宜安存，无使疑惧。其磨梅部落等，尚能继至，亦许自新。宜加招谕，令知朕意。

与韩弘诏

敕：韩弘：任光辅至，省所陈请，具悉。卿文武全略，邦家重臣。自居大藩，厥有成绩。辑宁百姓，严整三军。使予无忧，惟尔之力。省兹章奏，恳愿朝宗。诚嘉深衷，难遂勤请。朕以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人疲易散，非卿之惠不能安；师众难和，非卿之威不能戢。今众方悦附，人又知归。镇抚之间，事难暂辍。虽恋深双阙，积十年而颇劳；然倚为长城，舍一日而不可。勉卿忠力，布朕腹心。宜体所怀，即断来表。

答杜佑《谢男师损除工部郎中表》

卿道赞谟猷，功成辅弼。师损克承训义，雅有令名。岂惟赏延，兼以能选。班行久次，颇积公勤。郎署稍迁，未为渥泽。省兹章奏，深见恳诚。所谢知。

与严砺诏

敕：严砺：省所奏进苍角鹰六联，具悉。卿任重列藩，寄兼外阃。事皆奉上，动必竭诚。时属劲秋，致兹鸷鸟。调习成性，进献及时。取其效用之能，足表尽忠之节。

与韩弘诏

敕：韩弘：卿苦心奉国，极虑抚人，惠彼一方，于兹十载。历展勤王之效，累陈恋阙之诚。才以任彰，节因事著。不加殊宠，何表成功？夫外拥旌旄，爪牙之（重任）〔任重〕；内参台衮，股肱之寄深。以尔一心，授兹二柄。永言倚赖，当副诚怀。今除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宣武军节度等使，馀并如故。并赐官告往。想宜知悉。

答王锬《陈让淮南节度使表》

卿自领大藩，累彰殊效。惠安百姓，表正一方。虽恋阙诚深，然殿邦寄切。既执圭而肆觐，宜返旆而劳旋。况淮海要冲，旌旄重任。永言共理，已有成功。方注意于抚绥，何沥诚而陈让？难允来请，宜体所怀。

答韩弘《让同平章事表》

致理之道，审官为先。以卿有文武之才，故授卿以将相之任。所冀外为藩翰，张爪牙之威；内赞谋猷，宣股肱之力。金谐允属，众望攸归。方注意于安危，何执谦而陈让？所进官告，今却赐卿；无或再辞，即断来表。

画大罗天尊赞文

唐元和己丑岁，四月十四日，画大罗天尊一躯成，奉为睿圣文武皇帝降诞之辰所造。惟岁之春，惟月之望。诞千年一圣之始，降百祥万寿之初。电绕枢而夜明，雷出震而时泰。皇帝孝敬寅畏，忧勤劳谦。以谓无疆之休，虽肇自于元圣；莫大之庆，思广被于群生。爰命国工，俾陈绘事。真相俨若，玄风穆如。疑从大罗，感圣而降。至诚上通于一德，景福旁济于万灵。休命耿光，自兹无极。词臣承诏，恭为赞曰：大罗天兮高不测，浩无倪兮杳无极。中有圣兮无上尊，惟玄德兮可升闻。图相好兮仰高真，诚上感兮福下臻。俾百祥兮与万寿，配圣日兮而长新。

答韩弘《再让平章事表》

将相兼委，实难其人。非其德不可谬承，当其才不在恳让。朕非虚授，卿勿固辞。宜断来章，即奉成命。已具前诏，当体朕怀。

画元始天尊赞 并序

元者诸天之先，始者万灵之母。混而成一，强以为名。至哉无上尊，得以是为号。正月二十有三日，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上九仙之月，遏八音之日也。皇帝教弘玄训，业奉真宗。承文祖之贻谋，申孝孙之诚敬。以谓元始天尊者，真仪不远，随相而生。神用无方、应念而至。故命设绘素，展仪形，五彩彰施，七宝严饰。所以表当宁之瞻仰，感在天之圣神。通玄应于希夷，集灵祐于 螽。词臣承命，跪唱赞云：

玄圣何在天上天，欲往从之宵无缘。命工设色五彩宣，忽如真相现于前。圣应圣兮玄又玄，荐百福兮垂万年！

北齐骠骑大将军高敖曹赞 并序 奉敕撰。

高昂、字敖曹，渤海蓟人也。姿体甚异，胆力过人。累经战伐，皆著功绩。官至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其勇敢忠壮，冠于一时，时称为名将。后竟以攻战，死于王事，年四十八，赠太尉，谥曰忠武。赞曰：

敖曹之容，好配子羽。生扬勋烈，死谥忠武。武不顾身，忠不忘主。诚哉选士，无以貌取！

与骠国王雍羌书

敕：骠国王雍羌：卿性弘毅勇，代济贞良。训抚师徒，镇宁邦部。钦承王化，思奉朝章。得睦邻之善谋，秉事大之明义。又令爱子，远（副）〔赴〕阙庭。万里纳忠，一心禀命。诚信弥著，嘉想益深。今授卿检校太常卿，并卿男舒难陀那及元佐摩诃思那等二人，亦各授官告往。至宜领之。此所以表卿勋勤，申朕恩礼。敬受新命，永为外臣。勉弘令图，以副遐瞩。今有少信物，具如别录，想宜知悉也。冬寒，卿比平安。官吏百姓等，并存问之。遣书指不多及。

与季安诏

敕：季安：刘清潭至，省所奏贝州宗城县百姓刘弘为母病割股充祭事宜，具悉。卿任重弼谐，寄深镇守。勤抚绥之政，赞燮理之功。至使部人，忘身展孝。虽因心有感，诚化我之时风；而率下可知，足表卿之理行。省兹陈奏，钦叹良深！

答杜兼《谢上河南少尹知府事表》

三川封畿，实重其任；贰职纲纪，亦难其人。卿素怀器能，累著声绩。亚理以明慎选，专领以展长才。知已下车，当亲绥抚。伫闻报政，用副忧勤。所谢知。

代忠亮《答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等书》 奉敕撰

大唐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丹阳郡王朱忠亮，致书大〔藩〕〔蕃〕东道节度使论公、都监军使论公麾下：专使辱问，悚慰良深。国家与吐蕃，代为舅甥，日修邻好，虽曰两国，有同一家。至于封疆，尤贵和叶。忽枉来问，稍乖素诚。虽有过言，敢以表告。

来书云：频见烧草，何使如然者。至如时警边防，岁焚宿草，盖是每年常事，何忽今日形言？况牛马因风，犹出疆以相及；草木延火，纵近境而何伤？遽怀异端，未敢闻命。又云：去年忽生异见，近界筑城者。且国虽通好，军不彻警。近边修缉，彼此寻常。况城是汉城，地非蕃地。岂乖通理，何致深疑？静言思之，谁生异见？顷曾报牒，彼已息词；今又再言，宁无惭德？又云：皇天无亲，有德即辅者。皇帝君临万方，迨及四载。道光日月，德动乾坤，南北东西，化无不及。若非皇天辅德，明神福仁。北虏何为归明？南蛮何为慕化？风雨何因大顺？岁时何因屡丰？则神助天亲，可明验矣。彼若无故生疑，无端结怨，但思小利，不务远图；则咎孽之生，恐不在此。永言取笑，却请三思！又云：汉之臣下，频有叛逆者。近以吴、蜀小寇，暂肆猖狂，未及讨除，寻以殄灭。皇威不露，妖沴自清。岂假彼蕃，远思傍助？

忠亮谬蒙恩渥，叨在藩垣，恭守边隅，幸邻封壤。纵未能为汉名将，亦不可谓秦无人。辄献直言，以祛深惑。愿推诚信，同保始终。各勉令图，以求多福。岁暮严寒，惟所履安胜。远垂惠贶，愧佩殊深。今因押衙回，亦有少答信〔物〕，具如别纸，恕轻鲜也。不具。忠亮敬白。

与南诏清平官书

敕：南诏清平官段诺突、李附览、爨何栋、尹辅首、段谷普、李异傍、郑蛮利等：段史倚至，知异牟寻丧逝。朕以义重君臣，情深軫悼。卿等哀慕所切，当何可任？又知合劝继业抚人，输诚奉教，蒸黎咸〔又〕〔 〕，封部获安。皆是卿等同竭忠谋，佐成休绩。永言及此，嘉慰良深。勉终令图，以副遐瞩。今遣谏议大夫兼御史中丞段平仲，持节册命合劝，想当悉之。卿等各有少信物，具如别录，至宜领也。春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答王锬《贺赈恤江淮德音表》

水旱流行，江淮艰食。朕明申诏旨，亲遣使臣，蠲其逋租，赈以公廩。爰兴利物之利，用表忧人之忧。庶俾疲氓，均沾惠泽。卿克勤乃职，共理为心。省兹贺陈，深见诚意。

与茂昭诏

敕：茂昭：卢校至，省所陈奏，具悉。卿翼戴君亲，出入将相，久专戎阃，累覲王庭。

忠劳必竭其智谋，诚恳每形于章表。近者志在忧国，虑及安边。请率精兵，亲防黠虏。朕以卿当管军镇，寄重事殷。实藉抚绥，用安封部。虽未允所请，而深嘉乃诚。今又密奏恒州具申事体。曲尽忠勤之节，备知丹赤之心。言念再三，发于嗟叹。眷重之至，并在予怀。想宜知悉。

与〔藩〕〔潘〕孟阳诏

敕：孟阳：卿夙怀才略，早振声猷，历践班行，累彰绩效。自守关辅，克举藩条，惠及蒸黎，威行军镇，永言所任，未展其能。朕以东川、蜀门重镇，弊承军后，雄压险中。思得忠勤之臣，抚此凋残之俗。量才注意，无以易卿。今授卿剑南东川节度观察等使，并赐官告往。想宜知悉。

答宰相杜佑等《贺德音表》

古先圣王托于人上，与百姓同其欲，与天下共其忧。唯推是心，可底于道。朕临御万国，迨兹五年。惕厉之怀，虽劝于夙夜；愆伏之候，犹害于岁时。思革弊以救灾，在济人而损己。是用钦刑缓死，已责恤贫。罢郡国之贡珍，省宫廐之烦费。延春令而布仁行惠，先南风而解愠阜财。庶凭欢心，以召和气。卿等或匪躬献替，或悉力弼谐。启沃之间，已申霖雨之用；燮理之际，伫见阴阳之和。各宜勉之，以辅予理。所贺知。

答宗正卿李词等《贺德音表》

朕统承鸿绪，子育苍生。累岁有秋，今春不雨。在阴阳之数，虽有盈虚；为父〔子〕〔母〕之心，敢忘惻隐？俾除人弊，以荡岁灾，卿等任重宗卿，恩连属籍；省兹陈贺，深见忠诚。

答将军方元荡等《贺德音表》

朕以时阳舛候，春泽愆期。思备旱之方，无如贬省；务动天之德，莫若精诚。是以修己恤人，去烦节用；冀答天戒，以致时和。卿志竭邦家，职修军卫。省兹章表，深用嘉之。所贺知。

与回鹘可汗书

皇帝敬问回鹘可汗：夏热，想比佳适。可汗有雄武之姿，英果之略，统制诸部，君长一方，纂承前修，继守旧好。故得邑落蕃盛，士马精强，连挫西戎，永藩中夏。况向风之义，每勤于朝聘；事大之敬，常见于表章。动皆由衷，言必合礼。朕所以深嘉忠款，遐想风规。至于寝兴，不忘叹瞩。勉弘令德，用副诚怀。

达览将军等至，省表，其马数共六千五百匹。据所到印纳马都二万匹，都计马价绢五

十万匹。缘近岁已来，或有水旱，军国之用，不免阙供。今数内且〔万〕〔方〕圆支二十五万匹，分付达览将军，便令归国。仍遣中使送至界首。虽都数未得尽足，然来使且免稽留。贵副所须，当悉此意。

顷者所约马数，盖欲事可久长。何者？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马数渐广，则欠价渐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约。彼此为便，理甚昭然。况与可汗礼在往来，义存终始。亲邻既通于累代，恩好益厚于往时。所以万里推诚，期于一言见信。远思明智，固体朕心。其东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当，事缘功德，理合精严。又有彼国师僧，不必更劳人检校。其见撙拓勿施、邬达干等，今并放归。所令帝德将军安庆云供养师僧，请住外宅。又令骨都禄将军充检校功德使。其安立请随般次放归本国者，并依来奏，想宜知悉。今赐少〔信〕物，具如别录。内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师等，并各有赐物，至宜准数分付。内外宰相官吏师僧等，并存问之。遣书指不多及。

与韦丹诏

敕：韦丹：窻从直至，省所陈贺，并奏江饶等四州旱损，其所欠供军留州钱米等，并已放免。又奏权减俸及修造陂堰，并劝课种苧粟麦等事宜。具悉。朕顷缘时旱，虑害农功。虽推咎己之心，敢望动天之德？而未逾浹日，膏泽霏然。仰荷玄休，俯增祇惕。卿喜深称庆，忠切分忧。既览贺陈，兼详奏请。至如蠲逋以恤人隐，减俸以济军须。抑未业而移风，务兹菽麦；防旱年而歎雨，修利陂塘。皆合其宜，并依所奏。非卿公勤奉上，仁惻发中，则共理之心，不能至此。再三兴叹，一二难申。勉于始终，以副朕意。想宜知悉。

与从史诏

敕：从史：史浣至，省所陈谢，具悉。卿亡父早践班荣，久著声绩。永言褒赠，自叶典常。况卿孝友承家，勤劳事国。念兹忠节，皆稟义方。将慰匪莪之心，宜流自叶之泽。岂为殊渥？频至谢章。

答宰相杜佑等《贺德音表》

朕以春候发生，岁功资始。顺阳和而布政，赈贫乏而劝农。载念罪人，因除弊事。随其所利，施以为恩。富庶之端，实渐于此。卿等义敦宗戚，诚竭君亲。省兹贺陈，用增嘉叹。

与孙 诏

敕：孙瑋：刘德惠至，省所进《陇右地图》，兼进《战车阵图》车样，及奏陈收复河、湟事宜者，具悉。卿尹兹右辅，固乃西疆，创制戎车，缮修军实。思收故地，誓立殊勋。载览阵图，兼详所奏。诚得开边之略，益加报国之心。斯谓尽忠，弥增注意。眷言所至，无忘于怀。

与李良仅诏

敕：李良仅：卿久在军门，习知边事。居常恭恪，动必忠勤。眷乃才良，可分忧寄。今授卿延州刺史、兼安塞军使，并赐官告往。延州既兼军镇，且杂蕃戎。防遏抚绥，两须得所。宜勉所任，用副朕怀。

答京兆府二十四县耆寿《谢赈贷表》

朕勤求人隐，慎恤农功。念播殖之时，必资首种；虑悬罄之日，多乏见粮。将便公私，宜从敛散。卿等名登庶老，业守先畴。各勉农人，以副朕意。所谢知。

卷四十一

奏状一 十首

初授拾遗献书 元和三年进

五月八日，翰林学士、将仕郎、守左拾遗臣白居易顿首，谨昧死奉书于旒宸之下：

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者。臣与崔群同状陈谢，但言忝冒，未吐衷诚。今者再黜宸严，伏惟重赐详览。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庭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上不忍负恩，下不忍负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由是而言，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乡里竖儒，府县走吏。委心泥滓，绝望烟霄。岂意圣慈，擢居近职。每宴饫无不先及，每庆赐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朝惭夕惕，已逾半年。尘旷渐深，忧愧弥剧。未伸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

今陛下肇建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故天下之心，颺颺然日有望于太平也。然今后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革之乎？候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遗阙，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臣又职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陈露。伏希天鉴，深察赤诚。无任感恩欲报，恳款屏营之至。谨言。

论制科人状

近日内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

右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惊，远近之情，不无忧惧，喧喧道路，异口同音。皆云：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为诳妄，斥而逐之，故并出为关外官。杨于陵以考策敢收直言者，故出为广府节度。韦贯之同所坐，故出为果州刺史。裴迥以覆策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内职，除户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为虢州司马。卢坦以数举事，为人所恶，因其弹奏小误，得以为名，故黜为左庶

子。王播同之，亦停知杂。

臣伏以裴迥、王涯、卢坦、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内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权，致之近地。故比来众情私相谓曰：此数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数人进，则必君子之道长；若数人退，则必小人之道行。故卜时事之否臧，在数人之进退也。则数人者，自陛下嗣位以来，并蒙奖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今忽一旦悉疏弃之，或降于散班，或斥于远郡。设令有过，犹可优容；况且无瑕，岂宜黜退？所以前月已来，上自朝廷，下至衢路，众心汹汹，惊惧不安。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审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传者纷然。皆云：裴迥等不能委曲顺时，或以正直忤物，为人之所媒孽，本非圣意罪之。不审陛下得闻之否？臣未知此说虚实，但献所闻。所闻皆虚，陛下得不明辩之乎？所闻皆实，陛下得不深虑之乎？虚之与实，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谁当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轻，朝廷之事至大故也。

臣又闻：君圣则臣忠，上明则下直。故尧之圣也，天下已太平矣，尚求诽谤，以广聪明。汉文之明也，海内已理矣，贾谊犹比之倒悬，可〔谓〕〔为〕痛哭。二君皆容纳之，所以得称圣明也。今陛下明下诏令，征求直言，反以为罪，此臣所以未谕也。陛下视今日之理，何如尧与汉文之时乎？若以为及之，则诽谤痛哭，尚合容而纳之；况征之直言，索之极谏乎？若以为未及，则僧孺等之言，固宜然也；陛下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为陛下流涕而痛惜也。

德宗皇帝初即位年，亦征天下直言极谏之士，亲自临试，问以天旱。穆质对云：两汉故事，三公当免。卜式著议，弘羊可烹。此皆指言当时在权位而有恩宠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为第三等，自畿尉擢为左补阙，书之国史，以示子孙。今僧孺等对策之中，切直指陈之言，亦未过于穆质，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书诸史策，后嗣何观焉？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

臣昨在院，与裴迥、王涯等覆策之时，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负恩，下不忍负心，唯秉至公，以为取舍。虽有仇怨，不敢弃之；虽有亲故，不敢避之；唯求直言，以副圣意。故皇甫湜虽是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收，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当时有状，具以陈奏。不意群心〔嗷嗷〕，构成祸端，圣心以此察之，则或可悟矣。倘陛下察臣肝胆，知臣精诚，以臣此言可以听采，则乞俯回圣览，特示宽恩，僧孺等准往例与官，裴迥等依旧职奖用，使内外人意，欢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当，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则臣等见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责。岂可六人同事，唯罪两人？虽圣造优容，且过朝夕；在臣惧惕，岂可苟安？敢不自陈，以待罪戾？臣今职为学士，官是拾遗，日草诏书，月请谏纸。臣若默默，惜身不言，岂惟上辜圣恩，实亦下负神道。所以密缄手疏，潜吐血诚。苟合天心，虽死无恨。无任忧惧激切之至！

论于 、裴均状

于颀、裴均欲入朝事宜

右，臣闻诸道路，皆云：于颀、裴均累有进奉，并请入朝。伏闻圣恩，已似允许。臣侧听时议，内酌事情，为陛下谋，恐非稳便。昼夜思虑，不敢不言。伏见贞元已来，天下节将，握兵守土，少肯入朝。自陛下刑服三凶，威加四海，是得诸道节度使三二年来，朝廷追则追，替则替，奔走道路，惧承命之不暇。斯则圣德皇威，大被于四方矣。夫谋宜可久，事贵得中：当难制之时，则贵欲令其朝覲；及可制之日，则不必使之尽来。何则？安众心，收众望，在调驭之得其宜也。臣伏见近日节度使，或替或追，稍似烦数。今又许于颀等入奏，或虑便留在朝。臣细思之，有三不可。何者？

窃见外使入奏，不问贤愚，皆欲仰希圣恩，傍结权贵。上须进奉，下须人事。莫不减削军府，割剥疲人。每一入朝，甚于两税。又闻于颀、裴均等，数有进奉。若又许来，荆襄之人，必重困于剥削矣。夺军府疲人之不足，奉君上权贵之有馀。伏料圣心知之，深所不忍。此不可一也。臣又窃闻时议云：近日诸道节使，或以进奉希旨，或以货贿藩身。谓恩泽可图，谓权位可取。以入覲为请，以恋阙为名，须来即来，须住即住。要重位则得重位，要大权即得大权。进退周旋，无求不获。天下节使，尽萌此心。不审圣聪，闻此议否？今于颀等以入覲为请，若又许之，岂非须来即来乎？既来，必以恋阙为名，若又许之，岂非须住即住乎？则重位自然合加，况必求之乎？大权不得不与，况必图之乎？重位大权，人谁不爱？于颀既得，则茂昭求之。臣闻茂昭又欲入朝，已谋行计。茂昭亦宰相也，亦国亲也，若引于颀为例，独不可乎？若尽与之，则陛下重位大权是以人情假人也，授之可乎？若独与彼不与此，则忿争怨望之端，自此而作。今幸门已开矣，速杜之，又今于颀等开之，臣必恐圣心有时而悔矣。其不可二也。臣又窃见自古及今，君臣之际，权太重则下不得所，势太逼则上不甚安。今于颀任兼将相，来则总朝廷之权；家通国亲，入则连戚里之势。势亲则疏者不敢谏，权重则群下不敢言。臣虑于颀未来之间，内外迎附之者，其势已赫赫炎炎矣，况其已来乎？臣恐于颀未到之间，内外合言者，已不敢言矣，况其已到乎？脱或至此，陛下有术以制驭之邪？若用术制之，不如不制之安也。若又无术，将如之何？且于颀身是大臣，子为驸马，性灵事迹，陛下素谙。一朝到来，权兼内外。若绳以规制，则必失君臣之心；若纵其作为，则必败朝廷之度。进退思虑，恐贻圣忧。其不可三也。

凡此三不可，事实不细。伏乞圣览，再三思之。今臣所言，皆君臣之密机，安危之大计。伏望秘藏此状，不令左右得知。况臣以疏议亲，以贱论贵。语无方便，动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耳。但以职居近密，身被恩荣，苟有闻知，即合陈露。悦言而得罪，亦臣所甘心；若默而负恩，则臣所不忍。伏希圣鉴，俯察愚诚。谨具奏闻。谨奏。

论和籴状

今年和籴折籴利害事宜

右，臣伏见有司以今年丰熟，请令畿内及诸处和籴，令收贱谷，以利农人。以臣所观，有害无利。何者？

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比来和籴，事则不然：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严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迫蹙鞭撻，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人。倘依前而行，臣故曰有害无利也。今若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于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且本请和籴，只图利人，人若有利，自然愿来。利害之间，可以此辩。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得和籴利人之道也。二端取舍，伏惟圣旨裁之。必不得已，则不如折籴。折籴者，折青苗税钱，使纳斛斗，免令贱糶，别纳见钱。在于农人，亦甚为利。况度支比来所支和籴价钱，多是杂色匹段。百姓又须转卖，然后将纳税钱。至于给付不免侵偷，货易不免折损。所失过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税钱，使纳斛斗，既无贱糶麦粟之费，又无转卖匹段之劳。利归于人，美归于上。则折籴之便，岂不昭然？由是而论，则配户不如开场，和籴不如折籴，亦甚明矣。

臣久处村间，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撻，所不忍睹。臣顷者常欲疏此人病，闻于天聪。疏远贱微，无由上达。今幸擢居禁职，列在谏官，苟有他闻，犹合陈献，况备谄此事，深知此弊。臣若缄默，隐而不言，不唯上辜圣恩，实际内负夙愿。犹虑愚诚不至，圣鉴未回，即望试令左右可亲信者一人，潜问乡村百姓，和籴之与折籴，孰利而孰害乎？则知臣言不敢苟耳。或虑陛下以敕命已下，难于移改。以臣所见，事又不然。夫圣人之举事也，唯务便人，唯求利物。若损益相半，则不必迁移；若利害相悬，则事须追改。不独于此，其他亦然。伏望宸衷，审赐详察。谨具奏闻，谨奏。

论太原事状 三件

严绶 辅光

右，严绶、辅光太原事迹，其间不可，远近具知。臣前日对时，已子细面奏。今奉宣：辅光已替，严绶续追。此皆圣鉴至明，左右不能惑听，合于公议，断自宸衷。内外人心，甚为愜当。其严绶早须与替，不可更迟。缘与辅光久相交结，军中补署职掌，比来尽由辅光。今见别除监军，小人乍失依托，或恐严绶相党，曲为妄陈军情。事宜之间，须过防虑。伏望圣恩，速令贞亮赴本道，便许严绶入朝。

贞 亮

右，贞亮元是旧人，曾任重职。陛下以太原事弊，使替辅光。然臣伏闻贞亮先充汴州监军日，自置亲兵数千；又任三川都监日，专杀李康两节度使，事迹深为不可。为性自用，

所在专权。若贞亮处事依前，即太原却受其弊。虽将追改，难以成功。其贞亮发赴本道之时，恐须以承前事切加约束，令其戒惧。此事至要，伏惟圣心不忘。

范希朝

右，希朝前在振武，威令大行。至今蕃戎，望风畏伏。况又勤俭信实，所在士卒归心。今若太原要人，无出希朝之右。伏恐圣意虑其有年。臣又访闻：希朝筋力犹堪驱使，但且令镇抚，必愜军情。待其一二年间，威制成立，然后择能者，即必易守成规。则虽老年，事须且用。其灵武比太原虽小，亦是要镇。如纳臣愚见，伏恐便须择人与希朝相代。谨具奏闻。谨奏。

奏请加德音中节目 二件

缘今时旱，请更减放江淮旱损州县百姓今年租税

右，伏以圣心忧軫，重降德音，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放租税。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钱米。伏闻所放数内，已有纳者。纵未纳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征不得。况旱损州县至多，所放钱米至少，百姓未经丰熟，又纳今年税租，疲羸中重此征迫，人力困苦，莫甚于斯。却是今年，伏望圣恩更与宰臣及有司商量，江淮先旱损州作分数，更量放今年租税。当疲困之际，降恻隐之恩，感动人情，无出于此。敢竭愚见，以副圣心。

请拣放后宫内人

右，伏见大历已来四十馀载，宫中人数，稍久渐多。伏虑驱使之馀，其数犹广。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靡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事宜省费，物贵遂情。顷者已蒙圣恩，量有拣放。闻诸道路，所出不多。臣伏见自太宗、玄宗已来，每遇灾旱，多有拣放。书在国史，天下称之。伏望圣慈，再加处分。则盛明之德，可动天心；感悦之情，必致和气。光垂史册，美继祖宗。贞观、开元之风，复见于今日矣。非小臣愚恳，不能发此言；非陛下英明，不能行此事。如蒙允许，便请于德音中次第处分。谨具奏闻，伏待进旨。谨奏。

论于頔所进歌舞人事宜状

右，臣三五日来，闻于时议，云前件所进者，并是于頔爱妾，被普宁公主暗欲选进。今于頔所进，事非获已者。臣未知此说虚之与实，再三思之，皆为不可。何则？于頔自入朝来，陛下待之，深得其所。存其大体，故厚加宠位；知其性恶，故不与威权。中外人情，以为至当。在于于頔，亦自甘心。今因普宁夺其爱妾，众人既有流议，于頔得以为词。臣恐此事不益圣德。在臣愚见，岂敢不言？伏见陛下数月已来，分别邪正，所有制断，所有处置，无不合于公论，无不愜于人情，唯此一事，实乖时体。关于损益，臣实惜之。今道路云云，皆有此说。是于頔自进，亦恐外人不知，去就之间，恐须却赐于頔。内足以辩明圣意，外足以止息浮词，又令于頔有所感戴。臣所闻所见如此，伏恐陛下要知，辄敢密陈，庶

裨万一。谨具奏闻。谨奏。

论魏征旧宅状

李师道奏请出私财收赎魏征旧宅事宜

右，今日守谦宣，令撰与师道诏：所请收赎魏征宅还与其子孙，甚合朕心，允依来奏者。臣伏以魏征是太宗朝宰相，尽忠辅佐，以致太平。在于子孙，合加优恤。今缘子孙穷贱，旧宅典卖与人。师道请出私财收赎，却还其后嗣，事关激劝，合出朝廷，师道何人，辄掠此美！依宣便许，臣恐非宜。况魏征宅内旧堂，本是宫中小殿，太宗特赐，以表殊恩。既又与诸家不同，尤不宜使师道与赎。计其典卖，其所非多。伏望明敕有司，特以官钱收赎，便还后嗣，以劝忠臣。则事出皇恩，美归圣德。臣苟有所见，不敢不陈。其与师道诏，未敢依宣便撰，伏待圣旨。谨具奏闻。谨奏。

论王锬欲除官事宜状

右，臣窃有所闻，云王锬见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极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轻授。王锬既非清望，又无大功，若加此官，深为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内外之议，早已纷然。今王锬若除，则如王锬之辈，皆生冀望之心矣。若尽与，则典章大坏，又未感恩；若不与，则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幸门一启，无可奈何。臣又闻王锬在镇日，不恤凋残，唯务差税。淮南百姓，日夜无繆。五年诛求，百计侵削，钱物既足，部领入朝，号为羡馀，亲自进奉。凡有耳者，无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王锬进奉而与宰相也。臣又恐诸道节度使，今日已后，皆割剥生人，营求宰相。私相谓曰：谁不如王锬邪？故臣以为深不可也。其王锬归镇与在朝，伏望并不除宰相。臣尚未知所闻信否，贵欲先事而言。或恐万一已行，即言之无及。伏惟圣鉴，俯察愚衷。谨具奏闻。谨奏。

论裴均进奉银器状

右，臣伏闻向外传说，云裴均前月二十六日，于银台进奉前件银器。虽未审知虚实，然而物议喧然。既有所闻，不敢不奏。

伏以陛下昨因时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罢进奉。天意如感，雨泽应期，巷舞途歌，咸呼万岁。伏自德音降后，天下颺望遵行，未经旬月之间，裴均便先进奉。若诚有此事，深损圣德。臣或虑有人云：裴均所进银器，发在德音之前，遂劝圣恩，不妨受纳。以臣所见，事固不然。臣闻众议，皆云裴均性本贪残，动多邪巧，每假进奉，广有诛求。料其深心，不愿停罢。必恐即日修表，倍程进来，欲试朝廷，尝其可否。何者？前月三日降德音，准诸道进奏院报事例不过四五日，即裴均合知。至二十六日，进物方到。以此详察，足见奸情。今若便容，果落邪计。况一处如此，则远近皆知。臣恐诸道依前，从此不守法度。则是陛下明降制旨，又自弃之，何以制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臣反复思虑，深为陛

下惜之。

伏准德音节文，除四节及旨条外，有违越进奉者，其物送纳左藏库，仍委御史台具名闻奏。若此事果实，则御史台必准制弹奏，谏官必谏，宰相必论。天下知之，何裨圣政？以臣所见，伏望明宣云：裴均所进银器，虽在德音之前，恐四方不知，宜送左藏库收纳。如此，则海内悦服，天下欢心。事出宸衷，美归圣德。又免至御史谏官奏论之，然后有处置。在于事体，深以为宜。伏愿圣心速赐裁断。谨具奏闻。谨奏。

卷四十二

奏状二 二十四首

论孙 、张奉国状

孙

右，伏以凤翔右辅之地，控压陇蜀，又近国门，最为重镇。承前已来，多择有功勋德望者为之节使。昨者，孙瑋忽除此官。臣缘素未谙知，不敢轻议可否。及制下之后，甚不惬人心。孙瑋虽久从军，不闻有大功效。自居禁卫，亦无可称。至于姓名，众未知有。纵有才略，堪任将帅，犹宜且试于小镇，不合便授此重藩。岂唯公议之间，以为过当；亦恐同类之内，皆生幸心。况今圣政日明，朝纲日举，每命一官一职，人皆侧耳听之。则除授之间，深宜重慎。今孙瑋已受成命，未可遽又改移；待到凤翔，观其可否。已后不可不审。伏恐圣聪要知。

张 奉 国

右，奉国当徐州用兵之时，已有殊效；及李锜作乱之日，又立大功。忠节赤诚，海内推服。近来将校，少有比伦。已蒙圣恩，授金吾大将军，以示奖劝。以臣所见，更宜与一方镇，以感动天下忠臣之志，以摧慑天下奸臣之心。何者？奉国之事，无人不知；方镇之荣，无人不爱。若奉国更得节度使，天下闻知，人皆为贪宠荣，谁不争效忠顺？万一若一方有事，一帅负恩；则麾下偏裨，竞为奉国，乱臣贼子，不敢不息。一则明劝忠贞，二则暗销祸乱。圣人机柄，正在于斯。今奉国闻已有年，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深惜之。然以奉国未曾为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镇。若近边次节度有要替处，与奉国最为得宜。谨具奏闻。谨奏。

奏所闻状

向外所闻事宜

右，伏见六七日来向外传说，皆云有进旨，令宣与诸道进奏院，自今已后，应有进奉，并不用申报御史台；如有人勘问，便仰录名奏来者。内外相传，不无惊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虚传。且有此闻，不敢不奏。

伏惟德音：除四节外，非时进奉，一切并停；如有违越，仰御史台察访闻奏。今若不许报台，不许勘问，即是许进奉而废德音也。伏以陛下忧人思理，发自深诚。德音中停罢进奉，最是大节。昨者裴均所进银器，发在德音之前，犹虑四方不知，将谓容其违越。特令送出外库，宣报所司。远近传呼，闻于道路。此则不独人心欣跃，感动四方；实亦国史光明，垂示百代。今未逾数月，忽有此消息。贺德音之使，未绝于道途；许进奉之声，已闻于内外；此众情所以惊愕而不测也。臣昨访闻，又无明敕。伏料圣意，必无此处分。但恐宣传之际，或致疑误，遂令内外，有此流传。实恐旬月之间，散报诸道。亏损圣政，无甚于斯。若此果虚，即望宣示内外，令知圣旨，使息虚声。伏愿宸衷，速有处分。谨具奏〔闻〕。谨奏。

奏阆乡县禁囚状

虢州阆乡、湖城等县禁囚事宜

右，伏闻前件县狱中，有囚十数人，并积年禁系，其妻儿皆乞于道路，以供狱粮。其中有身禁多年，妻已改嫁者；身死狱中，取其男收禁者。云是度支转运下，囚禁在县狱，欠负官物，无可填陪，一禁其身，虽死不放。前后两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云节文不该，至今依旧囚禁。

臣伏以罪坐之刑，无重于死。故杀人者罪止于死，坐脏者身死不征。今前件囚等，欠负官钱，诚合填纳；然以贫穷孤独，唯各一身，债无纳期，禁无休日。至使夫见在而妻嫁，父已死而子囚。自古罪人，未闻此苦。行路见者，皆为痛伤。况今陛下爱人之心，过于父母，岂容在下有此穷人？古者一妇怀冤，三年大旱；一夫结愤，五月降霜。以类言之，臣恐此囚等忧怨之气，必能伤陛下阴阳之和也。其囚等人数及所欠官物，并赦文不该事由，臣即未知委细。伏望与宰相商量，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析闻奏。如或是实，禁系不虚；伏乞特降圣慈，发使一时放免。一则使缘囚获宥，生死皆知感恩。二则明天听及卑，远近自无冤滞。事关圣政，不敢不言。臣兼恐度支盐铁使下，诸州县禁囚更有如此者，伏望便令续条疏具事奏上。

论承璀职名状

承璀充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

右，缘承璀职名，自昨日来，臣与李绛等已频论奏，又奉宣，令依前定者。臣实深知不可，岂敢顺旨便休。伏望圣慈，更赐详察。

臣伏以国家故事，每有征伐，专委将帅，以责成功。近年以来，渐失旧制。始加中使，命为都监。顷者韩全义讨淮西之时，以贾良国为都监；近日高崇文讨刘辟之时，以刘贞亮为都监；此皆权宜，且为近例。然则兴王者之师，征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专统领者。今神策军既不置行营节度使，即承璀便是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即承璀便是都统。岂有制将、都统而使中使兼之？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庭；四夷闻之，必笑中国；

王承宗闻之，必增其气。国史记之，后嗣何观？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伏乞圣虑，以此思之。臣又兼恐刘济、茂昭及希朝、从史，乃至诸道将校，皆耻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齐，功何由立？此是资承宗之计，而挫诸将之势也。伏乞圣虑，又以此思之。

臣伏以陛下自春官以来，则曾驱使承璀。岁月既久，恩泽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劳，贵之可也；陛下怜其忠赤，富之可也。至于军国权柄，动关于治乱；朝廷制度，出自于祖宗。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从人之欲而自损圣明？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今臣忘身命，沥肝胆，为陛下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不知危身。但以蝼蚁之命至轻，社稷之计至重。伏乞圣虑，又以此思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须用之，即望改为都监，且徇旧例。虽威权尚重，而制度稍存。天下闻之，不甚惊听。如蒙允许，伏望速宣与中书，改为诸军都监。臣不胜忧迫恳切彷徨之至！

论元稹第三状

监察御史元稹贬江陵府士曹参军

右，伏缘元稹左降事宜，昨李绹、崔群等再已奏闻，至今未蒙宣报。伏恐愚诚未恳，圣虑未回，臣更细思，事有不可，所以尘黷，至于再三。臣内察事情，外听众议，元稹左降，不可者三。何者？

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来，举奏不避权势，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亲情。人谁无私？因以挟恨。或假公议，将报私嫌。遂使诬谤之声，上闻天听。臣恐元稹左降已后，凡在位者，每欲举事，先以元稹为戒。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内外权贵，亲党纵横，有大过大罪者，必相容隐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虽奉公，事稍过当。既从重罚，足以惩治。况经谢恩，旋又左降。虽引前事以为责词，然外议喧喧，皆以为元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厅，自此得罪。至于争厅事理，已具前状奏陈。况闻刘士元踏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见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远近闻知，实损圣德。臣恐从今已后，中官出使，纵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纵有被凌辱殴打者，亦以元稹为戒，但吞声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闻。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访问：元稹自去年已来，举奏严砺在东川日，枉法收没平人资产八十馀家。又奏王绍违法给券，令监军神枢及家口入驿。又奏裴玢违敕旨征百姓草。又奏韩皋使军将封杖打杀县令。如此之事，前后甚多。属朝廷法行，悉有惩罚。计天下方镇，皆怒元稹守官。今贬为江陵判司，即是送与方镇，从此方便报怨，朝廷何由得知？臣闻德宗时，有崔善贞密告李锜必反，德宗不信，送与李锜。李锜大怒，锜遂掘坑纵火，烧杀崔善贞。未数年李锜果反，至今天下为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后，方镇有过，无人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为戒。如此，则天下有不轨不法之事，陛下无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

若无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盖是小事，臣何敢烦黷圣听至于再三乎？诚以所损者微，所关者大。以此思虑，敢不极言？陛下若以臣此言为忠，又未能别有处置，必不得已，则伏望且令追制，改与一京司闲官，免令元稹却事方镇。此乃上裨圣政，下惬人

情。伏望细察事情，断在圣意。谨具奏闻。谨奏。

请罢兵第二状 五月十日进

请罢恒州兵事宜

右，缘讨伐恒州事宜，前者已具奏闻。此事至大至切，臣不合一奏便休，伏愿圣聪，再赐祥省。

臣伏以河北事体，本不合用兵；既已用兵，亦希万一，所以人意或望成功。今看事势，保必无望。何者？陛下本用兵之初，第一倚望承璀，第二准拟希朝、茂昭。今承璀自去已来，未敢苦战，已丧大将，先挫军威。至今与从史两军，入贼界下营未得。从史虽经接战，与贼胜负略均。况奏报之间，又事恐非实，迁延进退，贵引日时。不唯意在逗留，兼是力难支敌。希朝、茂昭数月已来，方入贼界，据所奏，到贼新市城一镇，便过不得。又奏，深泽县今却被贼打破，则其进讨之势，想亦可知。刘济亲领全军，分围乐寿。又奏，贼城坚守，卒不易攻。师道、季安元不可保，今看情状，似相计会，各收一县，便不进军。如此事由，陛下具见。据其去就，岂有成功？未审圣心，何如更有所望？以臣愚见，速须罢兵。若又迟疑，其害有四：可为陛下痛惜者二，可为陛下深忧者二。何则？

若保有成功，即不论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虚费资粮。悟而后行，事亦非晚。今迟校一日，有一日之费；更延旬月，所费滋多。终须罢兵，何如早罢？臣伏见陛下比来爱人省用，发自深心。至于圣躬，每事节俭。今以府库钱帛，百姓脂膏，资助河北诸侯，转令富贵强大。臣每念此，不胜愤叹！此（所谓）〔其为〕陛下痛惜者一也。臣伏恐河北诸将，见吴少阳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轻重，同词请雪承宗。若章表继来，即议无不许，请而后舍，模样可知，转令承宗胶固同类。如此，则与夺皆由邻道，恩信不出朝廷。实恐威权尽归河北。臣每念此，实所疚心。其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时已热，兵气相蒸；至于饥渴疲劳，疫疾暴露，衣甲暑湿，弓箭疮痍；上有赤日，前有白刃。驱以就战，人何以堪？纵不惜身，亦难忍苦。况神策官健又最乌杂，以城市之人，例皆不惯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军若散，诸军必摇。事忽至此，悔将何及！此其为陛下深忧者一也。臣伏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中国之事，小大尽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讨承宗一贼，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则兵力之强弱，资费之多少，岂宜使西戎北虏一一知之？忽见利生心，承虚入寇，以今日之势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连祸生，何事不有？万一及此，实关安危。臣每思之，忧入骨髓。此其为陛下深忧者二也。伏惟详臣此状，察臣此心，审赐裁量，速有处分。如此，则是陛下社稷宗庙之福，不独天下幸甚。谨具奏闻。

请罢兵第三状

请罢恒州兵马事宜

右，臣所请罢兵，前后已频陈奏。今日事势，又更不同。比来日月渐深，忧惶转甚；若不极虑，若不切言，是臣惧罪惜身，上负陛下。伏希圣鉴，怜察血诚，知臣心如此，更详

此状。

臣伏以行营近日事体，陛下一一具知。师道令收棣州，至今竟未奉诏。至于表章词意，近者亦甚乖宜。季安等心元不可测，与贼计会，各收一空县而已，相顾拱手便休。闻昨者泽潞溃散健儿，其间有入魏博，却投邢州者。季安追捉，并按军令。昨所与诏，都不禀承。据此情状，略无形迹。但恐今日已后，此辈无不办为。又比来所望有功，只在南北两道。今北道希朝等屯军向欲半年，过新市一镇未得。茂昭又称兵少，特地方请加兵。则南道势力，今亦可见。北道承璀，竟未立功。元阳新到邢州，又奏兵数至少，请诸军兵马，议不可抽。假使承璀等竭力尽忠，终恐不副圣意。据此事势，万无成功。陛下犹未罢兵，不知更有何所待？臣伏恐刘济近日，情似尽忠，今忽罢兵，虑伤其意。以臣所见，理固不然。刘济大奸，过于群辈，外虽似顺，中不可知。有功无功，进退获利。初闻罢讨，或可有词，见雪恒州，必私怀喜。何则？与承宗本末之势同也。假令刘济实忠实意，陛下难阻其心，犹须计量重轻，舍小图大。岂缘刘济一人惆怅，而不顾天下远图？况今事情，又不至此。伏望圣意，断之不疑。

臣昨者以军久无功，时又渐热，人不堪命，虑有奔逃。前状之中，已具陈奏。今果闻神策所管徐泗、郑滑两道兵马，各有言语，似少不安。臣自闻之，不胜忧切。一军若不宁帖，必扇诸军之心。自此动摇，何虑不有？事忽至于此者，则陛下求不罢讨得乎？一种罢兵，何如早罢？必待事不得已，然后罢之，只使陛下威权转销；天下模样更恶。如此事势，皆在目前。只合逆防，不合追悔。今卢从史已归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来；元阳方再整本军，刘济且引兵欲进。因此事势，正可罢兵。赦既有名，罢犹有势。若又此时不罢，臣实不测圣心。臣伏料陛下去年初锐意用兵之时，必谓讨承宗如讨刘辟、李锜，兵合之后，坐见诛擒。岂料迁延经年如此。然则始谋必克，犹不可知；后事转难，更何所望？至于竭府库以富河北诸将，虚中国以使戎狄生心，可为深忧，可为痛惜，已具前奏，不敢再陈。况今日已前，所惜者威权财用；今日已后，所忧者治乱安危。国家有天下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叶。岂得以小忿而忘国家大计？岂得以小耻而忘宗社远图？伏愿圣心，以此为虑。

臣前后已献三状，不啻千言。词既繁多，语亦恳切。陛下若以臣所见非是，所言非忠，况又尘黷不休，臣即合便得罪。〔若以〕臣所见为是，所言为忠，则陛下何忍知是不从？知忠不纳？不然，则臣合得罪；不然，则陛下罢兵。伏望读臣此状一二十遍，断其可否，速〔则〕〔赐〕处分。臣不胜负优待罪，愚迫兢惶之至！谨奏。

论严绶状

奉宣令依中书状撰制除严绶江陵节度使

右，臣伏以赵宗儒众称清介有恒，严绶众称怯懦无耻，二人臧否优劣相悬。宗儒自到江陵，虽无殊政，亦闻清静，境内颇安。纵要改移，即合便择胜宗儒者。且严绶在太原之事，圣聪备闻。天下之人，以为谈柄。陛下罢其节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为至当。今忽再用，又替宗儒。臣恐制书下后，无不惊叹。兼邪人得计，正人忧疑，大乖群情，深损朝政。臣前后所奉宣撰制，若非甚不可者，亦不敢切论。今此除授，实甚不可。伏望圣意，更赐裁量。其制未敢便撰，伏待圣旨。谨奏。

论孟元阳状

奉宣令依中书状撰制除孟元阳右羽林军统军仍封赵国公食邑三千户

右，臣伏以孟元阳潞水有功，河阳有政，自到泽潞，戎事颇修。但以老年，事须与替。比诸流辈，事迹不同。今所除官，合加优奖。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人情共知；及除统军，众犹谓屈。今元阳事迹不同希朝，又除统军，恐似更屈。虽加封爵，悉是虚名。况元阳功效忠勤，天下有数。今以无能者一例除改，无所旌别，臣恐今日已后，无以劝人。以臣所见，若改除金吾大将军，轻重之间，实为得所。只如柳惟晨、李简之辈，有何功业，合比元阳？犹居此官，动逾年岁。伏望圣慈，以此裁量。其制未敢依中书状便撰。谨具奏闻，伏待圣旨。谨奏。

谢官状

新授将仕郎、守左拾遗、翰林学士臣白居易，
新授朝议郎、守尚书库部员外郎、翰林学士、云骑尉臣崔群

右，臣等伏奉恩制，除前件官。今日守谦奉宣进旨，特加慰谕，并赐告身者。圣慈曲被，宠命猥加。俯以拜恩，跪而受赐，蹈舞离次，惊惶失图。伏以郎吏、谏官，古今所重。位当星象，职在箴规。皆须问望清方，行实端慤；然可以佐弥纶于草昧，能正其词；尽献纳于刍言，必直其节。苟轻所选，实忝厥官。臣等学识庸虚，才质愚懦，自居近职，忝冒已深；况超擢荣班，渐惶交至。初授殊常之宠，闻实若惊；再思难报之恩，感而欲泣。唯当奋励弩钝，补拾阙遗，中誓赤诚，上酬玄造。俯伏忧愧，若无所容。无任感恩兢惕之至！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奏陈情状 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进

翰林学士、将仕郎、守左拾遗臣白居易

右，今日守谦奉宣圣旨，以臣本官合满，欲议改转。知臣欲有陈露，令臣将状来者。臣有情事，不敢不言，伏希圣慈，俯察愚恳。臣母多病，臣家素贫。甘旨或亏，无以为养；药饵或阙，空致其忧。情迫于中，言形于口。伏以自拾遗授京兆府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例。资序相类，俸禄稍多。倪授此官，臣实幸甚。则及亲之禄，稍得优丰；荷恩之心，不胜感激。辄敢尘黷，无任兢惶。谨具奏陈，伏待圣旨。

谢官状 元和五年五月六日进

新授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臣〕白居易

右，伏奉恩制，除臣前件官。今日守谦奉宣圣旨，特加慰谕，兼赐告身者。俯俛拜恩，忧惕受命。战越踟迹，惊惶失容。蹈舞屏营，不知所据。臣叨居近职，已涉四年。自顾庸昧，无裨明圣。尘忝岁久，忧惭日深。况于官禄之间，岂敢有所选择？但以位卑俸薄，家贫亲老，养阙甘馨之费，病乏药石之资。人子之心，有所不足。昨蒙圣念，虽许陈情；敢望天恩，遽从所欲。况前件官位望虽小，俸料稍优，臣今得之，胜登贵位。此皆皇明俯察，玄造曲成。念臣为子之诚，赐臣及亲之禄。臣所以抚心知愧，因事吐诚。乌鸟私情，得尽欢于展养；犬马微力，誓效死以酬恩。荣幸不止于一身，感戴实深于万品。无任荷恩抃跃之至！

谢蒙恩赐设状

右，今日守谦奉宣圣旨，以臣初入院，特赐设者。臣生长穷贱，才质孱微，草野鄙夫，风尘走吏；岂期圣造，选在禁闱，煦以天慈，赐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荷恩，心魂不宁，手足无措。况樽开九酝，饌列八珍。惠过加笾，荣优置醴。金罍引满，将王泽而共深；玉饌属厌，与圣德而俱饱。终食且叹，扞心自惊。战汗渐惶，陨越于下。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谢恩赐衣服状

右，今日守谦奉宣圣旨，以臣初入院，特赐衣服者。臣自入禁司，才经旬月，未陈薄效，累受殊私。况前件衣服等，献自远方，降从御府。既鲜华而骇目，亦轻暖而便身。臣实何人，堪此荣赐？臣必拟秘藏篋笥，传示子孙。何则？顾陋质而怀惭，貌非称服；抚微躯而荷宠，力不胜衣。因物感恩，无任愧惧。谨奉状。

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

右，今日伏奉圣恩，赐臣等于曲江宴乐，并赐茶果者。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获侍宴于内庭，又赐欢于曲水。蹈舞踟地，欢呼动天。况妓乐选于内坊，茶果出于中库。荣降天上，宠惊人间。臣等谬列近司，猥承殊泽。捧觴知感，终宴怀惭。肉食无谋，未展涓埃之效；素餐有愧，难胜醉饱之恩。以此兢惶，未知所报。谨奉状陈谢以闻。谨奏。

九月九日谢恩赐宴曲江会状

右，〔臣〕今日伏奉进旨，赐臣等于曲江宴会，特加宣慰，并赐酒脯等者。伏以重阳令

节，大有丰年。赐宴于无事之朝，追欢于最胜之地。况天厨酒脯，御府管弦。宠赐忽降于寰中，庆幸实生于望外。仍加慰谕，曲被辉华。臣等各以凡才，同参密职；幸偶休明之日，多承饫赐之恩。乐感形骸，欢容动而成舞；泽均草木，秋色变以为春。徒激丹心，岂报玄泽。谨奉状。

腊日谢恩赐口蜡状

右，今日蒙恩赐臣等前件口蜡及红雪澡豆等，仍以时寒，特加慰问者。伏以时逢腊节，候属祁寒。岂意圣慈，不忘微贱。念严凝而加之煦妪，虑皲瘃而润以脂膏。喜气动中，欢容发外。挟纊之恩所勉，和则体舒；不龟之泽既沾，感而手舞。臣等省躬怀愧，因物谕情。岂止饮德莹心，唯惊宠赐；必拟澡身励节，以答鸿私。感跃之诚，倍万恒品。谨具奏闻。谨奏。

中和日谢恩赐尺状

右，今日奉宣，赐臣等红牙银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届节，庆赐申恩。当昼夜平分之时，颁度量合同之令。况以红牙为尺，白银为寸。美而有度，焕以相宣。逮下明忖度之心，为上表裁成之德。庆泽所及，欢心毕同。臣等尘忝日深，宠锡岁至。虽恩光下济，咫尺之颜不违；而尸素内惭，分寸之功未效。捧受愧畏，倍万恒情。谨具奏闻。谨奏。

谢清明日赐新火状

右，今日高品官唐国珍就宅宣旨，赐臣新火者。伏以节过藏烟，时当改火。助和气以发滞，表皇明以烛幽。臣顾以贱微，荷兹荣耀。就赐而照临第宅，聚观而光动里闾。降实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倾葵藿之心。徒奉恩辉，岂胜欣戴！

谢恩赐冰状

右，今日奉宣旨，赐臣等冰者。伏以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况春羔之荐时，始因风出；当夏虫之疑日，忽自天来。烦暑迎消，凉飈随至。受此殊赐，臣何以堪？欣骇惭惶，若无所措。但饮之栗栗，常倾受命之心；捧之兢兢，永怀履薄之戒。以斯惕厉，用答皇慈。谨奉状陈谢以闻。

谢赐新历日状

右，今日蒙恩赐臣等前件新历日者。臣等拜手蹈舞，鞠躬捧持。开卷授时，见履端之有始；披文阅处，知御历之无穷。庆贺既深，感戴无极。谨奉状陈谢。

谢恩赐茶果等状

右，今日高品杜文清宣进旨，以臣等在院，修撰制问，赐茶果梨脯等。曲蒙圣念，特降殊私。慰谕未终，锡赉旋及。臣等惭深旷职，宠倍惊心。述清问以修词，言非尽意；仰皇慈而受赐，力岂胜恩？徒激丹诚，巨酬玄造？

谢赐设及匹帛状

右，今日高品刘全节奉宣进旨，以臣等在院覆策毕，特加慰问，并赐设及匹帛者。臣等职在掌文，诏令考策，虽竭鄙昧，犹惧阙遗。岂意皇鉴下临，圣慈曲至，惠加赐食，荣及承（匡）〔筐〕。宠厚缣缁，仰难胜于玄贶；恩深醉饱，退有愧于素餐。徒积惭惶，何酬庆赐？

社日谢赐酒饼状

右，今日蒙恩赐臣等酒及蒸饼 饼等。伏以时唯秋社，庆属年丰。颁上尊之酒浆，赐太官之饼饵。既非旧例，特表新恩。空荷皇慈，岂伸丹慊？谨奉状〔陈谢〕。

卷四十三

奏状三 七首

论重考科目人状

今年吏部应送科目及平判人所试文书等

右，臣等奉中书门下牒，称奉进旨，令臣等重考定闻奏者。臣等窃有所见，不敢不奏。伏以今年吏部科第，不置考官，唯遣尚书侍郎二人考试。吏部事至繁剧，考送固难精详；所送文书，未免瑕病。臣等若苦考覆，退者必多。韩皋累朝旧臣，伏料陛下不能以小事致责。臣等又以朝廷所设科目，虽限文字，其间收采，兼取人材。今吏部只送十人，数且非广，其中更重黜落，亦恐事体不弘。以臣所见，兼请不考。已得者不妨徼幸，不得者所胜无多。贵收人材，务存大体。伏乞以臣等此状，宣付宰臣，重赐裁量，伏听进旨。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目官、将仕郎、守尚书司门员外郎臣白居易等状奏。

重考定科目官、将仕郎、守尚书祠部员外郎、上护军臣李虞仲。

举人自代状

中书省、朝议郎、权知尚书兵部郎中、骑都尉杨嗣复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文武常参官上后三日，举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辨政之学，有体要之文。文可以掌王言，学可以待顾问。名实相副，辈流所推。选备侍臣，参知制命，酌其宣称，诚合在先。臣既谙详，辄举自代。谨具闻荐，伏听敕旨。

长庆元年正月四日，新授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知制造臣白居易状奏。

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试进士已来，论奏者甚众。伏计烦黷圣听之外，必以为或亲或故，同为党庇。臣今非不知此，但以避嫌事小，隐情责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圣鉴，试详臣言。

伏以陛下虑今年及第进士之中，子弟得者侥幸，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试重考，此乃

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庆幸？况臣等才识浅劣，谬蒙选充考官。自受命已来，夙夜惶惧，实忧愚昧，不副天心。敢不尽力竭诚，苦考得失？其间瑕病，纤毫不容，犹期再三，知臣愚尽。然臣等别有愚见，上裨圣聪，反复思量，辄敢密奏。伏准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策则文字不错。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迫促惊忙，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试，事校不同。虽诗赋之间，皆有瑕病；在与夺之际，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达之命；明示瑕病，以表无私，特全身名，以存大体。如此，则进士等知非而愧耻，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于有司，敢不惩革？臣等皆蒙宠擢，又忝职司。实愿裨补圣明，敢不罄竭肝胆？谨具奏闻，伏待圣裁。谨奏。

长庆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试进士官、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臣白居易等奏。
重考试进士官、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上轻车都尉臣王起。

让绢状 长庆元年八月十三日进

恩赐田布与臣人事绢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谕进旨，敬命荷恩，遂与臣前件绢，臣不敢受，寻以奏陈。昨日中使第五文岑就宅奉宣，令臣受取者。臣已当时进状陈谢讫。感戴圣恩，昨日不敢不谢；酌量事理，今日不敢不言。

臣家素贫，非不要物；但以昨者陛下遣臣宣谕田布，不同常例；田布今日之事，不同诸家。何者？未报父仇，未雪国耻，凡人有物，犹合助之；况取其财，有所不忍。又昨除田布魏博节度制中诫云：一饭之饱，必均于士卒；一毫之费，必用于戈矛。今以五百匹绢与臣，臣若便受，则是有违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凡节将之臣，发军讨叛，大费虽资于公给，小用亦藉其家财。今陛下方欲使田布誓心报仇，捐躯杀贼，伏料宣谕慰问，使者道路相望。若奉使之人悉须得物，臣恐镇州贼徒未殄，田布财产已空。欲救将来，乞从臣始。此则求田布物者必息，而田布感圣渥倍深。责其成功，必有可望。臣食国家之厚禄，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钱，尚惭尸素；无名之货，岂合苟求？伏愿天鉴照临，知臣不是饰让。臣又非不知如此小事，不合尘黜尊严，心实不安，不敢不奏。其前件绢，臣寻已却还田布，伏乞圣慈许臣不取，仍望宣示田布，令知圣恩。谨录奏闻，伏待进旨。

论左降独孤朗等状 长庆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奏

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独孤朗可富州刺史，起居舍人温造

可朗州刺史，司勋员外郎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员外郎王鎰可郢州刺史

右，今日宰相送词头，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词者。臣伏以李景俭因饮酒醉，诋忤宰相；既从远贬，已是深文。其同饮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见，不敢不陈。

伏以两省史馆，皆是近署，聚饮致醉，理亦非宜。然皆贬官，即恐太重。况独孤朗与李景俭等，皆是僚友，旦夕往来，一饭一饮，盖是常事。景俭饮散之后，忽然醉发，自犹不觉，何况他人？以此矜量，情亦可恕。臣又见贞元之末，时政严急，人家不敢欢宴，朝

士不敢过从。众心无謬，以为不可。自陛下临御，及此二年，圣慈宽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诏或下，众情不免惊忧。兼恐朝廷官僚，从此不敢聚会。四方诸远，不知事由，奔走流传，事体非便。伏惟宸鉴，更赐裁量。免至贬官，各令罚俸。感恩知失，亦足戒惩。臣不揆蠢愚，辄敢尘黷。岂不惧罪？岂不惜身？但缘进不因人，出于圣念，自忠州刺史累迁中书舍人，已涉二年，一无裨补。夙夜惭惕，实不自安。前后制敕之间，若非甚不可者，恐烦圣听，多不备论。今者所见若又不奏，是图省事，有负皇恩。伏希天慈，以此详察，知臣所奏，不是偶然。其独孤朗等四人出官词头，臣已封讫，未敢撰进。伏待圣旨。

论行营状 应缘镇州行营利害事宜，谨具如后

一、请专委李光颜东面讨逐，委裴度四面临境招谕事

右，臣等伏见自幽、镇有事以来，诏太原、魏博、泽潞、易定、沧州等五道节度，各领全军；又征诸道兵马，计七八十万，四面围绕，已逾半年，王师无功，贼势犹盛，弓高已失，深州甚危者。岂不以兵数太多，反难为用，节将太众，则心不齐，莫肯率先，递相顾望？又以朝廷赏罚，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败衄者不闻得罪。既无惩劝，以至迁延。若不改张，必无所望。今李光颜既除陈许节度，尽领本军。伏请抽诸道劲兵，通前约与三四万人，从东速进，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诸军，解深、邢重围，与元翼合势。令裴度领太原全军，兼招讨旧职，四面压境，观衅而动。若乘虚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战胜贼穷，亦许受降纳款。如此则镇州夹攻以分其力，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自生变改。况光颜久谙战阵，素有威名；裴度为人忠勇果决。加以明悬赏罚，使其忧责在身，事势驱之，自须死战。若比向前模样，用命百倍相悬。破贼责功，无出于此。况太原兴王之地，天下劲兵，今既得人，足当一面。以此计度，无如二人。

一、请抽拣魏博、泽潞、易定、沧州四道兵马，分付光颜事

右，伏请诏光颜于前件四道拣选马步精锐者。每军各取三四千人，并令光颜专统。一则藉其兵力，讨袭镇州；二乃每军抽人，不为不用，其馀放去，理亦无妨。况令守疆，亦足展效。或闻泽潞、魏博兵马同讨淮西之时，素谙光颜勤恤将士，必乐为用，可望成功。今光颜得到下博后，即陈许先有八千人，昨又发三千人，光颜又领凤翔马军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郑滑、河阳等军，悉皆劲锐堪用。况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马，约有三四万人，尽付光颜，足以成事。其襄阳、陕府、东都、汝州等道兵马，仍委光颜拣择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还。岂唯虚费资粮，兼恐挠败军阵。今既只留东，西二帅，请各置都监一人，诸道兵马监军，伏请一时停罢。如此，则众齐令一，必有成功。

一、请勒魏博等四道兵马却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意，以弘正遇害，令报父仇，望其感激众心，先立功效。今领全师出界，供给度支，数月以来，都不进讨。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闻魏博一军，累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贰拾柒捌万贯。今天下百计求取，不足充其数月衣粮。若且依前，将何供给？则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给衣粮。省

费之间，利害明矣。其泽潞、易定等，虽经接战，胜负略均。且昭义全军，收临城一县不得，则其兵力亦可知矣。沧州新经败挫，叔良又乏将谋，势不支任，必无可望。今请魏博等四道各归本界，严守封疆。如此，则不独减无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费。就中魏博尤要退军，虚费资粮，最可痛惜！

一、请省行营粮料事

右，伏以行营最切者，岂不以国用将竭，军费不充，更至春夏已来，实恐计无所出。今若两道共留六万，其余退食本道衣粮，即每月所费，仅减其半，一月之用，可给两月。唯供六万，所费无多，既易支持，自然丰足。责其死战，敢不尽心？臣以为当今至切，无过于此。

一、请因朱克融授节后，速讨王庭凑事

右，克融、庭凑，同恶相济，物情事理，断在不疑。今朝廷特赦克融，新授节钺，纵终助援，必恐迟疑。当逗留克融之时，是经营庭凑之日，迟则心固，久则计成。三数月间，须有次第。延引入夏，转难用兵。今正是时，时不可失。以臣等所见，谨具如前。

伏以行营今日事宜，真可谓急危极矣。其间变故，远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迟晚。若犹可及，无出于斯。何者？苟兵数不抽，军费不减，食既不足，众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览臣此状，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悉是儒生，不谙兵事，纵知诚恳，的未信行。臣亦以此自疑，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战机宜，非臣所习，而军国利害，虽愚亦知。况察群情，兼听众议，与臣此奏，所见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轻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营事势，奏报不真，皆云贼徒计日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既久，难于改移。前事若得其宜，即合旋有成绩；至今既无次第，安得不务改图？古人云：收之桑榆，事犹未晚。若因循且过，即救疗转难。臣又切有过忧，敢不尽吐肝肺？实恐军用不济，更须百计诛求，日引月加，以至困极。今天下诸色钱内，每贯已抽减三百。茶盐估价，有司并已增加；水陆关津，四方多请率税。不许即用度交阙，尽许则人心无惨。自古安危，皆系于此。伏乞圣虑察而念之，不以重难改移，忽于大计也。

臣等又忧深州久围，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粮道未通；下博诸军，致于穷地。光颜兵少，欲入无由。外即救援不来，内即粮罄竭。各求生路，难向死门。无可奈何，忽然奔散。即圣心虽悔，其可及乎？其鉴不遥，在贞元中，韩全义五陵之败是也。伏望陛下详臣此状，思臣此言，若以为然，速赐裁断。臣等受恩日久，忧国情深，志在恳切，言无方便。伏望圣鉴，俯察愚衷。无任感激悃款之至！谨同诣延英门进状以闻。伏听敕旨。谨奏。

长庆二年正月五日，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上柱国臣白居易状奏。

论姚文秀打杀妻状

长庆二年五月十一日奏

据刑部及大理寺所断，准律：非因斗争，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据大理司直崔元式所执，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于死。姚文秀检验身上，一无损伤。则不得名为相击。阿王当夜已死，又何以名为相争？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

右按《律疏》云：不因争斗，无事而杀，名为故杀。此言“事”者，谓争斗之事，非该他事。今大理、刑部所执，以姚文秀怒妻有过，即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则非故杀者。此则唯用“无事”两字，不引争斗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足明事谓争斗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斗毆死者，谓事素非憎嫌，偶相争斗，一毆一击，不意而死。如此则非故杀，以其本原无杀心。今姚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毆打狼籍，当夜便死。察其情状，不是偶然。此非故杀，孰为故杀？若以先因争骂，不是故杀，即如有谋杀杀人者，先引相骂，便是交争；一争之后，以物毆杀了，即曰我因事而杀，非故杀也。又如此可乎？设使因争，理犹不可。况阿王已死，无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争，有何凭据？

又大理寺所引刘士信及骆全儒等毆杀人事，承前寺断，不为故杀。恐与姚文秀事，其间情状不同。假如略同，何妨误断？便将作例，未足为凭。伏以狱贵察情，法须可久。若崔元式所议不用，大理寺所执得行，实恐被毆死者，自此长冤；故杀人者，从今得计。谨同参酌，件录如前。奉敕：姚文秀杀妻，罪在十恶，若从宥免，是长凶愚。其律纵有互文，在理终须果断。宜依白居易状，委所在决重杖一顿处死。

卷四十四

奏状四

表附 十七首

为宰相《贺赦表》

长庆元年正月，就南郊撰进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书，大赦天下者。臣与百执事奉扬宣布，与亿兆众蹈舞欢呼。自天降和，率土同庆。臣等诚欢诚抃，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出震御极，建元发号。大明升而六合晓，一气熏而万物春。肆眚措刑，涤瑕荡秽。凡在圆首，纳于欢心。矧又祗祀天地，孝享宗庙。蠲减租责，策征贤良。褒德及先，赏功延嗣。敬宾养老，念旧睦亲。生人之积弊尽除，有国之颓纲必举。况陛下承二百祀鸿业之重，纂十一圣耿光之初。始奉严禋，新开宝历。天下之目，专专然观陛下之动；天下之耳，颀颀然听陛下之言。斯则陛下出一言，不终日必达于朝野；举一事，不浹辰必闻于华夷。当疲人求安思理之秋，是陛下敬始慎微之日。苟行一善，则可以动人听而式歌舞，况具众美，信足以感人心而致和平，康哉可期，天下幸甚！臣等谬居重位，幸属鸿休，惭窃股肱，喜深骨髓。欢欣悚跃，倍万常情。无任鼓舞庆幸之至！

为宰相《请上尊号第二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四日，臣等已陈表章，请上尊号。愚诚虽愚，圣鉴未回；踏地踟天，不胜大愿。臣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闻大道者无求于物，物尊而不辞；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生而不让。不让故与天合德，不辞故率土归心。斯所谓应乎天而顺乎人者也。

伏惟皇帝陛下，嗣兴一德，统牧万方，致时俗之和平，纳生灵于富寿。金革已偃，销七十载之厉阶；玉烛方调，启一千年之圣运。天人合应，书轨混同。而鸿名未加，盛典犹缺。华夷失望，史策无光。此诚君上之谦，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稽天意，下酌人情，再黜皇明，重陈丹慊。臣谨按：《书》曰：思作睿，睿作圣。又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经》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凡此五者，历观列辟，虽甚盛德，莫能兼之。

伏以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无巾车汗马之劳，而坐平镇、冀；无亡弓遗镞之费，而立定幽、燕。仁和一熏，犷犷尽化。可不谓睿文乎？削平天下，震耀八荒。北虏求婚以稟命，西戎乞盟而纳款，威灵四及，奔走来宾。可不谓神武乎？陛下以万乘之尊，四海之富，供养长乐，道光化成，推而置之，可塞天地。可不谓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号曰睿文神武孝德。伏惟陛下略撝谦之小节，弘祖宗之大猷。惟十一圣在天，岂忘继其志？以亿兆人为子，宁忍阻其心？特回宸衷，俯受徽号。在玄功不为主宰，于盛德有所形容。焕

乎大哉！垂裕无极。此实天下之幸甚，非独臣之幸也。臣等无任诚愿恳祷之至！

为宰相《让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书，授臣某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宠擢非次，忧惶失图，踣地跼天，不知所措。臣某诚兢诚惕，顿首顿首。臣闻上理阴阳，下平法度，外抚夷狄，内亲黎元；使百官各修其职，一物不失其所，此宰相之任也。臣有何功德？有何才能？越次超伦，忽承此命。下乖人望，上紊朝经，致寇速尤，无甚于此。臣谬因文学，忝列班行。先朝乏人，擢居内职。星霜屡改，爵秩骤加。未逾十年，忽登相位。名浮于实，任过其才。岂唯覆餗是忧，实累知人之鉴。况陛下肇开历数，将致升平。辅弼之臣，尤宜慎择。臣粗知古今，敢言本末。枢衡要地，初不得人，则理化劳心，终无成日。此所以重陈手疏，再沥血诚，乞回此官，别授能者。臣若得请，便不负恩。情见于辞，非敢饰让。皇天白日，实鉴臣心。无任恳款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让以闻。

为宰相《贺雨表》

臣某言：臣闻圣明在上，刑政叶中，则天地气和，风雨时若。常闻其语，今见其时。臣某等诚欢诚跃，顿首顿首。臣伏以阴阳气数，盈缩相随。去秋多霖，今春少雨。宿麦犹茂，农功未妨。陛下念物忧人，先时戒事。靡神不举，有感必通。故云出于山，月离于毕。初洒尘以霽霖，渐破块而滂沱。圃圉田畴，无不沾足。雨之所致，臣知其由。自上而来，虽因天降；从中而得，实与心期。发于若厉之诚，散作如膏之泽。凡在率土，孰不欢心？臣等位忝钧衡，职乖燮理；仰阴阳而增惧，顾霖雨而怀惭。无任兢惕之至！

为宰相《贺杀贼表》

臣某等言：伏承某道逆贼某乙，某月某日，已被某杀戮讫。皇灵震耀，凶孽泉夷。率土普天，欢呼鼓舞。臣等诚喜诚忭，顿首顿首。臣闻乱臣贼子，阻兵干纪者，明则有天讨，幽则有鬼诛。迟速之间，罔不歼殄。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君临八表，子育群生。合天覆地载之德，顺春生秋杀之令。宿寇遗孽，暗然销亡；四海九州，廓然清晏。逆贼某乙，一介贱隶，两河叛人，苞藏祸心，窃弄凶器。戕害主帅，虔刘善良。幕燕鼎鱼，偷活顷刻。颠木之余枿，痼疽之遗种。斧斨欲加而先折，针石未攻而自溃。不有吊伐，孰知德威？不有妖氛，孰知神算？则天下之心，有以知顺存逆亡，其犹影响者也。臣伏以某乙既以斩首，某乙将何保身？若不乞降，即应生变。辅之或在，车则相依；皮既不存，毛将安附，况我乘破竹，彼继覆车，止戈之期，翘足可待。无任喜庆忭跃之至。

贺云生不见日蚀表 为宰相作

臣某等言：臣闻尧、汤之逢水旱，阴阳定数也；宋景之感荧惑，天人相应也。盖天地大统，不能无灾；皇王至诚，可以销慝。尝闻此说，今偶其时。臣等诚欣诚幸，顿首顿首。

伏见司天台奏：今月一日，太阳亏者。陛下举旧章，下明诏，避正殿，降常服，礼行于己，心禱于天。天且不违，物宁无应？况正阳月朔，亭午时中，和气周流，密云布护，蒙然暂蔽，赫矣复明。屏翳朝隤，但惊若烟之涌；曜灵昼掩，不见如月之初。所谓诚至于中，而感通于上者也。臣等敢不再陈事理，重考征祥？三光忌盈，必有时蚀；万物莫睹，与无灾同。庆生交感之间，喜浹照临之内。虽卿云五色，瑞景再中；除沴致祥，曾何足比？百辟伏贺，万人仰观。事彰天鉴孔明，道配日新其德。臣等幸遭昌运，谬荷殊私。皆乏济时之才，同居待罪之地。日月薄蚀，自慚變理无功；山川出云，实赖圣明有感。感贺忻戴，倍万常情。无任忉擢竦踊之至！

为崔相陈情表

臣植言：臣有情事，久未敢言。今辄陈露，伏增战灼。臣亡父某官、亡妣某氏，是臣本生；亡伯某官某赠某官，臣今承后。建中初，德宗皇帝念臣亡伯位高无后，以犹子之义，命臣继绍，仍赐臣名。嗣袭虽移，孝思则在。上荷君命，永承继绝之宗；中夺私恩，遂阻劬劳之报。岁月旷久，情礼莫申。自去年已来，累有庆泽。凡在朝列，再蒙追荣。或有陈乞，皆许回授。况臣猥当宠擢，谬陟台阶。爵禄之荣，实有逾于同辈；显扬之命，独未及于先人。饮泣茹悲，哀慚两极！臣今请在身官秩，并前后合叙勋封，特乞圣慈，回充追赠。倘允所请，无幸于斯。则臣乌鸟之心，犹再生而展养；犬马之力，誓万死以酬恩。踏地仰天，不胜感咽。披陈诚恳，烦黷宸严。无任惶惧激切之至！谨奉表陈露以闻。

忠州刺史谢上表

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当日日上讷。殊恩特奖，非次升迁，感戴惊惶，陨越无地。臣诚喜诚惧，顿首顿首。臣性本疏愚，识惟褊狭，早蒙采录，擢在翰林。仅历五年，每知尘忝，竟无一事，上答圣明。及移秩官寮，卑冗疏贱，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犹蒙圣慈，曲赐容贷；尚加禄食，出佐浚阳。一志忧惶，四年循省，昼夜〔饮〕〔寝〕食，未尝敢安。负霜枯葵，虽思向日；委风黄叶，敢望沾春？岂意天慈，忽加诏命。特从佐郡，宠授专城。喜极魂惊，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两河宁，臣得为升平之人，遭遇已极；况居符竹之寄，荣幸实多。誓当负刺慎身，履冰厉节。下安凋瘵，上副忧勤。未死之间，期展微效。跼身地远，仰首天高。蚁蝼之诚，伏希怜察。无任感激恳款彷徨之至，谨遣某官某乙奉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贺平淄青表

元和十四年四月九日

臣某言：伏见二月二十二日制书，逆贼李师道已就梟戮者。皇灵有截，睿算无遗，妖氛廓清，遐迩庆幸。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闻乱常干纪，天殛神诛。李师道苞藏祸心，暴露逆节，罪盈恶稔，众叛亲离，未劳师徒，自取擒戮。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文经天地，武定华夷，凡是猖狂，无不诛剪。两河清晏，四海会同；升平之风，实自此始。臣

名参共理，职忝分忧，忭舞欢呼，倍万常品。守官有限，不获称庆阙庭。无任庆快踊跃之至。谨具奏闻。谨奏。元和十四年四月九日。

贺上尊号后大赦天下表

臣某言：伏奉七月十三日制书，大赦天下。跪捧宣布，蹈舞欢呼。自天降休，率土同庆。臣闻玄功盛德，非鸿名不能形容；物厉人疵，非皇泽不能涤荡。自非上圣，莫能兼之。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纂承大业，子育群生。信及豚鱼，威歼梟镜。削平寰海，混一车书。亿兆一心，愿崇大号。从人欲而俯膺盛礼，赐时和而广洽皇恩。蠲减赋租，收拔淹滞。命黜陟而别能否，开谏议而策贤良。宿弊必除，旧章咸举。帝王能事，尽集于今。凡在生灵，孰不幸甚？臣谬当委擢，职在颁条。忭跃之诚，倍万常品。限以守官，不获称庆阙庭。无任庆忭之至。

杭州刺史谢上表

长庆二年

臣某言：去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属汴路未通，取襄、汉路赴任。水陆七千余里，昼夜奔驰，今月一日到本州，当日上任讫。上分忧寄，内省庸虚，仰天戴恩，跼地失次。臣某。臣谬因文学，忝厕班行。自先朝黜官已来，六年放弃；逢陛下嗣位之后，数月征还。生归帝京，宠在郎署。不逾年擢知制诰，未周岁正授舍人。出泥登霄，从骨生肉。唯有一死，拟将报恩。旋属方隅不宁，朝廷多事。当陛下旰食宵衣之日，是微臣输肝写胆之时。虽进献愚衷，或期有补；而退思事理，多不合宜，臣犹自知，况在天鉴。忝非土木，如履冰泉。合当鼎镬之诛，尚忝藩宣之寄，才小官重，恩深责轻。欲答生成，未知死所。唯当夙兴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诏条，勤恤人庶。下苏凋瘵，上副忧勤。万分之恩，莫酬一二。仰天举首，望阙驰心。葵藿之志徒倾，蝼蚁之诚难达。无任感恩激切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为宰相《谢恩赐酒脯饼果等状》

右，中使某奉宣圣旨，赐臣等前件物等。俯俸受赐，竦跃荷恩。天酒来以分甘，御羞降而示惠。臣等省躬知感，因物言情。宠过加笏，惧多尸素之责；荣同置醴，惭无曲蘖之功。徒沥丹诚，岂酬玄造？

为宰相《谢恩赐吐蕃信物银器锦彩等状》

右，臣等材愧庸虚，职叨辅弼。遇天下削平之日，当西戎即叙之时。遂使殊方，致兹远物。此皆率由玄化，感慕皇风。人臣既绝外交，问遗敢言已有？今蒙重赐，益荷圣慈。况来自外夷，知德广之所及，降从中旨，仰恩深而不胜。感戴惭惶，倍万常品。

为段相《谢恩赐设及酒脯等状》

伏蒙圣慈，特加宠锡。珍羞出于内府，旨酒降于上尊。捧戴欢荣，不知所措。臣久叨台鼎，新忝节旄。勤劳无展于股肱，醉饱有惭于口腹。

为段相《谢借飞龙马状》

伏以出从内厩，行及中涂。假飞龙之骏驹，代跛鳖之蹇步。执鞭拜命，借马喻身。取其恋主之心，以表为臣之节。恩深易感，情恳难陈。

为段相《谢手诏及金刀状》

诏赐累加，惭惶交集。宠来天上，感动人间。且金蕴其坚，奉之而永贞王度；刀宣其利，操之而远耀天威。岂唯佩作身荣，实可藏为家宝。况臣望阙渐远，受恩转多。比坚而报国有时，效死而杀身无地。

为宰相《谢官表》

为微之作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书，授臣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出自宸衷，加于凡陋。竦骇震越，不知所为。臣伏准近例，宰相上后，合献表陈谢。臣今所献，与众不同。伏惟圣慈，特赐留听。

臣伏闻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为宰相。元崇欲救时弊，献事十条，未得请问，不立相位。玄宗明圣，尽许行之。遂致太平，实由于此。陛下视今日天下，何如开元天下？微臣自知才用，亦远不及元崇。若又佞倖（安怀）〔怀安〕，因循保位。不惟恩德是负，实亦军国可忧。臣欲候坐对时，便陈当今切事，下救时弊，上酬君恩。臣之誓心，为日久矣。陛下许行则进，不许则退。进退之分，断之不疑。敢于事前，先此陈启。况臣才本庸浅，遭遇盛明。天心自知，不因人进。擢居禁署，访以密谋，恩奖太深，谗谤并至。虽内省行事，无所愧心；然上黷宸听，合当死责。岂意怜察，曲赐安全。蝼蚁之生，得自兹日。今越流辈，授以台衡，拔于万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扪心抚己，审分量恩：陛下犹不以众人之心待臣，臣岂敢以众人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实鉴臣心！得献前言，虽死无恨。无任感恩恳款之至！

卷四十五

策林一 二十二首

策 林

序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余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一、策头 二道

臣伏见汉成帝以朱云庭辱张禹，令持下殿，云攀槛，槛折，成帝容之。后尝理槛，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臣每览汉史至此，未尝不三复而叹息也。岂不以臣不爱死，虽邻于死而必谏乎？君能纳谏，虽折其槛而必容乎？不然，何云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见容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诚化万国，以至明临兆人。故数年之间，仍降诏旨；四海之内，累征贤良。思酌下言，乐闻上失。谕以旁求之意，询以无隐之辞。是则陛下纳谏之旨，远出于汉朝；微臣献言之罪，不虞于折槛矣。况清问之下，条对之中，苟言有可观，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扬其名氏，优崇其爵秩，与夫勿易折槛以旌直臣之意，又相万也。贱臣得不有犯无隐，以副陛下纳谏之旨乎？殚思极虑，以尽微臣献言之道乎？唯以直辞，昧死上对。

臣生也幸，沐圣朝垂覆育之惠，当陛下无忌讳之日：斯则朝闻夕死足矣，而况于充赋王庭者乎？伏念庸虚，谬膺诏选，诚不足以明辨体用，对扬德音。欲率尔而言，适足重小臣狂简之过；若默然而退，又何以副陛下虚求之心？是以窥玉旒，读金策，慚惶僊俛，不知所载者久矣。然以愚虑之中，千或一得。而往古之成败，耳或妄有所闻；当今之得失，目或妄有所见。进不敢希旨，退不敢隐情，唯以直言，昧死上对。

二、策项 二道

臣闻：人无常心，习以成性；国无常俗，教则移风。故亿兆之所趋，在一人之所执。是以恭默清净之政立，则复朴保和；贵德贱财之令行，则上让下竞；恕已及物之诚著，则苍生可致于至理；养老敬长之教洽，则皇化可升于太宁。由是言之，盖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系乎君之作为。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则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可从容而驯致矣。

臣闻：教无常兴，亦无常废；人无常理，亦无常乱。盖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出善言，则天下之人获其福；一违善道，则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一念于德，而邦有以渐于兴。交应之间，实犹影响。今陛下以懋建皇极为先，则大化不得不流矣；以钦若前训为本，则大朴不得不复矣；以缉熙庶绩为念，则五刑不得不措矣。以祗奉宗庙为心，则五教不得不敷矣。而尚有未流、未措、未复、未敷之问，此乃陛下劳谦之德太过，故不自见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见其功也。臣何足以知之？然臣闻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此言王者行道，非始之难，终之实难也。陛下又能终之，则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如指掌耳。岂止化流、朴复、刑措、教敷而已哉？

三、策尾 三道

臣，鄙人也，生仁寿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进士举及第，又以拔萃选授官。臣之名既获贰成，君之禄已受一命。虽天地不求仁于刍狗，而吠浚思委润于沧溟。惓惓之诚，蓄之久矣。幸遇陛下发旁求之诏，垂下济之恩，详延谏猷，亲览条对。逢不讳之日，虽许极言；当无过之朝，不知所述。无裨清问，有负皇明。仰冒宸严，伏待罪戾。谨对。

臣生圣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睹陛下升平之化，谬膺诏选，充赋天庭。安足亲承德音，条对清问？逢旁求之日，虽许直言；当已理之朝，将何极谏？尘黷圣鉴，俯伏待罪。谨对。

四、美谦让 总策问中事，连赞美之

臣闻：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谓之理，非理也；自谓之乱，非乱也；自谓之安，非安也；自谓之危，非危也。何者？盖自谓理且安者，则自骄自满，虽安必危。自谓乱且危者，则自戒自强，虽乱必理。理之又理，安之又安，则盛德大业，斯不远矣。伏惟陛下嗣建皇极，司牧苍生，夙兴以忧人，夕惕而修己。以今日之理，陛下视朝廷未以为理；以今日之安，陛下视海内未以为安。而又思酌下言，乐闻上失，弊无不革，利无不兴。今则严禋郊庙。犹谓敬之不至；爱养黎庶，犹谓惠之不弘；省罢进献，犹忧人之困穷；蠲免逋租，犹虑农之勤匮；搜扬俊，犹畏贤之遗逸；涤荡罪戾，犹念狱之非辜。底定兵戈，犹惧其未戢；怀柔夷狄，犹恐其未宾。大化参乎阴阳，犹惭之以寡德；重光并乎日月，犹让之以不明。斯乃陛下劳谦之心，合天运之不息也；勤恤之德，合地道之无疆也。如臣者何所知焉？何所述焉？伏以圣聪，贵闻庶议，苟有愚见，敢不极谏？

五、塞人望，归众心 在慎言动之初

夫欲使人望塞、众心归者，无他焉，在陛下慎初之所致耳。臣闻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言动不书，非盛德也；书而不法，后嗣何观焉？若王者言中伦，动中度，则千里之外应之，百代之后歌之，况其迹者乎？若言非宜，动非礼，则千里之外违之，百代之后笑之，况其迹者乎？是以古之天子，口不敢戏言，身不敢妄动。动必三省，言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临兆庶。臣伏见天下之目，专专然以观陛下之动也；天下之耳，颢颢然以听陛下之言也。则陛下出一言，不终日而达于朝野；动一事，不浹辰而闻于华夷。盖是非之声，无翼而飞矣；损益之名，无胫而走矣。陛下得不慎之哉？伏惟观于斯，察于斯，

使一言一动无所苟而已矣。言动不苟，则天下之望塞焉，天下之心归焉。

六、教必成，化必至 在敬其终

问：先王之教，布在方策；事虽易举，政则难成。岂文之空垂？将行之未至？思臻其极，仁质所疑。

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无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终之所致耳。臣闻：先王之训，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虚行也。浅行之则小理，深行之则大和。浅深小大之应，其犹影响矣。然则天下至广，王化至大，增减损益，难见其形。是以政之损者，虽不见其日损，必有时而乱也；教之益者，虽不见其日益，必有时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诚，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终，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极。此先王终日所务者也，终日所行者也。不可月会其教化之深浅，岁计其风俗之厚薄焉。臣又闻《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言王者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终而至也。陛下诚能久而终之，则何虑政不成而化不至乎？

七、不劳而理 在顺人心立教

问：方今勤恤忧劳，夙夜不怠，而政教犹缺，惩劝未行。何则？上古之君，无为而理，令不严而肃，教不劳而成，何施何为，得至于此？

臣请以三、五之道言之。臣闻：三皇之为君也，无常心，以天下心为心；五帝之为君也，无常欲，以百姓欲为欲。顺其心以出令，则不严而理；因其欲以设教，则不劳而成。故风号无文而人从，刑赏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无为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后代反是，故不及者远焉。臣请以三代已后之事言之。臣闻后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后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后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窃惊怪之，然亦粗知其由矣。岂不以己心为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为欲，拂百姓以从一人之欲也。苟或心与道未合，政与欲并行，得失交争，利害相半。如此，则虽宵衣旰食，劳体励精，才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设教而人敢违，刑虽明而寡惩，赏虽厚而鲜劝。此由舍人而从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执古御今，以三、五之心为心，则政教何忧乎不治？以亿兆之欲为欲，则惩劝何畏乎不行？政教治，则不殷忧而四海宁；惩劝行，则不勤劳而万人化。此由舍己而从众，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闻太宗文皇帝尝曰：朕虽不及古，然以百姓心为心。臣以为致贞观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伏愿陛下从而鉴之，嗣而行之，则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八、风行浇朴 由教不由时

问：毗俗之理乱，风化之盛衰，何乃得于往而失于来，薄于今而厚于古？或曰：兴替之道，执在君臣。又云：浇朴之风，系于时代。二说相反，其谁可从？

臣闻代之浇醺，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时。盖政之臧否定于中，则俗之厚薄应于外也。何以验核？伏请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

臣闻：周德浸衰，君臣凌替，蚕食瓜割，分为战国。秦氏得之，以暴易乱，曾未旋踵，同归覆亡。炎汉勃兴，奄有四海。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俭，人用富安。礼让自兴，刑罚不试。升平之美，邻于成、康。载在《汉书》，陛下熟

闻之矣。降及魏、晋，迄于梁、隋，丧乱弘多，殆不足数。我高祖始建区夏，未遑缉熙。迨于太宗、玄宗，抱圣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谋猷后沃，无怠于心；德泽施行，不遗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服。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则周、秦之乱极矣，及文、景继出，而昌运随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兴，而王道融焉。若谓天地生成之德渐衰，家国君臣之道渐丧，则当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应衰而复盛，浇而复和，必不尔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风，薄于周、秦之交，而厚于文、景之代耶？顺成和动之俗，丧于梁、隋之际，而独兴于贞观、开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时矣。故魏征有云：若言人渐浇讹，不反质朴，至今应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

又按《礼记》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风雨也。此言万民之从王化，如百谷之委岁功也。若寒暑以时，则禾黍登而菽麦熟；若风雨不节，即粮莠植而秕稗生。故教化优深，则廉让兴而仁义作；刑政偷薄，则讹伪起而奸宄臻。虽百谷在地，成之者天也；虽万人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凉德弊政，严令繁刑，而求仁义行，奸宄息；亦犹飘风暴雨，愆阳伏阴，而望禾黍丰，粮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尧、舜率天下以仁，比屋可封；桀纣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则由上在教之明验也，伏惟圣心无疑焉。

九、致和平，复雍熙 在念今而思古也

问：今欲感人心于和平，致王化于朴厚，何思何念，得至于斯？

臣闻：政不念今，则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则王化不能流行。将欲感人心于和平，则在乎念今而已。

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难也，则念去烦扰之吏；爱人命之至重也，则念黜苛酷之官；恤人力之易罢也，则念省修葺之劳；忧人财之易匮也，则念减服御之费；惧人之有馁也，则念薄麦禾之税；畏人之有寒也，则念轻布帛之征；虑人之有愁苦也，〔则念节声乐之娱乐；恐人之有怨旷也，〕则念损嫔嫱之数。故念之又念之，则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则天下和平矣。将欲致王化于雍熙，则在乎思古而已。

伏惟陛下：仰羲、轩之道也，则思兴利而除害；侔唐、虞之圣也，则思明目而达聪；师夏禹之德也，则思泣辜而恤人；法殷汤之仁也，则思祝网而爱物；鉴汉之盛也，则思罢露台而海内流化；观周之兴也，则思葬枯骨而天下归心；弘贞观之理也，则思用房、杜之说议以致升平；嗣开元之政也，则思得姚、宋之嘉谋而臻富寿。故思之又思之，则王泽流行矣；行之又行之，则天下雍熙矣。

十、王泽流，人心感 在恕己及物

夫欲使王泽旁流，人心大感，则在陛下恕己及物而已。夫恕己及物者无他，以心度心，以身观身，推其此为以及天下者也。故己欲安，则念人之重扰也；己欲寿，则念人之嘉生也；己欲逸，则念人之憊劳也；己欲富，则念人之恶贫也；己欲温饱，则念人之冻馁也；己欲声色，则念人之怨旷也。陛下念其重扰，则烦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则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憊劳，则土木之役轻矣；念其恶贫，则服御之费损矣；念其冻馁，则布帛麦禾之税轻矣；念其怨旷，则妓乐嫔嫱之数省矣。推而广之，念一知十。盖圣人之道也，始则恕己以及人，终则念人而己。故恕之又恕之，则王泽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则人心不得不

感矣。泽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闻也。

十一、黄老术 在尚宽简，务清净，则人俭朴，俗和平

夫欲使人情俭朴，时俗清和，莫先于体黄、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宽简，务俭素，不眩聪察，不役智能而已。盖善用之者，虽一邑一郡一国，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静之理焉。昔宓贱得之，故不下堂而单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阁而东海之政成；曹参得之，故狱市勿扰〔而〕齐国大和；汉文得之，故刑罚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无他，清净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我无事而人自富，我无欲而人自朴。”此四者皆黄、老之要道也。陛下诚能体而行之，则人俭朴而俗清和矣。

十二、政化速成 由不变礼，不易俗

夫欲使政化速成，则在乎去烦扰，弘简易而已。臣请以齐、鲁之事明之。臣闻：伯禽之理鲁也，变其礼，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太公之理齐也，简其礼，从其俗，五月而政成。故周公叹曰：“夫平易近人，人必归之。鲁后代其北面事齐矣！”此则烦简迟速之效明矣。伏惟陛下鉴之。

十三、号令 令一则行，推诚则化

问：号令者，所以齐其俗，一其心，故圣人专之慎之。然则号令既出而俗犹未齐者，其故安在？令既行而心犹未一者，其失安归？欲使下令如风行，出言如响应，导之而人知劝，防之而人不逾，将致于斯，岂无其要？

臣闻：王者发施号令，所以齐其俗，一其心。俗齐则和，心一则固，人于是乎可任使也。《传》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万人万心，若不以令一之，则人人之心各异矣。于是积异以生疑，积疑以生惑。除乱莫先乎令者也，故圣王重之。然则令者出于一人，加于百辟，被于万姓，渐于四夷。如风行，如雨施，有往而无返也。其在《周易》，涣汗之义，言号令如汗，涣然一出而不可复也，故圣王慎之。然则令既出而俗犹未齐者，由令不一也。非独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盖谨于始，慢于终，则不一也。张于近，弛于远，则不一也。急于贱，宽于贵，则不一也。行于疏，废于亲，则不一也。且人之心，犹不可以不一而理，况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则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犹未悦随者，由上之不能行于己、推于诚者也。凡下之从上也，不从口之言，从上之所好也；不从力之制，从上之所为也。盖行诸己也诚，则化诸人也深。若不推之于诚，虽三令五申，而令不明矣。苟不行之于己，虽家至日见，而人不信矣。圣王知其如此，故以礼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为，有诸己者而后求诸人，责于下者必先禁于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导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心，颙颙然唯望其令、听其言而已。故言出则千里之外应如响，令下则四海之内行如风。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发源。盖是谓也。如此，则何虑乎海内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哉？

十四、辨兴亡之由 由善恶之积

问：万姓亲怨之由，百王兴亡之渐，将独系于人乎？抑亦系于君乎？

臣观前代：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天地不能顿为寒暑，必渐于春秋；人君不能顿为兴亡，必渐于善恶。善不积，不能勃焉而兴；恶不积，不能忽焉而亡。善与恶，始系于君也；兴与亡，终系于人也。何则？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归之，归之又归之，则载舟之水，由是积焉。君苟有恶，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则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圣王知其然，故则天上不息之道以修己，法地下不动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于中也，栗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懔乎若驭朽索。犹惧其未也。加以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乐同于人，敬慎著于己。如是而不兴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已来，未之有也。臣愚以为百王兴亡之渐，在于此也。

十五、忠敬质文损益

问：忠敬质文，百代循环之教也。五帝何为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将时有同异耶？道有优劣耶？又三代之际，损益不同，所祖三才，其义安在？岂除旧布新，务于相反相异乎？复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国家祖述五帝，宪章三代，质文忠敬，大备于今；而尚人鲜朴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如何？

臣闻：步骤殊时，质文异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礼教。道者无为，无为故无失，无失故无革。是以唐、虞相承，无所改易也。礼者有作，有作则有弊，有弊则有救。故殷、周相代，有所损益也。损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于人，人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于地，地道谦卑，天之所生，地敬养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诡。救诡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于天，天道垂文，而人则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僿。救僿莫若忠。然则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异而相反也。盖扶衰救弊，各随其运也。运苟有异，教亦不同。虽忠与敬，各系于时，而质与文俱致于理。标其教则殊制，臻其极则同归。亦犹水火之相形，同根于冥化，共济于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于元气，共成于岁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焉。

我国家钦若五帝，宪章三代。典谟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举而兼行。可谓文质协和，礼乐明备之代也。然臣闻孔子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损益始终若循环然。其继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观周之弊也，爵赏黜，刑罚穷。而秦反用刑名，祚因中绝。及汉杂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晋以还，未有继而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遗风。故人鲜朴而忠，俗犹利而巧。伏愿陛下以继周为己任，以行夏为时宜。稍益质而损文，渐尚忠而救僿。斟酌于教，经纬其人。使瞻前而道继三王，顾后而光垂万叶。则尽善之道，大同之风，不专〔美〕于上古矣。

十六、议祥瑞，辨妖灾

问：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斯岂国之兴灭，系于天地之灾祥欤？将物之妖瑞，生于时政之昏明欤？又，天地有常道，灾祥有常应，此必然之理也。何则？桑谷之妖，反为福于太戊；大鸟之庆，竟成祸于帝辛？岂吉凶或僭在人，将休咎不常其道？儆戒之征安在？改悔之效何明？又祥必偶圣，妖必应昏。何则？明时不能为无灾，乱代或闻其有瑞？报施之道，何缪滥哉？

臣闻：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者，非孽生而后邦丧，非祥出而后国兴。盖瑞不虚呈，必应圣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则昏圣为祥孽之根，妖瑞为兴亡之兆矣。《文子》曰：“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人气而生。”然则道之休明，德动乾坤，而感者为之瑞；政之昏乱，腥闻上下，而应者谓之妖。瑞为福先，妖为祸始。将兴将废，实先后焉。然有人君德未及于休明，政不致于昏乱，而天文有异，地物不常，则为瑞为妖，未可知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寤君心，俾乎君修改悔之诚，以答天鉴。如此，则转乱为治，变灾为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闻高宗不聪，飞雉雊于鼎；宋景有罚，荧惑守于心。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己，则升耳之异自殄，退舍之庆自臻。天人相感，可谓明矣，速矣！且高宗，三代之贤〔王〕〔主〕也，有一德之违，亦谪见于物。宋景，列国之常主也，有一言之感，亦冥应乎天。则知上之鉴下，虽贤王也，苟有过而必知；下之感上，虽常主也，苟有诚而必应。故王者不惧妖之不灭，而惧过之不悛；不惧瑞之不臻，而惧诚之不至。足明休征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道者，祥反成妖；悟天鉴者，灾亦为瑞，必然而已矣。

抑臣又闻：王者之大瑞，在乎天地泰，阴阳和，风雨时，寒暑节，百谷熟，万人安，赋役轻，服用俭，兵革偃，刑罚措，贤者出，不肖者退，声教日被，讴歌日兴：此之谓休征，此之谓嘉瑞也。王者之大妖，在乎两仪不泰，四气不和，风雷不时，水旱不节，五谷不稔，百膳不藏，徭役烦，征赋重，干戈动，刑狱作，君子隐，小人见，政令日缺，怨讟日兴：此之谓咎征，此之谓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瑞，一云一露之祥，一鸟一兽之妖，一草一木之怪，或偶生于气象，或偶得于陶钧，信非休咎之征，兴亡之兆也。何则？隐见出处，亦不于常。明圣之朝，不能无小灾小沴；衰乱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质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耳。王者但外思其政，内省其身。自谓德之不修，诚之不著；虽有区区之瑞，不足嘉也。自谓政之能立，道之能行，虽有琐琐之妖，不足惧也。臣窃谓妖祥废兴之由，实在于此。故虽辞费，不敢不备而言之。

十七、兴五福，销六极

问：昔周著九畴之书，汉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际，穷探政化之源。然则五福之祥何从而作？六极之沴何感而生？将欲辨行，可明本末。又今人财耗费，既贫且忧，时沴流行，或疾而夭。思欲销六极，致五福，驱一代于富寿，纳万人于康宁，何所施为，可致于此？

臣闻：圣人兴五福，销六极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为德，不动而感，不劳而化。以之守则仁，以之用则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济万物。然则和者，生于中也，中者生于不偏也，不邪也，不过也，不及也。若人君内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动，动静进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则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则和乐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则天地之气和；天地之气和，则万物之生和。于是乎三和之气，诤合絪縕，积为寿，蓄为富，舒为康宁，敷为攸好德，益为考终命。其美者则融为甘露，凝为庆云，垂为德星，散为景风，流为醴泉。六气叶乎时，七曜顺乎轨。迨于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妪而自蕃；草木鳞介之祥，皆丛萃而继出。夫然者，中和之〔气所〕致也。若人君内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动，动静进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则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则怨叹兴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则天地之气不和；天地之气不和，则万物之生不和。于是乎三不和之气，交错堙郁，伐为凶短折，攻为疾，聚为忧，损为贫，结为恶，耗为弱。其美者潜为伏阴，淫

为愆阳，守为彗星，发为暴风，降为苦雨。四序失其节，三辰乱其行。迨于襁褓卵胎之生，皆天阙而不遂；木石华虫之怪，皆糅杂而毕呈。夫然者，不中不和之气所致也。则天人交感之际，五福六极之来，岂不昭昭然哉？

臣伏见比者兵赋未减，人鲜无忧；时诊所加，众或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忧人之忧，于是救之以广利之方，悦之以中和之乐。将使易忧为乐，变病为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窃闻：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伏惟陛下：欲纾人之忧，先念忧之所自；欲救人之病，先思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绝之，则人忧自弭也；知所由以去之，则人病自瘳也。然后申之以救疗之术，则人易康宁；鼓之以安乐之音，则人易和悦。斯必应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极待此而销，五福待此而作。如是，可以陶三才缪滥之气，发为休祥；驱一代鄙夭之人，臻乎人寿。中和之化，夫何远哉！

十八、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

问：“狂常雨若，僭常暘若。”此言政教失道，必感于天也。又尧之水九年，汤之旱七年，此言阴阳定数，不由于人也。若必系于政，则盈虚之数徒言；如不由于人，则精诚之禱安用？二义相戾，其谁可从？又问：阴阳不测，水旱无常。将欲均岁功于丰凶，救人命于冻馁，凶歉之岁，何方可以足其食？灾危之日，何计可以固其心？将备不虞，必有其要。历代之术，可明征焉。

臣闻：水旱之灾，有小有大。大者由运，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灾可得而移也。由运者，由阴阳之定数，其灾不可得而迁也。然则小大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军旅有强暴者；或诛罚不中，刑狱有冤滥者；或小人入用，谗佞有得志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弃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旷者；或鳏寡孤独有困死者；或赋敛之法无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时焉。于是乎忧伤之气，愤怒之诚，积以伤和，变而为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灾，偶一异，则收视反听，察其所由。且思乎军镇之中，无乃有纵暴者耶？刑狱之中，无乃有冤滥者耶？权宠之中，无乃有不肖者耶？放弃之中，无乃有忠贤者耶？内外臣妾，无乃有幽怨者耶？天下穷人，无乃有困死者耶？赋入之法，无乃有过厚者耶？土木之功，无乃有屡兴者耶？若有一于此，则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

又《洪范》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言不信不，亦水旱应之。然则人君苟能改过塞违，率德修政，励敬天之志，虔罪己之心；则虽逾月之霖，经时之旱，至诚所感，不能为灾。何则？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县，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风者，有飞蝗去境者。郡邑之长，犹能感通。况王者为万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过可以动天地，迁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违，而况于水旱风雨虫蝗者乎？此臣所谓由人可移之灾也。其大者则唐尧九载之水，殷汤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尧之大圣，汤之至仁，于时德俭人和，刑清兵偃，上无狂僭之政，下无怨嗟之声。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灾，炎炎烂石之沴。非君上之失道，盖阴阳之定数矣。此臣所谓由运，不可迁之灾也。然则圣人不能迁灾，能御灾也；不能违时，能辅时也。将在乎廩积有常，仁惠有素。备之以储蓄，虽凶荒而人无菜色；固之以恩信，虽患难而人无离心。储蓄者，聚于丰年，散于歉岁；恩信者，行于安日，用于危时。夫如是，则阴阳之数不可迁，而水旱之灾不能害。故曰：人强胜天，盖是谓矣。斯亦图之在早，备之在先；所谓思危于安，防劳于逸。若患至而方备，灾成而后图，则虽圣人，不能救矣。

抑臣又闻：古者圣王在上而下不冻馁者，何哉？非家至日见，衣之食之；盖能均节其

衣食之原也。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王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所以持丰济凶，用盈补缩。则衣食之费，谷帛之生，调而均之，不啻足矣。盖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耿寿昌之常平者，可谓不涸之食，不竭之府也。故丰稔之岁，则贵籴而以利农人；凶歉之年，则贱糴以活饿殍。若水旱作沴，则资为九年之蓄；若甲兵或动，则馈为三军之粮。上以均天时之丰凶，下以权地利之盈缩。则虽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国矣。至若禳祷之术，凶荒之政，历代之法，臣粗闻之，则有雩天地以牲牢，磕山川以圭璧，析土龙于玄寺，舞群巫于灵坛。徙市修城，贬食彻乐，缓刑省礼，务啬劝分，杀哀多婚，力舍禁：此皆从人之望，随时之宜。勤恤下之心，表恭天之罚。但可以济小灾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必欲保邦邑于危，安人心于困，则在乎储蓄充其腹，恩信结其心而已。盖羲、农、唐、虞、禹、汤、文、武，皆由此途而王也。

卷四十六

策林二 十七首

十九、息游惰 劝农桑，议赋税，复租庸，罢缗钱，用谷帛

问：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馁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则人之性命系焉，国之贫富属焉。方今人多游心，地有遗力，守本业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荡而忘归。夫然，岂惩戒游堕之法失其道耶？将敦劝农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臣伏见今之人舍本业、趋末作者，非恶本而爱末，盖去无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蚩蚩趋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故农桑苟有利也，虽日禁之，人亦归矣，而况于劝之乎？游堕苟无利也，虽日劝之，亦不为矣，而况于禁之乎？当今游堕者逸而利，农桑者劳而伤。所以伤者，由天下钱刀重而谷帛轻也。所以轻者，由赋敛失其本也。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余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常反复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

夫余甚贵，钱甚轻，则伤人；余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求，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已后，其弊或甚于今日矣。非所谓平均调节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弊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途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欲其游堕，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艰难，则薄敛而人足食矣。念纺织之勤苦，则省用而人丰财矣。念异货之败度，则寡欲而人著诚矣。念奇器之荡心，则正德而人归厚矣。其兴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己化人也如此。是必应之如响答，顺之如风行。斯所谓下令于流水之源，系人于苞桑之本者矣。欲其游堕，其可得乎？

二十、平百货之价 陈敛散之法，请禁销钱为器

问：今田畴不加辟，而菽粟之估日轻；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价日贱。是以射时利者，

贱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轻用而日贫。夫然，岂殖货敛散之节失其宜耶？将泉布轻重之权不得其要也？

臣闻：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非钱不可也。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虽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方今关辅之间，仍岁大稔，此诚国家散钱歛谷，防俭备凶之时也。时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见今人之弊者，由铜利贵于钱〔刀〕也。何者？夫官家采铜铸钱，成一钱破数钱之费也；私家销钱为器，破一钱，成数钱之利也。铸者有程，销者无限。虽官家之岁铸，岂能胜私家之日销乎？此所以天下之钱日减而日重矣。今国家行挟铜之律，执铸器之禁，使器无用铜。铜无利也，则钱不复销矣。此实当今权节重轻之要也。

二十一、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

问：近古已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术。今欲转劳为逸，用富易贫；究困之由，矫其失于既往；求安之术，致其利于将来。审而行之，以康天下。

臣闻：近古已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术。臣虽狂瞽，然粗知之。

臣窃观前代人庶之贫困者，由官吏之纵欲也。官吏之纵欲者，由君上之不能节俭也。何则？天下之人亿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亿兆之人奉其一君，则君之居处，虽极土木之功，殚金玉之饰；君之衣食虽穷海陆之味，尽文采之华；君之耳目虽恣郑、卫之音，厌燕、赵之色；君之心体虽倦畋渔之乐，疲辙迹之游；犹未合扰于人，伤于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而一纵一放，而弊及于人者又何哉？盖以君之命行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传于村胥，然后至于人焉。自君至人，等级若是。所求既众，所费滋多。则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岂直若此而已哉？盖亦君好则臣为，上行则下效。故上苟好奢，则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焉；上苟好利，则天下聚敛之臣将置力焉。雷动风行，日引月长。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费尽出于人，人实何堪其弊？此又为害十倍于前也。夫如是，则君之躁静，为人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故一节其情，而下有以获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则天下之心同其喜；一违善道，则天下之心共其忧。盖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静奢俭而已。是以圣王之修身化下也，宫室有制，服食有度，声色有节，畋游有时。不徇己情，不穷己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财。夫然，故诚发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达乎天下。以此禁吏，则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则贫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术，以臣所见，其在兹乎？

二十二、不夺人利 议盐铁与榷酤；减厚敛及杂税

问：盐铁之谋，榷酤之法，山海之利，关市之征，皆可以助佐征徭，又虑其侵削黎庶。舍之则乏用于军国，取之则夺利于生人。取舍之间，孰为可者？

臣闻：君之所以为国者，人也；人之所以为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从出者，农桑也；

若不本于农桑而兴利者，虽圣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从天来，必是巧取于人，曲成其利。利则日引而月长，人则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穷。王泽竭。故臣但见其害，不见其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货利，不言有无。耗羨之财，不入于府库；析毫之计，不行于朝廷者，虑其利穴开而罪梯构。然则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节欲于中，人斯利矣；省用于外，人斯富矣。故唐尧、夏禹、汉文之代，虽薄农桑之税，除关市之征，弃山海之饶，散盐铁之利，亦国足而人富安矣。何则？欲节而用省也。

秦皇、汉武、隋炀之时，虽入太半之赋，征逆折之租，建榷酤之法，出舟车之算，亦国乏用而人贫弊矣、何则？欲不节而用不省也。盖所谓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夫利散于下，则人逸而富；利壅于上，则人劳而贫。故下劳则上无以自安，人富则君孰与不足。《礼记》曰：“人以君为心，君以人为体。”《诗》曰：“恺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体劳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贫者也。

臣又闻：地之生财，多少有限；人之食利，众寡有常。若盈于上，则耗于下，利于彼，则害于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统，国无异政，家无异风。若夺其利则害生，害不加于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则利生，利不归于人，欲何归乎？故夺之也，如皮尽如毛下，本或不（与存之同也）〔存；与之也同〕囊漏于贮中，利将焉往？与夺利害，断可知焉。是以善为国者，不求非农桑之产，不重非衣食之货，不用计数之吏，不畜聚敛之臣。臣闻榷筦之谋，则思侵削于下；见羨余之利，则念诛求于人，然后德泽流而歌咏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国子人者，贵本业而贱末利也。

二十三、议盐法之弊 论盐商之幸

臣伏以国家盐之法久矣，盐之利厚矣。盖法久则弊起，弊起则法隳；利厚则奸生，奸生则利薄。臣以为隳薄之由，由乎院场太多，吏职太众故也。何者？今之主者，岁考其课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赏罚焉。院场既多，则各虑其商旅之不来也，故羨其盐而多与焉。吏职既众，则各惧其课利之不优也，故慢其货而苟得焉。盐羨则幸生，而无厌之商趋矣，货慢则滥作，而无用之物入矣。所以盐愈费而官愈耗，货愈虚而商愈饶，法虽行而奸缘，课虽存而利失。今若减其吏职，省其院场，审货帛之精粗，谨盐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岁有常程。自然盐不诱商，则出无羨盐矣；吏不争课，则入无滥货矣。盐不滥出，货不滥入，则法自张而利复兴矣。利害之效，岂不然乎？

臣又见：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稗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农商，上无益于筦榷，明矣。盖山海之饶，盐铁之利，利归于人，政之上也，利归于国，政之次也。若上既不归于人，次又不归于国，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今若铲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无侥幸之人，上得析毫之计，斯又去弊兴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详之。

二十四、议罢漕运可否

问：秦居上腴，利号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赋不充。故岁漕山东谷四百万斛，用给京师。其间水旱不时，赈贷贫乏。今议者罢运谷而收脚价，余户粟而折税钱。但未知利于彼

乎，而害于此乎？

臣闻：议者将欲罢漕运于江淮，请和余于关辅，以省其费，以便于人。臣愚以为救一时之弊则可也，若以为长久之法，则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洛而西，仍岁丰稔。彼人困于艰食，此谷贱于伤农。困则难于发租，贱则易于乞余。斯则不便于彼，而无害于此矣。此臣所谓救一时之弊则可也。若举而为法，循以为常，臣虽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所凑也，万人所会也，六军所聚也。虽利称近蜀之饶，犹未能足其用；虽田有上腴之利，犹不得充其费。况可日削其谷，月朘其食乎？故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廩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则用舍利害，可明征矣。

夫赍敛余之资，省漕运之费，非无利也，盖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胜其害；挽江淮之租，赡关辅之食，非无害也，盖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胜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无小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无小害也。盖恤小害则大害不去，爱小利则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兴利除害者非他，盖弃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泛舟之役，忘移谷之用，是知小计而不知大会矣。此臣所谓若以为长久之法，则不知其可也。

二十五、立制度 节财用，均贫富，禁兼并，止盗贼，起廉让

问：夫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无穷也。以有限奉无穷，则必地财耗于僭奢，人力屈于嗜欲。故不足者为奸为盗，有余者为骄为滥。今欲使食力相充，财欲相称，贵贱别而礼让作，贫富均而廉耻行。作为何方，可至于此？

臣闻：天有时，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与天下共者，仁也，圣也。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下均地财，中立人极，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万物也，长之以风雨，成之以寒燠；圣人之牧万人也，活之以衣食，济之以器用。若风雨淫，寒燠甚，则反伤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费，则反伤乎人之生焉。故作四时八节，所以时寒燠，节风雨，不使之过差为沴也。圣人制五等十伦，所以伦衣食，等器用，不使之逾越为害也。此所谓法天而立极者也。然则地之生财有常力，人之用财有常数。若羨于上则耗于下也，有余于此，则不足于彼也。是以地力人财，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贵贱，皆待制度而别也。大凡爵禄之外，其田宅栋宇、车马仆御、器服饮食之制，暨乎宾婚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数焉。若不节之以数，用之以伦，则必地力屈于僭奢，人财消于嗜欲，而贫困冻馁，奸邪盗贼，尽生于此矣。圣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则示之以俭，天下俭则示之以礼。俾乎贵贱区别，贫富适宜。上下无羨耗之差，财力无消屈之弊。而富安温饱、廉耻礼让，尽生于此矣。

然则制度者，出于君而加于臣，行于人而化于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则外物攻之。故居处不守其度，则峻宇崇台攻之；饮食不守其度，则殊滋异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则奇文诡制攻之；视听不守其度，则奸声艳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则僭赏淫刑攻之；玩好不守其度，则妨行之货、荡心之器攻之；献纳不守其度，则谄谀之言、聚敛之计攻之；道术不守其度，则不死之方、无生之法攻之。夫然，则安得不内固其守，甚于城池焉；外防其攻，甚于寇戎焉。将在乎寝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则其下化之。《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此之谓矣。

二十六、养动植之物 以丰财用，以致麟凤龟龙

臣闻：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先王恶其及此，故川泽有禁，山野有官，养之以时，取之以道。是以豺獭未祭，置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渔不竭泽，畋不合围。至于麋卵蜺蛭，五谷百果，不中杀者，皆有常禁。夫然。则禽兽鱼鳖不可胜食矣，财货器用不可胜用矣。臣又观之，岂直若此而已哉？盖古之圣王，使信及豚鱼，仁及草木，鸟兽不狘，胎卵可窥，麟凤效灵，龟龙为畜者，亦由此涂而致也。

二十七、请以族类求贤

问：自古以来，君者无不思求其贤，贤者罔不思效其用。然两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其术安在？

臣闻：人君者无不思求其贤，人臣者无不思效其用。然而君求贤而不得，臣效用而无由者，岂不以贵贱相悬，朝野相隔，堂远于千里，门深于九重？虽臣有悽悽之诚，何由上达？虽君有孜孜之念，无因下知。上下茫然，两不相遇。如此则岂唯贤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贤。所以从古已来，乱多而理少者，职此之由也。臣以为求贤有术，辨贤有方。方术者，各审其族类，使之推荐而已。近取诸喻，其犹线与矢也。线因针而入，矢待弦而发。虽有线索，苟无针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

夫必以族类者，盖贤愚有贯，善恶有伦，若以类求，必以类至。此亦由水流湿，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则？夫以德义立身者，必交于德义，不交于险僻；以正直克己者，必用于正直，不用于颇邪；以贪冒为意者，必比于贪冒，不比于贞廉；以悖慢肆心者，必狎于悖慢，不狎于恭谨。何者？事相害而不相利，性相戾而不相从；此乃天地常伦，人物常理，必然之势也。则贤与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则思因针待弦之势；欲辨而别之也，则察流湿就燥之徒。得其势，必汇征而自来；审其徒，必群分而自见。求人之道，辨人之方，于是乎在此矣。

二十八、尊贤 请厚礼以致大贤也

问：国家岁贡俊造，日求贤良；何则所得者率寻常之才，所来者非师友之佐？岂时无大贤乎？将求之不得其道乎？

臣闻：致理之先，先于行道。行道之本，本于得贤。得贤之由，由乎审礼。若礼之厚薄定于此，则贤之优劣应于彼。故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则师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以色，则友之才至矣。展皮弊之礼，尽揖让之仪，则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则左右之才至矣。凭几据杖，以令召焉，则厮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师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厮役者乱。然则求师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师者也。是故图帝而成王，图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图霸而成王，图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贤，为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齐也。孔明之才，为非屈致之士，刘氏所以图蜀也。夫欲霸一国，图一方，犹审其礼，行其道焉。况开帝王之业，垂无疆之休；苟无尊贤之风，师友之佐，则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国家有天下二百年，政无

不施，德无不备；唯尊贤之礼，未与三代同风。陛下诚能行之，则尽美尽善之事毕矣！

二十九、请行赏罚，以劝举贤

问：顷者累下诏旨，令举所知。献其状，莫匪贤能；授以官，罕闻政绩。将人不易知耶？将容易其举耶？

臣伏见顷者德宗皇帝颁下诏旨，令举所知。自是内外百寮，岁有闻荐。有司各详其状，咸命以官。语其数诚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尽善之实。何则？得贤由举择慎审，慎审由赏罚必行。自十年以来，未闻有司以得所举赏一人，以失所举罪一人。则内外之荐，恐未专精；出处之贤，或有违滥。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贤之叹也。伏惟申命所举，深诏有司，量其短长之材，授以小大之职。然后明察臧否，精考殿最：得人者行进贤之赏，谬举者坐不当之〔辜〕〔罪〕。自然上下精详，远近惩劝。谨关梁以相保，责辕轮以相求。俾夫草靡风行，达于天下。天下之耳尽为陛下听，天下之目尽为陛下视。明其视则举不失德，广其听则野无遗贤。而后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则陛下但凝神端拱，而天下理矣。

三十、审官 量才授职，则政成事举

问：官既备而事未举，才既用而政未成。将欲正之，其失安在？

臣闻：夫官既备而事未举，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与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小大繁简之殊，才有短长能否之异：称其任，则政立；枉其能，则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后求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辨众才而后入仕，使乎各尽其能也。如此，则官虽省，才虽半，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长，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强其不能而责其能。如此，则官虽能，才虽倍，无益于理矣。故曰：任小能于大事者，犹狸搏虎而刀伐木也；屈长才于短用者，犹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不相及，岂不宜哉？王者诚能量众才之短长，审庶官之小大。俾操凿柄者无圆方之谬，备轮辕者适曲直之宜。自然人尽其能，职修其要，彝伦日叙，庶绩日凝，又何患乎事不举而政未成哉？

三十一、大官乏人 由不慎选小官也

问：国家台衮之材，台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将欲救之，其故安在？

臣伏见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材，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焉。然则畿赤之吏，不独以府县之用求之；秘著之官，不独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责望者，乃丞郎之椎轮，公卿之濫觴也。则选用之际，宜得其人。臣窃见近日秘著校正，或以门地授；畿赤簿尉，唯以资序求。未商较其器能，不研核其才行。至使顷年已来，台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阙，不知所求。岂直乏贤，诚亦废事。且以资序得者，仅能参于簿领；以门地进者，或未任于铅黄。臣恐台衮之才，台省之具，十年已后，稍乏其人。又顷者有司惩趋竞之流，塞侥幸之路，俾进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校正欠资考者，不署畿官。立而为文，权以救弊。盖以一时之制，非可久之术。今者有司难于抡材，易于注拟，因循勿改，守以为常。至使两畿之中，数县之外，虽资序皆当其任，而名实莫得而闻。故每台省缺员，曾莫拟议。则守文之弊，一至于斯。伏愿思以后艰，革其前失。广丞郎椎轮之本，疏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则良能之材，必足用矣；要剧之职，不乏人矣。

三十二、议庶官迁次之迟速

问：先王建官，升降有制，迁次有常，此经久之道也。或云：赏善罚恶者，不逾时月。又曰：为官吏者，可长子孙。岂今古之制殊乎？不然，何迟速之异如此也？今欲速迁而劝善，恐诱躁求之心；将令久次而望功，虑兴滞用之叹。疾徐之制，何以为中？

臣闻：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典》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虽圣贤为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虽善恶难知，不过九载，必自著也。由此而论，为官吏者，不可速迁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迁，则政未立，绩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驯致之化废矣。若过九载而不转，则明不陟，幽不黜，而劝善之法缺，惩恶之典隳矣。大凡内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则最与天子共理者，莫先于二千石乎？臣窃见近来诸州刺史，有未两考而迁者。岂为善成政之速，速于圣贤耶？将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迁之遽也？又有逾一纪而不转者。〔岂〕善恶未著，莫得而知耶？将有司遗忘而不举耶？不然，何转之迟也？臣伏见顺宗皇帝诏曰：“凡内外之职，四考递迁。”斯实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犹以为吏能有闻者，既以四考迁之；政术无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将欲循其名，辨其实，则在陛下奖纠察之吏，督考课之官，使别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虽久次者不得逾于四载，虽速迁者亦待及于三年。此先王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试垂意而察焉。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问：吏部之弊，为日久矣。今吏多于员，其由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奸伪日起，其计何生？驰鹜日滋，其风何自？欲使吏与员而相得，名与实而相符，趋竞巧滥之弊销，公平政理之道长。妍蚩者不能欺于藻镜，锱铢者不敢诈于铨衡。岂无良谋，以救其弊？

臣伏见吏部之弊，为日久矣。时皆共病，不知其然。臣请备而言之。臣闻：古者计户以贡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员，必相参用。今则官倍于古，吏倍于官，入色者又倍于吏也。此由每岁假文武而筮仕者众，冒资荫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员不充吏。是以争求日至，奸滥日生，斯乃为弊之一端也。臣又闻：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选而举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余者乃归有司。有司所领既少，则所选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则内外之官，一命已上，岁美千数，悉委吏曹。吏曹案资署官，犹惧不给。则何暇考察名实，区别否臧者乎？至使近代以来，浸而成弊。真伪争进，共征循资之书；贤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滞而不振，巧诈者因缘以成奸，此又为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内外师长者，各选其人，分署其吏，则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诸色入仕者量省其数，或间以年，则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则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长也；士不乏官，则趋竞巧滥之弊所由消也。矧又减铨衡之偏重，则力不挠而易平矣；分藻镜之独鉴，则照不疲而易明矣。与夫千品折于一面，百职断于一心，功相万也。得失相悬，岂不远矣！臣以为芟烦铲弊，莫尚于斯。

三十四、牧宰考课 议殿最未精，又政不由己

问：今者勤恤黎元之隐，精求牧宰之材，亦既得人，使之为政。何则抚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我勤恤之心？岂才未称官？将人不求理？备陈其故，以

革其非。

臣闻：王者之设庶官，无非共理者也。然则庶官之理同归，而牧宰之用为急。盖以邦之赋役，由之而后均；王之风教，由之而后行。人之性命系焉，国之安危属焉。故与夫庶官之寄，轻重不可齐致也。臣伏见陛下勤恤黎元之心至矣，慎择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称陛下慎择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称官。以臣所窥，粗知其由矣。

臣闻：贤者为善，不待劝矣。何哉？性不忍为恶耳。愚者为不善，虽劝而不迁也。何哉？性不能为善耳。贤愚之间，谓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劝之则迁于善，舍之则陷于恶。故曰：惩劝之废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惩劝之行也，引中人而纳诸君子之涂。是知劝沮之道，不可一日无也。况天下牧宰，中人者多。去恶迁善，皆得劝沮。伏以方今殿最之法甚备，黜陟之令甚明。然则就备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则臧否同贯；未甚行，则善恶齐驱。虽有和璞之真，不能识也；虽有齐竽之滥，何由知之？如此则岂独利淫，亦将失善。善苟未劝，淫或未惩，欲望副陛下勤恤之心，称陛下慎择之旨，或恐难矣。

臣又请以古事验之。臣闻唐、虞之际也，敷求俊，而四凶见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则知虽至明也，尚或迷真伪之徒；虽至圣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张，则变曲为直，如蓬生于麻也；其法弛，则变香为臭，使兰化为艾也。且圣人之为理，岂尽得贤而用之乎？岂尽知不肖而去之乎？将在夫秉其枢，操其要，铲邪为正，削觚为圆。能使善之必迁，不谓善之尽有；能使恶之必改，不为恶之尽无。成此功者无他，惩劝之所致也。则考课之法，其可轻乎？

臣又见当今牧宰之内，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至者，又有其由。臣闻：牧宰古者五等之国也，于人有父母之道焉，于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张举措由其心，威福赏罚悬于手，然后能镇其俗，移其风也。今县宰之权，受制于州牧；州牧之政，取则于使司。迭相拘持，不敢专达。虽有政术，何由施行？况又力役之限，赋敛之期，以用之费省为求，不以人之贫富为度；以上之缓急为节，不以下之劳逸为程。县畏于州，州畏于使，虽有仁惠，何由抚绥？此犹束舟楫而望济川，绊骐驎而求致远。臣恐龚、黄、卓、鲁复生于今日，亦不能为理矣。

三十五、使百职修，皇纲振 在乎革慎默之俗

夫百职不修，万事不举，皇纲弛而不振，颓俗荡而不还者，由君子说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长也。臣伏见近代以来，时议者率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识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竞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慎默之俗，一至于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长太息也。岂直若此而已哉？盖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举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法，虽备而不行。欲望善者劝，恶者惩，百职修，万事举，不可得也。

然臣以为历代之颓俗，非国朝不能革也；国朝之皇纲，非陛下不能振也。革振之术，臣

粗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务。若利出于慎默，则慎默之风大起；若利出于说直，则说之风大行。亦犹冬月之阳，夏日之阴，不召物〔而物〕自归之者，无他，温凉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统天下，以至明御群臣。使情伪无所逃，言行无所隐，有若说直强毅举正弹违者，引而进之；有若慎默畏忌吐刚茹柔者，推而远之。使此有利，彼无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所谓俾人日从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则百职修，万事举，皇纲振，颓俗移。太平之风，由斯而致矣。

卷四十七

策林三 十九首

三十六、达聪明，致理化

夫欲达聪明，致理化，则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创新规也。臣闻：尧之所以神而化者，聪明文思也；舜之所以圣而理者，明四目、达四聪也。盖古之理化，皆由聪明出也。自唐、虞以降，斯道浸衰；秦、汉以还，斯道大丧。上不以聪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聪明之道既阻于上下，则讹伪之俗不得不流于内外也。国家承百王已弊之风，振千古未行之法，于是始立匭使，始加谏员，始命待制官，始设登闻鼓。故遗补之谏入，则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匭使之职举，则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待制之官进，则众臣之谋猷所由展也。登闻之鼓鸣，则群下之冤滥所由达也。此皆我烈祖所创，累圣所奉，虽尧、舜之道无以出焉。故贞观之大和，开元之至理，率由斯而驯致矣。

自贞元以来，抗疏而谏者，留而不行；投书于匭者，寝而不报；待制之官，经时而不见于一问；登闻之鼓，终岁而不闻于一声。臣恐众臣之谋猷，或未尽展；朝廷之得失，或未尽知；壅蔽者有所未通，冤滥者有所未达。今幸当陛下践祚体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则宜申明旧章，条举废事。使列圣之述作不坠，陛下之聪明惟新。以初为常，今其时矣。时不可失，惟陛下惜而行之。则尧、舜之化，祖宗之理，可得而致矣。臣故曰：达聪明，致理化，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创新规也。

三十七、决壅蔽 在不使人知所欲

臣闻：国家之患，患在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生，生于君之好欲也。盖欲见于此，则壅生于彼。壅生于彼，则乱作其间。历代有之，可略言耳。昔秦二世好佞，赵高饰〔谄〕〔谄〕谀之言以壅之；周厉好利，荣夷公陈聚敛之计以壅之；殷辛好音，师涓作靡靡之乐以壅之；周幽好色，褒人纳艳妻以壅之；齐桓好味，易牙蒸首子以壅之。虽所好不同，同归于壅矣，所壅不同，同归于乱也。故曰：人君无见其意，将为下饵，盖谓此矣。

然则明王非无欲也，非无壅也，盖有欲则节之，有壅则决之。节之又节之，以至于无欲也；决之又决之，以至于无壅也。其所然者，将在乎静思其故，动防其微。故闻甘言，则虑赵高之谀进于侧矣；见厚利，则虑荣夷公之计陈于前矣；听新声，则虑师涓之音诱于耳矣；顾艳色，则虑褒氏之女惑于目矣；尝异味，则虑易牙之子入于口矣。夫如是，安得不昼夜虑之，寤寐思之。立则见其参于前，行则想其随于后。自然兢兢业业，日慎一日。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虽欲壅蔽，其可得乎？此明王节欲决壅之要道也。

三十八、君不行臣事 委任宰相

臣闻：建官施令者，君所执也；率职知事者，臣所奉也。臣行君道则政专，君行臣道则事乱。专与乱，其弊一也。然则臣道者，百职至众，万事至繁，诚非一人方寸所能尽也。故王者但操其要、择其人而已。将在乎分务于群司，各令督责其课，受成于宰相，不以勤倦自婴，然后谨殿最而赏罚焉，审幽明而黜陟焉。则万枢之要毕矣。故失君道者，虽多夕惕若厉之虑，而彝伦未必序也；行臣事者，虽多日（吴）〔昃〕不食之勤，而庶绩未必凝也。得其要，逸而有终；非其宜，劳而无功故也。

臣又闻：坐而论道，三公之任也；作而行之，卿大夫之职也。故陈平不肯知钱谷，郗吉不问死伤者，此有司之职也，非宰相之任也。夫以宰相尚不可侵有司之职，况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百执事之事乎？

臣又闻，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执人柄，群职由之而理乱，庶政由之而弛张。君之心膂，待宰相而后沃，君之耳目，待宰相而聪明。设其位，不可一日非其人；得其人，不可一日无其宠。疑则勿用，用则勿疏。然后能诤合其心，驯致其道。盖先王所以端拱凝旒而天下大理者，无他焉，委务于有司也，仰成于宰相也。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 在均其禄，厚其俸

臣闻：为国者，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为去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阙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长能检其臣吏乎？冻馁切于身，虽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见今之官吏，所以未尽贞廉者，由禄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课料重轻不齐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长侵刻不已也。其甚者，则有官秩等而禄殊，郡县同而俸异。或削夺以过半，或停给而弥年。至使衣食不充，冻馁并至。如此，则必冒白刃、蹈水火而求私利也。况可使抚人字物，断狱均财者乎？夫上行则下从，身穷则心滥。今官长日侵其利而望吏之不日侵于人，不可得也。盖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则虽日用刑罚，不能惩贪而劝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时之弊，去吏之贪，则莫先于均天下课料重轻，禁天下官长侵刻，使天下之吏温饱充于内，清廉形于外，然后示之以耻，纠之以刑。如此，则纵或为非者，百无一二也。

四十、省官，并俸，减使职

臣闻：古者计人而置官，量赋而制禄。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户之众寡；禄之厚薄，必称赋入之少多。俸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禄，财有常征。财赋吏员，必参相得者也。顷以兵戎屡动，荒沴荐臻，户口流亡，财征减耗。则宜量其官而省之，并其禄而厚之。故官省则事简，事简则人安；禄厚则吏清，吏清则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则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禄，则饰诈而不廉矣；知厚其禄而不知省其官，则财费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选其能，则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为表里，相须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详而行之。

臣又见兵兴以来，诸道使府或因权宜而置职，一置而不停；或因暂劳而加俸，一加而无减。至使职多于郡县之吏，俸优于台省之官，积习生常，烦费滋甚。今若量其职员，审

其禄秩，使众寡有常数，厚薄得其中。故禄得其中，则费不广而下无侵削之患矣；职有常数，则事不烦而人无劳扰之弊矣。此又利害相悬远者。伏惟陛下念而救之。

四十一、议百司食利钱

臣伏见百司食利，利出于人。日给而经费有常，月征而倍息无已。然则举之者无非贫户，征之者率是远年。故私财竭于倍利，官课积于逋债。至使公食有阙，人力不堪。弊既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恶言求利，患在不均。况天下之钱一也，谓之曰利，曷若谓之曰征乎？取之于寡，曷若取之于众乎？今若日计其费，岁会其用，举为定数，命曰食征。随两税以分征，使万民而均出。散之天下，其数几何？故均之于众，则贫户无倍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则公食无告阙之虑矣。公私交便，其在兹乎？

四十二、议百官职田

臣伏以职田者，职既不同，田亦异数，内外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国家自多事已来，厥制不举。故稽其地籍，而田则具存；考以户租，而数多散失。至有品秩等，官署同，廪禄厚薄之相悬近乎十倍者矣。今欲辨内外之职，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创新规，其在乎举旧典也。臣谨按：国朝旧典，量品而授地，计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视其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视其田之肥瘠。如此，则沃瘠齐而户租均，等列辨而禄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焉，索其田而田在焉。诚能申明举而行之，则前弊必自革矣。

四十三、议兵 用舍，逆顺，兴亡

问：《传》曰：“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又曰：“先王耀德不观兵。”二者古之明训也。然则君天下者，废而不用，且涉去兵之非；资以定功，又乖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中？

又问：兵不妄动，师必有名。议之者颇辨否臧，用之者多迷本末。故有一戎而业成王霸，一战而祸及危亡。兴灭之由何申？逆顺之要安在？

臣闻：天下虽兴，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耀德不观兵。”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斯则不好之明训也。《传》曰：“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又，周定天下，偃武修文，犹立司马之官，六军之众，以时教战。斯又不忘之明训也。然则君天下者，不可去兵也，不可黜武也。在乎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逆顺之要，大略有三，而兵之名随焉。

夫兴利除害，应天顺人，不为名尸，义然后动，谓之义兵。相时观衅，取乱侮亡，不为祸先，敌至而应，谓之应兵。恃力宣骄，作威逞欲，轻人性命，贪人土田，谓之贪兵。兵贪者亡，兵应者强，兵义者王。王之兵，无敌于天下也，故有征无战焉。强之兵，先弱敌而后战也，故百战百胜焉。亡之兵，先自败而后战也，故胜与不胜，同归于亡焉。然历代君臣，惑于本末。闻王者之无敌，则思耀武，是获一兔而欲守株也；见亡者之自败，则思弭兵，是因一咽而欲去食也。曾不知无敌者根于义，自败者本于贪。而欲归咎于兵，责功于武，不其惑欤！兴废之由，逆顺之要，昭然可见，唯陛下择之。

四十四、销兵数 省军费，在断召募，除虚名

臣伏见自古以来，军兵之众，资粮之费，未有如今日者。时议者皆患兵之众，而不知众之由；皆欲兵之销，而不得销之术。故散之则军情怨而戎心后，聚之则财用竭而人力疲。为日既深，其弊亦甚。臣以为销兵省费者，在乎断召募，去虚名而已。伏以贞元军兴以来，二十余年，陛下念其劳效，固不可散弃；幸以时无战伐，又焉用增加？臣窃见当今募新兵，占旧额，张虚簿，破见粮者，天下尽是矣。斯则致众之由，积费之本也。今若去虚名，就实数，则一日之内，十已减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补，死不填，则十年之间，十又销其三四矣。故不散弃之，则军情无怨也；不增加之，则兵数自销也。去虚就实，则名不诈而用不费也。故臣以为销兵之方，省费之术，或在于此。唯陛下详之。

四十五、复府兵，置屯田 分兵权，存戎备，助军食

夫欲分兵权，存戎备，助军食，则在乎复府兵，置屯田而已。昔高祖始受隋禅，太宗既定天下，以为兵不可去，农不可废。于是当要冲以开府，因隙地以营田。府有常官，田有常业。俾平时而讲武，岁以劝农。分上下之番，递劳逸之序。故有虞则起为战卒，无事则散为农夫。不待征发，而封域有备矣；不劳馈饷，而军食自充矣。此亦古者尉候之制，兵赋之义也。况今关畿之内，镇垒相望，皆仰给于县官，且无用于战伐。若使反兵于旧府，兴利于废田，张以簿书，颁其廩积。因其卒也。安之以田宅；因其将也，命之以府官。始复于关中，稍置于天下。则兵权渐分。而屯聚之弊日销矣；戎备渐修，而训习之利日兴矣；军食渐给，而飞挽之费日省矣，一事作而三利立，唯陛下裁之。

四十六、选将帅之方

臣闻君明则将贤、将贤则兵胜。故有不能理兵之将，而无不可胜之兵；有不能选将之君，而无不可得之将。是以君功见于选将，将功见于理兵者也。然则选将之术，在乎因人之耳而听之，因人之目而视之，因人之好恶而取舍之。胡明王〔之〕选将帅也，访于众，询于人。若十人爱之，必十人之将也；百人悦之，必百人之将也；〔千人悦之，必千人之将也〕；万人伏之，必万人之将也。臣以为贤愚之际，优劣之间，以此而求，十得八九矣。

四十七、御功臣之术

臣闻：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审其罪而纠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荣矣；纠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恩荣并加，畏爱相济，下无贰志，上无疑心：此明王所以念功劳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限之以爵，则无厌之心生矣，虽极人臣之位而不知荣也；若不纠之以法，则不忌之心启矣，虽竭人主之宠而不知恩也。恩荣不知，畏爱不立，而望奉上之心尽，念功之道全，或难矣。故《传》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此由爵无限而法不行使之然也。唯陛下察之。

四十八、御戎狄 征历代之策、陈当今之宜

问：戎狄之患久矣，备御之略多矣。故王恢陈征讨之谋，贾生立表饵之术，娄敬兴和亲之计，晁错建农战之策。然则古今异道，利害殊宜。将欲采之，孰为可者？又问：今国

家北虏款诚，南夷请命，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讨之则疲顿师徒，舍之则侵轶边鄙。许和亲则后贪而厚费，约盟誓则饰诈而不诚。今欲遏彼虔刘，化其桀骜，来远人于朔漠，复旧土于河、湟。上策远谋，备陈本末。

臣闻：戎狄者，一气所生，不可剪而灭也；五方异族，不可臣而畜也。故为侵暴之患久矣，而备御之略亦多矣。考其要者，大较有四焉。若乃选将练兵，长驱深入之谋，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诱以五饵之术，自贾谊始。厚以赂遗，结以和亲之计，自娄敬始。徙人实边，劝农教战之策，自晁错始。然则用王恢之谋，则殫财耗力，罢竭生人，祸结兵连，功不偿费。故汉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诏也。用贾谊之术，则羌胡之耳目心腹，虽诱而荒矣，而华夏之财力风教，亦随而弊矣。故汉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娄敬之计，则后宠纳侮，厚费偷安，虽侵略之患暂宁，而和好之约屡背。故汉氏四代为匈奴所欺也。用晁错之策，则边人有安土之惠，未免攻战之劳；匈奴无得志之虞，亦绝归心之望。故汉武犹病之，有广武之役也。是以讨之以兵，不若诱之以饵；诱之以饵，不若和之以亲；和之以亲，不若备之有素；斯皆前代已验之事，可覆而视也。以今参古，弃短取长，亦可择而用焉。

然臣终以为近算浅图，非帝王久远安边之上策。何者？臣观前代，若政成国富，德盛人安，则虽六月有北伐之师，不足忧也；若政缺国贫，德衰人困，则虽一时无南牧之马，不足庆也。何则？国富则师壮，师壮则令严；人安则心固，心固则思理。如此久久，则天子之守，不独在于诸侯，将在于四夷矣，则暂虽有事，何足忧矣？若国贫则师弱，师弱则不虞；人困则心离，心离则思乱，如此久久，则天子之忧，不独在于边陲，或在于萧墙矣。则暂虽无事，何足庆焉？盖古之王者，庆在本而不在末，忧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国家柔中怀外，近悦远来，北虏向风，南蛮底贡。所未化者，其馀几何？伏愿陛下：畜之如犬羊，视之如蜂蛰。不以士马强而才力盛，恃之而务战争；不以亭障静而烟尘销，轻之而去守备。但且防其侵轶，遏其虔刘，去而勿追，来而勿纵而已。然后略四子之小术，弘三王之大猷，以政成德盛为图，以人安师壮为计。故德盛而日闻则服，服必怀柔；师壮而时动则威，威必震讐。夫然可以不糜财用，不烦师徒，不盟誓而外成，不和亲而内附。如此，则四海之内，五年之间，要荒未服之戎，必匍匐而来；河陇已侵之地，庶从容以归。上策远谋，不出于此矣。

四十九、备边，并将，置帅

臣伏见方今备边之计，未得其宜。何则？京西之兵，其数颇众，城堡甚备，器械甚精，以之遏侵掠，禁夺攘，则可矣。若犬戎大至，长驱而来。臣恐将卒虽多，无能抗者。今所以轸陛下虑者，岂非此乎？其所以然者，盖由镇垒太多，主将太众故也。夫镇多则兵散，兵散则威不相合而力不相济矣；将众则心异，心异则胜不相让而败不相救矣。卒然有事，谁肯当之？今若合之为五将，统之以一帅。将合则戮力，帅一则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功罪，必待赏罚。然后据便宜之地，扼要害之冲，以逸待劳，以寡制众：则虽黠虏，无能为也。臣又〔以〕为自古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而无不可守之塞；有不能备戎之将，而无不可备之戎。故曰：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得其宜也；五寸之关，能制其开阖，居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之要，操塞之关，则西陲之忧，可以少息矣。

五十、议守险 德与险兼用

问：《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记》曰：“在德不在险。”然则用之则乖在德之训，弃之则违守国之诫。二义相反，其旨何从？

又问：以山河为宝者，万夫不能当也；以道德为藩者，四夷为之守也。何则？苗恃洞庭，负险而亡；汉都天府，用险而昌。又何故也？今欲鉴昌亡，审用舍，复何如哉？

臣闻：《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秦得百二以吞天下，齐得十二而霸诸侯。盖恃险之论兴于此矣。《史记》曰：“在德不在险。”《传》曰：“九州之险，是不一姓。”盖弃险之议生于此矣。臣以为险之为用，用舍有时：恃既失之，弃亦未为得也。何者？夫险之为利大矣，为害亦大矣。故天地闭否，守之则为利；天地交泰，用之则为害。盖天地有常险，而圣人无常用也。然则以道德为藩，以仁义为屏，以忠信为甲冑，以礼法为干櫓者：教之险，政之守也。以城池为固，以金革为备，以江河为襟带，以丘陵为咽喉者：地之险，人之守也。王者之兴也，必兼而用之。昔汉高帝除害兴利，以安天下，自谓德不及于周而贤于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险，建都创业，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纣、三苗之徒，负大河，凭太行，保洞庭，而不修德政，坐取覆亡者：是专恃其险也。莒子恃其僻陋，不修城廓，浹辰之间，丧其三都者：是怠弃其险也。由斯而观之，山河之阻，沟壑之固，可用而不可恃也，可减而不可弃也。智以险昌，愚以险亡；昌亡之间，唯陛下能鉴之。

五十一、议封建，论郡县

问：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废列国，其败也天下崩坏。汉封子弟，其失也侯王僭乱。何则？为制不同，同归于弊也。故自古及今，议其是非者多矣。今若建侯开国，恐失随时之宜；如置守专城，虑乖稽古之义。考其要旨，其谁可从？

又问：封建之制，肇自黄、唐；郡县之规，始于秦、汉，或沿或革，以至国朝。今欲子兆人，家四海，建不拔之业，垂无疆之休，大鉴兴亡，从长而用；无论今古，择善而行。侯将守而何先？郡与国而孰愈？具书于策，当举行之。

臣闻：封建之废久矣，是非之论多矣。异同之要，归于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亲贤，其弊也，诸侯擅战伐，陪臣执国命。故闻蚕食瓜剖，以至于衰灭也。而李斯、周青之议由是兴焉。又曰：秦皇废列国，弃子弟，其败也，万民无定主，九族为匹夫。故鱼烂土崩，以至于覆亡也。而曹冏、士衡之论，由是作焉。又曰：汉氏侯功臣，王同姓，其失也爵号太尊，土宇太广。故鸱张瓦解，以至于悖乱也。而晁错、主父之计，由是行焉。然则秦惩周之弊也，既以亡而易衰；汉鉴秦之亡也，亦矫枉而过正。历代之说，无出于此焉。以臣所观，窃谓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何者？

臣闻王者将欲家四海，子兆人，垂无疆之休，建不拔之业者，在乎操理柄，立人防，导化源，固邦本（之业者，在乎）〔而已矣。是故〕刑行德立，近悦远安，恩信推于中，惠化流于外；如此，则四夷为臣妾，况海内乎？虽置守罢侯，亦无害也。若法坏政荒，亲离贤弃，王泽竭于上，人心叛于下；如此，则九族为仇敌，况天下乎？虽废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为周之衰灭者，上失其道，天厌其德，非为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离其心，非唯郡县之咎也。汉之祸乱者，宠而失教，立不选贤，非独强大之故也。由是观之，苟固其本，导其源，虽郡与国，俱可理而安矣；苟逾其防，失其柄，虽侯与守，俱能

乱且危矣。伏惟陛下虑远忧近、鉴古观今，以敦睦亲族为先，不以封王为急；以优劝劳逸为念，不以建侯为思；以尊贤宠德为心，不以开国为意；以安抚黎元为事，不以废郡为谋；则无疆之休，不拔之业，在于此矣。况国家之制，垂二百年，法著一王，理经十圣，变革之议，非臣敢知。

五十二、议井田阡陌 息游惰，止兼并，实版图

问：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别都鄙之名。其为名制，可得而知乎？其为功利，可得而闻乎？

又问：自秦坏井田，汉修阡陌，兼并大启，游惰实繁。虽历代因循，诚恐弊深而害甚。如一朝改作，或虑失业而扰人。既废之甚难，又复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

臣闻：王者之贵，生于人焉；王者之富，生于地焉。故不知地之数，则生业无从而定，财征无从（而计军役无从）而平也；不知人之数，则食力无从而计，军役无从而均也。不均不平，则地虽广，人虽多，徒有贵之名，而无富之实。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广狭，画为夫井；量人户之众寡，分为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辟土，邑居足以处众，人力足以安家。野无馀田以启专利，邑无馀室以容游人。逃刑避役者，往无所之，败业迁居者，来无所处。于是生业相固，食力相济。其出财征也，不待征书而已平矣。其起军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后天子可以称万乘之贵，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后，厥制崩坏。故井田废则游惰之路启，阡陌作则兼并之门开。至使贫苦者无容足立锥之居，富强者专笼山络野之利。故自秦、汉迄于圣朝，因循未迁，积习成弊。然臣以为井田者废之颇久，复之稍难，未可尽行，且宜渐制。何以言之？

昔商鞅开秦之利也，荡然废之，故千载之间，豪奢者得其计。王莽革汉之弊也，卒然复之，故一时之间，农商者失其业。斯则不可久废，不可速成之明验也。故臣请斟酌时宜，参详古制。大抵人稀土旷者，且修其阡陌；户繁乡狭者，则复以井田。使都鄙渐有名，家夫渐有数。夫然，则井邑兵田之地，众寡相维；门閭族党之居，有亡相保。相维则兼并者何所取？相保则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则庶乎人无浮心，地无遗力，财产丰足，赋役平均，市利归于农，生业著于地者矣。

五十三、议肉刑 可废，不可用

问：肉刑者，其来尚矣，其废久矣，前贤之论，是非纷然。今欲弃而不行，法或乖于稽古；若举而复用，义恐失于随时。取舍之间，何者为可？

臣伏以汉除肉刑，迨今千有馀祀，其间博闻达识之士，议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废之者，则曰刻肤革，断肢体，人主忍而用之，则恺悌惻隐之心乖矣。此缙紫所谓虽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由者也。其欲复之者，则曰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则专杀滥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谓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为：议事者宜征其实，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实言之，则可废而不可复也。何者？

夫肉刑者，盖（取）〔刵〕、劓、剕、刖之类耳，《书》所谓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离心。夫如是，则岂无滥死者耶？汉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罚以清。我太宗亦因而弃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则岂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谓征其实者也。

臣又闻：圣人之用刑也，轻重适时变，用舍顺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复古之制也。况肉刑废之久矣，人莫识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绝筋，或折骨，或（面伤）〔伤面〕，则见者必痛其心，闻者必骇其耳。又非圣人适时变、顺人情之意也。征之于实既如彼，酌之于情又如此。可否之验，岂不明哉？《传》曰：“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变法。”臣以为复之有害而不利也，其可变而改作乎？

五十四、刑、礼、道 迭相为用

问：圣王之致理也，以刑纠人恶，故人知劝惧；以礼导人情，故人知耻格；以道率人性，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废也。意者将偏举而用耶？将并建而用耶？从其宜，先后有次耶？成其功，优劣有殊耶？然则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将欲致理，三者奚先？

臣闻：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则薙之以刑；其辟也，则蒔之以礼；其植也，则获之以道。故刑行而后礼立，礼立而后道生。始则失道而后礼，中则失礼而后刑，终则修刑以复礼，修礼以复道。故曰：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然则王化之有三者，犹天之有两曜，岁之有四时，废一不可也，并用亦不可也。在乎举之有次，措之有伦而已。何者？

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循环表里，迭相为用。故王者观理乱之深浅，顺刑礼之后先。当其惩恶抑淫，致人于劝惧，莫先于刑；铲邪窒欲，致人于耻格，莫尚于礼；反和复朴，致人于敦厚，莫大于道。是以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弘礼；清净之日，则杀礼而任道。亦如祁寒之节，则疏水而附火；徂暑之候，则远火而狎水。顺岁候者，适水火之用；达时变者，得刑礼之宜。适其用，达其宜，则天下之理毕矣，王者之化成矣。将欲较其短长，原其始终，顺其变而先后殊，备其用而优劣等。离而言之则异致，合而理之则同功。其要者，在乎举有次，措有伦，适其用，达其宜而已。方今华夷有截，内外无虞，人思休和，俗已平泰。是则国家杀刑罚之日，崇礼乐之时，所以文易化成，道易驯致者，由得其时也。今则时矣，伏惟陛下惜而不失焉。

卷四十八

策林四 二十一首

五十五、止狱措刑 在富而教之

问：成、康御宇，囹圄空虚；文、景继统，刑罚不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效安在？桀、纣在上，比屋可诛；秦氏为君，赭衣满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鉴桀、纣、秦氏之弊，继周、汉、太宗之功，使人〔有〕耻且格，刑措不用。备详本末，著之于篇。

臣闻：仲尼之训也，既庶矣而后富之，既富矣而后教之。管子亦云：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然则食足财丰，而后礼教所由兴也。礼行教立，而后刑罚所由措也。盖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元龟。臣请以前事明之。

当周成、康之时，天下富寿，人知耻格，故囹圄空虚四十余年。当汉文、景之时，节用劝农，海内殷实，人人自爱，不犯刑法，故每岁决狱，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俭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于升平，故一岁断刑，不满三十。虽则明圣慎刑，贤良恤狱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过也。当桀、纣之时，暴征讎敛，万姓穷苦，有怨无耻，奸宄并兴。故是时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时，厚赋以竭人财，远役以殫人力，力殫财竭，尽为寇贼，群盗满山，赭衣塞路。故每岁断罪，数至十万。虽则暴君淫刑，奸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贫困思邪而多罪也。

由是观之，刑之繁省，系于罪之众寡也；数之废兴，系于人之贫富也。圣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众；不患教之废，而患人之贫。故人苟富，则教斯兴矣，罪苟寡，则刑斯省矣。是以财产不均，贫富相并，虽尧舜为主，不能息忿争而省刑狱也；衣食不充，冻馁并至，虽皋陶为士，不能止奸宄而去盗贼也。若失之于本，求之于末，虽圣贤并生，臣窃以为难矣。至若察小大之狱，审轻重之刑，定加减于科条，得情伪于察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恤刑之德也。至若尽钦恤之道，竭哀矜之诚，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法也，非圣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于表，澄流于源，则在乎富其人，崇其教，开其廉耻之路，塞其冤滥之门。使人内乐其生，外畏其罪，则必过犯自省，刑罚自措。斯所谓致群心于有耻，立大制于不严。古者有画衣冠、异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五十六、论刑法之弊 升法科，选法吏

问：今之法，贞观之法；今之官，贞观之官，昔何为而大和，今何为而未理？事同效异，其故何哉？将刑法不便于时耶？而官吏不得其人耶？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于昔而俗以宁壹，

行于今而人未休和？臣以为非刑法不便于时，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轻法学，贱法吏，故应其科与补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盖刑法者，君子行之，则诚信而简易。简易则人安；小人习之，则诈伪而滋彰，滋彰则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尘蠹于棧阁，制敕堆盈于案几，官不遍睹，法无定科。今则条理轻重之文，尽询于法，直是使国家生杀之柄，假（在）〔手〕于小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有黠货贿者矣，有祐亲爱者矣，有陷仇怨者矣，有畏权豪者矣，有欺贱弱者矣。是以重轻加减，随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爱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则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陛下诚欲申明旧章，铲革前弊，则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

臣谨按：汉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习律令，足以决狐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悬法学为上科，则应之者必俊也；升法直为清列，则授之者必贤良也。然后考其能，奖其善。明察守文者，擢为御史；钦恤用情者，迁为法官。如此则仁恕之诚，廉平之气，不散于简牍之间矣；掊刻之心，舞文之弊，不生于刀笔之下矣。与夫愚诈小吏窃而弄之者，功相万也。臣又闻：管仲夺伯氏之邑，没无怨言；季羔刖门者之足，亡而获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垂泣。三子者，可谓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无其人哉？在乎求而用之，考而奖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五十七、使人畏爱悦服，理大罪，赦小过

问：政不可宽，宽则人慢；刑不可急，急则人残。故失于恢恢，则漏网而为弊；务于察察，则及泉而不祥。将使宽猛适宜，疏密合制，上施畏爱之道，下有悦服之心。刑政之中，何者为得？

臣闻：圣人在上，使天下畏而爱之，悦而服之者：由乎理大罪，赦小过也。《书》曰：“宥过无大。”况小者乎？“刑故无小。”况大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则天下之心，爱而悦之矣。刑其大者，义也。义以纠之，则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窃见国家用法，似异于是。何则？纠察之政，急于朝官而宽于外官；惩戒之刑，加于小吏而纵于长吏。是则权轻而过小者，或反绳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舍之。臣复思之，恐非先王宥过刑政之道也。然则小大之喻，其犹鱼耶？鱼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鱼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烦犹水浊，水浊则鱼喁；政宽犹防决，防决则鱼逝。是以善为理者，举其纲，疏其网。纲举则所罗者大矣，网疏则所漏者小也。伏惟陛下，举其纲于长吏，疏其网于朝官。舍小过以示仁，理大罪而明义。则畏爱悦服之化，暗然而日彰于天下矣。

五十八、去盗贼 在举德选能，安业厚生

臣闻：圣王之去盗贼也，有二道焉。始则举有德，选有能，使教化大行，奸宄者去。次又安其业，厚其生，使廉耻大兴，贪暴者息。故舜举皋陶，不仁者远；晋用士会，盗奔于秦；此举德选能之效也。成、康阜其俗，礼让兴行；文、景富其仁，盗贼衰息；此安业厚生之验也。由是观之，则俗之贪廉，盗之有无，系于人之劳逸，吏之贤否也。方今禁科虽严，桴鼓未静，放禠者时闻于道路，穿窬者或纵于乡间。无乃陛下之人，有多穷困冻馁者乎？无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爱人之诚，广喻称善之旨。厚其生业，使俗知耻格；举以贤德，使国无幸人。自然廉让风行，奸滥日息。则重门罕闻于击柝，

外户庶见于不扁者矣。

五十九、议赦

臣谨案：《书》曰：“眚灾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斯则赦之不可废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马之委辔也；不赦者，痼疽之礪石也。”又谚曰：“一岁再赦，妇儿喑哑。”斯又赦之不可数也明矣。然则赦之为用，用必有时。数既失之，废亦未为得也。何者？赦之为德大矣，为贼亦甚矣。大凡王者践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则为德也；居常致理之际，数用之则为贼也。故践祚而无赦，则布新之义缺，而好生之德废矣；居常而数赦，则惠奸之路启，而召乱之门开矣。由此而观，盖赦者，可疏而不可数也，可重而不可废也。用舍之要，其在兹乎？

六十、救学者之失 礼、乐、《诗》、《书》

问：学者教之根，理之本。国家设庠序以崇儒术，张礼、乐而厚国风，师资肃以尊严，文物焕其明备。何则？学《诗》、《书》者，拘于文而不通其旨，习礼、乐者，滞于数而不达其情。故安上之礼未行，化人之学将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圣人之心。《诗》、《书》不失于愚诬，礼、乐无闻于盈减。积之为言行，播之为风化。何为何作，得至于斯？

臣闻：化人动众，学为先焉；安上尊君，礼为本焉。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于学，本于礼，而能建国君人，经天纬地者也。国家删定六经之义，裁成五礼之文，是为学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礼、乐，立太学以教《诗》、《书》；将使乎四术并举而行，万人相从而化。然臣观太学生徒，诵《诗》、《书》之文，而不知《诗》、《书》之旨；太常工祝，执礼、乐之器，而不识礼、乐之情。遗其旨，则作忠兴孝之义不彰；失其情，则合敬同爱之诚不著。所谓去本而从末，弃精而得粗。至使陛下语学有将落之忧，顾礼有未行之叹者：此由官失其业，师非其人，故但有修习之名，而无训导之实也。伏望审官师之能否，辨教学之是非，俾讲《诗》者以六义风赋为宗，不专于鸟兽草木之名也；读《书》者以五代典谟为旨，不专于章句诂训之文也；习礼者以上下长幼为节，不专于俎豆之数，裼褻之容也；学乐者以中和友孝为德，不专于节奏之变，缀兆之度也。夫然，则《诗》、《书》无愚诬之失，礼、乐无盈减之差。积而行立者，乃升之于朝廷；习而事成者，乃用之于宗庙。是故温柔敦厚之教，疏通知远之训，畅于中而发于外矣；庄敬威严之貌，易直子谅之心，行于上而流于下矣。则睹之者莫不承顺，闻之者莫不率从。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六十一、黜子书

臣闻：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大义乖则小说兴。微言绝则异端起。于是乎歧分派别，而百氏之书作焉。然则六家之异同，马迁论之备矣；九流之得失，班固叙之详矣。是非取舍，较然可知。今陛下将欲抑诸子之殊途，遵圣人之要道，则莫若弘四术之正义，崇九经之格言。故正义著明，则六家之异见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举，则九流之偏说不禁而自隐矣。夫如是，则六家九流，尚为之隐退，况百氏之殊文诡制，得不藏匿而销荡乎？斯所谓排小说而扶大义，斥异端而阐微言，辨惑向方，化人成俗之要也。伏惟陛

下必行之。

六十二、议礼乐

问：礼乐并用，其义安在？礼乐共理，其效何征？礼之崩也，何方以救之乎？乐之坏也，何术以济之乎？

臣闻：序人伦，安国家，莫先于礼；和人神，移风俗，莫尚于乐。二者所以并天地，参阴阳，废一不可也。何则？礼者，纳人于别而不能和也；乐者，致人于和而不能别也。必待礼以济乐，乐以济礼，然后和而无怨，别而不争。是以先王并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诸掌耳。《志》曰：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故前代有乱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知而危败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于理者，由不能达其情也。能达其情者，其唯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修礼达乐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负扆垂拱者三百年，龟鼎不迁者八百年。斯可谓达其情，臻其极也。故孔子曰：“吾从周。”然则继周者，其唯皇家乎！臣伏闻：礼减则销，销则崩；乐盈则放，放则坏。故先王减则进之，盈则反之，济其不及而泄其过。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奋至德之光焉。国家承齐、梁、陈、隋之弊，遗风未弭。故礼稍失于杀，乐稍失于奢。伏惟陛下虑其减削，则命司礼者大明唐礼；防其盈放，则诏典乐者少抑郑声。如此，则礼备而不偏，乐和而不流矣。继周之道，其在兹乎？

六十三、沿革礼乐

问：礼乐之用，百王共之。然则历代以来，或沿而理，或革而乱，或损而兴，或益而亡，何述作之迹同，而得失之效异也？方今大制虽立，至理未臻，岂沿袭损益，未适其时宜？将文物声明，有乖于古制？思欲究盛礼之旨，审至乐之情。不和者改而更张，可继者守而勿失。具陈其要，当举而行。

臣闻：议者曰：礼莫备于三王，乐莫盛于五帝。非殷、周之礼，不足以理天下；非尧、舜之乐，不足以和神人。是以总章辟雍、冠服簠簋之制，一不备于古，则礼不能行矣；干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于古，则乐不能和矣。古今之论，大率如此。臣窃谓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达识也。何者？

夫礼乐者，非天降，非地出也。盖先王酌于人情，张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伦，宁家国，是得制礼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风俗，是得作乐之本情矣。盖善沿礼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变乐者，变其数，不变其情。故得其意，则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而同臻于理矣；失其情，则王莽屑屑习古，适足为乱矣。故曰：行礼乐之情者王，行礼乐之饰者亡。盖谓是矣。且礼本于体，乐本于声。文物名数，所以饰其体；器度节奏，所以文其声。圣人之理也，礼至则无体，乐至则无声。然则苟至于理也，声与体犹可遗，况于文与饰乎？则本末取舍之宜，可明辨矣。

今陛下以上圣之姿，守烈祖之制，不待损益，足以致理。然苟有沿革，则愿陛下审本末而述作焉。盖礼者，以安上理人为体，以别疑防欲为用，以玉帛俎豆为数，以周旋裼褻为容。数与容可损益也，体与用不可斯须失也。乐者以易直子谅为心，以中和孝友为德，以律度铿锵为饰，以缀兆舒疾为文。饰与文可损益也，心与德不可斯须失也。夫然则礼得其本，乐达其情，虽沿袭损益不同，同归于理矣。

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

问：时议者或云：乐者，声与器迁，音随曲变。若废今器，用古器，则哀淫之音息矣；若舍今曲，奏古曲，则正始之音兴矣。其说若此，以为如何？

臣闻：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谓音声之道，与政通矣。伏睹时议者，臣窃以为不然。何者？

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乐之哀乐，不系于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动而怨，则虽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则虽奏今曲，废古曲，而安乐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虽闻桑间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伤也；乱亡之代，虽闻《咸》、“《夬》”、《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乐也。故臣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乐者不可以伪，唯明圣者能审而述作焉。臣又闻：若君政和而平，人心安而乐，则虽援蕢桴，击野壤，闻之者必融融泄泄矣；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困而怨，则虽撞大钟，伐鸣鼓，闻之者适足惨惨戚戚矣。故臣以为谐神人，和风俗者，在乎善其政，欢其心；不在乎变其音，极其声也。

六十五、议祭祀

问：圣王立郊庙，重祭祀者，将以展诚敬而事鬼神乎？将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

又问：近者敬失于鬼，祭祀以淫。禳祷者有僭滥谄媚之风，蒸尝者失疏数丰俭之节。今欲使俗无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费而厚生，人守义而不惑。何为何作，可以救之？

臣闻：祭祀之义，大率有三：禋于天地，所以示人报本也；祠于圣贤，所以训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于天下，则万人顺，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者也。臣又观之，岂直若是而已哉？盖先王因事神而设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诚，物尽其美。美致于鬼，则利归于人焉。故阜其牲牷，则牛羊不得不蕃矣。丰其黍稷，则仓廩不得不实矣。美其祭服，则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无牲，不田者无盛，则游惰者不得不惩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于天下，虽曰事鬼神，其实厚生业也。故曰：礼行于祭祀，则百货可极焉，斯之谓矣。然则物力有馀，则奢淫之弊起；祀事不节，则谄黷之萌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庙有数，丰约有度，疏数有时。非其度者，则鬼不享而礼不容；非其类者，则神不歆而刑不舍。二者行于天下，则人与神不相黷矣，不相伤矣。

近代以来，稍违祀典：或礼物失于奢俭，或巫史假于淫昏。追远者昧从生之文，徼福者有媚神之祭。虽未甚弊，亦宜禁之。伏惟陛下：崇设人防，申明国典。蒸尝不经者，示之以礼；禳祷非鬼者，纠之以刑。所谓存其正，抑其邪，则人不惑矣；著其诚，谨其物，则人厚生矣。斯以齐风俗，和人神之大端也。惟陛下详之。

六十六、禁厚葬

臣伏以国朝参古今之仪，制丧葬之纪，尊卑丰约，焕然有章。今则郁而不行于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终之礼，大失其中。贵贱昧从死之文，奢俭乖称家之义。况多藏必辱于死者，厚费有害于生人。习不知非，浸而成俗。此乃败礼法、伤财力之一端也。陛下诚欲革其弊，

抑其淫，则宜乎振举国章，申明丧纪。奢侈非宜者，齐之以礼；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故威行于下，则坏法犯贵之风移矣；礼适其中，则破产伤生之俗革矣。移风革俗，其在兹乎！

六十七、议释教 僧尼

问：汉，魏以降，像教浸兴。或曰足以耗蠹国风，又云足以辅助王化。今欲禁之勿用，恐乖诱善崇福之方；若许之大行，虑成异教殊俗之弊。裨化之功诚著，伤生之费亦深。利病相形，从其远者。

臣闻：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义无二。盖上率下以一德，则下应上无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于五帝；道、释二教，不及于三王。迨乎德既下衰，道又上失。源离派别，朴散器分。于是乎儒、道、释之教，鼎立于天下矣。降及近代，释氏尤甚焉。臣伏观其教，大抵以禅定为根，以慈忍为本，以报应为枝，以斋戒为叶。夫然亦可以诱掖人心，辅助王化。然臣以为不可者，有以也。

臣闻：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之教令。令一则理，二则乱。若参以外教，二三孰甚焉！况国家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纬其人矣。而又区区西方之教，与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惟一无二之化也。然则根本枝叶，王教备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禅定复人性，则先王有恭默无为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则先王有忠恕惻隐之训在；若欲以报应禁人僻，则先王有惩恶劝善之刑在；若欲以斋戒抑人淫，则先王有防欲闲邪之礼在。虽臻其极则同归，或能助于王化；然于异名则殊俗，足以贰乎人心。故臣以为不可者以此也。况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耗人利于金宝之饰，移君亲于师资之际，旷夫妇于戒律之间。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臣窃思之，晋、宋、齐、梁以来，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伏惟陛下察焉。

六十八、议文章 碑碣、词赋

问：国家化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学，二百馀载，文章焕焉。然则述作之间，久而生弊。书事者罕闻于直笔，褒美者多睹其虚辞。今欲去伪抑淫，芟芜铲秽。黜华于枝叶，反实于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

臣谨按：《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记》曰：“文王以文理。”则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还，斯文不振。故天以将丧之弊，授我国家。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二百馀载，焕乎文章。故士无贤不肖，率注意于文矣。然臣闻：大成不能无小弊，大美不能无小疵。是以凡今秉笔之徒，率尔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往往有虚美者矣，有愧辞者矣。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

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臣又闻：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

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则何虑乎皇家之文章，不与三代同风者欤？

六十九、采诗 以补察时政

问：圣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顺为教者也。然则一人之耳，安得遍闻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尽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为如何？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斯之谓欤？

七十、纳谏 上封章，广视听

问：国家立谏诤之官，开启沃之路久矣。而謇谔者未尽其节，谋猷者未竭其诚。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视听；尽天下之心智，为我思谋。政之壅蔽者决于中，令之绝灭者通于外。上无违德，下无隐情。可为何方，得至于此？

又问：先王立训，唯谏是从。然则历代君臣，有贤有否。至若献替之际，是非之间，若君过臣规，固宜有言必纳；如上得下失，岂可从谏如流？以是训人，其义安在？

臣闻：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合天下之耳听之，而后聪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视之，而后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圣，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后圣也。若天子唯以两耳听之，两目视之，一心思之；则十步之内，不能闻也，百步之外，不能见也，殿堂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万枢之繁者乎？圣王知其然，故立谏诤讽议之官，开献替启沃之道。俾乎补察遗阙，辅助聪明。犹惧其未也，于是设敢谏之鼓，建进善之旌，立诽谤之木。工商得以流议，士庶得以传言。然后过日闻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圣王，由此途出焉。

臣又闻：不弃死马之骨，然后良骥可得也；不弃狂夫之言，然后佳谋可闻也。苟臣管见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刍言之中，有可采者，陛下采而用之。则闻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见，犹且不弃，况愈于某之徒欤？则天下谋猷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謇谔之臣，得不继踵而来乎？故览其谋猷，则天下之利病，如悬于握中矣；纳其謇谔，则朝廷之得失，如指诸掌内矣。所谓用天下之耳听之，则无不聪也；用天下之目视之，则无不明也；用天下之心识思谋之，则无不圣神也。圣神启于上，聪明达于下：如此则何壅蔽之有耶？灭绝之有耶？

臣又尝观历代人君，有愚有贤，举事非尽失也；人臣者有能有否，出言非尽得也。然则先王勤勤恳恳，劝从谏，诚自用者，又何哉？岂不以自古以来，君虽有得，未有愎谏而理者也，况其有失乎？臣虽有失，未有从谏而乱者也，况其有得乎？勤恳劝诫之义，在于此矣。伏惟陛下鉴之。

七十一、去谄佞，从说直

问：天地无私，贤愚间生焉；理乱有时，邪正迭用焉。然则理代岂无愚邪者耶？将有而不任耶？乱代岂无贤正者耶？将有而不用耶？思决所疑，可征其验。

又问：历代之君，无不知用贤则理，用愚则乱，从谏兴，从佞亡也。而取舍之际，纷然自迷。故诛放者多非小人，宠用者鲜有君子。至使衰亡危乱，历代相望。岂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将己之爱恶昏其鉴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臣闻，昏明不并兴、邪正不两废。盖贤者进则愚者退矣，曲者用则直者隐矣。亦犹昼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则盛明之代，非无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见而为乱也。昏衰之代，非无君子；君子之道消，不〔肯〕出而为理也。故殷纣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虽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丧天下速于旋踵也。虽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掌也。用舍兴亡之验，唯明主能察之。然则历代之主，莫不知邦以贤盛，以愚衰；君以谏安，以佞危。然则，犹前车覆而后车不诫者，何也？盖常人之情，悦其从命逆志者，恶其违己守道者。又君子难进而易退，况恶之乎？小人易进而难退，况悦之乎？是则常主之待君子也，必敬而疏；其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恩易下及，疏则情难上通。是以面从者日亲，动则假虎威而自负也；骨鲠者日疏，言则犯龙鳞而必死也。故政令日以坏，邦家日以倾。斯所以变盛为衰，转安为危者矣。是以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虽违于己，引而进之；知小人之徇惑也，虽从于命，推而远之；知说言之为良药也，虽逆于耳，怒而容之；知佞言之为美疹也，虽逊于心，忍而绝之。故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变衰为盛，转危为安者矣。盛衰安危之效，唯明主能鉴之。

七十二、使臣尽忠，人爱上 在乎明报施之道

夫欲使臣节尽忠，人心爱上，则在乎明报施之道也。《传》曰：“美恶周必复。”又曰：“其事好还。”然则复与还，皆报施之谓也。夫日月不复，则昼夜不生；阴阳不复，则寒暑不行；善恶不复，则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道，故臣致其〔臣〕〔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礼，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汉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贾道。贾道者，利则进，不利则退。故君昏寡救恶之士，国危鲜致命之臣。是以其君独安独危，其臣亦独忧独乐。君臣之道既阻于上，则兆庶之心不得不离于下也。故曰：君亲臣如股肱，则臣亲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君爱人如赤子，则人爱君如父母。君视人如土芥，则人视君如寇仇。孔子云：“审吾之所以适人，知人之所以来我也。”则尽忠爱上之来，在于此不在于彼矣。

七十三、养老 在使之寿富贵

臣闻：昔者西伯善养老而天下归心。善养老者，非家至户见，衣而食之，盖能为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业；导树畜之产，以厚其生。使生有所养，老有所终，死有所送也。近代

之主，以为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而特颁其布帛肉粟之赐，则为养老之道，尽于是矣。臣以为此小惠也，非大德也。何则？赐之以布帛，仁则仁矣；不若劝其桑麻之业，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赐之以肉粟，惠则惠矣；不若教其鸡豚之蓄，使天下七十者可以（肉食）〔食肉〕矣。然后牧以仁贤，慎其刑罚，虽不与之年，而老者得以寿矣。不夺其力，不扰其时，虽不与之财，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长，少者敬老，虽不与之爵，而老者得以贵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遗年而兴孝者，用此道也。

七十四、睦亲 选用

臣闻：圣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矣。人道之始，始于亲亲。故尧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训也，刑寡妻而御家邦。斯可谓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诚欲推其恩，广其爱，使惠洽九族，化流万人。则宜乎先亲后疏，自近及远者也。然后置其师傅。闲之以教训；选其贤能，授之以官政。或出为牧守，入为公卿。如此，则虽无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戴之实也。使《棣华》之咏协于内，《麟趾》之风著于外，所谓枝叶茂而本根可庇，骨肉厚而家国俱肥。则天下之人，相从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万人叛者也，未有九族离而万人和者也。盖先王所以布六顺而化百姓，敷五教而协万邦者，由此道素行也。

七十五、典章禁令

问：子大夫才膺间出，副我旁求，宜当悉心，靡有所隐。其或典章有违于古，禁令不便于今；尔无面从，予将亲览。

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于古道者欤？今之禁令，列圣之禁令也，安有乖于昔时者欤？但在乎奉与不奉，行与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诚思理之心切，好问之旨深也。此臣所以极千虑、昧万死而献狂直者，以副天心之万一焉。

臣闻：典章不能自举，待教令而举；教令不能自行，待诚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存，列圣之法明备，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为待陛下诚信以将之。昔宓贱行化，德及泉鱼，非严刑所致也，推其诚而已；鲁恭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驱也，委其信而已。今以陛下上圣之姿，仁惠之力，令行禁止之势，万万于一邑一宰也，何虑教不敷而化不治乎？臣又闻周公之理也，周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抚之，推诚信以奉之，则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窃未以为迟矣。伏惟陛下少垂意而待焉。

卷四十九

判 五十

得甲去妻后，妻犯罪，请用子荫赎罪，甲怒不许

二姓好合，义有时绝；三年生育，恩不可遗。凤虽阻于和鸣，乌岂忘于返哺？旋观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断弦未续；孔氏出母，疏网将加。诚鞠育之可思，何患难之不救？况不安尔室，尽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荫？纵下山之有怒，曷陟岵之无情？想《采芣苢》之歌，且闻乐有其子；念《葛藟》之义，岂不忍庇于根？难抑其辞，请敦不匮。

得辛氏夫遇盗而死，遂求杀盗者而为之妻；或责其失贞行之节，不伏

亲以恩成，有仇宁舍？嫁则义绝，虽报奚为？辛氏姑务雪冤，靡思违礼。励释憾之志，将殄（ ）〔萑〕蒲；蓄许嫁之心，则乖松竹。况居丧未卒，改适无文。苟失节于未亡，虽复仇而何有？夫仇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诗》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无效尤于邾妇，庶继美于恭姜。

得乙与丁，俱应拔萃。乙则趋时以求名，丁则勤学以待命。互有相非，未知孰是

立己徇名，则由进取；修身俟命，宁在躁求？智乎虽不失时，仁者岂宜弃本？属科悬拔萃，才选出群。勤苦修辞，乙不能也；吹嘘附势，丁亦耻之。躁静既殊，性习遂远。各从所好，尔由径而方行；难强不能，吾舍道而奚适？观得失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门，诚应在命。所宜励志，焉用趋时？若弃以菲葑，失则自求诸己；悦中其正鹄，得亦不愧于人。无尚苟求，盍嘉自致？

**得丁冒名事发，法司准法科罪。
节度使奏丁在官有美政，请免罪真授，
以劝能者。法司以乱法，不许**

宥则利淫，诛则伤善。失人犹可，坏法实难。丁僭滥为心，佞倖从事。始假名而作伪。咎则自贻；终励节而为官，政将可取。节使以功惟补过，请欲劝能；宪司以仁不惠奸，议难乱纪。制宜经久，理贵从长。见小善而必求，材虽苟得；逾大防而不禁，弊将若何？济时不在于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盍惩行诈，勿许拜真。

**得乙上封，请永不用赦。大理云：
废赦何以使人自新？乙云：数赦则奸生，恐弊转甚**

刑乃天威，赦惟王泽，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过利淫，幸门宜闭；大理以荡邪除旧，权道当行。皆推济国之诚，未达随时之义。何则，政包宽猛，法有弛张。习以生常，则起为奸之弊；废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请思砭石之言，兼咏《蓼萧》之什。数则不可，无之亦难。

**得景居丧，年老毁瘠，
或非其过礼；景云：哀情所钟**

孝乃行先，则当衔恤；子为亲后，安可危身？景丧则未终，老其将至。怀蓼莪之慕，诚合尽哀；迫桑榆之光，岂宜致毁？所以爱资肉食，唯服麻纈。况血气之既衰，老夫耄矣；纵哀情之罔极，吾子忍之。苟灭性而不胜，则伤生而非孝。因杀立节，庶毕三年之丧；顺变从宜，无及一朝之患。既亏念始，当愧或非。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
不斗而过，为友人责。辞云：衔君命**

居兄之仇，避为不悌；衔君之命，斗则非忠。将灭私而奉公，宜弃小而取大。辛时惟奉使，出乃遇仇。断手之痛不忘，诚难共国；饮冰之命未复，安可害公？节以忠全，情由礼抑；未失使臣之体，何速诤友之规？臾骈立言，尝闻之矣；子夏有问，而忘诸乎？是谓尽忠，于何致责？

**闻军帅选将，多用文儒〔之〕士。
兵部诘其无武艺。帅云：取其谋也**

忘身死节，诚重武夫；制敌伐谋，则先儒士。将筹策而可尚，奚骑射之足称？军帅明以知兵，精于选将。以为弯弧学剑，用无出于一夫；悦《礼》敦《诗》，道可弘于七德。功

宜保大，理贵从长。若王师之有征，以谋则可；苟戎略之无取，虽艺何为？况晋谋中军，选于义府；汉求上将，举在儒流。岂惟我武惟扬，诚亦斯文不坠。元戎举德，未爽能军；兵部执言，恐为辱国。

得甲至华岳庙，不祷而过。或非其违众。甲云：祷，非礼也

岳则配天，自修常事；神虽福善，安可苟求？宜率道以去邪，岂从众而失正？甲志惟守义，言乃合经。以为视以三公，实天子之所飨；降其百福，宁匹夫之可禳？如修藻之诚，是用秕稗之礼。况人之僭滥，徒欲乞灵；而神实聪明，岂歆淫祀？非鬼是为（谄）〔谄〕也，黜神无乃吐之。旅于泰山，古犹致诮；祷于华岳，今岂不非？谅正直之难诬，虽馨香而勿用。将劝来者，所宜救欤！

得乙隐居，征辟不起。

子孙请以所辟官用荫，所司不许

修身独善，宠则可惊；制爵尊贤，命其难废。形虽遗于轩冕，荫宜及于子孙。乙贞以自居，辟而不起。鹤书莫顾，虽忘恤后之心；爵命已行，宁阙赏延之典？若使死无用荫，生不及荣。何成旌善之风？且是废君之命。场苗不食，诚自绝于絜维；葛藟有阴，义难亏于燕翼。请优后嗣，以奖外臣。

得江南诸州送庸调，四月至上都。

户部科其违限。诉云：冬月运路水浅，故不及春至

赋纳过时，必先问罪；淹恤有故，亦可征辞。月既及于正阳，事宜归于宰旅。展如泽国，盖纳地征。岁有入贡之程，敢忘慎守？川无负舟之力，宁免稽迟？苟利涉之惟艰，虽愆期而必宥。地官致诘，〔虚〕月其忧；江郡执言，后时可愍。然恐事非靡盬，辞或凭虚。请验所届公文，而后可遵令典。

得景为县令，教人煮木为酪。

州司责其烦扰。辞云：以备凶年

事不举中，有灾宁救？政或扰下，虽惠何为？景念在济时，动非率法。且烦人而不恤，是昧烹鲜；何歉岁以为虞，将勤煮酪。信作劳于无用，岂为教之有方？必也志切救灾，道敦行古。《周官》荒政，自可择其善者；新室弊法，焉用尤而效之？宜听责言，勿迷知过。

得丁为郡守，行县，
见昆弟相讼者，乃闭阁思过。
或告其矫。辞云：欲使以田相让也

化本自家，政先为郡。礼宁下庶，宜宽不悌之刑；训在知非，是得长人之道。况天伦不睦，地讼攸兴。利方竞于膏腴，恩难亏于骨肉。教宜引古，过贵自新。虽闻争以阇墙，有伤鲁、卫之政；庶使愧而让畔，将同虞、芮之风。苟无讼之可期，则相容而何远？推田以让，尔诚谢于孟光；闭阁而思，吾何惭于延寿？宜嘉静理，勿谓矫诬。

得甲献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扎。
有司诘之。辞云：液角者不得牛戴牛角

贯革乖方，则宜致诘；相角失理，亦可征辞。甲奠体以成，执簫而献。中规不挠。六材虽则合三；舍拔有愆，七扎不能穿一。宜恐伤人之甲，不曰坚乎？而非戴牛之弓，无自入也。液信亏于巧者，射遂爽于臧兮。周典足征，彼自乖于三色；楚君明试，此无愧于二臣。咎且有归，责之非当。

得乙有同门生丧亲，将往吊之。
其父怒而撻之，使遗縗而已。
或诘其故。云：交道之难

子道贵恭，当从理命；交游重义，盖恤哀情。孝不在于诡随，仁岂忘于惻隐？乙父训乖爱子，道昧择交。况求益之初，无友不如己者；及居丧之际，凡人犹合救之。既罔念于一哀，是不遵于久要。苟知生而不吊，虽赠死以何为？旧馆遇丧，宣父尚宜出涕；同门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纵申遗帛之诚，岂补赠刍之义？肆一撻之怒，父兮既爽义方；杜三谏之辞，子也亦亏孝道。宜哉或诘，允矣知言。

得转运使以汴河水浅，运（水）
〔船〕不通，请筑塞两（河）〔岸〕斗门。
节度使以当军营田，悉在河次；若斗门筑塞，无以供军

川以利涉，竭则壅税；水能润下，塞亦伤农。将舍短以从长，宜去彼而取此。汴河决能降雨，流可通财。引漕运之千艘，实资积水；生稻粱于一溉，亦藉馀波。利既相妨，用难兼济。节度使以军储务足，思开窞而有年；转运司以邦赋贵通，恐负舟而无力。辞虽执竞，理可明征。壅四国之征，其伤多矣；专一方之利，所获几何？赡军虽望于秋成，济国难亏于日用。利害斯见，与夺可知。

得景为宰，秋雩，刺史责其非时。

辞云：旱甚，若不雩，恐为灾

居常授时，政则行古；恤人救弊，道在从宜。旱将害于粢盛，雩难拘于秋夏。景象雷是职，不雨其忧。苟旱魃之愆时，虐既太甚；虽蓐收之戒序，雩亦何伤？冀有闻于鹳鸣，庶无虑于狼顾。馨香以感，夕且望于月离；稼穡其伤，时难遵于龙见。虽事乖鲁史，而义合随时。制锦执言，是亦为政，褰帷致诘，未可与权。

得丁为郡，岁凶、奏请赈给百姓。

制未下，散之。本使科其专命。丁云：恐人困

临邦匡乏，情本由衷；为国救灾，美终归上。丁分条出守，求瘼居心。岁不顺成，人既忧于二鬴；公有滞积，户将汽于一钟。是输济众之诚，允叶分忧之政。然以事虽上请，恩未下流。稍违主守之文，遽见职司之举。使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欤？郡以苟利国家，专之可也。恤贫振廩，邓攸虽见免官；矫制发仓，汲黯不闻获罪。请宥自专之过，用旌共理之心。

得戊兄为辛所杀，戊遇辛，不杀之。

或责其不悌。辞云：辛以义杀兄，不敢返杀

舍则崇仇，报为伤义。当断友于之爱，以遵王者之章。戊居兄之仇，应执兵而不返；辛杀人以义，将剗刃而攸难。虽鲁策垂文，不可莫之报也；而《周官》执禁，安得苟而行之？将令怨是用希，实在犯而不校。揆子产之诚，损怨为忠；征舆骈之言，益仇非智。难从不悌之责，请听有孚之辞。

得甲为将，以箠醪投河，命众饮之。

或非其矫节。甲云：推诚而已，何必在醉

将主军情，酒存人欲。推诚之义，必在于均；饱德之文，不专于醉。甲寄分外阃，令出中权。九酝投河，义由独断；一瓢饮水，惠在同沾。倪师人之多寒，恩逾挟纊；如战士之载渴，功倍望梅。分少以表无颇，和众宁宜及乱？岂资满腹，所贵归心。少卿绝甘，见称汉代；子反独醉，实败楚军。苟臧否之必由，何古今之有异？非其矫节，是不知言。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

乙不谢。或责之。乙云：不为己

在公而行，诚非为己；怀惠以谢，则涉徇私。彼既求仁而得仁，此宜以直而报直。乙惟获戾，丁乃解纷。以为非罪而拘，冶长见称于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宁谢于祁奚？论恩

则丘山不胜，在道而江湖可忘。况情非私谒，可以不愧于人；义在公行，实以无求于我。合嘉遗直，勿听责言。

得景妻有丧，景于妻侧奏乐，妻责之，不伏

丧则有哀，见必存敬；乐惟饰喜，举合从宜。夫妇所贵同心，吉凶固宜异道。景室方在疚，庭不彻悬。铿锵无倦于鼓钟，好合有伤于琴瑟。既愆夫义，是弃人丧。俨麻纛之在躬，是吾忧也；调丝竹以盈耳，于汝安乎？如宾之敬颇乖，若往之哀斯渎。遂使唱和不应，忧喜相干。道路见纛，犹闻必变；邻里有殯，亦为不歌。诚无恻隐之心，宜受庸奴之责。

得甲年七十馀，有一子， 子请不从政。所由云：人户减耗， 徭役繁多，不可执礼而废事

役且有辞，信非懋力。老而不养，岂谓爱亲？恋若阻于循陔，怨必兴于陟岵。顾惟甲子，及此丁年。户减事繁，政宜勤于昼夜；家贫亲老，养难阙于晨昏。在子道而可矜，虽王徭之宜免。事闻诸礼，情见乎辞。天子敦风，犹劝养其三老；庶人从政，亦何假于一夫？况当孝理之朝，难抑亲人之请。所由之执，愚谓不然。

得景于逆旅食噬腊，遇毒而死， 其党讼之。主人云：买之有处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盍知命于丧予，岂尤人于食我？景秋蓬方转，朝薤欲晞。旅次爰来，将受飧而已；生涯溘尽，当终食之间。且非祭地之疑，自是逢天之戚。永言其党，不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噬腊之毒；买而有处，请无置堇之嫌。诚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思恕物，无妄罪人。

得诏赐百寮资物， 甲独以物委地而不拜。有司刻 其不敬。云：本脏物，故不敢拜

赐表主恩，拜明臣礼。苟临事而不敬，虽有辞而勿听。甲列在朝行，颁其资物。宜荷天而受赐，何委地而如遗？曾是奸赃，诚可恶于清德；今为宠锡，谅难拒于鸿私。既为善而近名，亦失恭而远礼。必也志疾贪冒，节励贞廉，自当辞让有仪，岂得弃捐不拜？况人不易物，钟离委珠而徒为；心苟无瑕，伯夷饮泉而何爽？宜许有孚之刻，用惩不恪之辜。

**得乙为大夫，请致仕。
有司诘其未七十。乙称羸病不任事**

时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所加，固难陈力。乙位参食采，志在悬车。揆以纪年，桑榆之光未暮；验其羸病，蒲柳之质先零。既称量力而行，所谓奉身以退。虽发未种种，告老无乃速欤？而心既谆谆，致政固其宜矣。请高知止，无强不能。

**得景为县官判事，案成后，
自觉有失，请举牒追改。刺史不许，
欲科罪。景云：令式有文**

政尚从宽，过宜在宥。苟昨非之自悟，则夕改而可嘉。景乃案察，参诸簿领。当推案务剧，讎免毫厘之差？属褻帷政苛，不容笔削之改。误而不隐，悔亦可追。县无罔上之奸，州有刻下之虐。先迷后觉，判事虽不三思；苟有必知，牒举明无二过。揆人情而可恕，征国令而有文。将欲痛绳，恐非直笔。

**得甲替乙为将，甲欲到，
乙严兵守备，不出迎，发制书，勘合符，
以法从事。御史纠其无宾主之礼。科罪，不伏**

师律贵贞，兵符示信。苟未会合，敢忘戒严？乙奉中权，甲承后命。推轮相代，言赴及瓜之期；衷甲自防，犹軫前茅之虑。且信惟守器，权在隐情。符节既未合同，军卫如何彻警？所宜虑远，安可循私？阙于将迎，虽乖主礼；究其守备，是叶军谋。无责建牙，恐非直指。

**得乡老不输本户租税。
所司诘之，辞云：年八十馀，
岁有颁赐；请预折输纳。所由以无例，不许**

丹制既登，诚宜加惠；岁赋不入，何以奉公？苟布常而是违，虽移用而不可。乡老年参耆耄，名系版图。天赐未颁，且有躁求之请；地征合纳，非无苟免之心。曾是徇私，固难违例。况时逢恤老，节合勤王。尚齿肆筵，我岁敦于善养；食毛入赋，尔奚忘于乐输？受赐任待于时颁，量入难亏于岁杪。不从妄请，诚谓职司。

**得乙女将嫁于丁，既纳币，
而乙悔。丁诉之，乙云：未立婚书**

女也有行，义不可废；父兮无信，讼所由生。虽必告而是遵，岂约言之可爽？乙将求

佳婿，曾不良图。入币之仪，既从五两；御轮之礼，未及三周。遂违在耳之言，欲阻齐眉之请。况卜凤以求士，且靡咎言；何奠雁而从人，有乖宿诺。婚书未立，徒引以为辞；娉财已交，亦悔而无及。请从玉润之诉，无过桃夭之时。

得景请与丁卜。丁云：死生付天， 不付君也，遂不卜。或非之

圣人建《易》，虽用稽疑；君子乐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罔僭，何中否之足询？丁执心不回，出言有中。尔考前知之兆，诚足决疑；吾从昆命之文，必先蔽志。以为祸福由己，休咎则系于慎行；生死付天，修短乃存乎阴鹭。当脱身于木雁，宁问命于蓍龟？言既中伦，理亦穷性。况詹尹释策，有问焉知？斗廉立言，不疑何卜？不从握粟，是谓忘筮。

得耆老称甲多智，县司举以理人。 或云：多智，贼也。未知合用否

道虽弃智，政且使能。苟养之以恬，则用之不惑。甲称予智，县举尔知。将老者之审才，得贤斯美；何或人之懵理，为贼是虞？诚蔽荡之无闻，庶利人之可取。然以智殊小大，用有否臧。识若限于挈瓶，或当害物；道能弘于乐水，何爽理人？请审两端，方从一见。

得乙为边将，虏至，若涉无人之地。 监军责其无勇略。辞云：内无糗粮，外无掎角

封疆贵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圉，则速即尔刑。乙登以将坛，镇于边垒。诚可戒严走集，罔有敌于我师；何乃后纳寇戎，若无人于吾地。是昧安边之略，信贻失律之凶。拳勇蔑闻，罪戾谁执？如或寇强师老，食绝城孤。期尽敌而还，且勤于坚守；苟知难而退，犹愈于覆亡。宜矜掎角之辞，难议建牙之罪。

得景进柑子，过期坏损。所由科之， 称于浙江阳子江口，各阻风五日

进献失期，罪难逃责；稽留有说，理可原情。景乃行人，奉兹锡贡。荐及时之果，诚宜无失其程；阻连日之风，安得不愆于素？览所由之诘，听使者之辞。既异遑宁，难科淹恤。限沧波于于役，匪我愆期；败朱实于厥苞，非予有咎。舍之可也，谁曰不然？

得丁丧所知，于野张帷而哭。邻人诘云：夫子恶野哭者

死丧有别，哭泣从宜。情或异于亲疏，礼则殊于内外。丁义勤交道，动循容止。未忘半面，尝同倾盖之欢；永念重泉，遂展张帷之哭。虽声非有恻，而分止所知。未乖夫子之言，何致邻人之诘？如或肆号咷于路左，物或恶之；今则具威仪于野中，礼无违者。允符

前志，奚恤斯言？

得甲妻子姑前叱狗，甲怒 而出之。诉称非七出。甲云：不敬

细行有亏，信乖妇顺；小过不忍，岂谓夫和？甲孝务恪恭，义轻好合。馈豚明顺，未闻爽于听从；叱狗愆仪，盖勿庸于疾怨？虽怡声而是昧，我则有尤；若失口而不容，人谁无过？虽敬君长之母，宜还王吉之妻。

得乙为军〔帅〕，昧夜进军， 诸将不发，欲罪之。辞云：不见月章

表旗示信，戎政贵明。在九章而或乖，虽三令而惟反。乙是称戎帅，未达军容。奉明罚之辞，无闻月捷；用潜师之计，方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况将经武，必在昭文。夜号未申，有虞固宜不进；月章莫举，毁榱自可当辜。诉非失辞，责乃当罪。

得景嫁殇，邻人告违禁。景不伏

生而异族，死岂同归。且非合祔之仪，爰抵嫁殇之禁。景夭婚是恤，窀穸斯乖。以处子之彝华，迁他人之蒿里。曾靡卜于鸣凤，各异室家；胡为相以青乌，欲同宅兆。徒念幼年无偶，岂宜大夜有行。况生死宁殊，男女贵别。纵近倾筐之岁，且未从人；虽有游岱之魂，焉能事鬼？既违国禁，是乱人伦，谋征媒氏之文，无抑邻人之告。

得丁陈计，请轻过移诸甲兵。 省司以败法不许。丁云：宥罪 济时，行古之道，何故不可

军兴事亟，则务益兵；时泰教成，固难败法。丁志崇陈计，识昧相时。当兵戢之朝，巨资凶器；在刑行之日，宁利幸人？是废国章，欲崇军实。祸关黷武，弊起惠奸。宥罪未若慎刑，济军不如经国。况王霸道异，古今代变。小哉管氏之器，曾是行权；智矣省司之言，孰非经久。得失斯在，用舍可知。

得甲在狱病久，请将妻入侍。 法曹不许。诉称：三品已上散官

狱虽慎守，病则哀矜。苟或无瘳，如何罔诏？甲罪抵刑宪，身从幽繫。忧能成疾，膏肓之上未痊；危则思亲，縲紲之中有请。势穷摇尾，念切齐眉。卧或十旬，既軫弥留之惧；官惟三品，宜从侍执之辞，敢请法曹，式遵令典。

得乙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
问之皆信。或谓之妖，不伏

上稟天性，旁通物情。是谓生知，孰云行怪？况形虽异类，心则同归。四鸟分飞，听音既称有信；三牺皆用，闻鸣岂可为妖？且叶前言，殊非左道。尔惟不讲，我则有辞。揆以《周官》，业将同于夷隶；详夫鲁史，责不及于葛卢。兽语可征，人言奚恤？

得丁母、乙妻，俱为命妇，
每朝参，丁母云：母尊妇卑，请在妇上。
乙妻云：夫官高，不合在下。未知孰是

肃恭成德，卑则敬尊；著定辩仪，贱无加贵。眷彼母妻之品，视其夫子之官。敬将展于君前，礼且殊于门内。闺闼垂训，长幼虽合有伦；朝廷正名，等列岂宜无别？妇道虽云守顺，国章未可易班。母则失言，妻唯得礼。且子兮位下，尚欲宗予；而夫也官崇，如何卑我？请依序守，无使名愆。

得景请预驸马。所司纠云：景，庶子也，
且违格令，欲科家长罪。不伏

冒婚微幸，既抵官刑；罔上失忠，亦亏臣节。在幼贱而不禁，岂尊长之无辜？属下嫁王姬，旁求都尉。选吹箫之匹，虽则未获真人；预傅粉之郎，岂可滥收庶子？况姻连天族，荣冠人伦。嗣既异于承祧，礼难当于厘降。掩藏庶孽，唯虑其不谐；贪冒宠荣，讵思于有罪？岂非或益而损，曾是欲盖而彰。国章宁舍于面欺，家长宜从于首坐。

得甲夜行，所由执之。辞云：
有公事，欲早趋朝。所由以犯禁，不听

趋朝有时，则当蚤作；防奸以法，宁纵晨行。虽夙夜之自公，岂警巡之可犯？甲陈力是念，相时斯昧。方鸣三鼓，知行夜之犹严；未辟九门，信将朝而尚早。趋进合遵于辩色，夙兴宜伺其启明。既爽时然后行，是必动而有悔。非巫马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坐而假寐？宜遵街禁，用表司存。

得郡举乙清高。廉使以为通介无常，
罪举不当。郡称往通今介；时人无常，乙有常也

退藏守道，自合销声；待用济时，则难背俗。乙行藏未达，通介不常。若德至而无称，固当灭迹；既名彰而见举，诚合随时。徒立身以清高，且于物而凝滞。无固无必，盍守宣尼之言；独清独醒，信贻渔父之诮。兼济岂资于绝俗，全真未爽于同尘。宜从不当之科，俾

慎无常之举。

得景于私家陈钟磬。邻人告其僭。云：无故不彻悬

器不假人，易而生乱；乐惟节事，过则有刑。礼既异于古今，法且禁其钟磬。景苟求饰喜，罔念速尤。窃筍簋以陈，乐由奢失；僭金石而奏，罪以声闻。雅当犯贵之辜，难许彻悬之诉。然恐赐同魏绛，僭异于奚。且彰北阙之恩，何爽南邻之击。是殊国禁，无告家藏。

得丁氏有邑号，犯罪当赎，请同封爵之例。所司不许。辞云：邑号不因夫子而致

邑号旌贤，国章议贵。如或不能自庇。则将焉用其封？丁氏恩降闺门，罪罹邦宪。宠非他致，既因表以勋贤；咎虽自贻，亦可免于刑戮。若不从其宽典，则何贵于虚封？汉恤缙綦，犹闻赎父；齐分石窌，岂不庇身？宜听辑矣之辞，难夺赎兮之请。

得景与乙同贾，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贪。辞云：知我贫也

仁无贪货，义有通财。在洁身而虽乖，于知己而则可。景乙奇赢同业，气类相求。竞以锥刀，始闻小人喻利；推其货贿，终见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贫富必类，自当兴让立廉；今则有无相悬，固合损多益寡。是为徇义，岂曰竭忠？受粟益亲，孔氏用敦吾道；分财损己，叔牙尝谓我贫。无畏人言，俾彰交态。

得景夜越关，为吏所执。辞云：有追捕

设以关防，辨其出入。既慎守而无怠，岂伪游而能过？景勤恪居怀，夙夜奔命。以谓寇攘事切，宜早图之；罔思呵察戒严，不可逾也。萑蒲乃司败小事，襟带实国家大防。仰老氏之文，虽知善闭；稽周公之制，尚曰不征。责已具于有司，理难辞于靡盬。盍从致诘，无信饰非。

得乙以庶男冒婚丁女，事发离之。丁理馈贺衣物，请以所下聘财折之。不伏

婚以匹成，嫡庶宜别；讼由情察，曲直可知。将令人有所惩，必在弊之不及。相时庶孽，冒乃婚姻。情以矫诬，始闻好合；事斯彰露，旋见仳离。既生非偶之嫌，遂起纳征之讼。辞多执竞，理有适归。乙则隐欺，在法而聘财宜没；丁非罔冒，原情而馈礼可追。是非足明，取与斯在。

卷五十

判 五十首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过制， 请据品秩为限约。或责其越职论事。不伏

品秩异伦，臧获有数。苟逾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恶夫过制。爰陈诚于白奏，俾知禁于素封。将使豪富之徒，资虽积于巨万；僮仆之限，数无逾于指千。抑淫义叶于随时，革弊道符于汉日。责其论事，无乃失辞？若守职以越思，则为出位；将尽忠于陈计，难伏嘉言。楚既失之，郑有辞矣！

得甲为邠州刺史，正月令人修耒耜。 廉使责其失农候。诉云：土地寒

教有权节，业无易宜。地苟异于寒温，农则殊于早晚。甲分忧率职，从俗勉人。天时有常，农宜先定；地气不类，寒则晚成。虽愆揉木之时，未建把草之候。正惟廉使，何味遗风？纵稼器之已修，先成焉用？苟土膏之不起，欲速何为？诚宜嘉乃辨方，岂可诘其行古？循诸《周礼》，修耒虽在于季冬；训此幽人，于耜未乖于正月。责则迂也，诉之宜哉！

得乙掌宿息井树，宾至不诛相翔者， 御史纠之。辞云：罪在守涂之人

奸或不诛，吏将焉用？苟欲科其官失，必先辨以司存。乙慎守无闻，庀徒有怠。嘉宾戾止，诚宜虑以相翔；暴客聿来，固合擒而勿佚。既隳官禁，是纵公行。且戒事之前，不申严于聚攘；慢官之后，欲移过于守涂。诚乖率属之方，宜甘责帅之罚。然以官虽联事，等列或殊；罪不同科，重轻宜别。比夫所属，请以异论。

得景为私客，擅入馆驿，欲科罪。辞云：虽入未供

传舍是崇，使车攸处。将供行李，必辨公私。何彼客游，欲从公食。岂无逆旅，宜受馈于盘飧；既匪使臣，何苟求于馆谷？信饕餮而是后，宁僭滥之可容？同周官之庐，入宜衔命；非郑氏之驿，置岂延宾？法既自干，咎将谁任？然则不应入而妄入，刑固难逃；而

已供与未供，罪宜有别。请从减降，庶叶科条。

**得洛水暴涨，吹破中桥，往来不通，
人诉其弊。河南府云：雨水犹涨，未可修桥，
纵苟施功，水来还破。请待水定。人又有辞**

大水为灾，中桥其坏。车徒未济，诚有阻于往来；修造从宜，亦相时之可否。顾兹浩浩，阻彼憧憧。人诉川梁不通，壅而为弊；府虑水沴荐至，毁必重劳。苟后患之不图，则前功之尽弃。将思济众，固合俟时。征后塞之文，虽必葺于一日；防怀襄之害，未可应乎七星。无取人辞，请依府见。

**得景为将，敌人遗之药，
景受而饮之。或责失人臣之节。不伏**

军尚隐情，臣宜守道。况握中权之要，当绝外交之嫌。景（命受）〔受命〕建牙，遇敌饮药。直虽可举，忠则不知。且事君在公，训旅贵信。失人臣之节，尔岂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将安仰？况兵惟尚诈，人不易知。同馈醪而无他，推诚犹可；苟（毒流）〔流毒〕而不察，虽悔宁追？无谋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贰过。勿疑以饮，徒徇陆抗之名；未达而尝，且坠宣尼之训。是违师律，难偿邻言。

**得丁将在别屯，士卒有犯，每专杀戮。
御史举劾，诉称曾受檠戟之赐**

将非处右，莫敢示威；军或别屯，则宜专命。丁位虽佐理，分以戎行。执专征之权，锡弓于周典；操司杀之柄，受檠于汉仪。既有令而必行，信无瑕而可戮。实握兵之能政，奚执简之举违？如或禀命于连营，畏予不敢；今则分部而赐戟，无我有违。宜崇魏绛之威，勿议秦彭之罪。

**得甲告老，请立长为嗣。长辞云：
不能，请让其弟。或诘之。云：弟好仁**

让贤虽仁，废长非顺。徒闻建善则理，其如乱嗣不祥。甲告老于朝，立子为后。虽急难自举，必有可观者焉；而长幼以伦，无所苟而已矣。况欲正其爵位，岂宜越以雁行？于弟克恭厥兄，徒见好仁之请；知子莫若于父，盍从立长之言？无忌虽欲传家，季札终当弃室。谅可致诘，罔听不能。

得乙出妻，妻诉云：无失妇道。 乙云：父母不悦则出，何必有过

孝养父母，有命必从；礼事舅姑，不悦则出。乙亲存为子，年壮有妻。兆启和鸣，授室之仪虽备；德非柔淑，宜家之道则乖。若无爽于听从，曷见尤于谴怒？信伤婉婉，理合仳离。且闻莫慰母心，则宜去矣；何必有亏妇道，然后弃之？未息游词，请稽往事。姜诗出妇，盖为小瑕；鲍永去妻，亦非大过。明征斯在，薄诉何为？

得景有姊之丧，合除而不除。 或非之。称吾寡兄弟，不忍除也

丧虽宁戚，礼且节哀。俾不足与有馀，必跂及而俯就。景爱深血属，礼过时制。兴鲜兄之叹，情既钟于孔怀；及居姊之丧，服将除而不忍。虽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仪贵适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顺变，多奚以为？苟在礼而或逾，过犹不及。请遵仲尼之训，无执季路之辞。

得丁陷贼庭，守道不仕。 贼帅逼之，辞云：尧舜在上，下有巢许。 遂免。所司欲旌其节，大理执不许

臣节贵忠，国经懋赏。宜遵善道，难废彝章。丁陷在贼庭，强其禄仕。敦在三之义，因时难而名闻；守无二之忠，经岁寒而节见。逼夷、齐以周粟，引巢、许于唐臣。身以道存，情非利动。所当厚奖，何乃深疑？且人无不臣之心，所谓顺也；邦有惟重之典，其可废乎？从乱则必论辜，守道岂无旌善？野哉大理，信乃执迷。展矣所司，诚为劝沮。

得景为大夫，有丧。丁为士，而特吊。或责之，不伏

官有常尊，礼无不敬。位若殊于等列，吊则异其节文。景为大夫，丁乃元士。居丧而哭，合遵朝夕之期；特吊以行，奚越尊卑之序？既乖前典，乃速斯言。且礼贵明征，位宜慎守。俟非其事，信干食菜之荣；仪失其宜，徒展赠刍之意。是曰无上，将何以观？

得吏部选人入试，请继烛 以尽精思。有司许之。及考其书判， 善恶与不继烛同。有司欲不许。未知可否

旁求俊造，迨将筮仕；历试文辞，俾从卜夜。苟狂简而无取，宜确执而勿听。萃彼群才，登于会府。惟贤是急，虑失宝于握珠；有命则从，许借光于秉烛。及乎考核，罕有菁英。属辞既谢于拣金，待问徒烦于继火。将期百炼之后，思苦弥精；何意一场之中，心劳

愈拙。曷如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从所请。

得乙贵达，有故人至，
坐于堂下，进以仆妾之食。或诮之。
乙曰：恐以小利而忘大名，故辱而激之也

贵贱苟合，曾是泛交；穷达相致，乃为执友。乙既登贵仕，爰有故人。以为念旧追欢，知己之心未至；行权励节，成人之美则多。不登夫子之堂，乃进仆人之食。苟推诚而相激，虽屈辱以何伤？安实败名，重耳竟惭于子犯；感而成事，张仪终谢于苏君。是勉后图，且符往行。如或识才半面，契未同心。虽发愤以达人，必取怨于谤己。以斯致诮，亦谓合宜。

得景领县，府无蓄，廩无储。
管郡诘其慢职。景云：王者富人藏于下故也

赋敛异名，君臣殊政。藏诸百姓，在王者而则然；虚我千仓，于职司而不可。景匿兹国用，丰彼家财。人不诛求，诚为宽政；府无储蓄，宁匪慢官？况今征税有常，公私兼济。苟能取之以道，则下自乐输；何必藏之于人，使上将乏用？既爽奉公之节，宜甘掠美之科。罔纵县辞，请依郡诘。

得丁食于丧者之侧而饱。或责之。
辞云：主人食我以礼，故饱

饮食以陈，庶无求饱；〔斋〕〔齐〕衰可恤，仁岂忘情？丁靡念人丧，〔始〕〔姑〕求主礼。遇加笱之膳，诚可疗饥；对泣血之哀，亦宜忘味。既念吉蠲之饬，是忘恻隐之心。况春于其邻，相犹违礼；而食于其侧，饱亦非仁。徒嘉施氏之仪，且昧宣尼之教。勿思变色，当顾戚容。

得甲为狱吏，囚走限内，他人获之，甲请免罪

圜土不严，罪人其遁。亡而由己，诚曰慢官；获则因人，其何补过？相维彼甲，所谓攸司。不念恪居，傲于美里；旋闻失守，逸乃楚囚。虽非故纵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徒称勿佚，未可塞违。得于他人，自是疏网无漏；失其所职，岂可出匣不科？无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于罚。

得乙川游，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示众知防，必修水禁；救人鲜死，无纵川游。乙行险不思，凭河无悔。慕吕梁之术，习于浮水；违《周官》之令，忘彼危身。将不吊而是虞，虽有故而宜禁。忘子产喻政，尔则狎而玩之；引仲尼格言，吾恐蹈而死者。既殊利涉，当戒善游。未可加刑，且宜知惧。

得景为将，每军休止，不缮营部。

监军使劾其无备。辞云：有警军阵必成，何必劳苦

将苟有谋，劳而后逸；师不用律，臧亦为凶。况未靖方隅，尚勤征伐。即戎推毂，既崇四七之名；临敌屯营，何乖什伍之列？是使人慢，孰谓戎昭？薄威虽欲恤劳，彻警恐为懈怠。且有严有翼，犹夺先人之心；不备不虞，宁救长蛇之尾。必也权能制胜，谋必出奇；亦待临事有成，然后斯言可信。监军之劾，举未失中；彼景之辞，试可乃已。

得丁乘车，有醉吐车茵者，丁不科，而吏请罪之，丁不许

克宽克仁，所谓易事；不知不愠，是曰难能。况乎醉起瓮间，呕盈车上。小人沉湎，自贻诮于彼昏；君子含弘，乃忘情于斯怒。宥过所宜无大，知非庶使有惭。未乖观过之仁，雅叶谛思之义。且恕当及物，察贵用情。绝纓继淫。醉而犹舍；吐茵及乱，误岂不容？无从下吏之规，庶叶前贤之美。

得甲牛角觝乙马死，〔乙〕请偿马价。

甲云：在放牧处相觝，请陪半价。乙不伏

马牛于牧，蹄角难防。苟死伤之可征，在故误而宜别。况日中出入，郊外寝讹。既谷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尔牛孔阜，奋骀角而莫当；我马用伤，踠骏足而致毙。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在皂栈以来思，罚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轻。将息讼端，请征律典。当陪半价，勿听过求。

得景娶妻三年，无子，舅姑将出之。诉云：归无所从

承家不嗣，礼许仳离；去室无归，义难弃背。景将崇继代，是用娶妻。百两有行，既后飞凤之兆；三年无子，遂操《别鹄》之音。将去舅姑，终鲜亲族。虽配无生育，诚合比于断弦；而归靡适从，庶可同于束蕴。固难效于牧子，宜自哀于邓攸。无抑有辞，请从不去。

得丁丧亲，卖宅以奉葬。或责其无庙。云：贫无以为礼

慎终之道。必信必诚；死葬之仪，有丰有省。谅欲厚于卜宅，亦难轻于虑居。丁昊天降凶，远日叶吉。思葬具之丰备，欲附九原；顾家徒之屡空，将鬻三亩。爱虽深于送死，义且涉于伤生。念颜氏之贫，岂宜厚葬？览子游之问，固合称家。礼所贵于从宜，孝不在于益侈。盍伸破产之禁，以避无庙之嫌。

得甲之周亲执工伎之业，
吏曹以甲不合仕。甲云：今见修改。
吏曹又云：虽改，仍限三年后听仕。未知合否

业有四人，职无二事。如或居肆，则不及仕门。甲爰有周亲，是称工者。方耻役以事上，且思禄在其中。有慕九流，虽欲自迁其业；未经三载，安可同升诸公？难违甲令之文，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群。岂唯限以常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议，谁曰不然？

得乙请用父荫。所司以赠官降正官荫
一等。乙云：父死王事，合与正官同

官分正赠，荫别品阶。如酬死继之勋，则厚赏延之宠。追思乙父，励乃臣节，捐躯致命，尚克底定尔功；继代功能，岂忘勤恤我后？椒聊既称有实，桃李未可无荫。忠且忘身，优宜及嗣。如或病捐馆舍，赠官当合降阶；今则死卫国家，叙荫所宜同正。庶旌义烈，用叶条章。

得景为录事参军，刺史
有违法事，景封状奏闻。或责其
失事长之道。景云：不敢不忠于国

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举正，卑可纠尊。景名署外台，身由中立。直而自守，郡邮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将之邪无隐。且六条枉挠，百事滋昏。苟不提纲，是为漏网。虽举违犯上，亏敬长之小心；而陈奏尽忠，得事君之大节。既非下讪，难抑上闻。

得丁私发制书，法司断依漏
泄坐。丁诉云：非密事，请当本罪

君命是专，刑其无小；王言非密，罪则从轻。丁乃攸司，属当行下。不慎厥德，擅发如纶之言；自灾于身，难求疏网之漏。然则法通加减，罪有重轻。必也志在私行，唯当专达之责；如或事关枢密，则科漏泄之辜。请验迹于紫泥，方定刑于丹笔。

得甲为所由，稽缓制书。
法直断合徒一年。诉云：违未经十日

王命急宣，行无停晷；制书稽缓，罪有常刑。将欲正其科绳，必先揆以时日。甲懈位败度，慢令速尤。蓄怠弃之心，既亏臣节；蹇骏奔之命，自抵国章。然则审时勾稽，考程定罪。法直以役当期月，所由以违未浹辰。将计年以断徒，恐乖阅实；请据日而加等，庶

叶决平。是曰由文，俾乎息讼。

**得乙盗买印用。法直断以伪造论。
诉云：所由盗卖，因买用之，请减等**

贿以公行，印惟盗用。罪之大者，法可逃乎？伊人无良，同恶相济。所由既败官为墨，予取予求；彼乙乃窃器成奸，不畏不入。潜谋斯露，窃弄难容。犹执薄言，将求未减。用因于买，比自作而虽殊；情本于奸，与伪造而何异？以兹降等，诚恐利淫。

**得有圣水出，饮者日千数。
或谓伪言，不能愈疾，且恐争斗，
请禁塞之。百姓云：病者所资，请从人欲**

执禁之要，有乎去邪；为政之先，必也无讼。惑彼泉水，流于道周。饮瓢之人孔多，蔑闻病间；滥觞之源不足，必起争端。讼所由生，欲不可纵。上善未能利物，左道足以惑人。且稽以祥符，征之时事。地不藏宝，当今自出醴泉；天之爱人，从古未闻圣水。无听虚诞之说，请塞讹伪之源。

**得景有志行，隐而不仕，
为郡守所辟，称是巫家，不当选吏。
功曹按其诡诈。景不伏**

鸣鹤处阴，声闻于外；玄豹隐雾，乐在其中。此将适于退藏，彼何强之维縻？景业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举尔所知，将申蒲帛之聘；夫子以从吾所好，不顾弓旌之招。惧俗吏之徒劳，引巫家以自秽。冀其言逊获免，翻以行诈论辜。况商洛拂衣，汉且求之不得；（颖）〔颖〕川洗耳，尧亦存而勿论。天子尚不违情，功曹如何按罪？

**得丁为刺史，见冬涉者，
哀之，下车以济之。观察使责其
不顺时修桥，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津梁不修，何以为政？车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职是崇班，体非威重。轻汉臣之宠，失位于高车；徇郑相之名，济人于大水。志虽恤下，道昧叶中。与其熊轼涉川，小惠未遍；曷若虹桥通路，大道甚夷？启塞既阙于日修，揭厉徒哀其冬涉。事关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无政。

得甲告其子行盗，或谓其父子不相隐，甲云：大义灭亲

法许原亲，慈通隐恶。俾恩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忝齿人伦，忍伤天性。义方失教，

曾莫愧于父顽；攘窃成奸，尚不为其子隐。道既亏于庭训，礼遂阙于家肥。且情比乐羊，可谓不慈伤教；况罪非石厚，徒云大义灭亲。是不及情，所宜致诮。

得州府贡士，或市井 之子孙，为省司所诘。申称： 群萃之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惟贤是求，何贱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舍诸？惟彼郡贡，或称市籍。非我族类，则嫌杂以萧兰；举尔所知，安得弃其翹楚？诚其恶于裨败，谅难舍其茂异。拣金于砂砾，岂为类贱而不收？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但恐所举失德，不可以贱废人。况乎识度冠时，出自牛医之后；心计成务，擢于贾竖之中。在往事而足征，何常科而是限？州申有据，省诘非宜。

得乙充选人识官，选人代试。 法司断乙与代试者同罪。诉云：实不知情

官择贤良，选稽名实。苟作伪而心拙，必代斫而手伤。乙情非容奸，行乖周慎。将如吾面，遂充识以不疑；未见子心，果代试而有悔。既彰闻而貽戚，乃连坐以论辜。察情谅不同谋，结罪诚应异罚。法无攸赦，选者当准格论；人不易知，识官所宜情恕。削夺恐为过当，贬降庶叶决平。

得甲与乙爵位同，甲以齿长，请居乙上； 乙以皇宗，不伏在甲下。有司不能断

庠序辩仪，则先长长；朝廷列位，必尚亲亲。惟彼周行，是名同位。德非心竞，礼失肩随。甲以桑榆年高，何以卑我？乙以葛藟族贵，奚独后予？各兴争长之辞，遂昧常尊之位。然《礼经》尚齿，且王室贵亲。晋、郑同侪，信高卑之或等；滕、薛异姓，谅先后之可知。难遵少长之伦，宜守亲疏之序。

得选举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驰鹜，恐难责实

声虽非实，善岂无名？不可苟求，亦难尽弃。属时当仄席，任重抡材；思得士于声华，惧诱人于奔竞。若驰鹜而方取，虑非岁贡之贤；如寂寥而后求，恐失日彰之善。将期摭实，必在研精。但取舍不私，是开乎公道；则吹嘘无益，自闭其幸门。名勿论于有无，鉴自精于举措。

得太学博士教胄子 毀方瓦合。司业以非训导之本，不许

教惟驯致，道在曲成。将逊志以乐群，在毀方而和众。况化人由学，成性因师。虽和光以同尘，德终不杂；苟圆凿以方枘，物岂相容？道且尚于无隅，义莫先于不〔翊〕〔别〕。司业以训导贵别，或虑雷同；学官以容众由宽，何伤瓦合？教之未坠，盖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征，则戴氏之典在。将劝学者，所宜黉之。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邻人告其违法， 县断徒三年。妻诉云：非夫告，不伏

礼贵妻柔，则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丽刑。何彼无良，于斯有怒。三从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扑所加，辱于女子之手。作威信伤于妇道，不告未爽于夫和。招讼于邻，诚愧声闻于外；断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虽昧家肥，难从县见。

得乙居家理，廉使举请授官。 吏部以无出身，不许。使执云：行成于内，可移于官

调选正名，诚宜守序；敷求懋德，安可拘文？乙积行于中，暗影于外。廉使以道敦知己，欲致我于青云；天官以限在出身，将弃予于白屋。事虽异见，理可明征。抡琐琐之材，则循旧格；刈翘翘之楚，宁守常科？幸当仄席之求，无惑刻舟之执。况自家刑国，移孝入忠。既闻道不虚行，足见举非失德。所宜坚决，无至深疑。

得景定婚，讫未成而女家改嫁，不还财。 景诉之。女家云：无故三年不成

义敦好合，礼重亲迎。苟定婚而不成，虽改嫁而无罪。景谋将著代，礼及问名。二姓有行，已卜和鸣之兆；三年无故，竟愆嬿婉之期。桃李恐失于当年，榛栗遂移于他族。既闻改适，乃诉纳征。揆情而嘉礼自亏，在法而聘财不返。女兮不爽，未乖九十之仪；夫也无良，可谓二三其德。去礼逾远，责人斯难。

得丁为大夫，与管库士为友。或非之。云：非交利也

见贤不称，且亏事上之节；非义苟合，则涉黷下之嫌。丁贵乃立家，友其管库。不思进善，徒务降尊。若接而或非，自贻交利之责；佯知而不举，则速蔽贤之尤。既未核于是非，姑欲紊乎贵贱。况公叔荐士，家臣尚见同升；虽文子好能，管库不闻为友。信乖慎守，宜及或非。

得四军帅令禁兵于禁街中种田。

御史劾以无敕文。辞云：因循岁久，且有利于军

为国劝农，田畴有制；示人知禁，衢路攸先。瞻彼三农，艺斯五稼。且町疃是务，岂是贍军？虽辙迹不加，未为旷土。犂穀必资于平易，康庄难纵以荒芜。务有畔之农，秋成而利亦盖寡；侵如砥之道，岁久而弊则滋多。请论环卫之非，式表铁冠之劾。

得甲为郡守，部下渔色。

御史将责之。辞云：未授官已前纳采

诸侯不下，用戒淫风；君子好求，未乖婚义。甲既荣为郡，且念宜家。礼未及于结褵，责已加于执宪。求娶于本部之内，虽处嫌疑；订婚于授官之前，未为纵欲。况礼先纳采，足明嫵婉之求；聘则为妻，殊非强暴之政。宜听隼旻之诉，难科渔色之辜。

得乙为三品，见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称：品同

桑梓攸重，必在恪恭；官品斯同，则宜抗礼。乙班荣是践，威重可观。况衣锦还乡，已崇三品之秩；虽剖符临郡，应无再拜之仪。岂以州里版图，而紊邦家典制？如或商、周不故，敢不尽礼事君？今且晋、郑同侪，安得降阶卑我？既不愆素，何恤或非。

得景为兽人，冬不献狼。责之，诉云：秦地无狼

鲜或不给，既旷乃官；辞且无征，是重而罪。景兽人斯掌，禽献罔供。当路可求，曾不思于鼯尾；充庖为用，遂有阙于去肠。既愆冬献之期，难偿西邻之责。载详地产，重抵国章。荐必以时，吾能言于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谓其秦无。纵口给之不惭，在面欺而无舍。

得景负丁财物。丁不告官，

强取财物过本数。县司以数外赃论之。不伏

人纵于贪，动而生悔；物非其道，取则有赃。丁放利欲赢，景逋债未偿。怀不忍而强取，姑务丰财；逞无厌之过求，岂非黠货？情难容于强暴，法必禁以夺攘。以交易而求多，尚宜准盗；在倍称而过数，敦谓非赃，若以律论，当从县断。

得乙请袭爵，所司以乙除丧十年

而后申请，引格不许。乙云：有故。不伏

爵命未坠，嗣袭有期。在纪律而或愆，当职司而宜举。乙旧德将继，新命未加。所宜

纂彼前修，相承以一子；何乃废其后嗣，自弃于十年？岁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难必复。然以法通议事，理贵察情。如致身于宴安，则宜夺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须待毕辞，方期析理。

得丁为士，葬其父用大夫礼。 或责其僭。辞云：从死者

礼惟辨贵，孝不贬亲。是谓奉先，孰云僭上？丁庆加一命，忧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结茹荼之痛；吉从远日，方追食菜之荣。既贵贱之殊宜，亦父子之异道。同曾无易簣，正位于大夫；殊晏婴遣车，见非于君子。未爽慎终之义，允符从死之文。辞则有征，责之非当。

得甲将死，命其子以嬖妾为殉， 其子嫁之。或非其违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于恶

观行慰心，则禀父命；辨惑执礼，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没齿归乱。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爱妾为殉，死而有害于人。违则弃言，顺为陷恶。三年之道，虽奉先而无改；一言以失，难致亲于不义。诚宜嫁是，岂可顺非？况孝在慎终，有同魏颗理命；事殊改正，未伤庄子难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见因心之孝。

卷五十一

格诗歌行杂体 五十六首

后 序

前三年，元微之为予编次文集而叙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记〕〔讠〕长庆二年冬，号《白氏长庆集》。迺来复有格诗、律诗、碑、志、序、记、表、赞，以类相附，合为卷轴，又从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是时，大和二年秋，予春秋五十有七，目昏头白，衰也久矣。拙音狂句，亦已多矣。由兹而后，宜其绝笔；若余习未尽，时时一咏，亦不自知也。因附前集报微之，故复序于卷首云尔。

郡斋旬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从此后在苏州作

公门日两衙，公假月三旬。衙用决簿领，旬以会亲宾。公多及私少，劳逸常不均。况为剧郡长，安得闲宴频？下车已三月，开筵始今晨。初黔军厨突，一拂郡榻尘。既备献酬礼，亦具水陆珍。萍醅箬溪醕，水鲙松江鳞。侑食乐悬动，佐欢妓席陈。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歌节点随袂，舞香遗在茵。清奏凝未阕，酡颜〔和〕〔气〕已春。众宾勿遽起，郡寮且逡巡。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

题 西 亭

朝亦视簿书，暮亦视簿书。簿书视未竟，蟋蟀鸣座隅。始觉芳岁晚，复嗟尘务拘。西园景多暇，可以少踟躇。池鸟澹容与，桥柳高扶疏。烟蔓裊青薜，水花披白蕖。何人造兹亭？华敞绰有余。四檐轩鸟翅，复屋罗蜘蛛。直廊抵曲房，深且虚。修竹夹左右，清风来徐徐。此宜宴嘉宾，鼓瑟吹笙竽。荒淫即不可，废旷将何如？幸有酒与乐，及时欢且娱。忽其解郡印，他人来此居。

郡中西园

闲园多芳草，春夏香靡靡。深树足佳禽，旦暮鸣不已。院〔闲〕〔门〕闭松竹，庭径穿兰芷。爱彼池上桥，独来聊徙倚。鱼依藻长乐，鸥见人暂起。有时舟随风，尽日莲照水。谁

知郡府内，景物闲如此？始悟喧静缘，何尝系远迹？

北亭卧

树绿晚阴合，池凉朝气清。莲开有佳色，鹤唳非凡声。唯此闲寂境，惬我幽独情。病假十五日，十日卧兹亭。明朝吏呼起，还复视黎氓。

一叶落

烦暑郁未退，凉飙潜已起。寒温与盛衰，递相为表里。萧萧秋林下，一叶忽先委。勿言微摇落，摇落从此始。

崔湖州赠红石琴荐，焕如锦文，无以答之，以诗酬谢

颀锦支绿绮，韵同相感深。千年古涧石，八月秋堂琴。引出山水思，助成金玉音。人间无可比，比我与君心。

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

前年九日在余杭，呼宾命宴虚白堂。去年九日到东洛，今年九日来吴乡。两边蓬鬓一时白，三处菊花同色黄。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觉惜重阳。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薄绿稻穗香。姑苏台榭倚苍霭，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怜假日好天色，公门吏静风景凉。撈舟鞭马取宾客，扫楼拂（石）〔席〕排壶觞。胡琴铮摐指拨（利）〔刺〕，吴娃美丽眉眼长。笙歌一曲思凝绝，金钿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备灯烛，风头渐高加酒浆。觥盏滢翻菡萏叶，舞鬟摆落茱萸房。半酣凭槛起四顾，七堰八门六十坊。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人烟树色无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自问有何才与政？高厅大馆居中央。铜鱼今乃泽国节，刺史是古吴都王。郊无戎马郡无事，门有桀戟腰有章。盛时悦来合惭愧，壮岁忽去还感伤。从事醒归应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请君停杯听我语，此语真实非虚狂：五旬已过不为夭，七十为期盖是常。须知菊酒登高会，从此多无二十场。

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

我为江司马，君为荆判司。俱当愁悴日，始识虚舟师。师年三十余，白皙好容仪。专心在铅汞，余力工琴棋。静弹弦数声，闲饮酒一卮。因指尘土下，蜉蝣良可悲。不闻姑射上，千岁冰雪肌？不见辽城外，古今冢累累！嗟我天地间，有术人莫知。得可逃死籍，不唯走三尸。授我《参同契》，其辞妙且微。六一 扁鵲，子午守雄雌。我读随日悟，心中了无疑。黄牙与紫车，谓其坐致之。自负因自叹，人生号男儿。若不珮金印，即合翳玉芝。高谢人间世，深结山中期。泥坛方合矩，铸顶圆中规。炉橐一以动，瑞气红辉辉。斋心独叹拜，中夜偷一窥：二物正诤合，厥状何怪奇？绸缪夫妇体，狎猎鱼龙姿。简寂馆钟后，紫

霄峰晓时。心尘未净洁，火候遂参差。万寿觥刀圭，千功失毫厘。先生弹指起，姹女随烟飞，始知缘会间，阴 不可移。药灶今夕罢，诏书明日追。追我复追君，次第承恩私。官虽小大殊，同立白玉墀。我直紫微阁，手进赏罚词。君侍玉皇座，口含生杀机。直躬易媒孽，浮俗多瑕疵。转徙今安在？越峤吴江湄。一提支郡印，一建连帅旗。何言四百里，不见如天涯！秋风旦夕来，白日西南驰。雪霜各满鬓，朱紫徒为衣。师从庐山洞，访旧来于斯。寻君又觅我，风驭纷逶迤。帔裾曳黄绢，须发垂青丝。逢人但敛手，问道亦颔颐。孤云难久留。十日告将归。款曲话平昔，殷勤勉衰羸。后会杳何许？前心日磷缁。俗家无异物，何以充别资？素笺一百句，题附元家诗；朱顶鹤一只，与师云间骑。云间鹤背上，故情若相思。时时摘一句，唱作《步虚辞》。

霓裳羽衣歌 和微之

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舞时寒食春风天，玉钩栏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颜如玉，不着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璫累累珮珊珊。（嫂）〔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磬箫箏笛递相搀，击擗弹吹声迤迤。凡法曲之初，众乐不齐，唯金石丝竹次第发声。《霓裳序》初亦复如此。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散序六遍无拍，故不舞也。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飘然转旋去声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四句皆《霓裳舞》之初态。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许飞琼、萼绿华，皆女仙也。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锵。《霓裳曲》十二遍而终。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凡曲将毕，皆声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也。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谛听殊未足。一落人间八九年，耳冷不曾闻此曲。湓城但听山魃语，巴峡唯闻杜鹃哭。予自江州司马转忠州刺史。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箏，陈宠觿沈平箏。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自玲珑自己下，皆杭之妓名。虚白亭前湖水畔，前后只应三度按。便除席子抛却来，闻道如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苏州，朝钟暮角催白头。贪看案牍常侵夜，不听笙歌直到秋。秋来无事多闲闷，忽忆《霓裳》无处问。闻君部内多乐徒，问有《霓裳舞》者无？答云七县十万户，无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长歌与我来，题作《霓裳羽衣谱》。四幅花笺碧间红，《霓裳》实录在其中。千姿万状分明见，恰与昭阳舞者同。眼前仿佛睹形质，昔日今朝想如一。疑从魂梦呼召来，似着丹青图写出。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云。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钱唐诗云。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造。君言此舞难得人，须是倾城可怜女。吴妖小玉飞作烟，夫差女小玉死后，形见于王。其母抱之，霏微若烟雾散空。越艳西施化为土。娇花巧笑久寂寥，娃馆兰梦空处所。如君所言诚有是，君试从容听我语：若求国色始翻传，但恐人间废此舞。妍媸优劣宁相远？大都只在人抬举。李娟张态君莫嫌，亦拟随宜且教取。娟、态，苏妓之名。

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 和浙西李大夫作

剪削干芦插寒竹，九孔漏声五音足。近来吹者谁得名？关雎老死李衮生。衮今又老谁

其嗣？薛氏乐童年十二。指点之下师授声，含嚼之间天与气。润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发声。山头江底何悄悄？猿鸟不喘鱼龙听。翕然声作疑管裂，讙然声尽疑刀截。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棱节。急声圆转促不断，辘轳辘轳似珠贯。缓声展引长有条，有条直直如笔描。下声乍坠石沉重，高声忽举云飘萧。明旦公堂陈宴席，主人命乐娱宾客。碎丝细竹徒纷纷，宫调一声雄出群。众音颺缕不落道，有如部（件）〔伍〕随将军。嗟尔阳陶方稚齿，下手发声已如此！若教头白吹不休，但恐声名压关李。

啄木曲

莫买宝剪刀，虚费千金直。我有心中愁，知君剪不得。莫磨解结锥，虚劳人气力。我有肠中结，知君解不得。莫染红丝线，徒夸好颜色。我有双泪珠，知君穿不得。莫近红炉火，炎气徒相逼。我有两鬓霜，知君销不得。刀不能剪心愁，锥不能解肠结。线不能穿泪珠，火不能销鬓雪。不如饮此神圣杯，万念千忧一时歇！

题灵岩寺

寺即吴馆娃宫，鸣屨廊、砚池、采香径遗迹在焉

娃宫屨廊寻已倾，砚池香径又欲平。二三月时但草绿，几百年来空月明。使君虽老颇多思，携觞领妓处处行。今愁古恨入丝行，一曲《凉州》无限情。直自当时到今日，中间歌吹更无声。

双石

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俗用无所堪，时人嫌不取叶韵。结从胚浑始，得自洞庭口。万古遗水滨，一朝入吾手。担舁来郡内，洗刷去泥垢。孔黑烟痕深，罅青苔色厚。老蛟蟠作足，古剑插为首。忽疑天上落，不似人间有。一可支吾琴，一可贮吾酒。峭绝高数尺，坳泓容一斗。五弦倚其左，一杯置其右。洼樽酌未空，玉山颓已久。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渐恐少年场，不容垂白叟。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

宿东亭晓兴

温温土炉火，耿耿纱笼烛。独抱一张琴，夜入东斋宿。窗声渡残漏，帘影浮初旭。头痒晓梳多，眼昏春睡足。负暄檐宇下，散步池塘曲。南雁（云）〔去〕未回，东风来何速？雪依瓦沟白，草绕墙根绿。何言万户州，太守常幽独？

日渐长，赠周、殷二判官

日渐长，春尚早。墙头半露红萼枝，池岸新铺绿芽草。踏草攀枝仰头叹，何人知此春怀抱？年颜盛壮名未成，官职欲高身已老。万茎白发直堪恨，一片绯衫何足道。赖得君来劝一杯，愁开闷破心头好。

花前叹

前岁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岁课年功头发知，从霜成雪君看取。五年前在杭州有诗云：“五十二人头似霜。”几人得老莫自嫌，樊李吴韦尽成土。樊绛州宗师，李谏议景俭、吴饶州丹、韦侍郎颢，皆旧往还，相次丧逝。南州桃李北州梅，且喜年年作花主。花前置酒谁相劝？容坐唱歌满起舞。容、满皆妓名也。欲散重拈花细看，争知明日无风雨？

自咏 五首

朝亦随群动，暮亦随群动。荣华瞬息间，求得将何用？形骸与冠盖，假合相戏弄。何异睡着人？不知梦是梦。

又

一家五十口，一郡十万户。出为差科头，入为衣食主。水旱合心忧，饥寒须手抚。何异食蓼虫？不知苦是苦。

又

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老耳倦声乐，病口厌杯盘。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官？

又

一日复一日，自问何留滞？为贪逐日俸，拟作归田计。亦须随丰约，可得无限剂。若待足始休，休官在何岁？

又

官舍非我庐，官园非我树。洛中有小宅，渭上有别墅。既无婚嫁累，幸有归休处。归去诚已迟，犹胜不归去。

和微之听妻弹《别鹤操》，因为解释其义，依韵加四句

义重莫若妻，生离不如死。誓将死同穴，其奈生无子！商陵迫礼教，妇出不能止。舅姑明旦辞，夫妻中夜起。起闻双鹤别，若与人相似。听其悲唳声，亦如不得已。青田八九月，辽城一万里。徘徊去住云，呜咽东西水。写之在琴曲，听者酸心髓。况当秋月弹，先入忧人耳。怨抑掩朱弦，沉吟停玉指。一闻无儿叹，相念两如此。无儿虽薄命，有妻偕老矣。幸免生别离，犹胜商陵氏。

题故元少尹集后 二道

黄壤讵知我？白头徒忆君。唯将老年泪，一洒故人文。

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龙门原上土，埋骨不埋名。

和微之四月一日作

四月一日天，花稀叶阴薄。泥新燕影忙，蜜熟蜂声乐。麦风低冉冉，稻水平漠漠。芳节或蹉跎，游心稍牢落。春华信为美，夏景亦未恶。礫浪嫩青荷，熏栏晚红药。吴宫好风月，越郡多楼阁。两地诚可怜，其奈久离索！

吴中好风景 二首

吴中好风景，八月如三月。水荇叶仍香，木莲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郭纤埃灭。暑退衣服干，（湖）〔潮〕生船舫活。两衙渐多暇，亭午初无热。骑吏语使君，正是游时节。

又

吴中好风景，风景（旧）〔无〕朝暮。晓色万家烟，秋声八月树，舟移管弦动，桥拥旌旗驻。改号齐云楼，重开武丘路。况当丰熟岁，好是欢游处。州民劝使君，且莫抛官去。

白太守行

刘禹锡

闻有白太守，抛官归（无）〔旧〕溪。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太守驻行舟，阊门草萋萋。挥袂谢啼者，依然两眉低。朱户非不崇，我心如重狔。华池非不清，意在寥廓栖。夸者窃所怪，贤者默思齐。我为太守行，题在隐起移。

答

吏满六百石，昔贤辄去之；秩登二千石，今我方罢归。我秩讶已多，我归惭已迟。犹胜尘土下，终老无休期。卧乞百日告，起吟五篇诗。谓将罢官《自咏》五首。朝与府吏别，暮与州民辞。去年到郡时，麦穗黄离离；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为郡已周岁，半岁罹旱饥。襦袴无一片，甘棠无一枝。何乃老与幼，泣别尽沾衣？下惭苏人泪，上愧刘君辞。

别苏州

浩浩姑苏民，郁郁长洲城。来惭荷宠命，去愧无能名。青紫行将吏，斑白列黎氓。一

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钱筵犹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树色，尚闻丝竹声。怅望武丘路，沉吟洧水亭。还乡信有兴，去郡能无情？

卯时酒

佛法赞醍醐，仙方夸沆瀣。未如卯时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咽入腹内。煦若春贯肠，暄如日炙背。岂独支体畅，仍加志气大。当时遗形骸，竟日忘冠带。似游华胥国，疑反混元代。一性既完全，万机皆破碎。半醒思往来，往来吁可怪。宠辱忧喜间，惶惶二十载。前年辞紫闼，今岁抛皂盖。去矣鱼返泉，超然蝉离蜕。是非莫分别，行止无疑碍。浩气贮胸中，青云委身外。扪心私自语，自语谁能会？五十年来心，未如今日泰。况兹杯中物，行坐长相对。

自问行何迟

前月发京口，今辰次淮涯。二旬四百里，自问行何迟？还乡无他计，罢郡有馀资。进不慕富贵，退未忧寒饥。以此易过日，腾腾何所为？逢山辄倚棹，遇寺多题诗。酒醒夜深后，睡足日高时。眼底一无事，心中百不知。想到京国日，懒放亦如斯。何必冒风水，促促趁程归？

除日答梦得同发楚州

共作千里伴，俱为一郡回。岁阴中路尽，乡思先春来。山雪晚犹在，淮冰晴欲开。归欤吟可作，休恋主人杯。

问杨琼

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

有感 三首

鬓毛已斑白，衣绶方朱紫。穷贱当壮年，富荣临暮齿。车舆红尘合，第宅青烟起。彼来此须去，品物之常理。第宅非吾庐，逆旅暂留止。子孙非我有，委蜕而已矣。有如蚕造茧，又似花生子。子结花暗凋，茧成蚕老死，悲哉可奈何，举世皆如此。

又

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后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请君大带上，把笔书此语。

又

往事勿追思，追思多悲怆；来事勿相迎，相迎亦惆怅。不如兀然坐，不如塌然卧。食来即开口，睡来即合眼。二事最关身，安寝加餐饭。忘怀任行止，委命随修短。更若有兴来，狂歌酒一盞。

宿 茱 阳

生长在茱阳，少小辞乡曲。迢迢四十载，复到茱阳宿。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追思儿戏时，宛然犹在目。旧居失处所，故里无宗族。岂唯变市朝，兼亦迁陵谷。独有溱洧水，无情依旧渌。

经 溱 洧

落日驻行骑，沉吟怀古情。郑风变已尽，溱洧至今清。不见士与女，亦无芍药名。

就 花 枝

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且算欢娱逐日来，任他容鬓随年改。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自量气力（心与）〔与心〕情，三五年间犹得在。

喜 雨

圃旱忧葵堇，农旱忧禾菽。人各有所私，我旱忧松竹。松干竹焦死，眷眷在心目。洒叶溉其根，汲水劳僮仆。油云忽东起，凉雨凄相续。似面洗垢尘，如头得膏沐。千柯习习润，万叶欣欣绿。十日浇灌功，不如一霖霖。方知宰生灵，何异活草木？所以圣与贤，同心调玉烛。

题道宗上人十韵 并序

普济寺律大德宗上人法堂中，有故相国郑司徒、归尚书、陆刑部、元少尹及今吏部郑相、中书韦相、钱左丞诗。览其题，皆与上人唱酬；阅其人，皆朝贤；省其文，皆义语。予始知上人之文为义作，为法作，为方便智作，为解脱性作，不为诗而作也。知上人者云尔，恐不知上人者，谓为护国、法振、灵一、皎然之徒与，故予题二十句以解之。

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一音无差别，四句有诠次。欲使第一流，皆知不二义。精洁沾戒体，闲淡藏禅味。从容恣语言，缥缈离文字。旁延邦国彦，上达王公贵。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人多爱师句，我独知师意。不似休上人，空多碧云思。

寄皇甫宾客

名利既两忘，形体方自遂。卧掩罗雀门，无人惊我睡。睡足斗薤衣，闲步中庭地。食饱摩挲腹，心头无一事。除却玄晏翁，何人知此味？

寄庾侍郎

一双华亭鹤，数片太湖石。巉巉苍玉峰，矫矫青云翮。是时岁云暮，淡薄烟景夕。庭霜封石棱，池雪印鹤迹。幽致竟谁别？闲静聊自适。怀哉庾顺之，好是今宵客。

寄崔少监

微微西风生，稍稍东方明。入秋神骨爽，琴晓丝桐清。弹为古宫调，玉水寒泠泠。自觉弦指下，不是寻常声。须臾群动息，掩琴坐空庭。直至日出后，犹得心和平。惜哉意未已，不使崔君听。

醉题沈子明壁

不爱君池东十丛菊，不爱君池南万竿竹；爱君帘下唱歌人，色似芙蓉声似玉。我有《阳关》君未闻，若闻亦应愁煞君。

劝 酒

劝君一杯君莫辞，劝君两杯君莫疑，劝君三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天地迢迢自长久，白兔赤乌相趁走。身后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君不见：春明门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游人驻马出不得，白舆紫车争路行。归去来，头已白，典钱将用买酒吃。

落 花

留春春不住，春归人寂寞。厌风风不定，风起花萧索。既兴风前叹，重命花下酌。劝君尝绿醕，教人拾红萼。桃飘火焰焰，梨堕雪漠漠。独有病眼花，春风吹不落。

对 镜 吟

白头老人照镜时，掩镜沉吟吟旧诗。二十年前一茎白，如今变作满头丝。余二十年前尝有诗云：“白发生一茎，朝来明镜里。勿言一茎少，满头从此始。”今则满头矣。吟罢回头索杯酒，醉来屈指数亲知。老于我者多穷贱，设使身存寒且饥。少于我者半为土，墓树已抽三五枝。我

今幸得见头白，禄俸不薄官不卑。眼前有酒心无苦，只合欢娱不合悲。

耳顺吟寄敦诗、梦得

三十四十五欲牵，七十八十百病缠；五十六十却不恶，恬淡清净心安然。已过爱贪声利后，犹在病羸昏耄前。未无筋力寻山水，尚有心情听管弦。闲开新酒尝数盏，醉忆旧诗吟一篇。敦诗梦得且相劝，不用嫌他耳顺年。

别毡帐、火炉

忆昨腊月天，北风三尺雪。年老不禁寒，夜长安可彻？赖有青毡帐，风前自张设。复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如鱼入渊水，似兔藏深穴。婉软蛰鳞苏，温冻肌活。方安阴惨夕，遽变阳和节。无奈时候迁，岂是恩情绝？毳帘逐日卷，香燎随灰灭。离恨属三春，佳期在十月。但令此身健，不作多时别。

六年春，赠分司东都诸公

时为河南尹

我为司州牧，内愧无才术。忝擢恩已多，遭逢幸非一。偶当谷贱岁，适值民安日。郡县狱空虚，乡间盗奔逸。其间最幸者，朝客多分秩。行接鹓鹭群，坐成芝兰室。时联拜表骑，闻动题诗笔。夜雪秉烛游，春风携榼出。花教莺点检，柳付风排比。法酒淡清浆，含桃裹红实。洛童调去声金管，卢女铿瑶瑟。黛惨歌思深，腰凝舞拍密。每因同醉乐，自觉忘衰疾。始悟肘后方，不如杯中物。生涯随日过，世事何时毕？老子苦乖慵，希君数牵率。

九日，代罗、樊二妓招舒著作

齐梁格

罗敷敛双袂，樊姬献一杯。不见舒员外，秋菊为谁开？

忆旧游

寄刘苏州

忆旧游，旧游安在哉？旧游之人半白首，旧游之地多苍苔。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长洲（花）〔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修蛾慢脸灯下醉，急管繁弦头上催。六七年前狂烂漫，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张态一春梦，周五殷三归夜台。虎丘月色为谁好？娃宫花枝应自开。赖得刘郎解吟咏，江山气色合归来。娟、态，苏州妓名。周、殷，苏州从事。

答崔宾客晦叔十二月四日见寄

来篇云：“共相呼唤醉归来。”

今岁日馀二十六，来岁年登六十二；尚不能忧眼下身，因何更算人间事？居士忘筌默

默坐，先生枕曲昏昏睡。早晚相从归醉乡，醉乡去此无多地？

劝 我 酒

劝我酒，我不辞；请君歌，歌莫迟。歌声长，辞亦切，此辞听者堪愁绝。洛阳女儿面似花，河南大尹头如雪。

赠韦处士六年夏大热旱

骄阳连毒暑，动植皆枯槁。旱日乾密云，炎烟焦茂草。少壮犹困苦，况予病且老。既无白栴檀，何以除热恼？《华严经》云：“以白栴檀涂身，能除一切热恼而得清凉也。”汗巾束头鬓，膾炙熏襟抱。始觉韦山人，休粮散发好。

卷五十二

格诗杂体 六十首

和微之诗 二十三首 并序

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来，命仆继和。其间瘀絮敕虑四百字、车斜二十篇者流，皆韵剧辞殚，瑰奇怪谲。又题云：奉烦只此一度，乞不见辞。意欲定霸取威，置仆于穷地耳。大凡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约体为文，文成而理胜。此足下素所长者，仆何有焉？今足下果用所长，过蒙见窘。然敌则气作，急则计生，四十二章麾扫并毕，不知大敌以为如何？夫斲石破山，先观钁迹；发矢中的，兼听弦声。以足下来章，惟求相困；故老仆报语，不觉大夸。况曩者唱酬，近来《因继》，已十六卷，凡千馀首矣。其为敌也，当今不见；其为多也，从古未闻。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戏及此者，亦欲三千里外，一破愁颜，勿示他人，以取笑诮。乐天白。

和《晨霞》 此后在上都作

君歌仙氏真，我歌慈氏真。慈氏发真念，念此阎浮人。左命大迦叶，右召桓提因。千万化菩萨，百亿诸鬼神。上自非想顶，下及风水轮。胎卵湿化类，蠢蠢难具陈。弘愿在救拔，大悲忘辛勤。无论善不善，岂间冤与亲？扶开生盲眼，摆去烦恼尘。烛以智慧日，洒之甘露津。千界一时度，万法无与邻。借问晨霞子，何如朝玉宸？

和《送刘道士游天台》

闻君梦游仙，轻举超世雰。握持尊皇节，统卫吏兵军。灵旗星月象，天衣龙凤纹。佩服交带筓，讽吟《蕊珠》文。阊宫缥缈间，钧乐依稀闻。斋心谒西母，瞑拜朝东君。烟霏子晋裾，霞烂麻姑裙。倏忽别真侣，怅望随归云。人生同大梦，梦与觉谁分？况此梦中梦，悠哉何足云！假如金阙顶，设使银河滨。既未出三界，犹应在五蕴。饮咽日月精，茹嚼沆瀣芬。尚是色香味，六尘之所熏。仙中有大仙，首出梦幻群。慈光一照烛，奥法相烟熏。不知万龄暮，不见三光曛。一性自了了，万缘徒纷纷。苦海不能漂，劫火不能焚。此是竺乾教，先生垂典坟。

和《栟沐寄道友》

栟沐事朝谒，中门初动关。盛服去尚早，假寐须臾间。钟声发东寺，夜色藏南山。停骖待五漏，人马同时闲。高星粲金粟，落月沉玉环。出门向阙路，坦坦无阻艰。始出里北

闲，稍转市西阛。晨烛照朝服，紫烂复朱殷。由来朝庭士，一入多不还。因循掷白日，积渐凋朱颜。青云已难致，碧落安能攀？但且知知足，尚可销忧患。

和《祝苍华》 苍华，发神名

日居复月诸，环回照下土。使我玄云发，化为素丝缕。禀质本羸劣，养生仍莽卤。痛饮困连宵，悲吟饥过午。遂令头上发，种种无尺五。根稀比黍苗，梢细同钗股。岂是乏膏沐？非关栝风雨。最为悲伤多，心焦衰落苦。馀者能有几？落者不可数。秃似鹄填河，堕如乌解羽。苍华何用祝，苦辞亦休吐。匹如剃头僧，岂要巾冠主？

和《我年》 三首

我年五十七，荣名得几许？甲乙三道科，苏杭两州主。才能本浅薄，心力虚劳苦。可能随众人，终老于尘土？

又

我年五十七，归去诚已迟。历官十五政，数若珠累累。野草始宾荐，场苗初絜维。因读管萧书，窃慕大有为。及遭荣遇来，乃觉才力羸。黄纸诏频草，朱轮车载脂。妻孥及仆使，皆免寒与饥。省躬私自愧，知我者微之。永怀山阴守，未遂嵩阳期。如何坐留滞？头白江之湄。

又

我年五十七，荣名得非少。报国竟何如，谋身犹未了。昔尝速官谤，恩大而惩小。一黜鹤辞轩，七年鱼在沼。将枯鳞再跃，经铩翮重矫。白日上昭昭，青云高渺渺。平生颇同病，老大宜相晓。紫绶足可荣，白头不为夭。夙怀慕箕（ ）〔颖〕，晚节期松 。何当阙下来，同拜陈情表。

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

送春君何在？君在山阴署。忆我苏杭时，春游亦多忤。为君歌往事，岂取辞劳虑？莫怪言语狂，须知酬答遽。江南腊月半，冰冻凝如瘀。寒景尚苍茫，和风已吹嘘。女墙城似灶，雁齿桥如锯。鱼尾上癰论，草芽生沮洳。律迟太簇管，日缓羲如驭。布泽木龙催，迎春土牛助。雨助习习洒，云将飘飘翥。四野万里晴，千山一时曙。杭土丽且康，苏民富而庶。善恶有惩劝，刚柔无吐茹。两衙少辞牒，四境稀书疏。俗以劳佚安，政因闲暇著。仙亭日登眺，虎丘时游预。望仙亭在杭，虎丘寺在苏。寻幽驻旌轩，选胜回宾御。舟移溪鸟避，乐作林猿觑。池古莫耶沉，石奇罗刹踞。剑池在苏州。罗刹石在杭州。水苗泥易耨，畚粟灰难锄。紫蕨抽出畦，白莲埋在淤。菱花红带暗，湿叶黄含菸。楚辞云：“叶菸色而就黄。”镜动波礫菱，雪回风旋絮。手经攀桂馥，齿为尝梅楚。坐并船脚歇，行多马蹄踞。圣贤清浊醉，水陆鲜肥饫。鱼鲙芥酱调，水葵盐豉絮。敕虑反。虽微《五袴咏》，幸免兆人诅。但令乐不荒，何必游无据？吴苑仆寻罢，越城公尚据。旧游几客存？新宴谁人与？莫空文举酒，强下何曾筋。江上易优游，城中多毁誉。分应当自画，事勿求人恕。我既无子孙，君仍毕婚娶。久为云雨别，终拟江湖去。范蠡有扁舟，陶潜有篮舆。两心苦相忆，两口遥相语。最恨七年春，春

来各一处。

和《寄乐天》

贤愚类相交，人情之大率。然自古今来，几人号胶漆？近闻屈指数，元某与白乙。旁爱及弟兄，中欢避家室。松筠与金石，未足喻坚密。在车如轮辕，在身如肘腋。又如风云会，天使相召匹。不似势利交，有名而无实。顷我在杭岁，值君之越日。望愁来仪迟，宴惜流景疾。坐耀黄金带，酌酩酊玉质。酣歌口不停，狂舞衣相拂。平生赏心事，施展十未一。会笑始哑哑，离嗟乃唧唧。饯筵才收拾，征棹遽排比。后恨苦绵绵，前欢何卒卒。居人色惨淡，行子心纡郁。风袂去时挥，云帆望中失。宿醒和别思，目眩心忽忽。病魂黯然销，老泪凄其出。别君只如昨，芳岁换六七。俱是官家身，后期难自必。《籍田赋》云：“难望岁而自必。”

和《寄问刘白》 时梦得与乐天方舟西上

正与刘梦得，醉笑大开口。适值此诗来，欢喜君知否？遂令高卷幕，兼遣重添酒。起望会稽云，东南一回首。爱君金玉句，举世谁人有？功用随日新，资材本天授。吟哦不能散，自午将及酉。遂留梦得眠，匡床宿东牖。

和《新楼北园偶集，从孙公度、周巡官、韩秀才、卢秀才、范处士小饮，郑侍御判官、周、刘二从事皆先归》

闻君新楼宴，下对北园花。主人既贤豪，宾客皆才华。初筵日未高，中饮景已斜。天地为幕席，富贵如泥沙。嵇刘陶阮徒，不足置齿牙。卧瓮鄙毕卓，落帽嗤孟嘉。芳草供枕藉，乱莺助喧哗。醉乡得道路，狂海无津涯。一岁春又尽，百年期不赊。同醉君勿辞，独醒古所嗟。销愁若沃雪，破闷如剖瓜。称觴起为寿，此乐无以加。歌声凝贯珠，舞袖飘乱麻。相公谓四座，今日非自夸。有奴善吹笙，有婢弹琵琶。十指纤若笋，双鬟黠如鸦。履舄起交杂，杯盘散纷拿。归去勿拥遏，倒载逃难遮。明日宴东武，后日游若耶。岂独相公乐？讴歌千万家。

和《除夜作》

君赋此诗夜，穷阴岁之馀。我和此诗日，微和春之初。老知颜状改，病觉支体虚。头上毛发短，口中牙齿疏。一落老病界，难逃生死墟。况此促促世，与君多索居。君在浙江东，荣驾方伯舆。我在魏阙下，谬乘大夫车。妻孥常各饱，奴婢亦盈庐。唯是利人事，比君全不如。我统十郎官，君领百吏胥。我掌四曹局，君管十乡闾。君为父母君，大惠在资储。我为刀笔吏，小恶乃诛锄。君提七郡籍，我按三尺书。俱已佩金印，尝同趋玉除。外宠信非薄，中怀何不摅？恩光未报答，日月空居诸。磊落尝许君，踟躇应笑予。所以自知分，欲先歌归欤。

和《知非》

因君知非问，论较天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禅能泯人我，醉可忘荣悴。与君次第言，为我少留意。儒教重礼法，道家养神气。重礼足滋彰，养神多避忌。不如学禅

定，中有甚深味。旷廓了如空，澄凝胜于睡。屏除默默念，销尽悠悠思。春无伤春心，秋无感秋泪。坐成真谛乐，如受空王赐。既得脱尘劳，兼应离惭愧。除禅其次醉，此说非无谓。一酌机即忘，三杯性咸遂。逐臣去室妇，降虏败军帅。思苦膏火煎，忧深扃锁秘。须凭百杯沃，莫惜千金费。便似（军）〔罩〕中鱼，脱飞生两翅。劝君虽老大，逢酒莫回避。不然即学禅，两途同一致。

和《望晓》

休吟稽山晚，听咏秦城旦。鸣鸡初有声，宿鸟犹未散。丁丁漏向尽，咚咚鼓过半。南山青沉沉，东方白漫漫。街心若流水，城角如断岸。星河稍隅落，宫阙方轮焕。朝车雷四合，骑火星一贯。赫奕冠盖盛，荧煌朱紫烂。沙堤亘蟆池，子城东北低下处，旧号虾蟆池。市路绕（笼）〔龙〕断。白日忽照耀，红尘纷散乱。贵教过客避，荣任行人看。祥烟满虚空，春色无边畔。鴈行候暑刻，龙尾登霄汉。台殿暖宜攀，风光晴可玩。草铺地茵褥，云卷天帏幔。莺杂佩锵锵，花饶衣粲粲。何言终日乐？独起临风叹。叹我同心人，一别春七换。相望山隔碍，欲去官羁绊。何日到江东？超然似张翰。

和《李势女》

减一分太短，增一分太长。不朱面若花，不粉肌如霜。色为天下艳，心乃女中郎。自言重不幸，家破身未亡。人各有一死，此死职所当。忍将先人体，与主为疮疮？妾死主意快，从此两无妨。愿信赤心语，速即白刃光。南郡忽感激，却立舍锋铓。抚背称阿姊，归我如归乡。竟以恩信待，岂止猜妒忘？由来机上肉，不足挥干将。南郡死已久，骨枯墓苍苍。愿于墓上头，立石镌此章。劝诫天下妇，不令阴胜阳。

和《酬郑侍御东阳春闷，放怀追越游见寄》

君得嘉鱼置宴席，乐如南有嘉鱼时。劲气森爽竹竿竦，妍文灿烂芙蓉披。载笔在幕名已重，补衮于朝官尚卑。一缄疏入掩谷永，《三都赋》成排左思。自言拜辞主人后，离心荡扬风前旗。东南门馆别经岁，春眼怅望秋心悲。已上叙嘉鱼。昨日嘉鱼来访我，方驾同出何所之？乐游原头春尚早，百舌新语声裊裊。日趁花忙向南坼，风催柳急从东吹。流年悄悄不饶我，美景鲜妍来为谁？红尘三条界阡陌，碧草千里铺郊畿。馀霞断时绮幅裂，斜云展处罗文纍。暮钟远近声互动，螟鸟高下飞追随。酒酣将归未能去，怅然回望天四垂。生何足养嵇著论，途何足泣杨涟洏。胡不花下伴春醉？满酌绿酒听黄鹂。嘉鱼点头时一叹，听我此言不知疲。语终兴尽各分散，东西轩骑纷逶迤。此时勿遣闲人见，见恐与他为笑资。白首旧寮知我者，凭君一咏向周师。周判官师范，苏、杭旧判官，去一“范”字叶韵。

和《自劝》 二首

稀稀疏疏绕篱竹，窄窄狭狭向阳屋。屋中有一曝背翁，委置形骸如土木。日暮半炉毡炭火，夜深一盏纱笼烛。不知有益及民无？二十年来食官禄。就暖移盘檐下食，防寒拥被帷中宿。秋官月俸八九万，岂徒遣尔身温足？勤操丹笔念黄沙，莫使饥寒囚滞狱！

急景凋年急于水，念此揽衣中夜起。门无宿客共谁言？暖酒挑灯对妻子。身饮数杯妻

一盞，餘酌分張與兒女。微酣靜坐未能眠，風霰蕭蕭打窗紙。自問有何才與術？入為丞郎出刺史。爭知壽命短復長？豈得營營心不止。請看韋孔與錢崔，半月之間四人死？韋中書、孔京兆、錢尚書、崔華州，十五日間，相次而逝。

和《雨中花》

真宰倒持生殺柄，閑物命長人短命。松枝上鶴蒼下龜，千年不死仍無病。人生不得似龜鶴，少去老來同旦暝。何異花開旦暝間，未落仍遭風雨橫。草得經年菜連月，唯花不與多時節。一年三百六十日，花能幾日供攀折？桃李無言難自訴，黃鸝解語凭君說。鸝雖為說不分明，葉底枝頭謾饒舌。

和《晨興，因報問龜兒》

冬旦寒慘淡，云日無晶輝。當此歲暮感，見君《晨興》詩。君詩亦多苦，苦在兄遠離。我苦不在遠，纏綿肝與脾。西院病孀婦，後床孤侄兒。黃昏一慟後，夜半一起時。病眼兩行血，悲鬢萬莖絲。咽絕五藏脉，消滲百骸脂。双目失一目，四肢斷兩肢。不如溘然盡，安用半活為？誰謂荼蘼苦？荼蘼甘如飴。誰謂湯火熱？湯火冷如澌。前時君寄詩，忧念問阿龜。喉燥聲氣窒，經年無報辭。及睹《晨興》句，未吟先涕垂。因茲漣漣际，一吐心中悲。茫茫四海間，此苦唯君知。去我四千里，使我告訴誰？仰頭向青天，但見雁南飛。凭雁寄一語，為我達微之：弦絕有續膠，樹斲可接枝；唯我中腸斷，應無連得期！

和《朝回與王煉師游南山下》

藹藹春景餘，峨峨夏云初。蹉跎退朝騎，飄飄隨風裾。晨從四丞相，入拜白玉除。暮與一道士，出尋青溪居。吏隱本齊致，朝野孰云殊？道在有中適，機忘無外虞。但愧烟霄上，鸞鳳為吾徒。又慚云水間，鷗鶴不我疏。坐傾數杯酒，卧枕一卷書。興酣頭兀兀，睡覺心于于。以此送日月，問師為何如？

和《嘗新酒》

空腹嘗新酒，偶成卯時醉。醉來捫褐裘，直至齋時睡。靜酣不語笑，真寢無夢寐。殆欲忘形骸，詎知屬天地。醒餘和未散，起坐淡無事。舉臂一欠伸，引琴彈《秋思》。

和《順之琴者》

陰陰花院月，耿耿蘭房燭。中有弄琴人，聲貌俱如玉。清冷《石泉引》，淡泞《風松曲》。遂使君子心，不愛凡絲竹。

感舊写真

李放寫我真，寫來二十載。莫問真何如，畫亦銷光彩。朱顏與玄鬢，日夜改復改。無嗟貌遽非，且喜身猶在。

授太子宾客归洛 自此以后东都作

南省去拂衣，东都来掩扉。病将老齐至，心与身同归。白首外缘少，红尘前事非。怀哉紫芝叟，千载心相依。

秋 池 二首

身闲无所为，心闲无所思。况当故园夜，复此新秋池。岸暗鸟栖后，桥明月出时。菱花香散漫，桂露光参差。静境多独得，幽怀竟谁知？悠然心中语，自问来何迟？

又

朝衣薄且健，晚簟清仍滑。社近燕影稀，雨馀蝉声歇。闲中得诗境，此境幽难说。露荷珠自倾，风竹玉相戛。谁能一同宿？共玩新秋月。暑退早凉归，池边好时节。

中 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问 秋 光

殷卿领北镇，崔尹开南幕。外事信为荣，中怀未必乐。何如不才者，兀兀无所作。不引窗下琴，即举池上酌。淡交唯对水，老伴无如鹤。自适颇从容，旁观诚濩落。身心转恬泰，烟景弥淡泊。回首语秋光，东来应不错。

引 泉

一为止足限，二为衰疾牵。邴罢不因事，陶归非待年。归来嵩洛下，闭户何翛然？静扫林下地，闲疏池畔泉。伊流狭似带，洛石大如拳。谁教明月下，为我声溅溅？竟夕舟中坐，有时桥上眠。何用施屏障，水竹绕床前。

知足吟 和崔十八《未贫》作

不种一垅田，仓中有馀粟。不采一枝桑，箱中有馀服。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樽中不乏酒，篱下仍多菊。是物皆有馀，非心无所欲。吟君《未

贫》作，因歌《知足曲》。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

酬集贤刘郎中对月见寄，兼怀元浙东

月在洛阳天，天高静如水。下有白头人，揽衣中夜起。思远镜亭上，光深书殿里。眇然三处心，相去各千里。

太湖石

远望老嵯峨，近观怪嵌崿。才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嵌空华阳洞，重叠匡山岑。邈矣仙掌（回）迥，呀然剑门深。形质冠今古，气色通晴阴。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天姿信为异，时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砺，捣帛不如砧。何乃主人意，重之如万金？岂伊造物者，独能知我心。

偶 作 二首

扰扰贪生人，几何不天阙？遑遑爱名人，几何能贵达？伊余信多幸，拖紫垂白发。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筋骸虽早衰，尚未苦羸憊。资产虽不丰，亦不甚贫竭。登山力犹在，遇酒兴时发。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安身有处所，适意无时节。解带松下风，抱琴池上月。人间所重者，相印将军钺。谋虑系安危，威权主生杀。焦心一身苦，炙手旁人热。未必方寸间，得如吾快活。

又

日出起盥栉，振衣入道场。寂然无他念，但对一炉香。日高始就食，食亦非膏粱。精粗随所有，亦足饱充肠。日午脱巾簪，燕息窗下床。清风飒然至，卧可致羲皇。日西引杖履，散步游林塘。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日入多不食，有时唯命觞。何以送闲夜？一曲秋《霓裳》。一日分五时，作息率有常。自喜老后健，不嫌闲中忙。是非一以贯，身世交相忘。若问此何许？此是无何乡。

葺池上旧亭

池月夜凄凉，池风晓萧飒。欲入池上冬，先葺池中阁。向暖窗户开，迎寒帘幕合。苔封旧瓦木，水照新朱蜡。软火深土炉，香醪小瓷榼。中有独宿翁，一灯对一榻。

崔十八新池

爱君新小池，池色无人知。见底月明夜，无波风定时。忽看不似水，一派寒琉璃。

玩 止 水

动者乐流水，静者乐止水。利物不如流，鉴形不如止。凄清早霜降，淅沥微风起。中面红叶开，四隅绿萍委。广狭八九丈，湾环有涯涘。浅深三四尺，洞彻无表里。净分鹤翘足，澄见鱼掉尾。迎眸洗眼尘，隔胸荡心滓。定将禅不别，明与诚相似。清能律贪夫，淡可交君子。岂唯空狎玩，亦取相伦拟。欲识静者心，心源只如此。

闻崔十八宿予新昌弊宅，时予亦宿崔家依仁新亭。 一霄偶同，两兴暗合，因而成咏，聊以写怀

陋巷掩弊庐，高居敞华屋。新昌七株松，依仁万茎竹。松前月台白，竹下风池绿。君向我斋眠，我在君亭宿。平生有微尚，彼此多幽独。何必本主人？两心聊自足。

日 长

日长昼加殢，夜短朝馀睡。春来寝食间，虽老犹有味。林塘得芳景，园曲生幽致。爱水多棹舟，惜花不扫地。幸无眼下病，且向樽前醉。身外何足言，人间本无事。

三月三十日作

今朝三月尽，寂寞春事毕。黄鸟渐无声，朱樱新结实。临风独长叹，此叹意非一。半百过九年，艳阳残一日。随年减欢笑，逐日添衰疾。且遣花下歌，送此怀中物。

慵 不 能

架上非无书，眼慵不能看。匣中亦有琴，手慵不能弹。腰慵不能带，头慵不能冠。午后恣情寝，午时随事飧。一飧终日饱，一寝至夜安。饥寒亦闲事，况乃不饥寒？

晨 兴

宿鸟动前林，晨光上东屋。铜炉添早香，纱笼灭残烛。头醒风稍愈，眼饱睡初足。起坐兀无思，叩齿三十六。何以解宿斋，一杯云母粥。

朝 课

平螯白石渠，静扫青苔院。池上好风来，新荷大如扇。小亭中何有？素琴对黄卷。《蕊珠》讽数篇，《秋思》弹一遍。从容朝课毕，方与客相见。

天竺寺七叶堂避暑

郁郁复郁郁，伏热何时毕！行入七叶堂，烦暑随步失。檐雨稍霏微，窗风正萧瑟。清宵一觉睡，可以销百疾。

香山寺石楼潭夜浴

炎光昼方炽，暑气宵弥毒。摇扇风甚微，褰裳汗 霏。起向月中行，来就潭上浴。平石为浴床，洼石为浴斛。绡巾薄露顶，草屣轻乘足。清凉咏而归，归上石楼宿。

嗟发落

朝亦嗟发落，暮亦嗟发落。落尽诚可嗟，尽来亦不恶。既不劳洗沐，又不烦梳掠。最宜湿暑天，头轻无髻缚。脱置垢巾幘，解去尘缨络。银瓶贮寒泉，当顶倾一勺。有如醍醐灌，坐受清凉乐。因悟自在僧，亦资于剃削。

安稳眠

家虽日渐贫，犹未苦饥冻。身虽日渐老，幸无急病痛。眼逢闹处合，心向闲时用。既得安稳眠，亦无颠倒梦。

池上夜境

晴空星月落池塘，澄鲜净绿表里光。露簟清莹迎夜滑，风襟萧洒先秋凉。无人惊处野禽下，新睡觉时幽草香。但问尘埃能去否？濯纓何必向沧浪。

书 绅

仕有职役劳，农有畎亩勤。优哉分司叟？心力无苦辛。岁晚头又白，自问何欣欣。新酒始开瓮，旧谷犹满囷。吾尝静自思，往往夜达晨。何以送吾老？何以安吾贫？岁计莫如谷，饱则不干人；日计莫如醉，醉则兼忘身。诚知有道理，未敢劝交亲。恐为人所哂，聊自书诸绅。

秋游平泉，赠韦处士、闲禅师

秋景引闲步，山游不知疲。杖藜舍輿马，十里与僧期。昔尝忧六十，四体不支持。今来已及此，犹未苦衰羸。予往年有诗云：“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六十年太老，四体不支持。”今故云。心兴遇境发，身力因行知。寻云到起处，爱泉听滴时。南村韦处士，西寺闲禅师。山

头与涧底，闻健且相随。

游坊口悬泉，偶题石上

时为河南尹

济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常日听人言，今秋入吾手。孔山刀剑立，沁水龙蛇走。危磴上悬泉，澄湾转坊口。虚明见深底，净绿无纤垢。仙棹浪悠扬，尘缨风斗薏。岩寒松柏短，石古莓苔厚。锦座映高低，翠屏张左右。虽无安石妓，不乏文举酒。谈笑逐身来，管弦随事有。时逢杖锡客，或值垂纶叟。相与淡忘归，自辰将及酉。公门欲返驾，溪路犹回首。早晚重来游，心期罢官后。

对火玩雪

平生所心爱，爱火兼怜雪。火是腊天春，雪为阴夜月。鹅毛纷正堕，兽炭敲初折。盈尺白盐寒，满炉红玉热。稍宜杯酌动，渐引笙歌发。但识欢来由，不知醉时节。银盘堆柳絮，罗袖搏琼屑。共愁明日销，便作经年别。

六年寒食，洛下宴游，赠冯、李二少尹

丰年寒食节，美景洛阳城。三尹皆强健，一日尽清明。东郊踏青草，南园攀紫荆。风拆海榴艳，露坠木兰英。假开春未老，宴合日屡倾。珠翠混花影，管弦藏水声。佳会不易得，良辰亦难并。听吟歌暂辍，看舞杯徐行。米价贱如土，酒味浓于饴。此时不尽醉，但恐负平生。殷勤二曹长，各捧一银觥。

苦热中寄舒员外

何堪日衰病，复此时炎燠。厌对俗杯盘，倦听凡丝竹。藤床铺晚雪，角枕截寒玉。安得清瘦人，新秋夜同宿？非君固不可，何夕枉高躅？

闲 夕

一声早蝉发，数点新萤度。兰缸耿无烟，筠簟清有露。未归后房寝，且下前轩步。斜月入低廊，凉风满高树。放怀常自适，遇境多成趣。何法使之然？心中无细故。

寄 情

灼灼早春梅，东南枝最早。持来玩未足，花向手中老。芳香销掌握，怅望生怀抱。岂无后开花？念此先开好。

舒员外游香山寺，数日不归，兼辱尺书， 大夸胜事。时正值坐衙虑囚之际，走笔题长句以赠之

香山石楼倚天开，翠屏壁立波环回。黄菊繁时好客到，碧云合处佳人来。谓遣英、茜二妓与舒君同游。酡颜一笑天桃绽，清吟数声寒玉哀。轩骑逶迟棹容与，留连三日不能回。白头老尹府中坐，早衙才退暮衙催。庭前阶上何所有？累囚成贯案成堆。岂无池塘长秋草，亦有丝竹生尘埃。今日清光昨夜月，竟无人来劝一杯。

早冬游王屋，自灵都抵阳台上方望天坛， 偶吟成章，寄温谷周尊师、中书李相公

霜降山水清，王屋十月时。石泉碧漾漾，崖树红离离。朝为灵都游，暮有阳台期。飘然世尘外，鸾鹤如可追。忽念公程尽，复惭身力衰。天坛在天半，欲上心迟迟。尝闻此游者，隐客与损之。各抱贵仙骨，俱非泥垢姿。二人相顾言，彼此称男儿。若不为松乔，即须作皋夔。今果如其语，光彩双葳蕤。一人佩金印，一人翳玉芝。我来高其事，咏叹偶成诗。为君题石上，欲使故山知。

济源上枉舒员外两篇，因酬六韵

歇手不判案，举头仍见山。虽来鞍马上，不离诗酒间。济源三临泛，王屋一登攀。犹嫌百里近，只得十日闲。明朝却归府，尘事如循环。赖听瑶华唱，稍开风土颜。

吴宫辞

淡红花帔浅檀蛾，睡脸初开似剪波。坐对珠笼闲理曲，琵琶鹦鹉语相和。

卷五十三

律诗 一百首

元微之除浙东观察使，喜得杭、 越邻州，先赠长句 十七首并与微之和答

稽山镜水欢游地，犀带金章荣贵身。官职比君虽校小，封疆与我且为邻。郡楼对玩千峰月，江界平分两岸春。杭越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

席上答微之

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东。勿言一水隔，便与千里同。富贵无人劝君酒，今霄为我尽杯中。

答微之上船后留别

烛下樽前一分手，舟中岸上两回头。归来虚白堂中梦，合眼先应到越州。

答微之泊西陵驿见寄

烟波尽处一点白，应是西陵古驿台。知在台边望不见，暮潮空送渡船回。

答微之夸越州州宅

贺上人回得报书，大夸州宅似仙居。厌看冯翊风沙久，喜见兰亭烟景初。日出旌旗生气色，月明楼阁在空虚。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馀杭尽不如。

微之重夸州居，其落句有西州 罗刹之谑。因嘲兹石，聊以寄怀

君问西州城下事，醉中叠纸为君书。嵌空石面标罗刹，压捺潮头敌子胥。神鬼曾鞭犹不动，波涛虽打欲何如？谁知太守心相似，抵滞坚顽两有馀。

张十八员外以新诗二十五首见寄， 郡楼月下，吟玩通夕，因题卷后，封寄微之

秦城南省清秋夜，江郡东楼明月时，去我三千六百里，得君二十五篇诗。《阳春》曲调高难和，淡水交情老始知。坐到天明吟未足，重封转寄与微之。

酬微之 微之题云：“郡务稍简，因得整集旧诗，
并连缀删削，封章谏草，繁委箱笥，仅逾百轴。偶成自叹，兼寄乐天。”

满帙填箱唱和诗，少年为戏老成悲。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吟玩独当明月夜，伤嗟同是白头时。由来才命相磨折，天遣无儿欲怨谁？微之句云：“天遣两家无嗣子，欲将文字付谁人？”故以此答之。

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

海内声华并在身，篋中文字绝无伦。美微之也。遥知独对封章草，忽忆同为献纳臣。走笔往来盈卷轴，予与微之前后寄和诗数百篇，近代无如此多有也。除官递互掌丝纶。予除中书舍人，微之撰制词；微之除翰林学士，予撰制词。制从长庆辞高古，微之长庆初知制造，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诗到元和体变新。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各有文姬才稚齿，蔡邕无儿，有女琰，字文姬。俱无通子继馀尘。陶潜小男名通子。琴书何必求王粲？与女犹胜与外人。

答微之咏怀见寄

阁中同直前春事，船里相逢昨日情。分袂二年劳梦寐，并床三宿话平生。紫微北畔辞官阙，沧海西头对郡城。聚散穷通何足道？醉来一曲《放歌行》。

酬微之夸镜湖

我嗟身老岁方徂，君更官高兴转孤。军门郡阁曾闲否？禹穴耶溪得到无？酒盏省陪《波卷白》，骰盆思共彩呼卢。一泓镜水谁能羨？自有胸中万顷湖。微之诗云：“孙园虎寺随宜看，不必遥遥羨镜湖。”故以此戏言答之。

雪中即事寄微之

连夜江云黄惨淡，平明山雪白模糊。银河沙涨三千里，梅岭花排一万株。北市风生飘散面，东楼日出照凝酥。谁家高士关门户？何处行人失道途？舞鹤庭前毛稍定，捣衣砧上练新铺。戏团稚女呵红手，愁坐衰翁对白须。压瘴一州除疾苦，呈丰万井尽欢娱。润含玉德怀君子，寒助霜威忆大夫。莫道烟波一水隔，何妨气候两乡殊。越中地暖多成两，还有

瑶台琼树无？

醉封诗筒寄微之

一生休戚与穷通，处处相随事事同。未死又邻沧海郡，无儿俱作白头翁。展眉只仰三杯后，代面唯凭五字中。为向两（川）[州] 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

除夜寄微之

鬓毛不觉白毵毵，一事无成百不堪。共惜盛时辞阙下，同嗟除夜在江南。家山泉石寻常忆，世路风波子细谙。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

苏州李中丞以《元日郡斋感怀》诗寄微之及予，辄依来篇七言八韵，走笔奉答，兼呈微之

白首余杭白太守，落拓抛名来已久。一辞渭北故园春，再把江南新岁酒。杯前笑歌徒勉强，镜里形容渐衰朽。领郡惭当潦倒年，邻州喜得平生友。长洲草接松江岸，曲水花连镜湖口。老去还能痛饮无？春来曾作闲游否？凭莺传语报李六，倩雁将书与元九。莫嗟一日日催人，且贵一年年入手。

早春西湖闲游，怅然兴怀，忆与微之同赏。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镜湖之游，或恐未暇，偶成十八韵寄微之

上马复呼宾，湖边景气新。管弦三数事，骑从十余人。立换登山屐，行携漉酒巾。逢花看当妓，遇草坐为茵。西日笼黄柳，东风荡白蘋。小桥装雁齿，轻浪蹙鱼鳞。画舫牵徐转，银船酌慢巡。野情遗世累，醉态任天真。彼此年将老，平生分最亲。高天从所愿，远地得为邻。云树分三驿，烟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却压尺书频。浙右称雄镇，山阴委重臣。贵垂长紫绶，荣驾大朱轮。出动刀枪队，归生道路尘。雁惊弓易散，鸥怕鼓难驯。百吏瞻相面，千夫捧拥身。自然闲兴少，应负镜湖春。

答微之见寄 时在郡楼对雪

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余杭次会稽。禹庙未胜天竺寺，钱湖不羨若耶溪。摆尘野鹤春毛暖，拍水沙鸥湿翅低。更对雪楼君爱否？红栏碧甃点银泥。

祭社宵兴，灯前偶作

城头传鼓角，灯下整衣冠。夜镜藏须白，秋泉漱齿寒。欲将闲送老，须著病辞官。更待年终后，支持归计看。

闲卧

尽日前轩卧，神闲境亦空。有山当枕上，无事到心中。檐卷侵床日，屏遮人座风。望春春未到，应在海门东。

新春江次

浦干潮未应，堤湿冻初销。粉片妆梅朵，金丝刷柳条。鸭头新绿水，雁齿小红桥。莫怪珂声碎，春来五马骄。

春题湖上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早春忆微之

昏昏老与病相和，感物思君叹复歌。声早鸡先知夜短，色浓柳最占春多。沙头雨染班班草，水面风驱瑟瑟波。可道眼前光景恶，其如难见故人何！

失鹤

失为庭前雪，飞因海上风。九霄应得侣，三夜不归笼。声断碧云外，影沉明月中。郡斋从此后，谁伴白头翁？

自感

宴游寝食渐无味，杯酒管弦徒绕身。宾客欢娱僮仆饱，始知官职为他人。

得湖州崔十八使君书，喜与杭、越邻郡，因成长句代贺，兼寄微之

三郡何因此结缘？贞元科第忝同年。故情欢喜开书后，旧事思量在眼前。越国封疆吞

碧海，杭城楼阁入青烟。吴兴卑小君应屈，为是蓬莱最后仙。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后。当时崔自咏云：“人间不会云间事，应笑蓬莱最后仙。”

同诸客携酒早看樱桃花

晓报樱桃发，春携酒客过。绿觞粘盏杓，红雪压枝柯。天色清明少，人生事故多。停杯替花语，不醉拟如何？

柳 絮

三月尽时头白日，与春老别更依依。凭莺为向杨花道，绊惹春风莫放归。

早饮湖州酒，寄崔使君

一榼扶头酒，泓澄泻玉壶。十分蘸甲酌，潋滟满银盂。捧出光华动，尝看气味殊。手中稀琥珀，舌上冷醍醐。瓶里有时尽，江边无处沽。不知崔太守，更有寄来无？

病中书事

三载卧山城，闲知节物情。莺多过春语，蝉不待秋鸣。气嗽因寒发，风痰欲雨生。病身无所用，唯解卜阴晴。

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 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

拣得琅玕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

醉戏诸妓

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不知明日休官后，逐我东山去是谁？

北 院

北院人稀到，东窗地最偏。竹烟行灶上，石壁卧房前。性拙身多暇，心慵事少缘。还如病居士，唯置一床眠。

酬周协律

五十钱塘守，应为送老官。滥蒙辞客爱，犹作近臣看。凿落愁须饮，琵琶闷遣弹。白头虽强醉，不似少年欢。

题石山人

腾腾兀兀在人间，贵贱贤愚尽往还。臃肿筵中唯饮酒，歌钟会处独思山。存神不许三尸住，混俗无妨两鬓班。除却余杭白太守，何人更解爱君闲？

诗 解

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但令长守郡，不觅却归城。只拟江湖上，吟哦过一生。

潮

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

闻歌妓唱严郎中诗，因以绝句寄之

严前为郡守

已留旧政布中和，又付新词与艳歌。但是人家有遗爱，就中苏小感恩多。

柘 枝 妓

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

急乐世辞

正抽碧线绣红罗，忽听黄莺敛翠蛾。秋思冬愁春怅望，大都不称意时多。

天竺寺送坚上人归庐山

锡杖登高寺，香炉忆旧峰。偶来舟不系，忽去鸟无踪。岂要留离偈？宁劳动别容。与师俱是梦，梦里暂相逢。

除官赴阙，留赠微之

去年十月半，君来过浙东。今年五月尽，我发向（阙）〔关〕中。两乡默默心相别，一水盈盈路不通。从此津人应省事，寂寥无复递诗筒。

留题郡斋

吟山歌水嘲风月，便是三年官满时。春为醉眠多闭阁，秋因晴望暂褰帷。更无一事移风俗，唯化州民解咏诗。

别州民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哪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今春增筑钱唐湖堤，贮水以防天旱，故云。

留题天竺、灵隐两寺

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黄纸除书到，青宫诏命催。僧徒多怅望，宾从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别桥怜白石，辞洞恋青苔。石桥在天竺，明洞在灵隐。渐出松间路，犹飞马上杯。谁教冷泉水，送我下山来？

西湖留别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咽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阴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处处回头尽堪恋，就中难别是湖边。

重寄别微之

凭仗江波寄一辞，不须惆怅报微之。犹胜往岁峡中别，滟滪堆边招手时。

重题别东楼

东楼胜事我偏知，气象多随昏旦移。湖卷衣裳白重叠，山张屏障绿参差。海仙楼塔晴方出，江女笙箫夜始吹。春雨星攒寻蟹火，秋风霞飐弄涛旗。余杭风俗：每寒食雨后夜凉，家家持烛寻蟹，动盈万人。每岁八月迎涛，弄水者悉举旗帜焉。宴宜云髻新梳后，曲爱《霓裳》未拍时。太守三年嘲不尽，郡斋空作百篇诗。

别周军事

主人头白官仍冷，去后怜君是底人？试谒会稽元相去，不妨相见却殷勤。

看常州《柘枝》，赠贾使君

莫惜新衣舞《柘枝》，也从尘污汗沾垂。料君即却归朝去，不见银泥衫故时。

汴路有感

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绕身新眷属，举目旧乡关。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见山。啼襟与愁鬓，此日两成班。

埽桥旧业

别业埽城北，抛来二十春。改移新迳路，变换旧村邻。有税田畴薄，无官弟侄贫。田园何用问，强半属他人。

茅城驿

汴河无景思，秋日又凄凄。地薄桑麻瘦，村贫屋舍低。早苗多间草，浊水半和泥。最是萧条处，茅城驿向西。

河阴夜泊，忆微之

忆君我正泊行舟，望我君应上郡楼。万里月明同此夜，黄河东面海西头。

杭州回舫

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欵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凭回棹，与报西湖风月知。

途中题山泉

决决涌岩穴，溅溅出洞门。向东应入海，从此不归根。似叶飘辞树，如云断别根。吾身亦如此，何日返乡园？

欲到东洛，得杨使君书，因以此报

向公心切向财疏，淮上休官洛下居。三郡政能从独步，十年生计复何如？使君滩上久分手，别驾渡头先得书。且喜平安又相见，其余外事尽空虚。

洛下寓居

秋馆清凉日，书因解闷看。夜窗幽独处，琴不为人弹。游宴慵多废，趋朝老渐难。禅僧教断酒，道士劝休官。渭曲庄犹在，钱塘俸尚残。如能便归去，亦不至饥寒。

味道

叩齿晨兴秋院静，焚香宴坐晚窗深。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此日尽知前境妄，多生曾被外尘侵。自嫌习性犹残处，爱咏闲诗好听琴。

好听琴

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

爱咏诗

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归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

酬皇甫庶子见寄

掌纶不称君应笑，典郡无能我自知。别诏忽惊新命出，同寮偶与夙心期。春坊潇洒优闲地，秋鬓苍浪老大时。独占二疏应未可，龙楼见拟觅分司。

卧疾

闲官卧疾绝经过，居处萧条近洛河。水北水南秋月夜，管弦声少杵声多。

远师

东宫白庶子，南寺远禅师。何处遥相见？心无一事时。

问远师

羸羸停夜食，吟咏散秋怀。笑问东林老，诗应不破斋。

小院酒醒

酒醒闲独步，小院夜深凉。一领新秋簟，三间明月廊。未收残盞杓，初换熟衣裳。好是幽眠处，松阴六尺床。

赠侯三郎中

老爱东都好寄身，足泉多竹少埃尘。年丰最喜唯贫客，秋冷先知是瘦人。幸有琴书堪作伴，苦无田宅可为邻。洛中纵未长居得，且与苏田游过春。

求分司东都，寄牛相公十韵

忽忽心如梦，星星鬓似丝。纵贫长有酒，虽老未抛诗。俭薄身都惯，疏顽性颇宜。饭讎餐亦饱，被暖起常迟。万里归何得？三年伴是谁？华亭鹤不去，天竺石相随。余罢杭州，得华亭鹤、天竺石同载而归。王尹赏将马，田家卖与池。开门闲坐日，绕水独行时。懒慢交游许，衰羸相府知。官寮幸无事，可惜不分司！

酬杨八

君以旷怀宜静境，我因蹇步称闲官。闭门足病非高士，劳作云心鹤眼看。

履道新居二十韵

履道坊西角，官河曲北头。林园四邻好，风景一家秋。门闭深沉树，池通浅沮秋夜反。沟。拔青松直上，铺碧水平流。篱菊黄金合，窗筠绿玉稠。疑连紫阳洞，似到白洲。僧至多同宿，宾来辄少留。岂无诗引兴？兼有酒销忧。移榻临平岸，携茶上小舟。果穿闻鸟啄，萍破见鱼游。地与尘相远，人将境共幽。泛潭菱点镜，沉浦月生钩。厨晓烟孤起，庭寒雨半收。老饥初爱粥，瘦冷早披裘。洛下招新隐，秦中忘旧游。辞章留凤阁，班籍寄龙楼。病惬官曹静，闲惭俸禄优。琴书中有得，衣食外何求？济世才无取，谋身智不周。应须共心语，万事一时休。

九日思杭州旧游，寄周判官及诸客

忽忆郡南山顶上，昔时同醉是今辰。笙歌委曲声延耳，金翠动摇光照身。风景不随官

相去，欢娱应逐使君新。江山宾客皆如旧，唯是当筵换主人。

秋 晚

烟景淡蒙蒙，池边微有风。觉寒蛩近壁，知暝鹤归笼。长貌随年改，衰情与物同。夜来霜厚薄？梨叶半低红。

分 司

散帙留司殊有味，最宜病拙不才身。行香拜表为公事，碧洛青嵩当主人。已出闲游多到夜，却归慵卧又经旬。钱塘五马留三匹，还拟骑游搅扰春。

河南王尹初到，以诗代书先问之

别来王阁老，三岁似须臾。鬓上班多少？杯前兴有无？官从分紧慢，情莫问荣枯。许入朱门否？篮舆一病夫。

池 西 亭

朱栏映晚树，金魄落秋池。还似钱塘夜，西楼月出时。

临池闲卧

小竹围庭匝，平池与砌连。闲多临水坐，老爱向阳眠。营役抛身外，幽奇送枕前。谁家卧床脚，解系钓鱼船？

吾 庐

吾庐不独贮妻儿，自觉年侵身力衰。眼下营求容足地，心中准拟挂冠时。新昌小院松当户，履道幽居竹绕池。莫道两都空有宅，林泉风月是家资。

题新居，寄宣州崔相公

所居南邻即崔家池

门庭有水巷无尘，好称闲官作主人。冷似雀罗虽少客，宽于舍足容身。疏通竹径将迎月，扫掠莎台欲待春。济世料君归未得，南园北曲谩为邻。

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

三年闲闷在馀杭，曾为梅花醉几场。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蹋随游骑心

长惜，折赠佳人手亦香。赏自初开直至落，欢因小饮便成狂。薛刘相次埋新陇，沈谢双飞出故乡。薛、刘二客，谢、沈二妓，皆当时歌酒之侣。歌伴酒徒零散尽，唯残头白老萧郎！

病中辱张常侍题集贤院诗，因以继和

天禄阁门开，甘泉侍从回。图书皆帝籍，寮友尽仙才。骑省通中掖，龙楼隔上台。犹怜病宫相，诗寄洛阳来。

早春晚归

晚归骑马过天津，沙白桥红反照新。草色连延多隙地，鼓声闲缓少忙人。还如南国饶沟水，不似西京足路尘。金谷风光依旧在，无人管领石家春。

赠杨使君

曾嗟放逐同巴峡，且喜归还会洛阳。时命到来须作用，功名未立莫思量。银衔叱拨欺风雪，金屑琵琶费酒浆。更待城东桃李发，共君沉醉两三场。

赠皇甫庶子

何因散地共徘徊？人道君才我不才。骑少马蹄生易蹶，用稀印锁涩难开。妻知年老添衣絮，婢报天寒拨酒醅。更愧小胥咨拜表，单衫冲雪夜深来。

池上竹下作

穿篱绕舍碧逶迤，十亩闲居半是池。食饱窗间新睡后，脚轻林下独行时。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何必悠悠（世人）[人世]上，劳心费目觅亲知？

闲出觅春，戏赠诸郎官

年来数出觅风光，亦不全闲亦不忙。放鞦体安骑稳马，隔袍身暖照晴阳。迎春日日添诗思，送老时时放酒狂。除却髭须白一色，其余未伏少年郎。

别春炉

暖阁春初入，温炉兴稍阑。晚风犹冷在，夜火且留看。独宿相依久，多情欲别难。谁能共天语，长遣四时寒？

泛小瘡 二首

水一塘， 一只。 头漾漾知风起， 背萧萧闻雨滴。醉卧船中欲醒时，忽疑身是江南客。

船缓进，水平流。一茎竹篙别船尾，两幅青幕（幅）〔覆〕船头。亚竹乱藤多照岸，如从凤口向湖州。

梦行简

天气妍和水色鲜，闲吟独步小桥边。池塘草绿无佳句，虚卧春窗梦阿怜。

题新居呈王尹，兼简府中三掾

弊宅须重葺，贫家乏羡财。桥凭川守造，树倩府寮栽。朱板新犹湿，红英暖渐开。仍期更携酒，倚栏看花来。

云 和

非琴非瑟亦非筝，拨柱推弦调未成。欲散白头千万恨，只销红袖两三声。

春 老

欲随年少强游春，自觉风光不属身。歌舞屏风花障上，几时会画白头人？

春雪过皇甫家

晚来篮輿雪中回，喜遇君家门正开。唯要主人青眼待，琴诗谈笑自将来。

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诗见示，因以二绝和之

洞房门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凤雏。还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满月即成珠。

爱惜肯将同宝玉，喜欢应胜得王侯。弄璋诗句多才思，愁杀无儿老邓攸。

与皇甫庶子同游城东

闲游何必多徒侣？相劝时时举一杯。博望苑中无职役，建春门外足池台。绿油剪叶蒲

新长，红蜡粘枝杏欲开。白马朱衣两宫相，可怜天气出城来。

洛城东花下作

记得旧诗章，花多数洛阳。旧诗云：“洛阳城东面，今来花似雪。”又云：“更待城东桃李发。”又云：“花满洛阳城。”及逢枝似雪，已是鬓成霜。向后光阴促，从前事意忙。无因重年少，何计驻时芳？欲送愁离面，须倾酒入肠。白头无藉在，醉倒亦何妨！

晚春寄微之并崔湖州

洛阳陌上少交亲，履道城边欲暮春。崔在吴兴元在越，出门骑马觅何人？

城东闲行，因题尉迟司业水阁

闲绕洛阳城，无人知姓名。病乘篮輿出，老着茜衫行。处处花相引，时时酒一倾。借君溪阁上，醉咏两三声。

寄皇甫七

孟夏爱吾庐，陶潜语不虚。花樽飘落酒，风案展开书。邻女偷新果，家僮漉小鱼。不知皇甫七，池上兴如何？

访皇甫七

上马行数里，逢花倾一杯。更无停泊处，还是觅君来。

卷五十四

律诗 一百首

除苏州刺史，别洛城东花

乱雪千花落，新丝两鬓生。老除吴郡守，春别洛阳城。江上今重去，城东更一行。别花何用伴？劝酒有残莺。

奉和汴州令狐（令）〔相〕公二十二韵

客有东征者，夷门一落帆。二年方得到，五日未为淹。相府领镇，隔年，居易方到。既到，陪奉游宴，凡经五日。在浚旌重葺，游梁馆更添。心因好善乐，貌为礼贤谦。俗阜知敦劝，民安见察廉。仁风扇道路，阴雨膏闾阎。文律操将柄，兵机钓得钤。碧幢油叶叶，红旆火檐檐。景象春加丽，威容晓助严。枪森赤豹尾，纛吒黑龙髯。门静尘初敛，城昏日半衔。选幽开后院，占胜坐前檐。平展丝头毯，高褰锦额帘。雷捶《柘枝》鼓，雪摆《胡腾》衫。发滑歌钗坠，妆光舞汗沾。回灯花簇簇，过酒玉纤纤。饌盛盘心殢，醑浓盏底粘。陆珍熊掌烂，海味蟹螯咸。福履千夫祝，形仪四座瞻。羊公长在岷，传说莫归岩。盖祝者诗意也。眷爱人人遍，风情事事兼。犹嫌客不醉，同赋夜厌厌。

船夜援琴

鸟栖鱼不动，月照夜江深。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

答刘和州

换印虽频命未通，历阳湖上又秋风。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我亦思归田舍下，君应厌卧郡斋中。好相收拾为闲伴，年齿官班约略同。

渡 淮

淮水东南阔，无风渡亦难。孤烟生乍直，远树望多圆。春浪棹声急，夕阳帆影残。清

流宜映月，今夜重吟看。

赴苏州，至常州，答贾舍人

杭城隔岁转苏台，还拥前时五马回。厌见簿书先眼合，喜逢杯酒暂眉开。未酬恩宠年空去，欲立功名命不来。一别承明三领郡，甘从人道是粗才！

去岁罢杭州，今春领吴郡， 惭无善政，聊写鄙怀，兼寄三相公

为问三丞相，如何秉国钧？那将最剧郡，付与苦慵人。岂有吟诗客，堪为持节臣？不才空饱暖，无惠及饥贫。昨卧南城月，今行北境春。铅刀磨欲尽，银印换何频？杭老遮车辙，吴童扫路尘。虚迎复虚送，惭见两州民。

宣武令狐相公以诗寄赠，传播吴中，聊用短章，用伸酬谢

新诗传咏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辞人命薄多无位，战将功高少有文。谢（眺）〔朏〕篇章韩信钺，一生双得不如君。

自 咏

形容瘦薄诗情苦，岂是人间有相人？只合一生眠白屋，何因三度拥朱轮？金章未佩虽非贵，银榼常携亦不贫。唯是无儿头早白，被天磨折恰平均。

吟前篇，因寄微之

君颜贵茂不清羸，君句雄华不苦悲。何事遣君还似我，髭须早白亦无儿？

紫 薇 花

紫薇花对紫（薇）〔微〕翁，名目虽同貌不同。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浔阳官舍双高树，兴善僧庭一大丛。何似苏州安置处，花堂栏下月明中。

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 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

渭北离乡客，江南守土臣。涉途初改月，入境已经旬。甲郡漂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自顾才能少，何堪宠命频！冒荣惭印绶，虚奖负丝纶。除苏州制云：

“藏于己为道义，施于物为政能。在公形骨鯁之志，阖境有袴襦之乐。”候病须通脉，防流要塞津。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削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以兹为报效，安敢不躬亲？襦袴夸提于手，韦弦佩在绅。敢辞称俗吏，且愿活疲民。常常州。未征黄霸，湖湖州。犹借寇恂。愧无铛脚政，徒忝犬牙邻。制诏夸黄绢，美贾常州也。诗篇占白。美崔吴兴也。铜符抛不得，自谓也。琼树见无因。警寐钟传夜，催衙鼓报晨。唯知对胥吏，未暇接亲宾。色变云迎夏，声残鸟过春。麦风非逐扇，梅雨异随轮。武寺山如故，武丘寺也。王楼月自新。郡内东南楼名也。池塘闲长草，丝竹废生尘。暑遣烧神酎，晴教飏舞茵。待还公事了，亦拟乐吾身。

题 笼 鹤

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虎丘惭客问，娃馆妒人过。莫笑笼中鹤，相看去几何？

答客问杭州

为我踟蹰停酒盏，与君约略说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塘写绿油。大屋檐多装雁齿，小航船亦画龙头。所嗟水路无三百，官系何因得再游？

登阊门闲望

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曾赏钱塘嫌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

代诸妓赠送周判官

妓筵今夜别姑苏，客棹明朝向镜湖。莫泛扁舟寻范蠡，且随五马觅罗敷。兰亭月破能回否？娃馆秋凉却到无？好与使君为老伴，归来休染白髭须。

秋寄微之十二韵

娃馆松江北，稽城浙水东。屈君为长吏，伴我作衰翁。旌旆知非远，烟云望不通。忙多对酒榼，兴少阅诗筒。此在杭州，两浙唱和诗赠答，于筒中递来往。淡白秋来日，疏凉雨后风。馀霞数片绮，新月一张弓。影满衰桐树，香凋晚蕙丛。饥啼春谷鸟，寒怨络丝虫。览镜头虽白，听歌耳未聋。老愁从自遣，醉笑与谁同？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销在两衙中。

池上早秋

荷芰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生北槛，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意衰。过潘二十岁，何必更愁悲？

郡西亭偶咏

常爱西亭面北林，公私尘事不能侵。共闲作伴无如鹤，与老相随只有琴。莫遣是非分作界，须教吏隐合为心。可怜此道人皆见，但要修行功用深。

故 杉

暗淡绯衫称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门。袖中吴郡新诗本，襟上杭州旧酒痕。残色过梅看向尽，故香因洗嗅犹存。曾经烂熳三年著，欲弃空箱似少恩。

郡中夜听李山人弹《三乐》

风琴秋拂匣，月户夜开关。荣启先生乐，姑苏太守闲。传声千古后，得意一时间。却怪钟期耳，唯听水与山。

东 城 桂 三首 并序

苏之东城，古吴都城也，今为〔之樵牧〕〔樵牧之〕场。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赋三绝句以唁之。

子堕本从天竺寺，根盘今在阖闾城。当时应逐南风落，落向人间取次生。旧说杭州天竺寺，每岁秋中，有月桂子堕。

霜雪压多虽不死，荆榛长疾欲相埋。长忧落在樵人手，卖作苏州一束柴。

遥知天上桂华孤，试问常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

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

吾年五十加朝散，尔亦今年赐服章。齿发恰同知命岁，官衔俱是客曹郎。予与行简俱年五十始着绯，皆是主客郎官。荣传锦帐花联萼，彩动绫袍雁趁行。绯多以雁衔瑞莎为之也。大抵着绯宜老大，莫嫌秋鬓数茎霜。

唤 笙 歌

露坠菱花槿，风吹败叶荷。老心欢乐少，秋眼感伤多。芳岁今如此，衰翁可奈何！犹应不如醉，试遣唤笙歌。

对 酒 吟

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舄从相近，讴吟任所须。金衔嘶五马，钿带舞双姝。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歙。今夜还先醉，应烦红袖扶。

偶 饮

三盏醺醺四体融，妓亭檐下夕阳中。千声方响敲相续，一曲《云和》戛未终。今日心情如往日，秋风气味似春风。唯憎小吏樽前报，道去衙时水五筒。

早发赴洞庭舟中作

阊门曙色欲苍苍，星月高低宿水光。棹举影摇灯烛动，舟移声拽管弦长。渐看海树红生日，遥见包山白带霜。出郭已行十五里，唯销一曲慢《霓裳》。

宿 湖 中

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浸月冷波千顷练，苞霜新橘万株金。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拣贡橘书情

洞庭贡橘拣宜精，太守勤王请自行。珠颗形容随日长，琼浆气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駉骀力，望阙难伸蝼蚁情。疏贱无由亲跪献，愿凭朱实表丹诚。

夜泛阳坞入明月湾即事，寄崔湖州

湖山处处好淹留，最爱东湾北坞头。掩映橘林千点火，泓澄潭水一盆油。龙头画舸衔明月，鹊脚红旗蘸碧流。为报茶山崔太守，与君各是一家游。尝羨吴兴每春茶山之游，泊入太湖，美意减矣，故云。

泛太湖书事寄微之

烟渚云帆处处通，飘然舟似入虚空。玉杯浅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终。黄夹缬林寒有叶，碧琉璃水净无风。避旗飞鹭翩翻白，惊鼓跳鱼拔刺红。涧雪压多松偃蹇，岩泉滴久石玲珑。书为故事留湖上，所见胜景，多记在湖中石上。吟作新诗寄浙东。军府威容从道盛，江山气色定知同。报君一事君应羨，五宿澄波皓月中。

题新馆

曾为白社羁游子，今作朱门醉饱身。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重裘每念单衣士，兼味常思旅食人。新馆寒来多少客，欲回歌酒暖风尘。

西楼喜雪命宴

宿云黄惨淡，晓雪白飘飏。散面遮槐市，堆花压柳桥。四郊铺缟素，万室罄琼瑶。银榼携桑落，金炉上丽谯。光迎舞妓动，寒近醉人销。歌乐虽盈耳，惭无《五袴谣》。

新栽梅

池边新种七株梅，欲到花时点检来。莫怕长洲桃李妒，今年好为使君开。

酬刘和州戏赠

钱塘山水接苏台，两地褰帷愧不才。政事素无争学得？风情旧有且将来。双蛾解珮啼相送，五马鸣珂笑却回。不似刘郎无景行，长抛春恨在天台。

戏和贾常州醉中二绝句

闻道毗陵诗酒兴，近来积渐学姑苏。罨头新令从偷去，刮骨清吟得似无？

越调管吹留客曲，吴吟诗送暖寒杯。娃宫无限风流事，好遣孙心暂学来。

岁暮寄微之 三首

微之别久能无叹？知退书稀岂免愁？甲子百年过半后，光阴一岁欲终头。池冰晓合胶船底，楼雪晴销露瓦沟。自觉欢情随日减，苏州心不及杭州。

白头岁暮苦相思，除却悲吟无可为。枕上从妨一夜睡，灯前读尽十年诗。读前后唱和诗。

龙钟校正骑驴日，憔悴通江司马时。通州，江州。若并如今是全活，纡朱拖紫且开眉。

荣进虽频退亦频，与君才命不调匀。若不九重中掌事，即须千里外抛身。紫垣南北厅曾对，沧海东西郡又邻。唯欠结庐嵩洛下，一时归去作闲人。

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 兼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

弟妹妻孥小侄甥，娇痴弄我助欢情。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形骸老倒虽堪叹，骨肉团圆亦可荣。犹有夸张少年处，笑呼张丈唤殷兄。

正月三日闲行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黄鹂，坊名。乌鹊，河名。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苏之官桥大数。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

夜 归

逐胜移朝宴，留欢放晚衙。宾寮多谢客，骑从半吴娃。到处销春景，归时及月华。城阴一道直，烛焰两行斜。东吹先催柳，南霜不杀花。皋桥夜沽酒，灯火是谁家？

自 叹

岂独年相迫，兼为病所侵。春来痰气动，老去嗽声深。眼暗犹操笔，头班未挂簪。因循过日月，真是俗人心。

郡中闲独，寄微之及崔湖州

少年宾旅非吾辈，晚岁簪缨束我身。酒散更无同宿客，诗成长作独吟人。 洲会面知何日？镜水离心又一春。两处也应相忆在，官高年长少情亲。

小 舫

小舫一艘新造了，轻装梁柱庑安蓬。深坊静岸游应遍，浅水低桥去尽通。黄柳影笼随棹月，白 香起打头风。慢牵欲傍樱桃泊，借问谁家花最红？

马坠强出，赠同座

足伤遭马坠，腰重倩人抬。只合窗间卧，何因花下来？坐依桃叶妓，行呷地黄杯。强出非他意，东风落尽梅。

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时马坠损腰，正劝蒲黄酒。

酬微之开拆新楼初毕相报，末联见戏之作

海山郁郁石棱棱，新豁高居正好登。南临贍部三千界，东对蓬宫十二层。报我楼成秋望月，把君诗读夜回灯。无妨却有他心眼，妆点亭台即不能。

病中多雨逢寒食

水国多阴常懒出，老夫饶病爱闲眠。三旬卧度莺花月，一半春销风雨天。薄暮何人吹觱篥？新晴几处缚秋千？彩绳芳树长如旧，唯是年年换少年。

清 明 夜

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红轩刺史家。独绕回廊行复歇，遥听弦管暗看花。

苏 州 柳

金谷园中黄袅娜，曲江畔碧毵娑。老来处处游行遍，不似苏州柳最多。絮扑白头条拂面，使君无计奈春何！

三月二十八日，赠周判官

一春惆怅残三日，醉问周郎忆得无？柳絮送人莺劝酒，去年今日别东都。

偶 作

红杏初生叶，青梅已缀枝。阑珊花落后，寂寞酒醒时。坐闷低眉久，行慵举足迟。少年君莫怪，头白自应知。

重答刘和州

来篇云：“苏州刺史例能诗，
西掖（吟）〔今〕来替左司。”又云：“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唯是欠西施。”

分无佳丽敌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随分笙歌聊自乐，等闲篇咏被人知。花边妓引寻香径，月下僧留宿剑池。可惜当时好风景，吴王应不解吟诗。采香径在馆娃宫。

奉送三兄

少年曾管二千兵，昼听笙歌夜斫营。自反丘园头尽白，每逢旗鼓眼犹明。杭州暮醉连床卧，吴郡春游并马行。自愧阿连官职慢，只教兄作使君兄。

城上夜宴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将秉烛游。风月万家河两岸，笙歌一曲郡西楼。诗听越客吟何苦，酒被吴娃劝不休。从道人生都是梦，梦中欢笑亦胜愁。

重题小舫，赠周从事，兼戏微之

细（蓬）〔篷〕青篾织鱼鳞，小眼红窗衬曲尘。阔狭才容从事座，高低恰称使君身。舞筵须拣腰轻女，仙棹难胜骨重人。不似镜湖廉使出，高樯大艫闹惊春。

吴 樱 桃

含桃最说出东吴，香色鲜秾气味殊。洽恰举头千万颗，婆娑拂面两三株。鸟偷飞处衔将火，人摘争时蹋破珠。可惜风吹兼雨打，明朝后日即应无！

春尽，劝客酒

林下春将尽，池边日半斜。樱桃落砌颗，夜合隔帘花。尝酒留闲客，行茶使小娃。残杯劝不饮，留醉向谁家？

仲夏斋居，偶题八韵，寄微之及崔湖州

腥血与荤蔬，停来一月余；肌肤虽瘦损，方寸任清虚。体适通宵坐，头慵隔日梳。眼前无俗物，身外即僧居。水榭风来远，松廊雨过初。褰帘放巢燕，投食施池鱼。久别闲游伴，频来问疾书。不知湖与越，更隐兴何如？

官宅

红紫共纷纷，只承老使君。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水色窗窗见，花香院院闻。恋他官舍住，双鬓白如云。

六月三日夜闻蝉

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再鸣。不知池上月，谁拨小船行？

莲石

青石一两片，白莲三四枝。寄将东洛去，心与物相随。石倚风前树，莲栽月下池。遥知安置处，预想发荣时。领郡来何远？还乡去已迟。莫言千里别，岁晚有心期。

眼病 二首

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已上四句，皆病眼中所见者。僧说客尘来眼界，医言风眩在肝家。两头治疗何曾瘥？药力微茫佛力赊！

又 一首

眼脏损伤来已久，病根牢固去应难。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案上谩铺《龙树论》，合中虚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题东武丘寺六韵

香刹看非远，祇园入始深。龙蟠松矫矫，玉立竹森森。怪石千僧坐，灵池一剑沉。海当亭两面，山在寺中心。酒熟凭花劝，诗成倩鸟吟。寄言轩冕客，此地好抽簪。

夜游西武丘寺八韵

不厌西丘寺，闲来即一过。舟船转云岛，楼阁出烟萝。路入青松影，门临白月波。鱼跳惊乘烛，猿觑怪鸣珂。摇曳双红旆，娉婷十翠娥。容、满、蟬、态等十妓从游也。香花助罗绮，钟梵避笙歌。领郡时将久，游山数几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咏怀

苏杭自昔称名郡，牧守当今当好官。两地江山蹋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几时酒盏曾

抛却？何处花枝不把看？白发满头归得也，诗情酒兴渐阑珊。

重咏

日觉双眸暗，年惊两鬓苍。病应无处避，老更不宜忙。徇俗心情少，休官道理长。今秋归去定，何必重思量。

百日假满

心中久有归田计，身上都无济世才。长告初从百日满，故乡元约一年回。马辞辕下头高举，鹤出笼中翅大开。但拂衣行莫回顾，的无官职趁人来。

九日寄微之

眼暗头风事事妨，绕篱新菊为谁黄？闲游日久心慵倦，痛饮年深肺损伤。吴郡两回逢九月，越州四度见重阳。怕飞杯酒多分数，厌听笙歌旧曲章。蟋蟀声寒初过雨，茱萸色浅未经霜。去秋共数登高会，又被今年减一场。

题报恩寺

好是清凉地，都无系绊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属闲人。净石堪敷坐，寒泉可濯巾。自惭容鬓上，犹带郡庭尘。

晚起

卧听咚咚衙鼓声，起迟睡足长心情。华簪脱后头虽白，堆案抛来眼校明。闲上篮舆乘兴出，醉回花舫信风行。明朝更濯尘缨去，闻道松江水最清。

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

朝从思益峰游后，晚到楞伽寺歇时。照水姿容虽已老，上山筋力未全衰。行逢禅客多相问，坐倚鱼舟一自思。犹去悬车十五载，休官非早亦非迟。

松江亭携乐观渔宴宿

震泽平芜岸，松江落叶波。在官常梦想，为客始经过。水面排罾网，船头簇绮罗。朝盘飧红鲤，夜烛舞青娥。雁断知风急，潮平见月多。繁丝与促管，不解和渔歌。

宿灵岩寺上院

高高白月上青林，客去僧归独夜深。葷血屏除唯对酒，歌钟放散只留琴。更无俗物当人眼，但有泉声洗我心。最爱晓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

酬别周从事 二首

腰痛拜迎人客倦，眼昏勾押簿书难。辞官归去缘衰病，莫作陶潜范蠡看。

洛下田园久抛掷，吴中歌酒莫留连。嵩阳云树伊川月，已校归迟四五年。

武丘寺路 去年重开寺路，桃李莲荷约种数千株

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

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 楼在苏州

潦倒宦情尽，萧条芳岁阑。欲辞南国去，重上北城看。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杨府，坊闹半长安。插雾峰头没，穿霞日脚残。水光红漾漾，树色绿漫漫。约略留遗爱，殷勤念旧欢。病抛官职易，老别友朋难。九月全无热，西风亦未寒。齐云楼北面，半日凭栏干。

吴宫词

澹红花帔浅檀蛾，睡脸初开似剪波。坐对珠笼闲理曲，琵琶鹦鹉语相和。

河亭晴望

风转云头敛，烟销水面开。晴虹桥影出，秋雁橹声来。郡静官初罢，乡遥信未回。明朝是重九，谁劝菊花杯？

留别微之

干时久与本心违，悟道深知前事非。犹厌劳形辞郡印，那将趁伴着朝衣？《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少室云边伊水畔，比君校老合先归。

自 喜

自喜天教我少缘，家徒行计两翩翩。身兼妻子都三口，鹤与琴书共一船。僮仆减来无冗食，资粮算外有余钱。携将贮作丘中费，犹免饥寒得数年。

武丘寺路宴，留别诸妓

银泥裙映锦障泥，画舸停桡马簇蹄。清管曲终鹦鹉语，红旗影动鹧鸪嘶。渐销醉色朱颜浅，欲语离情翠黛低。莫忘使君吟咏处：女坟湖北虎丘西。 ，一本作泼汗。

江上对酒 二首

酒助疏顽性，琴资缓慢情。有慵将送老，无智可劳生。忽忽忘机坐，依依任运行。家乡处是，那独在神京？

又 一 首

久贮沧浪意，初辞桎梏身。昏昏常带酒，默默不应人。坐稳便箕踞，眠多爱欠伸。客来存礼数，始着白纶巾。

望亭驿酬别周判官

何事出长洲，连宵饮不休？醒应难作别，欢渐少于愁。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何言五十里，已不属苏州。

见小侄龟儿《咏灯诗》并腊娘制衣，因寄行简

已知腊子能裁服，复报龟儿解咏灯。巧妇才人常薄命，莫教男女苦多能。

酒筵上答张居士

但要前尘减，无妨外相同。虽过酒肆上，不离道场中。弦管声非实，花钿色是空。何人知此义？唯有净名翁。

鸚 鵡

陇西鸚鵡到江东，养得经年嘴渐红。常恐思归先剪翅，每因喂食暂开笼。人怜巧语情虽重，鸟忆高飞意不同。应似朱门歌舞妓，深藏牢闭后房中。

听琵琶妓弹《略略》

腕软拨头轻，新教《略略》成。四弦千遍语，一曲万重情。法向师边得，能从意上生。莫欺江外手，别是一家声。

写新诗寄微之，偶题卷后

写了吟看满卷愁，浅红笺纸小银钩。未容寄与微之去，已被人传到越州。

宝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梦后作

尘缨忽解诚堪喜，世网重来未可知。莫忘全吴馆中梦，岭南泥雨步行时。

与梦得同登栖灵塔

半月悠悠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共怜筋力犹堪在，上到栖灵第九层。

梦苏州水阁，寄冯侍御

扬州驿里梦苏州，梦到花桥水阁头。觉后不知冯侍御，此中昨夜共谁游？

喜罢郡

五年两郡亦堪嗟，偷出游山走看花。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闻报坐衙。睡到午时欢到夜，回看官职是泥沙。

答次休上人

来篇云：

闻有余霞千万首，何方一句乞闲人

姓白使君无丽句，名休座主有新文。禅心不合生分别，莫爱余霞嫌碧云。

卷五十五

律诗 九十九首

感悟妄缘，题如上人壁

自从为呆童，直至作衰翁。所好随年异，为忙终日同。弄沙成佛塔，锵玉谒王宫。彼此皆儿戏，须臾即色空。有营非了义，无著是真宗。兼恐勤修道，犹应在妄中。

思子台有感 二首 凡题思子台者， 皆罪江充。予观祸胎不独在此，偶以二绝辨之

曾家机上闻投杼，尹氏园中见掇蜂。但以恩情生隙罅，何人不解作江充？

暗生魑魅蠹生虫，何异谗生疑阻中。但使武皇心似烛，江充不敢作江充。

赋得边城角

边角两三枝，霜天陇上儿。望乡相并立，向月一时吹。战马头皆举，征人手尽垂。呜呜三奏罢，城上展旌旗。

忆洛中所居

忽忆东都宅，春来事宛然。雪销行径里，水上卧房前。厌绿栽黄竹，嫌红种白莲。醉教莺送酒，闲遣鹤看船。幸是林园主，惭为食禄牵。宦情薄似纸，乡思急于弦。岂合姑苏守，归休更待年？

想归田园

恋他朝市求何事？想取丘园乐此身。千首恶诗吟过日，一壶好酒醉销春。归乡年亦非全老，罢郡家仍未苦贫。快活不知如我者，人间能有几人？

琴 茶

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赠楚州郭使君

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黄金印绶悬腰底，《白雪》歌诗落笔头。笑看儿童骑竹马，醉携宾客上仙舟。当家美事堆身上，何啻林宗与细侯？

和郭使君题枸杞

山阳太守政严明，吏静人安无犬惊。不知灵药根成狗，怪得时闻吠夜声。

初到洛下闲游

汉庭重少身宜退，洛下闲居迹可逃。趁伴入朝应老丑，寻春放醉尚粗豪。诗携彩纸新装卷，酒典绯花旧赐袍。曾在东方千骑上，至今躑躅马头高。

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筋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太 湖 石

烟翠三秋色，波涛万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断碧云根。风气通岩穴，苔文护洞门。三峰具体小，应是华山孙。

过 敷 水

垂鞭欲渡罗敷水，处分鸣驺且缓驱。秦氏双蛾久冥寞，苏台五马尚踟蹰。村童店女仰头笑，今日使君真是愚。

南 院

林院无情绪，经春不一开。杨花飞作穗，榆荚落成堆。壮志从中减，流年逐后催。只应如过客，病去老迎来。

闲咏

步月怜清景，眠松爱绿阴。早年诗思苦，晚岁道情深。夜学禅多坐，秋牵兴暂吟。悠然两事外，无处更留心。

初授秘监，并赐金紫，闲吟小酌，偶写所怀

紫袍新秘监，白首旧书生。鬓雪人间寿，腰金世上荣。子孙无可念，产业不能营。酒引眼前兴，诗留身后名。闲倾三数酌，醉咏十余声。便是羲皇代，先从心太平。

新昌闲居，招杨郎中兄弟

纱巾角枕病眠翁，忙少闲多谁与同？但有双松当砌下，更无一事到心中。金章紫绶看如梦，皂盖朱轮别似空。暑月贫家何所有？客来唯赠北窗风。

秘省后厅

槐花雨润新秋地，桐叶风翻欲夜天。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

松斋偶兴

置心思虑外，灭迹是非间。约俸为生计，随官换往还。耳烦闻晓角，眼醒见秋山。赖此松檐下，朝回半日闲。

和杨郎中贺杨仆射致仕后，杨侍郎门生合宴席上作

业重关西继大名，恩深阙下遂高情。祥螭降伴趋庭鲤，贺燕飞和出谷莺。范蠡舟中无子弟，疏家席上欠门生。可怜玉树连桃李，从古无如此会荣。

松下琴赠客

松寂风初定，琴清夜欲阑。偶因群动息，试拨一声看。寡鹤当徽怨，秋泉应指寒。惭君此倾听，本不为君弹。

秋斋

晨起秋斋冷，萧条称病容。清风两窗竹，白露一庭松。阮籍谋身拙，嵇康向事慵。生涯别处有，浩气在心胸。

涂山寺独游

野径行无伴，僧房宿有期。涂山来去熟，唯是马蹄知。

登观音台望城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

登灵应台北望

临高始见人寰小，对远方知色界空。回首却归朝市去，一稊米落太仓中。

酬裴相公题兴化小池见招长句

为爱小塘招散客，不嫌老监与新诗。山公倒载无妨学，范蠡扁舟未要追。蓬断偶飘桃李径，鸥惊误拂凤凰池。敢辞课拙酬高韵，一勺争禁万顷陂。

闲行

五十年来思虑熟，忙人应未胜闲人。林园傲逸真成贵，衣食单疏不是贫。专掌图书无过地，遍寻山水自由身。傥年七十犹强健，尚得闲行十五春。

闲出

兀兀出门何处去？新昌街晚树阴斜。马蹄知意缘行熟，不向杨家即庾家。

与僧智如夜话

懒钝尤知命，幽栖渐得朋。闭门无谒客，静室有禅僧。炉向初冬火，笼停半夜灯。忧劳缘智巧，自喜百无能。

忆庐山旧隐及洛下新居

形骸僂僂班行内，骨肉勾留俸禄中。无奈攀缘随手长，亦知恩爱到头空。草堂久闭庐山下，竹院新抛洛水东。自是未能归去得，世间谁要白头翁？

晚 寒

急景流如箭，凄风利似刀。暝催鸡翅敛，寒束树枝高。缩水浓和酒。加绵厚絮袍。可怜冬计毕，暖卧醉陶陶。

偶 眠

放杯书案上，枕臂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乌帽，婢与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贤？

华城西北雉堞最高，崔相公首创楼台，
钱左丞继种花果，合为胜境，题在雅篇。

岁暮独游，怅然成咏 时华州未除刺史

高居称君子，潇洒四无邻。丞相栋梁久，使君桃李新。凝情看丽句，驻步想清尘。况是寒天客，楼空无主人。

奉使途中，戏赠张常侍

早风吹土满长衢，驿骑星轺尽疾驱。共笑篮舁亦称使，日驰一驿向东都。

有小白马，乘驭多时，奉使东行，至稠桑驿，
溘然而毙，足可惊伤。不能忘情，题二十韵

能骤复能驰，翩翩白马儿。毛寒一团雪，鬃薄万条丝。皂盖春行日，骊驹晓从时。双旌前独步，五马内偏骑。芳草承蹄叶，垂杨拂顶枝。跨将迎好客，惜不换妖姬。慢鞚游萧寺，闲驱醉习池。睡来乘作梦，兴发倚成诗。鞭为驯难下，鞍缘稳不离。北归还共到，东使亦相随。赭白何曾变？玄黄岂得知？嘶风〔声觉〕〔觉声〕急，踢雪怪行迟。昨夜犹乌秣，今朝尚紫维。卧槽应不起，顾主遂长辞。尘灭骅骝迹，霜留皎皎姿。度关形未改，过隙影难追。念倍燕来骏，情深项别骅。银收钩臆带，金卸络头羁。何处埋奇骨？谁家觅弊帷？稠桑驿门外，吟罢涕双垂。

题喷玉泉 泉在寿安山下，高百余尺，直泻潭中

泉喷声如玉，潭澄色似空。练垂〔清〕〔青〕障上，珠泻绿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风。何时此岩下，来作濯缨翁？

酬皇甫宾客

闲官兼慢使，著处易停轮。况欲逢新岁，仍将见故人。冒寒寻到洛，待暖始归秦。亦拟同携手，城东略看春。

种白莲

吴中白藕洛中栽，莫恋江南花懒开。万里携归尔知否？红蕉朱槿不将来。

答苏庶子

偶作关东使，重陪洛下游。病来从断酒，老去可禁愁。款曲偏青眼，蹉跎各白头。蓬山闲气味，依约似龙楼。

答尉迟少监水阁重宴

人情依旧岁华新，今日重招往日宾。鸡黍重回千里驾，林园暗换四年春。水轩平写琉璃镜，草岸斜铺翡翠茵。闻道经营费心力，忍教成后属他人？时主人欲卖林亭。

和刘郎中伤鄂姬

不独君嗟我亦嗟，西风北雪杀南花。不知月夜魂归处，鹦鹉洲头第几家？姬，鄂人也。

赠东邻王十三

携手池边月，开襟竹下风。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居处东西接，年颜老少同。能来为伴否？伊上作渔翁。

早春同刘郎中寄宣武令狐相公

梁园不到一年强，遥想清吟对绿觞。更有何人能饮酌？新添几卷好篇章？马头拂柳时回辔，豹尾穿花暂亚枪。谁引相公开口笑？不逢白监与刘郎！

寄太原李相公

闻道北都今一变，政和军乐万人安。绮罗二八围宾榻，组练三千夹将坛。蝉鬓应夸丞相少，貂裘不觉太原寒。世间大有虚荣贵，百岁无君一日欢。

雪中寄令狐相公，兼呈梦得

兔园春雪梁王会，想对金罍咏玉尘。今日相如身在此，不知客右坐何人？

出使在途，所骑马死，改乘肩輿， 将归长安，偶咏旅怀，寄太原李相公

驿路崎岖泥雪寒，欲登篮輿一长叹。风光不见桃花骑，尘土空留杏叶鞍。丧乘独归殊不易，脱骖相赠岂为难？并州好马应无数，不怕旌旄试觅看。

有双鹤留在洛中，忽见刘郎中，依然鸣顾， 刘因为《鹤叹》二篇寄予，予以二绝句答之

辞乡远隔华亭水，逐我来栖缑岭云。惭愧稻粱长不饱，未曾回眼向鸡群。

荒草院中池水畔，衔恩不去又经春。见君惊喜双回顾，应为吟声似主人。

宿窦使君庄水亭

使君何在在江东，池柳初黄杏欲红。有兴即来闲便宿，不知谁是主人翁。

龙门下作

龙门涧下濯尘缨，拟作闲人过此生。筋力不将诸处用，登山临水咏诗行。

姚侍御见过，戏赠

晚起春寒慵裹头，客来池上偶同游。东台御史多提举，莫按金章系布裘？

履道春居

微雨洒园林，新晴好一寻。低风洗池面，斜日拆花心。暝助岚阴重，春添水色深。不如陶省事，犹抱有弦琴。

题洛中宅

水木谁家宅？门高占地宽。悬鱼挂青螭，行马护朱栏。春榭笼烟暖，秋庭锁月寒。松胶粘琥珀，筠粉扑琅玕。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终身不曾到，唯展宅图看。

寄殷协律 多叙江南旧游

五岁优游同过日，一朝消散似浮云，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几度听《鸡》歌《白日》，亦曾骑马咏红裙。予在杭州日有歌云：“听唱《黄鸡》与《白日》。”又有诗云：“着红骑马是何人。”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江南更不闻。江南吴二娘曲词云：“暮雨萧萧郎不归。”

洛下诸客，就宅相送，偶题西亭

几榻临池坐，轩车冒雪过。交亲致杯酒，僮仆解笙歌。流岁行将晚，浮荣得几多？林泉应问我，不住意如何？

答林泉

好住旧林泉，回头一怅然。渐知吾潦倒，深愧尔留连。欲作栖云计，须营种黍钱。更容求一郡，不得亦归田。

将发洛中，枉令狐相公手札，兼辱二篇宠行，以长句答之

尺素忽惊来梓泽，双金不惜送蓬山。八行落泊飞云雨，五字枪鎗拟动珮环。玉韵乍听堪醒酒，银钩细读当披颜。收藏便作终身宝，何啻三年怀袖间。

临都驿答梦得六言 二首

杨子津头月下，临都驿里灯前。昨日老于前日，去年春似今年。

谢守归为秘监，冯公老作郎官。前事不须问着，新诗且更吟看。

喜钱左丞再除华州，以诗伸贺

左辖辍中台，门东委上才。彤檐经宿到，绛帐及春开。民望悬难夺，天心慈易回。那知不隔岁，重借寇恂来。

和钱华州题少华清光绝句

高情雅韵三峰守，主领清光管白云。自笑亦曾为刺史，苏州肥膩不如君。

送陕府王大夫

金马门前回剑珮，铁牛城下拥旌旗。他时万一为交代，留取甘棠三两枝。

代迎春花招刘郎中

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杏园岂敢妨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

玩迎春花，赠杨郎中

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凭君与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

闲 出

身外无羁束，心中少是非。被花留便住，逢酒醉方归。人事行时少，官曹入日稀。春寒游正好，稳马薄绵衣。

座上赠卢判官

把酒承花花落频，花香酒味相和春。莫言不是江南会，虚白亭中旧主人。

曲江有感

曲江西岸又春风，万树花前一老翁。遇酒逢花还且醉，若论惆怅事何穷！

杏园花下赠刘郎中

怪君把酒偏惆怅，曾是贞元花下人。自别花来多少事？东风二十四回春。

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刘郎中

落花如雪鬓如霜，醉把花看益自伤。少日为名多检束，长年无兴可颠狂。四时轮转春常少，百刻支分夜苦长。何事同生壬子岁，老于崔相及刘郎？余与崔、刘年同、独早衰白。

微之就拜尚书，居易续除刑部，因书贺意，兼咏离怀

我为宪部入南宫，君作尚书镇浙东。老去一时成白首，别来七度换春风。簪纓假合虚名在，筋力销磨实事空。远地官高亲故少，些些谈笑与谁同？

和裴相公傍水闲行绝句

行寻春水坐看山，早出中书晚未还。为报野僧岩客道，偷闲气味胜长闲。

喜与韦左丞同入南省，因叙旧以赠之

早年同遇陶钧主，利钝精粗共在镕。宪宗朝与韦同入翰林。金剑淬来长透匣，铅刀磨尽不成锋。差肩北省惭非据，接武南宫幸再容。跛鳖虽迟骐驎疾，何妨中路亦相逢。

伊州

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应不得多年听，未教成时已白头。

早朝

鼓动出新昌，鸡鸣赴建章。翩翩稳鞍马，楚楚健衣裳。宫漏传残夜，城阴送早凉。月堤槐露气，风烛桦烟香。双阙龙相对，千官雁一行。汉庭方尚少，惭叹鬓如霜！

答裴相公乞鹤

警露声音好，冲天相貌殊。终宜向辽廓，不称在泥涂。白首劳为伴，朱门幸见呼。不知疏野性，解爱凤池无？

晚从省归

朝回北阙值清晨，晚出南宫送暮春。入去丞郎非散秩，归来诗酒是闲人。犹思泉石多成梦，尚叹簪裾未离身。终是不如山下去，心头眼底两无尘。

北窗闲坐

虚窗两丛竹，静室一炉香。门外红尘合，城中白日忙。无烦寻道士，不要学仙方。自有延年术，心闲岁月长。

酬严给事 闻玉蕊花下有游仙绝句

瀛女偷乘凤去时，洞中潜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

京 路

西来为看秦山雪，东去缘寻洛苑春。来去腾腾两京路，闲行除我更无人。

华 州 西

每逢人静慵多歇，不计程行困即眠。上得篮舆未能去，春风敷水店门前。

从陕至东京

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花共垂鞭看，杯多并辔倾。笙歌与谈笑，随分自将行。

送 春

银花凿落从君劝，金屑琵琶为我弹。不独送春兼送老，更尝一酌更听看。

宿杜曲花下

觅得花千树，携来酒一壶。懒归兼拟宿，未醉岂劳扶？但惜春将晚，宁愁日渐晡。篮舆为卧舍，漆盞是行厨。斑竹盛茶柜，红泥煖饭炉。眼前无所阙，身外更何须？小面琵琶婢，苍头觔策奴。从君饱富贵，曾作此游无？

逢 旧

久别偶相逢，俱疑是梦中。即今欢乐事，放盞又成空。

绣 妇 叹

连枝花样绣罗襦，本拟新年饷小姑。自觉逢春饶怅望，谁能每日趁功夫？针头不解愁眉结，线缕难穿泪脸珠。虽凭绣床都不绣，同床绣伴得知无？

春 词

低花树映小妆楼，春入眉心两点愁。斜倚栏杆干臂鹦鹉，思量何事不回头？

恨 词

翠黛眉低敛，红珠泪暗销。曾来恨人意，不省似今朝！

山石榴花十二韵

晬晬复煌煌，花中无比方。艳天宜小院，条短称低廊。本是山头物，今为砌下芳。千丛相向背，万朵互低昂。照灼连朱槛，玲珑映粉墙。风来添意态，日出助晶光。渐绽燕脂萼，犹含琴轸房。离披乱剪彩，斑驳未匀妆。绛焰灯千炷，红裙妓一行。此时逢国色，何外觅天香？恐合栽金阙，思将献玉皇。好差青鸟使，封作百花王。

送敏中归幽宁幕

六十衰翁儿女悲，旁人应笑尔应知。弟兄垂老相逢日，杯酒临欢欲散时。前路加餐须努力，今宵尽醉莫推辞。司徒知我难为别，直过秋归未讶迟。

宴 散

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回。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残暑蝉催尽，新秋雁带来。将何迎睡兴？临卧举残杯。

人 定

人定月胧明，香销枕簟清。翠屏遮烛影，红袖下帘声。坐久吟方罢，眠初梦未成。谁家教鹦鹉，故故语相惊。

池 上

裊裊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栖沙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境，仍值酒初醒。

池 窗

池晚莲芳谢，窗秋竹意深。更无人作伴，唯对一张琴。

花 酒

香醅浅酌浮如蚁，云鬓新梳薄似蝉。为报洛城花酒道，莫辞送老二三年。

题崔常侍济源庄

谷口谁家住？云扃锁竹泉。主人何处去？萝薜换貂蝉。籍在金闺内，班排玉宸前。诚知忆山水，归得是何年？

认春，戏呈冯少尹、李郎中、陈主簿

认得春风先到处，西园南面水东头。柳初变后条犹重，花未开前枝已稠。暗助醉欢寻绿酒，潜添睡兴着红楼。知君未别阳和意，直待春深始拟游。

春 风

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荠花榆荚深村里，亦道春风为我来。

魏堤有怀

魏王堤下水，声似使君滩。惆怅回头听，踟蹰立马看。荡风波眼急，翻雪浪心寒。忆得瞿塘事，重吟《行路难》。

柘 枝 词

柳暗长廊合，花深小院开。苍头铺锦褥，皓腕捧银杯。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将军拄球杖，看按《柘枝》来。

代梦得吟

后来变化三分贵，同辈凋零太半无。世上争先从尽汝，人间斗在不如吾。竿头已到应难久，局势虽迟未必输。不见山苗与林叶，迎春先绿亦先枯。

寄答周协律

来诗多叙苏州旧游

故人叙旧寄新篇，惆怅江南到眼前。暗想楼台万余里，不闻歌吹一周年。桥头谁更看新月？池畔犹应泊旧船。最忆后亭杯酒散，红屏风掩绿窗眠。

卷五十六

律诗 五言 七言 一百首

大和戊申岁、大有年，诏赐百寮 出城观稼，谨书盛事，以俟采诗

清晨承诏命，丰岁阅田间。膏雨抽苗足，凉风吐穗初。早禾黄错落，晚稻绿扶疏。好入诗家咏，宜令史馆书。散为万姓食，堆作九年储。莫道如云稼，今秋云不如！

赠悼怀太子挽歌辞 二首 奉诏撰进

竹马书薨岁，铜龙表葬时。永言窀穸事，全用少阳仪。寿夭由天命，哀荣出圣慈。恭闻褒赠诏，軫念在（华）〔与〕夷。

又

剪叶藩封早，承华册命尊。笙歌辞洛苑，风雪蔽梁园。鹵簿凌霜宿，铭旌向月翻。宫寮不逮事，哭送出都门。

雨中招张司业宿

过夏衣香润，迎秋簟色鲜。斜支花石枕，卧咏《蕊珠篇》。泥泞非游日，阴沉好睡天。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

和集贤刘学士早朝作

吟君昨日早朝诗，金御炉前唤仗时。烟吐白龙头宛转，扇开青雉尾参差。暂留春殿多称屈，合入纶闾即可知。从此摩霄去非晚，鬓间未有一茎丝。

送陕州王司马建赴任 建，善诗者

陕州司马去何如？养静资贫两有馀。公事闲忙同少尹，料钱多少敌尚书。只携美酒为行伴，唯作新诗趁下车。自有铁牛无咏者，料君投刃必应虚。

对琴待月

竹院新晴夜，松窗未卧时。共琴为老伴，与月有秋期。玉轸临风久，金波出雾迟。幽音待清景，唯是我心知。

杨家南亭

小亭门向月斜开，满地凉风满地苔。此院好弹《秋思》处，终须一夜抱琴来。

早 寒

黄叶聚墙角，青苔围柱根。被经霜后薄，镜遇雨来昏。半卷寒檐幕，斜开暖阁门。迎冬兼送老，只仰酒盈樽。

斋月静居

病来心静一无思，老去身闲百不为。忽忽眼尘犹爱睡，些些口业尚夸诗。荤腥每断斋居月，香火常亲宴坐时。万虑消停百神泰，唯应寂寞杀三尸。

宿裴相公兴化池亭 兼蒙借船舫游泛

林亭一出宿风尘，忘却平津是要津。松阁晴看出色近，石渠秋放水声新。孙弘阁闹无闲客，傅说舟忙不借人。何似抡才济川外，别开池馆待交亲。

和刘郎中《望终南山秋雪》

遍览古今集，都无秋雪诗。《阳春》先唱后，阴岭未消时。草讶霜凝重，松疑鹤散迟。清光莫独占，亦对白云司。

广府胡尚书频寄诗，因答绝句

尚书清白临南海，虽饮贪泉心不回。唯向诗中得珠玉，时时寄到帝乡来。

送鹤与裴相，临别赠诗

司空爱尔尔须知，不信听吟《送鹤》诗。羽翮势高宁惜别？稻粱恩厚莫愁饥，夜栖少共鸡争树，晓浴先饶凤占池。稳上青云勿回顾，的应胜在自家时。

令狐相公拜尚书后，有喜从镇归朝之作， 刘郎中先和，因以继之

车骑从新梁苑回，履声佩响入中台。凤池望在终重去，龙节功成且纳来。金勒最宜乘雪出，玉觞何必待花开？尚书首唱郎中和，不计官资只计才。

送河南尹冯学士赴任

石渠金谷中间路，轩骑翩翩十日程。清洛饮冰添苦节，碧嵩看雪助高情。谩夸河北操旄钺，莫羨江西拥旆旌。时新除二镇节度。何似府寮京令外，别教三十六峰迎。

读鄂公传

高卧深居不见人，功名斗薨似灰尘。唯留一部清商乐，月下风前伴老身。

赋得乌夜啼

城上归时晚，庭前宿处危。月明无叶树，霜滑有风枝。啼涩饥喉咽，飞低冻翅垂。画堂鹦鹉鸟，冷暖不相知。

镜 换 杯

欲将珠匣青铜镜，换取金樽白玉卮。镜里老来无避处，樽前愁至有消时。茶能散闷为功浅，萱纵忘忧得力迟。不似杜康神用速，十分一盞便开眉。

冬夜闻虫

虫声冬思苦于秋，不解愁人闻亦愁。我是老翁听不畏，少年莫听白君头。

双 鸚 鵒

绿衣整顿双栖起，红嘴分明对语时。始觉琵琶弦莽卤，方知吉了舌参差。郑牛识字吾常叹，谚云：郑玄家牛，触墙成“八”字。丁鹤能歌尔亦知。若称白家鸚鵒鸟，笼中兼合解吟诗。

赠朱道士

仪容白皙上仙郎，方寸清虚内道场。两翼化生因服药，三尸饿死为休粮。醺坛北向宵占斗，寝室东开早纳阳。尽日窗间更无事，唯烧一炷降真香。

昨以拙诗十首寄西川杜相公，相公亦以新作 十首惠然报示。首数虽等，工拙不伦。重以一章，用伸答谢

诗家律手在〔城〕〔成〕都，权与寻常将相殊。剪截五言兼用铖，陶钧六义别开炉。惊人卷轴须知有，随事文章不道无。篇数虽同光价异，十鱼目换十骊珠。

和令狐相公《新于郡内栽竹百竿， 拆壁开轩，旦夕对玩，偶题七言五韵》

梁园修竹旧传名，久废年深竹不生。千亩荒凉寻未得，百竿青翠种新成。墙开乍见重添兴，窗静时闻别有情。烟叶蒙笼侵夜色，风枝萧飒欲秋声。更登楼望尤堪重，千万人家无一茎。汴州人家并无竹。

重答汝州李六使君见和《忆吴中旧游五首》

为忆娃宫与虎丘，玩君新作不能休。蜀笺写出篇篇好，吴调吟时句句愁。洛下园林终共住，江南风月会重游。先与李六有此二句之约。由来事过多堪惜，何况苏州胜汝州！李前刺苏州，故有是句。

见殷尧藩侍御《忆江南》诗三十首， 诗中多叙苏、杭胜事。余尝典二郡，因继和之

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犹苦忆，我为刺史更难忘。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为念旧游终一去，扁舟直拟到沧浪。

闻新蝉，赠刘二十八

蝉发一声时，槐花带两枝。只应催我老，兼遣报君知。白发生头速，青云入手迟。无过一杯酒，相劝数开眉。

赠王山人

玉芝观里王居士，服气餐霞善养身。夜后不闻龟喘息，秋来唯长鹤精神。容颜尽怪长如故，名姓多疑不是真。贵重荣华轻寿命，知君闷见世间人。

和刘郎中学士《题集贤阁》

朱阁青山高庳齐，与君才子作诗题。傍闻大内笙歌近，下视诸司屋舍低。万卷图书天

禄上，一条风景月华西。欲知丞相优贤意，百步新廊不蹋泥。

观 幻

有起皆因灭，无睽不暂同。从欢终作戚，转苦又成空。次第花生眼，须臾烛过风。更无寻觅处，鸟迹印空中。

病假中，庞少尹携鱼酒相过

宦情牢落年将暮，病假联绵日渐深。被老相催虽白首，与春无分未甘心。闲停茶碗从容语，醉把花枝取次吟。劳动故人庞阁老，提鱼携酒远相寻。

听田顺儿歌

戛玉敲冰声未停，嫌云不遏入青冥。争得黄金满衫袖，一时抛与断年听。

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

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

酬令狐相公《春日寻花》见寄六韵

病卧帝王州，花时不得游。老应随日至，春肯为人留？粉坏杏将谢，火繁桃尚稠。白飘僧院地，红落酒家楼。空裹雪相似，晚来风不休。吟君怅望句，如到曲江头。

和刘郎中《曲江春望》见示

芳景多游客，衰翁独在家。肺伤妨饮酒，眼痛忌看花。寺路随江曲，宫墙夹树斜。羨君犹壮健，不枉度年华。

送东都留守令狐尚书赴任

翠华黄屋未东巡，碧洛青嵩付大臣。地称高情多水竹，山宜闲望少风尘。龙门即拟为游客，金谷先凭作主人。歌酒家家花处处，莫空管领上阳春。

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

地偏坊远巷仍斜，最近东头是白家。宿雨长齐邻舍柳，晴光照出夹城花。春风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能到南园同醉否？笙歌随分有些些。

南园试小乐

小园班驳花初发，新乐铮拊教欲成。红萼紫房皆手植，苍头碧玉尽家生。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不饮一杯听一曲，将何安慰老心情？

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

青阳行已半，白日坐将徂。越国强仍大，稽城高且孤。利饶盐煮海，名胜水澄湖。牛头天垂象，台明地展图。天台、四明二山。瑰奇填市井，佳丽溢 闾。勾践遗风霸，西施旧俗姝。船头龙天矫，桥脚兽睂盱。乡味珍彭越，时鲜贵鹧鸪。语言诸夏异，衣服一方殊。捣练蛾眉婢，鸣榔娃角奴。江清敌伊洛，山翠胜荆巫。华表双栖鹤，联（墙）〔墙〕几点乌。烟波分渡口，云树接城隅。洞远松如画，洲平水似铺。绿秧科早稻，紫笋折新芦。暖蹋泥中藕，香寻石上蒲。雨来萌尽达，雷后蛰全苏。柳眼黄丝颣，花房绛蜡珠。林风新竹折，野烧老桑枯。带犍长枝蕙，钱穿短贯榆。暄和生野菜，卑湿长街芜。女浣纱相伴，儿烹鲤一呼。山魈啼稚子，林狖挂山都。产业论蚕蚁，孳生计鸭雏。泉岩雪飘洒，苔壁锦漫糊。堰限舟航路，堤通车马途。耶溪岸回合，禹庙径盘纡。洞穴何因凿？星槎谁与刳？石凹仙药臼，峰峭佛香炉。去为投金简，来因挈玉壶。贵仍招客宿，健未要人扶。闻望贤丞相，仪形美丈夫。前驱驻旌旆，偏坐列笙竽。刺史舄翻隼，尚书履曳凫。学禅超后有，观妙造虚无。髻里传僧宝，环中得道枢。登楼诗《八咏》，置砚赋《三都》。捧拥罗将绮，趋跄紫与朱。庙谋藏稷，兵略贮孙吴。令下三军整，风高四海趋。千家得慈母，六郡事严姑。重士过三哺，轻才抵一铢。送觥歌宛转，嘲妓笑卢胡。佐饮时炮鳖，蠲醒数脍鲈。醉乡虽咫尺，乐事亦须臾。若不中贤圣，何由外智愚？伊予一生志，我尔百年躯。江上三千里，城中十二衢。出多无伴侣，归只对妻孥。白首青山约，抽身去得无？

酬郑侍御《多雨春空过诗三十韵》 次用本韵

南雨来多滞，东风动即狂。月行离毕急，龙走召云忙。鬼转雷车响，蛇腾电策光。侵淫天似漏，沮洳地成疮。惨淡阴烟白，空蒙宿雾黄。暗遮千里目，闷结九回肠。寂寞羁臣馆，深沉思妇房。镜昏鸾灭影，衣润麝消香。兰湿难纫佩，花凋易落妆。沾黄莺翅重，滋绿草心长。紫陌皆泥泞，黄污共淼茫。恐霖城怪渗，望霁剧桢祥。楚柳腰肢嬾，湘筠涕泪滂。昼昏疑是夜，阴盛胜于阳。居士巾皆垫，行人盖尽张。跳蛙还屡出，移蚁欲深藏。端坐交游废，闲行去步妨。愁生垂白叟，恼杀蹋青娘。变海（份）〔常〕须虑，为鱼慎勿忘。此时方共惧，何处可相将？此已下述浙东政事。已望东溟祷，仍封北户穰。却思逢旱魃，谁喜见商羊？预怕为蚕病，先忧作麦霜。惠应施浹洽，政岂假揄扬？祀典修咸秩，农书振满床。丹诚期恳苦，白日会昭彰。赈廩赉饥户，苦城备坏墙。且当营岁事，宁暇惜年芳？德胜令灾弭，人安在吏良。尚书心若此，不枉系金章。

和《春深》 二十首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马为中路鸟，妓作后庭花。罗绮驱论队，金银用断车。眼前何所苦？唯苦日西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荒凉三迳草，冷落四邻花。奴困归佣力，妻愁出赁车。途穷平路险，举足剧褒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执政家。凤池添砚水，鸡树落衣花。诏借当衢宅，恩容上殿车。延英开对久，门与日西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方镇家。通犀排带胯，瑞鹕勘袍花。飞絮冲球马，垂杨拂妓车。戎装拜春（殿）〔设〕，左握宝刀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刺史家。阴繁棠布叶，歧秀麦分花。五匹鸣珂马，双轮画戟车。和风引行乐，叶叶隼旟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学士家。凤书裁五色，马鬣剪三花。蜡炬开明火，银台赐物车。相逢不敢揖，彼此帽低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女学家。惯看温室树，饱识浴堂花。御印提随仗，香笺把下车。宋家宫样髻，一片绿云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御史家。絮萦骢马尾，蝶绕绣衣花。破柱行持斧，埋轮立驻车。入班遥认得，鱼贯一行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迁客家。一杯寒食酒，万里故园花。炎瘴蒸如火，光阴走似车。为忧 鸟至，只恐日光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经业家。唯求太常第，不管曲江花。折桂名惭郤，收萤志慕车。官场泥铺处，最怕寸阴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隐士家。野衣裁薜叶，山饭晒松花。兰索纫幽珮，蒲轮驻软车。林间箕踞坐，白眼向人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渔父家。松湾随棹月，桃浦落船花。投饵移轻楫，牵轮转小车。萧萧芦叶里，风起钓丝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潮户家。涛翻三月雪，浪喷四时花。曳练驰千马，惊雷走万车。余波落何处？江转富阳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痛饮家。十分杯里物，五色眼前花。铺歎眠糟瓮，流涎见曲车。杜甫诗云：“路见曲车口流涎。”中山一沉醉，千度日西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上巳家。兰亭席上酒，曲洛岸边花。弄水游童棹，湔裾小妇车。齐桡争渡处，一匹锦标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珑镂鸡子，宛转彩球花。碧草追游骑，红尘拜扫车。秋千细腰女，摇曳逐风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博弈家。一先争破眼，六聚斗成花。鼓应投壶马，兵冲象戏车。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嫁女家。紫排襦上雉，黄帖鬓边花。转烛初移障，鸣环欲上车。青衣传毡褥，锦绣一条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娶妇家。两行笼里烛，一树扇间花。宾拜登华席，亲迎障幃车。催

妆诗未了，星斗渐倾斜。

又

何处春深好？春深妓女家。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兰麝熏行被，金铜钉坐车。扬州苏小小，人道最天斜。

咏家酝十韵

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 伯伦。旧法依稀传自杜，杜康。新方要妙得于陈。陈郎中帖传受此法。井泉王相资重九，曲蘖精灵用上寅。水用九月九日，曲用七月上寅。酿糯岂劳炊范黍？撇筭何假漉陶巾？常嫌竹叶犹凡浊，始觉榴花不正真。瓮揭闻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捧疑明水从空化，饮似阳和满腹春。色洞玉壶无表里，光摇金盏有精神。能销忙事成闲事，转得忧人作乐人。应是世间贤圣物，与君还往拟终身。

池 鹤 二首

高竹笼前无伴侣，乱鸡群里有风标。低头乍恐丹砂落，晒翅常疑白雪销。转觉鸬鹚毛色下，苦嫌鹦鹉语声娇。临风一唳思何事？怅望青田云水遥。

池中此鹤鹤中稀，恐是辽东老令威。带雪松枝翘膝胫，放花菱片缀毛衣。低徊且向笼间宿，奋迅终须天外飞。若问故巢知处在，主人相恋未能归。

对 酒 五首

巧拙贤愚相是非，何如一醉尽忘机？君知天地中宽窄，雕鹗鸾凰各自飞。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丹砂见火去无迹，白发（诋）〔诋〕人来不休。赖有酒仙相暖热，松乔醉即到前头。

百岁无多时壮健，一春能几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收泪吊人回。眼前流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

僧 院 花

欲悟色空为佛事，故栽芳树在僧家。细看便是《华严偈》，方便风开智慧花。

老 戒

我有白头戒，闻于韩侍郎。老多忧活计，病更恋班行。矍铄夸身健，周遮说话长。不知吾免否？两鬓已成霜。

洛桥寒食日作，十韵

上苑风烟好，中桥道路平。蹴球尘不起，泼火雨新晴。宿醉头仍重，晨游眼乍明。老慵虽省事，春诱尚多情。遇客踟蹰立，寻花取次行。连钱嚼金勒，凿落写银罍。府酝常教送，官娃岂要迎？舞腰那及柳？歌舌不如莺。乡国真堪恋，光阴可合轻？三年遇寒食，尽在洛阳城。

快 活

可惜莺啼花落处，一壶浊酒送残春。可怜月好风凉夜，一部清商伴老身。饱食安眠消日月，闲谈冷笑接交亲。谁知将相王侯外，别有优游快活人。

送令狐相公赴太原

六纛双旌万铁衣，并汾旧路满光辉。青衫书记何年去？红旆将军昨日归。藩镇例驱红旆。诗作马蹄随笔走，猎酣鹰翅伴觥飞。北都莫作多时计，再为苍生入紫微。

不 出

檐前新叶覆残花，席上余杯对早茶。好是老身销日处，谁能骑马傍人家？

惜 落 花

夜来风雨急，无复旧花林。枝上三分落，园中一寸深。日斜啼鸟思，春尽老人心。莫怪添杯饮，情多酒不禁。

老 病

昼听笙歌夜醉眠，若非月下即花前。如今老病须知分，不负春来二十年。

忆 晦 叔

游山弄水携诗卷，看月寻花把酒杯。六事尽思君作伴，几时归到洛阳来？

送徐州高仆射赴镇

大红旆引碧幢旌，新拜将军指点行。战将易求何足贵，书生难得始堪荣。离筵歌舞花丛散，候骑刀枪雪队迎。应笑蹉跎白头尹，风尘唯管洛阳城。

琴 酒

耳根得所琴初畅，心地忘机酒半酣。若使后期兼解醉，应言四乐不言三。

听《幽兰》

琴中古曲是《幽兰》，为我殷勤更弄看。欲得身心俱静好，自弹不及听人弹。

六年秋，重题白莲

素房含露玉冠鲜，绀叶摇风钿扇圆。本是吴州供进藕，今为伊水寄生莲。移根到此三千里，结子经今六七年。不独池中花故旧，兼乘旧日采花船。

元相公挽歌词 三首

铭旌官重威仪盛，骑吹声繁卤簿长。后魏帝孙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阳。

墓门已闭笳箫去，唯有夫人哭不休。苍苍露草咸阳垆，此是千秋第一秋！

送葬万人皆惨淡，反虞驷马亦悲鸣。琴书剑珮谁收拾？三岁遗孤新学行！

卧听法曲《霓裳》

金磬玉笙和已久，牙床角枕睡常迟。朦胧闲梦初成后，宛转柔声入破时。乐可理心应不谬，酒能陶性信无疑。起尝残酌听余曲，斜背银缸半下帷。

结 之

欢爱今何在？悲啼亦是空。同为一夜梦，共过十年中。

五凤楼晚望 六年八月十日作。

晴阳晚照湿烟销，五凤楼高天泱泱。野绿全经朝雨洗，林红半被暮云烧。龙门翠黛眉

相对，伊水黄金线一条。自入秋来风景好，就中最好是今朝。

寄刘苏州

去年八月哭微之，今年八月哭敦诗。何堪老泪交流日，多是秋风摇落时。泣罢几回深自念，情来一倍苦相思。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

送客

病上篮舆相送来，衰容秋思两悠哉。凉风袅袅吹槐子，却请行人劝一杯。

秋思

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兽形云不一，弓势月初三。雁思来天北，砧愁满水南。萧条秋气味，未老已深谙。

酬梦得秋夕不寐见寄

碧簟绡纱帐，夜凉风景清。病闻和药气，渴听碾茶声。露竹偷灯影，烟松护月明。何言千里隔？秋思一时生。

题周家歌者

清紧如敲玉，深圆似转簧。一声肠一断，能有几多肠？

忆梦得

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

齿发各蹉跎，疏慵与病和。爱花心在否？见酒兴如何？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

赠同座

春黛双蛾嫩，秋蓬两鬓侵。谋欢身太晚，恨老意弥深。薄解灯前舞，尤能酒后吟。花丛便不入，犹自未甘心。

失婢

宅院小墙库，坊门帖榜迟。旧恩惭自薄，前事悔难追。笼鸟无常主，风花不恋枝。今霄在何处？唯有月明知。

夜招晦叔

庭草留霜池结冰，黄昏钟绝冻云凝。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高调秦筝一两弄，小花蛮榼二三升。为君更奏《湘神曲》，夜就依来能不能？

戏答皇甫监

时皇甫监初丧偶

寒宵劝酒君须饮，君是孤眠七十身。莫道非人身不暖，十分一盞暖于人。

和杨师皋伤小姬英英

自从娇呆一相依，共见杨花七度飞。玳瑁床空收枕席，琵琶弦断倚屏帏。人间有梦何曾入？泉下无家岂是归？坟上少啼留取泪，明年寒食更沾衣。

池边即事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塘越棹弄潮声。何言此处同风月，蓊北江南万里情。

闻乐感邻

老去亲朋零落尽，秋来弦管感伤多。尚书宅畔悲邻笛，廷尉门前叹雀罗。东邻王大理去冬云亡，南邻崔尚书今秋薨逝。绿绮窗空分妓女，绛纱帐掩罢笙歌。欢娱未足身先去，争奈书生薄命何！

卷五十七

律诗 五言 七言 九十八首

戊申岁暮咏怀 三首

穷冬月末两三日，半百年过六七时。龙尾趁朝无气力，牛头参道有心期。荣华外物终须悟，老病傍人岂得知？犹被妻儿教渐退，莫求致仕且分司。

唯一一女才十二，只欠三年未六旬。婚嫁累轻何怕老，饥寒心惯不忧贫。紫泥丹笔皆经手，赤绂金章尽到身。更拟踟蹰觅何事，不归嵩洛作闲人？

七年囚闭作笼禽，但愿开笼便入林。幸得展张今日翅，不能辜负昔时心。人间祸福愚难料，世上风波老不禁。万一差池似前事，又应追悔不抽簪。

赠 梦 得

心中万事不思量，坐倚屏风卧向阳。渐觉咏诗犹老丑，岂宜凭酒更粗狂？头垂白发我思退，脚踏青云君欲忙。只有今春相伴在，花前酩酊两三场。

想东游五十韵 并序

大和三年春，予病免官后，忆游浙右数郡，兼思到越一访微之。故两浙之间，一物已上，想皆在目，吟且成篇，不能自休，盈五百字，亦犹孙兴公想天台山而赋之也。

海内时无事，江南岁有秋。生民皆乐业，地主尽贤侯。郊静销戎马，城高逼斗牛。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自常及杭，凡三百里。坐有湖山趣，行无风浪忧。食宁妨解缆，寝不废乘流。泉石谙天竺，烟霞识虎丘。天竺，虎丘寺，皆领郡时旧游最熟处。余芳认兰泽，遗咏思洲。古诗云：“兰泽多芳草。”又柳恽诗云：“汀洲采白蘋。”菡萏红涂粉，菰蒲绿泼油。鳞差渔户舍，绮错稻田沟。紫洞藏仙窟，玄泉贮怪湫。精神昂老鹤，姿彩媚潜虬。大谢诗云：“潜虬媚幽姿。”静阅天工妙，闲窥物状幽。投竿出比目，掷果下猕猴。味苦莲心小，浆甜蔗节稠。橘苞从自结，藕孔是谁镵？逐日移潮信，随风变棹讴。递夫交烈火，候吏次鸣驺。梵塔形疑踊，重玄阁。阊门势欲浮。吴阊门。客迎携酒榼，僧待置茶瓯。小宴闲谈笑，初筵雅献酬。稍催朱蜡炬，徐动碧牙筹。圆盏飞莲子，长裾曳石榴。《柘枝》随画鼓，《调笑》从香球。幕

扬云飘槛，帘褰月露钩。舞繁红袖凝去，歌切翠眉愁。弦管宁容歇，杯盘未许收。良辰宜酌酹，卒岁好优游。鲙缕鲜仍细，莼丝滑且柔。饱餐为日计，稳睡是身谋。名愧空虚得，官知知足休。自嫌犹屑屑，众笑大悠悠。物表疏形役，人寰足悔尤。蛾须远灯烛，兔勿近置罟。幻世春来梦，浮生水上沤。百忧中莫入，一醉外何求？未死痴王湛，无儿老邓攸。蜀琴安膝上，《周易》在床头。去去无程客，行行不系舟。劳君频问讯，劝我少淹留。自此后并属微之。云雨多分散，关山苦阻修。一吟江月别，七见日星周。昔在杭州别微之，微之留诗云：“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珠玉传新什，鹧鸪念故俦。悬旌心宛转，束楚意绸缪。驿舫妆青雀，官槽饷紫骝。镜湖期远泛，禹穴约冥搜。预扫题诗壁，先开望海楼。饮思亲履舄，宿忆并衾稠。志气吾衰也，风情子在不？应须相见后，别作一家游。吾衰、子在不，并出《家语》。

病免后，喜除宾客

卧在漳滨满十旬，起为商皓伴三人。从今且莫嫌身病，不病何由索得身？

长乐亭留别

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昔时蹇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优诏幸分四皓秩，祖筵惭继二疏欢。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

陕府王大夫相迎偶赠

紫微阁老自多情，白首园公岂要迎？伴我绿槐阴下歇，向君红旆影前行。纶巾发少浑欹仄，篮舆肩齐甚稳平。但问主人留几日？分司宾客去无程。

别陕州王司马

笙歌惆怅欲为别，风景阑珊初过春。争得遣君诗不苦？黄河岸上白头人。

将至东都，先寄令狐留守

黄鸟无声叶满枝，闲吟想到洛城时。惜逢金谷三春尽，恨拜铜楼一月迟。诗境忽来还自得，醉乡潜去与谁期？东都添个狂宾客，先报壶觞风月知。

答崔十八见寄

明朝欲见琴樽伴，洗拭金杯拂玉徽。君乞曹州刺史替，我抛刑部侍郎归。倚槽老马收蹄立，避箭高鸿尽翅飞。岂料洛阳风月夜，故人垂老得相依。

赠皇甫宾客

轻衣稳马槐阴路，渐近东来渐少尘。耳闹久憎闻俗事，眼明初喜见闲人。昔曾对作承华相，今复连为博望宾。始信淡交宜久远，与君转老转相亲。

归履道宅

驿吏引藤舆，家僮开竹扉。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眼下有衣食，耳边无是非。不论贫与富，饮水亦应肥。

问江南物

归来未及问生涯，先问江南物在耶？引手摩挲青石笋，回头点检白莲花。苏州舫故龙头暗，王尹桥倾雁齿斜。别有夜深惆怅事，月明双鹤在裴家。

萧庶子相过

半日停车马，何人在白家？殷勤萧庶子，爱酒不嫌茶。

答尉迟少尹问所须

乍到频劳问所须，所须非玉亦非珠。爱君水阁宜闲咏，每有诗成许去无？

咏 闲

但有闲销日，都无事系怀。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树合阴交户，池分水夹阶。就中今夜好，风月似江淮。

同崔十八寄元浙东、王陕州

未能同隐云林下，且复相招禄仕间。随月有钱胜卖药，终年无事抵归山。镜湖水远何由泛？棠树枝高不易攀。惆怅八科残四在，两人荣闹两人闲。

答苏庶子月夜闻家僮奏乐见赠

墙西明月水东亭，一曲《霓裳》按小伶。不敢邀君无别（境）〔意〕，弦生管涩未堪听。

偶 吟

里巷多通水，林园尽不扃。松身为外户，池面是中庭。元氏诗三帙，陈家酒一瓶。醉来狂发咏，邻女映篱听。

白莲池泛舟

白藕新花照水开，红窗小舫信风回。谁教一片江南兴？逐我殷勤万里来？

酬令狐留守尚书见赠十韵

长庆清风在，夔龙燮理余。大和膏雨降，周邵保厘初。嵩少当官署，伊瀍入禁渠。晓关开玉兔，夕钥纳银鱼。旧眷怜移疾，新吟念索居。离声双白鹤，行色一篮舆。罢免无余俸，休闲有敝庐。慵于嵇叔夜，渴似马相如。酒每蒙酤我，《诗》郑笺云：酤，卖也，音古。诗尝许起予。洛中归计定，一半为尚书。

池上即事

行寻螯石引新泉，坐看修桥补钓船。绿竹挂衣凉处歇，清风展簟困时眠。身闲当贵真天爵，官散无忧即地仙。林下水边无厌日，便堪终老岂论年？

酬裴相公见寄 二绝

习静心方泰，劳生事渐稀。可怜安稳地，舍此欲何归？

又

一双垂翅鹤，数首《解嘲》文。总是迂闲物，争堪伴相君？

答梦得闻蝉见寄

开缄思浩然，独咏晚风前。人貌非前日，蝉声似去年。槐花新雨后，柳影欲秋天。听罢无他计，相思又一篇。

得梦得新诗

池上今宵风月凉，闲教小乐理《霓裳》。集仙殿里新词到，便播笙歌作乐章。

令狐尚书许过弊居，先赠长句

不矜轩冕爱林泉，许到池头一醉眠。已遣平治行药迳，兼教扫拂钓鱼船。应将笔砚随诗主，定有笙歌伴酒仙。只候高情无别物，苍苔石笋白花莲。

自 题

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热月无堆案，寒天不趁朝。傍看应寂寞，自觉甚逍遥。徒对盈樽酒，兼无愁可销。

答崔十八

劳将白叟比黄公，今古由来事不同。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中。

偶 咏

御热蕉衣健，扶羸竹杖轻。诵经凭槛立，散药绕廊行。暝槿无风落，秋虫欲雨鸣。身闲当将息，病亦有心情。

答 苏 六

但喜暑随三伏去，不知秋送二毛来。更无别计相宽慰，故遣杨关劝一杯。

秋 游

下马闲行伊水头，凉风清景胜春游。何事古今诗句里，不多说着洛阳秋？

偶 作

张翰一杯酒，荣期《三乐》歌。聪明伤混沌，烦恼污头陀。簟冷秋生早，阶闲日上多。近来门更静，无雀可张罗。

同崔十八宿龙门，兼寄令狐尚书、冯常侍

水碧玉磷磷，龙门秋胜春。山中一夜月，海内两闲人。共是幽栖伴，俱非富贵身。尚书与常侍，不可得相亲。

游平泉赠晦叔

照水容虽老，登山力未衰。欲眠先命酒，暂歇亦吟诗。且喜身无缚，终惭鬓有丝。回头语闲伴，闲校十年迟。

不出门

不出门来又数旬，将何销日与谁亲？鹤笼开处见君子，书卷展时逢古人。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能行便是真修道，何必降魔调伏身？

劝病鹤

右翅低垂左胫伤，可怜风貌甚昂藏。亦知白日青天好，未要高飞且养疮。

临都驿送崔十八

勿言临都五六里，扶病出城相送来。莫道长安一步地，马头西去几时回？与君后会知何处？为我今朝尽一杯。

送滕庶子致仕归婺州

春风秋月携歌酒，八十年来玩物华。已见曾孙骑竹马，犹听侍女唱《梅花》。入乡不杖归时健，出郭乘轺到处夸。儿着绣衣身衣锦，东阳门户数滕家。

雨中访崔十八

肩舁仍挈榼，莫怪就君来。秋雨经三宿，无人劝一杯。

拜表早出，赠皇甫宾客

一月一回同拜表，莫辞侵早过中桥。老于君者应无数，犹趁西京十五朝。

对镜

三分鬓发二分丝，晓镜秋容相对时。去作忙官应太老，退为闲叟未全迟。静中得味何须道，稳处安身更莫疑。若使至今黄绮在，闻吾此语亦分司。

劝酒十四首 并序

予分秩东都，居多暇日。闲来辄饮，醉后辄吟。若无词章，不成谣咏。每发一意，则成一篇，凡十四篇，皆主于酒，聊以自劝，故以《何处难忘酒》、《不如来饮酒》命篇。

何处难忘酒 七首

何处难忘酒？长安喜气新。初登高第客，乍作好官人。省壁明张榜，朝衣稳称身。此时无一盏，争奈帝城春？

何处难忘酒？天涯话旧情。青云俱未达，白发递相惊。二十年前别，三千里外行。此时无一盏，何以叙平生？

何处难忘酒？朱门美少年。春分花发后，寒食月明前。小院回罗绮，深房理管弦。此时无一盏，争过艳阳天？

何处难忘酒？霜庭老病翁。暗声啼蟋蟀，干叶落梧桐。鬓为愁先白，颜因醉暂红。此时无一盏，何计奈秋风？

何处难忘酒，军功第一高。还乡随露布，半路授旌旄。玉柱剥葱手，金章烂椹袍。此时无一盏，何以骋雄豪？

何处难忘酒？青门送别多。敛襟收涕泪，簇马听笙歌。烟树灞陵岸，风尘长乐坡。此时无一盏，争奈去留何？

何处难忘酒？逐臣归故园。赦书逢驿骑，贺客出都门。半面瘴烟色，满衫乡泪痕。此时无一盏，何物可招魂？

不如来饮酒 七首

莫隐深山去，君应到自嫌。齿伤朝水冷，貌苦夜霜严。渔去风生浦，樵归雪满岩。不如来饮酒，相对醉厌厌。

莫作农夫去，君应见自愁。迎春犁瘦地，趁晚喂羸牛。数被官加税，稀逢岁有秋。不如来饮酒，相对醉悠悠。

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谙。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藏镪百千万，沉舟十二三。不如来饮酒，仰面醉酣酣。

莫事长征去，辛勤难具论。何曾画麟阁？只是老辕门。虬虱衣中物，刀枪面上痕。不如来饮酒，合眼醉昏昏。

莫学长生去，仙方误杀君。那将薤上露，拟待鹤边云。矻矻皆烧药，累累尽作坟。不如来饮酒，闲坐醉醺醺。

莫上青云去，青云足爱憎。自贤夸智慧，相轧斗功能。鱼烂缘吞饵，蛾焦为扑灯。不如来饮酒，任性醉腾腾。

莫入红尘去，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且灭嗔中火，休磨笑里刀。不如来饮酒，稳卧醉陶陶。

和令狐相公寄刘郎中兼见示长句

日月天衢仰面看，尚淹池凤滞台鸾。碧幢千里空移镇，赤笔三年未转官。别后纵吟终少兴，病来虽饮不多欢。酒军诗敌如相遇，临老犹能一据鞍。

即 事

见月连宵坐，闻风尽日眠。室香罗药气，笼暖焙茶烟。鹤啄新晴地，鸡栖薄暮天。自看淘酒米，倚杖小池前。

期宿客不至

风飘雨洒帘帷故，竹映松遮灯火深。宿客不来嫌冷落，一樽酒对一张琴。

问 移 竹

问君移竹意如何？慎勿排行但间窠。多种少栽皆有意，大都少校不如多。

重阳（石）〔席〕上赋白菊

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

偶 吟 二首

眼下有衣兼有食，心中无喜亦无忧。匹如身后有何事，应向人间无所求。静念道经深闭目，闲迎禅客小低头。犹残少许云泉兴，一岁龙门数度游。

晴教〔罨〕〔晒〕药泥茶灶，闲看科松洗竹林。活计纵贫长净洁，池亭虽小颇幽深。厨香炊黍调和酒，窗暖安弦拂拭琴。老去生涯只如此，更无馀事可劳心。

夜题玉泉寺

遇客多言爱山水，逢僧尽道厌嚣尘。玉泉潭畔松间宿，要且经年无一人。

何处春先到

何处春先到？桥东水北亭。冻花开未得，冷酒着难醒。就日移轻榻，遮风展小屏。不劳人劝醉，莺语渐丁宁。

勉 闲 游

天时人事常多故，一岁春能几度游？不是尘埃便风雨，若非疾病即悲忧。贫穷心苦多无兴，富贵身忙不自由。唯有分司官恰好，闲游虽老未能休。

寄两银榼与裴侍郎，因题两绝

贫无好物堪为信，双榼虽轻意不轻。愿奉谢公池上酌，丹心绿酒一时倾。

惯和曲蘖堪盛否？重用盐梅试洗看。小器不知容几许，襄阳米贱酒升宽。银匠洗银，多以盐花梅浆也。

小 桥 柳

细水涓涓似泪流，日西惆怅小桥头。衰杨叶尽空枝在，犹被霜风吹不休。

哭 微 之 二首

八月凉风吹白幕，寝门廊下哭微之。妻孥朋友来相吊，唯道皇天无所知。

文章卓犖生无敌，风骨英灵殁有神。哭送咸阳北原上，可能随例作灰尘！

马上晚吟

人少街荒已寂寥，风多尘起重萧条。上阳落叶飘宫树，中渡流澌拥渭桥。出早冒寒衣校薄，归迟侵黑酒全消。如今不是闲行日，日短天阴坊曲遥。

初见刘二十八郎中有感

欲话毗陵君反袂，欲言夏口我沾衣。谁知临老相逢日，悲叹声多言笑稀。

送刘郎中赴任苏州

仁风膏雨去随轮，胜境欢游到逐身。水驿路穿儿店月，花船棹入女湖春。宣城独咏窗中岫，柳浑单题汀上 ，何似姑苏诗太守，吟诗相继有三人。

福先寺雪中饯刘苏州

送君何处展离筵，大梵〔王〕宫大雪天。庾岭梅花落歌管，谢家柳絮扑金田。乱从纨袖交加舞，醉入篮舆取次眠，却笑邹邹兼访戴，只持空酒驾空船。

醉中重留梦得

刘郎刘郎莫先起，苏台苏台隔云水。酒盏来从一百分，马头去便三千里。

雪夜喜李郎中见访，兼酬所赠

可怜今夜鹅毛雪，引得高情鹤氅人。红蜡烛前明似昼，青毡帐里暖如春。十分满盏黄金液，一尺中庭白玉尘。对此欲留君便宿，诗情酒分合相亲。

任老

不愁陌上春光尽，亦任庭前日影斜。面黑眼昏头雪白，老应无可更增加。

劝欢

火急欢娱慎勿迟，眼看老病悔难追。樽前花下歌筵里，会有求来不得时。

答王尚书问履道池旧桥

虹梁雁齿随年换，素板朱栏逐日修。但恨尚书能久别，莫愁川守不频游。重移旧柱开中眼，乱种新花拥两头。李郭小船何足问？待君乘过济川舟。

晚归府

晚从履道来归府，街路虽长尹不嫌。马上凉于床上坐，绿槐人透紫蕉衫。

从龙潭寺至少林寺，题赠同游者

山屐田衣六七贤，褰芳蹋翠弄潺湲。九龙潭月落杯酒，三品松风飘管弦。强健且宜游胜地，清凉不觉过炎天。始知驾鹤乘云外，别有逍遥地上仙。

夜从法王寺下归岳寺

双刹夹虚空，缘云一径通。似从忉利下，如过剑门中。灯光初合，笙歌曲未终。可怜师子座，舁出净名翁。

宿龙潭寺

夜上九潭谁是伴？云随飞盖月随杯。明年尚作三川守，此地兼将歌舞来。

嵩阳观夜奏《霓裳》

开元遗曲自凄凉，况近秋天调是商。爱者谁人唯白尹，奏时何处在嵩阳。迴临山月声弥怨，散入松风韵更长。子晋少姨闻定怪，人间亦便有《霓裳》。

过元家履信宅

鸡犬丧家分散后，林园失主寂寥时。落花不语空辞树，流水无情自入池。风荡蘼船初破漏，雨淋歌阁欲倾欹。前庭后院伤心事，唯是春风秋月知。

和杜录事题红叶

寒山十月旦，霜叶一时新。似烧非因火，如花不待春。连行排绛帟，乱落剪红巾。解驻篮舆看，风前唯两人。

题崔常侍济上别墅

时常侍以长告罢归，今故先报泉石

求荣争宠任纷纷，脱弃金貂只有君。散员疏去未为贵，小邑陶休何足云。山色好当晴后见，泉声宜向醉中闻。主人忆尔尔知否？抛却青云归白云。

过温尚书旧庄

白石清泉抛济口，碧幢红旆照河阳。村人都不知时事，犹自呼为处士庄。

天坛峰下赠杜录事

年颜气力渐衰残，王屋中峰欲上难。顶上将探小有洞，小有洞在天坛顶上。喉中须咽大还丹。时杜方炼伏火砂次。河车九转宜精炼，火候三年在好看。他日药成分一粒，与君先去扫天坛。

赠 僧 五首

钵塔院如大师 师年八十三，登坛秉律凡六十年。
每岁于师处授《八关戒》者九度

百千万劫菩提种，八十三年功德林。若不秉持僧行苦，将何报答佛恩深？慈悲不瞬诸天眼，清净无尘几地心。每岁《八关》蒙九授，殷勤一戒重千金。

神照上人 照以说坛为佛事

心如定水随形应，口似悬河逐病治。曾向众中先礼拜，西方去日莫相遗。

自远禅师 远以无事为佛事

自出家来长自在，缘身一衲一绳床。令人见即（心）〔思〕无事，每一相逢是道场。

宗实上人 实即樊司空之子，舍官位妻子出家

荣华恩爱弃成唾，戒定真如和作香。今古虽殊同一法，瞿昙抛却转轮王。

清闲上人 自蜀入洛，于长寿寺说法度人

梓潼眷属何年别？长寿坛场近日开。应是蜀人皆度了，法轮移向洛中来。

弹《秋思》

信意闲弹《秋思》时，调清声直韵疏迟。近来渐喜无人听，琴格高低心自知。

自 咏

随宜饮食聊充腹，取次衣裳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无妨长福是单贫。老龟岂羡牺牲饱？蟠木宁争桃李春？随分自安心自断，是非何用问闲人。

分司初到洛中，偶题六韵，兼戏呈冯尹

相府念多病，春宫容不才。官衔依口得，俸禄逐身来。白首林园在，红尘车马回。招呼新客旅，扫掠旧池台。小舫宜携乐，新荷好盖杯。不知金谷主，早晚贺筵开。

卷五十八

律诗 五言 七言 一百首

洛 阳 春

洛阳陌上春长在，昔别今来二十年。唯觅少年心不得，其余万事尽依然。

恨 去 年

老去犹耽酒，春来不着家。去年来校晚，不见洛阳花。

早出晚归

早起或因携酒出，晚归多是看花回。若抛风景长闲坐，自问东京作底来？

魏 王 堤

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

尝黄醕新酎，忆微之

世间好物黄醕酒，天下闲人白侍郎。爱向卯时谋治乐，亦曾酉日放粗狂。醉来枕曲贫如富，诗云：“一醉曰富。”身后堆金有若亡。元九计程殊未到，瓮头一盞共谁尝？

劝 行 乐

少年信美何曾久？春日虽迟不再中。欢笑胜愁歌胜哭，请君莫道等头空。

老 慵

岂是交亲向我疏，老慵自爱闭门居。近来渐喜知闻断，免恼嵇康索报书。

酬别微之 临都驿醉后作

澧〔沔〕头峡口钱唐岸，三别都经二十年。且喜筋骸俱健在。勿嫌须鬓各皤然。君归北阙朝天帝，我住东京作地仙。博望自来非弃置，承明重入莫拘牵。醉收杯杓停灯语，寒展衾裯对枕眠。犹被分司官系绊，送君不得过甘泉。

予与微之老而无子，发于言叹，著在诗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戏作二什，一以相贺，一以自嘲

常忧到老都无子，何况新生又是儿。阴德自然宜有庆，于公阴德，其后蕃昌。皇天可得道无知。皇天无知，伯道无儿。一园水竹今为主，微之履信新居多水竹也。百卷文章更付谁？微之文集凡一百卷。莫虑鵩雏无浴处，即应重入凤凰池。

自 嘲

五十八翁方有后，静思堪喜亦堪嗟。一珠甚小还惭蚌，八子虽多不羡鸦。秋月晚生丹桂实，春风新长紫兰芽。持杯祝愿无他语，慎勿顽愚似汝爷。

自 问

年来私自问，何故不归京？佩玉腰无力，看花眼不明。老慵难发遣，春病易滋生。赖有弹琴女，时时听一声。

晚 桃 花

一树红桃亚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寒地生材遗校易，贫家养女嫁常迟。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

夜调琴，忆崔少卿

今夜调琴忽有情，欲弹惆怅忆崔卿。何人解爱中徽上？《秋思》头边八九声。

阿 崔

谢病卧东都，羸然一老夫。孤单同伯道，迟暮过商瞿。岂料鬓成雪，方看掌弄珠。已衰宁望有？虽晚亦胜无。兰入前春梦，桑悬昨日弧。里闾多庆贺，亲戚共欢娱。臙剃新胎发，香缃小绣襦。玉芽开手爪，苏颍点肌肤。弓冶将传汝，琴书勿坠吾。未能知寿夭，何暇虑贤愚？乳气初离壳，啼声渐变雏。何时能反哺？供养白头乌。

赠邻里往还

问予何故独安然？免被饥寒婚嫁牵。骨肉都（来）〔卢〕无十口，粮储依约有三年。但能斗藪人间事，便是逍遥地上仙。唯恐往还相厌贱，南家饮酒北家眠。

王子晋庙

子晋庙前山月明，人闻往往夜吹笙。鸾吟凤唱听无拍，多似《霓裳散序》声。

晚 起

起晚怜春暖，归迟爱月明。放慵长饱睡，闻健且闲行。北阙停朝簿，西方入社名。唯吟一句偈，无念是无生。

酬皇甫宾客

玄晏家风黄绮身，深居高卧养精神。性慵无病常称病，心足虽贫不道贫。竹院君闲销永日，花亭我醉送残春。自嫌诗酒犹多兴，若比先生是俗人。

池上赠韦山人

新竹夹平流，新荷拂小舟。众皆嫌好拙，谁肯伴闲游？客为忙多去，僧因饭暂留。独怜韦处士，尽日共悠悠。

无 梦

老眼花前暗，春衣雨后寒。旧诗多忘却，新酒且尝看。拙定于身稳，慵应趁伴难。渐销名利想，无梦到长安。

对小潭寄远上人

小潭澄见底，闲客坐开襟。借问不流水，何如无念心？彼惟清且浅，此乃寂而深。是义谁能答？明朝问道林。

闲 吟 二首

留司老宾客，春尽兴如何？官寺行香少，僧房寄宿多。闲倾一盏酒，醉听两声歌。忆得陶潜语，羲皇无以过。

又

闲游来早晚，已得一周年。嵩洛供云水，朝庭乞俸钱。长歌时独酌，饱食后安眠。闻道山榴发，明朝向玉泉。

独游玉泉寺 三月三十日

云树玉泉寺，肩舁半日程。更无人作伴，只共酒同行。新叶千万影，残莺三两声。闲游竟未足，春尽有馀情。

晚出寻人不遇

篮舆不乘乘晚凉，相寻不遇亦无妨。轻衣稳马槐阴下，自要闲行一两坊。

苦 热

头痛汗盈巾，连宵复达晨。不堪逢苦热，犹赖是闲人。朝客应烦倦，农夫更苦辛。始惭当此日，得作自由身。

销 暑

何以锁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

行 香 归

出作行香客，归如坐夏僧。床前双草屨，檐下一纱灯。佩委腰无力，冠欹发不胜。鸾台龙尾道，合尽少年登。

同王十七庶子、李六员外、 郑二侍御同年四人游龙门，有感而作

一曲悲歌酒一樽，同年零落几人存？世如阅水应堪叹，名似浮云岂足论。各从禄仕休明代，共感平生知己恩。今日与君重上处，龙门不是旧龙门！

池上小宴，问程秀才

洛下园林好自知，江南境物暗相随。净淘红粒炊香饭，薄切紫鳞烹水葵。雨滴〔蓬〕声青雀舫，浪摇花影白莲池。停杯一问苏州客，何似吴松江上时。

桥亭卯饮

卯时偶饮（齐）〔斋〕时卧，林下高桥桥上亭。松影过窗眠始觉，竹风吹面醉初醒。就荷叶上苞鱼鲙，当石渠中浸酒瓶。生计悠悠身兀兀，甘从妻唤作刘伶。

舟中夜坐

潭边霁后多清景，桥下凉来足好风。秋鹤一双船一只，夜深相伴月明中。

戏和微之答竇七行军之作 依本韵

旌钺从橐鞬，宾僚礼数全。夔龙来要地，鹓鹭下辽天。赭汗骑骄马，青蛾舞醉仙，合成江上作，散到洛中传。陋巷能无酒？贫池亦有船。春装秋未寄，谩道有闲钱。

闲 忙

奔走朝行内，栖迟林墅间。多因病后退，少及健时还。班白霜侵鬓，苍黄日下山。闲忙俱过日，忙校不如闲。

西 风

西风来几日，一叶已先飞。新霁乘轻屐，初凉换熟衣。浅渠销慢水，疏竹漏斜晖。薄暮青苔巷，家僮引鹤归。

题 西 亭

多见朱门富贵人，林园未毕即无身。我今幸作西亭主，已见池塘五度春。

观 游 鱼

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尔垂钩。

看 采 莲

小桃闲上小莲船，半采红莲半白莲。不似江南恶风浪，芙蓉池在卧床前。

看采菱

菱池如镜净无波，白点花稀青角多。时唱一声《新水调》，谩人道是《采菱歌》。

天老

早世身如风里烛，暮年发似镜中丝。谁人断得人间事，少天堪伤老又悲。

秋池

洗浪清风透水霜，水边闲坐一绳床。眼尘心垢见皆尽，不是秋池是道场。

登天官阁

午时乘兴出，薄暮未能还。高上烟中阁，平看雪后山。委形群动里，任性一生间。洛下多闲客，其中我最闲。

新雪 二首 寄杨舍人

不思北省烟霄地，不忆南宫风月天；唯忆静恭杨阁老，小园新雪暖炉前。

不思朱雀街东鼓，不忆青龙寺后钟；唯忆夜深新雪后，新昌台上七株松。

日高卧

怕寒放懒日高卧，临老谁言牵率身。夹幕绕房深似洞，重茵衬枕暖于春。小青水动桃根起，嫩绿醅浮竹叶新。未裹头前倾一盏，何如冲雪趁朝人？

和微之《任校书郎日过三乡》

三乡过日君年几？今日君年五十馀。不独年催身亦变，校书郎变作尚书。

和微之《十七与君别》及《胧月花枝》之咏

别时十七今头白，恼乱君心三十年，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结后身缘。

和微之《叹槿花》

朝荣殊可惜，暮落实堪嗟。若向花中比，犹应胜眼花。

思往喜今

忆除司马向江州，及此凡经十五秋。虽在簪裾从俗累，半寻山水是闲游。谪居终带乡关思，领郡犹分邦国忧。争似如今作宾客，都无一念到心头。

题平泉薛家雪堆庄

怪石千年应自结，灵泉一带是谁开？蹙为宛转青蛇项，喷作玲珑白雪堆。赤日旱天长看雨，玄阴腊月亦闻雷。所嗟地去都门远，不得肩舁每日来。

和微之《道保生三日》

相看鬓似丝，始作弄璋诗。且有承家望，谁论得力时？莫兴三日叹，犹胜七年迟。予老微之七岁。我未能忘喜，君应不合悲。嘉名称道保，乞姓号崔儿。但恐持相并，兼葭琼树枝。

哭皇甫七郎中 湜

志业过玄晏，词华似祢衡。多才非福禄，薄命是聪明。不得人间寿，还留身后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敌公卿。持正奇文甚多，《涉江》一章尤出。

晚 起

烂熯朝眠后，频伸晚起时。暖炉生火早，寒镜裹头迟。融雪煎香茗，调酥煮乳糜。慵馋还自哂，快活亦谁知？酒性温无毒，琴声淡不悲。荣公三乐外，仍弄小男儿。

疑 梦 二首

莫惊宠辱虚忧喜，莫计恩仇浪苦辛。黄帝孔丘无处问，安知不是梦中身？

鹿疑郑相终难辨，蝶化庄生讵可知？假使如今不是梦，能长于梦几多时？

夜宴惜别

笙歌旖旎曲终头，转作离声满坐愁。筝怨朱弦从此断，烛啼红泪为谁流？夜长似岁欢

宜尽，醉未如泥饮莫休。何况鸡鸣即须别，门前风雨冷修修。

归来二周岁

归来二周岁，二岁似须臾。池藕重生叶，林鸦再引雏。时丰实仓廩，春暖葺庖厨。更作三年计，三年身健无？

吾 土

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水竹花前谋活计，琴诗酒里到家乡。荣先生老何妨乐，楚接舆歌未必狂。不用将金买庄宅，城中无主是春光。

题岐王旧山池石壁

树深藤老竹回环，石壁重重锦翠斑。俗客看来犹解爱，忙人到此亦须闲。况当霁景凉风后，如在千岩万壑间。黄绮更归何处去？洛阳城内有商山。

病 眼 花

头风目眩乘衰老，只有增加岂有瘳？《传》云：“有加而无瘳。”花发眼中犹足怪，柳生肘上亦须休。大窠罗绮看才辨，小字文书见便愁。必若不能分黑白，却应无悔复无尤。

早饮醉中除河南尹敕到

雪拥衡门水满地，温炉卯后暖寒时。绿醅新酎尝初醉，黄纸除书到不知。厚俸自来诚忝滥，老身欲起尚迟疑。应须了却丘中计，女嫁男婚三迳资。

除 夜

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

府 西 池

柳无气力枝先动，池有波文冰尽开。今日不知谁计会，春风春水一时来。

天 津 桥

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眉月晚生神女浦，（腧）〔脸〕波春傍窈娘堤。柳丝袅袅风纛出，草缕萋萋雨剪齐。报道前驱少呼喝，恐惊黄鸟不成啼。

不准拟 二首

篮舆腾腾一老夫，褐裘乌帽白髭须。早衰饶病多蔬食，筋力消磨合有无。不准拟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

忆昔谪居炎瘴地，巴猿引哭虎随行。多于贾谊长沙苦，予自左迁江峡，凡经七年。小校潘安白发生。不准拟身年六十，游春犹自有心情。

府中夜赏

樱桃厅院春偏好，石井栏堂夜更幽。白粉墙头花半出，绯纱烛下水平流。闲留宾客尝新酒，醉领笙歌上小舟。舞袖飘盘棹容与，忽疑身是梦中游。

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

缭绕府西面，潺湲池北头。凿开明月峡，决破白 洲。清浅漪澜急，寅缘浦屿幽。直冲行径断，平入卧斋流。石叠青棱玉，波翻白片鸥。喷时千点雨，澄处一泓油。绝境应难别，同心岂易求？少逢人爱玩，多是我淹留。夹岸铺长簟，当轩泊小舟。枕前看鹤浴，床下见鱼游。洞户斜开扇，疏帘半上钩。紫浮萍泛泛，碧亚竹修修。读罢书仍展，棋终局未收。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销愁。檐雨晚初霁，窗风凉欲休。谁能伴老尹，时复一闲游？

哭崔儿

掌珠一颗儿三岁，鬓雪千茎父六旬。岂料汝先为异物，常忧吾不见成人。悲肠自断非因剑，啼眼加昏不是尘。怀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邓攸身。

初丧崔儿报微之晦叔

书报微之晦叔知，欲题崔字泪先垂。世间此恨偏敦我，敦音堆，见《诗》注。天下何人不哭儿？蝉老悲鸣抛蜕后，龙眠惊觉失珠时。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后传谁庇荫谁？

府斋感怀，酬梦得 初丧崔儿，梦得以诗相安，云：“从此期君比琼树，一枝吹折一枝生。”故有此落句以报之

府伶呼唤争先到，家酝提携动辄随。合是人生开眼日，自当年老敛眉时。丹砂炼作三铢土，玄发看成一把丝。劳寄新诗远安慰，不闻枯树更生枝。

斋 居

香火多相对，荤腥久不尝。黄耆数匙粥，赤箭一瓯汤。厚俸将何用？闲居不可忘。明年官满后，拟买雪堆庄。

与诸道者同游二室，至九龙潭作

喜逢二室游仙子，厌作三川守土臣。举手摩挲潭上石，开襟抖擞府中尘。他日终为独往客，今朝未是自由身。若言尹是嵩山主，三十六峰应笑人。

履道池上作

家池动作经旬别，松竹禽鱼好在无？树暗小巢藏巧妇，渠荒新叶长慈姑。不因车马时时到，岂觉林园日日芜？犹喜春深公事少，每来花下得踟蹰。

六十拜河南尹

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老应无处避，病不与人期。幸遇芳菲日，犹当强健时。万金何假藉，一盞莫推辞。流水光阴急，浮云富贵迟。人间若无酒，尽合鬓成丝。

重修府西水亭院

因下疏为沼，随高筑作台。龙门分水入，金谷取花栽。绕岸行初匝，凭轩立未回。园西有池位，留与后人开。

与诸公同出城观稼

老尹醉醺醺，来随年少群。不忧头似雪，但喜稼如云。岁望千箱积，秋怜五谷分。何人知帝力？尧舜正为君。

水堂醉卧，问杜三十

闻君洛下住多年，何处春流最可怜？为问魏王堤岸下，何如同德寺门前？无妨水色堪闲玩，不得泉声伴醉眠。哪似此堂帘幕底，连明连夜碧潺湲。

岁暮言怀

职与才相背，心将口自言。磨铅教切玉，驱鹤遣乘轩。只合居岩窟，何因入府门？年

终若无替，转恐负君恩！

座中戏呈诸少年

衰容禁得无多酒，秋鬓新添几许霜。纵有风情应淡薄，假如老健莫夸张。兴来吟咏从成癖，饮后酣歌少放狂。不为倚官兼挟势，因何入得少年场？

雪后早过天津桥，偶呈诸客

官桥晴雪晓峨峨，老尹行吟独一过。紫绶相辉应不恶，白须同色复如何？悠扬短景凋年急，牢落衰情感事多。犹赖洛中饶醉客，时时泥我唤笙歌。

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

水波纹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蹋雪行。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宴安往往欢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早春雪后，赠洛阳李长官、长水郑明府二同年

献岁晴和风景新，铜驼街郭暖无尘。府庭共贺三川雪，县道分行百里春。朱绂洛阳官位屈，青袍长水俸钱贫。有何功德纡金紫？若比同年是幸人！

醉吟

醉来忘渴复忘饥，冠带形骸杳若遗。耳底斋钟初过后，心头卯酒未消时。临风朗咏从人听，看雪闲行任马迟。应被众疑公事慢，承前府尹不吟诗。

府酒五绝

变 法

自惭到府来周岁，惠爱威棱一事无。唯是改张官酒法，渐从浊水作醍醐。

招 客

日午微风旦暮寒，春风冷峭雪干残。碧毡帐下红炉畔，试为来尝一盏看。

辨 味

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虽洁不芳馨。杯中此物何人别？柔旨之中有典刑。

自 劝

忆昔羈贫应举年，脱衣典酒曲江边。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

谕 妓

浊泪夜粘桃叶袖，酒痕春污石榴裙。莫辞辛苦供欢宴，老后思量悔煞君。

晚归早出

筋力年年减，风光日日新。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何处台无月？谁家池不春？莫言无胜地，自是少闲人。坐厌推囚案，行嫌引马尘。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

南龙兴寺残雪

南龙兴寺春晴后，缓步徐吟绕四廊。老趁风花应不称，闲寻松雪正相当。吏人引从多乘舆，宾客逢迎少下堂。不拟人间更求事，些些疏懒亦何妨？

天宫阁早春

天宫高阁上何频？每上令人耳目新。前日晚登缘看雪，今朝晴望为迎春。林莺何处吟箏柱？墙柳谁家晒曲尘？可惜三川虚作主，风光不属白头人。

履 道 居 三首

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厌贫家活计微。大有高门锁宽宅，主人到老不曾归。

东里素帷犹未彻，南邻丹旆又新悬。衡门蜗舍自惭愧，收得身来已五年。

世事平分众所知，何尝苦乐不相随。（馀杭）〔唯馀〕耽酒狂歌客，只有乐时无苦时。

和梦得《冬日晨兴》

漏传初五点，鸡报第三声。帐下从容起，窗间珑（聪）〔璁〕明。照书灯未灭，暖酒火重生。理曲弦歌动，先闻唱《渭城》。

雪夜对酒招客

帐小青毡暖，杯香绿蚁新。醉怜今夜雪，欢忆去年人。暗落灯花烬，闲生草座尘。殷勤报弦管，明日有嘉宾。

赠晦叔，忆梦得

自别崔公四五秋，因何临老转风流？归来不说秦中事，歇定唯谋洛下游。酒面浮花应是喜，歌眉敛黛不关愁。得君更有无厌意，犹恨樽前欠老刘。

醉后重赠晦叔

老伴知君少，欢情向我偏。无论疏与数，相见辄欣然。各以诗成癖，俱因酒得仙。笑回青眼语，醉并白头眠。岂是今投分，多疑宿结缘。人间更何事？携手送衰年。

睡 觉

星河耿耿漏绵绵，月暗灯微欲曙天。转枕频伸书帐下，披裘箕踞火炉前。老眠早觉常残夜，病力先衰不待年。五欲已销诸念息，世间无境可勾牵。

卷五十九

碑志序记表赞论衡书 十三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粹胜灵者，其文冲以恬；灵胜粹者，其文宣以秀；粹灵均者，其文蔚温雅渊，疏朗丽则，捡不扼，达不放，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几乎？

居敬姓元，名宗简，河南人。自举进士，历御史府，尚书郎，谕京〔兆〕亚尹，凡二十年，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赋述〔名〕〔铭〕记书碣赞序七十五；总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长庆〔三〕〔二〕年冬疾，弥留，将启手〔足〕，无他语，语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诗，白乐天知我者，我歿，其遗文得乐天为之序，无恨矣。既而途奉理命，号而告予。无几何，会予自中书舍人出牧杭州，岁馀改右庶子，移疾东洛。明年，复刺苏州。四年间三换官，往复奔命，不啻万里，席不遑暖，矧笔砚乎？故所托文，久未果就。及刺苏州，又剧郡，治数月，政方暇。因发阅篋裘，睹居敬所著文。其间与予唱和者数十首，烛下讽读，惨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笔草序。序成复视，涕与翰俱。悲且吟曰：黄壤讵知我，白头徒念君。唯将老年泪，一洒故人文。重曰：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龙门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呜呼居敬！若职业之恭慎，居处之庄洁，操行之贞端，襟灵之旷淡，骨肉之敦爱，丘园之安乐，山水风月之趣，琴酒啸咏之态；与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开卷而尽可知也，故不序。时宝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吴郡西园北斋东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志铭 并序

夫人赞皇县君李氏，赵郡高邑人也。六代祖素立，安南都护。五代祖休烈，赵州刺史。高祖讳至远，天官侍郎。曾祖〔讳〕畬，国子司业。祖讳承，工部尚书、湖南观察使。考讳藩，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赠户部尚书。夫人讳娥，相国长女也，适河东裴君克谅，今为海州刺史。一子曰钊，左卫骑曹参军。一女适陇西李遂，遂为寿州录事参军。由此而上，得于国史、家谍云。

夫人为相门女，邦君妻，不以华贵骄人，能用恭俭克己。抚下若子，敬夫如宾。衣食之余，傍给五服亲族之饥寒者。又有馀，散沾先代仆使之老病者。又有馀，分施佛

寺僧徒之不足者。浣衣菲食，服勤礼法。礼法之外，讽释典，持真言，栖心空门，等观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适；捐馆之夕，恬然如归。宝历（三）〔二〕年三月一日，疾终于海州官第。其岁十一月十四日，归柩于某所先茔。享年五十有四。夫人之从裴君也，历官九任，凡三十一年，族睦家肥，辅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于裴君状云。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噫！李氏之世禄世德，有所从来。矧相国端方廉雅，孝友忠肃，自从事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险而迁其道；宜乎居极位，享（名贤）〔贤名〕也。夫人敬恭勤俭，柔顺慈惠，自女于室，妇于家，不以初终而怠其行；宜乎后封邑，光德门也。裴君修文达政，洁己爱人，自佐邑从军，连牧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宜乎荷百禄，号良二千石也。呜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称是妻；斯所谓类以相从，合而具美者也。论撰表志，其可阙乎？铭曰：

高邑之祥，降于李氏。相门之庆，钟于女子。女子有行，归我裴君。君亦良士，宜贤夫人。夫人虽歿，风躅具存。勒名泉户，作范闺门。

如信大师功德幢记

有唐东都临坛开法大师，长庆四年二月十三日，终于圣善寺华严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腊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于龙门山之南岗。宝历元年某月某日，迁葬于奉先寺，柩其先师塔庙。穴之上，不封不树，不庙不碑，不劳人，不伤财；唯立佛顶尊胜陀罗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圆若干尺，六隅七层，上覆下承，佛仪在上，经咒在中，记赞在下。皆师所嘱（果）〔累〕，门人奉遗志也。

师姓康，号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莲花经》于释岩。既具戒，学《四分律》于释晤。后传六祖心要于本院先师。《净名》、《楞伽》、《俱舍》、《百法》，经根论枝，罔不通焉。由是禅与律交修，定与慧相养，蓄为道粹，揭为僧豪。自建中讫长庆，凡九迁大寺居，十补大德位，莅法会、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复祖业。若贵贱，若贤愚，若小中大乘人，游我门，绕我座，礼我足，如羽附凤，如水会海。於戏！非夫动为仪，言为法，心为道场者，则安能使化缘法众，悦随欣戴，一至于是耶？同学大德，继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严隐，暨归靖、藏周、常贲、怀嵩、圆恕、圆昭、贞操等若干人，聚谋幢事。琢刻既成，将师理命，请苏州刺史白居易为记。既讫，因书二四句偈以赞云：

师之度世，以定以慧。为医药师，救疗一切。师之闡维，不塔不祠。作功德幢，与众共之。

华严经社石记

有杭州龙兴寺僧南操、当长庆二年、请灵隐寺僧道峰，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至《华藏世界品》，闻广博严净事。操欢喜发愿，愿于白黑众中劝十万人，人转《华严经》一部。十万人又劝千人，人讽《华严经》一卷。每岁四季月，其众大聚会。于是摄之以社，齐之以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斋。每斋，操捧香跪后于佛曰：愿我来世生华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宝莲金轮中，毗卢遮那如来前，与十万人俱，斯足矣。又于众中募财，置良田十顷，岁取其利，永给斋用。予前牧杭州时，闻操发是愿。今牧苏州时，见操成是功。操

自杭诣苏，凡三请于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迨尽；恐社与斋，来者不能继其志。乞为记，俾无废坠。予即十万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赞之。噫！吾闻一毛之施，一饭之供，终不坏灭；况田千亩，斋四时，用不竭之征，备无穷之供乎？

噫！吾闻一愿之力，一偈之功，终不坏灭；况十二部经，常出于〔百〕千人口乎？况十万部经，常入于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愿。若经之句义，若经之功神，则存乎本传。若社人之姓名，若财施之名数，列于别碑。斯石之文，但叙见愿，集来缘而已。宝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苏州刺史白居易记。

吴郡诗石记

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及今自中书舍人间领二州。去年脱杭印，今年佩苏印；既醉于彼，又吟于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则苏、杭之风景，韦、房之诗酒，兼有之矣。岂始愿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状人情，与曩时不异。前后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齿发非，又可嗟矣。韦在此州歌诗甚多，有《郡宴》诗云：“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最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传贻将来。因以予《句宴》一章，亦附于后。虽雅俗不类，各咏一时之志；偶书石背，且偿其初心焉。宝历元年七月二十日，苏州刺史白居易题。

吴兴灵鹤赞

事具《黄筌斋记》中

有鸟有鸟，从西北来：丹脑火缀，白翎雪开。辽水一去，缙山不回。噫吴兴郡，孰为来哉？宝历之初，三元四斋。天无微飍，地无纤埃。当白昼下，与紫云偕。三百六十，拂坛徘徊。上昭玄呪，下属仙才。谁其居之？太守姓崔。

钱唐湖石记

钱唐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条，具列如左。

钱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馀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馀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贴，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馀顷田无凶年矣。《州图经》云：湖水溉田五百馀顷，谓系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馀顷也。

自钱唐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入河，从河入田。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馀矣。虽非浇田时，若官

河干浅，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县官多假他词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茭菱失其利。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粱之利孰多？断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内六井无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馀；况前后放湖，终不至竭。而云井无水，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

湖中有无税田，约十数顷，湖浅则田出，湖深则田没。田户多与所由计会，盗泄湖水，以利私田。其右函、南笕并诸小笕閼，非浇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小有漏泄，罪责所由，即无盗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其笕之南，旧有缺岸，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大约水去石函口一尺为限，过此须泄之。予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

苏州刺史谢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去年）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节苏州诸军事、守苏州刺史。臣以其月二十九日发东都，今月五日到州，当日上讫。时当明盛，宠在藩条，祇命荷恩，以感以惧。臣某诚欢诚幸，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历数，重造寰区。将致升平，在先政化。询求牧守，勤恤黎元。实陛下慎选惟良之秋，责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幸免败阙，实无政能。已蒙宠荣，入改宫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奖饰具载于诏中，庆幸实生于望外。况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土虽沃而尚劳，人徒庶而未富。宜择循良之吏，委以抚绥；岂臣琐劣之才，合当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拟夕惕夙兴，焦心苦节，唯诏条是守，唯人瘼是求。谕陛下忧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泽。则亭育之下，疲人自当感恩；而岁时之间，微臣或希报政。尘渎皇鉴，吐露赤诚。宠至空惊，恩深未答。无任惭惶恳激之至！谨差军事散将某乙奉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三教论衡

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不可具载。

第一座 秘书监、赐紫金鱼袋白居易。

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弘元。

序

中大夫、守秘守监、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白居易言：谈论之先，多陈三教，赞扬演说，以后谈端。伏料圣心，饱知此义；伏计圣听，饫闻此谈。臣故略而不言，唯序庆诞，赞

休明而已。圣唐御区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叶。大和初岁，良月上旬，天人合应之期，元圣庆诞之日。虽古者有祥虹流月，瑞电绕枢，彼皆琐微，不足引谕。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万姓，恭勤以修己，慈俭以养人。戎夏安，朝野无事。特降明诏，式会嘉辰。开达四聪，阐扬三教。儒臣居易，学浅才微，谬列禁筵，猥登讲座。天颜咫尺，陨越于前。窃以释门义林法师，明大小乘，通内外学。灵山岭岫，苦海津梁，于大众中，能师子吼。所谓彼上人者，难为酬对。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灵，发问既来，敢不响答？

僧 问

义林法师所问：《毛诗》称六义，《论语》列四科。何者为四科？何者为六义？其名与数，请为备陈者。

对

孔门之徒三千，其贤者列为四科。《毛诗》之篇三百，其要者分为六义。六义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此六义之数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语，三曰政事，四曰文学。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内，列十哲名：德行科则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则有宰我、子贡，政事科则有冉有、季路，文学科则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义之名数，今已区别：四科六义之旨意，今合辨明。请以法师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晓然可见。何者？即如《毛诗》有六义，亦犹佛法之义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经千万卷，其义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诗》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义内。故以六义可比十二部经。又如孔门之有四科，亦犹释门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罗蜜。六波罗蜜者，即檀波罗蜜、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以唐言译之，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犹如来之有十大弟子，即迦叶、阿难、须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连、阿那律、优波离、罗睺罗、〔富楼那〕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回归者也。所对若此，以为何如？更有所疑，即请重难。

难

法师所难：十哲四科，先标德行。然则曾参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参独不列于四科者？

对

曾参不列四科者，非为德行才业不及诸人也。盖系于一时之事耳。请为始终言之。昔者仲尼有圣人之德，无圣人之位。栖栖应聘，七十馀国，与时竟不偶，知道终不行，感凤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叹。然后自卫反鲁，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立一王之法，为万代之教。其次则叙十哲，伦四科，以垂示将来。当此之时，颜、闵、游、夏之徒，适在左右前后，目击指顾，列入四科，亦一时也。《孝经》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闲居之时，曾参则多侍从。曾参至孝，不忍一日离其亲。及仲尼旅游历聘，自卫反鲁之时，曾参或归养于家，不从门人之列。伦拟之际，偶独见遗。由此明之，非曾

参德行才业不及诸门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盖一时之阙耳。因一时之阙，为万代之疑。从此辨之，可无疑矣。

问 僧

儒书奥义，既已讨论。释典微言，亦宜发问。

问

《维摩经不可思议品》中云：“芥子纳须弥。”须弥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岂可芥子之内，入得须弥山乎？假如入得，云何得见？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义难明，请言要旨。僧答不录。

难

法师所云：“芥子纳须弥，是诸佛菩萨解脱神通之力所致也。敢问诸佛菩萨以何因缘，证此解脱？修何智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愿闻其说。僧答不录。

问 道 士

儒典、佛经，讨论既毕；请回馀论，移问道门。臣居易言：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静之风。儒素缙黄，鼎足列座。若不讲论玄义，将何启迪皇情？道门杨弘元法师，道心精微，真学奥秘，为仙列上首，与孺争衡。居易窃览道经，粗知玄理。欲有所问，冀垂发蒙。

问

《黄庭经》中有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道。尝闻此语，未究其由。其义如何？请陈大略。道士答不录。

难

法师所答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大略，则闻命矣。敢问“黄”者何义？“庭”者何物？“气”养何气？“神”存何神？谁为此经？谁得此道？将明事验，幸为指陈。道士答不录。

道 士 问

法师所问：《孝经》云：“敬一人，则千万人悦。”其义如何者？

对

谨按：《孝经·广要道章》云：“敬者，礼之本。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则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夫敬者，谓忠敬尽礼之义也；悦者，谓悦怿欢心之义也；要道者，谓施少报多、简要之义也。如此之义，明白各见于经文。其间别有所疑，即请更难。

难

法师所难云：凡敬一人，则合一人悦；敬二人，则合二人悦。何故敬一人而千万人悦？

又问所悦者何义？所敬者何人者？

对

《孝经》所云一人者，谓帝王也。王者无二，故曰一人，非谓臣下众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则一人悦，敬二人则二人悦。若敬君上，虽一人即千万人悦。何以明之？设如有人尽忠于国，尽敬于君，天下见之，何人不悦？岂止千万人乎？设如有人不忠于国，不敬于君，天下见之，何人不怒？亦岂止千万人乎？然敬即礼也，礼即敬也。故《传》云：“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如此，则岂独空悦乎？亦将事而养之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如此，则岂独空不悦乎？亦将逐而诛之也。由此而言，则敬不敬之义，悦不悦之理，了然可见，复何疑哉？

退

臣伏惟三教谈论，承前旧例，朝臣困对（敷）〔扬〕之次，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业。臣素无志业，又乏才能；恐烦圣聪，不敢自叙。谨退。

沃洲山禅院记

沃洲山在剡县南三十里，禅院在沃洲山之阳，天姥岑之阴。南对天台，而华顶、赤城列焉。北对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岭，而养马坡、放鹤峰次焉。东南有石桥溪，溪出天台石桥，因名焉。其余卑岩小泉，如子孙之从父祖者，不可胜数。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晋、宋以来，因山洞开，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遁）〔道〕林居焉。次又有乾、兴、渊、支、遁、开、威、蕴、崇、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刘恢、许玄度、殷融、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霞、袁彦伯、王蒙、卫玠、谢万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诗云：“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谢灵运诗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安可寻？”盖人与山相得于一时也。自齐至唐，兹山浸荒，灵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词人朱放诗云：“月在沃洲山上，人归剡县江边。”刘长卿诗云：“何人住沃洲？”此皆爱而不到者也。

（太）〔大〕和二年春，有头陀僧白寂然来游兹山，见道猷、支、竺遗迹，泉石尽在，依然如归故乡，恋不能去。时浙东廉使元相国闻之，始为卜筑。次廉使陆中丞知之，助其缮完。三年而禅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间，斋堂若干间，僧舍若干间。夏腊之僧，岁不下八九十，安居游观之外，日与寂然讨论心要，振起禅风。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众。嗟乎！支、竺歿而佛声寝，灵山废而法不作。后数百岁而寂然继之，岂非时有待而化有缘耶！六年夏，寂然遣门徒僧常贇，自剡抵洛，持书与图，诣从叔乐天，乞为禅院记云。

昔道猷肇开兹山，后寂然嗣兴兹山，今日乐天又垂文兹山。异乎哉！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

修香山寺记

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香山之坏久矣，楼亭穹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顷予为庶子、宾客分司东都时，性好闲游，灵迹胜概，靡不周览。每至兹寺，慨然有葺完之愿焉。迨今七八年，幸为山水主，是偿初心、复始愿之秋也。似有缘会，果成就之。

噫！予早与故元相国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冥心于因果之际。去年秋，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与）〔與〕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贄，来致于予。予念平生分，文不当辞，贄不当纳。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讫不得已，回施兹寺。因请悲智僧清闲主张之，命谨干将士复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桥一所，连桥廊七间。次至石楼一所，连楼一所，连廊六间。次东佛龕大屋十一间。次南宾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间。凡支坏、补缺、垒陨、覆漏、（朽）〔圯〕壤之功必精，赭垩之饰必良。虽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长者坏宅，郁为导师化城。于是龕像无燥湿侈泐之危，寺僧有经行宴坐之安。游者得息肩，观者得寓目。（关）〔闕〕塞之气色，龙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楼之风月，与往来者耳目一时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释憾刷耻之为者。

清闲上人与予及微之皆夙旧也，交情愿力，尽得知之。感往念来，欢且赞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应归微之。必有以灭宿殃，荐冥福也。予应曰：呜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与微之结后缘于兹士乎？因此行愿，安知他生不与微之复同游于兹寺乎？言及于斯，涟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记。

荐李晏、韦楚状

河南府

朝议大夫、前使持节海州 诸军事、守海州刺史、上柱国李晏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节度使配诸州税麦，一例加估征钱。晏频申奏，恐损百姓。本使称用军事切，不得已而从之。及被人论，朝廷勘覆，责不闻奏，除替削阶。在法诚合举行，于晏即为独屈。况晏累为宰牧，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颇闻于众。自经停罢，已涉三年，退居洛阳，穷饿至甚。身典三郡，家无一金。据此清廉，别堪优奖。又建中初，李正己与纳连（友）〔反〕，汴河阻绝，转输不通。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为徐州刺史。当叛乱之时，洧以一郡七城，归国效顺。弃一家百口，任贼诛夷。开运路之咽喉，断凶渠之右臂。遂使逆谋大挫，妖寇竟消。从此徐州埽桥，至今永为内地。如洧之子，实可念之！臣以洧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弃。伏希圣念，量授一官。庶使廉吏忠臣闻之，有所激励。

伊阙山平泉处士韦楚

右件人，隐居乐道，独行善身。敛迹市朝，息机名利。况家传簪组，兄在班行。而楚独栖山卧云，练气绝粒。滋味不接于口，尘埃不染其心。二十余年，不改其乐。志齐箕、（颖）〔颖〕，节类颜、原。搢绅之间，多所称叹。臣为尹正，合具荐论。虽飞鸿入冥，自忘馀啄；而白驹在谷，亦贵絪维。倪蒙置彼周行，縻之好爵。降羔雁之礼命，助鹓鹭之羽仪。足以厚贞退之风，遏躁进之俗。兹亦盛事，有裨圣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滞，前王之令猷；贡士推能，长吏之本职。其李晏、韦楚并居府界，不践公门。臣实谙知，辄敢论荐。有涉尘黥，无任兢惶。谨具奏闻，伏听敕旨。
大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状奏。

与刘苏州书

梦得阁下：前者枉手札数幅，兼惠答《忆春草》、《报白君》已下五六章。发函披文，而后喜可知也。又覆视书中有攘臂痛拳之戏，笑与扑会，甚乐甚乐，谁复知之。因有所云，续前言之戏耳，试为留听。

仆与阁下在长安时，合所著诗数百首，题为《刘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解中。去年冬，梦得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迁苏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吴。仆方守三川，得为东道主。阁下为仆税驾十五日，朝觴夕咏，颇极平生之欢。各赋数篇，视草而别。岁月易得，行复周星，一往一来，忽又盈筐。诚知老丑冗长，为少年者所嗤。然吴苑、洛城相去二千里，舍此何以唇齿而解颐哉？

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前后相答，彼此非一。彼虽无虚可击，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绥，未尝失律。然得隼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所以辄自爱重，今复编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题此卷为“下”，迁前“下”为“中”，命曰《刘白吴洛寄和集》。自大和六年冬送梦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顿首。

卷六十

碑序解祭文记 十二首

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 并序

汨市朝，溺妻子，非达也。囚山林，摈血属，亦非达也。若有人与群动处一代间，彼为彼，我为我，不自洁，不自污，不巢许，不伊吕，水其心，云其身，浮沉消息，无往而不自得者，其达人乎？吾友吴君〔尝〕从事于斯矣。

君讳丹，字真存，太子通事舍人览之曾孙，睦州司马庶之孙，太子宫门郎、赠工部尚书诜之长子。以进士第入官，官历正字、协律郎、大理评事、监察殿中侍殿史、太子舍人、水部库部员外郎、都官驾部郎中、谏议大夫、大理少卿、饶州刺史，职历义成军节度推官、浙西道节度判官、潼关防御判官、镇州宣慰副使、匭函使，阶至中大夫，勋至上柱国。读书数千卷，著文数万言。宝历元年六月某日，薨于饶州官次。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晋陵县仁和乡北原，从遗志也。

君生四五岁，弄泥沙时所作戏，辄象道家法事。八九岁，弄笔砚时所出言，辄类诗家篇章。不自知其然，盖宿集儒玄之业明矣。既冠，喜道书，奉真篆，每专气入静，不粒食者累岁。颢气充而丹田泽，飘然有出世心。既壮，在家为长，属有三幼弟、八稚侄，嗷嗷栗栗，不忍见其饥寒，慨然有干禄意。乃曰：肥遁不可以立训，吾将业儒以驰名；名竞不可以恬神，吾将体玄以育德；冻餒不可以安道，吾将强学以徇禄；禄位不可以多取，吾将知足而守中。由是去江湖，来京师，求名得名，求禄得禄。身荣家给之外，无长物，无越思。素琴在左，《黄庭》在右。澹乎自处，与天和始终。履仕途二十七年，享寿命八十二岁。无室家累，无子孙忧。屈伸宠辱，委顺而已。未尝一日戚戚其心，至于归全反真。故予所谓达人之徒欤，信矣！仲弟湖州长史某，以予辱与其兄游，既为同门生，又为同舍郎，周知初终，托为碑纪。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铭曰：

汉中大夫，东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庙貌赞。唐中大夫，真存先生。白乐天知之，作神道铭。呜呼二大夫，异代而同涂。其皆达者乎！

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

碑在石壁东次，石壁在广德法华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苏州城北若干里。以华言唐文译刻释氏经典，自经品众佛号以降，字加金焉。

夫开〔示〕〔士〕悟入诸佛知见，以了义度无边，以圆教垂无穷，莫尊于《妙法莲华经》，凡六万九千五百五言。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凡二万七千九十二言。摄四生九类，入无余涅槃，实无得度者，莫先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凡三千二十言，应念顺愿，愿生极乐土，莫疾于《阿弥陀经》，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见观真相，莫出于《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诠自性，认本觉，莫深于《实相法密经》，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尘，依佛智，莫过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神经，具十二部，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

是石壁积四重，高三寻，长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莲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护其前后。火水不能烧漂，风日不能摇消；所谓施无上法，尽未来际者也。唐长庆二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门清晃矢厥谋，清海继厥志，门弟子南容成之，道则终之。寺僧契元舍艺而书之，郡守居易施词而赞之。赞曰：

佛涅槃后，世界空虚。惟是经典，与众生俱。设有人书贝叶上，藏檀龕中。非坚非久，如蜡印空。假使人刺血为墨，剥肤为纸，即坏即灭，如笔画水。噫！画水不若文石，印蜡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义甚深。故吾谓石经功德，契如来付嘱之心。

池上篇 并序

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阨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

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台池，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廩。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时，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迳。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泊臧获之习筦、磬、弦歌者指百以归。先是〔颖〕〔颖〕川陈孝山与酿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甚清。蜀客姜发授《秋思》，声甚淡。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

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泊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矣。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姜《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诗非赋。阿龟握笔，因题石间。视其粗成韵章，命为《池上篇》云尔。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居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

因继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一。“因继”之解，具微之前序中。今年，（复予）〔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和，合一百首，又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拣好者寄来。”盖示馀勇，磨砺以须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诗共五十首寄去。虽不得好，且以供命。

夫文，犹战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转战，迨兹三矣。即不知百胜之术，多多益辩耶？抑又不知鼓衰气竭，自此为迁延之役耶？进退唯命。微之，微之！走与足下和答之多，从古未有。足下虽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头矣。竟不能舍章句，抛笔砚，何癖习如此之甚欤？而又未忘少年时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谑。忽忽自哂，况他人乎？《因继集》卷，且止于三可也。忽恐足下懒发，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戏之者，姑为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战后，师亦老矣，宜其橐弓匣刃，彼此与心休息乎？《和晨兴》一章，录在别纸。语尽于此，亦不修书。二年十月十五日，乐天重序。

刘白唱和集解

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相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扶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卷，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儿伧郎，各令收藏，附两家集。

予顷以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常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予）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岂唯两家子侄秘藏而已！己酉岁三月五日，乐天解。

祭中书韦相公文

维大和三年，岁次己酉，六月己酉朔，三十日戊寅，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白居易，谨以茶果之奠，敬祭于故中书侍郎平章事、赠司空韦公德载：

惟公忠贞大节，辅弼嘉谟，倚注深恩，哀荣盛礼。伏见册增制中已详。惟公世禄官业，家行士风，茂学清词，冲襟弘度。伏见碑志文中已详。此不重书，但伸夙愿。公佩服世教，栖空心门，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常接馀论，许追高踪。元和中，出守开、忠二郡日，公先以《喻金矿偈》相问，往复再三。由是法要心期，始相会合。长庆初，俱为中书舍人日，

寻诣普济寺宗律师所，同受八戒，各持十斋。由是香火因缘，渐相亲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时一相见，佛乘之外，言不及他。誓趋菩提，交相度脱。去年腊月，胜业宅中，公云必结佛缘，无如愿力。因自开经篋，出《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十愿品》一通；合掌焚香，口读手授。云自持护，始传一人。曾未经旬，公即捐馆。追思覆视，似不偶然。今即日于道场斋心持念，一愿一礼，如公在前。以至他生，不敢废坠。至若与公同科第，联官僚，奉笑言，蒙推奖，穷通荣悴之感，离合存歿之悲，尽成虚空，何足言叹？今兹荐奠，不设荤腥，庶几降临，监察精意。噫！浮生是幻，真谛非空。灵鹫山中，既同前会；兜率天上，岂无后期？呜呼韦君！先后间耳。伏惟尚飨。

祭弟文

维大和二年，岁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二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知退之灵：

日月不居，新妇、龟儿等，亶酷如昨。俯及岁暮，奄过大祥，礼制云终，追号永远。哀缠手足，悲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呜呼！自尔去来，再周星岁，前事后事，两不相知。今因奠设之时，粗表一二。

吾去年春，授秘书监，赐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无生意，岂有宦情？所以僂俛至今，待终龟儿服制。今已请长告，或求分司，即拟移家，尽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决行。养病抚孤，聊以终老。合家除苏苏外，并是通健。龟儿颇有文性，吾每自教诗书，三二年间，必堪应举。阿罗日渐成长，亦胜小时。吾竟无儿，穷独而已！茶郎、叔母以下，并在郑滑，职事依前。蕲蕲、卿娘、卢八等，同寄苏州，免至饥冻。遥怜在符离庄上，亦未取归。宅相得彭泽场官，各知平善。骨兜、石竹、香钿等三人，久经驱使，昨大祥斋日，各放从良。寻收膳娘，新妇看养。下邳杨琳庄，今年买了，并造堂院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时身后甚要新昌西宅，今亦买讫。尔前后所著文章，吾自检寻编次，勒成二十卷，题为《白郎中集》。呜呼！词意书迹，无不宛然；唯是魂神，不知去处。每开一卷，刀搅肺肠；每读一篇，血滴文字。拟凭崔二十四舍人撰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龟、罗收传。前年已来，合家所造斋供功德，皆领得否？朔望晨夕向奠，复尝来无？不谕音容，潜没已久；乃至梦寐，相见全稀。岂幽冥道殊，莫有拘碍？将精爽迁散，杳无觉知？不然，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头白眼暗，筋力日衰；黄壤之期，亦应不远。但恐前后乖隔，不知得见尔无？下邳北村，尔茔之东，是吾他日归全之位。神纵不合，骨且相依。岂恋余生？愿毕此志。

呜呼！奠筵将彻，帟帟欲收。此生之间，岂有见日？未死之际，应无忘期！仰天一号，心骨破碎！犹冀万一，闻吾此言。痛心痛心！千万千万！尚飨。

祭李司徒文

维大和四年，岁次（戊戌）〔庚戌〕，七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内重表弟朝请大夫、守少府监、上柱国李翱，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国，兴元节度、赠司徒李公：

惟公之生，树名致节，忠贞谅直，天下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祸乱，冤愤痛酷，天下所知。虽千万其言，终不能尽。故兹奠次，但写私诚。居易应进士时，以鄙劣之文，蒙公称奖。在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虽徇公，愚则受赐。或中或外，或合或离。契阔绸缪，三十馀载。至于豆觴之会，轩盖之游，多奉光尘，最承欢惠。眷遇既深于常等，痛愤实倍于众情。永诀奈何？长恸而已。朝情兼中外，分辱眷知。绵以岁时，积成交旧。敢申薄奠，庶鉴微衷。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祭微之文

维大和五年，岁次〔己〕〔辛〕亥，十月乙丑朔，十日辛巳，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国、晋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国、鄂岳节度使、赠尚书右仆射元〔相〕〔公〕微之：

惟公家积善庆，天钟粹和。生为国祚，出为人瑞。行业志略，政术文华，四科全才，一时独步。虽历将相，未尽谟猷。故风声但树于藩方，功利不周于夷夏。噫！此苍生之不大遇也，在公岂有所不足耶？《诗》云：“淑人君子，胡不万年？”又云“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贤良之恳辞也。若情理愤痛，过于斯者，则号乎壹郁之不暇，又安可胜言哉？

呜呼微之！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于人间，今不复叙。至于爵禄患难之际，寤寐忧思之间，誓心同归，交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过洛，醉别悲吒，投我二诗，云：“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又曰：“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吟罢涕零，执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及公捐馆于鄂，悲讣忽至，一恸之后，万感交怀。覆视前篇，词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无以继寄悲情，作哀词二首，今载于是，以附奠文。其一云：“八月凉风吹白幕，寝门廊下哭微之。妻孥亲友来相吊，唯道皇天无所知。”其二云：“文章卓犖生无敌，风骨精灵歿有神。哭送咸阳北原上，可能随例作埃尘？”呜呼微之！始以诗交，终以诗诀。弦笔两绝，其今日乎！

呜呼微之！三界之间，孰不生死？四海之内，谁无交朋？然以我尔之身，为终天之别。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呜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泪，引酒再奠，抚棺一呼。佛经云：凡有业结，无非因集。与公缘会，岂是偶然？多生已来，凡离几合？既有今别，宁无后期？公虽不归，我应继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呜呼微之！言尽于此。尚飨。

唐故湖州长城县令、赠户部侍郎

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铭 并序

公讳孚，字某，古太岳胤也，今博陵人也。唐、虞之际，因生为姜姓。暨周封齐，分类曰崔氏。长源远派，大族清门，珪组贤俊，准绳济美。斯崔氏所以绵千祀而甲百族也。隋散骑常侍讳洽，公六代祖也。唐冀州武强令讳绍，曾祖也。监察御史讳预，王父也。常州江阴令育，皇考也。

公幼以门荫子补太庙斋郎，初调授汝州叶县尉，再调改宋州单父尉。时天宝末，盗起燕、蓟，毒流梁、宋，屠城杀吏，如火燎原。单父之民，将坠涂炭。公感激奋发，仗顺兴兵，挫败贼徒，保全乡县，拳勇之旅，归之如云。方欲纠合貔虎，驱诛蛇豕，京观群盗，金汤一方。本道节度使奇之，将议上闻，会有同事者争功，阴相倾夺。公超然脱屣，遂以族行，东游江淮，安时俟命。属吴王出阁领镇，求才抚人，常闻公名，试以吏事，遂表请为宋城尉，事举。移假涟水令，赏绯鱼袋。县政修，转常州录事参军。纠察课成，浙东采访使闻之，奏授越州馀姚令，吏畏人悦。岁未满，浙西采访使知之，奏改湖州长城令。长城之理，又加于前二邑焉。政成秩满，解印罢去，优游自得，独善其身。兴元元年，疾歿于宋。大和五年，迁葬于洛。享年若干。诏赠尚书户部侍郎。夫人陇西李氏，追封岐国夫人，皆从子贵也。

公为人仪表魁梧，气概倜傥，负不羁之才，慕非常之功。始发轫于单父，志立而功不就；终税驾于长城，道行而位不达。善庆所积，实生司空。司空讳弘礼，公之幼子也。以学发身，以文饰吏，以干蛊克家，以忠壮许国。典十郡，领二镇，再厘东土，追命上公。虽天与之才，国与之位；亦由公义方之训，辅而成焉。

大丈夫贮蓄材术，树置功利，镡基富贵，焯耀家邦，不当其身，而得于后。父析子荷，相去几何？呜呼崔公！何不足之有？按国典：官五品已上，墓庙得立碑。又按丧葬令：凡诸赠官，得同正官之制。其孙彦防、彦佐等奉父命，述祖德，揭石于墓，勒铭于碑。铭曰：

天无全功，贤无全福。既享天爵，难兼世禄。矫矫崔公，道积厥躬。大志长略，卷于怀中。黄绶遏寇，思奋奇功。铜印字人，躬行古风。才高位下，步阔涂穷。音戢羽翮，不展心胸。天道有知，善积庆钟，昭哉报施，其在司空！

大唐泗州开元寺临坛律德、 徐泗濠三州僧正明远大师塔碑铭 并序

娑婆世界中，有释迦如来，出为上首。如来灭后，像法中或罗汉僧，或菩萨僧，在在处处，出为上首。佛道未丧，间生其人。故泗州开元寺临坛律德大师，实一方上首也。大师，谯郡鄆人，世姓暴氏，僧号明远。七岁依本郡霈禅师出家，十九从泗州灵穆律师受具戒，五夏通《四分律》、《俱舍论》，乃升讲座，乃登戒坛。元和元年，众请充当寺上座。明年，官补为本州僧正，统十二部。开元寺北地二百步，作讲堂七间，僧院六所。淮泗间地卑多雨潦，岁有水害。师与郡守苏遇等谋，于沙湖西隙地，创避水僧坊，建门廊厅堂厨廐二百间，植松杉楠桧桧一万本。由是，僧与民无垫溺患。

旋属灾焚本寺，寺歼、像灭、僧溃者数年。师与徐州节度使王侍中有缘，侍中名智兴。遂合愿叶力，再造寺宇。乃请师为三郡僧正，奏乞连置戒坛。因其施利，廓其规度。侍中又以家财万计，助而成之。自殿阁堂亭廊庖廩藏，泊僧徒减获佣保马牛之舍，凡二千若干百十间。其中像设之仪，器用之具，一无阙者。长庆（五）〔四〕年春作，大和元年秋成。轮奂庄严，星环棋布。如自地踊，若从天降。供施无虚日，钟梵有常声。四众知归，万人改观。于是增上慢者起敬，种善根者发心。利喜饶益，叵能具举。若非大师于福智僧中而得第一，若非侍中于敬信人中亦为第一，则安能大作佛事而中兴

像教者乎？故如来所谓我灭后，我法传授于弟子，囑于大臣，斯言信矣。

师以大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斋时，终于本寺本院。是月二十九日，道俗众万辈，恭敬悲泣，备涅槃威仪，迁全身归于湖西砖塔，遵本教而奉先志也。报年七十，僧腊五十有一。始出家乞于迁化，志业行愿，道力化缘，引而伸之，随日广大。前后临戒坛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僧尼得度者三万众，江淮行化者四十年。或疑是人如来所使罗汉菩萨，吾焉知之？初，大师以功德为心，既成而化；侍中以撰录见托，未就而薨。今按弟子僧僧亮、元素行状，序而铭之。呜呼！所以满大师之愿，终侍中之志也。铭曰：

平地踊塔，多宝示现。险路化城，导师方便。繫我大师，亦有大愿。像法是弘，塔庙是建。佛人交接，两得相见。法有毗尼，众有僧尼。承教于佛，得度于师。宣传戒藏，振起律仪。四十餘载，勤而行之。福德如空，不可思议。缘合而来，功成而去。如性不动，色身无住。示有迁化，非实灭度。表塔勒铭，门人恋慕。

东都十律大德长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记

浮图教有茶毗威仪，事具《涅槃经》。陀罗尼门有佛顶咒功德，事具《尊胜经》。经文甚详，此记不载。今但载大师僧行佛事、兴建幢义趣而已。

大师姓吉，号智如，绛郡正平人。自孩及童，不饮酒，不茹荤，不食肉，不儿戏。年十二，授经于僧皎。二十二，受具戒于僧晤，学《四分律》于昙浚律师，通《楞伽》思益心要于法凝大师。贞元中，寺举省选，累补昭成、敬爱等五寺开法临坛大德。由是行浸高，名浸重，僧尼辈请以圣善寺敕置法宝严持院处之。居十年而法供无虚日，律讲无虚月。使疑者信，堕者勤，增上慢者退。僧风骤变，佛事勃兴，实我师传授诱诲之力也。

大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终于本院，报年八十六，僧夏六十五。明年正月十五日，合都城道俗万数，具涅槃仪，移窆于龙门祖师塔院。又明年某月某日，用阁维法迁柩于奉先寺祖师塔西而建幢焉。

噫！大师自出家至即世，前后讲毗尼三十会，度苾刍百千人，秉律登坛、施法行化者五十五载。而身相长大，面相端严，心不放逸，口无戏论。四部瞻仰，敬而畏之。矧又以直心坐道场，以密行传法藏，为东王城十大德首，为南赡部八关戒师。名冠万僧，利及万众。所谓提智慧剑，破烦恼贼，挝无畏鼓，降内外魔，凜乎佛庭之直臣，郁乎僧坛之大将者也。

初，师之将迁化也，无病无恼，晏坐斋心。领一童诣诸寺，遇像致敬，逢僧与游，口虽不言，心若默别，后数日而化，识者异之。及临尽灭也，告弟子言：“我歿后，当依本院先师遗法，勿塔勿坟，唯造佛顶尊胜陀罗尼一幢，置吾茶毗之所。吾形之化，吾愿常在。愿依幢之尘之影，利益一切众生，吾愿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公，洎传法受遗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毕师志。振辈以居易辱为是院门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还，蒙师授《八关斋戒》，见托为记，附于真言。盖欲以奉本教而满先愿，寻往因而集来果也。欲重宣此义，以一偈赞之。偈云：

幢功德甚大，师行愿甚深。孰见如是幢，不发菩提心？

卷六十一

铭志赞序祭文记辞传 十八首

酒功赞 并序

晋建威将军刘伯伦嗜酒，有《酒德颂》传于世。唐太子宾客白乐天亦嗜酒，作《酒功赞》以继之。其词云：

麦曲之英，米泉之精。作合为酒，孕和产灵。孕和者何？浊醪一樽。霜天雪夜，变寒为温。产灵者何？清醕一酌。离人迁客，转忧为乐。纳诸喉舌之内，淳淳泄泄，上音谆，下音裔。醍醐沆瀣；沃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泽和风。百虑齐息，时乃之德。万缘皆空，时乃之功。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

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 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 并序

公讳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岩，隋兵部尚书，封平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义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参军。祖讳悱，南顿县丞，赠兵部员外郎。考讳宽，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赠尚书右仆射。妣荥阳郑氏，追封陈留郡太夫人。公即仆射府君第四子，后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孙也。

公受天地粹灵，生而癯然，孩而嶷然。九岁能属文，十五明经及第。二十四调判入四等，署秘省校书。二十八应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遗。即日献《教本书》，数月间上封事六七。宪宗召对，言及时政。执政者疑忌，出公为河南尉。丁陈留太夫人忧，哀毁过礼，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监案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狱，得情。又劾奏东川帅违诏条过籍税。又奏平涂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动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病东诸侯不奉法，东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台而董之。时有河南尉离局从军职，尹不能止。监察使死，其柩乘传入邨，邨吏不敢诘。内园司械系人逾年，台府不得知。飞龙使匿赵氏亡命奴为养子，主不敢言。浙右帅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诉。凡此者数十事，或奏、或劾、或移，岁馀皆举正之。内外权宠臣无可奈何，咸不快意。会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摄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噉，坐公专逞作威，黜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马。又四年，移虢州长史。

长庆初，穆宗嗣位，旧闻公名，以膳部员外郎征用。既至，转祠部郎中，赐绯鱼袋，知制诰。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上嘉之，数召与语，知其有辅弼才，擢授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翰林学士承旨。寻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将行己志，答君知。无何，有俭人以飞语构同位。诏下按验，无状。上知其诬，全大体，与同位两罢之，出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缓民，省事节用，岁收羡财千万，以补亡户逋租。其余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将去同，同之耆幼鰥独泣恋如别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诏使导呵挥鞭，有见血者，路辟而后得行。

先是，明州岁进海物，其淡蚶，非礼之味，尤速坏；课其程，日驰数百里。公至越，未下车，趋奏罢。自越抵京师，邮夫获息肩者万计，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贫富，均劳逸以定税籍。越人便之，无流庸，无逋赋。又明年，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苗。农人赖之，无凶年，无饿殍。在越八载，政成课高。上知之，就加礼部尚书，降玺书慰谕，以示旌宠。又以尚书左丞征还，旋改户部尚书、鄂岳节度使。在鄂三载，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闻之轸悼，不视朝，赠尚书（左）〔右〕仆射，加赠赠焉。

前夫人京兆韦氏，懿淑有闻，无禄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适校书郎韦绚。今夫人河东裴氏，贤明知礼，有辅佐君子之劳，封河东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卫、道扶，韶癯。一子，曰道护，三岁。仲兄司农少卿积，侄御史台主簿某等衔哀襄事。裴夫人、韦氏长女暨诸孤等，号护膺婴。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于咸阳县奉贤乡洪渎原，从先宅兆也。

公著文一百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又集古今刑政之书三百卷，号《类集》，并行于代。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

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又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抑天不与耶？将人不幸耶？

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 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班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齬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止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时与不逢时同，得位与不得位同，富贵与浮云同。何者？时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执友居易，独知其心，以泣濡翰，书铭于墓。曰：呜呼微之！年过知命，不谓之夭；位兼将相，不谓之少。然未康吾民，未尽吾道。在公之心，则为不了。嗟乎哉！道广而俗隘，时矣夫！心长而运短，命矣夫！呜呼微之，已矣夫！

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 并序

唐有通四科、达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讳玄亮，字晦叔。其先出于炎帝，至裔孙穆伯，受封于崔，因而命氏。汉初始分为清河、博陵二祖，故其后称博陵人。曾祖悦，

洛州司马参军，赠太子少保。祖光迪，赠赞善大夫。考抗，扬州司马兼通事舍人，赠太子少师。妣太原王氏，赠晋阳郡太夫人。公即少师季子。解褐，补秘书省校书郎。〔从事〕宣、越二府，奏授协律郎、大理评事。朝庭知其才，征授监察，转殿中，历侍御史，膳部、驾部员外郎，洛阳令，密州刺史。公既至密，密民之冻馁者赈恤之，疾疫者救疗之，骸骨未殓者命葬藏之，男女过时者趋嫁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悦之，发于谣咏。换歙州刺史，其政如密。

先是，歙民畜马牛而生驹犊者，官书其教，吏缘为奸。公既下车，尽焚其籍，孳息货易，一无所问。先是，歙民居山险，而输税米者担负跋涉，勤苦不支。公许其计斛纳缙，贱入贵出，官且获利，人皆忘劳。农人便之，归如流水。朝庭闻其政，征拜刑部郎中，谢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羨财而代逋租，则人不困；谨茶法以防黠吏，则人不苦；修堤塘以备旱岁，则人不饥。罢氓赖之，如依父母。

入为秘书少监，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谢病不就。拜太常少卿，迁谏议大夫。屡上封章，言行职举。上召对，加金紫以奖之，假貂蝉以宠之。未几，朝有大狱，人心惴骇，势连中外，众以为冤。百辟在庭，无敢言者。公独进及雷，危言触鳞，天威赫然，连叱不去。遂置笏伏陛，极言是非，血泪盈襟，词竟不屈。上意稍悟，容而听之，卒使罪疑唯轻，实公之力。既而真拜，因旌忠臣。由是正气直声，震耀朝右，搢绅者贺，皆曰：国有人焉，国有人焉。

公以为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决就长告，径遵归路。朝庭不得已，在途拜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公济源有田，洛下有宅，劝诲子弟，招邀宾朋，以山水琴酒自娱，有终焉之志。无何，又除虢州刺史。盖执政者惜其去，将欲驯致而复用之。大和七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于虢州廨舍。天子废朝一日，赠礼部尚书。周行士林，闻者相吊；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遗直遗爱，公兼有焉。

呜呼！公之将终也，遗诫诸子，其书大略云：吾年六十六，不为无寿。官至三品，不为不达。死生定分，何足过哀？自天宝已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迁。我歿，宜归全于潞阳先茔，正首丘之义也。送终之事，务从俭薄；保家之道，无忘孝悌。吾玉磐、琴，留别乐天，请为墓志云尔。夫人范阳卢氏，先公而歿。有子九人：长曰癘，通事舍人；次曰刍言、罕言，举进士；次曰缓、中牟尉，其下皆幼稚。癘等哀毁孝敬，号护孺婴。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大葬之礼，归窆于磁州昭义县磁邑乡北原，迁卢夫人而合祔焉，遵理命也。

公之丁少师忧也，退居高邮，其地卑湿，泣血卧苦者三载，因病痺其两股焉，逮于终身，竟不能趋拜。从祖弟仁亮，窜谪巴南，歿而后归，公先命长男癘护丧归葬，后命幼子听继绝承祧。自宗族及朋执间，有死无所归、孤无所依者，公或祭之葬之，或衣之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齐二家之类是也。故闺门称其孝，群从仰其仁，交游服其义。可不谓德行乎？公幼嗜学，长善属文，以辞赋举进士，登甲科；以书判调天官，入上等。前后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诗。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馀制述，作者许之。可不谓文学乎？公之典密、歙、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谓政事乎？居大谏、骑省也，忠谏如此。可不谓言语乎？公夙慕黄老之术，斋心受箓，伏气炼形，暑不流汗，冬不挟纩，肤体颜色，冰清玉温，未识者望之如神仙中人也。在湖三岁，岁修三元道斋，辄有彩云灵鹤，回翔坛上，久之而去。前后致斋七八，而鹤来仪者凡三百六十，其

内修外感也如此。可不谓通于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师六祖，以无相为心地，以不二为法门。每遇僧徒，辄论真谛，虽耆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大怖将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于遗疏之末手笔题云：“暂荣暂悴敲石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许时为客今归去，大历元年是我家。”其解空得证也又如此。可不谓达于佛性乎？总而言之，故曰通四科、达三教者也。

居易不佞，辱与公游者三十余年，年老分深，定为执友。况奉遗札，托为斯文，且惭鄙陋，不敢辞让，铭曰：

滏水之阳，鼓山之下。吉日吉土，载封载树。呜呼！博陵崔君之墓。

唐故（漂）〔漂〕水县令太原白府君墓志铭 并序

公讳季康，字某，太原人。秦武安君起之裔胄，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五代孙也。曾祖讳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讳志善，尚（医）〔衣〕奉御。父讳镡，扬州录事参军。公即录事府君次子。历华州下邽尉、怀州河内丞、徐州彭城令、江州寻阳令、宿州虹县令、宣州漂水令。歿于官舍。明年某月某日，归葬于华州下邽县某乡某原，享年若干。

呜呼！公为人温恭信厚，为官贞白严重。友于兄弟，慈于子侄，乡党推其行，交游让其才。自尉下邽至宰漂水，皆以洁廉通济，见知于郡守，流誉于朋寮。才不偶时，道屈于位，而徒劳于州县，竟不致于青云。命矣夫！哀哉！

公前夫人河东薛氏，先公若干年而歿。生二子一女，女号鉴虚，未笄出家。长子某，杭州于潜尉。次子某，睦州遂安尉。后夫人高阳敬氏，父讳某，某官。生一子二女，女皆早夭。子曰敏中，进士出身。前试大理评事，历河东、郑滑、邠宁三府掌记。夫人在室，以孝敬奉亲为淑女；既嫁，以柔和从夫为顺妇；及主家，以慈正训子为贤母。故敏中遵其教，饬其身，升名甲科，历聘公府，以文行称于众，以禄养荣于亲。虽自有兼材，然亦由夫人诲导之所致也。夫人以大和七年正月某日寝疾，终于下邽别墅，享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后漂水府君薛夫人宅兆而合祔焉，礼也。时诸子尽歿，独敏中号泣襄事，托从祖兄居易志于墓石。铭曰：

繫我叔父，漂水府君。治本于家事，施政于县民。繫我叔母，高阳夫人。德修于室家，庆积于闺门。训著趋庭，善彰卜邻。故其嗣子，休有令闻。

序洛诗

《序洛诗》，乐天自叙在洛之乐诗也。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李陵苏武始为五言诗。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钜万。观其所自，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又有已知理安之世少，离乱之时多，亦明矣。

予不佞，喜文嗜诗，自幼及老，著诗数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诗流。虽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数千首，以其多矣，作一数奇命薄之士，亦有馀矣。今寿过耳顺，幸无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饥寒，此一乐也。大和二年，诏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

归洛，旋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居二年，就领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归履道里第，再授宾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馀，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觴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

予尝云：治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苟非理世，安得闲居？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大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诗者。甲寅岁七月十日云尔。

画弥勒上生幀赞 并序

南赡部洲大唐国东都城长寿寺大慈乌道嵩、存一、惠恭等六十人，与优婆塞士良、惟俭等八十人，以大和八年夏，受八戒，修十善，设法供，舍净财，画兜率陀天宫弥勒上生内众一铺，眷属围绕，相好庄严。于是嵩等曲躬合掌，焚香作礼，发大誓愿：愿生内宫，劫劫生生，亲近供养。按本经云：可以除九十九亿劫生死之罪也。有弥勒弟子乐天同是愿，遇是缘，尔时稽首，当来下生慈氏世尊足下，致敬无量而说赞曰：百四十心，合为一诚；百四十口，发同一声。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世上生。

绣西方幀赞 并序

西方阿弥陀佛与阎浮提有愿，此土众生与彼佛有缘，故受一切苦者，先念我名；祈一切福者，多图我像。至于应诚来感，随愿往生；神速变通，与三世十方诸佛不侔。噫！佛无若干，而愿与缘有若干也。有女弟子弘农郡君姓杨，号莲花性，发弘愿，舍净财，绣西方阿弥陀佛像，及本国土眷属一部，奉为故李氏长姊杨夫人灭宿殃，追冥祐也。夫范铜设绘，不若刺绣文之精勤也。想形念号，不若睹相好之亲近也。即造之者诚不得不著，感不得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灭，福不得不集。尔时，莲花性焚香合掌，跪唱赞云：金方刹，金色身。资圣力，福幽魂。造者谁？弘农君。受者谁？杨夫人。

祭崔相公文

维大和六年，岁次壬子，十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国、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白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国、吏部尚书、赠司空崔公敦诗：

惟公德望事业，识度操履，为时而生，作国之纪。岩廊匡辅，藩部政治。父母黎元，股肱天子。斯皆谈在人口，播于人耳，今所叙者，眷知而已。

呜呼！自古及今，实重知音：故《诗》美“伐木”，《易》称“断金”。始愚与公，同入翰林。因官识面，因事知心。献纳合章，对扬联襟。以忠相勉，以义相箴。朝案同食，夜

床并衾。绸缪五年，情与时深。及公登庸，累分阃镇；愚亦去国，出领符印。徐、宣远部，忠、杭遐郡。雁去寄书，潮来传信。无由会合，祇望音问。未卜后期，但敦前分。

余大和之初，连征归朝。公长夏司，遇贰秋曹。玉德弥温，松心不凋。南官多暇，屡接游遨。竹寺雪夜，杏园花朝。杜曲春晚，潘亭月高。前对青山，后携浊醪。微之、梦得、慕巢、师皋，或征雅言，酣咏陶陶；或命俗乐，丝管嘈嘈。藉草荫松，枕曲铺糟。曾未周岁，索然分镳。公又授钺，南抚荆蛮。报政入觐，复总天官。愚因谢病，东归涧、渥。方从四皓，旋守三川。时蒙问讯，日奉周旋。岂无要约，良有由缘。

洛城东隅，履道西偏。修篁回合，流水潺湲。与公居第，门巷相连。与公齿发，甲子同年。两心相期，三迳之间。优游携手，而终老焉。呜呼！易失者时，难忱者天。既夺我志，又歼我贤。丘园未归，馆舍先捐。百身莫赎，一梦不还。郁郁佳城，茫茫九原。凄凉箫鼓，惨澹风烟。祖奠迟迟，泣涕涟涟。平生亲友，罗拜柩前。贤人已矣，天地苍然。呜呼哀哉！敦诗尚飨。

祭崔常侍文

维大和九年，岁次乙卯，二月丙（午）〔子〕朔，七日壬（子）〔午〕，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白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秘书监、赠礼部尚书崔公：

惟公之世禄家行，文华政事，播于时论，此不复云。今但叙旧好、写衷诚而已。

呜呼！居易弟兄与公伯仲，前后科第同登者四五，辱为僚友三十馀年。又膳部房与公同声尘之游，定胶漆之分。两家不幸，十年已来，哀壘所钟，零落殆尽。我老君病，唯馀二人。天不慙遗，公又即世。不登大位，不享永年。夙志莫伸，幽愤何极！居易方属疾恙，不遂执紼，遣侄阿龟，往展情礼。此如不祭，永痛奈何？呜呼重易！平生知我；寝门一恸，可得而闻乎？呜呼重易！平生嗜酒；奠筵一酌，可得而歆乎？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磐石铭 并序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赠余磐石，转置于履道里第。时属炎暑，坐卧其上，爱而铭之云尔。

客从山来，遗我磐石。圆平膩滑，广袤六尺。质凝云白，文拆烟碧。莓苔有班，麋鹿其迹。置之竹下，风扫露滴。坐待禅僧，眠留醉客。清冷可爱，支体甚适。便是白家，夏天床席。

东林寺《白氏文集记》

昔余为江州司马时，常与庐山长老于东林寺经藏中，披阅远大师与诸文士唱和集卷。时诸长老请余文集，亦置经藏。唯然心许他日致之，迨兹馀二十年矣。今余前后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编次既毕，纳于藏中。且欲与二林结他生之缘，复曩岁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请本寺长老及主藏僧，依远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

寺门，幸甚！大和九年夏，太子宾客、晋阳县开国男、太原白居易乐天记。

圣善寺《白氏文集记》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冯翊县开国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太原白居易，字乐天，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故长老如满大师有斋戒之因，与今长老振大士为香火之社。乐天曰：吾老矣，将寻前好，且结后缘，故以斯文置于是院。其集七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元相公先作集序并目录一卷在外。题为《白氏文集》，纳于律疏库楼。仍请不出院门，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观之。开成元年闰五月十二日，乐天记。

看题文集石记，因成四韵以美之 中散大夫、守河南尹、赐紫金鱼袋李绅

寄玉莲花藏，絨珠贝叶扃。院闲容客读，讲倦许僧听。部列雕金榜，题存刻石铭。永添《鸿宝》集，莫杂小乘经。

唐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志铭 并序

公姓皇甫，讳镛，字和卿。始封祖，微子也。周克殷，封于宋，九代至戴公。戴公之子曰皇父，因字命族为皇父氏。至秦徙茂陵，改父为甫。及汉迁安定朝那，其后为朝那人。五代祖珍义，资、建二州刺史。曾祖文房，高陵令。祖邻几，赠汝州刺史。考愉，累赠尚书左仆射、太子太保。妣洛阳贾氏，赠姑臧郡太夫人。

公由进士出身，补夏阳主簿，试左武卫兵曹，充宣歙观察推官，转大理评事。诏征授监察御史，改秘书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始赐朱绂银印，充凤翔节度判官、营田副使。旋又征还，真拜殿内，改比部员外郎、河南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历太子左右庶子，并分司东都。俄又征拜国子祭酒。未几谢疾，改太子宾客，转秘书监分司。又就拜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太子宾客，转秘书监分司，始加命服正三品。又迁太子少保分司，封安定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始立家庙，享三世。公先娶博陵崔氏，后娶范阳卢氏。二夫人皆有淑德，先公而歿。有二子：曰璲，曰珧。一女，适太原王諲。以开成元年七月十日，寝疾，薨于东都宣教里第，享年七十七。皇帝废朝一日。是岁十月三日，用大葬之礼，归全于河阴县广武原，从太保府君先茔，以卢夫人合祔焉。

公自将仕郎累阶至银青光禄大夫，自武骑尉累勋至上柱国，自布衣而佩服金紫，自旅食而庙飨祖考。封爵被乎身，褒赠及乎先，官品荫乎后，大其门，肥其家，儒者之荣无阙焉，皆求己稽古之力自致耳。公为人器宇甚弘，衣冠甚伟，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于燕游觞咏之间，则其貌温然如春，其心油然如云也。

初，元和中，公始因郎官分司东洛，由是得伊嵩趣，愜吏隐心。故前后历官八九，凡二十有五年，优游洛中，无哂笑意，忘〔得〕丧穷达，与道始终，澹然不动其心，以至于考终命。闻者慕之，谓为达人。当宪宗朝，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权也，从而附离者有之，公独超然，虽贵介之势不能及。及仲之失宠得罪也，从而缘坐者有之；公独

傲然，虽骨肉之亲不能累。识者心伏，号为伟人。公好学，善属文，尤工五言、七言诗，有集十八卷。又著《性言》十四篇。居易辱与公游，迨二纪矣。自左、右庶子历宾客讫于少保、傅，皆同官东朝，分务东周，在寮友间，闻知最熟，故得以实录志而铭曰：

贤哉少保！令问令仪。金璧其操，鸾凰其姿。德如斯，寿如斯，位如斯。呜呼！人爵天爵，实兼有之。广武之原，大河之湄；龟告筮丛，吉土良时。封于兹，树于兹。呜呼！少保之墓，百代可知。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曲江县 开国伯、赠礼部尚书、范阳张公墓志铭 并序

公讳仲方，字靖之，其先范阳人。晋司空茂先之后。永嘉南迁，始徙居于韶之曲江县，后嗣因家焉。唐朝赠太常卿讳弘愈，公之曾祖也。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殿中监讳九皋，公之王父也。赠尚书右仆射讳抗，公之皇考也。赠颍川郡太夫人陈氏，公之皇妣也。都昌令仲端以下四人，公之兄也。监察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也。博陵郡夫人崔氏，公之夫人也。右清道率府（曹胃）〔曹曹〕景宣、进士茂玄、明经知周，公之子也。监察御史里行杨灏、校书郎陆宾虞，公之婿也。

公即仆射府君第五子。贞元中进士举及第，博学选登科。初补集贤殿校书郎，丁内忧，丧除，复补正字。选授咸阳尉。鄜坊节度使辟为判官，奏授监察御史里行，俄而真拜。历殿中，转侍御史、仓部员外郎、金州刺史、度支郎中。驳宰相事议，出为遂州司马，移复州司马，俄迁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尹、郑州刺史。入为谏议大夫，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征还，为太子宾客，再为左散骑常侍、京兆尹、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秘书监；勋至上柱国，阶至银青光禄大夫，封至曲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开成二年四月某日，薨于上都新昌里第。诏赠礼部尚书。以某年八月某日，归葬于河南府某县某乡某原，祔仆射府君之封域焉。

公幼好学，长善属文，俯取科第，如拾地芥。著文集三十卷，藏于家。纂制诏一百卷，行于代。尤工五言章句，诗家流称之。尝撰《先仆射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献始兴公庙碑》，由文得礼，秉笔者许之。文献始兴公九龄，即公之伯祖，开元中以儒学诗赋，独步一时；及辅弼明皇帝，号为贤相。余庆济美，宜在于公。公沿其业，袭其文，而不嗣其位，惜哉！

矧公为人温良冲淡，恬然有君子德；立朝直清贞谅，肃然有正人风；在官宽重易简，绰然有长吏体。为子弟孝敬，为伯父慈和，与朋友信，宠辱不惊其心，喜愠不形于色。入仕四十载，历官二十五，享年七十二。才如是，禄如是，寿如是，宜哉！居易与公少同官，老同游，结交慕德，久而弥笃。故景宣等以论撰先德见托为文。式序且铭，勒于墓石。铭曰：

在唐张氏，世为儒宗。文献既没，郁生我公。我公泠泠，学奥词雄。缘情体物，有文献风。庆袭于家，道积厥躬。骏足逸翮，天骥冥鸿。始自筮仕，迄于达官。六刺藩部，再珥貂蝉。大谏选重，尹京才难。宾于望苑，宠在蓬山。凡所践历，皆有可观。终然允臧，已矣归全。呜呼！洛郊北阡，邙阜西原。佳城一闭，陵谷推迁。所不泯者，令名蔼然。

齿落辞 并序

开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瘠黑衰白，老状具矣，而双齿又堕，慨然感叹者久之，因为《齿落辞》以自广。其辞曰。

嗟嗟乎双齿！自吾有（之）尔，俾尔嚼肉咀蔬，衔杯漱水。丰吾肤革，滋吾血髓。从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辅车，非无断腭。胡然舍我，一旦双落？齿虽无情，吾岂无情？老与齿别，齿随涕零。我老日来，尔去不回。嗟嗟乎双齿，孰谓而来哉？孰谓而去哉？齿不能言，请以意宣。

为君口中之物，忽乎六十余年。昔君之壮也，血刚齿坚；今君之老矣，血衰齿寒。辅车断腭，日削月朘。上参差而下飢餓，曾何足以少安？嘻，君其听哉！女长辞姥，臣老辞主，发衰辞头，叶枯辞树。物无细大，功成者去。君何嗟嗟？独不闻诸道经：我身非我有也，盖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又不闻诸佛说：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由是而言，君何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顺万化，胡为乎嗟嗟于一牙一齿之间？吾应曰：吾过矣，尔之言然。

醉吟先生传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十株，台榭舟桥，具体而微，先生安焉。家虽贫，不至寒馁；年虽老，未及耄。

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时时往。每良晨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篋诗〕〔诗篋〕。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怀自娱，酩酊而后已。往往乘兴，履及邻，杖于乡，骑游都邑，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舁杆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间日赋诗约千馀首，〔日〕〔岁〕酿酒约数百斛。而十年前后赋酿者不与焉。

妻孥弟侄虐其过也，或讥之，不应，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鲜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设不幸，吾好利而货殖焉，以至于多藏润屋，贾祸危身，奈吾何？设不幸吾好博弈，一掷数万，倾财破产，以至于妻子冻饿，奈吾何？设不幸吾好药，损衣削食，炼铅烧汞，以至于无所成，有所误，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放则放矣，庸何伤乎？不犹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刘伯伦所以闻妇言而不听，王无功所以游醉乡而不还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环酿瓮，箕踞仰面，长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间，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而富于黔娄，寿于颜回，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怀》诗云：“抱琴荣启乐，纵酒刘伶达。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吟罢自哂，

揭瓮拨醅，又引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为醉吟先生。

于时开成三年，先生之齿六十有七，须尽白，发半秃，齿双缺；而觞咏之兴犹未衰。顾谓妻子云：今之前，吾适矣；今之后，吾不自知其兴何如？

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

千佛堂转轮经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发心，蜀沙门清闲矢谟，吴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偈功，檀主邓子成、梁华等施财，院僧法弘、惠满、契元、惠雅等〔藏〕〔藏〕事。大和二年秋作，开成元年春成。堂之费计缗万，藏与经之费计缗三千六百。堂之中，上盖下藏；盖之间，轮九层，佛千龕，彩绘金碧以为饰，环盖悬镜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门，丹漆铜锴以为固，环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内，转以轮，止以梃，经函二百五十有六，经卷五千五十有八。南阎浮提内大小乘经凡八万四千卷。按唐开元《经录》，名数与此经藏同于阎浮大数二十之一也。

藏成经具之明年，苏之缙白徒聚谋曰：今功德如是，谁其尸之？宜请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长老元遂禅师为之主，宜请初心人、前本部守白少傅为之记。金曰：然。师既来，教行如流，僧至如归，供施达喙，随日而集。堂有美食，路无饥僧，游者学者，得以安给。惠利饶益，不可思量。〔师又日与苾刍众升堂焚香，合十指，礼千佛，然后启藏发函，鸣鞞椎，唱伽陀，授持读讽〕十二部经。经声洋洋，充满虚空。上下近远，有情识者，法音所及，无不蒙福。法力所摄，鲜不归心。佻然翼风，一变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觉知。由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经之用，信有以表旌觉路也，脂辖法轮也，示火宅长者子之便门也，开毛道凡夫生之大窦也。宣其然乎？

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诣洛都，请予以记。夫记者，不唯纪年月，述作为，亦在乎辨兴废，示劝诫也。我释迦如来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从经出。然则法依于经，经依于藏，藏依于堂。若堂坏则藏废，藏废则经坠，经坠则法隐，法隐则无上之道几乎息矣。呜呼！凡我国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摩帝辈，得不虔奉而护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经有缺必补，藏有隙必葺，堂有坏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无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开成二年二月一日记。

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

唐冯翊县开国侯太原白居易，字乐天，有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间根源五常，枝派六义，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则多矣。然寓兴、放言、缘情、绮语者，亦往往有之。乐天，佛弟子也，备闻圣教，深信因果，惧结来业，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别录三本：一本置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中，一本置于庐山东林寺经藏中，一本置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内。夫惟悉索弊文归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愿，愿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绮语之因，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也。三宝在上，实闻斯言。开成四年二月二日，乐天记。

卷六十二

格诗 五十首

咏 兴 五首 并序

七年四月，予罢河南府，归履道第。庐舍自给，衣储自充，无欲无营，或歌或舞，颓然自适，盖河洛间一幸人也。遇兴发咏，偶成五章，各以首句命为题目。

解印出公府

解印出公府，斗薮尘土衣。百吏放尔散，双鹤随我归。归来履道宅，下马入柴扉。马嘶返旧枥，鹤舞还故池。鸡犬何忻忻，邻里亦依依。年颜老去日，生计胜前时。有帛御冬寒，有谷防岁饥。饱于东方朔，乐于荣启期。人生且如此，此外吾不知。

出府归吾庐

出府归吾庐，静然安且逸。更无客干谒，时有僧问疾。家僮十余人，枥马三四匹。慵发经旬卧，兴来连日出。出游爱何处？嵩碧伊瑟瑟。况有清和天，正当疏散日。身闲自为贵，何必居荣秩？心足即非贫，岂唯金满室？吾观权势者，苦以身徇物。炙手外炎炎，履冰中栗栗。朝饥口忘味，夕惕心忧失。但有富贵名，而无富贵实。

池上有小舟

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床前有新酒，独酌还独尝。薰若春日气，皎如秋水光。可洗机巧心，可荡尘垢肠。岸曲舟行迟，一曲进一觞。未知几曲醉，醉入无何乡。寅缘潭岛间，水竹深青苍。身闲心无事，白日为我长。我若未忘世，虽闲心亦忙。世若未忘我，虽退身难藏。我今异于是，身世交相忘。

四月池水满

四月池水满，龟游鱼跃出。吾亦爱吾池，池边开一室。人鱼虽异族，其乐归于一。且与尔为徒，逍遥同过日。尔无羡沧海，蒲藻可委质。吾亦忘青云，衡茅足容膝。况吾与尔辈，本非蛟龙匹。假如云雨来，只是池中物。

小庭亦有月

小庭亦有月，小院亦有花。可怜好风景，不解嫌贫家。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

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也。村歌与社舞，客哂主人夸。但问乐不乐，岂在钟鼓多？客告暮将归，主称日未斜。请客稍深酌，愿见朱颜酡。客知主意厚，分数随口加。堂上烛未秉，座中冠已峨。左顾短红袖，右命小青娥。长跪谢贵客，蓬门劳见过，客散有馀兴，醉卧独吟哦。幕天而席地，谁奈刘伶何！

再授宾客分司

优稳四皓官，清崇三品列。伊予再尘忝，内愧非才哲。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分命在东司，又不劳朝谒。既资闲养疾，亦赖慵藏拙。宾友得从容，琴觴恣怡悦。乘篮城外去，系马花前歇。六游金谷春，五看龙门雪。吾若默无语，安知吾快活？吾欲更尽言，复恐人豪夺。应为时所笑，苦惜分司阙。但问适意无，岂论官冷热？

把酒

把酒仰问天，古今谁不死？所贵未死间，少忧多欢喜。穷通谅在天，忧喜即由己。是故达道人，去彼而取此。勿言未富贵，久忝居禄仕。借问宗族间，几人拖金紫？勿忧渐衰老，且喜加年纪。试数班行中，几人及暮齿？朝餐不过饱，五鼎徒为尔；夕寝止求安，一衾而已矣。此外皆长去声物，于我云相似。有子不留金，何况兼无子？

首夏

林静蚊未生，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竟日和且清。春禽馀哢在，夏木新阴成。兀尔水边坐，翛然桥上行。自问一何适？身闲官不轻。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营。食饱惭伯夷，酒足愧渊明。陶潜诗云：“饮酒常不足。”寿倍颜氏子，富百黔娄生。有一即为乐，况吾四者并。所以私自慰，虽老有心情。

代鹤

我本海上鹤，偶逢江南客。感君一顾恩，同来洛阳陌。洛阳寡族类，皎皎唯两翼。貌是天与高，色非日浴白。主人诚可恋，其奈轩庭窄。饮啄杂鸡群，年深损标格。故乡渺何处？云水重重隔。谁念深笼中，七换摩天（翻）〔翻〕？

立秋夕，有怀梦得

露簟荻竹清，风扇蒲葵轻。一与故人别，再见新蝉鸣。是夕凉飙起，闲境入幽情。回灯见栖鹤，隔竹闻吹笙。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所思渺千里，云外长洲城。

哭崔常侍晦叔

顽贱一拳石，精珍百炼金。名价既相远，交分何其深？中诚一以合，外物不能侵。逶迤二十年，与世同浮沉。晚有退闲约，白首归云林。垂老忽相失，悲哉口语心。春日嵩高阳，秋夜清洛阴。丘园共谁卜？山水共谁寻？风月共谁赏？诗篇共谁吟？花开共谁看？酒熟共谁斟？惠死庄杜口，钟殁师废琴。道理使之然，从古非独今。吾道自此孤，我情安可任？唯将病眼泪，一洒秋风襟。

新秋（晚）〔晓〕兴

浊暑忽已退，清宵未全长。晨缸耿残焰，宿阁凝微香。喔喔鸡下树，辉辉日上梁。枕低茵席软，卧稳身入床。睡足景犹早，起初风乍凉。展张小屏障，收拾生衣裳。还有惆怅事，迟迟未能忘。拂镜梳白发，可怜冰照霜！

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 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

秋天高高秋光清，秋风袅袅秋虫鸣。嵩峰余霞锦绮卷，伊水细浪鳞甲生。洛阳闲客知无数，少出游山多在城。商岭老人自追逐，蓬丘逸士相逢迎。南出鼎门十八里，庄店迢迤桥道平。不寒不热好时节，鞍马稳快衣衫轻。并辔踟蹰下西岸，扣舷容与绕中汀。开怀旷达无所系，触目胜绝不可名。荷衰欲黄荇犹绿，鱼乐自跃鸥不惊。翠藻蔓长孔雀尾，彩船棹急寒雁声。家酝一壶白玉液，野花数把黄金英。昼游四看西日暮，夜话三及东方明。暂停杯觞辍吟咏，我有狂言君试听：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况吾头白眼已暗，终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

履信池樱桃岛上，醉后走笔， 送别舒员外，兼寄宗正李卿、考功崔郎中

樱桃岛前春，去春花万枝。忽忆与宗卿闲饮日，又忆与考功狂醉时。岁晚无花空有叶，风吹满地干重叠。踏叶悲秋复忆春，池边树下重殷勤。今朝一酌临寒水，此地三回别故人。樱桃花，来春千万朵，来春共谁花下坐？不论崔李上青云，明日舒三亦抛我。

秋池独泛

萧疏秋竹篱，清浅秋风池。一只短旂艇，一张斑鹿皮。皮上有野叟，手中持酒卮。半酣箕踞坐，自问身为谁？严子垂钓日，苏门长啸时。悠然意自得，意外何人知？

冬日早起闲咏

冰塘耀初旭，风竹飘余霰。幽境虽目前，不因闲不见。晨起对炉香，道经寻两卷。晚坐拂琴尘，《秋思》弹一遍。此外更无事，开樽时自劝。何必东风来，一杯春上面。

岁 暮

惨淡岁云暮，穷阴动经旬。霜风裂人面，冰雪摧车轮。而我当是时，独不知苦辛。晨炊廩有米，夕爨厨有薪。夹帽长覆耳，重裘宽裹身。加之一杯酒，煦妪如阳春。洛城士与庶，比屋多饥贫。何处炉有火？谁家甑无尘？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卿自陈。

南池早春有怀

朝游北桥上，晚憩南塘畔。西日雪全销，东风冰尽泮。萋萋鱼尾掉，瞥瞥鹅毛换。泥暖草芽生，沙虚泉脉散。晴芳冒苔岛，宿润侵蒲岸。洛下日初长，江南春欲半。时光共抛掷，人事堪嗟叹。倚棹忽寻思，去年池上伴。

古 意

脉脉复脉脉，美人千里隔。不见来几时？瑶草三四碧。玉琴声悄悄，鸾镜尘羃羃。昔为连理枝，今作分飞翮。寄书多不达，加饭终无益。心肠不自宽，衣带何由窄？

山游示小妓

双鬟垂未合，三十才过半。本是绮罗人，今为山水伴。春泉共挥弄，好树同攀玩。笑容花底迷，酒思风前乱。红凝舞袖急，黛惨歌声缓。莫唱《杨柳枝》，无肠与君断。

神照禅师同宿

八年三月晦，山梨花满枝。龙门水西寺，夜与远公期。晏坐自相对，密语谁得知？前后际断处，一念不生时。

张常侍相访

西亭晚寂寞，莺散柳阴繁。水户帘不卷，风床席自翻。忽闻车马客，来访蓬蒿门。况是张常侍，安得不开樽？

早夏游宴

虽慵兴犹在，虽老心犹健。昨日山水游，今朝花酒宴。山榴艳似火，玉蕊飘如霰。荣落逐瞬迁，炎凉随刻变。未收木绵褥，已动蒲葵扇。且喜物与人，年年得相见。

感白莲花

白白芙蓉花，本生吴江滨。不与红者杂，色类自区分。谁移尔至此？姑苏白使君。初来苦憔悴，久乃芳氛氲。月月叶换叶，年年根生根。陈根与故叶，销化成泥尘。化者日已远，来者日复新。一为池中物，永别江南春。忽想西凉州，中有天宝民。埋歿汉父祖，孳生胡子孙。已忘乡土恋，岂念君亲恩？生人尚复尔，草木何足云！

咏 所 乐

兽乐在山谷，鱼乐在陂池。虫乐在深草，鸟乐在高枝。所乐虽不同，同归适其宜。不以彼易此，况论是与非。而我何所乐？所乐在分司。分司有何乐？乐哉人不知。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懒与道相近，钝将闲自随。昨朝拜表回，今晚行香归。归来北窗下，解巾脱尘衣。冷泉灌我顶，暖水濯四支。体中幸无疾，卧任清风吹。心中又无事，坐任白日移。或开书一篇，或引酒一卮。但得如今日，终身无厌时。

思 旧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葷与血，不识汞与铅。饥来吞热物，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汨三丹田。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支体尚轻便。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

寄卢少卿

老诲心不乱，庄诫形太劳。生命既能保，死籍亦可逃。嘉肴与旨酒，信是腐肠膏。艳声与丽色，真为伐性刀。补养在积功，如裘集众毛。将欲致千里，可得差一毫？心不乱、形太劳至差一毫，皆出《老》、《庄》及诸道书、仙方、禁诫。颜回何为者？簞瓢才自给。肥醪不到口，年不登三十。张苍何为者？染爱浩无际。妾媵填后房，竟寿百余岁。苍寿有何德？回天有何辜？谁谓具圣体？不如肥瓠躯？遂使世俗心，多疑仙道书。寄问卢先生，此理当何如？

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

晓景丽未热，晨飈鲜且凉。池幽绿苹合，霜洁白莲香。深扫竹间径，静拂松下床。玉柄鹤翎扇，银罍云母浆。屏除无俗物，瞻望唯清光。何人拟相访？羸女从萧郎。

咏怀

我知世无幻，了无干世意；世知我无堪，亦无责我事。由兹两相忘，因得长自遂。自遂意何如？闲官在闲地。闲地唯东都，东都少名利；闲官是宾客，宾客无牵累。嵇康日日懒，毕卓时时醉。酒肆夜深归，僧房日高睡。形安不劳苦，神泰无忧畏。从〔官〕〔宦〕三十年，无如今气味。鸿虽脱罗弋，鹤尚居禄位。唯此未忘怀，有时犹内愧。

北窗三友

今日北窗下，自问何所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为谁？琴罢辄举酒，酒罢辄吟诗。三友递相引，循环无已时，一弹惬中心，一咏畅四支。犹恐中有间，以醉弥缝之。岂独吾拙好？古人多若斯。嗜诗有渊明，嗜琴有启期。嗜酒有伯伦，三人皆我师。或乏担石储，或穿带索衣。弦歌复觴咏，乐道知所归。三师去已远，高风不可追。三友游甚熟，无日不相随。左掷白玉卮，右拂黄金徽。兴酣不叠纸，走笔操狂词。谁能持此词，为我谢亲知。纵未以为是，岂以我为非？

吟四虽 杂言

酒酣后，歌歇时，请君添一酌，听我吟四虽。年虽老，犹少于韦长史。命虽薄，犹胜于郑长水。眼虽病，犹明于徐郎中。家虽贫，犹富于郭庶子。省躬审分何侥幸？值酒逢歌且欢喜。忘荣知足委天和，亦应得尽生生理。分司同官中，韦长史绩年七十余，郭庶子求贫苦最甚，徐郎中晦因疾丧明。予为河南尹时，见同年郑俞始受长水县令。因叹四子而成此篇也。

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

即事诗二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

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

三江路万里，五湖天一涯。何如集贤第，中有平津池。池胜主先觉，景新人未知。竹森翠琅环，水深洞琉璃。水竹以为质，质立而文随。文之者何人？公来亲指麾。疏凿出人意，结构得地宜。灵襟一搜索，胜概无遁遗。因下张沼沚，依高筑阶基。嵩峰见数片，伊水分一枝。南溪修且直，长波碧逶迤。北馆壮复丽，倒影红参差。东岛号晨光，杲曜迎朝曦。西岭名夕阳，杳暖留落晖。前有水心亭，动荡架涟漪。后有开阖堂，寒温变天时。幽泉镜泓澄，怪石山欹危。已上八所各具本名。春葩雪漠漠，谓杏花岛。夏果珠离离。谓樱桃岛。主

人命方舟，宛在水中坻。亲宾次第至，酒乐前后施。解缆始登泛，山游仍水嬉。沿洄无滞碍，向背穷幽奇。瞥过远桥下，飘旋深涧陲。管弦去缥缈，罗绮来霏微。棹风逐舞回，梁尘随歌飞。宴余日云暮，醉客未放归。高声索彩笺，大笑催金卮。唱和笔走疾，问答杯行迟。一咏清两耳，一酣畅四支。主客忘贵贱，不知俱是谁。客有诗魔者，吟哦不知疲。乞公残纸墨，一扫狂歌词。维云社稷臣，赫赫文武姿。十授丞相印，五建大将旗。四朝致勋华，一身冠皋夔。去年才七十，决赴悬车期。公志不可夺，君恩亦难违。从容就中道，俛僇来保厘。貂蝉虽未脱，鸾凤已不羁。历征今与古，独步无等夷。陆贾功业少，二疏官秩卑。乘舟范蠡惧，辟谷留侯饥。岂若公今日，身安家国肥。羊祜在汉南，空留岘首碑。柳恽在江南，只赋汀洲诗。谢安入东山，但说携蛾眉。山简醉高阳，唯闻倒接。岂如公今日，余力兼有之。愿公寿如山，安乐长在兹。愿我比蒲稗，永得相因依。谢灵运诗云：“蒲稗相因依。”

晚归香山寺，因咏所怀

我年日已老，我身日已闲。闲出都门望，但见水与山。（关）〔阙〕塞碧岩岩，伊流清潺潺。中有古精舍，轩户无扃关。岸草歇可籍，迳萝行可攀。朝随浮云出，夕与飞鸟还。吾道本迂拙，世途多险艰。尝闻嵇吕辈，尤悔生疏顽。巢悟入箕（颖）〔颖〕，皓如返商颜。岂唯乐肥遁，聊复祛忧患。吾亦从此去，终老伊嵩间。

张常侍池凉夜闲宴，赠诸公

竹桥新月上，水岸凉风至。对月五六人，管弦三两事。留连池上酌，款曲城外意，或啸或讴吟，谁知此闲味？回看市朝客，矻矻趋名利。朝忙少游宴，夕困多眠睡。清凉属吾徒，相逢勿辞醉。

和皇甫郎中《秋晓同登天宫阁言怀六韵》

碧天忽已高，白日犹未短。玲珑晓楼阁，清脆秋丝管。张翰一杯酣，嵇康终日懒。尘中足忧累，云外多疏散。病木斧斤遗，冥鸿羈纆断。逍遥二三子，永愿为闲伴。

送吕漳州

今朝一壶酒，言送漳州牧。半自要闲游，爱花怜草绿。花前下鞍马，草上携丝竹。行客饮数杯，主人歌一曲。端居惜风景，屡出劳僮仆。独醉似无名，借君作题目。

短歌行

世人求富贵，多为身嗜欲。盛衰不自由，得失常相逐。（问）〔闻〕君少年日，苦学将干禄。负笈尘中游，抱书雪前宿。布衾不周体，藜茹才充腹。三十登宦途，五十被朝服。奴

温已挟纊，马肥初食粟。未敢议欢游，尚为名检束。耳目聾暗后，堂上调丝竹。牙齿缺落时，盘中堆酒肉。彼来此已去，外余中不足。少壮与荣华，相避如寒燠。青云去地远，白日终天速。从古无奈何，短歌听一曲。

咏 怀

高人乐丘园，中人慕官职。一事尚难成，两途安可得？遑遑干世者，多苦时命塞。亦有爱闲人，又为穷饿逼。我今幸双遂，禄仕兼游息。未尝羨荣华，不省劳心力。妻孥与婢仆，亦免愁衣食。所以吾一家，面无忧喜色。

府西亭纳凉归

避暑府西亭，晚归有闲思。夏浅蝉未多，绿槐阴满地。带宽衫解领，马稳人拢辔。面上有凉风，眼前无俗事。路经府门过，落日照官次。牵联縲继囚，奔走尘埃吏。低眉悄不语，谁复知兹意？忆得五年前，晚衙时气味。

老 热

一饱百情足，一酣万事休。何人不衰老？我老心无忧。仕者拘职役，农者劳田畴。何人不苦热？我热身自由。卧风北窗下，坐月南池头。脑凉脱乌帽，足热濯清流。慵发昼高枕，兴来夜泛舟。何乃有余适？只缘无过求。或问诸亲友，乐天是与不？亦无别言语，多道天悠悠。悠悠君不知，此味深且幽。但恐君知后，亦来从我游。

新秋喜凉，因寄兵部杨侍郎

外强火未退，中锐金方战。一夕风雨来，炎凉随数变。徐徐炎景度，稍稍凉飙扇。枕簟忽凄清，巾裳亦轻健。老夫纳秋候，心体殊安便。睡足一屈伸，搔首摩挲面。褰帘对池竹，幽寂如僧院。俯观游鱼群，仰数浮云片。闲忙各有趣，彼此宁相见。昨日闻慕巢，召对延英殿。

懒放二首，呈刘梦得、吴方之

青衣报平旦，呼我起盥栉。今早天气寒，郎君应不出。又无宾客至，何以销闲日？已向微阳前，暖酒开诗帙。

又

朝怜一床日，暮爱一炉火。床暖日高眠，炉温夜深坐。雀罗门懒出，鹤发头慵裹。除却刘与吴，何人来问我？

六十六

病知心力减，老觉光阴速。五十八归来，今年六十六。鬓丝千万白，池草八九绿。童稚尽成人，园林半乔木。看山倚高石，引水穿深竹。虽有潺湲声，至今听未足。

三适，赠道友

褐绫袍厚暖，卧盖行坐披。紫毡履宽稳，蹇步颇相宜。足适已忘屨，身适已忘衣。况我心又适，兼忘是与非。三适合为一，怡怡复熙熙。禅那不动处，混沌未凿时。此固不可说，为君强言之。

洛阳春，赠刘、李二宾客

齐梁格

水南冠盖地，城东桃李园。雪销洛阳堰，春入永通门。淑景方霭霭，游人稍喧喧。年丰酒浆贱，日晏歌吹繁。中有老朝客，华发映朱轩。从容三两人，籍草开一樽。樽前春可惜，身外事勿论。明日期何处？杏花游赵村。洛城东有赵村，杏花千余树。

寒食

人老何所乐？乐在归乡国。我归故园来，九度逢寒食。故园在何处？池馆东城侧。四邻梨花时，二月伊水色。岂独好风土，仍多旧亲戚。出去恣欢游，归来聊燕息。有官供禄俸，无事劳心力。但恐优稳多，微躬销不得。

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

一日日，作老翁。一年年，过春风。公心不以贵隔我，我散唯将闲伴公。我无才能忝高〔秩〕〔秩〕，合是人间闲散物。公有功德在生民，何因得作自由身？前日魏王潭上宴连夜，今日午桥池头游拂晨。山客砚前吟待月，野人樽前醉送春。不敢与公闲中争第一，亦应占得第二第三人。

卷六十三

格诗 四十七首

裴侍中晋公出讨淮西时，过女几山下，刻石题诗，末句云：“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果如所言，克期平贼。由是淮蔡迄今底宁，殆二十年，人安生业。夫嗟叹不足则咏歌之，故居易作诗二百言，继题公之篇末，欲使采诗者、修史者、后之往来观者，知公之功德本末前后也。

何处画功业？何处题诗篇？麒麟高阁上，女几小山前。尔后多少时？四朝二十年。贼骨化为土，贼垒犁为田。一从贼垒平，陈蔡民晏然。骠军成牛户，蔡寇号“骠子军”；陈蔡间农骁锐者，人畜牛者，呼为牛户。鬼火变人烟。生子已嫁娶，种桑亦丝绵。皆云公之德，欲报无由缘。公今在何处？守都镇三川。旧宅留永乐，新居开集贤。公今作何官？被衮珥貂蝉。战袍破犹在，髀肉生欲圆。襟怀转萧洒，气力弥精坚。登山不拄杖，上马能掉鞭。利泽浸入地，福降（自升）〔升自〕天。昔号天下将，今称地上仙。勿追赤松游，勿拍洪崖肩。商山有遗老，可以奉周旋。

洛阳有愚叟

洛阳有愚叟，白黑无分别。浪迹虽似狂，谋身亦不拙。点捡盘中饭，非精亦非粝；点捡身上衣，无余亦无缺。天时方得所，不寒复不热；体气正调和，不饥仍不渴。闲将酒壶出，醉向人家歇。野食或烹鲜，寓眠多拥褐。抱琴荣启乐，荷锸刘伶达。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

饱食闲坐

红粒陆浑稻，白鳞伊水鲂。庖童呼我食，饭热鱼鲜香。筋筋适我口，匙匙充我肠。八珍与五鼎，无复心思量。扪腹起盥漱，下阶振衣裳。绕庭行数匝，却上檐下床。箕踞拥裘坐，半身向日昞。可怜饱暖味，谁肯来同尝？是岁大和八，兵销时渐康。朝庭重经术，草泽搜贤良。尧舜求理切，夔龙启沃忙。怀才抱智者，无不走遑遑。唯此不才叟，顽慵恋洛

阳。饱食不出门，闲坐不下堂。子弟多寂寞，僮仆少精光。衣食虽充给，神意不扬扬。为尔谋则短，为吾谋甚长。

闲居自题

门前有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波闲戏鱼鳖，风静下鸥鹭。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吾庐在其上，偃卧朝复暮。洛下安一居，山中亦慵去。时逢过客爱，问是谁家住？此是白家翁，闭门终老处。

览镜喜老

今朝览明镜，须鬓尽成丝。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亲属惜我老，相顾兴叹咨。而我独微笑，此意何人知。笑罢仍命酒，掩镜〔将〕〔捋〕白髭。尔辈且安坐，从容听我词。生若不足恋，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恋，老即生多时。不老即须夭，不夭即须衰；晚衰胜早夭，此理决不疑。古人亦有言，浮生七十稀。我今欠六岁。多幸或庶几。傥得及此限，何羨荣启期？当喜不当叹，更倾酒一卮。

风雪中立

岁暮风动地，夜寒雪连天。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两重褐绮衾，一领花茸毡。粥熟呼不起，日高安稳眠。是时心与身，了无闲事牵。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忽思远游客，复想早朝士。踏冻侵夜行，凌寒未明起。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方寸语形骸，吾应不负尔。

对琴酒

西窗明且暖，晚坐卷书帷。琴匣拂开后，酒瓶添满时。角樽白螺盏，玉轸黄金徽。未及弹与酌，相对已依依。泠泠秋泉韵，贮在龙凤池。油油春云心，一杯可致之。自古有琴酒，得此味者稀。只应康与籍，及我三心知。

雪中晏起，偶咏所怀， 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 杂言

穷阴苍苍雪雰雰，雪深没胫泥埋轮。东家典钱归碍夜，南家贳米出凌晨。我独何者无此弊，复帐重衾暖若春。怕寒放懒不肯动，日高睡足方频伸。瓶中有酒炉有炭，瓮中有饭庖有薪。奴温婢饱身晏起，致兹快活良有因。上无皋陶伯益廊庙材，的不能匡君辅国活生民。下无巢父许由箕颍操，又不能食薇饮水自苦辛。君不见：南山悠悠多白云。又不见：西京浩浩唯红尘。红尘闹热白云冷，好于冷热中间安置身，三年微幸忝洛尹，两任优稳为商宾。非贤非愚非智慧，不贵不富不贱贫。冉冉老去六十，腾腾闲来经七春。不知张韦与

皇甫，私唤我作何如人？

和裴侍中《南园静兴》见示

池馆清且幽，高怀亦如此。有时帘动风，尽日桥照水。静将鹤为伴，闲与云相似。何必学留侯，崎岖觅松子？

春 寒

今朝春气寒，自问何所欲？苏暖薤白酒，乳和地黄粥。岂唯厌馋口，亦可调病腹。助酌有枯鱼，佐餐兼旨蓄。省躬念前哲，醉饱多惭忸。君不闻：靖节先生樽长空，广文先生饭不足！

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员外

晚登西宝刹，晴望东精舍。反照转楼台，辉辉似图画。冰浮水明灭，雪压松偃亚。石阁僧上来，云汀雁飞下。西京闹于市，东洛闲如社。曾忆旧游无？香山明月夜。

二月一日作，赠韦七庶子

园杏红萼坼，庭兰紫芽出。不觉春已深，今朝二月一。去冬病疮痍，将养遵医术。今春入道场，清净依僧律。尝闻圣贤语，所慎斋与疾。遂使爱酒人，停杯一百日，明朝二月二，疾平斋复毕。应须挈一壶，寻花觅韦七。

犬 鸢

晚来天气好，散步中门前。门前何所有？偶睹犬与鸢。鸢饱凌风飞，犬暖向日眠。腹舒稳帖地，翅凝去声高摩天。上无罗弋忧，下无羁锁牵。见彼物遂性，我亦心适然。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此仍著于适，尚未能忘言。

梦刘二十八，因诗问之

昨夜梦梦得，初觉思踟蹰。忽忘来汝郡，犹疑在吴都。吴都三千里，汝郡二百余。非梦亦不见，近与远何殊？尚能齐近远，焉用论荣枯？但问寝与食，近日两何如？病后能吟否？春来曾醉无？楼台与风景，汝又何如苏？相思一相报，勿复慵为书。

闲 吟

贫穷汲汲求衣食，富贵营营役心力。人生不富即贫穷，光阴易过闲难得。我今幸在穷

富间，虽在朝庭不入山。看雪寻花玩风月，洛阳城里七年闲。

西 行

衣裘不单薄，车马不羸弱。蔼蔼三月天，闲行亦不恶。寿安流水馆，硖石青山郭。官道柳阴阴，行宫花漠漠。常闻俗间语，有钱在处乐。我虽非富人，亦不苦寂寞。家僮解弦管，骑从携杯杓。时向春风前，歇鞍开一酌。

东 归

翩翩肩户舁，中有醉老夫。膝上展诗卷，竿头悬酒壶。食宿无定程，仆马多缓驱。临水歇半日，望山倾一盂。籍草坐嵬峨并上声，攀花行踟蹰。风将景共暖，体与心同舒。始悟有营者，居家如在途。方知无系者，在道如安居。前夕宿三堂，三堂在虢。今且游申湖。申湖在陕。残春三百里，送我归东都。

途 中 作

早起上肩舁，一杯平旦醉。晚憩下肩舁，一觉残春睡。身不经营物，心不思量事。但恐绮与里，只如吾气味。

小 台

新树低如帐，小台平似掌。六尺白藤床，一茎青竹杖。风飘竹皮落，苔印鹤迹上。幽境与谁同？闲人自来往。

睡后茶兴，忆杨同州

昨晚饮太多，嵬峨并上声。连宵醉。今朝餐又饱，烂熯移时睡。睡足摩挲眼，眼前无一事。信脚绕池行，偶然得幽致。娑娑绿阴树，斑驳青苔地。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白瓷鸥甚洁，红炉炭方炽。沫下曲尘香，花浮鱼眼沸。盛来有佳色，咽罢余芳气。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

题文集柜

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

旱 热 二首

彤云散不雨，赫日吁可畏。端坐犹挥汗，出门岂容易？忽思公府内，青衫折腰吏。复想驿路中，红尘走马使。征夫更辛苦，逐客弥憔悴。日入尚趋程，宵分不遑寐。安知北窗叟，偃卧风飒至。簟拂碧龙鳞，扇摇白鹤翅。岂唯身所得，兼示心无事。谁言苦热天，元有清凉地！

又

勃勃旱尘气，炎炎赤日光。飞禽噉将堕，行人渴欲狂。壮者不耐饥，饥火烧其肠；肥者不禁热，喘急汗如浆。此时方自悟，老瘦亦何妨？肉轻足健逸，发少头清凉。薄食不饥渴，端居省衣裳。数匙梁饭冷，一领綃衫香。持此聊过日，焉知畏景长？

偶 作 二首

战马春放归，农牛冬歇息。何独徇名人，终身役心力？来者殊未已，去者不知还。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闲。犹胜不悟者，老死红尘间。

名无高与卑，未得多健美。事无小与大，已得多厌贱。如此常自苦，反此或自安。此理知甚易，此道行甚难。勿信人虚语，君当事上看。

雨歇池上

檐前微雨歇，池上凉风起。桥竹碧鲜鲜，岸移莎靡靡。苍然古苔石，清浅平流水。何言中门前，便是深山里。双童侍坐卧，一杖扶行止。饥闻麻粥香，渴觉云汤美。平生所好物，今日多在此。此外更何思，市朝心已矣。

开 襟

开襟何处好？竹下池边地。余热体犹烦，早凉风有味。黄菱槐蕊结，红破莲芳坠。无奈每年秋，先来入衰思。

自宾客迁太子少傅分司

头上渐无发，耳间新有毫；形骸逐日老，官秩随年高。优饶又加俸，闲稳仍分曹。饮食免藜藿，居处非蓬蒿。何言家尚贫，银榼提绿醪。勿谓身未贵，金章照紫袍。诚合知止足，岂宜更贪饕？默然心自问：于国有何劳？

自 在

杲杲冬日光，明暖真可爱。移榻向阳坐，拥裘仍解带。小奴捶我足，小婢搔我背。自问我为谁？胡然独安泰？安泰良有以，与君论梗概。心了事不了，饥寒迫于外；事了心不了，念虑煎于内。我今实多幸，事了心和会。内外及中间，了然无一碍。所以日（旻）〔阳〕中，向君言自在。

咏史 九年十一月作

秦磨利剑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酈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蒞醢几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因梦有悟

交友论殁尽，悠悠劳梦思。平生所厚者，昨夜梦见之。梦中几许事？枕上无多时。款曲数杯酒，从容一局棋。棋、酒皆梦中所见事。初见韦尚书，弘景。金紫何辉辉！中作李侍郎，建。笑言甚怡怡。终为崔常侍，玄亮。意色苦依依。一夕三改变，梦心不惊疑。此事人尽怪，此理谁得知？我粗知此理，闻于竺乾师。识行妄分别，智隐迷是非。若转识为智，菩提其庶几。

池上作 西溪、南潭，皆池中胜处也

西溪风生竹森森，南潭萍开水沉沉。丛翠万竿湘岸色，空碧一泊松江心。浦派萦回误远近，桥岛向背迷窥临。澄澜方丈若万顷，倒影咫尺如千寻。泛然独游邈然坐，坐念行心思古今。菟裘不闻有泉沼，西河亦恐无云林。岂如白翁退老地，树高竹密池塘深。华亭双鹤白矫矫，太湖四石青岑岑。眼前尽日更无客，膝上此时唯有琴。洛阳冠盖自相索，谁肯来此同抽簪？

何处堪避暑

何处堪避暑？林间背日楼。何处好追凉？池上随风舟。日高饥始食，食竟饱还游。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眼明见青山，耳醒闻碧流。脱袜闲濯足，解巾快搔头。如此来几时？已过六七秋。从心至百骸，无一不自由。拙退是其分，荣耀非所求。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此语君莫怪，静思吾亦愁。如何三伏月，杨尹谪虔州！

诏 下

昨日诏下去罪人，今日诏下得贤臣。进退者谁非我事，世间宠辱常纷纷。我心与世两

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但喜今年饱饭吃，洛阳禾稼如秋云。更倾一樽歌一曲，不独忘世兼忘身。

七月一日作

七月一日天，秋生履道里。闲居见清景，高兴从此始。林间暑雨歇，池上凉风起。桥竹碧鲜鲜，岸莎青靡靡。苍然古磐石，清浅平流水。何言中门前，便是深山里。双僮侍坐卧，一杖扶行止。饥闻麻粥香，渴觉云汤美。胡麻粥，云母汤。平生所好物，今日多在此。此外更何思？市朝心已矣。是一篇重出而小异，故依旧存之。

春 游

上马临出门，出门复逡巡。回头问妻子，应怪春游频。诚知春游频，其奈老大身！朱颜去复去，白发新更新。请君屈十指，为我数交亲。大限言百岁，几人及七旬？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轮。假使得七十，只有五度春。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

题天竺南院，赠闲、元、旻、清四上人

杂芳润草合，繁绿岩树新。山深景候晚，四月有馀春。竹寺过微雨，石迳无纤尘。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城中山下别，相送亦殷勤。

哭 师 皋

南康丹旆引魂回，洛阳篮舁送葬去。北邙原边尹村畔，月苦烟愁夜过半。妻孥兄弟号一声，十二人肠一时断。往者何人送者谁？乐天哭别师皋时。平生分义向人尽，今日哀冤唯我知。我知何益徒垂泪，篮舁回竿马回轡。何日重闻《扫市歌》？谁家收得琵琶妓？师皋醉后善歌《扫市词》。又有小妓攻琵琶，不知今落何处。萧萧风树白杨影，苍苍露草青蒿气。更就坟边哭一声，与君此别终天地！

隐几赠客

宦情本淡薄，年貌又老丑。紫绶与金章，于予亦何有？有时犹隐几，嗒音塔然无所偶。卧枕一卷书，起尝一杯酒。书将引昏睡，酒用扶衰老。客到忽已酣，脱巾坐搔首。疏顽倚老病，容恕惭交友。忽思庄生言，亦拟鞭其后。

夏 日 作

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止于便吾体，何必被罗纨？宿雨林笋嫩，晨露园葵鲜。烹葵炮嫩笋，可以备朝餐。止于适吾口，何必饫腥膻？饭讫盥漱

已，扪腹方果音颢然。婆娑庭前步，安稳窗下眠。外养物不费，内归心不烦。不费用难尽，不烦神易安。庶几无夭阏，得以终天年。

晚凉偶咏

日下西墙西，风来北窗北。中有逐凉人，单床独栖息。飘萧过云雨，摇曳归飞翼。新叶多好阴，初筠有佳色。幽深小池馆，优稳闲官职。不爱勿复论，爱亦不易得。

酬牛相公《宫城早秋寓言》见示，兼呈梦得 时梦得有疾

七月中气后，金与火交争。一闻《白雪》唱，暑退清风生。碧树未摇落，寒蝉始悲鸣。夜凉枕簟滑，秋燥衣巾轻。疏受老慵出，刘桢疾未平。何人伴公醉？新月上宫城。

小台晚坐，忆梦得

汲泉洒小台，台上无纤埃。解带面西坐，轻襟随风开。晚凉闲兴动，忆同倾一怀。月明候柴户，藜杖何时来？

种桃歌

食桃种其核，一年核生芽。二年长枝叶，三年桃有花。忆昨五六岁，灼灼盛芬华。迨兹八九载，有减而无加。去春已稀少，今春渐无多。明年后年后，芳意当如何？命酒树下饮，停杯拾馀葩。因桃忽自感，悲吒成狂歌。

狂言示诸侄

世欺不识字，我忝攻文笔。世欺不得官，我忝居班秩。人老多病苦，我今幸无疾。人老多忧累，我今婚嫁毕。心安不移转，身泰无牵率。所以十年来，形神闲且逸。况当垂老岁，所要无多物。一裘暖过冬，一饭饱终日。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如我优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旁观愚亦见，当己贤多失。不敢论他人，狂言示诸侄。

秋凉闲卧

残暑昼犹长，早凉秋尚嫩。露荷散清香，风竹含疏韵。幽闲竟日卧，衰病无人问。薄暮宅门前，槐花深一寸。

酬思黯相公见过弊居戏赠

轩盖光照地，行人为徘徊。呼传君子出，乃是故人来。访我人穷巷，引君登小台。台前多竹树，池上无尘埃。贫家何所有？新酒三两杯。停杯款曲语，上马从容回。留守不外宿，日斜宫漏催。但留金刀赠，未接玉山颓。家酝不敢惜，待君来即开。村妓不辞出，恐君辄然哈。

偶以拙诗数首寄呈裴少尹侍郎， 蒙以盛制四篇一时酬和，重投长句，美而谢之

投君之文甚荒芜，数篇价直一束刍。报我之章何璀璨，累累四贯骊龙珠。《毛诗》三百篇后得，《文选》六十卷中无。一麋丽龟绝报赛，五鹿连柱难支梧。高兴独因秋日尽，清吟多与好风俱。银钩金错两殊重，宜上屏风张座隅。

卷六十四

律诗 一百首

六年冬暮，赠崔常侍晦叔 时为河南尹

鬓毛霜一色，光景水争流。易过唯冬日，难销是老愁。香开绿蚁酒，暖拥褐裘裘。已共崔君约，樽前倒即休。

戏招诸客

黄醅绿醕迎冬熟，绛帐红炉逐夜开。谁道洛中多逸客？不将书唤不曾来？

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兼呈晦叔

案头历日虽未尽，向后唯残六七行。床下酒瓶虽不满，犹应醉得两三场。病身不许依年老，拙宦虚教逐日忙。闻健偷闲且勤饮，一杯之外莫思量。

七年元日对酒 五首

庆吊经过懒，逢迎拜跪迟。不因时节日，岂觉此〔时衰〕〔身羸〕？

又

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

又

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除却崔常侍，无人共我争。

又

今朝吴与洛，相忆一欣然。梦得君知否？俱过本命年。余与苏州刘郎中同壬子岁，今年六十二。

又

同岁崔何在？同年杜又无。余与吏部崔相公甲子同岁，与循州杜相公及第同年。秋、冬二人俱逝。应无藏避处，只有且欢娱。

七年春，题府厅

潦倒守三川，因循涉四年。推诚废钩距，示耻用蒲鞭。以此称公事，将何销俸钱？虽非好官职，岁久亦妨贤。

早春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苏州刘郎中

雪夜闲游多秉烛，花时暂出亦提壶。别来少遇新诗敌，老去难逢旧饮徒。六振威名降北虏，勤行惠化活东吴。不知歌酒腾腾兴，得似河南醉尹无？

洛下送牛相公出镇淮南

北阙至东京，风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阁，春入广陵城。红旆拥双节，白须无一茎。万人开路看，百吏立班迎。阊外君弥重，樽前我亦荣。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元和初、牛相公应制策登第三等，予为翰林考核官。

箏

云髻飘萧绿，花颜旖旎红。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楚艳为门阀，秦声是女工。甲鸣银钏珠，柱触玉玲珑。猿苦啼嫌月，莺娇语（诌）〔诌〕风。移愁来手底，送恨入弦中。赵瑟清相似，胡琴闹不同。慢弹回断雁，急奏转飞蓬。霜佩锵还委，冰泉咽复通。珠联千拍碎，刀截一声终。倚丽精神定，矜能意态融。歇时情不断，休去思无穷。灯下青春夜，樽前白首翁。且听应得在，老耳未多聾。

洛中春游，呈诸亲友

莫叹年将暮，须怜岁又新。府中三遇腊，洛下五逢春。春树花珠颗，春塘水曲尘；春娃无气力，春马有精神。春游一时之态。并辔鞭徐动，连盘酒慢巡。经过旧邻里，追逐好交亲。笑语销闲日，酣歌送老身。一生欢乐事，亦不少于人。

酬舒三员外见赠长句

自请假来多少日？五旬光景似须臾。已判到老为狂客，不分当春作病夫。杨柳花飘新白雪，樱桃子缀小红珠。头风不敢多多饮，能酌三分相劝无？

将归一绝

欲去公门返野扉，预思泉竹已依依。更怜家酝迎春熟，一瓮醍醐待我归。

罢府归旧居 自此以后重授宾客归履道宅作

陋巷乘篮入，朱门挂印回。腰间抛组绶，缨上拂尘埃。屈曲闲池沼，无非手自开。青苍好竹树，亦是眼看栽。石片抬琴匣，松枝阁酒杯。此生终老处，昨日却归来。

睡觉偶吟

官初罢后归来夜，天欲明前睡觉时。起坐思量更无事，身心安乐复谁知？

问支琴石

疑因星陨空中落，叹被泥埋涧底沉。天上定应胜地上，支机未必及支琴。提携拂拭知恩否？虽不能言合有心。

自 喜

身慵难勉强，性拙易迟回。布被辰时起，柴门午后开。忙驱能者去，闲逐钝人来。自喜谁能会？无才胜有才。

裴常侍以《题蔷薇架十八韵》见示，因广为三十韵以和之

托质依高架，攒华对小堂。晚开春去后，独秀院中央。霁景朱明早，芳时白昼长。秾因天与色，丽共日争光。剪碧排千萼，研朱染万房。烟条涂石绿，粉蕊扑雌黄。根动彤云涌，枝摇赤羽翔。九（癭）〔微〕灯炫转，七宝帐荧煌。淑气熏行径，清阴接步廊。照梁迷藻树，耀壁变雕墙。烂若丛燃火，殷于叶得霜。燕脂含笑脸，苏合 衣香。洽恰濡晨露，玲珑漏夕阳。合罗排勘缬，醉晕浅深妆。乍见疑回面，遥看误断肠。风朝舞飞燕，雨夜泣萧娘。桃李惭无语，芝兰让不芳。山榴何细碎，石竹苦寻常。蕙惨偎栏避，莲羞映浦藏。怯教蕉叶战，妒得柳花狂。岂可轻嘲咏，应须痛比方。画屏风自展，绣伞盖谁张？翠锦挑成字，丹砂印著行。猩猩凝血点，瑟瑟蹙金匡。散乱菱红片，尖纤嫩紫芒。触僧飘毳褐，留妓冒罗裳。寡和《阳春曲》，多情骑省郎。缘夸美颜色，引出好文章。东顾辞仁里，语曰：“里仁为美。”又裴君所居名仁和里。西归入帝乡。假如君爱杀，留著莫移将。裴君题诗之次，而常侍诏到；唱和未竟，而轩骑西归。故云。

感旧诗卷

夜深吟罢一长吁，老泪灯前湿白须。二十年前旧诗卷，十人酬和九人无！

酬李二十侍郎

笋老兰长花渐稀，衰翁相对惜芳菲。残莺著雨慵休啜，落絮无风凝不飞。行掇木芽供野食，坐牵萝蔓挂朝衣。十年分手今同醉，醉未如泥莫道归。

和梦得

梦得来诗云：“谩读图书四十车，
年年为郡老天涯。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为饱暖家”

纶阁沉沉无宠命，苏台籍籍有能声。岂惟不得清文力，但恐空传冗吏名。郎署回翔何水部，江湖留滞谢宣城。所嗟非独君如此，自古才难共命争！

赠草堂宗密上人

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口藏传宣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尽离文字非中道，长住虚空是小乘。少有人知菩萨行，世间只是重高僧。

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

紫衫朝士白髯翁，与俗乖疏与道通。官秩三回分洛下，交游一半在僧中。臭帑世界终须出，香火因缘久愿同。斋后将何充供养？西轩泉石北窗风。

赠皇甫六、张十五、李二十三宾客

昨日三川新罢守，今年四皓尽分司。幸陪散秩闲居日，好是登山临水时。家未苦贫常酝酒，身虽衰病尚吟诗。龙门泉石香山月，早晚同游报一期。

微之、敦诗、晦叔相次长逝，岿然自伤，因成二绝

并失鸕鹚侣，空留麋鹿身。只应嵩洛下，长作独游人！

又

长夜君先去，残年我几何？秋风满衫泪，泉下故人多！

池上闲咏

青莎台上起书楼，绿藻潭中系钓舟。日晚爱行深竹里，月明多上小桥头。暂尝新酒还成醉，亦出中门便当游。一部清商聊送老，白须萧飒管弦秋。

凉风叹

昨夜凉风又飒然，萤飘叶坠卧床前。逢秋莫叹须知分，已过潘安三十年。

和高仆射罢节度，让尚书，授少保分司，喜遂游山水之作

暂辞八座罢双旌，便作登山临水行。能以忠贞酬重任，不将富贵碍高情。朱门出去簪缨从，绛帐归来歌吹迎。鞍辔闹装光满马，何人信道是书生？

送考功崔郎中赴阙

称意新官又少年，秋凉身健好朝天。青云上了无多路，却要徐驱稳着鞭！

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

阙塞龙门口，祇园鹫岭头。曾随减音陷劫坏，今遇胜缘修。再莹新金刹，重装旧石楼。病僧皆引起，忙客亦淹留。四望穷沙界，孤标出赡洲。地图铺洛邑，天柱倚崧丘。两面苍苍岸，中心瑟瑟流。波翻八滩雪，堰护一潭油。台殿朝弥丽，房廊夜更幽。千花高下塔，一叶往来舟。岫合云初吐，林开雾半收。静闻樵子语，远听棹郎讴。官散殊无事，身闲甚自由。吟来携笔砚，宿去抱衾裯。霁月当轩白，凉风满簟秋。烟香封药灶，泉冷洗茶瓯。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先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觉路随方乐，迷涂到老愁。须除爱名障，莫作恋家囚。便合穷年住，何言竟日游。可怜终老地，此是我菟裘。

送杨八给事赴常州

无嗟别青琐，且喜拥朱轮。五十得三品，百千无一人。须勤念黎庶，莫苦忆交亲。此外无过醉，毗陵何限春。

闻歌者唱微之诗

新诗绝笔声名歇，旧卷生尘篋笥深。时向歌中闻一句，未容倾耳已伤心。

醉送李二十常侍赴镇浙东

靖安客舍花枝下，共脱青衫典浊醪。今日洛桥还醉别，金杯翻污麒麟袍。喧阗夙驾君脂辖，酩酊离筵我藉糟。好去商山紫芝伴，珊瑚鞭动马头高。

醉别程秀才

五度龙门点额回，却缘多艺复多才。贫泥客路粘难出，愁锁乡心掣不开。何必更游京国去？不如且入醉乡来。吴弦楚调《潇湘弄》，为我殷勤送一怀。程生善琴，尤能《沉湘曲》。

自咏

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行歌半坐禅。今日维摩兼饮酒，当时绮季不请平声钱。等闲池上留宾客，随事灯前有管弦。但问此身销得否？分司气味不论年。

把酒思闲事 二首

把酒思闲事，春愁谁最深？乞钱羁客面，落第举人心。月下低眉立，灯前抱膝吟，凭君劝一醉，胜与万黄金。

又

把酒思闲事，春娇何处多？试鞍新白马，弄镜小青娥。掌上初教舞，花前欲按歌。凭君劝一醉，劝了问如何？

衰荷

白露凋花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境，更绕衰丛一匝看。

池上送考功崔郎中，兼别房、窦二妓

文昌列宿征还日，洛浦行云放散时，鹧鸪上天花逐水，无因再会白家池。

自问

依仁台废悲风晚，履信池荒宿草春。晦叔亭台在依仁，微之池馆在履信。自问老身骑马出，洛阳城里觅何人？

送陈许高仆射赴镇

敦诗阅礼中军帅，重士轻财大丈夫。常与师徒同苦乐，不教亲故隔荣枯。花钿坐绕黄金印，丝管行随白玉壶。商皓老狂唯爱醉，时时能寄酒钱无？

青毡帐二十韵

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毳。司马迁书云：“张空毳。”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虏迁。汰音闕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远别关山外，初安庭户前。影孤明月夜，价重苦寒年。软暖围毡毯，枪扠束管弦。最宜霜后地，偏称雪中天，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闲多揭帘入，醉便拥袍眠。铁檠去声移灯背，银囊带火悬。深藏晓兰焰，暗贮宿香烟。兽炭休亲近，狐裘可弃捐。砚温融冻墨，瓶暖变春泉。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贫僧应叹羨，寒士定留连。宾客于中接，儿孙向后传。王家夸旧物，未及此青毡。王子敬语偷儿云：“青毡我家旧物。”

答梦得《秋日书怀》见寄

幸免非常病，甘当本分衰。眼昏灯最觉，腰瘦带先知。树叶霜红日，髭须雪白时。悲愁缘欲老，老过却无悲。

同诸客题于家公主旧宅

平阳旧宅少人游，应是游人到即愁。（春）〔春〕谷鸟啼桃李院，络丝虫怨凤凰楼。台倾滑石犹残砌，帘断真珠不满钩。闻道至今萧史在，髭须雪白向明州。

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

南国碧云客，东京白首翁。松江初有月，伊水正无风。远思两乡断，清光千里同。不知娃馆上，何似石楼中？其夜余在龙门石楼上望月。

初冬早起寄梦得

起戴乌纱帽，行披白布裘。炉温先暖酒，手冷未梳头。早景烟霜白，初寒鸟雀愁。诗成遣谁和？还是寄苏州。

秋夜听高调《凉州》

楼上金风声渐紧，月中银字韵初调。促张弦柱吹高管，一曲凉州入汧寥。

香山寺二绝

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

爱风岩上攀松盖，恋月潭边坐石棱。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

送舒著作重授省郎赴阙

三岁相依在洛都，游花宴月饱欢娱。惜别笙歌多怨咽，愿留轩盖少踟蹰。剑磨光彩依前出，鹏举风云逐后驱。从此求闲应不得，更能重醉白家无？

同诸客嘲雪中马上妓

珊瑚鞭弹马踟蹰，引手低蛾索一盂。腰为逆风成弱柳，面因冲冷作凝苏。银篦稳簪去呼乌罗帽，花檐宜乘叱拔驹。雪里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写真图。

喜刘苏州恩赐金紫，遥想贺宴，以诗庆之

海内姑苏太守贤，恩加章绶岂徒然？贺宾喜色欺杯酒，醉妓欢声遏管弦。鱼佩葺鳞光照地，鹖衔瑞带势冲天。莫嫌须上些些白，金紫由来称长年。

蓝田刘明府携酎相过， 与皇甫郎中卯时同饮，醉后赠之

腊月九日暖寒客，卯时十分空腹杯。玄晏舞狂乌帽落，蓝田醉倒玉山颓。貌偷花色老暂去，歌蹋《柳枝》春暗来。不为刘家贤圣物，愁翁笑口（太）〔大〕难开。

刘苏州以华亭一鹤远寄，以诗谢之

老鹤风姿异，衰翁诗思深。素毛如我鬓，丹顶似君心。松际雪相映，鸡群尘不侵。殷勤远来意，一只重千金。

早春忆苏州，寄梦得

吴苑四时风景好，就中偏好是春天。霞光曙后殷于火，水色晴来嫩似烟。士女笙歌宜月下，使君金紫称花前。诚知欢乐堪留恋，其奈离乡已四年！

尝新酒，忆晦叔 二首

樽里看无色，杯中动有光。自君抛我去，此物共谁尝？

又

世上强欺弱，人间醉胜醒。自君抛我去，此语共谁听？

负 春

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辜负春风《杨柳曲》，去年断酒到今年。

池上闲吟 二首

高卧闲行自在身，池边六见柳条新。幸逢尧舜无为日，得作羲皇向上人。四皓再除犹且（健）〔健〕，三川罢守未全贫。莫愁客到无供给，家酝香浓野菜春。

非庄非宅非兰若，竹树池亭十亩馀。非道非僧非俗吏，褐裘乌帽闭门居。梦游信意宁殊蝶？心乐身闲便是鱼。虽未定知生与死，其间胜负两何如？

早春招张宾客

久雨初晴天气新，风烟草树尽欣欣。虽当冷落衰残日，还有阳和暖活身。池色溶溶蓝染水，花光焰焰火烧春。商山老伴相收拾，不用随他年少人。

营 闲 事

自笑营闲事，从朝到日斜。浇畦引泉脉，扫径避兰芽。暖变墙衣色，晴催木笔花。桃根知酒渴，晚送一瓯茶。

感 春

老思不禁春，风光照眼新。花房红鸟觜，池浪碧鱼鳞。倚棹谁为伴？持怀自问身。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

春池上戏赠李郎中

满池春水何人爱？唯我回看指似君。直似揉蓝新汁色，与君南宅染罗裙。

玩半开花，赠皇甫郎中

八年寒食日，池东小楼上作

勿讶春来晚，无嫌花发迟。人怜全盛日，我爱半开时。紫蜡粘为蒂，红苏点作蕤。成都新夹缬，梁汉碎燕脂。树杪真珠颗，墙头小女儿。浅深妆驳落，高下火参差。蝶戏争香朵，莺啼选稳枝。好教郎作伴，合共酒相随。醉玩无胜此，狂嘲更让谁。犹残少年兴，未似老人诗。西日凭轻照，东风莫杀去声吹。明朝应烂漫，后夜更离披。林下遥相忆，樽前暗有期。衔杯嚼蕊思，唯我与君知。

池 边

柳老香丝宛，荷新钿扇圆。残春深树里，斜日小楼前。醉遣收杯杓，闲听理管弦。池边更无事，看补采莲船。

家酿新熟，每尝辄醉， 妻侄等劝令少饮，因成长句以谕之

君应怪我朝朝饮，不说向君君不知。身上幸无疼痛处，瓮头正是撇尝时。刘妻劝谏夫休醉，王侄分疏叔不痴。六十三翁头雪白，假如醒得欲何为？

送常秀才下第东归

东归多旅恨，西上少知音。寒食看花眼，春风落第心。百忧当二月，一醉直千金。到处公卿席，无辞酒盏深。

且 游

手里一杯满，心中百事休。春应唯仰醉，老更不禁愁。弄水回船尾，寻花信马头。眼看筋力减，游得且须游。

题王家庄临水柳亭

弱柳缘堤种，虚亭压水开。条疑逐风去，波欲上阶来。翠羽偷鱼入，红腰学舞回。春愁正无绪，争不尽残杯？

题令狐家木兰花

腻如玉指涂朱粉，光似金刀剪紫霞。从此时时春梦里，应添一树女郎花。

拜表回闲游

玉珮金章紫花绶，玳衫藤带白纶巾。晨兴拜表称朝士，晚出游山作野人。达磨传心令息念，玄元留语遣同尘。八关净戒斋销日，一曲狂歌醉送春。酒肆法堂方丈室，其间岂是两般身。

西街渠中种莲叠石，颇有幽致，偶题小楼

朱槛低墙上，清流小阁前。雇人栽菡萏，买石造潺湲。影落江心月，声移谷口泉。闲看卷帘坐，醉听掩窗眠。路笑淘官水，家愁费料钱。是非君莫问，一对一翛然。

晚春闲居，杨工部寄诗， 杨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长句答之

宿醒寂寞眠初起，春意阑珊日又斜。劝我加餐因早笋，恨人休醉是残花。闷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兄弟东西官职冷，门前车马向谁家？

玉泉寺南三里涧下多深红踯躅， 繁艳殊常，感惜题诗，以示游者

玉泉南涧花奇怪，不似花丛似火堆。今日多情唯我到，每年无故为谁开？宁辞辛苦行三里，更与留连饮两杯。犹有一般辜负事，不将歌舞管弦来。

早服云母散

晓服云英漱井华，寥然身若在烟霞。药销日晏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玩风花。净名事理人难解，身不出家心出家。

三月晦日，（日）晚闻鸟声

晚来林鸟语殷勤，似惜风光说向人。遣脱破袍劳报暖，催沽美酒敢辞贫？声声劝醉应须醉，一岁唯残半日春。

早夏游平（原）〔泉〕回

夏早日初长，南风草木香。肩輿颇平稳，涧路甚清凉。紫蕨行看采，青梅旋摘尝。疗饥兼解渴，一盏冷云浆。

宿天竺寺回

野寺经三宿，都城复一还。家仍念婚嫁，身尚系官班。萧洒秋临水，沉吟晚下山，长闲犹未得，逐日且偷闲。

侍中晋公欲到东洛，先蒙书问，期宿龙门，思往感今，辄献长句

昔蒙兴化池头送，大和三年春，居易授宾客分司东来，特蒙侍中于兴化里池上宴送。今许龙门潭上期。聚散但慚长见念，荣枯安敢道相思？功成名遂来虽久，云卧山游去未迟。闻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时。

奉和晋公侍中《蒙除留守，行及洛师，感悦发中，斐然成咏》

鸾凤翱翔在寥廓，貂蝉萧洒出埃尘。致成尧舜升平代，收得夔龙强健身。抛掷功名还史册，分张欢乐与交亲。商山老皓虽休去，终是留侯门下人。

送刘吾司马赴任硤州，兼寄崔使君

位下才高多怨天，刘兄道胜独恬然。贫于杨子两三倍，老过荣公六七年。笔砚莫抛留压案，箪瓢从陋也销钱。郡丞自合当优礼，何况夷陵太守贤。

菩提寺上方晚眺

楼阁高低树浅深，山光水色暝沉沉。嵩烟半卷青绡幕，伊浪平铺绿绮衾。飞鸟灭时宜极目，远风来处好开襟。谁知不离簪纓内，长得逍遥自在心？

杨柳枝词 八首

《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陶令门前四五树，亚夫营里百千条。何似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

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清风无限情。白雪花繁空扑地，绿丝条弱不胜莺。

红板江桥（清）〔青〕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

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

叶含浓露如啼眼，枝袅轻风似舞腰。小树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两三条。

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柳丝挽断肠牵断，彼此应无续得期。

浪淘沙词 六首

一泊沙来一泊去，一重浪灭一重生。相搅相淘无歇日，会教山海一时平。

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暮去朝来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

青草湖中万里程，黄梅雨里一人行。愁见滩头夜泊处，风翻暗浪打船声。

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

海底飞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谁道小郎抛小妇，船头一去没回期。

随波逐浪到天涯，迁客生还有几家？却到帝乡重富贵，请君莫忘《浪淘沙》。

卷六十五

律诗 八十二首

读《老子》

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读《庄子》

庄生齐物同归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遥虽一致，鸾凰终校胜蛇虫。

读 禅 经

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感 兴 二首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鱼能深入宁忧钓？鸟解高飞岂触罗？热处先争炙手去，悔时其奈噬脐何！樽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问 鹤

乌鸢争食雀争窠，独立池边风雪多。尽日踏冰翘一足，不鸣不动意如何？

代 鹤 答

鹰爪攫鸡鸡肋折，鹞拳蹴雁雁头垂。何如敛翅水边立，飞上云松栖稳枝？

闲卧有所思 二首

向夕褰帘卧枕琴，微凉入户起开襟。偶因明月清风夜，忽想迁臣逐客心。何处投荒初恐惧？谁人绕泽正悲吟？始知洛下分司坐，一日安闲直万金。

权门要路足身灾，散地闲居少祸胎。今日怜君岭南去，当时笑我洛中来。虫全性命缘无毒，木尽天年为不材。大底吉凶多自致，李斯一去二疏回。

喜 闲

萧洒伊嵩下，优游黄绮间。未曾一日闷，已得六年闲。鱼鸟为徒侣，烟霞是往还。伴僧禅闭目，迎客笑开颜。兴发宵游寺，慵时昼掩关。夜来风月好，悔不宿香山。

诗酒琴人，例多薄命。予酷好三事，雅当此科，而所得已多，为幸斯甚。偶成狂咏，聊写愧怀

爱琴爱酒爱诗客，多贱多穷多苦辛。中散步兵终不贵，孟郊张籍过于贫。一之已叹关于命，三者何堪并在身。只合飘零随草木，谁教凌励出风尘？荣名厚禄二千石，乐饮闲游三十春。何得无厌时咄咄？犹言薄命不如人。

寄明州于驸马使君三绝句

有花有酒有笙歌，其奈难逢亲故何。近海饶风春足雨，白须太守闷时多。

平阳音乐随都尉，留滞三年在浙东。吴越声邪无法用，莫教偷入管弦中。

何郎小妓歌喉好，严老呼为一串珠。严尚书与于驸马诗云：“莫损歌喉一串珠。”海味腥咸损声气，听看犹得断肠无？

闲 卧

薄食当斋戒，散班同隐沦。佛容为弟子，天许作闲人。唯置床临水，都无物近身。清风散发卧，兼不要纱巾。

春早秋初，因时即事，兼寄浙东李侍郎

春早秋初昼夜长，可怜天气好年光。和风细动帘帷暖，清露微凝枕簟凉。窗下晓眠初减被，池边晚坐乍移床。闲从蕙草侵阶绿，静任槐花满地黄。理曲管弦闻后院，熨衣灯火

映深房。四时新境何人别？遥忆多情李侍郎！

新秋喜凉

过得炎蒸月，尤宜老病身。衣裳朝不润，枕簟夜相亲。楼月纤纤早，波风袅袅新。光阴与时节，先感是诗人。

初夏闲吟，兼呈韦宾客

孟夏清和月，东都闲散官。体中无病痛，眼下未饥寒。世事闻常闷。交游见即欢。杯觞留客切，妓乐取人宽。雪鬓随身老，云心着处安。此中殊有味，试说向君看。

哭崔二十四常侍

崔好酒放歌，忘怀生死。知疾不起，自为志文

貂冠初别九重门，马鬣新封四尺坟。《薤露》歌词非《白雪》，旌铭官爵是浮云。伯伦每置随身锺，元亮先为自祭文。莫道高风无继者，一千年内有崔君。

奉酬侍中《夏中雨后游城南庄》见示八韵

岛树间林峦，云收雨气残。四山岚色重，五月水声寒。老鹤两三只，新篁千万竿。化成天竺寺，移得子陵滩。心觉闲弥贵，身缘健更欢。帝将风后待，人作谢公看。角音鹿里年虽老，高阳兴未阑。佳辰不见召，争免趁杯盘？来诗云：“何处趁杯盘？”

送兖州崔大夫驸马赴镇

戚里夸为贤驸马，儒家认作好诗人。鲁侯不得辜风景，沂水年年有暮春。

少年问

少年怪我问如何，何事朝朝醉复歌？号作乐天应不错，忧愁时少乐时多。

问少年

千首诗堆青玉案，十分酒写白金盂。回头却问诸年少，作个狂夫得了无？

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

琵琶师在九重城，忽得书来喜且惊。一纸展看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蕤宾》掩抑娇多怨，《散水》玲珑峭更清。珠颗泪沾金捍拨，红妆弟子不胜情。《蕤宾》、《散水》皆新调名。

代林园戏赠

裴侍中新修集贤宅成，
池馆甚盛，数往游宴，醉归自戏耳

南院今秋游宴少，西坊近日往来频。假如宰相池亭好，作客何如作主人？

戏答林园

岂独西坊来往频？偷闲处处作游人。衡门虽是栖迟地，不可终朝锁老身。

重戏赠

集贤池馆从他盛，履道林亭勿自轻。往往归来嫌窄小，年年为主莫无情。

重戏答

小水低亭自可亲，大池高馆不关身。林园莫妒裴家好，憎故怜新岂是人？

早秋登天宫寺阁，赠诸客

天宫阁上醉萧辰，丝管闲听酒慢巡。为向凉风清景道，今朝属我两三人。

晓上天津桥闲望，偶逢卢郎中、张员外携酒同倾

上阳宫里晓钟后，天津桥头残月前。空阔境疑非下界，飘飏身似在寥天。星河隐映初生日，楼阁葱茏半出烟。此处相逢倾一盏，始知地上有神仙。

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

月好共传唯此夜，境闲皆道是东都。嵩山表里千重雪，洛水高低两颗珠。清景难逢宜爱惜，白头相劝强欢娱。诚知亦有来年会，保得晴明强健无？

对晚开夜合花，赠皇甫郎中

移晚校一月，花迟过半年。红开抄秋日，翠合欲昏天。白露滴不死，凉风吹更鲜。后时谁肯顾？唯我与君怜。

醉游平泉

狂歌箕踞酒樽前，眼不看人面向天。洛客最闲唯有我，一年四度到平泉。

题赠平泉韦征君拾遗

箕（颖）〔颖〕千年后，唯君得古风。位留丹陛上，身入白云中。躁静心相背，高低迹不同。笼鸡与梁燕，不信有冥鸿。

酬皇甫郎中《对新菊花》见忆

爱菊高人吟逸韵，悲秋病客感衰怀。黄花助兴方携酒，红叶添愁正满阶。居士草腥今已断，仙郎杯杓为谁排？愧君相忆东篱下，拟废重阳一日斋。

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

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翩翩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声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初散又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

和韦庶子《远坊赴宴，未夜先归》之作，兼呈裴员外

员外亦爱先逃归

促席留欢日未曛，远坊归思已纷纷。无妨按辔行乘月，何必逃杯走似云？银烛忍抛《杨柳曲》？金鞍潜送石榴裙。到时常晚归时早，知乐三分校一分。

集贤池答侍中问

主人晚入皇城宿，问客徘徊何所须？池月幸闲无用处，今宵能借客游无？

杨柳枝二十韵

《杨柳枝》，洛下新声也。

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

小妓携桃叶，新歌踏《柳枝》。妆成剪烛后，醉起拂衫时。绣履娇行缓，花筵笑上迟。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笙引簧频暖，箏催柱数移。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便想人如树，先将发比丝。风条摇两带，烟叶帖双眉。口动樱桃破，鬟低翡翠垂。枝柔腰袅娜，萼嫩手葳蕤。喉鹤晴呼侣，哀猿夜叫儿。玉敲音历历，珠贯字累累。袖为收声点，钗因赴节遗。重重遍头别，一一拍心知。塞北愁攀折，江南苦别离。黄遮金谷岸，绿映杏园池。春惜芳华好，秋怜颜色衰。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曲罢那能别？情多不自持。缠头无别

物，一首断肠诗。

答皇甫十郎中《秋深酒熟》见忆

烟景冷苍茫，秋深夜夜霜。为思池上酌，先觉瓮头香。未暇倾巾漉，还应染指尝。醍醐惭气味，虎魄让晶光。若许陪歌席，须容散道场。月终斋戒毕，犹及菊花黄。

老去

老去愧妻儿，冬来有劝词。暖寒从饮酒，冲冷少吟诗。战胜心还壮，斋勤体校羸。由来世间法，损益合相随。

送宗实上人游江南

忽辞洛下缘何事？拟向江南住几时？每过渡头伤问法，无妨菩萨是船师。

和同州杨侍郎夸《柘枝》见寄

细吟冯翊使君诗，忆作余杭太守时。君有一般输我事，《柘枝》看校十年迟。

冬初酒熟 二首

霜繁脆庭柳，风利剪池荷。月色晓弥苦，乌声寒更多。秋怀久寥落，冬计又如何？一瓮新醅酒，萍浮春水波。

酒熟无来客，因成独酌谣。人间老黄绮，地上散松乔。忽忽醒还醉，悠悠暮复朝。残年多少在？尽付此中销。

送姚杭州赴任，因思旧游 二首

与君细话杭州事，为我留心莫等闲。闾里固宜勤抚恤，楼台亦要数跻攀。笙歌缥缈虚空里，风月依稀梦想间。且喜诗人重管领，遥飞一盞贺江山。

渺渺钱塘路几千，想君到后事依然。静逢竺寺猿偷橘，闲看苏家女采莲。故妓数人凭问讯，新诗两首倩留传。舍人虽健无多兴，老校当时八九年。杭民至今呼余为白舍人。

寄李相公

渐老只谋欢，虽贫不要官。唯求造化力，试为驻春看。

冬日平泉路晚归

山路难行日易斜，烟村霜树欲栖鸦。夜归不到应闲事，热饮三杯即是家。

利仁北街作

草色斑斑春雨晴，利仁坊北面西行。踟蹰立马缘何事？认得张家歌吹声。

洛阳堰闲行

洛阳堰上新晴日，长夏门前欲暮春。遇酒即沽逢树歇，七年此地作闲人。

过永宁

村杏野桃繁似雪，行人不醉为谁开？赖逢山县卢明府，引我花前劝一杯。

往年稠桑曾丧白马，题诗厅壁。 今来尚存，又复感怀，更题绝句

路傍埋骨蒿草合，壁上题诗尘藓生。马死七年犹怅望，自知无乃太多情。

罗敷水

野店东头花落处，一条流水号罗敷。芳魂艳骨知何在？春草茫茫墓亦无！

路逢青州王大夫赴镇，立马赠别

大旆拥金羁，书生得者稀。何劳问官职，岂不见光辉？赫赫人争看，翩翩马欲飞。不期前岁尹，驻节语依依。前年春，予为河南尹，王为少尹。

和杨同州寒食乾坑会后， 闻杨工部欲到，知予与工部有宿醒

夜饮归常晚，朝眠起更迟。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拂枕青长袖。欹簪白接。宿醒无兴味，先是肺神知。

和刘汝州酬侍中见寄长句， 因书集贤坊胜事，戏而问之

洛川汝海封畿接，履道集贤来往频。一复时程虽不远，百余步地更相亲。汝去洛程一宿，履道、集贤两宅相去一百三十步。朱门陪宴多投辖，青眼留欢任吐茵。闻道郡斋还有酒，风前月下对何人？

池上二绝

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

又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白羽扇

素是自然色，圆因裁制功。飒如松起籁，飘似鹤翻空。盛夏不销雪，终年无尽风。引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麈尾斑非疋，蒲葵陋不同。何人称相对？清瘦白须翁。

五月斋戒，罢宴彻乐。闻韦宾客、皇甫郎中 饮会亦稀。又知欲携酒馔出斋，先以长句呈谢

妓房匣镜满红埃，酒库封瓶生绿苔。居士尔时缘护戒，车公何事亦停杯？散斋香火今朝散，开素盘筵后日开。随意往还君莫怪，坐禅僧去饮徒来。

闲园独赏

因梦得所寄蜂鹤之咏，因成此篇以和之

午后郊园静，晴来景物新。雨添山气色，风借水精神。永日若为度？独游何所亲？仙禽狎君子，芳树倚佳人。蚁斗王争肉，蜗移舍逐身。蝶双知伉俪，蜂分见君臣。蠹蠕形虽小。逍遥性即均。不知鹏与鷃，相去几微尘？

种柳三咏

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不及栽杨柳，明年便有阴。春风为催促，副取老人心。

从君种杨柳，夹水意如何？准拟三年后，青丝拂绿波。仍教小楼上，对唱《柳枝歌》。

更想五年后，千千条曲尘。路旁深映月，楼上暗藏春。愁杀闲游客，闻歌不见人。

偶 吟

好官病免曾三度，散地归休已七年。老自退闲非世弃，贫蒙强健是天怜。韦荆南去留春服，王侍中来乞酒钱。便得一年生计足，与君美食复甘眠。

池上即事

移床避日依松竹，解带当风挂薜萝。钿砌池心绿苹合，粉开花面白莲多。久阴新霁宜丝管，苦热初凉入绮罗。家酝瓶空人客绝，今宵争奈月明何！

南塘暝兴

水色昏犹白，霞光暗渐无。风荷摇破扇，波月动连珠。蟋蟀啼相应。鸳鸯宿不孤。小僮频报夜，归步尚踟蹰。

小 宅

小宅里闾接，疏篱鸡犬通。渠分南巷水，窗借北家风。庾信园殊小，陶潜屋不丰。何劳问宽窄？宽窄在心中。

谕 亲 友

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底〕园林胜市朝。烦闹荣华犹易过，优闲福禄更难销。自怜老大宜疏散，却被交亲叹寂寥。终日相逢不相见，两心相去一何遥？

龙门送别皇甫泽州赴任、韦山人南游

隼旆归洛知何日？鹤驾还嵩莫过春。惆怅香山云水冷，明朝便是独游人。

刘苏州寄酿酒糯米，李浙东寄《杨柳枝》舞衫。 偶因尝酒、试衫，辄成长句寄谢之

《柳枝》慢踏试双袖，桑落初香尝一杯。金屑醅浓吴米酿，银泥衫稳越娃裁。舞时已觉愁眉展，醉后仍教笑口开。惭愧故人怜寂寞，三千里外寄欢来。

诏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咏所怀

同州慵不去，此意复谁知？诚爱俸钱厚，其如身力衰。可怜病判案，何似醉吟诗？劳

逸悬相远，行藏决不疑。徒烦人劝谏，只合自寻思。白发来无限，青山去有期。野心唯怕闹，家口莫愁饥。卖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资。

寄杨六侍郎

时杨初授户部，予不赴同州

西户最荣君好去，左冯虽稳我慵来。秋风一飭鲈鱼鲙，张翰摇头唤不回。

韦七自太子宾客再除秘书监，以长句 贺而饯之

韦往年尝与予同为秘监

离筵莫怆且同欢，共贺新恩拜旧官。屈就商山伴麋鹿，好归芸阁狎鹓鸾。落星石上苍苔古，画鹤厅前白露寒。老监姓名应在壁，相思试为拂尘看。

酒熟忆皇甫十

新酒此时熟，故人何日来？自从金谷别，不见玉山颓。疏索柳花碗，寂寥荷叶杯。今冬问毡帐，雪里为谁开？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其日独游香山寺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即事重题

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

将归渭村，先寄舍弟

一年年觉此身衰，一日日知前事非。咏月嘲花先要减，登山临水亦宜稀。子平嫁娶贫中毕，元亮田园醉里归。为报阿连寒食下，与吾酿酒扫柴扉。

看嵩洛有叹

今日看嵩洛，回头欢世间。荣华急如水，忧患大于山。见苦方知乐，经忙始爱闲。未闻笼里鸟，飞出肯飞还。

咏怀

随缘逐处便安闲，不住朝廷不入山。心似虚舟浮水上，身同宿鸟寄林间。尚平婚嫁了无累，冯翊符章封却还。时阿罗初嫁，及同州官吏放归。处分贫家残活计，匹如身后莫相关。

咏老，赠梦得

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唯是闲淡兴，相逢尚有余。

卷六十六

律诗 九十九首

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公司

承华东署三分务，履道西池七过春。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萧洒可终身。留侯爵秩诚虚贵，疏受生涯未苦贫。月俸百千官二品，朝（ ）[廷] 雇我作闲人。张良、疏受并为太子少傅。

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

旧迳开桃李，新池凿凤凰。只添丞相阁，不改午桥庄。远处尘埃少，闲中日月长。青山为外屏，绿野是前堂。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年华玩风景，春事看农桑。花妒谢家妓，三偷荀令香。游丝飘酒席，瀑布溅琴床。巢许终身隐，萧曹到老忙。千年落公便，进退处中央。时裴加中书令。

自题小草亭

新结一茅茨，规模俭且卑。土阶全垒块，山木半留皮。阴合连藤架，丛香近菊篱。壁宜藜杖倚，门称荻帘垂。窗里风清夜，檐间月好时。留连尝酒客，勾引坐禅师。伴宿双栖鹤，扶行一侍儿。绿醅量盏饮，红稻约升炊。龌龊豪家笑，酸寒富屋欺。陶庐闲自爱，颜巷陋谁知？蝼蚁谋深穴，鸛鷀占小枝。各随其分足，焉用有余为？

自咏

细故随缘尽（形衰）[衰形] 具体微。斗闲僧尚闹，较瘦鹤犹肥。老遣宽裁袜，寒教厚絮衣。马从衔草馥，鸡任啄笼飞。只要天和在，无令物性违。自余君莫问，何是复何非？

新亭病后独坐，招李侍郎公垂

新亭未有客，竟日独何为？趁暖泥茶灶，防寒夹竹篱。头风初定后，眼暗欲明时。浅把三分酒，闲题数句诗。应须置两榻，一榻待公垂。

闲卧，寄刘同州

软褥短屏风，昏昏醉卧翁。鼻香茶熟后，腰暖日阳中。伴老琴长在，迎春酒不空。可怜闲气味，唯欠与君同。

残酌晚餐

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鱼香肥泼火，饭细滑流匙。除却慵馋外，其余尽不知。

喜见刘同州梦得

紫绶白髭须，同年二老夫。论心共牢落，见面且欢娱。酒好携来否？诗多记得无？应须为春草，五马少踟蹰。

裴令公席上赠别梦得

年老官高多别离，转难相见转（难）[相]思。雪销酒尽梁王起，便是邹枚分散时。

寻春题诸家园林

闻健朝朝出，乘春处处寻。天供闲日月，人借好园林。渐以狂为态，都无闷到心。平生身得所，未省似而今。

又题一绝

貌随年老欲何如？兴遇春牵尚有余。遥见人家花便入，不论贵贱与亲疏。

家园三绝

沧浪峡水子陵滩，路远江深欲去难。何似家池通小院，卧房阶下插鱼竿。

篱下先生时得醉，瓮间吏部暂偷眠。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

鸳鸯怕捉竟难亲，鹦鹉虽笼不着人。何以家禽双白鹤，闲行一步亦随身。

老来生计

老来生计君看取，白日游行夜醉吟。陶令有田唯种黍，邓家无子不留金。人间荣耀因缘浅，林下幽闲气味深。烦虑渐销虚白长，一年心胜一年心。

早春题少室东岩

三十六峰晴，雪销岚翠生。月留三夜宿，春引四山行。远草初含色，寒禽未变声。东岩最高石，唯有我题名。

早春即事

眼重朝眠足，头轻宿酒醒。阳光满前户，雪水半中庭。物变随天气，春生逐地形。北檐梅晚白，东岸柳先青。葱垞抽羊角，松巢堕鹤翎。老来诗更拙，吟罢少人听。

叹春风，兼赠李二十侍郎二绝

树根雪尽催花发，池岸冰销放草生。唯有须霜依旧白，春风于我独无情。

道场斋戒今初毕，酒伴欢娱久不同。不把一杯来劝我，无情亦得似春风。

春来频与李二宾客郭外同游，因赠长句

风光引步酒开颜，送老销春嵩洛间。朝踏落花相伴出，暮随飞鸟一时还。我为病叟诚宜退，君是才臣岂合闲？可惜济时心力在，放教临水复登山！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春和令公《绿野堂种花》

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

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中桥车马长无已，下渡舟航亦不闲。冢墓累累人扰扰，辽东怅望鹤飞还。

三月三日

画堂三月初三日，絮扑纱窗燕拂檐。莲子数杯尝冷酒，《柘枝》一曲试春衫。阶临池面胜看镜，户映花丛当下帘。指点楼南玩新月，玉钩素手两纤纤。

雨中听琴者弹《别鹤操》

双鹤分离一何苦！连阴雨夜不堪闻。莫教迁客孀妻听，嗟叹悲啼诋杀君。

酬郑二司录与李六郎中寒食 日相遇同宴见赠

二人并是同年

偶因（令）〔冷〕节会嘉宾，况是平生心所亲。迎接须矜疏傅老，只供莫笑阮家贫。杯盘狼藉宜（亲）〔侵〕夜，风景阑珊欲过春。相对喜欢还怅望，同年只有此三人。

喜与杨六侍御同宿

岸帻静言明月夜，匡床闲卧落花朝。二三月里饶春睡，七八年来不早朝。浊水清尘难会合，高鹏低鷃各逍遥。眼看又上青云去，更卜同衾一两宵。

残春咏怀，赠杨慕巢侍郎

位逾三品日，太子少傅官三品。年过六旬时。予今年六十五。不道官班下，其如筋力衰。犹怜好风景，转重旧亲知。少壮难重得，欢娱且强为。兴来池上酌，醉出袖中诗。静话开襟久，闲吟放盏迟。落花无限雪，残鬓几多丝。莫说伤心事，春风酒易悲。

闲居春尽

闲泊池舟静掩扉，老身慵出客来稀。愁因暮雨留教住，春被残莺唤遣归。揭瓮偷尝新熟酒，开箱试着旧生衣。冬裘夏葛相催促。垂老光阴速似飞。

春尽日，天津桥醉吟，偶呈李尹侍郎

宿雨洗天津，无泥未有尘。初晴迎早夏，落照送残春。兴发诗随口，狂来酒寄身。水边行嵬峨，桥上立逡巡。疏傅心情老，吴公政化新。三川徒有主，风景属闲人。

池上逐凉 二首

青苔（池）[地]上销残暑，绿树阴前逐晚凉。轻屐单衣薄纱帽，浅地平岸庠藤床。簪纓怪我情何薄？泉石谙君味甚长。遍问交亲为老计，多言宜静不宜忙。

窗间睡足休高枕，水畔闲来上小船。棹遣秃头奴子拨，茶教纤手侍儿煎。门前便是红尘地，林外无非赤日天。谁信好风清簟上，更无一事但翛然。

香山避暑 二绝

六月滩声如猛雨，香山楼北畅师房。夜深起凭栏杆立，满耳潺湲满面凉。

纱巾草履竹疏衣，晚下香山蹋翠微。一路凉风十八里，卧乘篮輿睡中归。

老夫

七八年来游洛都，三分游伴二分无。风前月下花园里，处处唯残个老夫。世事劳心非富贵，人生实事是欢娱，谁能逐我来闲坐？时共酣歌倾一壶。

香山下卜居

老须为老计，老计在抽簪。山下初投足，人间久息心。乱藤遮石壁，绝涧护云林。若要深藏处，无如此处深。

无长物

莫讶家居窄，无嫌活计贫。只缘无长物，始得作闲人。青竹单床簟，乌纱独幅巾。其余皆称是，亦足奉吾身。

宿香山寺，酬广陵牛相公见寄 来诗云：

“唯羡东都白居士，月明香积问禅师。”时牛相三表乞退，有诏不许

手札八行诗一篇，无由相见但依然。君匡圣主方行道，我事空王正坐禅。支许徒思游白月，夔龙未放下青天。应须且为苍生住，犹去悬车十四年。牛相公今年五十七。

以诗代书，寄户部杨侍郎，劝买东邻王家宅

劝君買取东邻宅，与我衡门相并开。云映嵩峰当户牖，月和伊水入池台。林园亦要闻

闲置，筋力应须及健回。莫学因循白宾客，欲年六十始归来。

赠 谈 君

上客清谈何亹亹？幽人闲思自寥寥。请君休说长安事，膝上风清琴正调。

初入香山院对月

大和六年秋作

老住香山初到夜，秋逢白月正圆时。从今便是家山月，试问清光知不知？

题龙门堰西涧

东岸菊丛西岸柳，柳阴烟合菊花开。一条秋水琉璃色，阔狭才容小舫回。除却悠悠白少傅，何人解入此中来？

秋霖中，奉裴令公见招， 早出赴会，马上先寄六韵

雨暗三秋日，泥深一尺时。老人平旦出，自问欲何之？不是寻医药，非干送别离。素书传好语，绛帐赴佳期，续借桃花马，催迎杨柳姬。只愁张录事，罚我怪来迟。

尝酒听歌招客

一瓮香醪新插（刂）[筩]，双鬟小妓薄能讴。管弦渐好新教得，罗绮虽贫免外求。世上贪忙不觉苦，人间除醉即须愁。不知此事君知否？君若知时从我游。

八月三日夜作

露白月微明，天凉景物清。草头珠颗冷，楼角玉钩生。气爽衣裳健，风疏砧杵鸣。夜衾香有思，秋簟冷无情。梦短眠频觉，宵长起暂行。烛凝临晓影，虫怨欲寒声。槿老花先尽，莲凋子始成。四时无了日，何用叹衰荣？

病中赠南邻觅酒

头痛牙疼三日卧，妻看煎药婢来扶。今朝似校抬头语，先问南邻有酒无？

晓眠后寄杨户部

软绫腰褥薄绵被，凉冷秋天稳暖身。一觉晓眠殊有味，无因寄与早朝人。

秋雨夜眠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喜梦得自冯翊归洛，兼呈令公

上客新从左辅回，高阳兴助洛阳才。已将四海声名去，又占三春风景来。甲子等头怜共老，文章敌手莫相猜。邹枚未用争诗酒，且饮梁王贺喜杯。

斋戒满夜，戏招梦得

纱笼灯下道场前，白日持斋夜坐禅。无复更思身外事，未能全尽世间缘。明朝又拟亲杯酒，今夕先闻理管弦。方丈若能来问疾，不妨兼有散花天。

和令公《问刘宾客归来称意无》之作

水南秋一半，风景未萧条。皂盖回沙苑，篮舆上洛桥。闲尝黄菊酒，醉唱《紫芝谣》。称意那劳问？请钱不早朝。

酬梦得《穷秋夜坐即事》见寄

焰细灯将尽，声遥漏正长。老人秋向火，小女夜缝裳。菊悴篱经雨，萍销水得霜。今冬暖寒酒，先拟共君尝。

偶于维阳牛相公处觅得箏；箏未到， 先寄诗来。走笔戏答

来诗云：“但愁封寄去，魔物或惊禅。”

楚匠饶巧思，秦箏多好音。如能惠一面，何啻直双金？玉柱调须品，朱弦染要深。会教魔女弄，不动是禅心。

答梦得《秋庭独坐》见赠

林梢隐映夕阳残，庭际萧疏夜气寒。霜草欲枯虫思急，风枝未定鸟栖难。容衰见镜同惆怅，身健逢杯且喜欢。应是天教相暖热，一时垂老与闲官。

长斋月满，携酒先与梦得对酌， 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戏赠梦得

斋宫前日满三旬，酒榼今朝一拂尘。乘兴还同访戴客，解（醒）〔醒〕仍对姓刘人。病心汤沃寒灰活，老面花生朽木春。若怕平原怪先醉，知君未惯吐车茵。

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见寄二十四韵

每对双关，分叙两意

白老忘机客，牛公济世贤。鸥栖心恋水，鹏举翅摩天。累就优闲秩，连操造化权。贫司甚萧洒，荣路自喧阗。望苑三千日，台阶十五年。是人皆弃忘，何物不陶甄？居易三任官寮，皆分司东都，于兹八载。思黯出入外内，凡十五年，皆同平章事。篮舆游嵩岭，油幢镇海壖。竹篙撑钓艇，金甲拥楼船。雪夜寻僧舍，春朝列妓筵。长斋俨香火，密宴簇花钿。自觉闲胜闹，遥知醉笑禅。是非分未定，会合杳无缘。我正思杨府，君应望洛川。西来风袅袅，南去雁连连。日落龙门外，潮生瓜步前。秋同一时尽，月共两乡圆。旧眷交欢在，新文气调全。惭无《白雪曲》，难答《碧云篇》。《金谷诗》谁赏？《芜城赋》众传。珠应晒鱼目，铅未伏龙泉。远讯惊魔物，深情寄酒钱。霜纨一百匹，玉柱十三弦。思黯远寄箏来，先寄诗云：“但愁封寄去，魔物或惊禅。”仍与酒资同至。楚醴来樽里，秦声送耳边。何时红烛下，相对一陶然？

吴秘监每有美酒，独酌独醉， 但蒙诗报，不以饮招，辄此戏酬，兼呈梦得

逢山仙客下烟霄，对酒唯吟《独酌谣》。不怕道狂挥玉爵，《记》云：“饮玉爵者弗挥。”亦曾乘兴换金貂。吴监前任散骑常侍。君称名士夸能饮，王孝伯云：“但常无事，读《离骚》痛饮，即可称名士。”我是愚夫肯见招？《独酌谣》云：“愚夫子不招。”赖有伯伦为醉伴，何愁不解傲松乔？

酬梦得《霜夜对月》见怀

凄清冬夜景，摇落长年情。月带新霜色，砧和远雁声。暖怜炉火近。寒觉袂衣轻。枕上酬佳句，诗成梦不成。

初冬月夜，得皇甫泽州 手札并诗数篇，因遣报书，偶题长句

清冷玉韵两三章，落泊银钩七八行。心逐报书悬雁足，梦寻来路绕羊肠。水南地空多明月，山北天寒足早霜。履道所居在水南，泽州在太行之北地也。最恨泼醅新熟酒，迎冬不得共君尝！

雪中酒熟，欲携访吴监，先寄此诗

新雪对新酒，忆同倾一杯。自然须访戴，不必待延枚。《雪赋》云：“延枚叟。”陈榻无辞解，袁门莫懒开。笙歌与谈笑，随事自将来。

酬令公雪中见赠，讶不与梦得同相访

雪似鹅毛飞散乱，人披鹤氅立徘徊。邹生枚叟非无兴，唯待梁王召即来。

题酒瓮呈梦得

若无清酒两三瓮，争向白须千万茎？曲蘖销愁真得力，光阴催老苦无情。凌烟阁上功无分，伏火炉中药未成。更拟共君何处去？且来同作醉先生。

迂 叟

一辞魏阙就商宾，散地闲居八九春。初时被目为迂叟，近日蒙呼作隐人。冷暖俗情谙世路，是非闲论任交亲。应须绳墨机关外，安置疏愚纯滞身。

洛下闲居，寄山南令狐相公

已收身向园林下，犹寄名于禄仕间。不锻嵇康弥懒静，无金疏傅更贫闲。支分门内余生计，谢绝朝中旧往还。唯是相君未忘得，时思汉水梦巴山。

惜春赠李尹

春色有时尽，公门终日忙。两衙但不阙，一醉亦何妨？芳树花团雪，衰翁鬓扑霜。知君倚年少，未苦惜风光。

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

时泰岁丰无事日，功成名遂自由身。前头更有忘忧日，向上应无快活人。自去年来多事故，从今日去少交亲。宜须数数谋欢会，好作开成第二春。

与梦得偶同到敦诗宅，感而题壁

山东才副苍生愿，《汉书》云：“山东出相。”川上俄惊逝水波。履道凄凉新第宅，敦诗宅在履道，修造初成。宣城零落旧笙歌。崔家妓乐，多归宣州也。园荒唯有薪堪采，门冷兼无雀可罗。

今日相随偶同到，伤心不是故经过。

杨六尚书新授东川节度使，代妻戏贺兄嫂二绝

刘纲与妇共升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

金花银碗饶兄用，罽画罗衣尽嫂裁。觅得黔娄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来。

闲游即事

郊野游行熟，村园次第过。蓦山寻沍涧，踏水渡伊河。寒食青青草，春风瑟瑟波。逢人共杯酒，随马有笙歌。胜事经非少，芳辰过亦多。还须自知分，不老拟如何？

六十六

七十欠四岁，此生那足论？每因悲物故，还且喜身存。安得头长黑？争教眼不昏？交游成拱木，婢仆见曾孙。瘦觉腰金重，衰怜鬓雪繁。将何理老病？应付与空门。

池上早春即事招梦得

老更惊年改，闲先觉日长。晴熏榆荚黑，春染柳梢黄。雪破山呈色，冰融水放光。低平稳船舫，轻暖好衣裳。白角三升榼，红茵六尺床。偶游难得伴，独醉不成狂。我有中心乐，君无外事忙。经过莫慵懒，相去两三坊。

因梦得题公垂所寄蜡烛，因寄公垂

照梁初日光相似，出水新莲艳不如。却寄两条君领取，明年双引入中书。宰相入朝举双烛，余官各一。

令公南庄花柳正盛，欲偷一赏，先寄二篇

最忆楼花千万朵，偏怜堤柳两三株。拟提社酒携村妓，擅入朱门莫怪无？映楼桃花、拂堤垂柳，是庄上最胜绝处，故举以为对。

可惜亭台闲度日，欲偷风景暂游春。只愁花里莺饶舌，飞入宫城报主人。

春夜宴席上戏赠裴淄州

九十不衰真地仙，裴年九十，不衰羸。六旬犹健亦天怜。予自谓也。今年相遇莺花月，此

夜同欢歌酒筵。四座齐声和丝竹，两家随分斗金钿。留君到晓无他意，图向君前作少年。

赠梦得

年颜老少与君同，眼未全昏耳水聋。放醉卧为春日伴，趁欢行入少年丛。寻花借马烦川守，弄水偷船恼令公。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

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先以六韵寄之

病容衰惨淡，芳景晚蹉跎。无计留春得，争能奈老何？篇章慵报答，杯宴喜经过。顾我酒狂久，负君诗债多。沈前后惠诗十余首，春来多醉，竟未酬答，今故云尔。敢辞携绿蚁？只愿见青娥。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沈有讴者善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

三月三日祓禊洛滨 并序

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后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前中书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恹，河南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司封员外郎张可续，驾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侔，淄州刺史裴洽，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四门博士谈弘谟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若不记录，谓洛无人。晋公首赋一章，铿然玉振，顾谓四座，继而和之。居易举酒抽毫，奉十二韵以献。座上作。

三月草萋萋，黄莺歇又啼。柳桥晴有絮，沙路润无泥。禊事修初毕，游人到欲齐。金钿耀桃李，丝管骇凫。转岸回船尾，临流簇马蹄。闹于杨子渡，踏破魏王堤。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水引春心荡，花牵醉眼迷。尘街从鼓动，烟树任鸦栖。舞急红腰凝，歌迟翠黛低。夜归何用烛？新月凤楼西。

同梦得寄贺东、西川二杨尚书

龙节对持真可爱，雁行相接更堪夸。两川风景同三月，千里江山属一家。鲁卫定知联气色，潘杨亦觉有光华。予与二公皆忝姻戚。应怜洛下分司伴，冷宴闲游老看花。

喜小楼西新柳抽条

一行弱柳前年种，数尺柔条今日新。渐欲拂他骑马客，未多遮得上楼人。须教碧玉羞眉黛，莫与红桃作曲尘。为报金堤千万树，饶伊未敢苦争春。

晚春酒醒寻梦得

料合同惆怅，花残酒亦残。醉心忘老易，醒眼别春难。独出虽慵懒，相逢定喜欢。还携小蛮去，（诚）〔试〕觅老刘看。小蛮，酒榼名也。

感 事

服气崔常侍，晦叔。烧丹郑舍人。居中。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尘。每遇凄凉事，还思潦倒身。唯知趁杯酒，不解炼金银。睡适三尸性，慵安五藏神。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

和裴令公南庄一绝

裴诗云：“野人不识中书令，唤作陶家与谢家。”

陶庐僻陋哪堪比？谢墅幽微不足攀。何似嵩峰三十六，长随申甫作家山！

宅西有流水，墙下构小楼，临玩之时，颇有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娱。独醉独吟，偶题五绝

伊水分来不自由，无人解爱为谁流？家家抛向墙根底。唯我栽莲起小楼。

水色波文何所似？曲尘罗带一条斜。莫言罗带春无主。自置楼来属白家。

日滟水光摇素壁，风飘树影拂朱栏。皆言此处宜弦管，试奏《霓裳》一曲看。

《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应是遥闻胜近听，行人欲过尽回头。

独醉还须得歌舞，自娱何必要亲宾？当时一部清商乐，亦不长将乐外人。

偶 作

篮舁出即忘归舍，柴户昏犹未掩关。闻客病时惭体健，见人忙处觉身闲。清凉秋寺行香去，和暖春城拜表还。木雁一篇须记取，致身才与不才间。

同梦得酬牛相公《初到洛中小饮》见赠

时牛相公辞罢扬州节度，就拜东都留守

淮南挥手抛红旆，洛下回头向白云。政事堂中老丞相，制科场里旧将军。宫城烟月饶

全占，关塞风光请中分。诗酒放狂犹得在，莫欺白叟与刘君。

幽居早秋闲咏

岸僻嚣尘外，清凉水木间。卧风秋拂簟，步月夜开关。且得身安泰，从他世险艰。但休争要路，不必入深山。轩鹤留何用？泉鱼放不还。谁人知此味？临老十年间。

和令狐仆射《小饮听阮咸》

掩抑复凄清，非琴不是箏。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古调何人识？初闻满座惊。落盘珠历历，摇玉珮琤琤。似劝杯中物，如含林下情。时移音律改，岂是昔时声？

烧药不成，命酒独醉

白发逢秋短，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绿，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送卢郎中赴河东裴令公幕

别时暮雨洛桥岸，到日凉风汾水波。荀令见君应问我，为言秋草闭门多。

送李滁州

君于觉路深留意，我亦禅门薄致功。未悟病时须去病，已知空后莫依空。白衣卧疾嵩山下，皂盖行春楚水东。谁道三年千里别？两心同在道场中。

长斋月满，寄思黯

一日不见如三月，一月相思如七年。似隔山河千里地，仍当风雨九秋天。明朝斋满相寻去。挈榼抱衾同醉眠。

冬夜对酒，寄皇甫十

霜杀中庭草，冰生后院池。有风空动树，无叶可辞枝。十月苦长夜，百年强半时。新开一瓶酒，那得不相思！

岁除夜对酒

衰翁岁除夜，对酒思悠然。草白经霜地，云黄欲雪天。醉依香枕坐，慵傍暖炉眠。洛下闲来久，明朝是十年。

卷六十七

律诗 七十五首

司徒令公分守东洛，移镇北都，一心
勤王，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实在歌诗。况辱知音，
敢不先唱。辄奉五言四十韵寄献，以抒下情

天上中台正，人间一品高。中书令上应中台，司徒官一品。休明值尧舜，勋业过萧曹。始擅文三捷，进士及第、博学、制策，连登三科。终兼武六韬。动人名赫赫，忧国意忉忉。荡蔡擒封豕，吴元济也。平齐斩巨鳌。李师道也，两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涛。宠重移宫籥，自东都留守授北京留守。恩新换阊旄。保厘东宅静，周公、召公东治洛宅。守护北门牢。晋国封疆阔，并州士马豪。胡兵惊赤帜，边雁避乌号。令下流如水，仁沾泽似膏，路喧歌《五袴》，军醉感单醪，将校森貔武，宾僚俨隼髦。客无烦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弩）〔台〕骀助，魂亡玃犹逃。德星销彗孛，霖雨洗腥臊。烽戍高临代，关河远控洮，汾云晴漠漠，朔吹冷飕飕。豹尾交銜戟，虬须捧佩刀。通天白犀带，照地紫麟袍，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蒲萄。蒲萄酒出太原。银含凿落盏，金屑琵琶槽。遥想从军乐，应忘报国劳。紫微留北阙，中书令即紫微令也。绿野寄东皋。绿野堂在东都午桥庄也。忽忆前时会，多惭下客叨。清宵陪宴话，美景从游遨。花月还同赏，琴诗雅自操。朱弦拂宫徵，洪笔振风骚。近竹开方丈，依林架桔槔。春池八九曲，画舫两三舸。迢滑苔粘屐，潭深水没篙。绿丝萦岸柳，红粉映楼桃。皆午桥庄中佳境。为穆先陈醴，居易每十斋日在会，常蒙以二勒汤代酒也。招刘共藉糟。刘梦得也。舞鬟金翡翠，歌颈玉蛭螭。盛德终难退，明时岂易遭！公虽慕张范，张良、范蠡。帝未舍伊皋。眷恋心方结，踟蹰首已搔。鸾凰上寥廓，燕雀住蓬蒿。欲献文狂简，徒烦思郁陶。可怜四百字，轻重抵鸿毛。

和东川杨慕巢尚书《府中独坐感戚在怀》见寄十四韵

慕巢感戚虔州弟丧逝，感己之荣盛，有归洛之意，故叙而和之也

我是知君者，君今意若何？穷通时不定，苦乐事相和。东蜀欢殊渥，西江叹逝波。只缘荣贵极，翻使感伤多。行断风惊雁，慕巢及杨九、杨十前年来，兄弟三人各在一处。年侵日下坡。片心休惨戚，双鬓已蹉跎。紫绶黄金印，青幢白玉珂。老将荣补帖，愁用道销磨。外府饶杯酒，中堂有绮罗。应须引满饮，何不放狂歌？（绵）〔锦〕水通巴峡，香山对洛河。将军驰铁马，少傅步铜驼。深契怜松竹，高情忆薜萝。悬车年甚远，未敢放相过。

分司洛中多暇，数与诸客宴游，醉后狂吟，偶成十韵，因招梦得宾客，兼呈思黯奇章公

性与时相远，身将世两忘。寄名朝士籍，寓兴少年场。老岂无谈笑？贫犹有酒浆。随时求伴侣，逐日用风光。数数游何爽，些些病未妨。天教荣启乐，人恕接舆狂。改业为逋客，移家住醉乡。不论招梦得，兼拟诱奇章。要路风波险，权门市井忙。世间无可恋，不是不思量。

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

今旦夫妻喜，他人岂得知？自嗟生女晚，敢讶见孙迟。物以稀为贵，情因老更慈。新年逢吉日，满月乞名时。因名引珠。桂燎熏花果，兰汤洗玉肌。怀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儿？

闲吟赠皇甫郎中亲家翁

新与皇甫结姻

谁能嗟叹光阴暮？岂复忧愁活计贫。忽忽不知头上事，时时犹忆眼中人。早为良友非交势，晚接嘉姻不失亲。最喜两家婚嫁毕，一时抽得尚平身。

梦得卧病，携酒相寻，先以此寄

病来知少客，谁可以为娱？日晏开门未？秋寒有酒无？自宜相慰问，何必待招呼。小疾无妨饮，还须挈一壶。

酬思黯戏赠

同用“狂”字

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来诗谑予羸老，故戏答之。慰老资歌笑，销愁仰酒浆。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须狂。

又戏答绝句

来句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狂夫与我世相忘，故态些些亦不妨。纵酒放歌聊自乐，接舆争解教人狂？

令狐相公与梦得交情素深，眷予分亦不浅，一闻薨逝，相顾泫然。旋有使来，得前月未殁之前数日书及诗寄赠。梦得哀吟悲叹，寄情于诗，诗成示予，感而继和

缄题重叠语殷勤，存殁交亲自此分。前月使来犹理命，今朝诗到是遗文。银钩见晚书

无报，玉树埋深哭不闻。最感一行绝笔字，尚言千万乐天君。令狐与梦得手札后云：“见乐天君，为伸千万之诚也。”

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

水南水北雪纷纷，雪里欢游莫厌频。日日暗来唯老病，年年少去是交亲。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今日邹枚俱在洛，梁国置酒召何人？

看梦得题答李侍郎诗，诗中有文星之句，因戏和之

看题锦绣报琼瑰，俱是人天第一才。好遣文星守躔次，亦须防有客星来。

闲适

禄俸优饶官不卑，就中闲适是分司。风光暖助游行处，雨雪寒供饮宴时。肥马轻裘还粗有，粗歌薄酒亦相随。微躬所要今皆得，只是蹉跎得校迟。

戏答思黯

思黯有能箠者，以此戏之

何时得见十三弦？待取无云有月天。愿得金波明似镜，镜中照出月中仙。

酬裴令公赠马相戏

裴诗云：“君若有心求逸足，我还留意在名姝。”盖引妾换马戏，意亦有所属也

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

新岁赠梦得

暮齿复将及，同心私自怜。渐衰宜减食，已喜更加年。紫绶行联袂，篮舆出比肩。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

早春持斋，答皇甫十见赠

正月晴和风景新，纷纷已有醉游人。帝城花笑长斋客，二十年来负早春。

戏赠梦得，兼呈思黯

双鬓莫欺今老矣，《传》曰：“今老矣，无能为也。”一杯莫笑便陶然。陈郎中处为高户，裴使君前作少年。陈商郎中酒户涓滴，裴治使君年九十馀。顾我独狂多自哂，与君同病最相怜。月

终斋满谁开素？须泥奇章置一筵。

早春忆游思黯南庄，因寄长句

南庄胜处心常忆，借问轩车早晚游。美景难忘竹廊下，好风争奈柳桥头。冰消见水多于地，雪霁看山尽入楼。若待春深始同赏，莺残花落却堪愁。

酬皇甫十《早春对雪》见赠

漠漠复雰雰，东风散玉尘。明催竹窗晓，寒退柳园春。绿醕香堪忆，红炉暖可亲。忍心三两日，莫作破斋人。

奉和思黯自题南庄见示，兼呈梦得

谢家别墅最新奇，山展屏风花夹篱。晓月渐沉桥脚底，晨光初照屋梁时。台头有酒莺呼客，水面无尘风洗池。除却吟诗两闲客，此中情状更谁知？

送蕲春李十九使君赴郡

可怜官职好文词，五十专城未是迟。晓日镜前无白发，春风门外有红旗。郡中何处堪携酒？席上谁人解和诗？唯共交亲开口笑，知君不及洛阳时。

自题酒库

野鹤一辞笼，虚舟长任风。送愁还闹处，移老入闲中。身更求何事？天将富此翁。此翁何处富？酒库不曾空。刘仁轨诗云：“天将富此翁。”以一醉为富也。

寒食日寄杨东川

不知杨六逢寒食，作音佐底欢娱过此辰？兜率寺高宜望月，嘉陵江近好游春。蛮旗似火行随马，蜀妓如花坐绕身。不使黔娄夫妇看，夸张富贵向何人？

醉后听唱《桂华曲》

诗云：

“遥知天上桂华孤，试问嫦娥更有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此曲韵怨切，听辄感人，故云尔

《桂华》词意苦丁宁，唱到嫦娥醉便醒。此是世间肠断曲，莫教不得意人听。

酬梦得以予五月长斋，延僧徒，绝宾友，见戏十韵

宾客懒逢迎，翛然池馆清。檐闲空燕语，林静未蝉鸣。荤血还休食，杯觞亦罢倾。三春多放逸，五月暂修行。香印朝烟细，纱灯夕焰明。交游诸长老，师事古先生。竺乾，古先生也。禅后心弥寂，斋来体更轻。不唯忘肉味，兼拟减风情。蒙以声闻待，难将戏论争。虚空若有佛，灵运恐先成。

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 忆去岁禊洛》见示之作

依来体杂言

去岁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岁暮春上巳，独立香山下头。时居易独游香山寺。风光闲寂寂，旌旆远悠悠。丞相府归晋国，太行山碍并州。鹏背负天龟曳尾，云泥不可得同游。

又和令公《新开龙泉、晋水二池》

旧有潢污泊，今为白水塘。诗云：“方塘含白水。”笙歌闻四面，楼阁在中央。春变烟波色，晴添树木光。龙泉信为美，莫忘午桥庄。

早夏晓兴，赠梦得

窗明帘薄透朝光，卧整巾簪起下床。背壁灯残经宿焰，开箱衣带隔年香。无情亦任他春去，不醉争销得日长？一部清商一壶酒，与君明日暖新堂。

春日题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宾客暂游无半日，王侯不到便终身。始知天造空闲境，不为奔忙富贵人。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苏州所寄 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见示，兼呈梦得

错落复崔嵬，苍然玉一堆。峰骈仙掌出，罅坼剑门开。峭顶高危矣，盘根下壮哉！精神欺竹树，气色压亭台。隐起磷磷状，凝成瑟瑟胚。廉棱露锋刃，清越扣琼瑰。岌形将动，巍峨势欲摧。奇应潜鬼怪，灵合蓄云雷。黛润沾新雨，班明点古苔。未曾栖鸟雀，不肯染尘埃。尖削琅玕笋，洼剌马臠堆。海神移碣石，画障簇天台。在世为尤物，如人负逸才。渡江一苇载，入洛五丁推。出处虽无意，升沉亦有媒。媒为李苏州。拔从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对称吟诗句，看宜把酒杯。终随金砺用，不学玉山颓。疏傅心偏爱，园公眼屡回。

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居易与梦得俱典姑苏，而不获此石。

奉和思黯相公《雨后林园四韵》见示

新晴夏景好，复此池边地。烟树绿含滋，水风清有味。便成林下隐，都（望）〔忘〕门前事。骑吏引归轩，始知身富贵。

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

鱼笋早餐饱，蕉纱暑服轻。欲为窗下寝，先傍水边行。晴引鹤双舞，秋生蝉一声。无人解相访，有酒共谁倾？老更谙时事，闲多见物情。只应刘与白，二叟自相迎。

寄李蕲州

下车书奏龚黄课，动笔诗传鲍谢风。江都返谣夸杜母，洛城欢会忆车公。笛愁春尽梅花里，簟冷秋生薤叶中。蕲州出好笛并薤叶蕈。不道蕲州歌酒少，使君难称与谁同？

忆江南词 三首 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酬思黯相公《晚夏雨后感秋》见赠

暮去朝来无歇期，炎凉暗向雨中移。夜长只合愁人觉，秋冷先应瘦客知。两幅彩笺挥逸翰，一声寒玉振清辞。无忧无病身荣贵，何故沉吟亦感时？

久雨闲闷，对酒偶吟

凄凄苦雨暗铜驼，袅袅凉风起漕河。自夏及秋晴日少，从朝至暮闷时多。鹭临池立窥鱼笱，隼傍林飞拂雀罗。赖有杯中神圣物，百忧无奈十分何？

雨后秋凉

夜来秋雨后，秋气飒然新。团扇先辞手，生衣不着身。更添砧引思，难与簟相亲。此境谁偏觉？贫闲老瘦人。

酬梦得《早秋夜对月》见寄

吾衰寡情趣，君病懒经过。其奈西楼上，新秋明月何？庭芜凄白露，池色淡金波。况是初长夜，东城砧杵多。

题谢公东山障子

贤愚共在浮生内，贵贱同趋群动间。多见忙时已衰病，少闻健日肯休闲。鹰饥受缚从难退，鹤老乘轩亦不还。唯有风流谢安石，拂衣携妓入东山。

谢杨东川寄衣服

年年衰老交游少，处处萧条书信稀。唯有巢兄不相忘，春茶未断寄秋衣。

咏怀寄皇甫朗之

老大多情足往还，招僧待客夜开关。学调气后衰中健，不用心来闹处闲，养病未能辞薄俸，忘名何必入深山。与君别有相知分，同置身于木雁间。

东城晚归

一条邛杖悬龟榼，双角吴童控马衔。晚入东城谁识我？短靴低帽白蕉衫。

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稚子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

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和杨六尚书《喜两弟汉公转吴兴，鲁士 赐章服，命宾开宴，用庆恩荣》赋长句见示

华筵贺客日纷纷，剑外欢娱洛下闻。朱绂宠光新照地，彤襜喜气远凌云。荣联花萼诗难和，乐音洛助埙篪酒易醺。感羨料应知我意，今生此事不如君。

自 咏

须白面微红，醺醺半醉中。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卧疾瘦居士，行歌狂老翁。仍闻好事者，将我画屏风。

梦得相过，援琴命酒，因弹《秋思》， 偶咏所怀，兼寄继之、待价二相府

闲居静侣偶相招，小饮初酣琴欲调。我正风前弄《秋思》，君应天上听《云韶》。《云韶》，雅曲。上多与宰相同听之。时和始见陶钧力，物遂方知盛圣朝。双凤栖梧鱼在藻，飞沉随分各逍遥。

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见赠

君方对酒缀诗章，我正持斋坐道场。处处追游虽不去，时时吟咏亦无妨。霜蓬旧鬓三分白，露菊新花一半黄。惆怅东篱不同醉，陶家明日是重阳。

慕巢尚书书云：“室人欲为买置 一歌者，非所安也。”以诗相报，因而和之

东川已过二三春，南国须求一两人。富贵大都多老大，欢娱太半为亲宾。如愁翠黛应堪重，买笑黄金莫诉贫。他日相逢一杯酒，樽前还要落梁尘。

杪秋独夜

无限少年非我伴，可怜清夜与谁同？欢娱牢落中心少，亲故凋零四面空。红叶树飘风起后，白须人立月明中。前头更有萧条物，老菊衰兰三两丛。

凭李睦州访徐凝山人

凝即睦州之民也

郡守轻诗客，乡人薄钓翁。解怜徐处士，唯有李郎中。

苏州故吏

江南故吏别来久，今日池边识我无？不独使君头似雪，华亭鹤死白莲枯。莲、鹤皆苏州同来。

得杨湖州书，颇夸抚民接宾，纵酒题诗。因以绝句戏之

岂独爱民兼爱客，不唯能饮又能文。白洲上春传语，柳使君输杨使君。

天宫阁秋晴晚望

洛城秋霁后，梵阁暮登时。此日风烟好，今秋节候迟。霞光红泛滟，树影碧参差。莫虑言归晚，牛家有宿期。

酬梦得《暮秋晴夜对月相忆》

霁月光如练，盈庭复满池。秋深无热后，夜浅未寒时。露叶团荒菊，风枝落病梨。相思懒相访，应是各年衰。

同梦得和思黯见赠，来诗中先叙 三人同宴之欢，次有叹鬓发渐衰，嫌孙子催老 之意。因继妍唱，（何）兼吟鄙怀

醉伴腾腾白与刘，何朝何夕不同游？留连灯下明犹饮，断送樽前倒即休。催老莫嫌孙稚长，加年须喜鬓毛秋。教他伯道争存活，无子无孙亦白头。

听歌

管妙弦清歌入云，老人合眼醉醺醺。诚知不及当年听，犹觉闻时胜不闻。

三年冬，随事铺设，小堂寝处， 稍似稳暖。因念衰病，偶吟所怀

小宅非全陋，中堂不甚卑。聊堪会亲族，足以贮妻儿。暖帐迎冬设，温炉向夜施。裘新青兔褐，褥软白猿皮。似鹿眠深草，如鸡宿稳枝。逐身安枕席，随事有屏帷。病致衰残早，贫营活计迟。由来蚕老后，方是茧成时。

初冬即事呈梦得

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走笔小诗能和否？泼醅新酒诚尝看。僧来乞食因留宿，客到开樽便共欢。临老交亲零落尽，希君恕我取人宽。

自罢河南，已换七尹，每一入府，怅然旧游。 因宿内厅，偶题西壁，兼呈韦尹常侍

每入河南府，依然似到家。杯尝七尹酒，七尹酒味不同，备尝之矣。树看十年花。即府中新果园。且健须欢喜，虽衰莫叹嗟。迎门无故吏。侍坐有新娃。暖阁谋宵宴，寒庭放晚衙。主人留宿定，一任夕阳斜。

赠张处士韦山人

萝襟蕙带竹皮巾，虽到尘中不染尘。每见俗人多惨澹，唯逢美酒即殷勤。浮云心事谁能会，老鹤风标不可亲。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身。

天寒晚起，引酌咏怀，寄许州王尚书、汝州李常侍

叶覆冰池雪满山，日高慵起未开关。寒来更亦无过醉，老后何由可得闲？四海故交唯许、汝，十年贫健是樊、蛮。相思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破颜。樱桃花时，数与许、汝二君欢会甚乐。

四年春

柳梢黄嫩草芽新，又入开成第四春。近日放慵多不出，少年嫌老可相亲。分司吉傅频过舍，致仕崔卿拟卜邻。时辈推迁年事到，往还多是白头人。

白发

白发生来三十年，而今须鬓尽皤然。歌吟终日如狂叟，衰疾多时似瘦仙。八戒夜持香火印，三元朝念《蕊珠篇》，其余便被春收拾，不作闲游即醉眠。

追欢偶作

追欢逐乐少闲时，补帖平生得事迟。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乐天一过难知分，犹自咨嗟两鬓丝。芦管、《柳枝》已下，皆十年来洛中之事。

公垂尚书以白马见寄，光洁稳善，以诗谢之

翩翩白马称金羁，领缀银花尾曳丝。毛色鲜明人尽爱，性灵驯善主偏知。免将妾换惭来处，试使奴牵欲上时。不蹶不惊行步稳，最宜山简醉中骑。

西楼独立

身着白衣头似雪，时时醉立小楼中。路人回顾应相怪，十一年来见此翁。

书事咏怀

官俸将生计，虽贫岂敢嫌？金多输陆贾，酒足胜陶潜。陶潜诗句：“常苦酒不足。”床暖僧敷坐，楼晴妓卷帘。日遭斋破用，每月常持十斋。春赖闰加添。是年闰正月也。老向欢弥切，狂于饮不廉。十年闲未足，亦恐涉无厌！

酬梦得比萱草见赠

来篇云：“唯君比萱草，相见可忘忧。”

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借问萱逢杜，何如白见刘？老衰胜少夭，闲乐笑忙愁。试问同年内，何人得白头？

问皇甫十

苦乐心由我，穷通命任他。坐倾张翰酒，行唱接舆歌。荣盛傍看好，优闲自适多。知君能断事，胜负两如何？

早春独登天宫阁

天宫日暖阁门开，独上迎春饮一杯。无限游人遥怪我，缘何最老最先来？

送苏州李使君赴郡二绝句

忆抛印绶辞吴郡，衰病当时已有馀。今日贺君兼自喜，八回看换旧铜鱼。予自罢苏州，及兹换八刺史也。

馆娃宫深春日长，馆娃宫，今灵岩寺也。乌鹊桥高秋夜凉。乌鹊桥在苏州南门。风月不知人世变，奉君直似奉吴王。

长洲曲新词

茂苑绮罗佳丽地，女湖桃李艳阳时。心奴已死胡容老，后辈风流是阿谁？

卷六十八

律诗 一百首

病中诗 十五首 并序

开成（巳）〔己〕未岁，余蒲柳之年六十有八。冬十月甲寅旦，始得风痹之疾，体癢目眩，左足不支，盖老病相乘时而至耳。余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恙，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厥疾少间，杜门高枕，澹然安闲，吟讽兴来，亦不能遏，因成十五首，题为《病中诗》，且贻所知，兼用自广。昔刘公干病漳浦，谢康乐卧临川，咸有篇章，抒咏其志。今引而序之者，虑不知我者，或加诮焉。

初病风

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朽株难免蠹，空穴易来风。肘痹宜生柳，头旋剧转蓬。恬然不动处，虚白在胸中。

枕上作

风疾侵袭临老头，血凝筋滞不调柔。甘从此后支离卧，赖是从前烂漫游。回思往事纷如梦，转觉馀生杳若浮。浩气自能充静室，惊飙何必荡虚舟？腹空先进松花酒，膝冷重装桂布裘。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

答闲上人来问因何风疾

一床方丈向阳开，劳动文殊问疾来。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禅天始免风灾。色界四天：初禅具三灾，二禅无火灾，三禅无水灾，四禅无风灾。

病中五绝

世间生老病相随，此事心中久自知。今日行年将七十，犹须惭愧病来迟。

方寸成灰鬓作丝，假如强健亦何为？家无忧累身无事，正是安闲好病时。

李君墓上松应拱，元相池头竹尽枯。多幸乐天今始病，不知合要苦治无？李、元皆予执友也。杓直少予八岁，即世已九年。微之少予七年，薨已八年矣。今予始病，得非幸乎？

目昏思寝即安眠，足软妨行便坐禅。身作医王心是药，不劳和扁到门前。

交亲不要苦相忧，亦拟时时强出游。但有心情何用脚？陆乘肩與水乘舟。

送 嵩 客

登山临水分无期，泉石烟霞今属谁？君到嵩阳吟此句，与教三十六峰知。

罢 灸

病身佛说将何喻？变灭须臾岂不闻？莫遣净名知我笑，休将火艾灸浮云。《维摩经》云：“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也。”

卖 骆 马

五年花下醉骑行，临卖回头嘶一声。项籍顾骓犹解叹，乐天别骆岂无情？

别 柳 枝

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

就暖偶酌，戏诸诗酒旧侣

低屏软褥卧藤床，异向前轩就日阳。一足任他为外物，三杯自要沃中肠。头风若见诗应愈，齿折仍夸笑不妨。细酌徐吟犹得在，旧游未必便相忘。

岁暮呈思黯相公、皇甫朗之及梦得尚书

岁暮皤然一老夫，十分流辈九分无。莫嫌身病人扶侍，犹胜无身可遣扶。

自 解

房（傳）〔传〕往世为禅客，世传房太尉前生为禅僧，与娄师德友善，慕其为人，故今生有娄之遗风也。王道前生应画师。王右丞诗云：“宿世是词客，前身应画师。”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不然何故狂吟咏，病后多于未病时。已上《病中》十五首。

岁暮病怀赠梦得 时与梦得同患足疾

十年四海故交亲，零落唯残两病身。共遣数奇从是命，同教步蹇有何因？眼随老减嫌长夜，体待阳舒望早春。新乐堂前旧池上，相过亦不要他人。

雪后过集贤裴令公旧宅有感

梁王捐馆后，枚叟过门时。有泪人还泣，无情雪不知。台亭留尽在，宾客散何之？唯有萧条雁，时来下故池。

酬梦得《贫居咏怀》见赠

岁阴生计两蹉跎，相顾悠悠醉且歌。厨冷难留乌止屋，《诗》云：“瞻乌爰止，于谁之屋？”言乌多止富家之屋也。门闲可与雀张罗。病添庄舄吟声苦，贫欠韩康药债多。日望挥金贺新命，来书云：“若有金挥胜二疏。”俸钱依旧又如何？时梦得罢宾客除秘监，禄俸略同，故云。

酬梦得《见喜疾瘳》

暖卧摩绵褥，寒倾药酒螺。昏昏布裘底，病醉睡相和。未疾徒云尔，《传》云：“风淫未疾。”未谓四支。馀年有几何？须知差与否，相去校无多。

夜闻箏中弹《潇湘送神曲》感旧

缥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苦调吟还出，深情咽不传。万重云水思，今夜月明前。

感苏州旧舫

画梁朽折红窗破，独立池边尽日看。守得苏州船舫烂，此身争合不衰残？

感旧石上字

闲拨船行寻旧池，幽情往事复谁知？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

见敏中《初到邠宁秋日登城楼》诗，诗中颇多乡思，因以寄和 从殿中侍御史出副邠宁

想尔到边头，萧条正值秋。二年贫御史，八月古邠州。丝管闻虽乐，风沙见亦愁。望乡心若苦，不用数登楼。

斋 戒

每因斋戒断荤腥，渐觉尘劳染爱轻。六贼定知无气色，三尸应恨少恩情。酒魔降伏终须尽，诗债填还亦欲平。从此始堪为弟子，竺乾师是古先生。

戏礼经老僧

香火一炉灯一盏，白头夜礼《佛名经》。何年饮著声闻酒？直到如今醉未醒。

近见慕巢尚书诗中，屡有叹老思退之意，又于洛下新置郊居。然宠寄方深，归心太速，因以长句戏而谕之

近见诗中叹白须，遥知阃外忆东都。烟霞偷眼窥来久，富贵粘身摆得无？新置林园犹濩落，未终婚嫁且踟蹰。应须待到悬车岁，然后东归伴老夫。

对镜偶吟，赠张道士抱元

闲来对镜自思量，年自衰残分所当。白发万茎何所怪？丹砂一粒不曾尝。眼昏久被书（科）〔料〕理，肺渴多因酒损伤。今日逢师虽已晚，枕中治老有何方？

病入新正

枕上惊新岁，花前念旧欢。是身老所逼，非意病相干。风月情犹在，杯觞兴渐阑。便休心未伏，更试一春看。

卧疾来早晚

卧疾来早晚，悬悬将十旬。婢能寻《本草》，犬不吠医人。酒瓮全生醖，歌筵半委尘。风光还欲好，争向枕前春。

强起迎春，戏寄思黯

杖策人扶废病身，晴和强起一迎春。他时蹇跛纵行得，笑杀平原楼上人。

梦得前所酬篇，有“炼尽美少年”之句。因思往事，兼咏今怀，重以长句答之

炼尽少年成白首，忆初相识到今朝。昔饶春桂长先折，今伴寒松最后凋。昔登科第，梦得多居先，今同暮年，洛下为老伴。生事纵贫犹可过，风情虽老未全销。声华宠命人皆得，若个如君历七朝？梦得贞元中及今，凡仕七朝也。

病后寒食

故纱绛帐旧青毡，药酒醺醺引醉眠。斗薮弊袍春晚后，摩挲病脚日阳前。行无筋力寻山水，坐少精神听管弦。抛掷风光负寒食，曾来未省似今年。

老病相仍，以诗自解

荣枯忧喜与彭殇，都似人间戏一场。虫臂鼠肝犹不怪，鸡肤鹤发复何伤？昨因风发甘长往，今遇阳和又小康。春暖来风痹稍退也。还似远行装束了，迟回且住亦何妨。

皇甫郎中亲家翁赴任绛州，宴送出城赠别

慕贤入室交先定，结援通家好复成。新妇不嫌贫活计，娇孙同慰老心情，洛桥歌酒今朝散，绛路风烟几日行？欲识离群相恋意，为君扶病出都城。

春 暖

风痹宜和暖，春来脚校轻。莺留花下立，鹤引水边行。发少嫌巾重，颜衰讶镜明。不论亲与故，自亦昧平生。

残春晚起，伴客笑谈

掩户下帘朝睡足，一声黄鸟报残春。披衣岸帻日高起，两角青衣扶老身。策杖强行过里巷，引杯闲酌伴亲宾。莫言病后妨谈笑，犹恐多于不病人。

送唐州崔使君侍亲赴任

连持使节历专城，独贺崔侯最庆荣。乌府一抛霜简去，朱轮四从板輿行。崔郎中从殿中连典四郡，皆侍亲赴任。发时正许沙鸥送，到日方乘竹马迎。唯虑郡斋宾友少，数杯春酒共谁倾？

春晚咏怀，赠皇甫朗之

艳阳时节又蹉跎，迟暮光阴复若何？一岁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计老时多。多中更被愁牵引，少处兼遭病折磨。赖有销忧治闷药，君家酩酊我狂歌。

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

开成五年三月三十日作

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独掩扉。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闲听莺语移时立，思逐杨花触处飞。金带缁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胜衣！

病中辱崔宣城长句见寄， 兼有觥绮之赠。因以四韵总而酬之

刘桢病发经春卧，谢（眺）〔眺〕诗来尽日吟。三道旧夸收片玉，昔予考制策，崔君登科也。一章新喜获双金。信题霞绮情重，酒试银觥表分深。科第门生满霄汉，岁寒少得似君心。

前有《别柳枝》绝句，梦得继和，云“春尽絮飞 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又复戏答

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飞向别人家。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

池上早夏

水积春塘晚，阴交夏木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静拂琴床席，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

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戏呈梦得

玉牙珠颗小男儿，罗荐兰汤浴罢时。茱 春来盈女手，梧桐老去长孙枝。庆传媒氏燕先贺，喜报谈家乌预知。明日贫翁具鸡黍，应须酬赛引雏诗。前年谈氏外孙女初生，梦得有贺诗云：“从此引鸳雏。”今幸是男，前言似有征，故云。

开成上行皇帝挽歌词

四首 奉敕撰进

御宇恢皇化，传家叶至公。华夷臣妾内，尧舜弟兄中。制度移氓俗，文章变国风。开成与贞观，实录事多同。

又

晏驾辞双阙，灵仪出九衢。上云归碧落，下席葬苍梧。莫晚馀尧历，龟新启夏图。三朝联棣萼，从古帝王无。

又

严恭七月礼，哀恸万人心。地感腾秋气，天愁结夕阴。鼎湖龙渐远，蒙汜日初沉。唯有《云韶乐》，长留治世音。

又

化成同轨表清平，恩结连枝感圣明。帝与九龄虽吉梦，山呼万岁是虚声。月低仪仗辞兰路，风引笳箫入柏城。老病龙髯攀不及，东周退傅最伤情！

时热少见客，因咏所怀

冠帻心多懒，逢迎兴渐微。况当时热甚，幸遇客来稀。湿洒池边地，凉开竹下扉。露床青箴簟，风架白蕉衣。院静留僧宿，楼空放妓归。衰残强欢宴，此事久知非。

宣州崔大夫阁老忽以近诗数十首见示， 吟讽之下，窃有所喜，因成长句，寄题郡斋

谢玄晖歿吟声寝，郡阁寥寥笔砚闲。无复新诗题壁上，虚教远岫列窗间。谢宣城《郡内》诗云：“窗中列远岫。”忽惊歌雪今朝至，必恐文星昨夜还。再喜宣城章句动，飞觴遥贺敬亭山。谢又有题《敬亭山》诗，并见《文选》中。

足 疾

足疾无加亦不瘳，绵春历夏复经秋。开颜且酌樽中酒，代步多乘池上舟。幸有眼前衣食在，兼无身后子孙忧。应须学取陶彭泽，但委心形任去留。

晚池泛舟，遇景成咏，赠吕处士

岸浅桥平池面宽，飘然轻棹泛澄澜。风宜扇引开怀入，树爱舟行仰卧看。别境客稀知不易，能诗人少咏应难。唯怜吕叟时相伴，同把磻溪旧钓竿。

梦 微 之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阿卫，微之小（男）〔女〕。韩郎，微之爱婿。

感秋咏意

炎凉迁次速如飞，又脱生衣著熟衣。绕壁暗蛩无限思，恋巢寒燕未能归。须知流辈年年失，莫叹衰容日日非，旧语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老人稀。

老病幽独，偶吟所怀

眼渐昏昏耳渐聋，满头霜雪半身风。已将心出浮云外，《维摩经》云：“是身如浮云也。”犹寄形于逆旅中。觞咏罢来宾阁闭，笙歌散后妓房空。世缘俗念消除尽，别是人间清净翁。

和杨尚书《罢相后，夏日游 永安水亭，兼招本曹杨侍郎同行》

道行无喜退无忧，舒卷如云得自由。良冶动时为哲匠，巨川济了作虚舟。竹亭阴合偏宜夏，水槛风凉不待秋。遥爱翩翩双紫凤，入同官署出同游。

在家出家

衣食支分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鸟，朝饭心同乞食僧。清唳数声松下鹤，寒光一点竹间灯。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

夜凉

露白风清庭户凉，老人先着夹衣裳。舞腰歌袖抛何处？唯对无弦琴一张。

继之尚书自余病来， 寄遗非一；又蒙览《醉吟先生传》， 题诗以美之。今以此篇，用伸酬谢

衰残与世日相疏，惠好唯君分有馀。茶药赠多因病久，衣裳寄早乃寒初。所寄赠之物皆及时。交情郑重金相似，诗韵清锵玉不如。醉传狂言人尽笑，独知我者是尚书。

五年秋，病后独宿香山寺三绝句

经年不到龙门寺，今夜何人知我情？还向畅师房里宿，新秋月色旧滩声。

饮徒歌伴今何在？雨散云飞尽不回。从此香山风月夜，只应长是一身来。

石盆泉畔石楼头，十二年来昼夜游。更过今年年七十，假如无病亦宜休。

题香山新经堂，招僧

烟满秋堂月满庭，香花漠漠磬泠泠。谁能来此寻真谛？白老新开一藏经。

偶题邓翁 公即给事中珽之子也，饥穷老病，退居此村

偶因携酒寻村客，聊复回车访薛萝。且值雪寒相慰问，不妨春暖更经过。翁居山下年空老，我得人间事校多。一种共翁头似雪，翁无衣食又如何！

早入皇城，赠王留守仆射

津桥残月晓沉沉，风露凄清禁署深。城柳宫槐谩摇落，悲愁不到贵人心。

寄题庐山旧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侣

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虽在鬓如丝。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时。渐伏酒魔休放醉，犹残口业未抛诗。君行过到炉峰下，为报东林长老知。此诗凭钱知进侍御往题草堂中也。

改 业

先生老去饮无兴，居士病来闲有馀。犹觉醉吟多放逸，不如禅坐更清虚。予先有《醉吟先生传》，今故云。《柘枝》紫袖教丸药，羯鼓苍头遣种蔬。却被山僧相戏问：一时改业意何如？

山下留别佛光和尚

劳师送我下山行，此别何人识此情？我已七旬师九十，当知后会在他生。

山中五绝句 游嵩阳见五物，

各有所感；感兴不同，随兴而吟，因成五绝

岭 上 云

岭上白云朝未散，田中青麦旱将枯。自生自灭成何事？能逐东风作雨无？

石 上 苔

漠漠斑斑石上苔，幽房静绿绝纤埃。路傍凡草荣遭遇，曾得七香车辗来。

林下樗

香檀文桂苦雕镌，生理何曾得自全。知有无材老樗否？一枝不损尽天年。

涧中鱼

海水桑田欲变时，风涛翻覆沸天池。鲸吞蛟斗波成血，深涧游鱼乐不知。

洞中蝙蝠

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网罗。远害全身诚得计，一生幽暗又如何？

自戏三绝句

闲卧独吟，无人酬和，
聊假身心相戏往复，偶成三章

心问身

心问身云何泰然？严冬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来十一年。

身报心

心是身王身是宫，君今居在我宫中。是君家舍君须爱，何事论恩自说功？

心重答身

因我疏慵休罢早，遣君安乐岁时多。世间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闲奈我何？

会昌元年春五绝句

病后喜过刘家

忽忆前年初病后，此生甘分不衔杯。谁能料得今春事，又向刘家饮酒来。

赠举之仆射

今春与仆射三为寒食之会

鸡球饧粥屡开筵，谈笑讴吟间管弦。一月三回寒食会，春光应不负今年。

卢尹贺梦得会中作

病闻川守贺筵开，起伴尚书饮一杯。任意少年长笑我，老人自觅老人来。

题朗之槐亭

春风可惜无多日，家酝唯残软半瓶。犹望君归同一醉，篮舁早晚入槐亭。

劝梦得酒

谁人功画麒麟阁？何客新投魑魅乡？两处荣枯君莫问，残春更醉两三场。

过裴令公宅二绝句

裴令公在日，常同听《杨柳枝》歌，
每遇雪天，无非招宴，二物如故，因成感情

风吹杨柳出墙枝，忆得同欢共醉时。每到集贤坊北过，不曾一度不低眉。

梁王旧馆雪蒙蒙，愁杀邹枚二老翁。此句兼属梦得。假使明朝深一尺，亦无人到兔园中。

百日假满，少傅官停，自喜言怀

长告今朝满十旬，从兹萧洒便终身。老嫌手重抛牙笏，病喜头轻换角巾。疏傅不朝悬组绶，尚平无累毕婚姻。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事了人。

旱 热

畏景又加旱，火云殊未收。篱喧饥有雀，池涸渴无鸥。岸帻头仍痛，褰裳汗亦流。若为当此日，迁客向炎洲！时杨、李二相，各贬潮、韶。

题崔少尹上林坊新居

坊静深居新且幽，忽疑缩地到沧洲。宅东篱缺嵩峰出，堂后门开洛水流。高下三层盘野径，沿洄十里泛渔舟。若能为客烹鸡黍，愿伴田苏日日游。

新 涧 亭

烟萝初合涧新开，闲上西亭日几回。老病归山应未得，且移泉石就身来。

对酒有怀，寄李十九郎中

往年江外抛桃叶，结之也。去岁楼中别柳枝。樊、蛮也。寂寞春来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吟君旧句情难忘，风月何时是尽时？李君尝有《悼故妓》诗云：“直应人世无风月，恰是心中忘却时。”今故云。

杨六尚书频寄新诗，诗中多有 思闲相就之志。因书鄙意，报而谕之

君年殊未及悬车，未合将闲逐老夫。身健正宜金印绶，位高方称白髭须。若论尘事何由了，但问云心自在无？进退是非俱是梦，丘中阙下亦何殊？

偶吟自慰，兼呈梦得

予与梦得甲子同，今俱七十

且喜同年满七旬，莫嫌衰病莫嫌贫。已为海内有名客，又占世间长命人。耳里声闻新将相，眼前失尽故交亲。尊荣富寿难兼得，闲坐思量最要身。

寄潮州继之

相府潮阳俱梦中，梦中何者是穷通？他时事过方应悟，不独荣空辱亦空。

雪暮，偶与梦得同致仕裴宾客、王尚书饮

黄昏惨惨雪霏霏，白首相欢醉不归。四个老人三百岁，裴年九十馀，王八十馀，予与梦得俱七十，合三百馀岁，可谓希有之会也。人间此会亦应稀。

雪朝乘兴，欲诣李司徒留守，先以五韵戏之

夜寒生酒思，晓雪引诗情。热饮一两盏，冷吟三五声。铺花怜地冻，销玉畏天晴。好拂乌巾出，宜披鹤氅行。梁园应有兴，无不召邹生？

赠思黯

前以《履道新小滩》诗寄思黯，
报章云：“请向归仁砌下看。”思黯归仁宅亦有小滩

为怜清浅爱潺湲，一日三回到水边。若道归仁滩更好，主人何故别三年？

听歌六绝句

听都子歌 词云：“试问嫦娥更要无？”

都子新歌有性灵，一声格转已堪听。更听唱到常娥字，犹有樊家旧典刑。

乐 世 一名《六么》

管急弦繁拍渐稠，《绿腰》宛转曲终头。诚知《乐世》声声乐，老病人听未免愁。

水 调 第五遍乃五言调，调韵最切

五言一遍最殷勤，调少情多似有因。不会当时翻曲意，此声肠断为何人？

想夫怜 王维右丞词云：“秦川一半夕阳开。”此句尤佳

玉管朱弦莫急催，容听歌送十分杯。长爱《夫怜》第二句，请君重唱夕阳开。

何满子 开元中，沧州有歌者何满子，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
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

离别难词

绿杨陌上送行人，马去车回一望尘。不觉别时红泪尽，归来无可可沾巾。

闲 乐

坐安卧稳與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更无忙苦吟
闲乐，恐是人间自在天。

卷六十九

半格诗

律诗附 九十五首

立秋夕，凉风忽至，炎暑稍消， 即事咏怀，寄汴州节度使李二十尚书

袅袅檐树动，好风西南来。红缸霏微灭，碧幌飘盘开。披襟有馀凉，拂簟无纤埃。但喜烦暑退，不惜光阴催。河秋稍清浅，月午方徘徊。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美人在浚都，旌旗绕楼台。虽非沧溟阻，难见如蓬莱。蝉迎节又换，雁送书未回。君位日宠重，我年日摧颓。无因风月下，一举平生杯。

开成二年夏，闻新蝉，赠梦得 十年来常与 梦得索居，同在洛下，每闻蝉多有寄答，今喜以此篇唱之

十载与君别，常感新蝉鸣。今年共君听，同在洛阳城。噪处知林静，闻时觉景清。凉风忽袅袅，秋思先秋生。残槿花边立，老槐阴下行。虽无索居恨，还动长年情。且喜未聋耳，年年闻此声。

题牛相公归仁里宅新成小滩

平生见流水，见此转留连。况此朱门内，君家新引泉。伊流决一带，洛石砌千拳。与君三伏月，满耳作潺湲。深处碧磷磷，浅处清溅溅。碛岸束呜咽，沙汀散沦涟。翻浪雪不尽，澄波空共鲜。两崖滟潏口，一泊潇湘天。曾作天南客，漂流六七年。何山不倚杖？何水不停船？巴峡声心里，松江色眼前。今朝小滩上，能不思悠然！

春日闲居 三首

陶（士）〔云〕爱吾庐，吾亦爱吾屋。屋中有琴书，聊以慰幽独。是时三月半，花落庭芜绿。舍上晨鸠鸣，窗间春睡足。睡足起闲坐，景晏方栉沐。今日非十斋，庖童馈鱼肉。饥来恣餐歠，冷热随所欲。饱竟快搔爬，筋骸无检束。岂徒畅支体，兼欲遗耳目。便可傲松乔，何假杯中禄。

又

广池春水平，群鱼恣游泳。新林绿阴成，众鸟欣相鸣。时我亦萧洒，适无累与病。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缅思山梁雉，时哉感孔圣。圣人不得所，慨然叹时命。我今对鳞羽，取乐成谣咏。得所仍得时，吾生一何幸！

又

劳者不觉歌，歌其劳苦事；逸者不觉歌，歌其逸乐意。问我逸如何？闲居多兴味。问我乐如何？闲官少忧累。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又问年几何？七十行欠二。所得皆过望，省躬良可愧。马闲无羁绊，鹤老有绿位，设自为化工，优饶只如是。安得不歌咏？默默受天赐。

小阁闲坐

阁前竹萧萧，阁下水潺潺。拂簟卷帘坐，清风生其间。静闻新蝉鸣，远见飞鸟还。但有巾挂壁，而无客叩关。二疏返故里，四老归旧山。吾亦适所愿，求闲而得闲。

游平泉，宴浥涧，宿香山石楼，赠座客

逸少集兰亭，季伦宴金谷。金谷太繁华，兰亭阙丝竹。何如今日会？浥涧平泉曲。杯酒与管弦，贫中随分足。紫鲜林笋嫩，红润园桃熟。采摘助盘筵，芳滋盈口腹。闲吟暮云碧，醉藉春草绿。舞妙艳流风，歌清叩寒玉。古诗惜昼短，劝我令秉烛。是夜勿言归，相携石楼宿。

池上幽境

袅袅过水桥，微微入林路。幽境深谁知，老身闲独去。行行何所忧？遇物自成趣。平滑青盘石，低密绿阴树。石上一素琴，树下双草屨。此是荣先生，坐禅三乐处。

夏日闲放

时暑不出门，亦无宾客至。静室深下帘，小庭新扫地。褰裳复岸帻，闲傲得自恣。朝景枕簟清，乘凉一觉睡。午餐何所有？鱼肉一两味。夏服亦无多，蕉纱三五事。资身既给足，长音丈物徒烦费。若比簞瓢人，吾今太富贵。

和思黯居守《独（吟）〔饮〕
偶醉》见示六韵。时梦得和篇先成，
颇为丽绝，因添两韵，继而美之

宫漏滴渐阑，城乌啼复歇。此时若不醉。争奈千门月：主人中夜起，妓烛前罗列。歌袂默收声，舞鬟低赴节。弦吟玉柱品，酒透金杯热。朱颜忽已酡，清奏犹未阕。妍词黯先唱，逸韵刘继发。铿然双雅音，金石相磨戛。

和梦得《洛中早春》见赠七韵

众皆赏春色，君独怜春意。春意竟如何？老夫知此味。烛馀减夜漏，衾暖添朝睡。恬和台上风，虚润池边地。开迟花养艳，语懒莺含思。似讶隔年斋，如劝迎春醉。何日同宴游？心期二月二。此日出斋，故云。

樱桃花下有感而作

蔼蔼美周宅，樱繁春日斜。一为洛下客，十见池上花。烂熳岂无意？为君占年华。风光饶此树，歌舞胜诸家。失尽白头伴，长成红粉娃。停杯两相顾，堪喜且堪嗟！白头伴、红粉娃皆有所属。

洗 竹

布裘寒拥颈，毡履温承足。独立冰池前，久看洗霜竹。先除老且病，次去纤而曲。剪弃犹可怜，琅玕（卜）〔十〕馀束。青青复籊籊，颇异凡草木。依然若有情，回头语僮仆：小者截鱼竿，大者编茅屋。勿作彗与箕，而令粪土辱。

新 沐 浴

形适外无恙，心恬内无忧。夜来新沐浴，肌发舒且柔。宽裁夹乌帽，厚絮长白裘。裘温裹我足，帽暖覆我头。先进酒一盂，次举粥一瓯。半酣半饱时，四体春悠悠。是月岁阴暮，惨冽天地愁。白日冷无光，黄河冻不流。何处征戍行？何人羁旅游？穷途绝粮客，寒狱无灯囚。劳生彼何苦？遂性我何优？抚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

三年除夜

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嗤嗤童稚戏，迢迢岁夜长。堂上书帙前，长幼合成行。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觞。七十期渐近，万缘心已忘。不唯少欢乐，兼亦无悲伤。素屏画居士，青衣侍孟光。夫妻老相对，各坐一绳床。顾虎头画《维摩居士图》白衣素屏也。

自题小园

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馀载。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素垣夹朱门，蔼蔼遥相对。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羨大池台。

病中宴坐

有酒病不饮，有诗慵不吟。头眩罢垂钓，手癯休援琴。竟日悄无事，所居闲且深。外安支离体，中养希夷心。窗户纳秋景，竹木澄夕阴。宴坐小池畔，清风时动襟。

戒 药

促促急景中，蠢蠢微尘里。生涯有分限，爱恋无终已。早夭羨中年，中年羨暮齿。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 间，亦恐无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始身存，吾闻诸老氏。

赠 梦 得

前日君家饮，昨日王家宴。今日过我庐，三日三会面。当歌聊自放，对酒交相劝。为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

逸老 庄子云：“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也。”

白日下骎骎，青天高浩浩。人生在其中，适时即为好。劳我以少壮，息我以衰老。顺之多吉寿，违之或凶夭。我初五十八，息老虽非早。一闲十三年，所得亦不少。况加禄仕后，衣食常温饱。又从风疾来，女嫁男婚了。胸中一无事，浩气凝襟抱。飘若云信风，乐于鱼在藻。桑榆坐已暮，钟漏行将晓。皤然七十翁，亦足称寿考。筋骸本非实，一束芭蕉草。眷属偶相依，一夕同栖鸟。去何有顾恋？住亦无忧恼。生死尚复然，其馀安足道？是故临老心，冥然合玄造。

遇物感兴，因示子弟

圣择狂夫言，俗信老人语。我有老狂词，听之吾语汝。吾观器用中，剑锐锋多伤。吾观形骸内，劲骨齿先亡。寄言处世者，不可苦刚强。龟性愚且善，鸠心钝无恶。人贱拾支床，鹖欺擒暖脚。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彼固罹祸难，此未免忧患。于何保终吉？强弱刚柔间。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不唯鞭其后，亦要辔其先。

首夏南池独酌

春尽杂英歇，夏初芳草深。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绿 散还合，蘋鲤跳复沉。新叶有佳色，残莺犹好音。依然谢家物，池酌对风琴。惭无康乐作，秉笔思沉吟。境胜才思劣，诗成不称心。

官俸初罢，亲故见忧，以诗谕之

七年为少傅，品高俸不薄。乘轩已多惭，况是一病鹤。又及悬车岁，筋力转衰弱。岂以贫是忧？尚为名所缚。今春始病免，纓组初摆落。蝸甲有何如？云心无所著。圖中残旧谷，可备岁饥恶；园中多新蔬，未至食藜藿。不求安师卜，不问陈生药。但对丘中琴，时闻池上酌。信风舟不系，掉尾鱼方乐。亲友不我知，而忧我寂寞。安与陈皆洛中艺术精者。

闲居偶吟，招郑庶子、皇甫郎中

自哂此迂叟，少迂老更迂。家计一不问，园林聊自娱。竹间琴一张，池上酒一壶。更无俗物到，但与秋光俱。古石苍错落，新泉碧萦纡。焉用车马客，即此是吾徒。犹是所思人，各在城一隅。杳然爱不见，搔首方踟蹰。玄晏风韵远，子真云貌孤。诚知厌朝市，何必忆江湖？能来小涧上，一听潺湲无？

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趣，以诗记之

嵌巉嵩石峭，皎洁伊流清。立为远峰势，激作寒玉声。夹岸罗密树，面滩开小亭。忽疑严子濑，流入洛阳城。是时群动息，风静微月明。高枕夜悄悄，满耳秋泠泠。终日临大道，何人知此情？此情苟自惬，亦不要人听。

闲题家池，寄王屋张道士

有石白磷磷，有水清潺潺。有叟头似雪，婆娑乎其间。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濩落，要路多险艰。不如家池上，乐逸无忧患。有食适吾口，有酒酡吾颜。恍惚游醉乡，希夷造玄关。《五千言》下悟，十二年来闲。富者我不顾，贵者我不攀。唯有天坛子，时来一往还。

李、卢二中丞各创山居，
俱夸胜绝，然去城稍远，来往颇劳。
弊居新泉，实在宇下，偶题十五韵，聊戏二君

龙门苍石壁，李所有也。浥涧碧潭水。卢所有也。各在一山隅，迢迢几十里。清镜碧屏风，惜哉信为美。爱而不得见，亦与无相似。闻君每来去，矻矻事行李。脂辖复裹粮，心力颇劳止。未如吾舍下，石与泉甚迩。凿凿复溅溅，昼夜流不已。洛石千万拳，衬波铺锦绮。海珉一两片，激濑含宫徵。绿宜春濯足，净可朝漱齿。绕砌紫鳞游，拂帘白鸟起。何言履道叟，便是沧浪子。君若趁归程，请君先到此。愿以潺湲声，洗君尘土耳。

北窗竹石

一片瑟瑟石，数竿青青竹。向我如有情，依然看不足。况临北檐下，复近西塘曲。筠风散馥清，苔雨含微绿。有妻亦衰老，无子方茆独。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

饮后戏示弟子

吾为尔先生，尔为吾弟子。孔门有遗训，复坐吾告尔。先生饌酒食，弟子服劳止。孝敬不在他，在兹而已矣。欲我少愁忧，欲我多欢喜。无如酝好酒，酒须多且旨。旨即宾可留，多即曷不耻。吾更有一言，尔宜听入耳：人老多忧贫，人病多忧死。我今虽老病，所忧不在此；忧在半酣时，樽空座客起。

闲坐看书，贻诸少年

雨砌长寒芜，风庭落秋果。窗间有闲叟，尽日看书坐。书中见往事，历历知福祸：多取终厚亡，疾驱必先堕。劝君少干名，名为锢身锁；劝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我心知已久，吾道无不可。所以雀罗门，不能寂寞我。

梦上山 时足疾未平

夜梦健上山，独携藜杖出。千岩与万壑，游览皆周毕。梦中足不病，健似少年日。既悟神返初，依然旧形质。始知形神内，形病神无疾。形神两是幻，梦寤俱非实。昼行虽蹇涩，夜步颇安逸。昼夜既平分，其间何得失？

对酒闲吟，赠同老者

人生七十稀，我年幸过之。远行将（路尽）〔尽路〕，春梦欲觉时。家事口不问，世名心不思。老既不足叹，病亦不能治。扶侍仰婢仆，将养信妻儿。饥饱进退食，寒暄加减衣。

声妓放郑卫，裘马脱轻肥。百事尽除去，尚馀酒与诗。兴来吟一篇，吟罢酒一卮。不独适情性，兼用扶衰羸。云液洒六腑，阳和生四肢。于中我自乐，此外吾不知。寄问同老者，舍此将安归？莫学蓬心叟，胸心残是非。

晚起闲行

蟠然一老子，拥裘仍隐几；坐稳夜忘眠，卧安朝不起。起来无可作，闭目时叩齿。静对铜炉香，暖漱银瓶水。午斋何俭洁，饼与蔬而已。西寺讲《楞伽》，闲行一随喜。

香山居士写真诗 并序

元和五年，予为左拾遗、翰林学士，奉诏写真于集贤殿御书院，时年三十七。会昌二年，罢太子少傅，为白衣居士，又写真于香山寺藏经堂，时年七十一。前后相望，殆将三纪。观今照昔，慨然自叹者久之。形容非一，世事几变，因题六十字，以写所怀。

昔作少学士，图形入集贤；今为老居士，写貌寄香山。鹤毳变玄发，鸡肤换朱颜。前形与后貌，相去三十年。勿叹韶华子，俄成婆叟仙。请看东海水，亦变作桑田！

二年三月五日，斋毕开素， 当食偶吟，赠妻弘农郡君

睡足支体畅，晨起开中堂。初旭泛帘幕，微风拂衣裳。二婢扶盥栉，双童异簪床。庭东有茂树，其下多阴凉。前月事斋戒，昨日散道场。以我久蔬素，加筴仍异粮。鲂鳞白如雪，蒸炙加桂姜。稻饭红似花，调沃新酪浆。佐以醑醢味，间之椒薤芳。老怜口尚美，病喜鼻闻香。娇呆三四孙，索哺绕我傍。山妻未举案，馋叟已先尝。忆同牢盂初，家贫共糟糠。今食且如此，何必烹猪羊？况观姻族间，夫妻半存亡。偕老不易得，白头何足伤，食罢酒一杯，醉饱吟又狂。缅想梁高士，乐道喜文章。徒夸《五噫》作，不解赠孟光。

不出门

弥月不出门，永日无来宾。食饱更拂床，睡觉一嚬伸。轻簟白鸟羽，新簟青箭筠。方寸方丈室，空然两无尘。披衣腰不带，散发头不巾。袒跣北窗下，葛天之遗民。一日亦自足，况得以终身。不知天壤内，目我为何人？

感 旧 并序

故李侍郎杓直，长庆元年春薨。元相公微之，大和六年秋薨。崔〔侍郎〕〔常侍〕晦叔，大和七年夏薨。刘尚书梦得，会昌二年秋薨。四君子，予之执友也，二十年间，凋零共尽。唯予衰病，至今独存。因咏悲怀，题为《感旧》。

晦叔坟荒草已陈，梦得墓湿土犹新。微之捐馆将一纪，杓直归丘二十春。城中虽有故第宅，庭芜园废生荆榛。篋中亦有旧书札，纸穿字蠹成灰尘。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四人先去我在后，一枝蒲柳衰残身。岂无晚岁新相识？相识面亲心不亲。人生莫羨苦长命，命长感旧多悲辛！

送毛仙翁

江州司马时作

仙翁已得道，混迹寻岩泉。肌肤冰雪莹，衣服云霞鲜。绀发丝并致，韶容花共妍。方瞳点玄漆，高步凌飞烟。几见桑海变，莫知龟鹤年。所憩九清外，所游五岳巅。轩昊旧为侣，松乔难比肩。每嗟人世入，役役如狂颠。孰能脱羁鞅？尽遭名利牵。貌随岁律换，神逐光阴迁。惟余负忧谴，憔悴湓江壖。衰鬓忽霜白，愁肠如火煎。羁旅坐多感，徘徊私自怜。晴眺五老峰，玉洞多神仙。何当悯湮厄，授道安虚孱。我师惠然来，论道穷重玄。浩荡八溟阔，志泰心超然。形骸既无束，得丧亦都捐。岂识椿菌异？那知鹏鹳悬。丹华既相付，促景定当延。玄功曷可报？感极惟勤拳。霓旌不肯驻，又归武夷川。语罢倏然别，孤鹤升遥天。赋诗叙明德，永续《步虚篇》。

达哉乐天行

达哉达哉白乐天！分司东都十三年。七旬才满冠已挂，半禄未及车先悬。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二年忘却问家事，门庭多草厨少烟。庖童朝告盐米尽，侍婢暮诉衣裳穿。妻孥不悦甥侄闷，而我醉卧方陶然。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未归且住亦不恶，饥餐乐饮安稳眠。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

春池闲泛

已下律诗

绿塘新水平，红槛水舟轻。解缆随风去，开襟信意行。浅怜清演漾，深爱绿澄泓。白扑柳飞絮，红浮桃落英。古文科斗出，新叶剪刀生。树集莺朋友，云行雁弟兄。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花助银杯（器）〔气〕，松添玉轸声。鱼跳何事乐？鸥起复谁惊？莫唱《沧浪曲》，无尘可濯缨！

池上寓兴二绝

濠梁庄惠谩相争，未必人情知物情。獭捕鱼来鱼跃出，此非鱼乐是鱼惊。

水浅鱼稀白鹭饥，劳心瞪目待鱼时。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

宴后题府中水堂，赠卢尹中丞

昔予为尹日创造之

水斋岁久渐荒芜，自愧甘棠无一株。新酒客来方宴饮，旧堂主在重欢娱。莫言杨柳枝空老，府妓有歌《杨柳枝》曲者，因以名焉。直至樱桃树已枯。府西有樱桃厅，因树为名，今树亦枯也。从我到君十一尹，相看自置府来无？自予罢后，至中丞凡十一尹也。

和敏中《洛下即事》

时敏中为殿中分司

昨日池塘春草生，阿连新有好诗成。花园到外莺呼入，驄马游时客避行。水暖鱼多似南国，人稀尘少胜西京。洛中佳境应无限，若欲谙知问老兄。

送敏中新授户部员外郎西归

千里归程三伏天，官新身健马翩翩。行冲赤日加餐饭，上到青云稳著鞭。长庆老郎唯我在，客曹故事望君传。前鸿后雁行难续，相去迢迢二十年。长庆初予为主客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去今二十一年也。

南侍御以石相赠，助成水声，因以绝句谢之

泉石磷磷声似琴，闲眠静听洗尘心。莫轻两片青苔石，一夜潺湲直万金。

闲居自题，戏招宿客

水畔竹林边，闲居二十年。健常携酒出，病即掩门眠。解绶收朝珮，褰裳出野船。屏除身外物，摆落世间缘。报曙窗何早？知秋簟最先。微风深树里，斜日小楼前。渠口添新石，篱根写乱泉。欲招同宿客，谁解爱潺湲？西亭檐下，泉石有声。

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 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

引棹寻池岸，移樽就菊丛。何言济川后，相访钓船中。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

闰九月九日，独饮

黄花丛畔绿樽前，犹有些些旧管弦。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

览卢子蒙侍御旧诗，多与微之唱和。 感今伤昔，因赠子蒙，题于卷后

早闻元九咏君诗，恨与卢君相识迟。今日逢君开旧卷，卷中多道赠微之。相看掩泪情难说，别有伤心事岂知？闻道咸阳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

寒亭留客

今朝闲坐石亭中，炉火销残樽又空。冷落若为留客住？冰池霜竹雪髯翁。

新小滩

石浅沙平流水寒，水边斜插一渔竿。江南客见生乡思，道似严陵七里滩。

和李中丞《与李给事山居，雪夜同宿小酌》

宪府触邪峨豸角，琐闱驳正犯龙鳞。二人当官盛事，为时所称也。那知近地齐名客，忽作深山同宿人。一盏寒灯云外夜，数杯温酎雪中春。林泉莫作多时计，谏猎登封忆旧臣。

履道西门 二首

履道西门有弊居，池塘竹树绕吾庐。豪华肥壮虽无分，饱暖安闲即有馀。行灶朝香炊早饭，小园春暖掇新蔬。夷齐黄绮夸芝蕨，比我盘飧恐不如。

履道西门独掩扉，官休病退客来稀。亦知轩冕荣堪恋，其奈田园老合归！跛鳖难随骐驎足，伤禽莫趁凤凰飞。世间认得身人少，今我虽愚亦庶几。

偶吟

人生变改故无穷，昔是朝官今野翁。久寄形于朱紫内，渐抽身入蕙荷中。荷衣，蕙带皆楚词也。无情水任方圆器，不系舟随去住风。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

雪夜小饮，赠梦得

同为懒慢园林客，共对萧条雨雪天。小酌酒巡销永夜，大开口笑送残年。久将时背成遗老，多被人呼作散仙。呼作散仙应有以，曾看东海变桑田。

岁暮夜长，病中灯下，闻卢尹夜宴， 以诗戏之，且为来日张本也

荣闹兴多嫌昼短，衰闲睡〔久〕〔少〕觉明迟。当君秉烛衔杯夜，是我停灯服药时。枕上愁吟堪发病，府中欢笑胜寻医。明朝强出须谋乐，不泥车公更泥谁？

病中数会，张道士见讥，以此答之

亦知数出妨将息，不可端居守寂寥。病即药窗眠尽日，兴来酒席坐通宵。贤人易狎须勤饮，姹女难禁莫谩烧。张道士输白道士，一杯沆瀣便逍遥。

卯 饮

短屏风掩卧床头，乌帽青毡白瘳裘。卯饮一杯眠一觉，世间何事不悠悠？

寄题馀杭郡楼，兼呈裴使君

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头。绿觴春送客，红烛夜回舟。不敢言遗爱，空知念旧游。凭君吟此句，题向望涛楼。

杨六尚书留太湖石在洛下， 借置庭中，因对举杯，寄赠绝句

借君片石意何如？置向庭中慰索居。每就玉山倾一酌，兴来如对醉尚书。

喜入新年，自咏 时年七十一

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老过占他蓝尾酒，病馀收得到头身。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

滩 声

碧玉斑斑沙历历，清流决决响泠泠。自从造得滩声后，玉管朱弦可要听？

老题石泉

殷勤傍石绕泉行，不说何人知我情？惭恐耳聋兼眼暗，听泉看石不分明。

送王卿使君赴任苏州，因思花迎新使，感旧游，寄题郡中木兰西院一别

一别苏州十八载，时光人事随年改。不论竹马尽成人，亦恐桑田半为海。莺入故宫含意思，花迎新使生光彩。为报江山风月知，至今白使君犹在。

出斋日，喜皇甫十早访

三句斋满欲街杯，平旦敲门门未开。除却朗之携一榼，的应不是别人来。

会昌二年春，题池西小楼

花边春水水边楼，一坐经今四十秋。望月桥倾三遍换，采莲船破五回修。园林一半成乔木，邻里三分作白头。苏李冥蒙随烛灭，陈樊漂泊逐萍流。苏庶子弘、李中丞道枢及陈、樊二妓，十馀年皆楼中歌酒中伴，或歿或散，独予在焉。虽贫眼下无妨乐，纵病心中不与愁。自笑灵光岿然在，春来游得且须游。

酬南洛阳早春见赠

物华春意尚迟回，赖有东风昼夜催。寒缣柳腰收未得，暖熏花口噤初开。古诗云：“口噤不能开。”欲披云雾联襟去，先喜琼琤入袖来。久病长斋诗老退，争禁年少洛阳才？

对新家酝，玩自种花

香曲亲看造，芳丛手自栽。迎春报酒熟。垂老看花开。红蜡半含萼，绿油新酙醅。玲珑五六树，潋滟两三杯。恐有狂风起，愁无好客来。独酣还独语，待取月明回。

携酒往朗之庄居同饮

慵中又少经过处，别后都无劝酒人。不挈一壶相就醉，若为将老度残春？

以诗代书，酬慕巢尚书见寄

慕巢书中颇切归休结侣之意，故以此答

书意诗情不偶然，苦云梦想在林泉。愿为愚谷烟霞侣，思结空门香火缘。每愧尚书情眷眷，自怜居士病绵绵。不知待得心期否？老校于君六七年。

春 尽 日

芳景销残暑气生，感时思事坐含情。无人开口共谁语？有酒回头还自倾。醉对数丛红芍药，渴尝一碗绿昌明。蜀茶之名也。春归似遣莺留语，好住林园三两声。

招 山 僧

能入城中乞食否？莫辞尘土污袈裟。欲知住处东城下，绕竹泉声是白家。

夏日与闲禅师林下避暑

落景墙西尘土红，伴僧闲坐竹泉东。绿萝潭上不见日，白石滩边长有风。热恼渐知随念尽，清凉常愿与人同。每因毒暑悲亲故，多在炎方瘴海中！是岁潮韶等郡皆有亲友谪居。

题新涧亭，兼酬寄朝中亲故见赠

何处披襟风快哉？一亭临涧四门开。金章紫绶辞腰去，白石清泉就眼来。自得所宜还独乐，各行其志莫相咳。禽鱼出得池笼后，纵有人呼可更回？

病中看经，赠诸道侣

右眼昏花左足风，金篦石水用无功。金篦刮眼病，见《涅槃经》，磁石水治风，见《外台方》。不如回念三乘乐，便得浮生百疾空。无子同居草庵下，见《法华经》。有妻偕老道场中。何烦更请僧为侣，月〔正〕〔上〕新归伴病翁。时适谈氏女子自太原初归，维摩诘有女名月上也。

游丰乐、招提、佛光三寺

竹鞋葵扇白绡巾，林野为家云是身。山寺每游多寄宿，都城暂出即经旬。汉容黄绮为逋客，尧放巢由作外臣。昨日制书临郡县，不该愚谷醉乡人。

醉中得上都亲友书，以予停俸多时， 忧问贫乏。偶乘酒兴，咏而报之

头白醉昏昏，狂歌秋复春。一生耽酒客，五度弃官人。苏州、刑部侍郎、河南尹、同州刺史、太子少傅，皆以病免也。异世陶元亮，前生刘伯伦。卧将琴作枕，行以钺随身。岁要衣三对，年支谷一囤。园葵烹佐饭，林叶扫添薪。没齿甘蔬食，摇头谢缙绅。自能抛爵禄，终不恼交亲。但得杯中禄，从生甑上尘。烦君问生计，忧醒不忧贫。

池畔逐凉

风清泉冷竹修修，三伏炎天凉似秋。黄犬引迎骑马客，青衣扶下钓鱼舟。衰容自觉宜闲坐，蹇步谁能更远游？料得此身终老处，只应林下与滩头。

池鹤八绝句 池上有鹤，介然不群，

乌、鸢、鸡、鹅，次第嘲噪，诸禽似有所谓，鹤亦时复一鸣。
予非冶长，不通其意，因戏与赠答，以意斟酌之，聊亦自取笑耳

鸡 赠 鹤

一声警露君能薄，五德司晨我用多。不会悠悠时俗士，重君轻我意如何？

鹤 答 鸡

尔争伉俪泥中斗，吾整羽仪松上栖。不可遣他天下眼，却轻野鹤重家鸡。

乌 赠 鹤

与君白黑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我每夜啼君怨别，玉徽琴里忝同声。琴曲有《乌夜啼》、《别鹤怨》。

鹤 答 乌

吾爱栖云上华表，汝多攫肉下田中。吾音中羽汝声角，琴曲虽同调不同。《别鹤怨》在羽调，《乌夜啼》在角调。

鸢 赠 鹤

君夸名鹤我名鸢，君叫闻天我唳天。更有与君相似处，饥来一种啄腥膻。

鹤 答 鸢

无妨自是莫相非，清浊高低各有归。鸾鹤群中彩云里，几时会见喘鸢飞？

鹅 赠 鹤

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雪颈霜毛红网掌，请看何处不如君？

鹤 答 鹅

右军殁后欲何依？只合随鸡逐鸭飞。未必牺牲及吾辈，大都我瘦胜君肥。

谈氏小外孙玉童

外翁七十孙三岁，笑指琴书欲遣传。自念老夫今耄矣，因思稚子更茫然！中郎馀庆钟羊祜，子幼能文似马迁。才与不才争料得，东床空后且娇怜。谈氏初逝。

送后集往庐山东林寺，兼寄云皋上人

后集寄将何处去？故山迢遰在匡庐。旧僧独有云皋在，三二年来不得书。别后道情添几许？老来筋力又何如？来生缘会应非远，彼此年过七十馀。

客有说

客即李浙东也，所说不能具录其事。

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龛虚一室，多传此待乐天来。

答客说

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予晚年结弥勒上生业，故云。

哭刘尚书梦得 二首

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杯酒英雄君与操，曹公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文章微婉我知丘。仲尼云：“后世知丘者《春秋》。”又云：“《春秋》之旨微而婉也。”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

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齿亦枯。骎骎穷泉埋宝玉，窅窅落景挂桑榆。夜台暮齿期非远，但问前头相见无？

卷七十

碑记铭吟偈 九首

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 并序

王建候，候建庙，庙有器，器有铭。所以论撰先德，明著后代，或书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维开成某年某月某日，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汴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赵郡李公，斋沐祗栗，拜章上言，请立先庙，以奉常祀。于是得请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岁某月某日，经始于东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庙。外尽其物，内尽其志，三献百顺，神格礼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与仆射志行官业，书于丽牲之碑。

谨按家略：九代祖善权，后魏谯郡守。八代祖延观，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续，某郡太守。六代祖显达，隋（颖）〔颖〕州刺史。五代祖迁，皇朝某某二州别驾，赠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散骑常侍，赠邓州刺史。曾祖府君讳敬玄，总章、仪凤间，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令、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赵国公，谥曰文宪。才智职业，载在国史，今祭于第一室；以妣蒯国夫人范阳卢氏配焉。王父府君讳守一，属世难家故，不求闻达，避荣乐道，与时浮沉，终成都府郫县令，祭于第二室；以妣荥阳夫人郑氏配焉。先考府君讳晤，历金坛、乌程、晋陵三县令。府君为人，笃于家行，饰以史事，动有常度，居无情容。所莅之所有善政，辞满之日多遗爱。不登贵仕，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阳卢氏配焉。府君累赠至尚书右仆射，夫人累赠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后凡三追命，六告身，渥泽叠洽，自叶流根，从子贵也。郫县（泉）〔暨〕晋陵府君，咸善积于躬，道屈于位，储祉流庆，而仆射生焉。

仆射名绅，字公垂。六岁，丁晋陵府君忧，孺慕号踊，如成人礼。九岁，终制，孝养上谷太夫人，年虽幼，承顺无违；家虽贫，甘旨无阙。侍亲之疾，冠带不解者三载，馀可知也。执亲之丧，水浆不入口者五日，馀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晋陵府君前娶夫人裴氏，无子早卒。洎叔父兄妹之（嫔）〔殡〕，咸未归柩，各处一方。公在斩缞中，亲护九丧，匍匐万里，及期，丧事礼无阙违。至诚感神，有灵乌瑞芝之应。事动乡里，名闻公聊。言孝友者，以为表率。

宪宗嗣统三年，李锜盗据京口，公寓居无锡，会擢第东归，锜闻公名，署职引用。初询以谋画，结舌不对；次强以章檄，绝笔不书。诱之以厚利不从，迫之以淫刑不动，将戮辱者数四，就幽囚者七旬。诚贯神明，有死无二。言名节者，以为准程。朝廷嘉之，拜右拾遗。岁馀，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迁

中书舍人。承颜造膝，知无不言；献替启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户部侍郎。既而望属台衡，朝当晏驾，时移世变，遂出掾高要，佐浔阳，旋为滁、寿二州刺史。

大凡公之为政也，应用无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害为先，故有盗奔兽依之感。廉察浙右，以分忧为切；故有恤邻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为急，故有摘奸抉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知汴难理，乃授钺，俾镇绥之。初，宣武师人骄强狠悍，狃乱徼利，积习生常。公既下车，尽知情伪，刑赏信惠，合以为用。一年而下惩劝，二年而下服畏，三年而下耻格。肃然丕变，薰然大和。抚之五年，人俗归厚。至于捍大患，御大灾，却飞蝗，遏洪水，致岁于丰稔，免人于垫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为殍乎！其为鱼乎！殊绩尤课，不可具举。

天下征镇，淮海为大，非公作帅，不足以长东诸侯。制加银青光禄大夫、扬州长史、淮南诸道节度观察等使，馀如故。诏下之日，出次于外，军门不击柝，里巷无吠犬。从容五日，按节而东。百姓三军，挈壶浆，捧箒醪，遮道攀饯者，动以万辈。皆呜咽流涕，如婴儿之别慈母焉。噫！若非襦袴之惠及其幼，鸡豚之养及其老，又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则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于此乎？西人泣送，东人歌迎。梁楚千里，风变化移。膏雨景星，所至蒙福。

于时开成、会昌之际，上方致理，公未登庸，颀颀苍生，环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于世也，以忠贞奉于君，以义利惠乎人，以黻冕贵乎身，以宗庙显乎亲，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禄，辅一德，为有唐之宗臣者欤！君子谓李氏之庙也，休哉！公之祭也，顺哉！然曰：有孙如此，有子如此，可谓孝也。故其碑铭云：

祭祀从贵，爵士有秩。诸侯之庙，一官三室。皇皇西室，皇祖中书。孝孙追远，昭穆有初。显显中室，王父邠令。顺孙祗享，尽瘞尽敬。肃肃东室，先考晋陵。嗣子奉荐，孝思蒸蒸。嗣子其谁？仆射公垂。公垂翼翼，斋严谅直。为子为臣，有典有则。载膺休命，载践右职。以孝肥家，以忠肥国。乃授侯伯，纛钺旗戟。乃飨祖祢，牲牢黍稷。家声振耀，国典褒饰。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遗训，显扬先德。子孙承之，垂裕无极。

白瘠洲五亭记

湖州城东南二百步，抵雪溪，连汀洲，洲一名白，梁吴兴守柳恽于此赋诗云：“汀州采白”，因以为名也。前不知几十万年，后又数百载，有名无亭，鞠为荒泽。至大历十一年，颜鲁公真卿为刺史，始剪榛导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旋属灾潦荐至，沼堙台圯。后又数十载，委无隙地。至开成三年，弘农杨君为刺史，乃疏四渠，浚二池，树三园，构五亭，卉木荷竹，舟桥廊室，泊游宴息宿之具，靡不备焉。

观其架大溪、跨上汀者，谓之白亭。介二园，阅百卉者，谓之集芳亭。面广池，目列岫者，谓之山光亭。玩晨曦者，谓之朝霞亭。狎清涟者，谓之碧波亭。五亭间开，万象迭入，向背俯仰，胜无遁形。每至汀风春，溪月秋，花繁鸟啼之旦，莲开水香之夕，宾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动，觞咏半酣，飘然恍然，游者相顾，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间也？又不知蓬瀛崑阆，复何如哉？

时予守官在洛，杨君缄书贻图，请予为记。予按图握笔，心存目想，颀缕梗概，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境心相遇，固有时耶？盖

是境也，实柳守濫觴之，颜公椎轮之，杨君绘素之，三贤始终，能事毕矣。

杨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弊兴利，若改茶法，变税书之类是也。利兴，故府有羡财；政成，故居多暇日。〔由〕是以余力济高情，成胜概，三者旋相为用，岂偶然哉？昔谢、柳为郡，乐山水，多高情，不闻善政。龚、黄为郡，忧黎庶，有善政，不闻胜概。兼而有者，其吾友杨君乎？君名汉公，字用。恐年祀久远，来者不知，故名而字之。时开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记。

画西方帧记

开成五年三月十五日

我本师释迦如来说，言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号极乐，以无八苦四恶道故也。其国号净土，以无三毒五浊业故也。其佛号阿弥陀，以寿无量、愿无量，功德相好、光明无量故也。谛观此娑婆世界，微尘众生，无贤愚，无贵贱，无幼艾，有起心归佛者，举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恼者，开口发声，必先念阿弥陀佛。又范金合土，刻石织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戏者，莫不率以阿弥陀佛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观，是彼如来有大誓愿于此众生，此众生有大因缘于彼国土明矣。不然者，东南北方、过去见在未来佛多矣，何独如是哉？何独如是哉？

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国、冯翊县开国侯、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当衰暮之岁，中风痺之疾，乃舍俸钱三万，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弥陀》、《无量寿》二经，画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广丈有三尺，弥陀尊佛坐中央，观音、势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属围绕，楼台妓乐，水树花鸟，七宝严饰，五彩彰施，烂烂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于佛前，起慈悲心，发弘誓愿：愿此功德回施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愿皆离苦得乐，断恶修善，不越南部，便睹西方。白毫大光，应念来感；青莲上品，随愿往生。从见在身，尽未来际，常得亲近而供养也。欲重宣此愿而偈赞云：

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愿如老身病苦者，同生无量寿佛所。

画弥勒上生帧记

南瞻部洲大唐国东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乐天，年老病风，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恶趣众生，愿同我身离苦得乐。由是命绘事，按经文，仰兜弥天宫，想弥勒内众，以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养之。一礼一赞所生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愿焉。本愿云何？先是，乐天归三宝，持十斋，受八戒者有年岁矣。常日日焚香佛前，稽首发愿，愿当（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生生劫劫与慈氏俱。永离生死流，终成无上道。今因老病，重此证明，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愿也。兹氏在上，宝闻斯言。言讫作礼，自为此记。时开成五年三月日记。

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

先是，乐天发愿修香山寺，既就，事具前记。迨今七八年。寺有佛像，有僧徒，而无经典。寂寥精舍，不闻法音，三宝阙一，我愿未满足。乃于诸寺藏外杂散经中，得遗编坠轴者

数百卷帙。以《开元经录》按而校之，于是绝者续之，亡者补之，稽诸藏目，名数乃足。合是新旧大小乘经律论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护焉。

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间，土木将坏，乃增修改饰为经藏堂。堂东西间辟四窗，置六藏，藏二门，后闭有时，出纳有籍。堂中间置高广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后设西方极乐世界图一，菩萨影二。环座悬大幡二十有四，榻席巾几泊供养之器咸具焉。合为道场，简俭严净。开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场成。以香火衅之，以饮食乐之，以管磬歌舞供养之，与闲、振、源、济、钊、操、洲、畅八长老及比丘众百二十人围绕赞叹之。又别募清净七人，日日供斋粥，给香烛，十二部经次第诵读。俾夫经梵之音，昼夜相续，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满愿哉！尔时道场主佛弟子香山居士乐天，欲使浮图之徒，游者归衣，居者护持，故刻石以记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

《白氏洛中集》者，乐天在洛所著书也。大和三年春，乐天始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及兹十有二年矣。其间赋格律诗凡八百首，合为十卷，今纳于龙门香山寺经藏堂。夫以狂简斐然之文，而归依支提法宝藏者，于意云何？我有本愿：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十方三世诸佛应知。噫！经堂未灭、记石未泯之间，乘此愿力，安知我他生不复游是寺，复睹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师记灵山于前会，羊叔子识金环于后身者欤？於戏！垂老之年，绝笔于此，有知我者，亦无隐焉。大唐开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冯翊县开国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白居易乐天记。

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 并序

大师号神照，姓张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于智凝法师，受具戒于惠萼律师，学心法于惟忠禅师。忠一名南印，即第六祖之法曾孙也。大师祖达摩，宗神会而父事印。其教之大旨，以如然不动为体，以妙然不空为用，示真寂而不断灭，破计著而不坏假名。师既得之，揭以行化。出蜀入洛，与洛人有缘，月开六坛，仅三十载，随根说法，言下多悟。由是裂疑网，拔惑箭，渐离我人相者，日日有焉。起正信，见本觉，顿发菩提心者，时时有焉。其馀退恶进善，随分而增上者，不可胜纪。夫如是，可不谓烦恼病中，师为医王乎？生死海中，师为船师乎？

呜呼！病未尽而医去，海方涉而船失。粤以开成三年冬十二月，示灭于奉国寺禅院。以是月迁葬于龙门山，报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传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门清闲，紃门徒，合财施，与服勤弟子志行等，营度襄事，卜兆于宝应寺荷泽祖师塔东若干步，窆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诸升堂入室、得心要口诀者，有宗实在襄，复俨在洛，道益在镇，知远在徐，〔日〕建在晋，道光在润，道威在潞，云真在慈，云表在汴，归忍在越，会幽、齐经在蔡，智全、景玄、绍明在秦：各于一方，分作佛事。咸鼓钟鸣吼，龙象蹴蹋，斯皆吾师之教力也，不其盛欤！众以余忝闻法门人，结菩提之缘甚熟，请于塔石序而铭曰：

伊之北西，洛之南东。法祖法孙，归全于中。旧塔会公，新塔照公。亦如世礼，祔于本宗。

不能忘情吟 并序

乐天既老，又病风，乃录家事，会经费，去长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馀，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籍在经费中，将放之。马有骆者，馱壮骏稳，乘之亦有年。籍在长物中，将鬻之。圉人牵马出门，马驤首回顾一鸣，声音间似知去而旋恋者。素闻马嘶，惨然立且拜，婉变有辞。辞毕涕下。予闻素言，亦愍默不能对。且命回勒反袂，饮素酒。自饮一杯，快吟数十声。声成文，文无定句，句随吟之短长也。凡二百三十（五）〔四〕言。噫！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柅。因自哂，题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掩翠黛兮顿金羁。马不能言兮长鸣而却顾，杨柳枝再拜长跪而致辞。辞曰：“主乘此骆五年，凡千有八百日。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尠隤。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予俯而叹，仰而咳，且曰：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反厩，素反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亦何必一日之内，弃骅兮而别虞兮。乃目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六 赞 偈 并序

乐天常有愿，愿以今生世俗文笔之因，翻为来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与来世相去甚迹，故作六偈，跪唱于佛法僧前，欲以起因发缘，为来世张本也。

赞 佛 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尽知，无如佛者。堂堂巍巍，为天人师。故我礼足，赞叹归依。

赞 法 偈

过见当来，千万亿佛。皆因法成，法从经出。是大法轮，是大宝藏。故我合掌，至心回向。

赞 僧 偈

缘觉声闻，诸大沙门。漏尽果满，众中之尊。假和合力，求无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宝。

众 生 偈

毛道凡夫，火宅众生。胎卵湿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种，佛果终成。我不轻汝，汝无自轻。

忏 悔 偈

无始劫来，所造诸罪。若轻若重，无小无大。我求其相，中间内外。了不可得，是名忏悔。

发 愿 偈

烦恼愿去，涅槃愿住。十地愿登，四生愿度。佛出世时，愿我得亲。最先劝请，请转法轮。佛灭度时，愿我得值。最后供养，受菩提记。

卷七十一

律诗 五言 七言 五十六首

昨日复今晨

昨日复今晨，悠悠七十春。所经多故处，却想似前身。散秩优游老，闲居净洁贫。螺杯中有物，鹤氅上无尘。解珮收朝带，抽簪换野巾。风仪与名号，别是一生人。

病 疮

门有医来往，庭无客送迎。病销谈笑兴，老足叹嗟声。鹤伴临池立，人扶下砌行。脚疮春断酒，那得有心情！

游赵村杏花

游村红杏每年开，十五年来看几回？七十三人难再到，今春来是别花来！

刑部尚书致仕

十五年来洛下居，道缘俗累两何如？迷路心回因向佛，宦途事了是悬车。全家遁世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馀。唯是名衔人不会，毗耶长者白尚书。

初致仕后，戏酬留守牛相公，并呈分司诸寮友

南北东西无所羁，挂冠自在胜分司。探花尝酒多先到，拜表行香尽不知。炮笋烹鱼饱饭后，拥袍枕臂醉眠时。报君一语君应笑，兼亦无心羨保厘。

问诸亲友

七十人难到，过三更较稀。占花租野寺，嗜酒典朝衣。趁醉春多出，贪欢夜未归。不知亲故口，道我是耶非？

戏问牛司徒

斗薮尘纓（将）〔捋〕白须，半酣扶起问司徒：不知诏下悬车后，醉舞狂歌有例无？

不与老为期

不与老为期，因何两鬓丝？才应免夭促，便已及衰羸。昨夜梦何在？明朝身不知。百忧非我所，三乐是吾师。闭目常闲坐，低头每静思。存神机虑息，养气语言迟。行亦携诗篋，眠多枕酒后。自惭无一事，少有不安时。

开龙门八节石滩诗 二首 并序

东都龙门潭之南，有八节滩、九峭石，船筏过此，例反破伤。舟人楫师，推挽束缚，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予尝有愿，力及则救之。会昌四年，有悲智僧道遇，适同发心，经营开凿，贫者出力，仁者施财。於戏！从古有碍之险，未来无穷之苦，忽乎一旦尽除去之。兹吾所用适愿快心，拔苦施乐者耳，岂独以功德福报为意哉？因作二诗，刻题石上。以其地属寺，事因僧，故多引僧言见志。

铁凿金锤殷若雷，八滩九石剑棱摧。竹篙桂楫飞如箭，百筏千艘鱼贯来。振锡导师凭众力，挥金退傅施家财。他时相逐西方去，莫虑尘沙路不开。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八寒地狱，见《佛名》及《涅槃经》，故以八节滩为比。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闲 坐

婆娑放鸡犬，嬉戏任儿童。独坐槐阴下，开襟向晚风。沍麻池水里，晒枣日阳中。人物何相称？居然田舍翁。

酬寄牛相公《同宿话旧劝酒》见赠

每来政事堂中宿，共忆华阳观里时。日暮独归愁米尽，泥深同出借驴骑。交游今日唯残我，富贵当年更有谁？彼此相看头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辞？

道场独坐

整顿衣巾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朝谒久停收剑珮，宴游渐罢废壶觞。世间无用残年处，只合逍遥坐道场。

偶作寄朗之

历想为官日，不如刺史时。欢娱接宾客，饱暖及妻儿。自到东都后，安闲更得宜。分司胜刺史，致仕胜分司。何况园林下，欣然得朗之。仰名同旧识，为乐即新知。有雪先相访，无花不作期。斗醪干酿酒，夸妙细吟诗。里巷千来往，都门五别离。歧分两回首，书到一开眉。叶落槐亭院，冰生竹阁池。雀罗谁问讯？鹤氅罢追随。身与心俱病，容将力共衰。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狂吟七言十四韵

亦知世是休明世，自想身非富贵身。但恐人间为长物，不如林下作遗民。游依二室成三友，住近双林当四邻。性海澄潭平少浪，心田洒扫净无尘。香山闲宿一千夜，梓泽连游十六春。是客相逢皆故旧，无僧每见不殷勤。药停有喜闲销疾，金尽无忧醉忘贫。补绽衣裳愧妻女，支持酒肉赖交亲。俸随日计钱盈贯，禄逐年支粟满囷。尚书致仕请半俸，百斛亦五十千，岁给禄粟二千，可为。洛堰鱼鲜供取足，游村果熟馈〔争〕新。诗章人与传千首，寿命天教过七旬。点检一生微幸事，东都除我更无人。

喜裴涛使君携诗见访，醉中戏赠

忽闻扣户醉吟声，不觉停杯倒屣迎。共放诗狂同酒癖，与君别是一亲情。

得潮州杨相公继之书并诗，以此寄之

诗情书意两殷勤，来自天南瘴海滨。初睹银钩还启齿，细吟琼什欲沾巾。凤池隔绝三千里，蜗舍沉冥十五春。唯有新昌故园月，至今分照两乡人。凤池，属杨相也。蜗舍，自谓也。

宿府池西亭

池上平桥桥下亭，夜深睡觉上桥行。白头老尹重来宿，十五年前旧月明。

闲 眠

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销。尽日一飧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

永丰坊西南角园中，有垂柳一株，柔条
极茂。白尚书曾赋诗，传入乐府，遍流京都。
近有诏旨，取两枝植于禁苑。乃知一顾增十倍之价，
非虚言也。因此偶成绝句，非敢继和前篇

白尚书篇云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如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

河南尹卢贞和

一树依依在永丰，两枝飞去杳无踪。玉皇曾采人间曲，应逐歌声入九重。

刑部尚书致仕白居易和

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

斋居春夕，感事遣怀

斋戒坐三旬，笙歌发四邻。月明停酒夜，眼暗看花人。赖学空为观，深知念是尘。犹思闲语笑，未忘旧交亲。久作龙门主，多为兔苑宾。水嬉歌尽日，雪宴烛通晨。事事皆过分，时时自问身。风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

每见吕、南二郎中新文，辄窃 有所叹惜，因成长句，以咏所怀

双金百炼少人知，纵我知君徒尔为。望梅阁老无妨渴，二贤词藻为贍丽，众多以予会忝制诰，此官故呼阁老。画饼尚书不救饥。喻无益自戏也。白日回头看又晚，青云举足蹶何迟？壮年可惜虚销掷，遣把闲杯吟咏诗。

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
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
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
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

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纓朱垂白须。手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诗吟两句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嵬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孙扶。天年高过二疏傅，人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更应无。《三仙山》、《五天竺图》，多老寿者。

前怀州司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卫尉卿致仕，冯翊吉皎，年八十六。前右龙武军

长史，荥阳郑据，年八十四。前慈州刺史，广平刘真，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阳卢真，年八十二。前永州刺史，清河张浑，年七十四。刑部尚书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岁。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于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罢赋诗。时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贞，以年末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

欢喜二偈（曰）

得老加年诚可喜，当春对酒亦宜欢。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

眼暗头旋耳重听平声，唯馀心口尚醒醒。今朝欢喜缘何事？礼彻《佛名》百部经。

闲居贫活

冠盖闲居少，簞瓢陋巷深。称家开户牖，量力置园林。俭薄身都惯，营为力不任。饥烹一斤肉，暖卧两重衾。樽有陶潜酒，囊无陆贾金。莫嫌贫活计，更富即劳心。

赠诸少年

少年莫笑我蹉跎，听我狂翁一曲歌。入手荣名取虽少，关心稳事得还多。老惭退马沾刍秣，谓致仕半禄也。高喜归鸿脱弋罗。官给俸钱天与寿，些些贫病奈吾何！

感 所 见

巧者焦劳智者愁，愚翁何喜复何忧。莫嫌山木无人用，大胜笼禽不自由。网外老鸡因断尾，盘中鲜鲙为吞钩。谁人会我心中事？冷笑时时一掉头。

寄黔州马常侍

闲看双节信为贵，乐饮一杯谁与同？可惜风情与心力，五年抛掷在黔中。

和李相公留守题漕上新桥六韵 同用黎字

选石铺新路，安桥压古堤。似从银汉下，落傍玉川西。影定阑干倒，标高华表齐。烟开虹半见，月冷鹤双栖。材映夔龙小，功嫌元凯低。从容济世后，余力及黔黎。

闲 居

风雨萧条秋少客，门庭冷静昼多关。金羁骆马近赍却，罗袖柳枝寻放还。书卷略寻聊取睡，酒杯浅把粗开颜。眼昏入夜休看月，脚重经春不上山。心静无妨喧处寂，机忘兼觉

梦中闲。是非爱恶销停尽，唯寄空身在世间。

新秋夜雨

蟋蟀暮啾啾，光阴不少留。松檐半夜雨，风幌满床秋。曙早灯犹在，凉初簟未收。新晴好天气，谁伴老人游？

春 眠

枕低被暖身安稳，日照房门帐未开。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睡中来。

喜老自嘲

面黑头雪白，自嫌还自怜。毛龟蓍下老，蝙蝠鼠中仙。名籍同逋客，衣装类古贤。裘轻披白氍，靴暖蹋乌毡。《周易》休开卦，陶琴不上弦。任从人弃掷，自与我周旋。铁马因疲退，铅刀以钝全。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时俗谓七十已上为开第八秩。

能 无 愧

十两新绵褐，披行暖似春。一团香絮枕，倚坐稳于人。婢仆遣他尝药草，儿孙与我拂衣巾。回看左右能无愧？养活枯残废退身。

河阳石尚书破回鹘，迎贵主，过上党，射鸢鹭。
绘画为图，猥蒙见示。称叹不足，以诗美之

塞北虏郊随手破，山东贼垒掉鞭收。乌孙公主归秦地，白马将军入潞州。剑拔青鳞蛇尾活，弦抨赤羽火星流。须知鸟目犹难漏，尚书将入潞府，偶逢水鸟鸢鹭，引弓射之，一发中目，三军踊跃，其事上闻，诏下美之，纵有天狼岂足忧？画角三声刁斗晓，清商一部管弦秋。他时麟阁图勋业，更合何人居上头？

自咏老身，示诸家属

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夫妻偕老日，甥侄聚居年。粥美尝新米，袍温换故绵。家居虽濩落，眷属幸团圆。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书听孙子读，汤看侍儿煎。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支分闲事了，把背向阳眠。

自问此心，呈诸老伴

朝问此心何所思？暮问此心何所为？不入公门慵敛手，不看人面免低眉。居士室间眠得所，少年场上饮非宜。闲谈亹亹留诸老，美酝徐徐进一卮。心未曾求过分事，身常少有不安时。此心除自谋身外，更问其馀尽不知。

六年立春日人日作

二日立春人七日，盘蔬饼饵逐时新。年方吉、郑犹为少，家比刘、韩未是贫。乡园节岁应堪重，亲故欢游莫厌频。试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见洛阳春？分司致仕官中，吉傅、郑咨议最老，韩庶子、刘员外尤贫、循、潮、封三郡迁客皆洛下旧游也。

斋居偶作

童子装炉火，行添一柱香。老翁持麈尾，坐拂半张床。卷幔看天色，移斋近日阳。甘鲜新饼果，稳暖旧衣裳。止足安生理，优闲乐性场。是非一以遣，动静百无妨。岂有物相累？兼无情可忘。不须忧老病，心是自医王。

咏身

自中风来三历闰，病风八年，凡三闰矣。从悬车后几逢春。周南留滞称遗老。见《太史公传》。汉上羸残号半人。见《刁凿齿传》。薄有文章传子弟，断无书札答交亲。余年自问将何用？恐是人间剩长身。

予与山南王仆射、淮南李仆射事历五朝，
逾三纪，海内年辈，今唯三人。荣路虽殊，
交情不替。聊题长句，寄举之、公垂二相公

故交海内只三人，二坐岩廊一卧云。老爱诗书还似我，荣兼将相不如君。百年胶漆初心在，万里烟霄中路分。阿阁鸾凰野田鹤，何人信道旧同群？

读《道德经》

玄元皇帝著遗文，乌角先生仰后尘。金玉满堂非己物，子孙委蜕是他人。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只有一身宜爱护，少教冰炭逼心神。

禽虫十二章 并序

庄列寓言，《风》、《骚》比兴，多假虫鸟以为筌蹄。故诗义始于《关雎》、《鹊巢》，道说先乎鲲、鹏、蜩、鸱之类是也。予闲居乘兴，偶作一十二章，颇类志怪放言。每章可致一哂，一哂之外，亦有以自警其衰耄封执之惑焉。顷如此作，多与故人微之、梦得共之。微之、梦得尝云：此乃九奏中新声，八珍中异味也。有旨哉！有旨哉！今则独吟，想二君在目，能无恨乎！

第 一

燕违戊己鹊避岁，兹事因何羽族知？疑有凤王颁鸟历，一时一日不参差。不知其然也。燕衔泥常避戊己日，鹊巢口常避太岁，验之皆信。

第 二

水中科斗长成蛙，林下桑虫老作蛾。蛙跳蛾舞仰头笑，焉用鹓鹏鳞羽多？齐物也。

第 三

江鱼群从称妻妾，塞雁联行号弟兄。但恐世间真眷属，亲疏亦是强为名。故名也。江，沱间有鱼，每游辄三，如腰随妻，一先二后，土人号为婢妾鱼。《礼》云：“雁兄弟行。”

第 四

蚕老茧成不庇身，蜂饥蜜熟属他人。须知年老忧家者，恐是二虫虚苦辛。自警也。

第 五

阿阁鸛鸾田舍乌，妍媸贵贱两悬殊。如何闭向深笼里，一种摧颓触四隅？有所感也。

第 六

兽中去刀枪多怒吼，鸟遭罗弋尽哀鸣。羔羊口在缘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有所悲也。

第 七

螭螟杀敌蚊巢上，蜜触交争蜗角中。应似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自照也。

第 八

螭蛸网上罥蜉蝣，反复相持死始休。何异浮生临老日，一弹指顷报恩仇。诚报也。

第 九

蚁王化饭为臣妾，羸母偷虫作子孙。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间何怨复何恩？

第 十

豆苗鹿嚼解乌毒，艾叶雀衔夺燕巢。鸟兽不曾看《本草》，谕知药性是谁教？尝猎者说云：

鹿若中箭发，即嚼豆叶食之，多消解。箭毒多用乌头，故云乌毒。又燕恶艾，雀欲夺其巢，先衔一艾致其巢，辄避去，因而有之。

第十一

一鼠得仙生羽翼，众鼠相看有羡色。岂知飞上未半空，已作乌鸢口中食！

第十二

鹅乳养雏遗在水，鱼心想子变成鳞。细微幽隐何穷事，知者唯应是圣人。鹅放乳水中，不能离，群雏从而食之皆饱，而去之。又如鱼想子，子成鱼，并皆是佛经中说。

白氏集后记

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益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刘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内，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会昌五年夏五月一日乐天重记。

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

陶谷述

《祭法》曰：“法施于人则祀之。”《洛书》曰：“王者之瑞则图之。”世称白傅文行，比造化之功，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秉笔之士，由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八焉，得不谓法施于人耶？王者之瑞耶？飨庙食，画云台可矣，矧山椒遗像乎？陟彼高冈，慷慨前事，松凋宰树，萧瑟古堦之上；伊注逝川，潺湲荒祠之下。岁月未积，栋宇将坏。考其由，中和初，黎民经之而弗勤；询其制，长兴末，秦王修之而弗至。人神玄感，属在兴运。

今居守左相太原武公，自许下之抚三川也，登鄂坂、望太室，且曰：“兹邑也，周公测景之地，土圭在焉，吾当正厥躬，临甸民，以报天子。”既下车，辟污莱以实仓廩，宽狱市以处豪猾。由是，十一之税均，三千之条省。暇日巡魏阙，过天街，又曰：“兹地也，成王定鼎之郊，王气犹属，吾当寻旧地，举坠典，以壮皇居。遂上章法象，纬以严端，门构鸿梁，而跨洛水。由是，知拱辰之位肃，朝天之路通。三载陟明，我无惭德。

广顺三祀，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予因芟除入洛，获谒拜上公。趋魏绛之庭，金石在列；入亚夫之户，桀戟生风。初戢我以升降，视之礼也；复接我以酒浆，观予志也。始三揖而进，终百拜而退。既予旋轸，相访政事。对曰：“河桥破虏之勋，有京观在；潯水御守之略，有金汤在。虽三尺童子，尽能知之，予无可述。”因以白公影堂为说。公曰：“我武臣也，惟干戈是执，昧俎豆之事，幸为序白氏政绩及修葺之义，俾后之闻者，足以勤为善而向今名，是吾志也，虽百金不吝，矧土木乎？”予曰：“彼白公服则儒士也，位则文人也，当官隶事，烈有丈夫志。只于批逆鳞，刺权幸，塞左道，履平坦。镇阳拒命也，指中人为

制将，救日月之蚀，则战士心悦。武相遇盗也，责京尹讨贼，犯雷霆之怒，则奸臣股栗。杭州救旱，因农隙而积湖水；龙门通险，出家财而凿八滩。著策数十篇，尽王佐之才；有文七十卷，导平生之志。向使得其位而且久，行其道而不疑，以宪宗之神武，可继文皇也；元和之刑政，自同太宗也。必当华夏宅心，上东封之书；蛮夷屈膝，纳藁街之贡。岂直擒吴定蜀，平一蔡州而已哉？”

言粗毕，公耸身长揖而言曰：“异乎昔之所闻。若此，则白公之才美，实辅相之英者，岂徒丈夫耶？子其行矣，予果得修之。”予归朝未再旬，邸吏捧公书相授，具报讫事。谷素乏口才，加之性懒，蟠桃拂汉，非尺璧可量，直以与公问答，疏之如右，别刊贞石，以俟能者。广顺癸丑七月十有二日记。

白氏文集后序

诗文之称于后世，不知其数千万家也。至称于当时，则几希矣，况称于外国乎？

夫文之粹也，无若昌黎，而当时有人必以为恶矣之言。二百年之后，欧阳永叔始得之壁角之弊筐，故不能无补缀考异之议。诗之圣也，无若少陵，而当时有“名岂文章著”之句。及唐之晚，退之、微之之辈，始推尊焉，亦不免有亡逸纰缪之论。韩、杜既殆乎泯没矣，犹复不韩、杜者乎？独白乐天何其幸哉！当时则礼吏部举选人皆以为准的，王公卿相无不读其文，孀妇倡妓无不咏其词。且《长庆集》五十卷，微之编焉而序焉。《后集》二十卷，自为序，附《长庆集》，又《续后》五卷，自为记附其后，是为全集。若夫其集之在庐山，在东都，在苏州，及洛诗《洛中集》、《因继集》、《刘白唱和集》等，虽尽在全集中，无一不自记自解焉。于是乎补缀考异、亡逸纰缪，又安在哉？遂至柏其柜，诗其上矣。夫自宝之如此，人奉之如此，宜哉，称于后世，称于外国也矣！在鸡林，则宰相以百金换一篇，所谓传于日本、新罗诸国。

呜呼！管右相者，国朝诗文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岂复右相之独然而已矣哉？昔者国纲之盛也，文章亦盛也，故世不乏人，学非不粹，大凡秉笔之士，皆以此为口实。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剩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呜呼！国纲之与文章俱废，而一变入于禅林。禅林嗜枯槁蔬笋之气，不识台阁正雅之味，以故斯集不行矣，而后禅林之文亦废矣。哀哉！

天之未丧斯文也，幸有我滕先生，道德文章，百世之伟人也。林提学嗣武而起，斯文勃兴矣。如拙亲炙也，闻先生之品藻古之人材也，至于乐天，则曰：虽有朱紫阳之所谓“口津津地”之谓，小家数之“白俗元轻”之异议，好其为人之酝藉，爱其集语意之平易真率矣。拙也虽有其奉佛之可疑，读其集则快活不可言也。复愿学者之周知焉，故命剞劂氏以广其传；又壮斯集之不苟也，自校讎焉，庶几乎无误欤？且记一时之怀，以贻后人。

戊午秋七月丁亥朔，那波道圖書于洛中远望台。

补遗一

诗词 七十二首

劝 酒

昨与美人对尊酒，朱颜如花腰似柳。今与美人倾一杯，秋风飒飒头上来。年光似水向东去，两鬓不禁白日催。东邻起楼高百尺，璇题照日光相射。珠翠无非二八人，盘筵何啻三千客。邻家儒者方下帷，夜诵古书朝忍饥。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东邻安可期。一朝逸翮乘风势，金榜高张登上第。春闱未了冬登科，九万抟风谁与继？不逾十稔居台衡，门前车马纷纵横。人人仰望在何处，造化笔头云雨生。东邻高楼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犹在。金玉车马一不存，朱门更有何人待？墙垣反锁长安春，楼台渐渐属西邻。松篁薄暮亦栖鸟，桃李无情还笑人。忆昔东邻宅初构，云甍彩栋皆非旧。玳瑁筵前翡翠栖，芙蓉池上鸳鸯斗。日往月来凡几秋，一衰一盛何悠悠。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五侯。

南阳小将张彦硖口镇税人场射虎歌

海内昔年狎太平，横目穰穰何峥嵘。天生天杀岂天怒，忍使朝朝喂猛虎？关东驿路多丘荒，行人最忌税人场。张彦雄特制残暴，见之叱起如叱羊。鸣弦霹雳越幽阻，往往依林犹旅拒。草际旋看委锦茵，腰间不更抽白羽。老饕已毙众雏恐，童稚揶揄皆自勇。忠良效顺势亦然，一剑猜狂敢轻动。有文有武方为国，不是英雄伏不得。试征张彦作将军，几个将军愿策勋？

阴 雨

润叶濡枝浹四方，浓云来去势何长！旷然寰宇清风满，救旱功高暑气凉。

喜 雨

西北油然云势浓，须臾霏沛雨飘空。顿疏万物焦枯意，定看秋郊稼穡丰。

过故洛城

故城门前春日斜，故城门里无人家。市朝欲认不知处，漠漠野田飞草花。

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

忆昔嬉游伴，多陪欢宴场。寓居同永乐，幽会共平康。师子寻前曲，声儿出内坊。花深恣奴宅，竹错得怜堂。庭晚开红药，门闲荫绿杨。经过悉同巷，居处尽连墙。时世高梳髻，风流澹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选胜移银烛，邀欢举玉觞。炉烟凝麝气，酒色注鹅黄。急管停还奏，繁弦慢更张。雪飞回舞袖，尘起绕歌梁。旧曲翻《调笑》，新声打《义扬》。名情推阿软，巧语许秋娘。风暖春将暮，星回夜未央。宴馀添粉黛，坐久换衣裳。结伴归深院，分头入洞房。彩帷开翡翠，罗荐拂鸳鸯。留宿争牵袖，贪眠各占床。绿窗笼水影，红壁背灯光。索镜收花钿，邀人解袷裆。暗娇妆靥笑，私语口脂香。怕听钟声坐，羞明映绶藏。眉残蛾翠浅，鬟解绿云长。聚散知无定，忧欢事不常。离筵开夕宴，别骑促晨装。去住青门外，留连浣水旁。车行遥寄语，马驻共相望。云雨分何处？山川共异方。野行初寂寞，店宿乍恹惶。别后嫌宵永，愁来厌岁芳。几看花结子，频见露为霜。岁月何超忽，音容坐渺茫。往还书断绝，来去梦游扬。自我辞秦地，逢君客楚乡。常嗟异岐路，忽喜共舟航。话旧堪垂泪，思乡数断肠。愁云接巫峡，泪竹近潇湘。月落红湖阔，天高节候凉。浦深烟渺渺，沙冷月苍苍。红叶江枫老，青芜驿路荒。野风吹蟋蟀，湖水浸菰蒋。帝路何由见？心期不可忘。旧游千里外，往事十年强。春昼提壶饮，秋林摘橘尝。强歌还自感，纵饮不成狂。永夜长相忆，逢君各共伤。殷勤万里意，并写赠萧郎。

赠薛涛

蛾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北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花犹隔武陵溪。

曲江独行招张十八

曲江新岁后，冰与水相和。南岸犹残雪，东风未有波。偶游身独自，相忆意如何？莫待春深去，花时鞍马多。

新居早春 二首

静巷无来客，深居不出门。铺沙盖苔面，扫雪拥松根。渐暖宜闲步，初晴爱小园。觅花都未有，唯觉树枝繁。

地润东风暖，闲行踏草芽。呼童遣移竹，留客伴尝茶。霁滴檐冰尽，尘浮隙日斜。新

居未曾到，邻里是谁家？

听 芦 管

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似临猿峡唱，疑在雁门吹。调为高多切，声缘小乍迟。粗豪嫌鹭策，细妙胜参差。云水巴南客，风沙陇上儿。屈原收泪夜，苏武断肠时。仰秣胡驹听，惊栖越鸟知。何言胡越异？闻此一同悲。

除夜言怀兼赠张常侍

三百六旬今夜尽，六十四年明日催。不用叹身随日老，亦须知寿逐年来。加添雪兴凭毡帐，消杀春愁付酒杯。唯恨诗成君去后，红笺纸卷为谁开？

送张常寺西归

二年花下为闲伴，一旦尊前弃老夫。西午桥街行帐望，南龙兴寺立踟蹰。洛城久住留情否？骑省重归称意无？出镇归朝但相访，此身应不离东都。

和河南郑尹新岁对雪

白雪吟诗铃阁开，故情新兴两徘徊。昔经勤苦照书卷，今助欢娱飘酒杯。楚客难酬郢中曲，吴公兼占洛阳才。铜街金谷春知否？又有诗人作尹来。

吹笙内人出家

雨露难忘君念重，电泡易灭妾身轻。金刀已剃头然发，玉管休吹肠断声，新戒珠从衣里得，初心莲向火中生。道场夜半香花冷，犹在灯前礼佛名。

醉中见微之旧卷有感

今朝何事一沾襟，检得君诗醉后吟。老泪交流风病眼，春筴摇动酒杯心。银钩尘覆年年暗，玉树泥埋日日深。闻道墓松高一丈，更无消息到如今。

寿安歇马重吟

春衫细薄马蹄轻，一日迟迟进一程。野枣花含新蜜气，山禽语带破匏声。垂鞭晚就槐阴歇，低唱闲冲柳絮行。忽忆家园须速去，樱桃欲熟笋应生。

池畔闲坐兼呈侍中

池畔最平处，树阴新合时。移床解衣带，坐任清风吹。举棹鸟先觉，垂纶鱼未知。前头何所有？一卷晋公诗。

初冬即事忆皇甫十

冷竹风成韵，荒街叶作堆。欲寻联句卷，先饮暖寒杯。帽为迎霜戴，炉因试火开。时时还有客，终不当君来。

小庭寒夜寄梦得

庭小同蜗舍，门闲称雀罗。火将灯共尽，风与雪相和。老睡随年减，衰情向夕多。不知同病者，争奈夜长何！

西还寿安路西歇马

槐阴歇鞍马，柳絮惹衣巾。日晚独归路，春深多思人。去家才百里，为客只三旬。已念纱窗下，应生宝瑟尘。

赠 郑 尹

府池东北旧亭台，久别长思醉一回。但请主人空扫地，自携杯酒管弦来。

别杨同州后却寄

潘驿桥南醉中别，下邳村北醒时归。春风怪我君知否？榆叶杨花扑面飞。

狐泉店前作

野狐泉上柳花飞，逐水东流便不归。花水悠悠两无意，因风吹落偶相依。

赠 卢 绩

余杭县里卢明府，虚白亭中白舍人。今日相逢头似雪，一杯相劝送残春。

与裴华州同过敷水戏赠

使君五马且踟蹰，马上能听绝句无？每过桑间试留意，何妨后代有罗敷。

闲 游

欲笑随情酒逐身，此身虽老未辜春。春来点检闲游数，犹自多于年少人。

招韬光禅师

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

翻 经 台

一会灵山犹未散，重翻贝叶有来由。是名精进才开眼，岩石无端亦点头。

和柳公权登齐云楼

楼外春晴百鸟鸣，楼中春酒美人倾。路傍花日添衣色，云里天风散珮声。向此高吟谁得意？偶来闲客独多情。佳时莫起兴亡恨，游乐今逢四海清。

毛 公 坛

毛公坛上片云闲，得道何年去不还？千载鹤翎归碧落，五湖空镇万重山。

灵 岩 寺

馆娃宫畔千年寺，水阔云多客到稀。闻说春来更惆怅，百花深处一僧归。

白 云 泉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寄韬光禅师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

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交印君相次，褰帷我在前。此乡俱老矣，东望共依然。予与刘、卢三人前后相次典苏州，今同分司，老于洛下。洛下麦秋月，江南梅雨天。齐云楼上事，已上十三年。

曲江

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楼台在花杪，鸥鹭下烟中。翠幄晴相接，芳州夜暂空。何人赏秋景，兴与此时同？

岁夜咏怀兼寄思黯

遍数故交亲，何人得六旬？与思黯、梦得数还沦没者，少过得六十。今年已入手，馀事岂关身？老自无多兴，春应不拣人。陶窗与弘阁，风景一时新。

寒食日过枣团店

寒食枣团店，春低杨柳枝。酒香留客住，莺语和人诗。困立攀花久，慵行上马迟。若为将此意，前字与僧期。

宿张云举院

不食胡麻饭，杯中自得仙。隔房招好客，可室致芳筵。美酝香醪嫩，时新异果鲜。夜深唯畏晓，坐稳不思眠。棋罢嫌无敌，诗成愧在前。明朝题壁上，谁得众人传。

惜花

可怜天艳正当时，刚被狂风一夜吹。今日流莺来旧处，百般言语泥空枝。

七夕

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

宿诚禅师山房题赠

不出孤峰上，人间四十秋。视身如传舍，阅世任东流。法为因缘立，心从次第修。中

宵问真偈，有住是吾忧。

新 池

数日自穿凿，引泉来近陂。寻渠通咽处，绕岸待清时。深好求鱼养，闲堪与鹤期。幽声听难尽，入夜睡常迟。

南 池

萧条微雨绝，荒岸抱清源。入舫山侵塞，分泉道接村。秋声依树色，月影在蒲根。淹泊方难遂，他宵关梦魂。

宿 池 上

泉来从绝壑，亭敞在中流。竹密无空岸，松长可绊舟。蟪蛄潭上夜，河汉岛前秋。异夕期新涨，携琴却此游。

寄题上强山精舍寺

惯游山水住南州，行尽天台及虎丘。惟有上强精舍寺，最堪游处未曾游。

句 二

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官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

九老图诗 并序

会昌五年三月，胡、吉、刘、郑、卢、张等六贤，于东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齿之会。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仍以一绝赠之。二老，谓洛中遗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归洛僧如满，年九十五岁。

雪作须眉云作衣，辽东华表暮双归。当时一鹤犹希有，何况今逢两令威！

城西别元九

城西三月三十日，别友辞家两恨多。帝里却归犹寂寞，通州独去又如何？

陈家紫藤花下赠周判官

藤花无次第，万朵一时开。不是周从事，何人唤我来？

游小洞庭

湖上山头别有湖，菱河香气占仙都。夜含星斗分乾象，晓映雷云作画图。风动绿天上浪，鸟栖寒照月中乌。若非神物多灵迹，争得长年冬不枯？

一字至七字诗 赋得“诗”

《唐诗纪事》：乐天分司东洛，朝贤悉会兴化池亭送别。酒酣，各请一字至七字诗，以题为韵。

诗。绮美，瑰奇。明月夜，落花时。能助欢笑，亦伤别离。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宴兴化池亭送白二十二东归联句

东洛言归去，西园告别来。白头青眼客，池上手中杯。度。离瑟殷勤奏，仙舟委曲回。征轮今欲动，宾阁为谁开？禹锡。坐弄琉璃水，行登绿褥苔。花低妆照影，萍散酒吹醅。居易。岸荫新抽竹，亭香欲变梅。随游多笑傲，遇胜且徘徊。籍。澄澈连天镜，潺湲出地雷。林塘难共赏，鞍马莫相催。度。信及鱼还乐，机忘鸟不猜。晚晴槐起露，新暑石添苔。禹锡。拟作云泥别，犹思顷刻陪。歌停珠贯断，饮罢玉峰颓。居易。虽有逍遥志，其如磊落才。会当重入用，此去肯悠哉？籍。

首夏犹清和联句

记得谢家诗，清和即此时。居易。馀花数种在，密叶几重垂。度。芳谢人人惜，阴成处处宜。禹锡。水萍争点缀，梁燕共追随。行式。乱蝶怜疏蕊，残莺恋好枝。籍。草香殊未歇，云势渐多奇。居易。单服初宁体，新篁已出篱。度。与春为别近，觉日转行迟。禹锡。绕树风光少，侵阶苔藓滋。行式。唯思奉欢乐，长得在西池。籍。

蔷薇花联句

似锦如霞色，连春接夏开。禹锡。波红分影入，风好带香来。度。得地依东阁，当阶奉上台。行式。浅深皆有态，次第暗相催。禹锡。满地愁英落，缘堤惜棹回。度。芳浓濡雨露，明丽隔尘埃。行式。似著胭脂染，如经巧妇裁。居易。奈花无别计，只有酒残杯。籍。

西池落泉联句

东阁听泉落，能令夜兴多。行式。散时犹带沫，淙处却跳波。度。偏洗磷磷石，还惊泛泛鹅。籍。色青尘不染，光白月相和。居易。喷雪萦松竹，攒珠溅芰荷。禹锡。对吟时合响，触树更摇柯。籍。照圃红分药，侵阶绿浸莎。居易。日斜车马散，馀韵逐鸣珂。禹锡。

杏园联句

杏园千亩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群上司空。老态忽忘丝鬓裹，衰颜宜解酒杯中。绛上白二十二。曲江日暮残红尽，翰苑年深旧事空。居易上主客。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禹锡。

花下醉中联句

共醉风光地，花飞落酒杯。绛送刘二十八。残春犹可赏，晚景莫相催。禹锡送白侍郎。酒幸年年有，花应岁岁开。居易送兵部相公。且当金韵擲，莫遣玉山颓。绛送庾阁长。高会弥堪惜，良时不易陪。承宣送主客。谁能拉花住？争换得春回？禹锡送史部。我辈寻常有，佳人早晚来。嗣复送兵部。寄言三相府，欲散且徘徊。居易。时户部相公同会。

喜遇刘二十八偶书两韵联句

病来佳兴少，老去旧游稀。笑语纵横作，杯觞络绎飞。度。清谈如冰玉，逸韵贯珠玑。高位当金铉，虚怀似布衣。禹锡。已荣狂取乐，仍任醉忘机。舍眷将何适？留欢便是归。居易。风仪常欲附，蚊力自知微。愿假尊罍末，膺门自此依。绅。

刘二十八自汝赴左冯，途经洛中相见联句

不归丹掖去，铜竹漫云云。唯喜因过我，须知未贺君。度。诗闻安石咏，香见令公熏。欲首函关路，来披缑岭云。居易。貂蝉公独步，鸳鹭我同群。插羽先飞酒，交锋便战文。绅。镇嵩知表德，定鼎为铭勋。顾鄙容商洛，征欢候汝坟。禹锡。频年多谗浪，此夕任喧纷。故态犹应在，行期未要闻。度。游藩荣已久，捧袂惜将分。讵厌杯行疾？唯愁日向曛。居易。穷阴初莽苍，离思渐氤氲。残雪午桥岸，斜阳伊水滨。绅。上谟尊右掖，全略静东军。万顷徒称量，沧溟讵有垠？禹锡。

予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 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 而梦得亦分司至止，欢惬可知，因为联句

成周文酒会，吾友胜邹枚。唯忆刘夫子，而今又到来。度。欲迎先倒屣，一座便倾杯。饮许伯伦石，诗推公干才。并以本事。居易。久曾聆郢唱，重喜上燕台。昼话墙阴转，宵欢斗柄回。禹锡。新声还共听，故态复相诘。遇物皆先赏，从花半未开。度。起时乌帽侧，散处玉山颓。墨客喧东阁，文星犯上台。居易。咏吟君称首，疏放我为魁。忆戴何劳访？时梦得分司而来。留髭不用猜。宴席上，老夫暂起，乐天密坐不动足。度。奉觞承曲蘖，落笔捧琼瑰。醉并无妨侧，词锋不可摧。此两韵美令公也。居易。水轩看翡翠，石径践莓苔。童子能骑竹，佳人解咏梅。陪游南宅之境。禹锡。洛中三可矣，邺下七悠哉！自向风光急，不须弦管催。度乐观鱼踊跃，闲爱鹤徘徊。烟柳青凝黛，波萍绿拨醅。居易。春榆初改火，律管又飞灰。红药多迟发，碧松宜乱栽。禹锡。马嘶驼陌上，鹄泛凤城隈。色色时堪惜，些些病莫推。度。洄流寻轧轧，馀刃转恢恢。从此知心伏，无因敢自媒。禹锡。室随亲客入，席许旧寮陪。逸兴嵇将阮，交情陈与雷。此二句属梦得也。居易。洪炉思哲匠，大厦要群材。他日登龙路，应知免曝腮。禹锡。

秋霖即事联句三十韵

萧索穷秋月，苍茫苦雨天。泄云生栋上，行潦入庭前。居易送上仆射。苔色侵三径，波声想五弦。井蛙争入户，辙鲋乱归泉。起送上中丞大监。高响愁晨坐，空阶警夜眠。鹤鸣犹未已，蚁穴亦频迁。禹易送上少傅侍郎。散漫疏还密，空蒙断复连。竹沾青玉润，荷滴白珠圆。居易。地湿灰蛾灭，池添水马怜。有苗沾霖，无月弄潺湲。起。篱菊潜开秀，园蔬已罢鲜。断行随雁翅，孤啸耸鸢肩。禹锡。桥柱粘黄菌，墙衣点绿钱。草荒行药路，沙泛钓鱼船。居易。长者车犹阻，高人榻且悬。此思刘君之来也。金乌何日见？玉爵几时传？起。近井桐先落，当檐石欲穿。趋风诚有恋，披雾邈无缘。禹锡。以答悬榻之召。廩米尘生黯，庖薪湿起烟。鸣鸡潜报晓，急景暗凋年。居易。盖洒高松上，丝繁细柳边。拂丛时起蝶，堕叶乍惊蝉。起。巾角皆争垫，裙裾别似湔。人多蒙翠被，马尽著连乾。禹锡好客无来者，贫家但悄然。湿泥印鹤迹，漏壁络蜗涎。居易。蚊聚雷侵室，鸥翻浪满川。上楼愁幂幂，绕舍厌溅溅。起。律候今秋矣，欢娱久旷焉。但令高兴在，晴后奉周旋。禹锡。

喜晴联句

苦雨晴何喜？喜于未雨时。气收云物变，声乐鸟乌知。居易送上仆射。蕙泛光风圃，兰开皎月池。千峰分远近，九陌好追随。起送尚书。白日开天路，玄阴卷地维。馀清在林薄，新照入涟漪。禹锡。碧树凉先落，青芜湿更滋。晒毛经浴鹤，曳尾出泥龟。居易。舞去商羊速，飞来野马迟。柱边无润础，台上有游丝。起。桥净行尘息，堤长禁柳垂。宫城开睥睨，观阙丽罍罍。禹锡。洛水澄清镜，嵩烟展翠帷。梁成虹乍见，市散蜃初移。居易。藉草风犹暖，攀

条露已晞。屋穿添碧瓦，墙缺召金锤。起。回彻来双目，昏烦去四支。霞文晚灿烂，星影夕参差。禹锡。爽助门庭肃，寒摧草木衰。黄干向阳菊，红洗得霜梨。居易。假盖闲谁惜？弹弦燥更悲。散蹄良马稳，炙背野人宜。起。洞户晨晖入，空庭宿雾披。推林出书目，倾笥上衣施。禹锡。道路行非阻，轩车望可期。无辞访圭窦。且愿见琼枝。居易。山阁蓬莱客，古以秘韦喻蓬萊。储宫羽翼师。此言少傅。每优陪丽句，何暇覩英姿？起，以酬圭宝之言。玩景方搔首，怀人尚敛眉。因吟仲文什，高兴尽于斯。禹锡。

会昌春连宴即事

元年寒食日，上巳暮春天。鸡黍三家会，莺花二节连。居易。风光初澹荡，美景渐喧妍。簪组兰亭上，车舆曲水边。禹锡。松声添奏乐，草色助铺筵。雀舫宜闲泛，螺杯任漫传。起。园蔬香带露，厨柳暗藏烟。丽句轻珠玉，清谈胜管弦。居易。陌喧金距斗，树动彩绳悬。姹女妆梳艳，游童衣服鲜。禹锡。圃香知种蕙，池暖忆开莲。怪石云疑触，夭桃火欲然。起正欢唯恐散，虽醉未思眠。嘯傲人间世，追随地上仙。居易。燕来双澁澁，雁去累翩翩。行乐真吾事，寻芳独我先。禹锡。滞周惭太史，太史公留滞周南，今荣忝惭古人矣。入洛继先贤。此言刘、白声价与二陆争长矣。昔恨多分手，今欢谬比肩。病犹陪宴饮，老更奉周旋。望重青云客，情深白首年。居易。遍尝珍饌后，许入画堂前。舞袖翻红炬，歌鬟插宝蝉。禹锡。断金多感激，倚玉贵迁延。说史吞颜注，论诗笑郑笺。起。松筠寒不变，胶漆冷弥坚。兴伴王寻戴，谓随仆射过尚书也。荣同隗在燕。居易自谓。掷卢夸使气，刻烛斗成篇。实艺皆三捷，虚名愧六联。禹锡。兴阑犹举白，话静每思玄。更记归时好，亭亭月正园。起。

仆射（王起）来示，有“三春向晚，四者难并”之说，诚哉是言！辄引起题，重为联句。
疲兵再战，勍敌难降，下笔之时，輒然自哂。
走呈仆射兼简尚书（刘禹锡）

三春今向晚，四者昔难并。借问低眉坐，何如携手行？居易。旧游多过隙，新宴且寻盟。鸚鵡杯须乐，麒麟阁未成。起。分阴当爱惜，迟景好逢迎。林野熏风起，楼台谷雨晴。禹锡。墙低山半出，池广水初平。桥转长虹曲，舟回小鹢轻。居易。残花犹布绣，密竹自闻笙。欲过芳菲节，难忘宴慰情。起。月轮行似箭，时物始如倾。见雁随兄去，听莺求友声。禹锡。蕙长书带展，菰嫩剪刀生。坐密衣裳暖，堂虚丝管清。居易。峰峦侵碧落，草木近朱明。与点非沂水，陪膺是洛城。白为三川守，故云。起。拨醅争绿醕，卧酪待朱樱。几处能留客？何人唤解酲？禹锡。旧仪尊右相，新命宠春卿。有喜鹊频语，无机鸥不惊。居易。青林思小隐，《白雪》仰芳名。访旧殊千里，登高赖九城。起。鬯侯司管钥，疏傅傲簪纓。纶綍曾同掌，烟霄即上征。禹锡。册庭尝接武，书殿忝连衡。兰室春弥馥，松心晚更贞。居易。琴招翠羽下，钩掣紫鳞呈。只愿回乌景，谁能避兕觥？起。方知醉兀兀，应是走营营。凤阁鸾台路，从他年少争。居易更呈二公。

乐天是月长斋，鄙夫此时愁卧。里闾非远， 云雾难披。因以寄杯，遂为联句。所期解闷，焉敢惊禅

五月长斋月，文心苦行心。兰葱不入户，薝卜自成林。梦得。护戒先辞酒，嫌喧亦彻琴。尘埃宾位静，香火道场深。乐天。我静驯狂象，餐馐施众禽。定知于佛佞，岂复向书淫？梦得。阑药凋红艳，庭槐换绿荫。风光徒满目，云雾未披襟。乐天。树为清凉倚，池因盥漱临。芳遭燕拂，莲坼待蜂寻。梦得。舍下环流水，窗中到远岑。苔斑钱剥落，石怪玉嵌岑。乐天。鹊顶迎秋秃，莺喉入夏暗。绿杨垂嫩色，缜棘露长针。梦得。散秩身犹幸，趋朝力不任。官将方共拙，年与病交侵。乐天。徇乐非时选，忘机似陆沈。鉴容称四皓，扪腹有三壬。梦得。携手惭连璧，同心许断金。《紫芝》虽继唱，前后各任宾客。《白雪》少知音。乐天。忆罢吴门守，相逢楚水浔。舟中频曲宴，夜后各加斟。梦得。浊酒销残漏，弦声间远砧。酡颜舞长袖，密坐接华簪。乐天。持论峰峦峻，战文矛戟森。笑言诚莫逆，造次必相箴。梦得。往事应如昨，馀欢迄至今。迎君常倒屣，访我辄携衾。乐天。阴魄初离毕，将有雨。阳光正在参。五月之节。待公休一食，纵饮共狂吟。梦得。

西池送白二十二东归，兼寄令狐相公联句

促坐宴回塘，送君归洛阳。彼都留上宰，为我说中肠。度。威凤池边别，冥鸿天际翔。披云见居守，望日拜封章。禹锡。春尽年华少，舟通景气长。送行欢共惜，寄远意难忘。籍。东道瞻轩盖，西园醉羽觞。谢公深眷眄，商皓信辉光。行式。旧德推三友，新篇代八行。

如梦令 三首

前度小花静院，不比寻常时见。见了又还休，愁却等闲分散。肠断，肠断。记取钗横鬓乱。

落月西窗惊起，好个匆匆些子。鬣鬓髭轻松，凝了一双秋水。告你，告你。休向人间整理。

频日雅欢幽会，打得来来越熤。说著暂分飞，蹙损一双眉黛。无奈，无奈。两个心儿总待。

长相思 二首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深画眉，浅画眉，蝉鬓鬕髻云满衣。阳台行雨回。巫山高，巫山低，暮雨潇潇郎不归。空房独守时。

补遗二

文 十七首

荷珠赋 以“泣珠丝鲜莹”为韵

进水所集，轻荷正敷。引修茎而出叶，凝玉液以成珠。净绿田田，神龟之巢处斯在；虚明皎皎，灵鹊之衔来岂殊？既罗列其青盖，又昭章于白榆。乱点的皪，分规青莹。仰虚无以上出，掩晶莹而外映。洒之不著，湛兮逾净。时寄寓于倾欹，每因依而平正。可止则止，必荷之中央；在圆而圆，得水之本性。飙风既息而常凝，鱼鸟频冲而不定。

尔乃一气晴后，初阳照前。宿雨霁而犹湿，晓露 而正鲜。熠熠有光，映空水而焕若；累累无数，遍池塘而炯然。宛转而鱼目回视，冲融而蚌胎未坚。因沾濡而小大，随散合以亏全。轻彩荡渊，秣香厌浥。明玢而夜月争光，丹粟而晨霞散日。其息也与波俱停，其动也与风皆急。若转于掌。乃是江妃之珠；如凝于盘，遂成泉客之泣。冰壶捧之而殊伦，水镜沈精而莫及。则知气有相假，物有相资。惟雨露之留处，当芙蓉之茂时。虽贼象而无准，必成形而在兹。喻于人则寄之生也，拟于道则冲而用之。自契玄珠之妙，何求赤水之遗？

洛川晴望赋 以“愿拾青紫”为韵

金商应律，玉斗西建，嘉旬雨之时晴，叶秋成而适愿。是用步闾里，询黎献。皇风演溢，歌且听于升平；圣泽汪洋，诵不闻于胥怨。尔乃命亲懿，会朋执；赋邙山，眺洛邑。天沆寥而云静，气肃杀而风急。三川浩浩以奔流，双阙峨峨而屹立。飞梁径度，讶残虹之未消；翠瓦光凝，惊宿雨之犹湿。嘉三时之是务，观五谷之斯入。览滌场之在勤，知滞穗之见拾。及夫日色黯黯，寒光荧荧。远水澄碧，群山结青。山水隐映，花气氤冥。瞻上阳之宫阙兮，胜仙家之福庭。望中岳之林岭兮，似天台之翠屏。宜其回銮輶兮检玉牒，朝千官兮御百灵。使西宾之夸少弭，东人之思攸宁，不亦盛哉！客有感阳舒，咏乐只；挥毫翰，独徙倚。愿得采于乌莢，终期拾乎青紫。

叔孙通定朝仪赋 以“制定朝仪上尊下肃”为韵

稷嗣君上稽天命，下察人听，以为作乐者存乎功成，制礼者本乎理定。故《易》尚随时，《礼》贵从宜。于以致理，何莫由斯？允矣君子，休哉令规！采三代之帝典，起两汉之朝仪。

于斯时也，秦吞六雄之后，汉承百代之弊。礼坏乐崩，上陵下替。将欲创洪业，尊皇帝。驯致王道，丕革季世。莫先乎正位以经邦，体元而立制者也。夫其将用于国，先习于野。辨度数于声名文物，审等威于君臣上下。儒生肃以济济，物有其容；国典焕其煌煌，礼无违者。然后辟双阙，会百僚。动必严格，进无喧嚣。长幼之序不忒，贵贱之仪孔昭。锵锵兮若万国赴涂山而会，秩秩兮如百官仰太一而朝。

岁十月，天地澄爽，宫殿清旷。风传警跸，日丽天仗。于是右陈列辟，左立丞相。东西分而则别，文武俨以相向。簪裾奕奕，颂鹖鹭之具寮；剑戟森森，列熊罴之名将。帝容式展，皇威克壮。莫不上恭己以临下，下竭诚而奉上。观其威仪允淑，容止具笃。天子负凤宸以皇皇，正龙颜而穆穆。百辟欣戴，九宾悦服。拔剑者惩惧而栗栗，饮酒者敬慎而肃肃。故知君有威，故能守其邦；臣有仪，所以保其禄。帝谓叔孙，旧章斯存。可以发挥我洪德，后迪我后昆。方将守而经国，岂止焕而盈门。不然，何以表一人之贵，知万乘之尊？

授王建秘书郎制

敕：太府丞王建：太府丞与秘书郎，品秩同而禄廩一。今所转移者，欲职得宜而才适用也。诗人之作丽以则，建为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求之流辈，亦不易得。帑藏之吏，非尔官也。而翱翔书府，吟咏秘阁，改命是职，不亦可乎？可秘书郎。

授庾敬休监察御史等制

敕：渭南尉庾敬休等：咸文行清茂，士之秀者，宜从吏列，擢在朝行，各随才用，分命以职。司谏执宪，伫有可称。

授前司勋员外郎赐绯徐绾兵部员外郎、 前库部员外郎李光嗣右司员外郎等制

敕：具官徐绾以丞相之子为尚书郎。人得见于会朝，而不得见于私室。其言不敢近政，其动未尝违谦。用是寡尤，式彰能训。论者美宣祖大臣以至行移风称易名者，必曰光嗣之王父也。尔克敬有后，敏以自图，多所周防，恐坠遗法，而皆以去列，可使陟居。武库部都曹郎选惟重，并举而授，无堕当官。可依前件。

卢元辅吏部郎中制

敕：六官之属，升降随时。独吏部郎班秩加诸曹之右，历代迄今，未尝改也。则其典职之重，选用之精可知矣。洛州刺史卢元辅，深于文，敏于行，加以刳之利，洞胆之明，挈而用之，无往不适。连领大郡，至于三四，划讹剔弊，迎刃有声。宜付剧司，俾之操制。选曹郎缺，用尔补员。岁调方殷，伫扬乃职。可尚书吏部郎中。

第十二妹等四人各封长公主制

敕：古者帝子下嫁，必使王公主焉。近代或有未笄年而赐汤沐者，亦加公主之号，以宠重之。第十二妹等，先皇帝之子也。比朕之子，宜加等焉。故当幼年，各封善地，咸命为长公主。未及厘降，先开邑封，所以慰太后慈念之心，表先帝肃雍之训。亦欲使吾孝理之道，敦睦之风，自骨肉间以及天下。可依前件。

太湖石记

古之达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书，嵇中散嗜琴，靖节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与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众皆怪之，我独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约有云：苟适吾志，其用则多。诚哉是言，适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厘河洛，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惟东城置一第，南郭营一墅，精葺宫宇，慎择宾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

先是，公之僚吏，多镇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公于此物，独不廉让。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状非一。有盘拗秀出、如灵丘鲜云者，有端倪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缜润削成如珪瓚者，有廉棱锐判如剑戟者。又有如虬如凤，若踉若动，将翔将踊，如鬼如兽，若行若骤，将攫将斗者。风烈雨晦之夕，洞穴开窟，若喝云歆雷，巍巍然有望而畏之者。烟霁景丽之旦，岩崿霏瀟，若拂岚扑黛，霏霏然有可猥而玩之者。昏旦之交，名状不可。撮要而言，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觚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其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尝与公迫视熟察，相顾而言，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将胚浑凝结，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变以来，不知几千万年，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一旦不鞭而来，无胫而至，争奇骋怪，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加宝玉，爱之如儿孙。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将尤物有所归耶？孰不为而来耶？必有以也。

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千百载后，散在天壤之内，转徙隐见，谁复知之？欲使将来与我同好者，睹斯石，览斯文，知公嗜石之自。会昌三年五月丁丑日记。

元和南省请上尊号表

臣闻皇阶肇兴，必本其丕业；明号允属，将御其成功。所以开天地命历之符，合人灵庆感之运。臣等辄敢上稽天鉴，下采人谣，以今月十九日，沥恳陈辞，冀孚睿听。九重尊秘，万有禺禺，诚未动天，心如履薄。臣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一德继统，上符十天；六龙时乘，下厌群岳。张宝图以光帝载，悬玉镜以澈襟灵。休明会期，则百神宜卫；清净子物，而万邦式孚。今夫阴本于刑，阳称其德。以刑而右武，以德而尚文。盖将导人君无为之初，官天道有成之始。今陛下宣威

纪功，示人以武也；业古垂统，示人以文也。纂炎唐十一之盛，陋宗周八百之期。序庶征于域中，惟赐履于闾外。宇宙至广，每惊符瑞之繁；动植物轻，奚答生成之造。昔之述夏禹，美宣王，虽外轶其声，而中未尽善。孰若陛下虑及一物，精入万枢，发挥盛祉，启迪鸿业。自彼元和，至于兹岁，扫群妖，清巨祲，率黎崇之不恪，铲节梟之方图。或身暴都市，或首悬藁街。天英神断，不疾而速。虽尧服四罪，殷征三年，揆之于今，彼有惭德。固当仰应名实，丕陟鸿徽。辟乾位于象帝之文，饰宸耀于稟气之类。岂可抱冲谦之微事，旷祖宗之大猷？臣等不胜由衷大愿，愿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伏愿纳天人之祝，采臣庶之诚，昭示至公，允塞群议。无任惓惓之至。

第三表

臣闻古先哲王，垂衣御极，何尝不取鉴祖则，作为盛猷？伏观列圣以来，必崇明号，既以表域中之大，亦以示天下之公。苟或冲让未行，撝谦不发，则无以焜煌前烈，威略外区。臣等所以披诚上陈，冀垂明听。墨诏批答，天心尚违。臣庶颙颙，不知所措。臣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伏闻开元天宝之盛也，典章大备，剑戟已销，表德显功，累上尊称。盖天人之符契，不得已而从之。陛下禀上圣之姿，造中兴之运。践临土宇，虔奉宗祧，恢复两河，廓清四海。象天为大，并日之中。丕业巍乎已成，鸿名郁而未称。臣等所以采前古之议，酌当今之论，敢悦怍乎天颜，冀光昭乎史册。百辟卿士，皆以为宜。万方黎元，固不可忽。陛下损之于其成之代，弃之于泰宁之时。尚以河湟未收，关陇设备，而欲更施利泽，方启旧章。执谦德而弥仰崇高，议神功而无以彰灼。亿兆延颈，灵祇顾怀，率土之人，皆知不可。况天地之意，祖宗之灵乎？臣等命偶昌期，职叨枢近，虽微诚不足以上感，而恳愿终冀于必从。伏乞深惟训谟，特降宸虑，允华夷之至望，回日月之殊辉，诞受鸿名，光膺大庆。绍五帝三皇之绝典，光九庙万国之丕休。人神交感，孰不为允。无任恳款兢惶之至。

第四表

臣仰稽旧章，虔上尊号，恳诚三沥，冲旨未回。朝野颙然，罔知攸措。臣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闻帝王御极，作人司牧，德盛者爰加显号，功高者必建鸿名。是用叶天地之符，塞人祇之望。荣非为已，义实徇公。爰在累圣，必从众欲。矧陛下践宝祚，握瑶图，悬日月而照九围，鼓雷霆而清八极。故得吴蜀电灭，齐蔡砥平，摅祖宗之宿愤，救黎元于焚溺。今者威加四海，泽浸八荒，文轨罔不同，华夷罔不服，政刑罔不举，符瑞罔不臻。辟再造之宏规，致中兴之昌运。而典册犹郁，徽号未崇，何以副万国之心？何以答三灵之祝？臣等谬居枢近，累黜宸严，望九重之俯从，为千载之荣遇。虽则祈天之奏，伏蒲而未感；所冀回日之诚，倾藿而必遂。臣等不胜恳款屏营之至。

得甲居蔡曰宝，人告以为僭，不可入官。诉云：僭句不余欺，是以宝之

鲁道浸微，守臣丧职。眷兹臧氏，代称冢卿。方构祸于家门，始有诬于内子。问则以默，察而愈欺。理异斩关之为，迹同据邑之请。三年一兆，既徒稽于大蔡；始僭终吉，彼何幸于纡人。故帝舜格言，唯先蔽志；宣尼垂范，数而为黜。则知祸福无门，通塞无数。焉有性命之理，存乎卜祝之间？若兴废之道适然，是善恶之征一贯。人与僭而不入，因君子之明刑。

得甲畜北斗龟，财物归之，遂至万千。或告违禁。词云：名在八龟

财无苟得，义不厌取。若奉业以往，积而无伤；或非道以行，动且为害。于稽尔甲，爰契我龟。已见负图，不独七星之号；空嗟入梦，讎终千载之期。是诸侯之宝，念彼当畜；非宗伯之属，其谁敢私？岂伊匪人，妄致诸桀。迹罔厕于主守，家用宝于神龟。征以从长，占八九之数；穷于既厌，收千万之盈。兹乃多藏，且不预于官事；靡尝知禁，亦可畏于人言。必曰职我之由，守而勿失。名可覆视，余无尔刑。

得乙在田，妻饷不至。路逢父告饥，以饷馈之。乙怒，遂出妻。妻不伏

象彼坤仪，妻惟守顺；根乎于性，父则本恩。饷宜进于先生，饕可辍于田畯。夫也望癯彼，方期相敬如宾；父兮念切器然，旋闻受哺于子。义虽乖于齐体，孝则见于因心。盖嘉陟岵之仁，翻肆送畿之怒。孰亲是念，难忘父一之言；不爽可征，无效士二其行。犬马犹能有养，尔岂无闻？凤凰欲阻于飞，吾将不取。

与刘禹锡书

冬候斗寒，不审动止何似？居易蒙免。韦杨子递中、李宗直、陈清等至，连奉三问，并慰驰心。洛下今年旱损至甚，蠲放大半，经费不充，见议停减料钱，公私之况可见，盖天灾流行也。承贵部大稔，流亡悉归，既遇丰年，又加仁政，否极则泰，物数之常。且使君之心，得以与众同乐，即宴游酣咏，当随日来。

前月廿六日，崔家送终事毕，执紼之时，长恸而已！况见所示祭文及祭微哀辞，岂胜凄咽！来使到迟，不及发引，反虞之明日申奠，亦足以及哀。因睹二文，并录祭敦并微志文同往，览之当一惻惻耳！平生相识虽多，深者盖寡。就中与梦得同厚者，深、敦、微而已。今相次而去，奈老心何！以此思之，遂有奉寄长句。长句而下，或感事，或遣怀，或对境，共十篇，今又录往，公事之暇，为遍览之，亦可悲，亦可哂也。微既往矣，知音兼

勅敌者，非梦而谁？故来示有脱膊毒拳、脑门起倒之戏，如此之乐，谁复知之？从《报白君》“颀榴裙”之逸句，少有登高之称，岂人之远思，唯馀两仆射之叹词？乃至“金环翠羽”之凄韵，每吟皆数四，如清光在前。或复命酒延宾，与之同咏，不觉便醉便卧。即不知拙句到彼，有何人同讽耶？

向前两度修状寄诗，皆酒酣操简，或书不成字，或言涉无端，此病固蒙素知，终在希君恕醉人耳。所报男有艺，雌无容，少嘉宾，多乞客，其来尚矣。幸有家园渭城，岂假外物乎？昨问李宗直，知是久亲事，常在左右，引于青毡帐前，饮之数杯，隅坐与语。先问贵体，次问高墙，略得而知，聊用为慰，即瞻恋饥渴之深浅可知也，复何言哉！沃洲僧往，又蒙与书，便是数百年盛事，可谓头头结缘耳。宗直还，奉状不宣。居易再拜。梦得阁下。十一月日，谨空。

与运使郎中状

居易顿首后：久违符采，绝疏记问。伏维视履案集，休祉尚赊。申款，切冀保理。不宣。居易状上运使郎中阁下。一日，谨空。

〔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摹勒上石〕

与□□书

违奉渐久，瞻念弥深。伏承比小乖和，仰计今已痊愈。居易到杭州，已逾岁时，公私稍暇，守愚养拙，聊以遣时。在掖垣时，每承欢眷。今拘官守，拜谒未期，瞻望光尘，但增诚恋。孙幼复到此物故。馀具回使咨报。伏惟昭悉。居易再拜。

佛光和尚真赞

会昌二年春，香山寺居士白乐天命绩以写和尚真而赞之。和尚姓陆氏，号如满，居佛光寺东芙蓉山兰若，因号焉。

我命工人，与师写真。师年几何？九十一春。会昌壬戌，我师尚存。福智寿腊，天下一人。灵芝无根，寒竹有筠。温然言语，巍然风神。师身是假，师心是真。但学师心，勿观师身。

醉吟先生墓志铭 并序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乐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将武安君起之后。高祖讳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讳温，检校都官郎中。王父讳锺，侍御史、河南府巩县令。先大父讳季庚，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先大父夫人陈氏，赠颍川郡太夫人。妻杨氏，弘农郡君。兄幼文。皇浮梁县主簿。弟行简，皇尚书膳部郎中。一女，适监察御史谈弘。三侄：长曰味道，庐州巢县丞；次曰景回，淄州司兵参军；次曰晦之，举进士。乐天无子，以侄孙阿新为之后。

乐天幼好学，长工文，累〔登〕进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书郎，终以少傅致仕。前后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前后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传于家。又著《事类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门，时人目为《白氏六帖》，行于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故不备书。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生于郑州新郑县东廓宅。以会昌六年月日，终于东都履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于华州下邽县临津里北原，祔侍御、仆射二先茔也。

后手足之夕，语其妻与侄曰：吾之幸也，寿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歿，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无建神道碑；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矣。语讫命笔，自铭其墓云：

乐天乐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云然，其死也委蜕然。来何因？去何缘？吾性不动，吾形屡迁。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厌恋乎其间？

附录

传记 碑铭 四篇

《旧唐书·白居易传》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检校都官郎中。温生锺，历酸枣、巩二县令。锺生季庚，建中初为彭城令。时李正己据河南十馀州叛。正己宗人洧为徐州刺史，季庚说洧以彭城归国，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驾，赐绯鱼袋，兼徐泗观察判官，历衢州、襄州别驾。自锺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邳，今为下邳人焉。

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篇，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周至县尉、集贤校理。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讎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说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献疏言事，曰：

“蒙恩授臣左拾遗，依前翰林学士，已与崔群同状陈谢，但言忝冒，未吐衷诚；今再渎宸严，伏惟重赐详览。臣谨案《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由是而言，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乡校竖儒，府县走吏，委心泥滓，绝望烟霄。岂意圣慈擢居近职，每宴饮无不先预，每庆赐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朝惭夕惕，已逾半年；尘旷渐深，忧愧弥剧。未伸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来，仅经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

“今陛下肇临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

便于时者。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阙遗，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臣又职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诚，合先陈露。伏希天鉴，深察赤诚。”

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深厚。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学士李绹、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累疏切谏曰：

“臣昨缘元稹左降，频已奏闻。臣内察事情，外听众议，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以来，举奏不避权势。只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庭亲情。人谁无私，因以挟恨。或假公议，将报私嫌。遂使诬谤之声，上闻天听。臣恐元稹左降以后，凡在位者，每欲举职，必先以稹为戒，无人肯为陛下当官守法，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内外权贵亲党，纵有大罪大过者，必相容隐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虽徇公，事稍过当，既从重罚，足以惩违，况经谢恩，旋又左降。虽引前事以为责辞，然外议喧喧，皆以为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厅，因此获罪。至于争厅事理，已具前状奏陈。况闻士元踢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闻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远近闻知，实损圣德。臣恐从今已后，中官出使，纵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纵有被凌辱殴打者，亦以元稹为戒，但吞声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闻。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访闻元稹自去年已来，举奏严砺在东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资产八十馀家；又奏王绍违法给券，令监军神枢及家口入驿；又奏裴玢违敕征百姓草；又奏韩皋使军将封杖打杀县令。如此之事，前后甚多。属朝廷法行，悉有惩罚。计天下方镇，皆怒元稹守官。今贬为江陵判司，即是送与方镇，从此方便报怨，朝廷何由得知？伏闻德宗时，有崔善贞者，告李锜必反，德宗不信，送与李锜，锜掘坑炽火，烧杀善贞。未数年，李锜果反，至今天下为之痛心。臣恐元稹贬官，方镇有过，无人敢言，陛下无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无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盖是小事，臣安敢烦渎圣听，至于再三。诚以所损者深，所关者大。以此思虑，敢不极言？”疏入不报。

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绢，为魏征子孙赎宅，居易谏曰：“征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尝赐殿材成其正室，尤与诸家第宅不同。子孙典贴，其钱不多，自可官中为之收赎。而令师道掠美，事实非宜。”宪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东王锷平章事，居易谏曰：“宰相是陛下辅臣，非贤良不能当此位。锷诛剥民财，以市恩泽，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之宰相，深无益于圣朝。”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绹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绹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听纳。

五年，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邳。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诋毁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

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湓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尝与人书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立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馀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居易与湓、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翛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

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尝与稹书，因论作文之大旨曰：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刳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至于贯穿古今，颀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

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谳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瞽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矣！

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后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訐，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蹶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缙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淮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忉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已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

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馀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诫，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馀。樊、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当此之时，足下兴有馀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呼！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

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浔阳浮江上峡。十四年三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停舟夷陵三日。时季弟行简从行。三人于峡口西二十里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南宾郡当峡路之深险处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为《木莲》、《荔枝图》寄朝中亲友，各记其状。曰：“荔枝生巴峡间，形圆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缃，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木莲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为黄心树，经冬不凋。身如青杨，有白文；叶如桂，厚大无脊；花如莲，香色艳腻皆同，独房蕊有异。四月初始开，自开迨谢，仅二十日。元

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母丘元志写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绝赋之。”有“天教抛掷在深山”之句，咸传于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写。

其年冬。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明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始著绯。时元稹亦征还为尚书郎知制诰，同在纶阁。长庆元年三月，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覆试礼部侍郎钱徽下及第人郑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转中书舍人。十一月，穆宗亲试制举人，又与贾餗、陈崱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然多为排摈，不得用其才。

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罢相，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邻境，篇咏往来。不间句浹。尝会于境上，数日而别。秩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中，复出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征拜秘书监，赐金紫。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居易论难锋起，辞辨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大和二年正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三年，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寻除太子宾客。

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讷谏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复授太子宾客分司。

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因为《池上篇》，曰：

“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阨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池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廩。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径。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泊臧获之习管罄弦歌者指百以归。先是，颍川陈孝先与酿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甚清。蜀客姜发授《秋思》，声甚澹。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

“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泊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诗非赋，阿龟握笔，因题石间。视其粗成韵章，命为《池上篇》云。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发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

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

又效陶潜《五柳先生传》，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文章旷达，皆此类也。

大和末，李训构祸，衣冠涂地，士林伤感，居易愈无宦情。开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辞疾不拜。寻授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四年冬，得风疾，伏枕者累月，乃放诸妓女樊、蛮等，仍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风痺之疾，体癯首眩，左足不支，盖老病相乘，有时而至耳。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厥疾少间。杜门高枕，澹然安闲，吟咏兴来，亦不能遏，遂为《病中诗》十五篇以自谕。

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輿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时年七十有六，赠尚书右仆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经史事类》三十卷，并行于世。长庆末，浙东观察使元稹为居易集序曰：

“乐天始未言，试指‘之’、‘无’二字，能不误，始既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辞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玄珠》、《斩白蛇剑》等赋泊百节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会宪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对诏称旨，又登甲科。未几，选入翰林，掌制诰。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贺雨》诗、《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

“予始与乐天同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予謫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泊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归、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长庆四年，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还。予时刺会稽，因得尽征其文，手有排缙，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辈多有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矣，因号曰《白氏长庆集》。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诫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后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辞册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为稹序尽其能事。

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无子，以其侄孙嗣。遗命不归下邳，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命而葬焉。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效补亡之句。咸欲锱铢《采葛》，糠秕《怀沙》。较丽藻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牘，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

清便之作，迨于徐、庾，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之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齷齪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确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壺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于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莖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新唐书·白居易传》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家焉。又徙下邳。父季庚，为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说刺史李洧自归，累擢襄州别驾。

居易敏悟绝人，工文章。未冠，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见其文，自失，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贞元中，擢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对制策乙等，调周至尉，为集贤校理。月中，召入翰林为学士。迁左拾遗。

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振除灾沴。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宪宗颇采纳。是时，于阗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皆颇嬖爱。居易以为不如归之，无令阗得归曲天子。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孙赎故第。居易言：“征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嗣不能守，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帝从之。河东王锬将加平章事，居易以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显功不可任。案锬诛求百计，不恤雕瘵，所得财号为‘羡馀’以献。今若假以名器，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所献，与宰相。诸节度私计曰：‘谁不如锬？’争衰割生人，以求所欲。与之则纲纪大坏，不与则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复追。”是时，孙璲以禁卫劳擢凤翔节度使。张奉国定徐州，平李锜，有功，迁金吾将军。居易为帝言：“宜罢璲，进奉国，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系闾乡狱，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系其子，夫久系，妻嫁，债无偿期，禁无休日，请一切免之。”奏凡十馀上，益知名。

会王承宗叛，帝诏吐突承璀率师出讨。居易谏：“唐家制度，每征伐，专委将帅，责其成功。比年始以中人为都监。韩全义讨淮西，贾良国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且兴天下兵，未有以中人专统领者。神策既不置行营节度，即承璀为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是实都统。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后世且传中人为制将，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刘济等洎诸将必耻受承璀节制，心有不乐，无以立功。此乃资承宗之奸，挫诸将之锐。”帝不听。既而兵老不决。居易上言：“陛下讨伐，本委承璀。外则卢从史、范希朝、张茂昭。今承璀进不决战，已丧大将。希朝、茂昭数月乃入贼境，观其势，似阴相为计，空得一县，即壁不进。理无成功。不亟罢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齐民膏血助河北诸侯，使益富强，一也。河北诸将闻吴少阳受命，将请洗涤承宗，章一再上，无不许。则河北合从，其势益固。与夺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湿暴露，兵气熏蒸，虽不顾死，孰堪其苦？又神策杂募市人，不耻于役。脱奔逃相动，诸军必摇，三也。回鹘、吐蕃常有游侦，闻

讨承宗历三时无功，则兵之强弱，费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虚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连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罢，则损威失柄。只可逆防，不可追悔。”亦会承宗请罪，兵遂罢。

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岁满当迁，帝以资浅，且家素贫，听自择官。居易请如姜公辅以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养。诏可。明年，以母丧解。还，拜左赞善大夫。

是时，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

入为司门员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诰。穆宗好畋游，献《续虞人箴》以讽曰：

“唐受天命，十有二圣。兢兢业业，咸勤厥政。鸟生深林，兽在丰草。春搜冬狩，取之以道。鸟兽虫鱼，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宁。在昔玄祖，厥训孔章：‘驰骋畋猎，俾心发狂。’何以效之？曰羿与康。曾不是诫，终然覆亡。高祖方猎，苏长进言：‘不满十旬，未足为欢。’上心既悟，为了辍畋。降及宋璟，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璟趋以出，鹄死握中。噫！逐兽于野，走马于路。岂不快哉？衔橛可惧！审其安危，惟圣之虑。”

俄转中书舍人。田布拜魏博节度使，命持节宣谕，布遗五百缣，诏使受之。辞曰：“布父仇国耻未雪，人当以物助之。乃取其财，谊不忍。方谕问旁午，若悉有所赠，则贼未殄，布资竭矣。”诏听辞饷。

是时，河朔复乱，合诸道兵出讨，迁延无功。贼取弓高，绝粮道，深州围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则难用，将众则不一。宜诏魏博、泽潞、定、沧四节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资饷。每道各出锐兵三千，使李光颜将。光颜故有凤翔、徐、滑、河阳、陈许军，无虑四万，可径薄贼，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围，与牛元翼合。还裴度招讨使，使悉太原兵西压境、见利乘隙夹攻之。间令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必自生变。且光颜久将，有威名；度为人忠勇，可当一面，无若二人者。”于是，天子荒纵，宰相才下，赏罚失所宜，坐视贼，无能为。居易虽进忠，不见听，乃丐外，迁为杭州刺史。始筑提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复拜苏州刺史。病免。

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闵。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除太子宾客分司。逾年，即拜河南尹，复以宾客分司。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进冯翊县侯。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宣宗以诗吊之。遗命薄葬，毋请谥。

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扶摩，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忌，遂摈斥，所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复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辄病去，遂无立功名意。与弟行简、从祖弟敏中友爱。东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尝与胡杲、吉旼、郑据、

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

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辨之。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其始生七月，能展书，姆指“之”、“无”两字，虽试百数不差。九岁，暗识声律。其笃于才章，盖天稟然。敏中为相，请谥，有司曰“文”。后履道第卒为佛寺。东都、江州人为立祠焉。

赞曰：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多至数千篇，唐以来所未有。其自叙言：“关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又讥“世人所爱，惟杂律诗。彼所重，我所轻。至讽谕，意激而言质；闲适，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视其文，信然。而杜牧谓：“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语入人肌骨不可去。”盖救所失，不得不云。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濯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

太原白公墓碑铭 并序

李商隐

公以致仕刑部尚书，年七十五，会昌六年八月，薨东都，赠右仆射。十一月，遂葬龙门，子景受，大中三年，自颍阳尉典治集贤御书，侍太夫人弘农郡君杨氏来京师。胖胖兢兢，奉公之遗，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乐天，讳居易，前进士。避祖讳，选书判拔萃，注秘省校书。元年，对宪宗诏策，语切，不得为谏官，补周至尉。明年，试进士，取故萧遂州浣为第一。事毕，为集贤校理。一月中，诏由右银台门入翰林院，试文五篇。明日，以所试制加段佑兵部尚书、领泾州，遂为学士、右拾遗。满将拟官，请掾京兆，以助供养，授卢曹。

时上爱兵，襄阳、荆州入疏献物，在约束外。公密诋二帅，且曰：“非善良，后虽与宰相，不厌祸。”其后，礼官竟以多杀不辜，谥于颇为厉。李师古袭父事逆，务作项领，以谩侪曹，上钱六百万，赎文贞故第，以与魏氏。公又言：“文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岁腊铺席，祭其先人。今虽穷，后当有贤。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贼所赎第邪？”上由是赐钱直券，以居其孙。在职三年，每宴见，多前笏留上辇，是否意诏，湔剔扶摩，望及少年，见天下无一事。五年，会忧，掩坎庐墓。七年，以左赞善大夫箸吉。

武相遇盗殊绝，贼弃刃天街，日比午，长安中尽知。公以次纸为疏，言元衡死状，不得报。即贬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为司门员外。四月，知制诰，加秩主客。真守中书舍人，叙绯。受旨起田孝公代恒阳，孝公行，赠钱五百万，拒不纳。燕、赵相杀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复不报，又贬杭州。既至，筑堤捍江，分杀水孔道，用肥见田。发故邺侯泌五井，渟储甘清，以变饮食。循钱塘上下民，迎祷祠神，伴侣歌舞。徙右庶子。出苏州。授秘书监，换服色。迁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宾客。除河南尹。复得旧官，进

阶开国。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岁得病薨官。

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邮事，封其子仲太原，以有其后。祖某，巩县令。考季庚，襄州别驾，赠太保。一女，妻谭氏。

始公生七月，能展书，指“之”“无”二字，纵横不误。既长，与弟行简俱有名。故李邢部建、庾左丞敬休友最善。居家以户小饮薄酒。朔望晦，辄不肉食。携邓同、韦楚白服游人间。姓名过海流入鸡林、日南有文字国。为中书舍人三日，如建中诏书，上郑公覃自代，后为相，称质直。文宗时，文贞公果有孙起使下，数岁，至谏议大夫，贤可任，为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尝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为相，独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侍。”其曾祖弟今右仆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复宪宗所欲，得开七关，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备宰相仪物，擎跪斋栗，给事寡嫂。永宁里中，有兄弟家，指响健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相为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谈说闻。肃代代优，布踪河南。阴德未校，公有弟昆。本跋不摇，乃果敷舒。匪骼匪臠，噫其醇腴。于乡泊邦，取用不穷。天子见之，层陛玉堂。征征其中，上汰唐禹。帝为辇留，续绪襃缕。岁终当迁，户曹是取。晔白其华，嚼不痕缁。用从弃遣，至道天子。畴谁与伍，率中道止。纳笔摄麾，綽三郡理。既去刑部，俛东其居，大尹河南，剪其暴逋。君有三辅，臣有田亩。臣衰君强，谢不堪守。翊翊申申，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贞，两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之弟。坤柄翼绳，以就大计。匪哲则知，亦有教诏。益哀其收，握莠而导。刻诗于碑，以报百世。公老于东，遂葬其地。

白居易传

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邳人。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下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作乐府及诗百餘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召拜翰林学士，历左拾遗。时盗杀宰相，京师汹汹。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权贵有嫌其出位。怒。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赋《新井篇》，言既浮华，行不可用。贬江州司马。初以勋庸暴露不宜，实无他肠，怫怒奸党，遂失志。亦能顺适所遇，托浮屠死生说忘形骸者。久之，转中书舍人，知制诰。河朔乱，兵出无功，又言事，不见听，乞外，除为杭州刺史。文宗立，召迁刑部侍郎，会昌初致仕，卒。

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尔索寞。卜居履道里，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尝科头箕踞，谈禅咏古，晏如也。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如满、李文爽燕集，皆高年不仕，日相招致，时人慕之，绘《九老图》。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尚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姬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

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录自《唐才子传》）